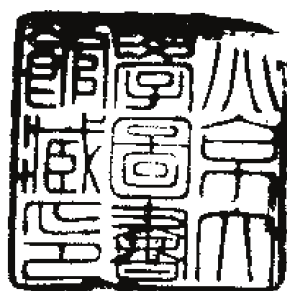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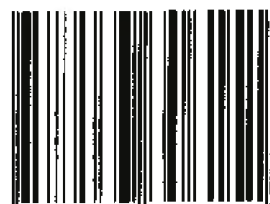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9/0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 5

2·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一四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蘇詩摘律六卷

〔宋〕蘇軾撰 〔明〕劉弘集註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劉弘王璽刻本

一

支離子詩一卷

〔宋〕黃希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六八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宋〕黃庭堅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卷十六至二十配鈔本）

八一

黃太史精華錄八卷

〔宋〕黃庭堅撰 任淵選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朱承爵刻本

二〇七

後山居士詩集六卷逸詩五卷詩餘一卷

〔宋〕陳師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陳唐活字印本

二六一

舒雙峰先生存稿六卷

〔宋〕舒邦佐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舒日敬家刻本

三四四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卷（一）

〔宋〕李綱撰 〔明〕左光先 李春熙等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一六



# 蘇詩摘律六卷

〔宋〕蘇軾撰 〔明〕劉弘集註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劉弘王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詩摘律

六卷》提要

## 蘇詩摘律序

東坡蘇先生詩若干卷乃龜齡王  
先生纂集一以所咏之題分類故  
五七言絕句律詩與古選長短歌  
詞雜收而並載焉柰何後學者於  
之篇不能成誦處輒生睡思併  
律束諸高閣所以先生之詩

湮沒聲采而未能振耀于世予一  
日溫習舊業得龜齡先生纂集誦  
之頗窺蘇律毫髮意趣公退之暇  
摘取若干首類抄諸儒句解於其  
下間亦僭竊妄補一二皆因以自  
別集成名曰蘇詩摘律將貽諸家  
塾以便自觀時進士邑人王璽大

用教諭吉水曾進迪常吟壇契家  
也見而悅之重屬為士君子共焉  
遂相與就工鐫刻以傳嗟夫詩所  
以吟咏性情貴乎自然流轉不必  
摘剔新奇搜羅惟異與夫一字一  
句之來歷然或自然有來歷奇與  
復不失其性情之正乃所以為美

蘇詩前序

不可得而及先生之詩詎不謂如  
此乎但其援援閑情指趣深遠將  
謂摘剔新奇搜羅惟異也殆不知  
先生吟咏之際自然與性情俱出  
隨筆融化耳先儒謂如武庫中開  
千戈森然豈虛美哉學者苟於此  
口誦而玩味焉則先生全集之堂

輿當自得之

天順五年夏六月上日直隸大名  
府開州長垣縣知縣前鄉貢進士  
常之無錫鶴叟劉弘超遠序

蘇詩前序



舟行至清遠縣見顏秀才極惠川風物之美

到豪聚觀香案更此邦宜看玉堂仙江雲漢悞桂  
花濕梅雨暗脩芳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韻不容朱  
摘更論錢恰從仲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李厚曰唐史若似在紫宸內閣則起

公舍人夫香案分主殿下進次公

翰林院公序習之上堂口按陶弘景

掛冠神武門葛稚川居羅浮山

白塔鋪歌馬

第一卷

三

甘山廬中對相望林際微漏日光吳國晚蚕初  
斷葉占城早稻被移秋迢迢澗水隨人急再弄巖  
花撲馬香望眼儘窮千里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庚辰歲人日作詩聞黃河已復故流老

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栖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經  
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誼孤忠終  
未救虞翻與衣刺買河源未屈指新篇作上元

不用長愁街月村橫柳生子竹生孫新巢語燕還  
窺碣舊雨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鴨立夕陽楓

葉見鷓鴣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謬家山作本元

按生生明謂月海十龍門關乃屬

南西諸家守三州界貴讓表常時建

治河三策實難阻血有酒失孫權秋

於交州本元先生自江蘇寄旅於海

上不必以家山方是本元

扈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墮風伯前驅清  
宿霧祝融驟乘破朝寒英姿連壁從多士妙句鏘  
金和八鸞已向詞臣得頗牧路人莫作老儒看

第二卷

四

唐華誠為翰林學士進破虎之表上曰吾

不意頗牧作禁中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

鏤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

同院

微霰踈踈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  
耀拜賜宮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  
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晚社酒寒燈樂未央

刁同年草堂

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地兩參差青山有約長當

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餘醺渾欲合。春來楊柳不勝垂。主人不用忽忽去。正是紅梅著子時。

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

阮富七月七日或稱錦綉衣服咸質乃以竿故掛情厚憐於此詩初句借此

意來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

高會日陪山簡醉。狂言屢發次公醺。酒如人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飛雲來北固。檻前脩竹憶南屏。六朝興廢餘丘垤。空使英雄笑寧馨。

寄題刁景純藏春閣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隱德公。

襄陽隱德公隱居岵山元直隱居岵山

其家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峰嶸。坐檢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長檠。

心衰面改瘦峰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

落第改爲中酒味吟詩我作忍。飢聲便思絕粒真無策。苦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洲中奴長足爲生。大弔一施何緣殺。已覺翻翻不受檠。

地來情退之示於孫湘故事牛閑解佩

乃湘海太守樊遂放氏貢劍買牛之意

湘中奴長則李衡謂其子曰吾龍陽洲

上種橘千株歲可得絹千疋之事

公第一卷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

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

主人林氏。媼出。應白髮青裙。少寡。

獨居二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之

綠蒂細枝出。綠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消。消盡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離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杖子美詩中黃四娘。

佛桑其花紅重葉如桑有桑一條長

人朝生暮落



贈張道人

採藥虛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父識君  
父造物小兒如子何塞盡山中無曆日兩斜江上有  
漁翁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漢貴長房見市中一老翁懸壺賣藥市

罷入壺東漢劉子訓見有歲前自說知

見子訓顏色不異後入於長安東霸城

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口適

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武帝時李少君

從武安侯歷中謂九十餘歲老翁之大

分第卷八

父將財盡盡老翁見時隨行歲之一生

皆驚杜審言病中言甚為造化小兒相

吾醉踏歌乃益來和故事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

一詩八句既覺頓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從

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折塵妙質本來空更積微陽一線功照夜一燈長耿

耿閉門子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烟火點盡人間有

量銅寄諸山人停伎倆不見我何窮

李學曰行蹤雖云又都此折塵入空

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陪

道士皆和予亦次韻

聊為不死玉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如半夜

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許我來逃醉後權

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佛六通神仙五通不死而已傳灯錄云

不生不滅夜半陽生於子鶴氣類相感

而鳴吳蠶三眠乃老醉後權即醉中往

往愛逃權何中來也

第卷九

未和清都觀道士重和琴瑟問其年生於

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初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鶴枕未容春夢

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堪見去試問行年與

我同自咲餘生消底物半為清澹百灘空

唐質知章謝事歸越初賜鏡湖一曲

玉局在成都趙次公曰列子周穆王

遊化人之居而左右曰玉皇存爾餘

則先生自註予與劉器之同食虎州

江水忽清漲文餘貢石三百里無一

見者至永和之解升先六手獨游清  
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快批有琴瑟與寶珠語帶烟霞從古  
少氣含疎筍到公無青林乍喜開磨菊古井惟慙斷  
轆轤為耕韓公莫輕許從今局可是詩奴

錢塘有僧思聰善琴故曰琴瑟安州有

僧冲殊辟穀常嘆蜜故曰蜜殊先生目

註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烟霞春

無草木疎食有酸餽氣古井新轆轤乃

卷一

唐金題長壽寺壁詩中來品指賈島賈

初為浮僧名無本可則可明韓贈無本

詩蓋頌稱之故吳輕許詩奴之語由此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汗人但怪雲山不改  
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人類少遺物無情句  
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喚看雪浪滿衣巾

寺志庚亮寺種舉劉璋山風曰元觀庭

許人佛書云月落千江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曉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  
淮上方仙手與得纖不慙弄玉騎丹鳳應逐姮娥駕  
老蟾澗草巖谷自無主悅來蝴蝶入疎籬

秦穆公女弄玉妻蕭史蕭史善吹簫數弄

玉作鳳鳴一旦鳳來其家公為作臺

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而去宋援曰姮娥

羿妻也并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

竊之奔月託身月卜月有蟾蜍之象焉

樓觀

門前古碣卧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幽人悲晉

卷二

惠強僧道學秦皇丹砂久嘗井水赤白求誰燒厨

竈香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臨邑縣有寧山家世壽後他人居其故

宅疑井水赤極井傍得丹砂數十斛乃

丹汁入井之故白木除惡氣焚則香李

厚曰註子云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

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先生自注

秦始皇始五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僧

此觀故詩中悲晉惠學秦皇之語正

道其實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佳

返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鳥噪猿啼盡開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離秦

輒自鶴來時訪子。猶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凌

孤村道人應怯遊人。船返盡階前并水潭。

老衲來育牛。薄板車丁令威化鶴。歸基

遼東華表柱上

秀州韓本禪院僧七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終

日。便覺峨眉掃翠。即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

第一卷 十二

無功明年採藥天台去。更欲題詩滿浙東。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卧病退院

夜開巴叟卧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

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

盡尊。惟有孤栖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冬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濕面涼。劉氏宅邊猶竹

老戴公山下野桃香。巖頭足練無天靜。泉底真珠賤

客忙安得道人携。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

詩寄慈長老壁

晉慈寺後千竿竹。醉裡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老

矣。高僧一咲故依然。久參白足知禪味。苦飲黃公貼

畫眠。惟有兩條紅百葉。晚來猶得向人妍。

晉武時釋曇如天下稱爲白足和尚。羅摩

詰。雖飲食不飽。却以憐說爲味。黃公謂黃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推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咲我禪。人未放歸江北

路。天教看盡浙西山。尚書清節衣冠後。豪士風流水

石間。一咲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第一卷 十三

晉吳郡守鄧悅稱疾去官。吳人歌曰。鄧

侯悅不留謝令。惟不去魏毛。珍典還舉最

清儉。七令乃其後。桐廬方子爲徐。蘇所器

重。惟安憊山野。終不登第。時就萬安士

路轉山腰未足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

嶺。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

甜時。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郎取次知。

李厚曰。王羲之謂謝安曰。但恐兒輩竟

損其勸樂之趣。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門外山光馬亦驚  
塔前霞色我先行  
風花誤入長春苑  
雲月長臨不夜城  
半軒半羊腸  
至微且看鴉鵲弄  
新情更須推被  
留僧榻待聽推蓬  
瀟瀟竹聲

行續曰吳王自長春苑

圓通神院先君舊迹也四月二十四日晚

至宿馬明日忌山也乃手寫寶積賦並頌

佛一偈以贈長老係公係捐掌琰日昨夜

夢寶蓋飛下蒼巖輒出火堂此祥乎乃

作是詩院有崇恩堂建事訖長老識先

若云

卷一

四

石目岑頭路投天梵音堂下月醺泉此生初飲廬山  
水他日復來雪寶祥袖裡寶書猶未出夢中龍蓋已  
先傳何人更識稽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雪寶祥師居四明賜號明菴或入初

識稽中散其昂昂如野鶴之在鷄羣

王戎曰未見乃父稽中散耳

廣州蒲留寺

不用山僧導我前  
自尋雲外出山泉  
下章古木臨無  
地百尺飛清瀉漏天  
昔口高蒲方士宅  
後來蒼蘚亂  
師憐而今只有花  
舍喚笑道蒼生欲學仙

上簡頭陀寺碑云  
龍閣連連下臨無地  
廣火則言非海濱  
獨如天之南  
自蒲方  
士宅乃因建  
建為蒲留寺  
因傳安期生之故  
居也雖歷年如八  
人蒼藋林中  
正矣  
廢為不壞  
跡香傳如  
對一山謂香  
神師曰  
或以得如  
來神才得  
祖師神  
含  
快是  
名以此地  
多有始  
安期家  
語  
三五  
世不得道

留題

卷一

十五

下

助渺林葉晚鴉啼  
行煙火梵王家  
幽人自擣千頭  
摘遠客來尋  
百結花  
浮石已乾  
霜後水  
玩開試雨  
前於瓶數  
歸夢西南去  
翠竹江村遠  
白沙

百結花江南謂

次韻楊褒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  
君家庭院得春多  
不辭瘦馬騎街  
雪來聽佳人唱  
路莎破恨  
任頭  
細  
藥  
增年誰復怨  
義城良辰樂事  
古難並  
白髮青衫我亦  
歌  
細雨郊園  
聊種菜  
冷官門戶可  
振羅  
放朝三日君  
恩重  
睡美不  
知身在何

踏莎曲名義謂日俄謂月也張羅羅公

離經劇故事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管元翰

堆盤紅綾細蒨陳巧與樹花兩開新竹馬異時寧信  
老土牛明日莫辭春西湖并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  
及取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變為何人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管元翰

次韻管仲錫元日具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情勝剪宮春愁聞塞曲吹盡  
管喜見春盤符夢芳吾國有供雲澤米君家新致雪

以茶燕南吳事真堪記三寸黃柑學永嘉

建茶燕感乃都京雲坑温州永嘉出柑  
此取亦有柑故以為言

上元夜過赴詹守召獨坐有感

使君置酒真相連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窓照  
蟾蜍開風帳露如蟾燈花結盡香猶夢香篆殘時欲  
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訪朝衣

在章曰蟾蜍在壁曰蟾蜍負黍出曰蟾

城道次公曰故事上元夜貴戚宮人以

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東方朔割肉懷

勝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追和成實歲上元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拳頭白板扉石達方欲洗  
厠萎靡不解歡壙城一龜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  
夜歸合浦賞珠無復有當年嘆我泣牛衣

每五日出洗沐歸謁親入丁舍切問侍者

取親中裙則贈身自新流涕次公曰後

漢美詩妻靡以事姑至孝不解笑壙城  
其壙城見東山詩蓋婦人嘆其夫出而

居處寂寞也言春夢錢塘夜歸之句

下謂先生自許其實泣牛衣乃劉漢王  
仲卿疾病無故卧牛衣中泣對妻子故

事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烟遠城驛馬誰能  
借到瘦名園盡盡便但掛酒壺那計盤餽題詩句不  
須編忽聞啼鵲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此詩先生謂今年寒食二月晦樹林  
深翠生烟已見春色深矣非無馬也假

說遠城誰惜得時馬來則名園到處可  
以盤桓意甚快活快活以平說水開嘴

送春

夢裡青春可得回欲將詩句絆餘春酒醒病客惟思  
睡夢然花蜂亦懶飛為藥櫻桃俱掃地吳絲裊柳兩  
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

此詩謂青春過去如夢不可追行因  
欲以詩句繫醉餘春以留之也春暮  
困人天氣病客酒闌八思思云黃蜂

醉後已熟亦休忙花林為藥櫻桃掃地  
先生自注病中過此一物與醉餘  
乃和牧所謂今日吳絲裊柳兩奈何  
輕颺落花風句來法界觀之說出  
最經一洗萬事非則又云萬無教意

百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開最遲綠樹出幽菲香薰起見無眠  
好客子倦遊胡不歸座上一樽雖得滿古來四事巧  
相逢令人却憶湖邊寺垂柳陰陰畫掩扉

程麟曰北海外上客常滿樽中酒  
八空呂無事大才身曰謝靈運云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湖邊  
寺先生蓋憶杭州西湖之寺無柳陰  
陰掩扉乃其初夏之景也

次韻朱九庭四見

朝罷人人說鄭常直聲如在履聲中卧聞疏響梧桐  
雨獨詠微涼殿閣風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  
無功陶然一枕誰時竟牛蟻初除病後聰

前漢鄭崇為尚書僕射數諫上納用之

公第卷十九

後曉更履聲上咲曰此鄭尚書履聲微  
涼殿閣風乃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詩  
中朱南史李承業作諫死唐王無功作  
醉鄉記宋援曰晉祚仲堪傳父嘗患耳  
聾聞床下蟻動謂之牛聞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余携  
一瓢酒登諸生皆出笑饌老符方才在  
因與飲至醉符益信人之安貧守靜者  
老鴉衙內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太白  
過鹿門山下德公田管寧投老終歸去王武當年本

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本歸巷落刺桐開

李白詩集中有尋城北范居士失道落

蒼耳後漢龐德公隱鹿門司馬德操徐

元直嘗造之恒歷上冢命其妻作春醪

田盡歡三國志管寧避難居遼東前漢

王式薦為博士被江公所辱式謂諸主

曰我本不欲來為衆所辱遂謝歸

九日次韻王筆

我醉欲眠君難休已教從事到青州吳霜鏡我三千  
之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即君開東閣且容老子上

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陶令性嗜酒醉則謂人曰我醉欲眠君且

去矣和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為青州從

事惡者為平原督郵呂文穆賤時獨胡旦

父遇呂甚薄後與呂談詩且復謂為無漢

明年呂有中甲科寄聲於旦曰渴睡漢狀

元及第笑旦曰待我明年果第二人及第

輸君一籌李商隱即令孤楚常呼楚子綢

為郎君綢後為學士商隱謂而不見既有

郎君官貴東閣重窺之句是于南樓乃

吳亮在武昌秋夜登樓故事

次韻蘇伯固上傅聖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應是長松掛女簾警重不嫌驚

滿手香新嘉絳檢校墨綸衫袖苦方醉紙落雲烟子

惠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周禮有雲和之琴瑟李白寄遠詩奏內

有深意青松交女蘿○趙次公趙壹善草

書日一枝筆月數九思領仙如子晉處

皆黑張華謂陸機曰人惠才少子惠才

多玲瓏乃衆天醉歌語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

歲鄉音無伴苦思歸車余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

憂稱多謝殘燭不嫌寒孤舟一夜許相休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途老去門前春水

日遲歸擬學舊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初

客原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

此二詩先生因除夜之事以自勉之

意守歲乃故鄉風俗○虎州口曾賦五

卷名古人居番作酒因以為名

與述古自布衣堂事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欲飲星河半隱山。魚鱗未收清夜  
永。鳳簫猶在翠微間。雲風瑟縮絃絃結。香霧淒淒著  
髻鬟。共喜使君能散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蘇曰。論必以魚者。取其不暇目守夜之  
義。次公曰。絃瑟則琵琶。琴之屬也。魚口

李肇國史補。日。晚。漏已前三司使大  
金吾皆以幣。除馬道之犬。成

十月十五觀月。樓席上吟。

中秋天氣未應鄉。不用紅絲照坐隅。山下白雲橫四

素。水中明月昨浮圖。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

五湖。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言月色甚好。無與中秋。大則咏其所見  
之景。及其所結之情。亦乃惜別而已。

臺頭寺步月得入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櫓中庭月趁人。溫溫爐香初泛  
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遙知金闕同清景。想見藍車碾  
暗塵。回首舊遊真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次公曰。袁紱步櫓。白楊郊。○櫓。夜也。結  
中。以臨。臺中。取其暖而不驟。無非形容。

月夜之興。末二句。則追嘆平生而已。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第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  
急。冷官無事屋簷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  
上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

次公曰。岐陽。即鳳翔府也。師曰。公爲鳳

翔。判太守。陳公純命公兼府學教授

次公曰。貂裘。蘇子之裘也。乘傳。所以

爲使。○時。景。蕭條。官。簷。冷。落。情。思。頗。傷

因。服。貂。裘。曰。堪。出。使。則。美。適。之。氣。自。若

公第卷一 二十一

矣

江上同舟詩滿篋。鄒兩分馬弟垂膺。未成報國慙書  
劍。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興  
誰登。遙知讀易東臬下。車馬敲門定不應。

續曰。左傳引逸詩。以豈不微。往畏我交

朋。次公曰。先生與子由之於易。蓋家學

也。此指言子由在京師懷遠。驛之東。臬

○同舟。唐。咏。臨。岐。弟。泣。兄。弟。真。情。乃。尔

次。則。感。嘆。惜。別。之。意。存。焉。未。復。勉。子。由

不忘于學



五秋日情中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索翠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下雪霜侵戶  
月梳中疑筑落塔泉鳴咽止未肯懸漏寂冥山極老  
漸便惟有閑處心尚在起瞻雲漢更茫然

次公曰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詩

三微元前此而有月色泉聲之美因言

皆過世小艱苦不覺山極清涼老來相

投未則歸青嶺雨之意

癸丑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有見餘丰潤桃李不勝感應應落地梅花

公第卷 二十四

識却作漫天柳飛花不分東君專節物故將新巧發  
陰機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

次公曰風之雪詩雖難弄陰機○詩言

春分後求雪有雪半開桃李不禁此寒

威數壁又則形容春雪之意不必通解

誠如特事說未言春深當暖今復雪寒造

化難料如此自後寒衣雖暖當備不致

定不可忘危寵不可忘辱之意

有美堂暴雪

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座頭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

立洲東壖雨過江來十分激灩金樽凸千枝敲鍾羯  
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到傾蛟室瀉瓊瑰

續口李白侍酒醉宿杜康明皇度曲歌造

新詞歌名白已已醉於酒肆矣召入宮

宮人以才酒而即今兼筆頃刻成十餘

輩任口較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

日賣綃羅去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下

主人次公曰詞章比變眼

雪後書北堂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滾

公第卷 二十五

水不知庭院已堆雪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  
畫簾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犬

次公曰馬耳山名也與臺相對

城頭初日始翻楊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

粟先摧銀海眩生花遺蟬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

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遒空吟冰柱憶劉叉

厚曰道經以項肩臂為玉樓帳為銀海

起粟為凍起肉上為生粟按口實宜於

而作也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已分酒杯欺淺懦。敢將詩力闢深穢。漁蓑句好真堪  
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履尚存東郭足。飛花又舞謫  
仙簷。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

按口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衣弊  
懷不完符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人皆笑之口口李白詩飛花送酒舞前

聲

九陌淒風戰齒牙。銀杯逐馬帶隨車。也知不作堅牢  
玉。無奈能開頃刻花。得酒還歡愁底事。閉門高卧定  
誰家。意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

第卷

下六

李詩曰月夜詩云張秋爭底事

雪夜獨宿石山庵

晚雨纖纖變玉雲。小庵高卧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牕  
片。夜靜惟聞滴竹聲。積壓冬瘟聊得健。未常秋旱若  
為耕。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

師曰詩外傳雪花謂之雲。世傳有  
雪壓庭度未二句乃言時事無定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慘玉塵。自笑食糧典舊  
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遊到處真如寄。農事何時手

自親。刺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

次公曰何遜詠雪詩言非玉塵

夜擁笙歌雪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  
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思量都是夢。身名漸覺老  
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

厚曰辭退之山石詩黃昏到寺蝙蝠飛  
○意甚淒涼悲感不得志之言也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  
下。僧卧一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

今第一卷

下二

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

次公曰宋文帝巡將拒魏大武築城此  
山○意甚豁達識破世事

蘇詩摘律卷第一終

蘇詩摘律卷第二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注

連雨漲江

越井岡頭雲山山特柯江上水如天  
淋漓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蟹子船  
龍卷魚鱗并雨落人隨雞大上  
牆眠只應樓下平堦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野聞松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  
夢半濕簾帷滯舊香高浪隱林吹甕盎閣風驚樹擺  
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階滴夜長

紫子取識水陸○次公曰隱林猶殷辰

公集卷二

聲微於水橋名皆是樂極如所謂成春

大幽如甕發淋淋為自欲實惟身琳琅

汗○先生自標也曰不出無用留補夜

長蓋寓悼亡之信

寒食未明全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城頭月落尚啼烏烏榜紅船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  
馬水雲先已燭雙鳬映山黃帽鵲頭舫夾道青樓鶴  
尾蘆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清更

次公曰烏榜紅船趙湖州五馬指太守

厚曰雙鳬指二縣今五馬故事喻頭舫

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文王時

賦傷感山泉與世窮通詳題註○按曰

詩黍離傷故宗廟盡為禾黍東山詩我

阻東山寒雨其濛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尚能三積  
載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吟淡為歡意  
自長遙想納涼清夜永應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卧無稍浪卷沙翻去似飄幾度過秋生蕭  
蕭至今流澗應江湖依然疑有蛟龍吐斷憂人言露

公集卷二

產焦村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雨

按木山老泉有木假山記三情跋詩曰

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情載兩輪注

水深廣兒○葉青卿曰江有湖來枯木

先潤齊產焦出柳宗元琴貨山笛次公

曰左太冲詠史詩轉鬱悶成松離離山

上首以彼徑十莖葉此百尺條○公篇

固雖形容頗意先生傷心悼世之情不

自許焉

壺中九華



清溪電轉失雲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  
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曾見。玉女燈明處  
慶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次公曰雲峯房山也。厚曰劉禹錫云九  
華山在池州。次公曰壺中神仙壺公之  
壺。程綬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方天  
池也。次公曰靈光殿賦云神仙謬謬於  
棟間。玉女闌窻而下視。仇池先生先  
得之。石止碧玲瓏。指九華石詩蓋形容  
其奇秀以致欲得之意。

今第二卷

四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  
馬跡讀書石空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  
有橋畏其峻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  
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遙訪仙姝款  
石闌。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脚踏飛梯。

明月峽程綬曰在古巴郡武陵溪劉所  
殊藥。侯遊家書室漢馬跡讀書所仙姝  
次公曰玉女也。不將雙脚踏飛梯乃顯  
中所謂畏橋發不敢渡之意。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雲  
運。能丈江山似永嘉。縱飲座中遺白帢。尋盡處見  
桃花。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

程綬曰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郡有名  
山水素所愛好所至輒為詩以致意永  
嘉今温州是也。白帢次公曰帢也。魏初  
有白帢之製。猶白接羅。白綸巾與夫魯  
爭白帽。任居實曰勝去子規啼云不知  
歸去。

今第二卷

五

半老尋大度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  
說乞名與詩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鴻亭邊送鴈歸。蜀客南遊家最  
遠。兵山寒盡雪先稀。扁舟去後花繁亂。五馬來時賓  
從非。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

趙次公曰先生自抗倅以開運盛河至  
湖州若夫乃三月矣故曰去後花繁亂  
五馬謝靈運守永嘉以五馬自隨。蜀  
客自謂也。道人指余說先生復宗說求  
亭子之名與詩因亭北向故起句說春

次韵陳海州來棧亭

風前發北風不動之候乃雁去之時遂  
以歸鴈送鴈句接宛然亭名在矣其妙  
人事無涯生有涯近將歸釣漢江槎來將我欲從安  
石適世誰能識子遠日上紅波浮翠嶽潮來白浪卷  
青沙清談美景難兼絕不覺歸鞍帶月華

程頤曰莊子養生篇吾牛也有涯而知  
也無涯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起浪湧安  
吟肅自若次公曰丘詩云彼留子嗟言  
其將迷矣

金華集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軒堪隱  
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墻垣古山下寒蔬也  
簪香我是江南舊遊客掛冠知有老蕭郎

今夢厚曰太平廣記載航釘監橋驛求  
藥必苦思竭吐曰雲英擊一盃水不即  
君要飲隱几出孟子則冠陶弘景故事  
樂天送蕭處士詩能文好飲老蕭郎只  
子監倉指蕭淵朱生言軒中清政丁紫  
不知主人乃監倉之官以見其不倦也

北望飛塵老盡靈流心即復記東齋珎禽聲好猶思  
越野橋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  
空塔一官倉庾負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倉庾前漢書孝文時國家無事為史者  
長子孫居者為姓號倉氏庾氏○次公  
曰爾雅風而雨曰靈○先生言北望  
飛塵似乎畫靈蓋有元規塵汙人之意  
故自去洗潔其心即上記東齋之景如  
此云

留題蘭皋亭

金華集

雲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遷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  
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  
東坡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無能雀可羅

東坡詩云為少游之言東坡樂其言曰  
樂天謫忠州州有東坡樂作詩以言之  
次公曰將州開三遷崔慈在江尉故事  
亮卿曰樂天詩云門冷無能雀可羅  
遷客自謂已先生清喻時變後去今未  
簡故我夜扣門過此蓋不敢違同傳人  
新筆警言權人已有意類清伊換濁河

言賢者退而不肯進矣未則嘆風俗之益偷如山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蕭蕭搖窓扉  
窺前修竹一尺圍  
紛紛粉黛雪落夏  
簾冉冉綠霧沾人衣  
日高山蟬抱葉響  
人靜翠羽穿林飛  
道人絕粒對寒碧  
為問鶴背何緣肥

此詩首言清風響動窓扉以起第二句  
意外自大竹之數第三四句承第二句  
形容竹第五句六句以竹間所見聞而  
言末二句乃歸着院主說甚是清快語

古今人頗去俗意

次韵林子中孫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放通  
何人慷慨解情翁  
十年薄領催衰  
白一笑江山發醉紅  
聞道賦詩臨北固  
未應舉翫向  
西風中頭莫嘆無家客  
歸掃峨嵋一畝宮

更偶得開誠博洽  
其發後却掃不出醉  
紅指酒客陳無已詩  
頗多酒借紅○賦  
詩北固門外曰謝靈運後遊京口北固  
應詔賦詩舉扇西風厚口王尊每遇西  
風起舉扇自障曰元規塵汚人宋援口

禮佛有一畝之宮○叩頭猶點頭也○  
不必點頭呼我無家之客尚有峨嵋一  
畝之宅可以歸師矣先生清洒不羈如

初自徑山歸述古名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  
喜見新橙透甲香  
遲暮賞心驚節  
物登臨病眼怯秋光  
慣眠處士雲庵裏  
倦醉佳人錦  
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  
卧聞歸路樂聲長

堯卿曰五代方于處士常居雲卷○詩  
意秋時候節物因病不得放安故良會

之心雖如此猶下已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韵

月八秋惟病枕涼  
霜飛夜簾故衾香  
可憐吹帽狂司  
馬空對親春老  
孟光不作雍容傾坐上  
翻成骯髒倚  
門傍人間此會論  
今古細看東更感  
數長

狂司馬謝奕也落帽孟嘉會龍山故事  
嘉乃桓溫參軍非鴻妻孟光鴻為人貨  
春光為具食必舉案齊眉雍容傾座司  
馬相如客臨邛赴飲侍事○師尹○說  
儀休非也何立兒

述古以詩見寄幾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癖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白  
酒但愁新進笑陳人北山悠鶴休驚夜南嶺巾車欲  
及春多謝清詩屢推轂高那解轉方輪

厚口莊子老而無怨口陳人推轂子仁

曰前漢鄭常引每然候上問說本非不

言天下長者蘇曰序上解曰魏書裴

所以為滑也而不能運方輪○周禮巾

車注巾猶衣被之衣大器詩意多感嘆

未句見先生直道事人雖屈不改亦應

應有句於此二字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大夫夫人觀燈之什

余時以劉原道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此

會

不覺朱轡輾後塵爭看繡轡錦羅輪洛濱時從三人

貴京兆平反一笑春但逐東山攜妓女那知後園之

窮賓端謝不負榮華事空作詩第七人

按朱轡太守出入尊飾之物車上垂繡

曰懷三人貴厚曰曾汝南上書傳侯人

紀書有小疾被於洛水處見第一人

從茲持節必求權各謂武帝登凌雲

臺望見曰佳妃可謂富貴矣京兆平反

錄曰情不熱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因逐

其母問下疑多有所干乃心喜笑為飲

食言語或無所出毋然為不食厚曰謝

安道東山以故衣被後園是南宋後曰

陳遵每入醉輒關門客雖有急終不得

去嘗有即謂其妻事還道其方飲史

大窮候通旨醉時突入竟遭時扣首白

當劉尚書有期會狀母於今從後園出

去○先生自言京口滯留不得預此空

去康公處六人之後苦惜之也

問喬大傅按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舉起故將軍幽憂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尸真細

事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黃茆瘴羽翮斜揮白

葛巾痛飲後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故將軍厚曰涉李廣嘗夜從一騎出西

還至尋霸陵尉問何止廣賦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然

曰馬援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為軍

東戶還藥樓曰相者指班超口生系額  
虎頭胎而食肉以萬里侯相也然曰諸  
葛亮與司馬懿對峙渭濱成服事使  
人視亮却乘素巾葛中羽扇指麾三軍  
○飲州秋冬起黃帝瘴曰即雲於歷則  
氣寒甚矣

座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宜闌吾輩  
事老狂聊作座中仙醉吟不耐歌紗帽起舞從教落  
酒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

全宋集

十一

亮卿曰文忠公詩青春故非老者事結  
習微在大出維摩經口酒船先生貴在  
杭州藥上酒船

夜飲次韻畢推官

薄書裏裏過春風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嘶驥  
裏黃雞催曉唱玲瓏老來漸減金釵興醉後空驚玉  
節工月末上時應早散免教整谷問吾公

酒聖魏時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  
為賢人出徐邈故事○魏東顧曰神馬  
也次公曰黃鸝玲瓏出樂天詩厚曰樂

天詩金釵十二行終曰秦相李斯作土  
筴篆整谷問公搜曰左傳鄭伯有嗜酒  
為窟室而夜飲酒紫鍾為朝至未已朝  
者曰公馬在其入口吾公在整谷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奈破春妍試開雲夢為兒  
酒快渴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  
當年冷煙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雲夢地名在湖廣鐵塘亦地名在杭州

○次公曰羔兒即今年羔酒子仁曰藥玉船

全宋集

一三

蓋以藥煮石而似王者也作酒孟公公  
曰蜀中春月村市最為歡樂謂之安市  
東京繁華之盛夜市燈火最盛○大際詩  
意多感慨末二句雖即物以寓惜春之  
情其悼世之意可得於言表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  
羽倦游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山去江淮東  
復東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黃封子仁曰酒也簞下以黃封酒為貴



○平水紅

彩姑俟知者白

引本云六人

際陳落第如此

次韵韓康公置酒見留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嶽已宮落不應屢廢識安石但使無多酌次公鍾乳金釵人似玉鵲絃鐵撥座生風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

援曰謝安於佳山水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廢百金世頗以此譏

馬安殊不肖意緒曰蓋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社厚曰牛僧孺自誇服鍾乳三千兩甚得力而教舞之妓頗多唐賀懷智善彈琵琶以鵲雞筋作絃鐵撥彈之次公曰前漢丙吉字少卿馭吏嗜酒醉嘔汗車茵吉容之親相字籍翁爲郡

素有成廢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隱宅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我池上竹十年空看朝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

一區曉歲與君同活計如雲幾鴉散平湖

次韵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沉研

舉世爭稱鄭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銀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穴尚含泉脉暖弔秦應有淚痕潜封顯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子仁曰魏於鄭都建銅雀其後世以其作觀爲世所貴重驪山營始自所葬每任曰班超棄筆硯欲立功異域世人爭以銅雀瓦作硯爲美雖有金不換一枚以其貴重也豈知王夫子不同世好却去採臨潼繡領山石爲此硯蓋此硯必先生得於王氏者求其名則鑿矣然

始皇焚於此山曾飲兵燹今因研石溫  
間自有斑色故形容客山桂大舉厥後  
秦漢痕潛之句先生筆意不俗如以  
則既言今且去從戎學班超投棄筆硯  
而不用也故封頭寄以宣真從戎學班  
乎乃作詩融化動蕩處

紙帳

亂紋龍設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紫似僧巾白氍  
布煖於蠻帳紫茸毳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  
見天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名詩卷

十六

子仁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絲如  
細紛名為白氍子國人取以爲布甚軟  
白養置曰趙后以傳帝賜后紫茸毳

新釀桂酒

搗香節錄入瓶盆益益春溪帶雨潭收拾小山藏杜  
壑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  
主恩爛煮羹羹掛醋風流可惜在蠻村

次公曰小山堆南門下士相隱篇小山  
之詩作也云桂樹集主兮山之佳又云攀  
桂枝兮聊淹留學曰周禮酒人篇以式

法後酒材次公曰杜詩清晨蒙葉把常  
簡也上恩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已破誰能惜甌盆顏然醉裏得全渾談東公僅一倉  
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杯卯困忘家事万户春濃感  
國恩刺史不須要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綏曰後漢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  
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  
益厚曰周公瑾嘗過魯肅求貨得甌家  
有兩甌米困各三千斛乃指一甌與公

名詩卷

十七

琰援曰莊子惠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  
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莊子曰子何不  
慮以爲大尊而浮之五湖也綏曰晉書  
刺史王弘每令人候陶潛知其當往戶  
山乃遣人賣酒於半道要之至則問其  
所乘口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  
口得全渾乃顏然醉中不覺其未際天  
性之氣象第所出語云三盃卯時酒空  
到酉

來麥水三一而巳北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雲披雲得乳泓。蜜酒又欲醉先生。猶重麥仰陰陽  
足。器案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  
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先生自注：真一色味不去黃州日所釀。

蘇酒也。次公曰：元景云：春熟而低麥熟。

頭昂青州從事。晉桓溫主簿別好酒之

名。詩：急大樂言酒而中一機妙。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

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冬熟新年

喜。麴米春香並合聞。某園新疎雲漢。漢竹羅斜掩雨

紛紛。穠氣難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綺紋。此篇重出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香香誰同

夢。睡息紛紛得自聞。口紫向時猶小小。眼花因酒尚

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沈溢東風有殺紋。

原曰：外華似要有天門冬酒。初熟味酸。久

停則香美。餘酒皆不及杜子美詩云：聞道

雲之麴米春。蓋酒名也。二窺雲形。公酒色

如雲之濃。幽人先生自稱某園竹。非雲陰日

掩之頃。乃漉酒嘗醉之。情誠出於真。其誰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  
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  
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續曰：盧仝詩：手閱月團三百片。厚曰：陸

羽品泉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為天下第一。

二續曰：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

畧終古及栖神寧氣之術。登皆不應。因

長嘯而退。至半嶺有聲若鶯鳳之音。嚮

乎岩谷乃登之。嘯也。○按：惠山泉水甚

清。黃茶則香而甜。九龍峯在山之左。太

湖居山之右。登絕頂而望風景極美。先

生未惜孫登故事。言乃托興寄意耳。

蘇詩摘律卷第二終



蘇詩摘律卷第三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

次韻曹輔寄鑒源試焙新茶

仙山雲雨濕行雲洗過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子仁曰宋王仲文賦朝為計雲暮為行

雨共父茶品要錄云沙溪之園民或種

以松黃飾其首面試時雖鮮白而不能

久○玉川子盧仝自號明月即其所謂

合卷三

子閱月閣一百片也武林杭州山名清

風亦枯今詩所謂兩腋習習清風生此

詩中一聯與末句雖只言茶其風世之

情自著

李鈴轄坐七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鞍十千美酒渭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曉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月明歸路影淒淒綠珠吹笛何時見欲把斜紅插翠羅

續曰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鞍厚曰曹植

詩美酒十千渭城歌即王維詩續曰

蘇詩石崇家妓黃次道○此詩先生傷已感物之情慨然可見劉辰翁所謂陳

微嘆若句句見題是已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韵

上苑天桃自作行剗即去後幾回芳艸從年少退新賞閑對宮花識舊春欲贈佳人非泛酒好紉幽佩予沉湘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

厚高錫詩今是剗即去後幾從添清詩

伊其相贈贈之以芍藥後雖終結秋蘭

以為佩實指賦則開原自沉江羅

合卷三

紅梅林潤州寺名有杜鵑高文鈴每春

月爛熳手僧相傳貞元中有僧自天台

移栽之○此詩以一物之微而感慨意

關之意幽古味生忠愛若是哉

紅梅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公以此詩點綴梅片特小紅白詩尤北

不支論其詩曰詠梅無綠葉斷合有青

枝蓋先生此作正補外之時意謂雖欲隨時以取容道則不容隨時以苟合也

未則婦子由欲觀年華何必於菜籃耶  
洒然不羈如此

王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其韵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簾暑風招我老玉堂花藥為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葩髮闢新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遺化何時取衆香法筵齋鉢久淒涼寒蔬病甲誰能採落葉空畦半已荒老椿忽生黃耳菌故人兼致白牙薑蕭蕭然放筋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

蘇曰歐陽脩內制集云涼竹簾之暑風

續曰遺化之說乃佛書維摩詰遺化著

厚曰王羲之有問人求來禽青李帖

金盤空口楮木可造紙菌草芝白牙薑

此詩蓋先生嘆田園將蕪髮已種種故

嫩而未佳詩謂法健久已淒涼忽得此

今第三卷

今第三卷

思欲歸老且傷功業未著而志闕成

用又兼得此薑誠可充一供未云放

侍之心亦自拳拳也

猶東南去之苟蕪之鄉無往不樂如此

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贈治易僧智周

新春階下笋芽生厨裏霜蟄倒舊甕時遠麥由求野薺強爲僧舍煮山羹園無雨潤何須歎身與時違合退耕欲看年華自有鬢髮間秋色兩三莖

寒窓孤坐凍生餅尚把遺編照露螢閑東九師新得妙夢吞三畫舊通靈斷絃掛壁知音喪揮塵空山亂石聽齋罷何須更臨水臂中自有洗心經

子仁曰子由詩云家居閑暇臘長口談

厚曰淮南王安贈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看年華上菜蕪詩意蓋謂種菜無雨

又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少公曰晉

不生猶可求野薺爲山羹以充口若道

决莫謂發浩筆宜東之爲湖俟天下太

興時違而不行可不退耕爲田舍翁乎

平終懷遠月月樓口莫廣翻奏上曰  
巨卿史陳挑夢月與道不相遇而夢六  
父曉其三以飲臣臣乞不食之道上  
易在八三父足矣知青表者乃指其與  
契萬祥相知時已赴矣顧曰伯牙子期  
故事厚曰生法師將經人無信者乃乘  
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若點頭後曰晉  
書佛圖澄嘗齋時至流水則從腹旁孔  
子引出其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終  
曰為日聖人以此洗心遂成於宋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  
山中老宿依然  
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欹枕落花餘幾片  
閑門新竹自  
千竿客來茶罷空無  
言盧橘楊梅尚帶酸

此公以僧知歸惠川訂過東山去心本  
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安安曰詩  
意謂惠表神棲已熟落薄如此劉辰翁  
批詩律熟氣味渾渾然

贈楊齊甘引

西蜀楊齊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

貧所異於昔者蒼顏白髮耳文服美惡富者  
妍士無賢不肖窮者鄙使昔年時遇合豈必  
咸當世之士哉頃宿以風驟舍夜半逆旅有  
歌者其辭悲悲起問之蓋昔當今貧者余亦  
為懷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  
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栖遑與逆旅者何  
異故出以與之

孤村微雨送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  
和寐相看惟憶  
馬悲歌五谷有寒天寒濕猶橫橫  
歲晚空樓尚  
倚牆勸爾一杯聊復慰人間貧富海茫茫

詩問之

此詩寫出感慨之情末則寓其安處之  
意君人寧不釋然中  
章質夫送酒六去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海關明急掃風軒洗破觥  
豈意青州六從  
事化為烏有一先生  
空煩左手持新釀  
溫酒來籬嘆  
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新

緬曰陶潛重陽無酒劉菊作守王弘  
使白本人送至厚曰桓溫有主簿姜別  
酒以好者為青州從事後曰司馬相如

子虛賦設為烏有先生言烏有此事又  
曰晉書畢卓云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  
螯相浮酒缸中便足了此生矣大公曰  
陶潛在家籬得玉玢酒便開酒對菊  
醉而歸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厚曰  
童時為廣帥後漢孔融為北海相嘗嘆  
曰座中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次公曰謫云子路噓嗟尚飲百榼○此  
詩無非形容書至而酒不逮末句似有  
警意

卷三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鴈何時更着行遠別不知官貴  
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員良計從宦無功設  
去卿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次公曰鴈旅之鴈不着行又曰王城堪  
隱則言子由尚在京師也○商州在鳳  
翔之東南先生時在鳳翔子由不來商  
則弟尤不見正猶旅鴈何時着行也詩  
意多感嘆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龜直

道補翁久沒厭九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癯俗無由辨  
頸題荅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次公曰說者指言惟儀為秦詐楚王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次公曰直道指平由之  
正直為儀之所態援曰補翁四能也避  
秦隱於商山亮則曰商山之人語如夷  
人任曰商人多癯○詩意言商人皆欲  
子由來官下則述商地之人物未復言  
以直道荅策不應除此求免不任亦何  
意哉自有落籍之意

卷三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然理萬事悠悠付杯  
酒流年冉冉入雙鬢來世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  
有師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次公曰言子由去後三年不赴又曰  
仁宗策問子由言言得失師曰老蘇有  
易傳卿曰禹錫詩憂事難多參差○  
解意感懷友愛之情亦可謂

華陰寄子由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  
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峯已過天浮  
四扇行看日

廣曰：「予聞人言：『三峽連綿，孤瀾毛女，  
 猶曰：『聖之詩，荆山已去，第山遙，日出漳，  
 聞山崩，聞山先生，道以時，遂編千外，  
 汝辭，然姑陰如此，而憂世之心，終亦不  
 忘。」

海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減裾行樂及時雖有  
酒出門無侶謾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鵝黃載  
後車他日見遊須說起不應辭病似相如

綴曰協興勝歲燭夷消輪腹大如壺常  
爲國器許於駕車次公曰司馬相如素  
典臨叩今王吉相善臨叩高人中人  
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相如謝病令白  
迎之及至一座嘉頃口觀此可見先生  
風度洒然行止不泥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差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  
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  
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次公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子縶曰鄭玄事馬融碑歸融門然謂門  
人鄭生今夫吾道東矣厚曰淮南王安  
謀反憚以默直諫至說公孫丞相如發  
蒙耳縶曰鶴知將旦鶴知夜半又曰詩  
誰知鳥之雌雄○詩意傷時骨俗義切  
碑宛宜徒和道原之前而已乎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脩竹不知門拾新葉藥怜僧  
病掃地焚香淨客魂農事未休殘小雪佛燈初上報

黃印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郇邑國史補云羊獵物也高梁解食寡  
聽所任焚香掃地而坐曰次公曰高人指  
言清順

言清順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閑。乞食遠村真爲  
飽。無言對客本非慚。枝棲竟路衝泥入。洗足闌門聽  
雨眠。遙想後身貧賈島。夜寒應作竹詩看。

厚本願以膝覓珍厚曰寶島備前傳名  
無本口乞食爲師師言對客蓋示州神

意復身買見應辨詩有指清順也

### 寄黎眉川

膠西萬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  
瓦屋寒堆春雪後岷眉翠掃雨餘天  
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  
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次公曰瓦屋在邛州岷眉在嘉州皆山

名蘇曰荆公不知春秋目之曰破爛朝

朕黎以春秋愛知歐陽文忠公公曰朕

六一居士○陶淵明賦歸去來詞今先

生借以自況詩意大槩愛重黎公致其

朝仰仰會之情為風高時好士不若先

事之人故公謂彼之久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

子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貂裘溪灘東風別死丘又向邯鄲中  
見却來雲夢澤南州駭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為十  
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

次公曰我聞蘇軾詩來書十二上

說不待黑龍之來解又定在陳州也陳

州風有宛丘之篇注曰太平廣記有云

過召山於非朝還張自言久不得意仙

翁乃以一枕明之就枕即夢入快中仕

宦數十年甚厭意又充所次黃準猶未

熟也厚曰杜牧之仲安卿詩平生聽足處

雲夢澤南州○詩意甚感傷而喜迎子

由之情可掬且相期白頭戮事而憂世

懷抱方可釋然也

### 寄錫合剝瓶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培  
小甌短餅良具足釋兒嬌女共嬌娘  
寄君東閣閑蒸栗知我空堂坐

畫友約東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將來

厚曰孟郊詩云我有古心慈為君空摧

頹又曰樂天詩對雪畫寒灰○詩意甚

宛曲且說得刊然先生心事真摧頹

而空坐畫灰手

枕榔杖寄張文潛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

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枕榔  
瘦林下尋苗草撥香獨步儻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  
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次公曰表益傳云不以在七為辭今借以言禍氣或在或亡也厚口廣志梳柳樹大四五圍其枝正可作杖又口華殿生廣南鎮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肘砂求為幻漏令獲隱於羅浮山次公曰唐書張九齡韶州曲江人當時號為張曲江其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故八司馬之寵皆注醜地劉禹錫有詩退恨之又曰會稽典錄云咸寧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殺之孔文舉與

卷之三

曹公志欲曹公後書救之書不至而已誅初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恠而問之曰魯國孔融憲與之乃載歸結為兄弟○詩意悠然而放逐之情不有蕭木句於少潛筆件照意耶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灺不挑垂暗檠香爐重撥尚餘熏清風欲起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

時子由謫雷先生謫海南詩訪夜坐

情之景有遷新活計猶知開乃其自得之妙清光欲與子由之分豈特為謫所

渝州寄王道純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繞繞共論唐史更綱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未歇聞船上報更籌

詩言通外到州正水滂之時亦有夢魂繫解今則喜得網終而共論唐史為時歲時將晚長江波浪不險固可行舟但

卷之三

夜水歸夢不成更籌不奈聞得望先生

卿思之機耶

和子由福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雁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次公曰歐陽公詩云瘦馬尋春踏雪泥

又曰子由與先生昔曾同宿縣中寺舍題老僧奉問之壁自註往日死馬於二陵騎驢至福池○詩言與前聯形容

生聚散定何則叙酒地實事具懷情

之語也

七月二十四日久不雨出禱禱溪宿院  
二十五日自號溪宿院於僧舍曾閣閣故  
會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  
蕭留名有懷其人

龍燈明滅欲三更款門無人夢自驚  
深谷流風終夜響亂山街月半牀明  
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  
姓名欲向禱溪問姜吏僕夫暴報斗標傾

次公曰烟花舞散後主詩云午醉醒

卷第三

七

來我無人夢自驚又曰姜吏太公也約

於禱溪○詩言宿院不寐之懷因懷題  
壁前草題為所謂故人正指其人末則  
歸於禱溪之意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  
沂上已成曾點跡泮宮初采魯侯芹  
休驚歲歲年年好且對朝朝暮暮人  
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鼙鼓莫違民

堯卿曰時述古守杭已三年矣續曰詩

獲采其芹人曰劉希夷詩歲歲年年人

不同接曰宋王仲文賦朝朝暮暮陽事

之下續曰刑楚歲時記曰去冬即一百

五則有疾風甚謂之寒食○語直道

中人寒食即杭州最說

草長江南驚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  
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檢我  
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雲衣

胡曰稽康詩事與願違任曰牛僧孺詩

休論世上外況事且關情前見在身自

註杭人多以放鶴為太守希堯卿曰唐

今第三

譯寶錄宮中養鸚鵡能言貴妃呼為雪

衣此呼鸚鵡為雪衣借用

浮王山頭日日風湧金門外已春融  
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  
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迎別臉  
消紅何人織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

自註浮王山即金山洪父曰湧金門在

杭次公曰退之詩所以孤嶼為公與及

相識堯卿曰當時新翻眉樣謂倒暈在

柳雲柳月連山峨眉之外先生有詩

云倒暈眉連秀巔浮蓋謂此又曰樂天



此君詩眉清疏黛臉消紅嫩曰膏紅髮

蘇氏賦錦為同又詩以青綃又曰蘇武

消刻奴不得歸使者謂單于曰天子射

一林得願凡有繫帛書言式在某澤中  
單一驚遂歸武  
國艷天饒酒半酣去年同賞寄僧簷但知撲撲清香  
軟誰見森森曉態嚴較雨共驚無幾日蜜蜂未許輕  
先甜應須火急回征棹一片辭枝可得黏

學曰李正封詩國色朝酣酒次公曰古  
有蜂詩云不知辛苦為誰甜任曰唐武

合卷三

后詔曰朝朝日上苑火急報春知曰國

詔謂杜用叔兩郎侯對蜂蜂名甚巧妙  
曰但知香軟誰見態嚴曰驚無幾日未

許先甜豈尋常直為蓋將托其意焉

惠泉山下上如濡陽美溪頭米勝珠賣銅買牛吾欲  
老我雞為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客高蓋俗儉真堪着  
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

滿江滿言士賦潤厚才勝味言米粒其

好也惠泉無錫惠山泉陽羨宜興地各以日

常州所屬細牛糞事此以借用雞黍

此張事舊註引論語李鼎傳意此云詩  
先生感懷惜別情極宛轉謂之令人傷

然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鬚眉蒼詩人老去嬰嬰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  
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蘇口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厚曰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過崔  
氏於蒲葦小名嬰嬰元稹為作會真三

合卷三

韻援曰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

小樂上見趙飛燕而說之帝每微行與  
張故俱而稱富平侯續曰張蒼自秦時

為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為丞相無齒  
食乳妻妾百數厚曰劉禹錫蘇州過

揚州州杜鴻漸飲大醉見二妓曰即一

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真閑事斷  
不蘇州刺史腸援口前漢張禹弟子凡

著者彭宣戴崇崇每候禹責卿宜置酒

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

婦女相對優人結管鏗鏘樂奏夜乃  
飛而宣之來也高見之於便生誰論  
義未嘗得至後堂○杭州臨安縣志  
時賜名本錦城非杜詩之錦里詩志大  
榮刺諷子野甚風流涵養

贈張刀二老

兩邦山水未凍涼二老風流綬健強  
共成一百七十歲各飲三萬六千觴  
藏春瑞裏驚花開仁壽橋邊日月長  
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元卿曰子野杭州烏程人刀景純潤州

合事三奏

一

州陽人○字永川潤州人物故曰兩邦

言其山水未凍涼者因二老風流尚康

健可謂重其人也時各八十五則共成

一百七十歲藏春瑞乃刀公塢名仁壽

橋子野所居金釵成行借僧臘故事言

先生蓋朝戴子野寵姬之多

喬將行烹餼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鵬鵬聽呦呦明朝只恐兼烹  
鶴此去還須却佩牛便可先呼兼恩子不妨仍帶醉  
鄉侯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故丘

鶴為學士重陽日南陽上謁不見因以  
詩記于外風云曾共山公把酒危霜天  
白菊正開坡上作泉下無消息九日樽  
前有所思吳學漢臣賦詩前還同楚客  
起江蘇郎君官貴地行馬東蜀照因更  
重窺邦衡因史補風俗皆茶茶之品石  
衆福州有禹山之靈芽等衆門支道字  
道村謝安寓於會稽與王羲之許詢之  
適筆遊會稽露芽諸茶實與詩易先士  
尋僧而詩及綢帶事因九日也

合事三奏

二

湖上青山翠作堆  
葱蔥鬱鬱氣佳哉  
望歌叢裏袖身出  
雲水光中洗眼來  
白足赤髭迎我笑  
拒霜黃菊爲誰開  
明年桑杏煎茶處  
憶着衰翁首重回

續後漢光武紀聖氣者蘇作同望見春

陵郭美曰佳哉鬱鬱蔥蔥然後曰創

禹錫云此唐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

謝和未一亦辭白足之仙白足赤髭

高僧止之卿曰爾實佛狀耶舍尊者龍

亦詩人然為赤髭論主學曰杜詩九日

寄岑參云是即東華翁始後高僧秀又

米米黃金花何由滿衣袖然有九日  
與塵羽燕茶筍自號蘇芳翁余來年  
九日未必又與口笙歌裏乃開喉雲  
水先中是醉方囁屢袖身而來醉方洗  
眼可謂有脫然塵外之趣矣

蘇詩摘律卷第三終

蘇詩摘律卷第四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詩

送鄭元善  
遊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  
飲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  
廣文好客竟無遺東君不越花時節  
開春風誰與妍

蘇曰後漢鄭太字公業父結家富  
於財有田四十頃而食常不足厚曰廣  
文鄭度世為廣文館博士○詩意甚  
戶曹如謂別懷時之意尤拳拳必其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  
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蘇曰安城山俗謂女王城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  
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盃醺野老蒼頭一  
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次公曰楚辭宋玉吟哀屈原忠而不得  
楚漁山澤氣慨放快眼命清落故作招  
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

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細神廟王其其  
竟悟而還之也○此詩感賦之意溢於  
言表三讀得之

次韵王誨夜坐

愛君東園能延客願我閑官不計食策快頻過如未  
○居相近豈辭遠○更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擲墨省  
撰緣但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蘇口前漢公孫丞相開東園以延賢人

子仁曰杜詩摧落巫山暮後曰莊子適

虞緣○莊子撰作僕乃僕僕然

十

馬細賦之飲其金意蓋言當時

按物連順之際不可不慎詩曰休驚推

落喜有虞緣可謂深達時機者矣未句

乃滿月節以自照之意

次韵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  
菌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僅有濟  
時心閉門試草三千牘側席求人少似今

師曰前漢中書勅計公中奏議三千牘

厚曰漢光武側席求人求之如不及

曰凡本皆幹實而本固則枝反足琴用  
折枝為貴○前輩也詩意碑言前輩俱  
老而子孫猶賦漢美其賢而可用但  
恐上之求賢不逮古耳

送杜介歸揚州

拈入都門何事空○開看清洛漾春風○當年惟惺幾人  
在回首舳舨一夢中○採藥會須逢蒨子問禪何處  
龐翁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桂業

厚曰進臣出奉車輦入侍惟惺曰舳

舨口後漢蒨子訓傳有百歲

十

凡當時凡子訓會樂於會稽市

顏色不異於今次公曰龐翁龐居士

也乃照江西道一禪學相與者傳其詳

有傳顯文選劉安招隱士詞淮南小山

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云山之幽

偃蹇連卷兮枝相緣○詩意感嘆宛轉

而送介之情不失

次韵孔常父送張大覺河東提刑

送君應典麒麟裘憑伏千鍾洗別愁脫帽風流餘  
史埋輪家世本留侯○子河駿馬方爭出昭武城

少休定向秋山得嘉句故關黃葉滿行舟

次公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典車文  
君連成都居貧始應以所著鵲橋賦賣  
酒為歡又曰北叢子平原君強子高飲  
曰充飲千鍾北平飲百鍾古之聖賢無  
不能飲子何辭焉先生自註君其草書  
而不工故以此為戲張曰長史張旭也  
杜詩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  
前撥曰漢順帝遣八使巡行風俗張綱  
於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用馬出子河以唐福貼長步在  
蓋摩谿弓箭手次公曰故關即何東之  
不關此口詩意深氣大覺

次許冲元韵送成都高士敦鈴轄

移中老監本虛名懶作燕山萬里行坐看飛鶴迎使  
節歸來駿馬換傾城高才本不綠勳閭餘力還思治  
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樽酒寄平生

厚曰服漢蘇武為移中監使匈奴十  
九年不得命先生自註余與高君未識  
笑冊碑免不行次公曰草生以非其地

生之表江文通謝希逸為吳興馬賦又

四雪山在蜀之西靠此善見杜詩言嚴  
武公未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先生以  
此題七教可知其為八矣

送呂昌朝知嘉州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繼東吳卧看古佛凌雲  
閣勸賜詩人明月湖得句會應緣竹鶴思歸寧復為  
尊鱸橫空好在脩眉色頭白猶堪乞左符

次公王僧虔為吳太守夜夢三刀懸於  
屋上頭更又益一刀尋甚惡之季

一乃嘉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  
臨益州之保遂益州刺史次公曰昌朝  
得宋後古書八景可承益州一迭繼東  
吳則沈休文云八景八詠者上又曰  
凌雲閣在九頂寺有人謂之像明月湖  
在州治之東子仁曰此嘉山詩天字  
浮屠石思文義屬之益州月曰漢文書  
為胡君曰徒符右卿云卿左以興之  
三刀是夢湖言願也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道更沾巾。不辭駟馬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陵春。單于若問君家世。黃道中朝第一人。

子仁曰：北南能詩餘生，長雖地適，遠更。蘇軾厚曰：匈奴傳單于遣漢書，自云胡者天之驕子，不為小兒，以自煩。次公曰：清葉月言，子由之命，紫省武陟，春言子由之命，蘇州水經，北魏塘縣有武松山，故州縣武松林在塘縣舊治。

次公曰：唐李賀，吳風儀善奏。

劉常卿曰：卿門也。人蘇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延也。又德宗幸山南，樂為履，把所悉用，為入器會，使傳尚書主僕射，除金吾衛長，曰問唐有第一人李侯公，是否，侯畏留，因結之曰：彼李侯安肯來？時先生出任，杭州詩意洒落，豪放，目非虛語。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海迷，不須鳴叫強知時。多才又放天公

怪歛食惟應愛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公食粥敢言炊。詩人清味真嘗遍，試問於君底事虧。

此曰：昔史陸機傳人忠才少，陸機更悲。其多無已，曰：退之雙鳥，詩天公，兩鳥各投一，蒙因，蘇曰：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或知水，秋槐不掩，腰厚曰：顏真卿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定用，蘇蘇口：風雨夜，梅見，前注。此詩單次韵，絕其不平世事之意，嚴。

老好青葵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知何事。聽秋濤萬鼓音。

學曰：文選江文通恨賦，張公卿，次公。文史次公曰：青葵，灯烟光也。還有煩耀。青葵，師曰：杜詩兒女灯前語夜深，胡曰：杜詩，耐人語交關，替其傷懷，并事可。

知矣。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裝，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



更定應牀下拜梁松靈魚自曬開箱篋料斗長收古  
鼎鍾我欲弃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次公徽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續曰

曹參爲齊相嘗避正寢以延蓋公厚曰

禹援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曰我乃

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續曰世

說郝隆以七月七日曬書子仁曰歐陽

公收古鼎鍾銘刻最多見集古目錄續

曰東方朔答客難言以筵撞鍾豈能發

釋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筵撞

其齊

會客有美堂周郊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

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

二首時周有服

蘊義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

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

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續曰退之詩君詩多態度謂謂春空雲

又曰晉表耽字彥道在服時代溫與僧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畫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

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鸛

鵲軍憑君遍遊湖邊寺張潁晴來已十分

續曰雄家貧嗜酒人希至時有好事者

載酒問奇字厚曰羊欣長隸書父不疑

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爲吳興太

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綃裙晝寢

去博學曰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灌夫

有服往賀毀程不識不許醉紅裙及

衣灌故事皆因周有服取用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畫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

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鸛

鵲軍憑君遍遊湖邊寺張潁晴來已十分

續曰雄家貧嗜酒人希至時有好事者

載酒問奇字厚曰羊欣長隸書父不疑

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爲吳興太

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綃裙晝寢

獻之入牀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次公曰

杜記之言歌曰一加抗下如墜雲纍然

端若貫珠續曰鸛鵲陣名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

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卧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獨

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

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

步公曰杜牧晚晴賦倒冠落佩芳與世

閑疎又曰雲公梁之高僧也以比本長

集 14-39

老心地法門禪家之大要無還先生白

註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座上復借韻送寄歲中通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纒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  
嶠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臘來時雪  
未滋爲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師曰軍中有踏白馬過行師以爲先驅

又曰夕烽過後平安大也師曰杜詩是

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口踏白纒旗羌

婦胡兒言寄遠事物夕烽人醉春臘未

滋言寄歲中假若夢裡吳越之句豈非

形容朝奉因從而思故地乎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中秋冷坐無因  
醉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描毫無忤色授名入社有  
新詩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

次公曰戰國策蘇秦去秦而說秦不下

機又退之贈崔立云擲毫簡簡自不供

阮咸善琴士無貴賤皆爲彈終日達夜

無竹色○若雲師舊註謂江淹誤指惠

休樂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暮而

先生碧雲師亦幾於誤予曰他誤有焉

而此乃借用何必泥惠休之是否况先

生博學無誤耶詩則形容汪留山中之

意而且致規勉之情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  
淨山供詩筆總眉愁雲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却  
罷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續曰莊子有雲船來觸舟次公曰卓文

君眉如遠山○聊者且畧之辭以其興

盡而返也人於春時思歸倍切所謂春

來江上幾人還是已橘千頭見前註種

魚范蠡有經

次韻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頌蘧酒

聯鑣接武兩長身鷁鷺行中語笑親九子美君門戶  
壯八州伶我往來頻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流  
塞塵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厚曰穆父時有九子遂以九子母大夫

目之次公曰先生自抗倅徒知客又從

徐徒湖哲宋時知登元祐四年知杭大  
年知顧七年徒楊此又知定厚曰先生  
目云本欲乞鑑湖就東府對耳○青齊  
從事見前註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先坐看百物自炎涼  
捲簾堂上檀槽開送客林間燭香淺  
量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和詩忙何人  
貪佩黃金印十柱耽耽瓊北岡

先卿曰張籍詩黃金捍撥紫檀槽樂天  
詩風燭樺烟香○前四句美景純後四

句先生自言檀槽謂琵琶杜瓊閣下  
杜詩所謂衡門空閉瓊松鴻之意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  
多事如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  
溪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爲底忙  
老去此身無處着爲翁栽插萬松岡

先卿曰景泰有藏春塢塢前一岡皆松  
命曰萬松岡○膏火指名利言涼者心  
清也詩意皆先生自謂

次韻子端收送保倅翟安常赴關兼寄子  
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卧治雍容已百年  
顧我迂愚分竹使與君談笑用蒲鞭  
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惠連  
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疎賢

次公曰中山定州也保塞保州也卧治

借用汲黯爲淮陽太守上謂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者也續

曰漢制竹使符以竹刻符中破爲二右

留京師左與太守其受代則合符也續

靈運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

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

上○詩意渾雅欲與子由歸老之意亦

不淺

送鮮于都曹歸蜀淮口舊居

爾盡霜鬚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  
朝行犀浦催收竿夜渡緇橋看伏龍  
莫教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千鍾  
子雲三世惟身在爲向西南說病容

次公爾讀如銅碧銅鏡也人春雪白髮

也白鬚雖去而白髮猶在故言依然也

又曰緇橋在淮口引繩架之故云繩橋

昔李太守之子禁龍於此今山上有伏

龍觀焉援揚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沈

官○詩意甚慰此君目通其實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

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暫時假面弄西涼晴燠日肝腸

暖古殿朝真履袖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閑處更

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何用區區賦陟岡

援白樂天詩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

弄獅子學道家服日精月華氣○有酒

然世外之意况輝理俱到

送道士才庸還都嶠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欲顏常

好老不求名語益直詩道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

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續晉詩道初學道時其妻尚在援陶楚

傳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與之

共至酒座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色

○詩律說邵而首聯極有味

和董傳留別董洛陽人龍詩布衣與東安

董游有詩曰古來風義幾少○在世上

州儒士林韓魏公間而薦之已卒

蘇縉大布裹生濕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葉孤

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

婿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續後漢劉昆牧後弟子常五百餘人每

春秋享射常備列此僕以素未結葉為

組豆後唐進士開宴富寄曲江亭其日

公卿家傾城繼觀細中珠軟柳比而至

中東欄之選十八九○詩意甚憐而慰

之然知而不舉亦未免後世公議

刀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誤入仙人碧玉臺一歡那復間親疎杯盤狼藉吾何

較車騎雍容子甚都此夜新聲聞北里他年故事紀

南徐欲窮風月三千界願化天人百億軀

厚史記淳于髡傳林盤狼藉堂上燭滅

主人留髡而送客援司馬相如車騎雍

容開和甚都次公蔡永帝宴要云古飽

曲有北里靡靡之曲而南史徐君璜善

鼓歌好声色載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

時褒陽魚弘亦以豪俊稱於是府中謔

口南路魚南路橋柳子厚詩片為什

竹身十億通上舉頭望故鄉

縱飲誰能問翠壺不知門外曉星疎綺羅勝事齊三  
閣賓主談鋒敵兩都楊柳煙花喜歡扣海中童叟尚  
追徐無多酌我公須醉後蘇狂膽猶軀

次公周官有聖人言言不才問涌之

淺深也次公陳後主於光明殿前起臨

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張貴妃

居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張貴妃

來故有羅綺之勝矣按班固西都賦設

西都賦

西都實東都上人以相解密經杜牧之

詩今日鬢絲憚楊柳茶烟輕暖落花風

厚秦如望今徐福與帝男女二千人

海求仙福得平原勝澤一夫不來次公

趙雲與曹公戰先主明日視戰處曰子

龍一身都為膽也○二詩豪放為與引

據不泥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  
多情猶愛水雲鄉  
功名誰使連三捷  
身世何緣得兩忘  
草歲歸休心共在  
他年相見

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次公方丈仙人因于厚自翰林中出守

故云先之詩一月三捷續莊子不如兩

忘而化於道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  
賤松下龜蛇綠骨輕雲水未渾纒可濁邦峯初見眼  
應明兩庑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厚松栢入土一歲化為茯苓形如龜蛇

鳥獸者最良也次公雲水青山乃湖州

風景○因章七好煙火之事故有此作

今第為卷 十七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

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  
那堪重作看花詩  
門前惡語誰傳  
去醉後狂歌自不知  
刺舌君今猶未戒  
炙眉我亦更  
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  
正是春容最好時

續曰隋書劉若獨傳父敦臨門評議謂

曰吾以舌如度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劉

舌成以謹口厚云昔郭舒為上澄別駕

荆土士人宗廟嘗因酒醉登怒叱左右

抹臉舒為色謂左右曰少君過醉故第



何敢妄動登患曰別驚狂邪詎言我醉  
因進招其昇及其眉頭舒然而受之疾  
遂得免○此作固亦刺然而當時之情不消

宿州次韻劉理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雲何處着春和  
多情白髮三千  
大無用霜皮四十圍  
晚覺文章真小技  
早知富貴有  
危機爲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

次公諸葛長民曰富貴必復危機續陸  
機臨刑歎曰華亭鶴淚豈可復聞乎○  
詩意懷煥時之任人可見矣

次韻李邦直感舊

驄騎傳呼出跨坊  
簿書填委入玄堂  
誰教按部如何  
武只許清樽對孟光  
婉婉有時來入夢  
溫柔何日聽  
還御酸寒病守尤堪笑  
千步空餘僕射場

厚何武爲楊州刺史所奏舉二千石長  
吏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  
奏之抵罪或至死續退之詩頗有夢婉  
婉厚張建封好擊毬之戲韓愈依幕以  
書戒之又贈張僕射詩○跨坊次公爲  
凌跨坊巷之義得之時邦自提舉東京

詳政如此云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  
知我踈慵肯見原  
開作閑門僧食  
冷病聞吹枕海濤  
喧忘懷杯酒逢人  
却引聽文書信  
手翻欲吐狂言  
喙三尺怕君輕我  
却須吞

子仁陸餘慶善論事而誤於判事時執  
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忘甚贊贊欲壯言而頭吞之豈時不能  
容邪卿爲邦直否

城南短李好交遊  
箕踞狂歌總自由  
尊主庇民君有

道樂天知命我何憂  
醉呼妙舞留連夜  
閑作清詩斷  
送秋滿酒使君殊  
不俗樽前客我攬  
須不

續晉桓伊於上所彈箏歌詩以言謝安  
之忠安起攬其須曰使君於此不亢○  
詩意隱然自傷而豪氣亦不除

老弟東來殊寂寞  
故人留飲慰酸寒  
草荒城角開新  
徑水沒長洪失舊  
灘車馬退陪迹未  
掃唱酬往復字  
應漫此詩欲更憑  
君改待與江南子  
布看

厚張昭字子布曲畧曰余長聞劉荆州  
嘗自許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爾也○半正



唯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也○口開新徑

同失舊灘豈壯六乎

君雖為我此邊留別後凄凉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尺樓聞道鵝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續揚雅有田一廬有宅一區○詩極感

悼

### 和孫莘老次陸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

第四卷

二

樂迎送縱堪博早就離去交朋親吏卒却因謔諍得風謚明年我亦江東去不問繁雄與寂寥

次公向秀欲注莊子僦原曰此書詎復

須注下是妨人作樂耳之繁雄寂寥言

郡之如此○詩謂以謔外補之因情甚

落落

###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賴朱絃三數有遺音清風卷地收殘暑素月流天掃積陰欲遣何人賡絕唱痛隨桐葉候蟲吟

續杜詩岑參兄弟皆幻為揚我遠來遊

漢陂厚乳子大木百圍之竅穴風作則

萬葉怒號又曰地動則災發是已

###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槩擁銘籙九日清樽豈復持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道遠瓊館真堪羨取次塵纓未可廢迨此暇時須痛飲他年長劍挂君頤

續曰昔史傳戚勳事云令史張濟等行

城東有新立居問能籙障二十丈又裴

潛妻子繼篋籙以自供是日南都教設

今詩四卷

二

接兵及口晉傳戚揚濟與戚書曰天

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致了生

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事正作癡

後為次耳次公曰道遠瓊館以言張公

之官利子仁曰詩云台我暇矣飲此醕

矣安閑杜詩痛飲真吾師續曰田單攻

狄不能下齊兒謹曰大冠如箕長劍拄

腰攻狄不下繫於梧丘次公曰李太白

詩何必携長劍注順事上階

### 蘇詩摘律卷第四終

蘇詩摘律卷第五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註

次韵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軍喜氣鑾飛花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驂駟金腰  
褭故殘鵲鵲王橫斜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  
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強扶衰白拜君嘉

章孝標賦春雪詩朱門到曉難盈尺

是三軍喜氣鑾飛花公杜詩云雪殘鵲

啼多時玉橫斜雪殘之兒也續左傳敢

不拜嘉○詩因詩而復寓歸雅之情

今第五卷

辰翁製此似制作是已

表第程德孺生日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  
舅壽骨疑知是第兄活萬人寧望報抵求五畝却  
歸耕四朝遺老獨零鵲髮他年樂箇迎

先生自註予與君皆壽貴貴耳德孺在

楚州予在疏皆賦賦微活教萬人○意

謂德孺形休之似心迹之同富語也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閑門野寺松陰

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  
無方道人不惜開前水借與飽樽自在嘗

學曰昔王城之妻謝氏初適之還甚

下鄉似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

也○鮑參止以參為樽時意切實甘然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韵賦詩得人皆苦

癸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試選蒼溪景深  
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  
自馴遠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今第五卷

次公宋玉風賦曰起於青蘋之末今湖

州次公蒼溪四水之一名四水台為一

溪○鮑參止以參為樽時意切實甘然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海鬣要共詩人

把溪月行遭霧雨靈輿國飄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

江淮便應築室蒼溪上荷葉遶門水浸階

次公甲子云左手持蟹螯

紫蟹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知碧甯時作象鼻

甕白酒微帶荷心苦運肘風生看斫脰隨刀雪落驚

飛練不特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慙腹如鼓

太公曰：『運川風生，亦依莊子運斤成石。』  
此續口杜詩：『餐子左右揮霜刀，繪龍金。』

盤石雪鳥

橋上遊人夜未眠，共依水檻立風簷。樓中煮酒初香，  
芡月下新粧。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北牕歸臥，坐  
羲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疎頑不受疴。

太公曰：『顏則顏延之，謝則謝靈運也。又云：『  
疴，疾也。其爲伏一寒一熱，今天不受之，  
則不聽寒熱之侵也。』世事有寒熱疴之  
亦寒熱曰不受，疴則不爲寒熱之事，動心在

今第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堪  
宿，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時日  
照杯。賴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

江應四子由道別來事

和梅丘曹會風賦講

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冠也擇城。竿上鯨鯢猶在  
掩，草中狐兔不須驚。東州趙使飲無敵，南國梅山詩  
有聲。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鳴榔。

續後漢皇甫威明張然明陸紀明並七

後前漢卒賢具子玄成皆以明經歷位  
丞相續前漢石奮子慶謚曰恬侯又後

王文正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中琢肺肝玄晏一生都卧  
病子雲三世不還宮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淡  
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寓波瀾

援晉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稱

疾辭位次公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

宿草而不哭焉續曹志蓋繼陳思王植

余第書

五  
此夢子亦好夢有夢者也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遠郭知魚  
麴知如連山覺節香逐客不妨負外置詩人例作水  
曹郎只慙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續白秦始皇時一切逐客居在遷謫降

官按州刺史司馬者皆負外置厚曰來

何遜唐張籍皆爲水部郎以詩知名檢

校官例折吏多得退酒袋○先生以詩

貶酒官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入廷  
余於女王城東禪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垂村稍聞決決流水  
谷盡放青春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  
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子仁曰古詩春入燒痕青次公曰先生

集中華花兩絕乃欲至黃州時詩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

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

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

余第書

六  
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渴思茶謁扣門那知竹裏是仙村已聞龜笑通神  
語更看龍蛇落筆痕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目擊豈  
非溫歸來獨掃空齋卧鬱鬱微言入夢魂

次公屈原既放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續莊子載仲子見溫伯子而不言曰

苦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言聲矣

○微言必有實事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篇讀至  
夜半書其後

三  
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並浩然暫借好詩消永  
夜每逢佳處輒參柳愁侵研滴初含來喜入燈花欲  
闌却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厚王維待詔金鑾召著然商較用  
雅乃竹書而退○有所謂詩律佳處參  
神乃其句之妙也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南山北闕兩非真東顧西湖迹已陳  
季子來歸初可喜老聯新沐定非人  
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  
息勻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溪春

全第五卷

年孟浩然詩且闕休上書南山歸歟  
次公言東顧之西湖蓋先生在杭州與  
趙德麟同治西湖也蘭亭記上俯仰之  
間已為陳迹續春秋元平八月季子  
來歸谷祭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  
歸喜之也厚莊子孔子見老聃聃新沐  
方將被髮而冠忽然似非人孔子便  
待之少焉見曰向者先生似違物而人  
而立於獨也越用次公曰此生發之  
云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 恩貢授檢校水部

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簡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是風吹面走馬勝鬃嘶人却  
對酒盃渾是夢詩筆已如神此笑何  
必深足為福祿從來豈有因

意其自適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歇低  
塞上繼歸他日馬城東不關少年難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唯陽老從事為子投檄向江西

全第五卷

曾知詩興難東郊道又隔關門自  
言澤弁官歸家負酒酒管從人飲  
雖學詩亦病入言以法為妻于田  
園子下微乞以官爵贖子官賦  
州監酒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柔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歲寒人  
回頭白笑風波地附眼聊觀夢幻  
身北牖已安閑令榻西風送遠度  
公臺更接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  
裏舊中

任陶潛云夏月南窗開高卧  
惟空持此情時華歲寒人  
情庭老反被

地北官途乎夢到身出佛經史公壁見

前計

接果移花看補離腰鎌手斧不妨持上郡新事長先到老園閑談未易欺釀酒開門開杜堯殺牛留客醉耕縻何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極左掉顛

子仁杜詩亦離補破籬師鮑昭樂府詩

腰銀刀葵雀同位後難勝次公班固賦

降上郡而歡方國又論語吾不如老圃

子仁隋末范頤高雅賢謀亂時劉黑闥

屏居漳南者特論之黑闥方種蔬即殺

六事卷

九

以斗典之共飲之杜牧之云散子巡

象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

次韻曹九章見贈

遂瑗知非我所師疏年已似手中書正平獨肯從文舉中散何曾新孝思青劍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無疑雞豚異日爲同社應有千篇唱和詩

缺手中書謂四十九也厚後漢橋衡字

正平世養孔融後晉橋康轉刑東市顧

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曰昔者孝兄嘗從

吾學廣陵散吾每新固之廣陵散於今

絕矣翠杜詩大得錢郎相覓沽酒不復

從後韓愈詩頗爲同社人鰓豚熟春秋

次韻孫松丞見贈

感懷清裏似變風老來詩句耳偏聰迂疎自笑成何事今淡誰能用許功不怕飛蚊如立豹青隨白馬過雷虹吟我相對忘三伏擬泛冰溪入雪宮

次公般師有耳聰之疾聞蟻動如牛闌

又白樂天曰笙歌鼎沸勿作春淡生活

先生自註湖州多蚊豹脚尤毒雷虹吳

江亭名

今集五卷

十

次韻孫松丞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不辭中路同補明艤舟若雪人安在下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與君蓋亦不須傾

厚韓愈詩能頭拜東野陶潛傳王弘每

令人候之密知其當往房山乃遣其故

人云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厚若

雲湖州二水次公千里論交即結康呂

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也錢孔予與程

了相遇傾蓋而語



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  
將濟謂能來阮籍醉宜直欲更朱雲  
好詩衡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遺聞  
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阮籍傳太尉將所開籍有馬才而辟  
之籍請都事奏記求免初情疑籍不至  
得記使然遂卒迎之而籍已去齊大怒  
於是卿鄭共喻之而就此後以病歸厚  
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貢主禮因  
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之事今當我東歸  
可以觀四方之奇士雲曰小生乃欲  
吏部安不敢復言後鮑參軍明遠又等  
贈送為臨海王手頃前軍中府憶李白  
詩清斯度開月後逸想參軍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  
眼暈見花真是病耳虛聞蟻定非聰  
酒醒不覺春強半睡起嘗驚口過中  
植杖偶逢為客客披衣閑詠舞雩風  
仰看落葉收松粉俯見新芽摘祀叢  
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朝不到武昌宮  
廢與古郡詩無數寂寞閑窗易通解  
組

歸來成二老風流它日與君同

次公自樂天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  
是春又佛書云空本無花病者妄見續  
昔書殷仲堪傳父嘗惡耳聰聞牀下蟻  
動謂之牛聞也厚誦語子路從孔子而  
後遇丈人以杖倚篠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  
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  
宿殺鴻為黍而食之次公曾點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黃州對岸武昌縣

次韻答子由

平生羽羽寄衝風此去歸飛識所從  
好語似珠穿一戾心知膜退重重山  
僧有味寧知子離更無言只笑像尚有  
讀書清淨業未容春曉敲千鍾

次公柳子厚詩翻愁村翁上青簪又文  
選衝風起兮橫波子仁傳云衝風之末  
不能舉羽羽續杜牧之詩家住城南杜  
牧傍一枝月桂兩回芳山僧却未知名

姓始覺空門氣味長厚退之南遷下條  
昌胤作龍吏詩往龍頭走潮州尚幾  
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以龍吏重首  
笑官何問之愚譬如京邑何由知東  
吳潮州底處所有罪乃鼠流懷幸無負  
犯何由到而知

次韻道潛別

為聞廬岳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別  
語尚嫌剃髮有詩斑異同更莫疑三語物我終當付  
八還到後與君開北戶舉頭三十六青山

第五卷

十三

次公曰攀宿願西攀慕也任唐僧詩云  
髮為作詩斑續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  
貴名教於老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  
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  
三語掾厚懷叢經佛言明還日輪暗還  
里月通還尸牖壅還牆宇投還別須  
虛還空鬱激還塵世間一切所有不出  
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次  
公三十六峯以言嵩山○後二句若與  
然釋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華飛旆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  
塔五年雲夢澤南州淒涼楚些緣君發離血秦淮為  
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公臨平山在杭州仁和縣又杜牧憶  
齊安郡詩平生願足處雲夢澤南州即  
黃州也又宋王祐寓於南句處有夢字  
語楚人之語也○餘杭元前註挽舟事  
先生自謂一篇皆然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知力情是家傳思種蔗五十  
本大勝取禾三百石若得夷君連北宅故應終老忘  
西川短衣匹馬非吾事只與閑門不問天

厚矣之為勸德大可觀也口授百本蔗  
五十本蔗一田知力情不緣不種胡暇  
禾三百石若得夷君連北宅自斷此生休問  
天○餘杭先生自謂一篇皆然

次韻滕元發詩仲途秦少遊

三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  
芥自慙潢潦薦溪蘋兩邦旌幟光相照十畝鋤犁手

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上同馬相如子虛賦子虛過宅為有先  
生言辭齊王曰楚有上澤實見其一石  
曰雲夢方九百里人為有先生之言齊  
曰秋田千石五彷彿乎海外各若雲夢  
者八九於其曾中曾不芥磨摩左傳潤  
漢昭記之毛資汗行跡之水可為於鬼  
神可居於上公獻前漢賈誼之傳君房  
下筆言語妙天下厚後漢馬融上東巡  
頌安帝司其文○二公兩拜皆指勝計  
野人編中先生自謂

次韻蔣穎叔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  
恨枕中春夢不多時墳林花草開前語毫毫溪山指  
後期豈敢便為難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

蘇軾武帝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遠樹  
三匝何枝可依○鷺鵲未交一棹自隨  
先生言生位未久而復改郡江上風浪  
獨官途之險枕中春夢謂任官易過毫  
畫喚作常用宜與先生與語叔早約卜

舊今時則未可去

和王荅二首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開道騎鯨遊汗  
漫憶曾捫蘿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  
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誤河東注問蒼旻

厚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逢若士謂曰  
子虛矣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拔  
晉書王猛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振溫  
入關猛被褐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捫  
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次公選

次韻

詩驚有無全目諸葛亮與關羽書曰勝  
未足解之絕倫逸群也子仁杜詩獨有  
映成河經天復東注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江淮  
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  
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開

仲文選魏文帝典論之文曰文人相輕  
自古而然傳教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厚非渠舊引黃河元豐中始以冷水易  
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又南山四川

之山次公長橋泗州之橋又曹子建詩  
飛蓋相進隨○生還謂道路無恙而還

次韻張琬

新洛霜餘兩岸陸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  
士樽酒相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  
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師亦梁舊引黃河水元豐中始以洛水  
易之謂之清汴或云新洛厚禮諸侯不

臣寓公○應埃西風見前註

和人見贈

第五卷

古

只寫東坡不着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  
起衰髮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寵婦洗  
盆餅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鎮李密有歌妓名雪兒次公禮記吳者  
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殷兄寒潮不應淮無  
信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  
公榮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辭

次公言白樂天也自號醉吟先生嘗請

江州司馬張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

少年廣文呼張文與我兄援晉書王戎

與阮藉飲詩見○到○劉昶字公榮在

坐○過○少○不○及○事○起○悲○色○成○興○之○化

日籍曰如何知人曰公榮不可不與

飲者戒○公榮則不飲不三飲唯公榮可

不長飲飲齊竟陵王○良常夜集學士

刻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

第五卷

古

落○山○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  
素波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鎮老云云知我者希則我貴大抵音韻

何夕時通於雷澤常細得一纖梭掛十

臂有頃需雨化為龍而飛去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艫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張已應煩百  
兩擊鮮無父○瀾諸郎問禪時到長干寺載酒閑過綠  
野堂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涼

次公蒜山在潤州朱雀橋在江寧府甯

之禮也。薛疎廣疎受乞骸骨歸東海。故人設相道供張。東都門外送。中教百兩厚。前漢陸賈分金與諸子曰。興汝約。遇汝汝。給人馬酒食。飽歡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遇它客。率不過用過教。擊鮮。母父。潤汝爲也。又公三千生。冬在連鎮。德。謝文常。前王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及桑榆。自禁至此。止於終。終。陶寫。作。恐兒輩覺。損其襟。無之趣。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醺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  
斗今年並落囊如小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  
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厚漢書年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  
生食之衆人食之

次韻徐積

鷓鴣未肯邀李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憶裡  
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  
暫陪若說峨眉眉眼前事故鄉何處不堪回

莊子子與與于桑反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裴飯而往食之六公往南子云掘市學也樹青槐援宋玉風賦云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飄然而至者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次公峨眉山在嘉州

次韻趙今鑠

東坡已報六年懷惆悵紅塵白首郎枕上溪山猶可  
見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落筆風生戰  
堵牆端向窺間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爲鄉

次公莊子言處桑子北居畏堂之山  
許畏堂人懷先生任黃州凡跨六年故  
云先生至常州以選哲字即位復朝奉  
郎知登州至登州五日召爲禮部郎中  
則所謂白首郎者謂此也續晉書王戎  
有人偷鑒識常曰王街如瑤林瓊樹自  
然是風塵表物厚杜詩集賢學士如堵  
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次韻王震

爲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

論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  
病顏詩酒暮年猶得用行休高會許時攀

蘇詩摘律卷第五終

次韻周郊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  
市有如陵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  
已歸河日西湖尋舊賞從煙疎雨暗漁蓑

蘇詩摘律

卷五

次公西湖足言杭州西湖也先生與周  
祖舊遊之地口詩皆先生自謂有不  
得志之情

蘇詩摘律卷第六

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弘集註

次韻胡完夫

青衫別淚尚欄珊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  
關朝來柱笏望西山相隨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  
夢間萬事會須答伯姑白頭客我占清閑

蘇詩摘律卷第六

次韻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染髭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鑾  
殿遷客來從飯顆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  
劉間便須置酒呼同舍看鵬飛龍出帝閑

唐李嶠為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筆



特令備高之厚劉劉散父子俱以文

章學衍伯範翰林學士初除例賜名馬

次韻李崇大轉

掖垣老吏識君郎並聯人街兩絕塵  
種夜光那復困無因豈知西省深巖地也看東坡病  
瘦身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飲只三人

新小予夫子奔遠絕塵塵入苑馬皆  
似其先天馬子也詩意不覺喜慰如此

次韻香滿恩復

自甘茆屋老三間豈意彤庭綴兩班  
紙落雲煙供醉

後詩成珠玉看朝選誰言載酒山無賀  
記取啼鳥巷有顏但恐波祥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次公此詩乃先乃還朝在西掖時所唱

和援李白憶賀監詩終山照賀老顏異

苑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烏銜鼓集顏

所居之村次公片氏春秋十份之山而

故特至其上凌達故也詩比謫時自不同

和人假山

上黨樓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  
試觀煙雨二峯外都在靈仙一掌間  
造物何如童子戲寫真聊發使

君閑何當挈取西征去畫作園林六曲山

仕上黨山在河之東御廟顏商山也厚

華山首陽山黃河流於一山間古語不

測仲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通流今華

山有十跡仙掌峯是也次公佛書童子

聚沙為鐵

次韻李脩補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  
豈意青天掃雲霧盡呼黃髮寄安危  
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  
我欲折繻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

次公此詩蘇林曰繻帶遂也昔聞出入

皆以繻口十年流落與魚鳥自知先生

言謫徙不一如傷悼之也首聯則謂今

朝廷清明皆取舊人匡政所以得預蓋

喜慰可折繻者知李之賢欲裂其繻而

留之奈相位未能若繻衣之賢為其惜

此生別袖幾回麾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堪

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

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

續江魚江水後漢姜詩妻龐氏故事○

前四句先生自傷向時遷謫之情後聯

言人生窮通不同而思家則同惟老來

送客之際倍於思家本意免傷離也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

守色憂當爲念先傳書空齋覽新詩健把蟹行看樂

事全責却老驄爲酒直大呼卿友作新年

紙莊子醉者之墜車膏肓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詩意蓋戲而慰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曉畏日時先瞰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詩新疑有

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瑣

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解衣盤礴亦君恩

有物謂有神明助之心空無根出佛書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

道空教何遜在楊州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

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虛名應未厭窮愁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公

意黃髮聊知子建心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

孤斟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醉墮簪

次公謝安常當雪內集而元史記淳于

髡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

酒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

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釣天一餉夢中榮

厚相如賦有化屬車之清塵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懽勝角一日微雪

寬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孤貂鏤銀錯落翻

月剪綵綰紛舞慶霄騰雪強飛繞到地曉風偷轉下

驚條脫冠徑醉應歸卧便腹從人笑老韶

厚後漢侯霸建請每春行氣天

慶霄字出文選鏤銀錯落指輪蹄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紛七葉貂莫笑華顛羞采

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懶猶能出

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續左太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刊漢和  
○詩意不覺春怨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什鼓旗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  
物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  
華滋故應好語如肥瘠有味難名只自知

援師書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卧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  
病時因送客見車轡搔頭白髮秋無熱閉眼丹田夜

卷第六

自存欲息波瀾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紙漢有八牛弩以射使軍矢及十里次

公末句蓋有所激豈越州首篇有勸莫

多言之意乎○羊羣比衆民欲善牧之

也波瀾言宦途事

次韻袁公濟謝芎薇詩

燥吻時時着酒濡要令卧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  
涎汗水流散始信吳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  
眠夫美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驅

續左傳楚師傳蕭無社與司馬卯言號

續中

次韻周禮惠石鉢

銅腥鐵澁不宜泉安此蒼然深且寬雙眼翻波湯已  
作龍頭拈火柄猶寒舊新遊少茶初熟水清雲蒸  
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厚不累輕句云龍頭縮首龜縮淮南子  
函牛之鼎鼎則煖不得置一足焉

和州除夜雪中黃定送酥酒二首

莫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黃沙舊遊如夢徒能  
說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燒燭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

卷第六

成花使君羊六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謀

次公述客先生自謂昔州之謫也

關石土酥黃似酒楊州雲液却如酥欲從元放覓桂

杖忽有麴生來坐隅對雪不堪令冷幾隔松應已壓

歌呼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挑牀頭尚一壺

次公杜詩金坑土酥淨如練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汴王峯明  
剝隔淮雲海暗人家來幾有信迎三白蒼龍無不  
六花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雁

廣蘭花與雪花皆六出次公杜詩守歲

同感家

分無纖手裁春勝况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毚失環  
路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賧寒生暈我亦飢腸夜  
自呼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囊

次公蜀中人家多誇婦女以點酥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交仍分鱖尾魚陋巷關門負朝  
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膾稚子歡尋尺  
素書醉眼朦朧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續詩鮒魚鱖尾

謝人惠雲巾方舄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  
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恰未容陶令舊  
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

續頭巾起後周陶潛以葛巾漉酒

胡韓短靴格高繡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  
鳳輕身只欲化為鳬魏風編倫堪羞葛楚客宜象華可  
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便於禪坐作跏趺

續曰詩魏風葛屨制屨也楚公子春中

右客皆稱味復張武常自稱脫看

次韻長安書院同饒魯少卿

琉璃百頃水風靜平湖響簫聲車馬塵疎松欹曉  
照伶僂寒蟬抱秋花困眠不覺蒲楊柳路相將踏  
桂華更看餘山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子仁仲中意指月也海王恭於雪中披  
氅氅而竹孟我視之曰袖中

送孫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  
壁云雨細路隔飛龍窺窺黑暗通蠻竹塔開黃連採

蜜花共惟何南門下士不應萬里向長沙

其人高年為黑頭緇曰蜜字之角鴉見  
其影則為禽受知於長沙相而此州風

土大類長沙

次韻孫羊老見贈時羊老移廬州因以別  
之

爐鑪一手張形殊造物無心敢望張我本疎頑固當  
爾子猶論落況其餘翼黃側畔雖言政羅趙前頭日  
駭書惟有陽關一杯酒慙慙東宮贈離居

厚曰昔衛恒傳事叔孫亮元初也後

英正時見補故伯英自補上已崔村不  
足下方雖超有輸口先生言羊老賢能  
尚爾淹留補外死代之跡視乎嘆惜之  
情溢于詞表

陸龍圖統挽詞

挺然直節壯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  
產還車巷哭六州民塵埃壅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  
燕新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

師禮表記為繼以俟絕氣晉手枯卒南  
州人聞事之莫不號慟罷市巷哭

都有思賢之費歸安

堂頭寺送宋

相從頃蓋六今年送別南臺便默然此夜更歌金縷  
曲他年莫忘角弓篇三年不顧東鄰女二頃方求  
田我欲歸休君未可改先方議斷龍泉

先生是日與宋君同茂松寺中厚左傳

韓宣子聘魯韓子賦角弓宴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

此則以無忘角弓之旨故筆字先與

雷震樓其考之文燦曰十之問

異氣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可有豫英  
郡城即補煥為郡城令煥到縣撫獄  
是得一石亦山中自刻並刻題一曰  
龍泉二曰太

王定民

開緘奕奕滿銀鈎書尾題詩語更道八法舊開  
史五言今復擬蘇州筆蹤好在留臺寺旗隊遙知到  
石溝欲寄望須并墨紙請君章草賦黃樓

少張長史草書仲遠書有八法詩曰  
之章草蘇州五言詩高雅成一家之止

賀家古第章生子

鬱葱佳氣夜光隱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為湯餅  
客惟愁錯寫書為書家重新婦賢相解阿大中郎喜  
有餘我亦從茲識奕物試交陪省定何如

劉禹錫送張繼赴興詩小生始慙孤

小作坐山賓引第舉湯餅詞天麒麟

也林甫第子美度更誕子林甫子書慶

之曰聞有弄璋之慶客親之皆神口也

厚晉王渾妻鍾琰生子濟時自稱趙底

而過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後曰若



世新錄行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

### 引蒲醉吟

千章杞梓隆雲天博收老鄭度喜氣到君浮白  
裏豐年及我持冠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雞  
萬竈煙太息何人心帝力歸來金帛看顏肩

續沈荊文侯飲舉臣酒曰飲不盡者

浮以大白次公選之城南縣司河熟塘

### 名頓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盤前冰沼想生鱗老來祇伴紅裙

### 醉病起

醉病起空驚白髮新外使君鳴鼓前試呼稚子整

冠巾曲欄幽絕寒窗一掃郊原浩蕩春

次公公孫讚言鼓角鳴於地中太守之

出得鳴鼓角○米○句先生非直謂尋

春蓋將諷時事云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

### 首

亂山滴翠衣裘重雙闌響空聽戶挫飽食不嫌溪菊  
瘦穿林閑覓野芳苗却愁縣令知許寺向喜漁人爭  
渡橋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

公慈伯縣令知山有送迎爭涉是使  
舍者與之爭席之象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腹不擬懷良遠共疑楊惲非鉅  
豆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尚食彭澤米夢歸時到錦  
江橋宦遊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厚楊惲答孫曹宗書其詩曰田園

山無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笑人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漢宣帝聞而罷一

橫劉章客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無

飲進歡舞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太后曰

### 本集

### 上

若生而為上丁安知田中事曰深耕熟

種苗欲疏非其種者種而去之太仁

嘿然次公先生之意以為方仕宦之際

而欲自放於田園人之所疑而不信也

又退之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

### 祭常山曰小獵

青蓋前頭點點黃旗兩下江長闊弄風驪馬跑空  
立越免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嶺歸來紅蕖滿  
征衣聖朝若用西涼薄白羽猶能效一揮

厚曹頌榮傳序王問台為大司馬下簿



寶山新開墾

緡祿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下得佛

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黑短放之則

右於凡為界形也

蛟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蕙死蘭枯菊亦摧  
返魂香入嶺頭梅  
數枝殘綠風吹盡  
一點芳心雀啀開  
野店初嘗竹葉酒  
江雲空望客星回  
行當更向欽頭見  
病起烏雲正作堆

次公文酒清話載王勉嘗作雪詩上奇

陽縣令云上天燒下豆耕灰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老衍清篇墨未枯  
小瓶新作語尤殊  
呼兒淨洗涵星硯  
爲子賡歌隘月湖  
聞道泮江空抱耳  
年來未肯自

樓陽卽世之子野王當時謂之小德君  
南溪卽此湖卽古時柯江也河影如  
大龍川故名之焉

余主簿母挽詞

閨庭肅王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社中  
魏却因麟趾識關雎雲朝恩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  
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洒向老萊裾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街槐綠闇雨初勻瑞霽香風滿金堂清廟幸同觀濟  
濟豐年喜復接陳旌宸容已霽天苞揚俯伏初嘗貢  
茗新蟄路歸來聞 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厚豐年十時東風吹起雲云

栗陳陳相因

入仗魂驚魂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  
暉暉日傍金輿轉習習風從玉宇來  
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逃三槐  
道傍儻有山中僊問我收身早晚回

次公金輿以言于之東輿也思曰不

都賦周章夷猶注周章夷猶思恨不知

所之也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

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

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數

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頭白髮自相遙

帥口金明池設水戲作魚龍鳧鴈之戲

談機在內皆如真焉厚曰王戎常經黃

公酒壚下過劇謂後車客曰吾昔與松

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自猛

阮云亡者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

雖近越若山河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韵答之

衫絺方暑亦堪朝歲晚懷臯紹共喜驚鴻歸禁

禦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絛我似枯桑不

受條強鋪霜須辨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

厚曰戰國策蘇李下黑貂之裘弊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溫助如君合珥貂誰惜異材蒙桂

子自慙枯枿借凌雲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

綴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山出端冕作咸韶

續曰亮之樂曰咸韶之樂曰韶師曰奉

常太常山

次韵王輩顏復同泛舟

沈即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腹十圍蹀躞身輕山上

走權呼船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毛

塵飛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續曰沈昭異嘗過王約張目視之曰汝

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異

那何乃瘦而肥杜詩取樂喧呼竟船重

次韵王公揚在道詠詩一八如白雲西

京雜記載戚夫人善為折腰舞後漢符

融中禽袖高談如雲先生平生酒

落不羈石錢塘前日遊樂不減此興曰

田頌四十二年非始謂如一夢耳興淺

公知非字不同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南浦淒涼老逐臣東坡迷往盡幽人杯盤慣作陶家

客絃誦嘗叨孟母隣尚有升堂他日約豈知負十一

阡新今年我歎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

次公曰南浦逢先生自云續曰晉詩  
致親沒葬毀員土成墳不受鄉人之助

卓公半信二十一年宰下小似矣注

半家也口陶家來陶似非剪以故事先

生必與清交好而知李氏之賢故云尔

次韵王庭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噪離上樓筋力強扶持對花把酒未甘  
老膏面染鬢聊自欺無事亦知君好飲多事終恐世  
相縻請看平日街杯口會有金椎爲控順

次公曰劉夢得詩近來時世性先輩好

次公曰金

次公曰金椎控順出莊子先

王引爲句太靈但前六句無佳

次韵王定國得頌侔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爲文不受塵一意固應歸地  
籟餘波猶足挂天紳買牛但自損三尺射鼠何勞挽  
六鈞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春

任曰莊子地籟則多竅是已又云大塊

意氣其各爲風是唯無作側方竅怒

先度曰魏杜襲言一鈞之弩不爲鼯鼠

而發機次公曰百花潭應在穎州厚曰

歐陽文忠公自號醉翁後任常清山生  
詩謂定國之才足可大用非願他得  
以居之蓋事而惜之耳

滔滔四海我知津母使先生枯杖甚自少多言聞晚  
道從今閉口不論文灝翻白戰博中酒歸煮青沉坊  
底芹要識老僧無盡處前牛蟻不曾聞

次公曰老子多言數窮又莊子載孔子言

丘之晚聞道也子曰無正旦元會設白

獸搏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人能

獻直言者則飲此樽飲酒口先生深傷

次公曰

世道之衰蓋欲閉其聰明曉然以目塞

焉

次韵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問李  
孟與子不妨中聖賢卜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  
南川此身正似蒼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次公曰晉王湛傳王濟之叔父也濟於

市橋其美帝曰誰美曰山濤已下魏舒

已上湛聞曰飲晚季孟之間手先生

善不特傷定國醉陽州之久而憚已之

情亦自不折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韵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村老  
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  
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惜香先返正梅魂

次公曰十洲記聚窟州有返魂香○盡

處村謂其地遠而僻老計曰漸成蓋先  
生謫彼始理生業九重舊巢乃李處中  
所謂鳳巢西隔九重門勾中亦非生字  
直史記及謫去賦時亦載三館故云漸

今第六卷

下二

仲集里自月既望釣石以見此地老  
遊之即與東風約今日者考前卷此月  
日有六清郭二門春故云

地爐

細聲蛩蛸發銀鈿○橫眠大木明○衰髮鋪殘雪  
細壯心降盡倒風○自掃所遺鏽鉢○倦聽山城長  
短更聞道時頭○惟竹人應不解離愁

次公曰蘇東坡詩○王曰寡人心降如思

庭破曰石鼎○自詩於地○寂微作金  
聲○安涼感時之意托此而發

客組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  
坐乃無一事

病怯腥鹹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重使君不復憐鳥  
攫屬國乃將撫鼠餘老去獨收人所棄悠哉特到物  
之初役今免故孫郎笑綸怕蒙頭讀道書

板曰莊子老聃方沐孔子見之曰請問

所遊曰吾方遊物之初次公曰孫策字  
伯符人呼之為孫郎江表傳曰策款新  
直士于古諸將勸之策曰昔年陽後津  
為交州刺史於前聖典廢漢家法律嘗

今第六卷

二十三

著綸怕煩最忌煩香諸邪俗道書云以  
山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  
長悟耳○不濟為擾方將撫鼠善形寒

然肉人棄我水為時而言時到物初其  
清坐自解之境也

王鞏屢約重九兄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  
官渠交且見寄次韵答之交頗文雅不類  
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老守無何惟日  
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花枝不共秋歌帽筆陣空來夜

所營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

續曰南史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十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十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援曰梁曾景宗振旅凱入帝於光華殿宴飲聯句帝令沈約付約時約已尽唯餘曉病三字景宗便操筆成

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進

盤餐蒼耳千歲姿肯來杯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掃白聊煩鸛踏枝醉裏便成歌雪舞醒時與作詩

風韻馬軍走逐非無意王帳人閑合有詩

次公曰史記載千歲之龜其大如錢遊於蓬萊之上鸛踏枝言松也厚曰杜甫詩云洗盡開扉對馬軍次公曰王帳將軍帳也口歐公有白戰體蓋欲憑此以掃却白戰或謂以松枝圖掃白壁不可但於松醪無意義

蘇詩摘律卷第六終

蘇詩摘律六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長垣縣知縣無錫劉宏集註不詳時代惟取蘇軾集七言律詩注之潦草殊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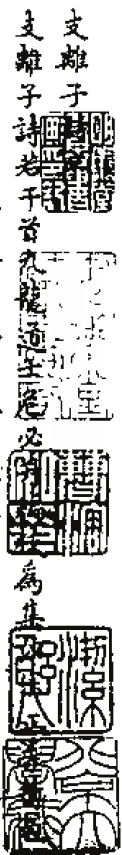
# 支離子詩一卷

〔宋〕黃希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支離子集

一卷》提要



支離子詩一卷。黃希旦撰。希旦字子樵，號支離子，樵人也。姓黃，名希旦，去家爲道士，熙寧間解於京城，後有見之於蜀者，故相傳爲神僊。其徒尤喜稱之，像設嚴事，唯謹。然未有能傳其詩也。夫道家者流，以爲宗以長生不死爲極，然自有其殺以來言語文字時，多則無非果無所傳，鍾呂之徒，策幻虛忽，豈持未必有是事，併與其人亦未必有之，則所謂長生不死者，又果安在？若支離子者，固樵之長才秀民也，悅於異教，常性興趣，其意雖欲藉風馭氣，游於無極之表，而其所以自見者，卒不能離乎言語文字之習，則彼豈以神僊爲真不死者哉？今觀其詩，大抵冲澹閑適，草木禽巖，親川居之意，爲多，不汲汲於富貴，而能全其所守，以去。既在儒家，則林逋魏野之流，雖不以支離子名，亦足傳矣。然世之爲詩者，何限？歟？轉雲落與其身俱化，亦多矣。而是集獨存至今，則以其徒指爲神僊之迹，而奉持之也。夫支離子之所以傳於世者，以像非以詩也。既像而可傳，則何賴乎詩？仙而爲詩，則詩之可以永其身者，甚於像，而支離子之託僊而逃者，也可不傳乎？吾故表而出之，使世之讀者知見其人，則所謂長生不死者，果在詩不在像也。淳祐辛未元日，烏山方澄孫序。





明師謝與怡嘗提點樵題之九龍宮宮有支離子詩若干骨刻  
而燬燬而刻者屢矣比歲兵興而宮之詩刻復廢師將重鐫舊  
本于所募輜路之巖、堂諸序其端夫情發於聲而詩古乎高  
支離公志於仙則其形於聲詩也空古乎仙矣儻之為道恬超  
虛靜脫落纖濁蟬蛻魏秦觀照獨存篆文反人為七蓋以仙道  
實也與常人殊也苟善是術則其詩矢口而成應機而發非由  
天性中流出其非道妙豈待屑、求合乎詩之矩度而後為詩  
哉若其心胸含蓄萬靈窮搜百態構思運筆隨物賦形小篇大  
篇異體長句短句錯出音節諧宮商氣勢傾江河此學優才賔  
而專力於詩者能之非仙家所事矣余曩吏於郡暇日訪郡故  
實以仙名者喬曰禾平張仙丹臺黃仙翁即支離公也復其蹟  
而咏其詩非有通者能如是乎求其道者固將不廢其言此詩

之所以燬燬而屢刻也前序論仙有無評詩工拙益各有見予  
與與怡遊從之密弗獲解其請故又述臆說以屬前序云至正  
二十二年十一月八日豐城朱子智序

支離子詩集目錄

性情

春日書懷

和守道苦吟

水心亭

題澄江縣壁

郡齋雅歌堂

道人山

贈遠人

賦分

錢關少卿

懷中孚

頤真亭

採藥

和人秋感

詠竹

登高懷古

越王臺

二月春將半

寄題修山主

送文甫西嘯

糖夕登樓

晚眺

寄友人

遠游

桂華軒

秋半

讀楞嚴示初進

謝益老

題葉狀祖延壽亭

和人見贈韻

錢元使君詩中時為郡寄

和韻子美見貺

寄友人

遊九曲

香廬子披戴  
簡襲慶齋主人  
即席和人見贈  
次饒忠齋韻  
挽吳太保  
古意  
寄益老侍官南康  
竹洞  
燈夕和韻  
贈賢上人  
陪夏令遊西庵  
讀禪月集

次韵酬金公

贈張侍禁

送朱羽士

寄李孝師

還夏令詩卷

竹宮擬祥池

野鶴

謝人惠長生雞

此君

寄日

史館出都君澤感而作書此勉之和蔡侍郎

和蔡侍郎題鍾玉堂真蹟

謝人見贈

寄友人

和賈鴻舉移竹

寄吳益老

觀申公山水

靈地

和新筇韵

和伯春韻

閒居三首

謝人惠星冠

送朱秀才

游魚

投亭峰

和惠賤并佳句

請方干詩

渡江

送君師

感時行

贈高龍朱處士

送吳益老

錢孫明叔歸鄉

九天彌羅真人支離子傳附

支離子詩

性濤

性濤人事拙思向遠山居欲得是非少先空來住疎著鄰惟水竹良友祇琴書冷淡生涯外逍遙空任虛

顯真亭

蕭去舊蒿萊開亭養聖胎開闢虛室白隱几寸心灰池為龜蛇蟠竹因鸞鳳飛應隨奔馳者何處問丹臺

春日書懷和韻

二月又將半閒居與君何芳菲殊未賞泥濘阻相通華砌饒苔蘚柴門長薜蘿韶顏宜自惜隨分育天和

采藥

采藥山中去扳躋不覺賒溪源興俗迹滿地足靈芽若遇陰留

雪溪澄淨見沙可憐名利客應笑此生涯

和守道苦吟

清去才豪客關心盡付詩吟餘萬象寧搜極五神悲句可傳千古名非賸一時我慙酬和處還似敬黎眉

和人秋感

烈士悲秋興高吟擊太阿功名辜壯志歲月歎流波永巷砧初響荒苔葉漸多靈槎如可釣從此泛銀河

水心亭

為愛方池淨危亭此構新寒光搖玉鑑晴色藏金鱗月上驪宮曉蓮開水府春主人能息慮四座絕紅塵

竹

生涯何所有滿砌植琳琅瘦影碎秋月健梢橫曉霜且從喧鳥



此終待集寶鳳吟統都忘却誰知此與長

題安江縣驛

舊俗雖頑驛共知所將高擢要惟從菊園園欲生萬遇客開機  
咏皇家合寵褒古來賢宰邑能幾擅風騷

登高懷古

天氣夕陽清極懷上古陵光松寒瑟一秋石瘦枝一  
滿紅塵歲月增只今高處望曾足幾人登  
塚新綠

題齊雅歌堂

池上堂新構公餘此雅歌陽春誰繼和明月夜相過

題王臺

紫臺枕古丘伊昔趙王遊輦轡今何在淒涼州木秋

道人山

屏列郡南隅子真嘗共憩雨欲濛人間雲霞光掩蔽

二月寄將半三首

二月春將半幽居掩竹齋白懶疎懶甚苔蘚滿空階  
二月春將半寒暄知雨中華前輕薄子醉倒笑春風

送文雨西嘯

家世積儒學高門尚素鄉書重捧去月桂定攀歸預想披藍  
使行當易採衣異時如見訪林下亦光輝

和張侍禁韻錢開少卿

嚴守返神京丹青指去程三主新就命四偏甚聞根難從棄泰  
興空流曲水清幾多遺愛在棠樹滿却榮

夜夕登樓

高閣倚斜陽登臨覺倍涼蟬空自悲歸燕為誰忙蔽日雲頭  
猛沿山雨聊長竹即歸上景翳華初滿湘

懷中孚

睽違離木久南走夢魂多客路家飄梗年光嘆擲棄凋墮苑  
林風起洞庭波舊約龍山會歸來赴得麼

晚眺

晚涼思遠眺策杖出松林車馬自來往路岐猶古今商飈未落  
葉永巷已鳴砧自笑眠雲客因時感微愆

喜盧子波戴

夙想有靈骨幼知來道家未能駕鸞宮且喜披雲寶功德名如  
著連並路不賒真同奔競者碌碌耗年華

寄友人

性僻少知己惟君日往還聽琴憐淡靜酌酒笑難俗眼從它  
白吾儕且任閑生涯人莫問到處有雲山

簡裴慶齋主人

雨過浮山好無如盤慶齋主人操大雅樓閣俯蒼崖松碧接新  
柳庭黃發嫩槐登臨詩酒興此際無誰偕

遠遊

自在這遊去關門誰見過  
後琴空轉對酒不成歌  
秋影生新桂涼風撼敗荷  
天涯誰是侶成幕得題麼

卽席和人見贈

浪學壺中術偷安物外身  
敢希千木富寧耻子思貧  
酒為賒來薄文因拙後深  
遂將下里曲率爾和陽春

桂華軒

初意抑何嘉軒開號桂華  
欲南諸子志先擬素娥家  
夜影庭間竹秋香檻底花  
琴清彈綠水酒美酌流霞  
甚快惟黃卷新詩翠碧紗  
定知攀折處從此路非賒

次競思齋韵

彼美饒夫子春秋四十餘  
自知名教樂全與市廛疎  
丹鳳又啣

詔臥龍雖隱居應垂雲外  
安養世待冲虛

秋半

晚吹生蕭竹淒涼又半秋  
半華驚條忽人事覺淹留  
林噪殘蟬急山苑暮雨收  
登臨將眺望烟霽閣層樓

和陳太和道錄韻懷吳太保

侍從親三聖精勤盡一心  
俄縣徐子報遽淹伯牙琴  
至道無來任浮生自古今  
應隨先帝取朝陽九門深

讀楞嚴示初進

曠劫自圓明常懷足貴  
惜貪持卷外竭忠却室中  
燈徒自千般會輪他一不  
能如元未性無改六無增

古意

大道長閑人心自州  
天地固無私賢愚同一  
老誰信丹砂

人顏已長美奸狡二新人徒相逆須及早君看東流波日夜  
浩

竹堂易名聖節謝五老以記見遺賦此謝之

自愧非才久追藏散將孤節比修篁如何君子深憐愛特為山  
夫遠發揚錦綉文章初展簾蒿菜門戶頗生光已刊翠瑛傳  
畫勝得高枝宿鳳皇

寄益老侍官南康

匡山勝處昔賢數今日夫君優訪寄幸白書堂登白照桑天  
襟室月空臨澗松岩檣當季色露空霜落此外日吾莫對也  
山忘故里武夷秋晚洞雲深

題葉狀元祖述壽亭

八十仙翁髮似銀更祈遐壽構亭新烟霞遙隔紅塵跡花  
落長

須紫府春世美鳳雛生羽翼天資鶴貌長精神芳辰拜獻金  
卮

滿堂有蓬萊第一

竹洞

竹洞新開碧玉林徑幽疑入五華溪夜靜明月一天靜  
畫擁青宮四座陰翦杖倚看雷雨化迎風時聽鳳皇吟烟霞  
不用重闌開塵俗誰能遠訪尋

和人見贈韻

山夫今合處林泉生是幽棲欲學仙但得樽中常有酒何須  
泉上更安盤道情冷淡閒心外世態輕浮滿眼前自愧俗儒  
用者一篇囊拂柱高賢

燈夕和韻

年一此夕照開闔坐信闌居與白恬覽遂觀陽造台去寧知華

髮等閒添火速夜市曾無禁燈泥墨文不可占章道少年惟慕  
虛位爾猶未堪珠簾

錢元使君

長亭春日正遲、五馬雍容赴關時、西島林中驚鼓角、並花處、  
時照拉談公卿已、副懸朝望民吏空、憶去政思我、不才叨厚、  
顧菲將猶鶴遠參隨

贈賢上人

三載皇御符、衣使携瓶錫、故鄉歸寧煩、却暫求傳印、却笑揚、  
眉枉用機貝、葉護閑休默、而在輕散、法索、若人借問真消、  
息遂持孤雲出翠微

次韻子美見貺之什

素美雲林遠、姓名疎、憶長規、有時情、街、言、立、解、為、黃、白、神、酒、何

堪上紫清樓、是非安可問、德、寵辱、謗勞、驚感、君佳、吟、城、  
庵似得凌雲羽翼生

陪夏令遊西庵

寶刹幽深沈、縣西我來正、值孟冬時、雖無惡、遠門、堪、叩、幸、有、陶、  
潛、駕、可、隨、世、態、堪、前、朝、橙、色、歲、寒、雪、外、老、松、枝、伊、予、本、是、林、泉、  
客、到此、寧、慚、謾、賦、詩

寄友人

淒水相逢正仲冬、夜寒酒興笑尊空、丈夫功業須時至、世態炎、  
涼、是、處、同、堪、劍、鏑、勞、蟄、憤、氣、集、冬、終、自、轉、淳、風、安、能、擾、隨、奉、  
覽、一、任、第、通、達、化、功

讀禪月集

唐末高僧師普、休篇章、激切近詩、流烟華雪月、何妨咏水竹、雲

林不得遊蜀國、至今名輝熠、蘭絲當日踏、淹留此心、彈指雖云、  
妙手、奈、陶、黎、未、點、頭

遊九曲

慢亭乍到興何長、獨上仙壇夜久涼、蟾魄照開三島路、松風、  
散、九天香、青山綠水年々好、白髮紅塵日々忙、休問蟬、蟬、角、  
事、無、何、延、取、舊、家、卿

次韻高虛公

上樂仙書數百函、任它流俗轉慳貪、天階星斗常朝北、祖印家、  
風、護、說、南、世、態、似、雲、終、易、散、人心、非、水、故、難、援、先生、八十、詩、尤、  
俊、寄、與、山、夫、作、雅、談

和新堂韻

碧嶺終覺通、滿江便有蕭、騷、韻、清、新、樹、暗、何、妨、藏、健、舊、州、繁、宇

解得深根豈將色、變風霜冷只把青、洲、而、露、思、爭、得、仙、翁、來、剪、  
神、丹、教、塵、世、識、龍、孫

贈張侍集

章句新奇未有報、旨歸應悟破、然、評、當、朝、浪、許、錢、供、奉、昔、日、使、  
鈴、既、步、兵、物、象、探、窮、天、地、窄、江、山、搜、極、鬼、神、驚、只、憂、且、夕、榮、遠、  
太、六、藝、無、人、為、茲、明

和伯春韻

琴書今淡作生涯、欲望何門待起家、龍里偶慙、蘇、外、鷗、踏、龍、猶、  
魂、神、中、蛇、曾、因、朔、雪、知、松、操、每、到、殘、陽、見、種、花、且、樂、天、真、存、適、  
在、還、懷、莫、倦、讀、南、華

送朱羽士

碌碌黃冠走市朝、世君節操、孤、標、但、將、詩、酒、閒、陶、性、肯、而、屠



沽漿折腰膝藥十年塵外迹丹砂幾粒枝頭點生涯別得壺中趣俗子漫他笑寂寥

問居

草堂嘯傲動經年已把生涯付自然漫費工夫技古藉懶還名字謁時賢壺中閒春金陽火身外誰求子母錢寄語王張如著論不須呼吸學神仙

又

索寞松扉懶啟窗雖居城市似溪山可憐俗客無情到恰秋幽人得意閑物外生涯送冷淡塵中勞瘁屬愚頑窮通今古何須問且拂焦絃坐竹間

又

春晴策杖隨回塘盡日徘徊漫感傷世事落花隨野水人情歸

點抹離梁才高寡識生寬誇德重無名却久長近悟壺中真妙趣是非誰復更思量

寄李尊師

底事悠々信莫尋還疑深入武陵源幾年江上秋風夜故園閑中笑雨却塵世利名寧自笑蓬壺旨趣過誰論路歧無盡人空

謝人惠里冠

學道多年尚屈蟠豈勝仙伯遺我冠曉簪乍覺望橫項夜帶偏空月滿壺對繼寧煩朋友亡遊時蓋為利名彈預思他日雲林下粒草沙中在髮寒

送朱秀才

西風切烈長亭寒紛紛黃葉飄林樾男兒未達行路難匣中有

劍尚推輝窮通朝市與雲山處之以通皆可安太公白首垂長竿時來遂展摩天翰

竹宮寂祥池

天地涵化育淵魚日鼓祥早歲興雲雨霄霽遍四方

游魚

暖戲錦鱗先恩波近日旁悠然如得所何在必溪梁

野宿

仙沼容棲息歸心想羨雲水禽不相貽還勝在雞羣

慢亭

曾孫嘗會慢亭中脯臂麒麟酒滿鍾宴罷不知消息廣至今鄉老望孤岑

謝人惠長生雞

錦臆金微性頗馴感君見惠雞司晨他并啄鼎升靈去應謝吉

和蘇伯恭惠箋并佳句

林間舊葉霜枯盡蒼上題來不可移多謝蘭亭仙偶意彰牋為

阮史頌詩

此君

此君依舊韻蕭蕭仙恥閑花野州嬌不足春風江不得自憐蒼翠後時凋

請方干詩

數篇腰瓶名錦遠三拜達迎禮過差新得唇來身已老清園何苦更寄嗟子傳云每見人說三拜為人唇缺連應十餘舉打司干若知而詩還後幾遇賢補得而年已老矣弟于李頻登第寄干詩云弟子已攀桂先生就諸園為恨深矣

春日

春日遲，畫梅開落花初點，翠苔痕，援琴欲對和風鼓，不奈林  
中百舌繁。

將渡江微風演教有詩因次之

非才本是白雲人，承詔親光上國春，今日江風休鼓浪，平生方  
寸是通津。

史館出都有歸北山之句，君澤感而有作，謂大丞相能辭

榮歸山，寧華留師京座，似未高閣子書，此以勉之。

要得清閒便是閑，但于方寸絕機關，白雲高遠太虛闊，休問南  
山與北山。

和蔡侍御題鍾玉堂真蹟

筆力當窮造化端，遠蹤今伴白雲閑，夜深月皎龍淵靜，疑有神

筆沒此間

謝人見贈

予本山野，支託跡，學老雖有家，罪歷覽而得無毫芒，敢望當世  
和，但欲雲林藏，意有君子惠然登，此堂優表，鄒魯風，議論清  
琅，遠杜遺佳，為孤陋，勞褒揚，辭采何絢麗，錦綉昭日光，意旨  
峭止，遠哉誠要可量，終無以報，率強成斯章。

寄友人

憶昔相會處，朔風寒，曉雞別來，曾未幾，池館又涼，秋萬物有代  
謝，四昔何時休，君子樂天命，窮通何喜憂，嗟哉，簪簪筆，觀，無  
良謀，但欲飲，利，謀心常，損足，子好，詐，諛，語，媚，音，聲，兒，女，柔，對，面  
論，金石，旋，踵，如，仇，讐，所，存，無，一，實，白，首，寧，知，屋，此，華，安，足，道，聊  
為，達人，撫，偉，執，徐，夫子，操，守，真，唯，儔，四海，波，浪，靜，超，然，一，虛，舟。

所學恥銜，權勢利，庸，開，時，有，昔，溫，杯，酒，與，世，聊，沈，浮，寧，知，古，史  
勳，將，返，未，松，遊，所，謂，樂，天，命，先，景，任，如，流。

送君歸

神，勇，動，吞，舟，安，能，守，枯，澤，彩，鳳，飛，摩，天，安，能，棲，新，林，吾，友，君，歸  
者，英，銳，久，淹，抑，理，沒，塵，土，中，報，名，未，輝，赫，慨，然，遊，皇，都，滿，宮，經  
濟，策，逢，時，得，舒，展，富，貴，在，朝，夕，得，意，早，還，鄉，高，堂，聚，先，白。

和賈鴻舉移竹

琳，居，珠，館，何，處，散，寶，砌，無，人，管，鮮，碧，仙，翁，倚，檻，靜，吟，哦，却，憶，賓  
管，拂，岩，石，勁，節，虛，心，守，歲，寒，未，嘗，暫，變，風，霜，色，移，來，過，遞，不，辭  
勞，歷，根，訝，向，瓊，臺，指，漸，承，春，意，若，青，時，惹，天，香，雲，暮，日，龍  
翠，影，尚，蕭，疎，露，滋，芳，枝，採，滴，瀝，迎，風，閒，夜，凝，龍，吟，結，實，他，年，期  
鳳，食，昨，才，終，約，老，烟，霞，此，際，夢，當，親，採，擇，寄，古，紅，紫，莫，相，猜，彼

此無情，變化力，逢時，剪拂，任，它，人，他，去，為，波，都，咫尺。

感時行

勸，君，莫，種，米，桂，尾，朝，落，暮，落，塔，塔，嗟，勸，君，種，取，亭，竹，霜，繁，風  
勁，依，綠，誰，不，見，陳，餘，張，耳，草，當，面，論，交，旋，跨，背，盡，將，金，石，比  
真，誠，金，石，何，如，在，土，呢，又，不，見，蒼，龍，先，武，與，蒼，先，會，賤，當，貴，難  
相，忘，英，根，獨，與，天，地，長，今，人，萬，古，道，相，望，不，可，得，見，空，嚮，往。

寄吳孟老

古，觀，秋，深，風，索，蒼，苔，滿，砌，粘，人，脚，可，憐，幽，竹，正，青，蔥，回，首，妖  
童，盡，凋，落，歷，來，幾，主，爭，忙，山，寒，水，碧，天，蒼，四，時，代，謝，各，有  
常，昔，人，何，事，為，悲，傷，憐，子，不，才，山野，聖，有時，擊，劍，蚪，龍，吼，興，來  
長，嘯，復，狂，歌，得，共，是非，本，何，有，刀，名，鉅，利，甚，恐，人，今，古，賢，愚，限  
奔走，其，時，酒，渴，正，孤，吟，憶，見，高，陽，諸，辭，友。

贈畫龍朱處士

神龍變化在惚恍出無入有非形相惜筆力本通神因向人  
間彰厥狀後之學者徒仿紉業公雖愛字知其泥端高飛世未  
見其潭淵波闊煙雲之來偶遇朱處士繪畫有名傳自祖等聞  
遠與忽飛騰墨池一澄壁數堵悉翻翻隨手生但待時來向  
空舉觀者紛：莫敢前近疑坐上生風雨請君速為點裝暗即  
看擎攫暖雲去

觀中公山水

中公山水老更狂耽：巨耳後睡方生涯荒筆數千管欲與造  
化爭毫芒長烟三素挂四壁徑營指點何生詳凝神淨虛偶得  
看一洗混沌開玄黃須臾三才及萬類遙選筆下分低昂水寒  
石瘦老木依簾護岸古天蒼：漁舟行客動不遑問者自問忙

者忙伊予本是山野吏對此直欲乘風翔咫尺杳然數萬里又  
疑跳入壺中藏可憐飽藝老史妙為君平尔成斯章

送益老

俊格逸群倫英輻動綺紳人間觀驚驚天上降麒麟筆力蛟虬  
逞辭華錦繡新義君如李白嗟我西吳踽踽事最希前輩文慚揭  
後塵常蒙留雅什不啻獲珠珍去：車行速區：迄未伸酬恩  
思拂劍還別耶沾巾況遇龍飛日欣逢鳳路展穿楊看此際折  
桂定來春榮耀當清世慶勤在濟民異時功業遂應卜武夷隣

嘉祐辛丑太守為公下車之一句堂蛇見于天慶之九龍  
堂麟中五色煤隄光輝矯首宛轉至夜半風雨晦冥雷電  
交作慘然不知其而在其變化不可測乃如此豈非龍之  
類哉非有德者曷能威之撫事紀實成古詩一篇狂斐不

才聊寫盛事之萬一

我：先古宮樓殿蔭松柏蒼蒼在貞觀年天皇御區域九龍出池  
中遺下靈蹤跡揭來四百年氣象周正新想望當時：盡日徒  
嘿：嘉祐辛丑歲郡侯得召伯下車：數旬吾民已休息雪霜  
嚴號令而露澤德澤奸猾縮爪牙止魄而毒魄善人雪冤憤取  
諸喧巷陌和氣達神明威應何其急是昔夏六月雲日紅禽赫  
殿壯古龍堂客戶久不聞微然重蛇見宛轉真像側麟中錦繡  
文燦爛輝五色跡之顯顯連抑之不驚惕郡侯率郡僚朋來擁  
旌戰逐宵夜未半風雨滿天黑迅雷暫四起狂雷隨一擊頃史  
風雨收形影誰能免斯孟龍之靈變化固難測方知至神物其  
來長有應哉漸才疎願平上好：墨況華觀威美恨不刻金石  
繪紋成長詩詠嘆舒胸懷大山取微塵滄海納涓滴此詩雖鄙

但實者寧棄擲

張明叔道士歸鄉作古詞以餞之

西風淒切兮岫木黃凋服頽：兮還故鄉誰非水涵：兮波茫：  
武當華光兮靈蒼：本無名于彼此兮何翺舉于離觴撫琵琶  
而慷慨兮驚：調變於清商歎古今之擾：兮覺輪蹄之茫：惟  
舊隱之何處兮想松竹以成行志可追乎箕顓兮世幸逢乎陶  
唐予亦暫駕以候命兮將遠遊而南翔嗟京國之繁盛兮非野  
逸之食場況摶摶之無用兮華舉才乎明堂既不能馳聘以易  
合兮宜欲跡以深藏雖中節之莫顯兮此固丈夫之守常觀飛  
沈之陸走兮各類聚乎其方唯人為最靈兮何拘物以皇：曾  
不知老之將至兮疎進退之存亡往昔之聖賢何在今曰山高  
而水長想塵外之諸子兮笑無窮而白纓望丹臺之高路予何

擬滯以結懷戲羣鵠之游泳乎況日在汎乎滄浪激壓溜之珠  
璣兮焉若竹之琳琅玉可液兮霞可漿蘭可佩兮荷可裳白雲  
萬頃兮誰爭紫芝三秀兮誰將樂矣哉歸去來兮每對月而相  
望

支離子詩集卷畢

九天彌羅真人支離子傳

真人姓黃名希旦字姬仲邵武軍邵武縣畫錦鄉長樂里人也  
自號支離子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幼而穎拔長而靜學問  
文章為世推服嘗謂與其慕軒冕之榮華何以挽光陰之迅速  
乃逃儒從道家者決初寓本軍之九龍觀禮道士吳惟靖為師  
授黃帝老子之學天資曠達不偏不倚游心於萬物之表怡然  
自得間披史傳發為歌詩與荆風詠月者異趣畧無塵俗氣所  
居有堂植竹數竿勝曰堅節仙行子其間不忻趙括關里好事  
者乃携具從之游至則脫簪交錯酣詠自如脫去邊幅外不異  
於人人莫知其所以異也城東二十里奇嶽真人白鹿飛昇處  
曰白鹿朝斗壇昔隋時盧道士初開基過白鶴飛起於城  
南山之頂師曰靈臺真人時復往來人莫知之但傳云支離丹

全後莫究其虛無真仙之所自熙寧五年京師五福宮成招選  
天下士有戒潔清高者三十七人崇奉祠事支離與其選時知軍  
事元居中以名達於上也支離至宮日嚴者火陸不極暑署無  
怠色晨昏怡神養氣靜言語絕嗜好望之儼然而即之則和氣  
可掬越明年辭歸舊隱惟一訪別鄉人館閣校勘黃公安中公  
晉詩贈之曰樓頭盡角鳴咽寒鴉噪晚報悽切林杪老松偃  
長戈頂上青松點寒雪武陽道士故鄉人摘琴瑟寵來告別意  
嫌陌上別離多歸就壺中長日月時道錄留盧子陳太初輩之  
力挽留然清池上聞有詔知太乙宮遂典宮事熙寧七年季秋  
吉朔厭人世間號解于太乙宮嘗年四十二未解化之前居遠  
旅者數月雜食日損形日瘠人所不能堪而真人笑語自若無  
異於常時解化謂弟子吳巖卿曰碧虛子國經云碧虛挽吾

其斯時至不得面達聊筆數句為告示之其辭曰地水火風強  
名四大迷蕩真源輕一憎愛此哉惡癡會即便會雲散月明廓  
周沙界窮畢跡坐謂予子曰吾今注笑候告七日面有笑容則  
叩吾牀頭之金鐘吾即返矣七口外若無喜色將吾定之至七  
日巖卿建規之見其精神頓爽而日如醒遂擊金鐘返蘇語衆  
曰貧賤富貴不入吾身次久矣條然而逝是時趙氏家生一子  
暮後夢見人而化之述之知乃其真人也再復生是音異香滿  
于世蓋居富貴榮華不入貧次還化不復來矣是音異香滿  
室五日上聞之賜寵材宅安于終之南巖卿乃右丞黃公履求  
為傳大書其事時蘇翰林賦詠有跋其事兼題其額曰支離子  
形解之頌一時名公鉅卿作跋者不一後數年間有邂逅于蜀  
者乃竹坡謂此人曰汝為我書此寄予甚視道來云昔遊西太  
已今日邂逅成都若問去來事雲霞月影孤寫畢不知所在真人

又杜浪塵之口嘗著竹堂集有時數百篇首章云性嬌人事拙  
思而遠山居欲得是非少先宜來注疎善鄰惟水竹良友祇琴  
書吟澹生涯外逍遙室任虛其賦傳于世聞倍年聞閣學尚  
書謝源明字國枕號耕野中人也帥四川日所書設醮命雅  
州道士師大仙祭醮拜章伏章與云至天關遇九天彌羅黃真  
人傳達章表謂予曰吾乃尚書鄉人支離子也今奉帝命勅字  
天曹章奏之司今玉帝正與三官考校利舉之籍未即覽詞其  
餘章奏悉擲于此然予與尚書有舊先為上聞遂得旨回於  
吳始知真人位號尚書乃就成都府天慶觀之東賜建立祠宇  
仍抽清俸畀田為常住今觀中世世林修祠事之寡請黃公大  
全紀其事蹟始末而末遂其詳不數日間忽市肆中有一道人  
手攜得右丞黃履所作之傳于成都呼賣於茶肆間道人乃

以一卷付大全云有一先生附文字於此歸還鄧道士欲明瞭  
有學問下筆最通浩方為里者年八十五歲都天夢觀言畢不  
復歸未嘗重物由履現黃公大全撰其現之碑記云  
見蓋此乃真人親自授之由是盡得真人出處之實乃鐫石立  
於觀中歲時而祠祀焉蘇不復敘

九天彌羅真人支離子傳終



支離子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一曰竹堂集宋道士黃希旦撰希旦邵武人一名  
晞字姬仲自號支離子熙寧中嘗召至京師典太  
乙宮事後病卒其徒傳爲仙去無可證驗也此集  
爲淳祐己酉九龍觀道士危必升所編後附小傳  
云希旦爲九天彌羅真人掌上帝章奏語甚怪妄  
其詩亦凡近無深致不類出世有道者之言且希  
旦沒於熙寧甲寅不云有詩越一百七十五年是  
集忽出於羽流則非惟仙去之說事涉荒誕并此  
集殆亦依託矣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宋〕黃庭堅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卷十六至二十配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谷刀筆

二十卷》提要

山谷老人傳

山谷老人諱庭堅字魯直姓黃氏其先徙之金華入六世祖瞻瞻以策干江南用爲著作佐郎知洪州分寧縣瞻生玘玘生元吉元吉始卜築脩水葬兩址於山中遂占數爲元吉生中理贈光祿卿中理生隄贈朝散大夫提主庶嘗攝康州贈中大夫公之皇考也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爲一日千里也治平中兩首鄉薦遂登四年第調汝州華縣尉熙寧中詔舉四京學官有司考其文章優等遂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太師文公才之留再任用爲著改著作佐郎先是眉山蘇公子瞻見公詩於孫公莘老家絕嘆以爲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求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直差知吉州太和縣改授宜德郎太和號難治公以平易近民民亦不忍戢會頒鹽策諸邑爭授多數獨公平平耳大吏不悅而民安之到官年餘修邑德州德平鎮公奉餅最謹過泗州僧伽塔遂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與肉食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特元豐七年三月也序遷奉議郎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館未幾除脩

神宗實錄院檢討官其賢校理逾年除秘書省

序郎朝廷數議除美官為言中有所不便果又  
朝奉郎過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實錄  
事成當進一官巧回授母大人奉朝廷從之遂君  
安康郡公事母孝有曾閨之行安康疾彌年公晝  
夜視顏色手湯劑衣不解帶時其疾痛苛瘁而敬  
所極之至親潸則潸浣中裙云遭母喪哀毀過人  
得疾幾殆歸還葬因廬墓側終喪先是蘇公嘗薦  
公自代其略曰塊塊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  
配古人世以為實錄云服除除秘書丞集賢校理  
同修國史辭疾乞守太平除宣又改鄂未幾官句  
毫州明道呂紹聖初議者言  
仲宗實錄多誣失實召至京留開狀三問皆以實

對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公色  
自若投床大斲即日上道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  
喪休戚芥蒂其中也至黔寓開元寺摩圍閣以登  
覽文墨自娛了無遷謫意俄以外兄作本路常平  
官避嫌移戎州公一不以介意與後生講學不食  
蜀川人士爭從之游經公指授下筆皆有可觀  
今上登極復宣德郎監鄂州在城鹽稅改奉議郎  
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改朝奉郎知舒州又召以  
為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  
到官九日而罷管句洪州玉隆觀寓居江夏公履  
履灑落會中恢疎初無怨思談笑譔議或以忤飲  
蓋嘗作趙丞相正夫而公肩也公柱賞作荆

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採摘其間數  
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雖被橫逆未  
嘗一語怨之若魚自得也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  
卒於宜州寓居年六十有一大觀三年十一月歸  
葬建井祖塋之西北配孫氏華老之女封蘭溪縣  
君後配謝氏師厚之女封介休縣君一男曰桐一  
女曰桂嫁將士郎舒城李文伯公學問文章伯當  
是時公與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源晁无咎  
皆游其門以文相高號曰學士一文一詩出人爭  
傳誦之紙價為高而公之文尤絕出高妙追古冠  
今視後輝前晚節位益顯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  
公謂之蘇黃公嘗游嵩山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

三

泉因自號山谷老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  
之以配東坡云公指法妍媚自成一家游荊州得  
名本蘭世愛說之不去手因語古人用筆意作小  
楷日進曰它日當有知我者草書尤奇偉公歿後  
人爭購其字一紙千金云

山谷老人刀筆目錄

卷之一

初仕至館職

上東坡先生

再上東坡先生

上小蘇先生

見張文定公

謝張文定公

謝運幹朱朝奉

與洪甥駒父

荅三洪甥

與徐甥師川

與秦少章

卷之二

初仕至館職

與俞清老

與景仁考功

與公肅舍人

與潘邠老

與王立之承奉

卷之三

初仕至館職

與徐彥和

與景溫都運

與景善節推

與李伯時

與張仲謀

與人

荅王觀復

與衛嗣賢

荅陳敏善

荅知郡大夫

荅太平州梁大夫

荅聖與權郡

荅曹荀龍

與人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卷之四

初仕至館職

與人

與松老

與王及之賢良

與周甥惟深

與孫克秀才

與趙伯充

與濟川姪

與懷道姪

與宜春休和叔

與人

答萊州使君二首

與鄭仲常二首

答監使殿直

與君實七親

與職方太叔

與六姨三首

與范宏夫

答佛印了元禪師二首

與雲岩西堂和尚

與雲岩禪師二首

答清隱禪師二首

與觀音院長老

答廣公闍梨

與朝大師二首

與雲居教首座

與余洪範二首

答張益老二首

答程德孺運使

與人

○卷之五

丁憂

與洪甥駒父四首

與洪甥龜父二

與方察院

與子正通守

與仲諤運勾

與周子文長官

與焦君明四首

與魯甫四首

與關伯仁三首

答人

與德舉宣義

與人二首

與本州太守三首

答何斯舉五首

與

○卷之六

丁憂

與李德叟

政前書附

與呂晉甫二首

與張和叔通判

答蕭子孝

與胡少汲五首

與潘子真二首

與徐甥師川二首

與運判大夫二首

與聖弼五首

○卷之七  
與張叔和通判  
與朱時發四首

○卷之八

與洪錫駒父二首

與南康使君察院二首

與字文少卿伯修四首

與伯充團練二首

與顧敦詩察院使君三首

與孟易道傳通判四首

與元熙使君

與君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卷之八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張叔和通判

與張叔和通判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卷之九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卷之十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王主簿

與胡秀才

卷之十一

戎州

與東川提舉先狀

與東川提舉手書五首

與戎州新守先狀

與戎州新守手書四首

答王聖子飛十七首

卷之十二

戎州

答王聖子三首

與甥王霖子均八首

與人二首

答王觀復

答李長倩

答南溪宰石信道人三首

答宋子茂殿直六首

與試官李正孺

與試官蕃子敦

與試官王君宜

卷之十三

戎州

與戴長憲奉議三首

答楊齊賢四首

答樊道純為宗高六首

答張道純二首

答石長卿

答王子厚四首

答王秀才

答王國三首

答王周芳二首

答楊明叔

答嚴君可

答郭英發二首

答僧從之二首

卷之十四

戎州

與趙申錫判官二首

答黔州馮興文判官三首

答黔州陳監押三首

答黔州赴水令田師閔二首

答黔州潭司理二首

答黔州崔少府

答李德素三首

答李即

答李允工

答李大受



答李廣心

答叔震

答山因字

答清長老三首

卷之十五

戎州

答徐甥師川三首

答康溪居士

答楊君三首

答戴純仁二首

答家致平

答江安李殿直

答家宣叔

答王觀復二首

答鮮自源

答史子山

答唐坦之

答王觀復六首

卷之十六

戎州

答何靜翁四首

答閬州魚仲修使君三首

答蘇大通六首

答孫紹言

與楊子建秀才

與杜元叔

與王君全

與呂道人

與純樸師

答賢公座主

與崇勝密老

與定嚴院主清公

與人二首

答人三首

卷之十七

戎州

與範長老二十首

卷之十八

離戎州至荆渚

與東川路分武皇城樂共城九首

與宋子茂殿直三首

謝瀘川贊府

謝郭巡檢

與處善使君二首

答檀敷禮十六首

與李翹叟法曹四首

與張中叔

與馬中玉金部三首

與黃武伯三首

與黃諒正二首

與黃端已

與李際之

與周達夫五首

與李幾仲

與人

卷之十九

荆渚

答蘇黃門三首

答李端叔三首

與徐甥師川二首

答王周彥五首

與王雍提舉

答王觀復五首

答向和卿簽判三首

與峽守

與聞善二兄

與黃顏徒

與顧之八舅

與通叟姨夫

與范德孺龍圖

與王全州

與歐陽元老十一首

與文舉五首

與劉溫如

卷之二十

離荆渚至宜州

答李幾仲

與胥彥回朝請五首

與知縣二首

與農污染院二首

與唐少公三首

與崔供奉

答伯舟父

與曾公卷

與人二首

與徐尉思齊

與人三首

與馮才叔機宜十首

答李彥明知縣四首

答佛海瑞公

答棲賢和尚

答法鏡僊老

答長沙崇寧寺老一首

山谷老人刀筆目錄終

山谷幸人刀筆卷第一

初仕至館職一

上東坡先生

某再拜其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  
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  
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悌擗約  
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縣上課最可謂聲  
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  
所蘊海涵地負此特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  
下之淵源如此而晚進之士不顧親炙光烈以增  
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  
富貴榮辱顧日善計功過不同不相爲謀則淺陋  
自是已無好學之志飽飽予既已知之者耳某天  
幸蚤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  
嘗得望履幙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已  
來又爲祿仕所縶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  
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懷府在彭門傳音相  
聞閣下又不以禾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黃鍾大  
呂之重益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累不相往  
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  
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懷固有數似不當  
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  
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惜悖素處何特不可  
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猷

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  
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  
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何如哉詩曰既  
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暖  
必失宜不審何如伏乞爲道自重

再上東坡先生

某再拜自往及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  
目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如聽浮  
雲之去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  
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  
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  
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  
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  
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碩  
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  
欽仰欽仰公擇幸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  
嚴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比以  
職事在山中食寢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此旁州士  
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莫如公待我  
厚願爲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  
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妙  
神明其相之四月六日某再拜

上小蘇先生子由

某頭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年矣

學範繫一川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  
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  
廢沉潜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嫌欲疎  
之不能忘雖形迹闊疎而平生咏嘆如千載寂寞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  
學彷彿塵垢之外撲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  
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  
郡且當承教為萬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  
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沉簿領救過不暇筆墨不足  
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  
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  
典司管庫之需率職不怠懷璧潤貧舍者半席良  
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故  
不自量菲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  
於事無疎親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朱愚非所恤  
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共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  
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  
疾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伏惟萬福  
願強飯自重不宜其再拜

見張文定公

雙井黃其再拜獻書致政宣徽少師閣下詩云瞻  
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僞兮赫兮咷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謏兮惟古  
之德人其高明有輝其辭濟有威其淵澤在下其

光輝在上使人望之而卻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  
其惟閣下道尊德貴載之從來鉅類桑樞而山立  
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  
也問學文章冰銷彼已惟道以為體白首日新夙  
夜德人之事如川之發源其貧無行義之儲不見  
比數於時輩無以為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直  
自諒其驚當與深識士大夫詠嗟盛德相講勸以  
為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於門墻之下今日掃  
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僭求言論風旨拜於  
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嚙呻得所以不言而飲  
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  
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笑先後去以幸東望  
餘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俯以聽命不宣  
其再拜

謝張文定公

其頓首再拜致政宣徽少師閣下某不肖懼不給  
使令豈敢望教伏蒙開納衣被以道至極溫厚贈  
拜孔德之容慰適小人之願幸甚幸甚重蒙慰誨  
勞苦非晚學孤生之所宜蒙惟閔盛德之聲色於  
不有倚富貴於几杖之外而下無能此豈流俗之  
情哉顧器淺能薄恐夙夜自強不足以副門下之  
意暑氣煩溽不敢再造齋館伏祈調御衛生之極  
河潤九里不但小人蒙福也謹上狀皇恐其再拜  
謝運判朱朝奉



某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遺滯之餘  
期會糾紛黜爛不可擬拾健訟之民一不得

郡刺史訓詁官長短視遠者常得其影類多見  
聽追遠證佐析楊相推囚繫案情益山半戶之外  
聽事以來于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  
効夙夜發永須謹訶至則免冠就訊歸伏丘壠以  
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絕  
不相知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  
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乎適蒙過  
聽識技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慙然恐不任  
鞭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  
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  
幾惠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聞決事若流誠  
得執鞭走趨陪輜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布按行  
將臨下邑當以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  
尚爾伏祈調護行李爲國自重區區不勝至願

又

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  
住多故不作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  
映發心不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  
紀錄得顯巨兄卑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  
解煩爾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當有自娛即日體  
力勝否昨所論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爾苟志於  
仁矣其餘存下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者

樂與北門義裝同爲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  
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爲如  
何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重不  
宣

### 與洪甥駒父

駒父知錄外甥得書喜安勝文城感義兩宅想每  
得安問官下簿領之餘頗得近書冊邠老相與有  
日新之益老舅自夏來爲外婆時時少不快極廢  
學意緒常濛濛也中外不幸益帥行次陝之閬鄉  
暴疾頃刻不起一月來哀痛不能堪奈何奈何沒  
以二月二十二日已次水門外普照寺龔住  
哭之每令人欲心折也適此變故來人索書草草  
作此邠老且爲道千萬意某書寄

又

駒父知錄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爲慰所寄文  
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螺  
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  
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  
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官如農夫  
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穫之歲事之成則有命  
焉每見邠老亦爲之道此不審以爲何如至親中  
失公擇幸老舅中至今憤憤不可思念餘惟自  
耳舅其書致

又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暇明又見詩數息殊  
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  
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釋人而思不如舜  
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嚴  
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為  
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  
人之言猶鈞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  
書最既以立家為事榮及手足為心當念如此夜  
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  
草續別為問九舅白

又

駒父知錄外甥父欲作書人事忽忽因循至今所  
寄詩每開卷歎息弥日若齋心服形之功亦至於  
此老舅以為白首之託也如甥才秀如此不患當  
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懷璧自愛耳郊老才性極  
明敏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鉏痛  
治之耳學功夫以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  
之可動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  
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瑣琢作得  
寄來其書奉

又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  
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

者忽見句法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  
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粳米  
耳此真寶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  
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  
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  
信也鄧翁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不具九  
舅書上

二

南昌必數得安問所須筆墨二種及龜蒙磨煤二  
丸有新作又寄來都下有所須因來示諭切希勤  
更事以其餘從事於文史常須讀經書味古人經  
世之意寧心養氣累九鼎以自重乃所望於甥者

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焉無患人不知也灌郊老腹  
明強敏相從以講學為事乃佳耳

又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途遙遠鴈鴈相依頗  
不系漠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  
勝太守書頗相知更希書事又及之陰常以三  
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為書以其一為私心公私  
皆辦矣玉父其且留黃亦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  
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十分減六七望夏秋間  
得佳也

所寄撰推一稿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効更須妙



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歷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三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見所作王父倦谷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

刀筆一

九

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謾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為致意寄蜀紙茶托多謝何須為尔鳥田馬牙一百謾寄書大字縣手書勿令款斜失威儀乃佳耳

答三洪甥

龜父王父益父諸甥得書知侍奉大母縣君安樂甚以為慰駒父常得近耗代者已至否鴻父只在齊安否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然

窮人須養不克則舉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是這是應科舉法也方君一鳳鶴出數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凰爾人幾許春秋推行何如治經猶在藩子真止有書傾倒甚至亦未暇作報益父知讀書有味否所以於范守處作人易爾平生不幾少一通書後信便可言此未緣相見思念何日不勤惟萬萬自愛因來頻寄書老舅某書

與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咏嘆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耻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不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彊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冀勿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又

師川外甥奉議前日直夫行寄書當已達即日春氣暄煥不審何如想侍奉八姊郡君進學不懈小大同福前呂新婦臨蓀免身得男乎因來頓報直

夫以公事牽累入城意甚落去善館特之親屬  
唯此一入館者友而不少年之過貴老謂其近於  
親豈可責備耶紙筆護送亦未佳但可供學爾他  
日有佳紙當別寄洪姊夫過省高殊可喜文意超  
邁雖中魏科可也非久當面故書草草

又

比遣李祿人報書成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眩  
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  
不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以甥讀書益有味否  
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閑揆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  
指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  
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怯不言

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擴其  
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  
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  
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森於前在  
與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飾其聲  
悅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追古人  
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越席千萬強學自重

與秦少章書

頃兩見少游皆承在天壽前自外歸又承見過相  
待甚久惜不數晤也惠示與鼎十書筆勢駿騁可  
喜其心醉於詩與楚詞以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  
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是張無已

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仰楚  
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綉一  
世綴作錦當得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又

蘇東坡教審安勝為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難  
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  
彝食則形於邊豆升車則駕和輿之言奏樂則鍾  
鼓為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  
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  
乃盡之

又

厚簡記承學問不怠為勉前得所惠書展讀頗有  
家法此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  
三月聚糧可至千里如足下才性之美何患不及  
古人但勿欲速成耳詩軸都為謝公定借去未取  
得來却遺去前承陳無已語有人問老杜詩如何  
是好處但云直須有孔竅始得因相見試道之

又

前承惠詩并得教極荷相與不怠詩斬和呈所問  
文體大以擊鐘叩其旋蟲與荷葉不若發其全體  
之聲耳欲得陳無已舊作黃樓賦記又答李端叔  
書如有本且借示

又

前承示教并示新文累紙又辱惠車馬公私悉

不辨眼前盛意未報然欲愛之誠則勤足下當  
此天氣日夜涼漸宜加火煖於文字益有功乞可  
以養生事親者川心焉事無道俗一以貫之獨願  
勿載得失於心術耳爾後稍暇當約過醵池閑談

又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盡檢閱不厭  
勤爾舉場下筆遲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併  
書十扇甚愧勤國士也筆意殊有佳處公舊學蘇  
餘杭書已有功政坐夏從不肖規摹筆乃小嫩耳  
寫字鄙筆也亦安用功然賢於博奕游息時聊爾  
為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又

缺然數日見季共簡春秋之論要意其如此豈敢  
為必其趙有許世子恐如左氏所傳是聖人以義  
責臣子之忠孝故有抑揚魯史者故磊磊見於世  
不沒其實不計其後缺剝如此耳晝夜方侍親老  
奉玄武君香火作報草草

又

比在告熟讀前所惠詩卷如公關祭文語意甚善  
詩句極有風裁可喜合處便似吾少游語然恨工  
在遣辭病在骨氣爾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  
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末學要  
須茂其根淵源其源以身為度以聲為律不加開  
鑿之功而自宏深矣公誠以此言為可則猶有一

物為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  
為不少卓爾名末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  
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  
斯可識矣承自屈訪遠故及此更占大方之家有  
所聞見幸見教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一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

初仕至館職二

與俞清老

二十年不通寒溫解后得面慰喜非復常理傳於  
官期行李匆匆終日送別唯耿耿耳清老根慧韻  
勝已有退聽返聞之功加以師友問學當於古人  
中相求耳游我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正當  
滴水滴凍爾須詩文意求之故紙中類是感論不  
足傳更不錄去今寄此數篇結服若錄幸特觀省  
惟冀不捨鼻繩好看水枯

又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  
磊落人知此道者不肯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  
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爾思欲弄舟風  
煙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  
債輕不可更作賣自縛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  
惟強飯自愛

又

每書審宴居有以自樂開軒陳書想見紫桑道人  
其慰懷仰寄惠荆公自錄詩極荷勤篤不忘景陶  
軒名未為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  
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爾總管間人所謂景莊景  
儼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誤耳亦如所謂郡守  
一麾也輒為題為今是軒并寫去其自去年三月

作詩徐為公作數語并謝明詩十數首可作  
張之軒中也

與景仁考功

某頃首昨晚辱賜教勸懇并惠靈源名品感佩無  
量以來人言當上少首宿不取答故不即遣記經昔  
體力勝否雙井此一品極嫩味美亦安昌後輩才  
德爾且試確嘗如何別有一種亦得日早然略入  
湯不甚熟味厚或不喜其太極續當遣某頓首

又

某頃首天氣差時暖幸憑體力安勝書焉輒以  
詩續其後不足觀也所送五幅今寫得漢父數篇  
納上可獎似向仁一觀

與公肅舍人

某再拜久不獲望候懷惟懷有懷仰騷熱不啻台候  
何以法帖前承誨諭累日匆匆不省識今還還几  
下其再拜

與潘邠老

某頃首比辱車馬瞻相風塵殊有塵外之韻中心  
竊獨喜知足下胃中進於忠厚之實故見此光華  
耳得手誨并新文匆匆中疾讀已竟沈痾去體未  
三復也蒲圻紙佳惠亦未暇省錄

又

某頃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  
不獲終辭頌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懷



訪逮所疑本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  
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也由天子親之其人  
性學之嚴如此爾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  
孔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常其  
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  
燕何為勤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  
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申  
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非為故者膠於物之  
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  
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  
不避礙而際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  
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又一

某頭首昨晚得手字會以四日院中書成奏書沐  
浴於感慈日莫憊甚念作報及書所送紙皆不能  
今且又相君入院當亟入勢未能如郊老所須但  
諫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比承慰有  
司之不知己草草治行遂不過我而東鄙心甚慙  
快此乃學為舉子之文微律一日既得人爵而奔  
之者也豈所望郊老者耶又恐自有故不端為此  
蚊蚋之過前耳書囊即可收道中詩藁匆匆未及  
他

二

某頭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為喜畫而悲夜也

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死生亦大矣  
而不行與之變况此舉棋不勝其偶者乎凡所養  
間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故也  
今遇小變不翅於其蚊睫已磊磊然於曾次則行  
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眾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  
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郊老幸熟思之京師三  
大宮開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  
懲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  
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  
遞至吉文間十日中午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  
及十幅佳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  
患矣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三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并遠山  
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源亦有  
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  
挂壁觀之聞茂源開閣焚香作此香鎖之時謂少  
文大宗茂源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又

某頭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  
夜得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  
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數伏也  
晉主夏盟而子楚非所以為盟也然其勢不得不  
與楚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

而表也不特壹發從徑而不食也舉足以爲原大  
夫所以令君知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  
出入可也蓋君子出於此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  
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  
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  
以爲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准一直心無委曲相此  
最近之承與季共以講學爲事其善甚多謝  
季共不果別作

又一

頃錄試城南到家即奉車馬已南雖懷仰不可忘  
而多故匆匆才可遣暇故不能作書忽辱來教承  
侍親郊居旅而不失其所爲慰新文辯麗三復欽  
對開處純用口力讀書不至妨甘自此亦人生至  
樂事利義姿割自可一切放之公往所作道人詩  
長句一紙一篇皆持與子瞻遂爲子瞻所取至今  
思之因來幸手錄一本見惠如此作在向來諸人  
亦難得也子瞻所下溫公神道碑文極雄壯後可  
付去適允甚又家中小大多發溫方調護醫藥奉  
狀草草

二

承示喻祖夫人挽詞謹奉教不審定當在幾時  
耶公所作文甫跋有餘然每讀之十輩必誦使人  
展之自以作文從來少功未得所謂公試讀司馬  
遷孟子伯夷荀卿傳韓愈原道求其故因來示教

所編方輿其後益有甚善流俗毀譽雖不足解尤  
要必有自來對病之藥莫如於孟子之自反承相  
與致不疎故又此爾墨堅刺輒刺各一丸謾往仰  
良早世使人氣塞少康骨氣充實似可慰其親意  
洪源鄭居士子通趣向清素又老於世故凡與  
之游有露露之潤也頗當從容否

又

辱專人惠教懇懇審付居侍奉萬福得文字之樂  
爲慰連其詩書品託深遠爾雅少加意便當不減  
古人其奉助勸其也輩輩珍惠比來歲月深此物  
漸少但人少授詞又未能成今日來頭痛岑岑  
謁告則來人少留數日恐渠食盡不能待且遣  
行所後中得當富此物輩遇無意無思時帶端  
不可強強成亦不可傳爾懷蘇亭記謹諾俟叙本  
才來也墨一笏是東野軍曾人甚尊異之今亦難  
得謾往可爲公千篇之費溫公神道碑市中有板  
本十十可置適令寅尚未來子瞻論作文法須熟  
讀韓公大爲妙論請試詳讀之如可却示諭伯氏  
弟亦居以代者據位擇縣至今未遷去耳知命非  
能比無恙有十許篇詩是今春所作不足觀因人  
傳借有漫字矣謾送一觀公書字甚工然少汲  
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也昨日陳左右事業  
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奕奕願日無便筆意便自  
有佳趣近見無怒作慶州使宅記六爲佳作未



有本有即奉寄彼土亦有士人可與共此者乎因書示諭作書但連一二紙書事不煩屢幅頗似不情未緣會面千萬為親自重

又

平居極欲奉款曲而出入公私事亦相尋來終日不了眼前以此中休窮年音問不通雖交舊間頗相委悉無間賢慕勢之嫌然亦自覺俗狀可憎也辱教獎借太甚加以恩意存問老少知公見愛深也顧鄙陋何能有益左右萬一其言過稱不敢當其臭味同者切喜此道有飲助爾所惠詩卷疾讀數回詞意相得皆奇作也自頃未嘗得見筆墨緒餘不謂公已能至此欽歎之未足此心此文乃如

力筆二

七

明月夜光不可掩豈待不肖推挽然願公終所以而後故言其上使長者知公不徒為言而後生有述焉此報左右之勤懇客至草草

又

辱教墨甚勤惠顧相與款曲之意無日不勤身在公家又年過四十漸不能堪如此碌碌度幾月爾承強學以祈不辱此感德之舉充斯言也足以追配古人文章安足道哉

與王立之承奉

直方 二十五首

伏承手誨審雪寒侍奉萬福為慰惠詩文皆有為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祖惟求定

波蓋以治國家我將推此以為養心之術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不審以為如何適為親老今旦苦腹眩故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

又

每思足下自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從所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紛初無暇日但馳仰耳辱教審體力勝健為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常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使詞氣益通便為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子元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議彈

力筆二

八

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即寫多事草草

又

某頓首比辱寵臨甚惠匆匆不得款佇車馬多愧得手字承侍奉萬福為慰潘家真渠已取去范蜀公墓銘納上昨日市中已見螭梅開者數枝矣

又一

頓首辱教喜承侍奉萬福丹砂床雖撲破竟佳物也已綴老兒錦帶受賜多荷也所求同學殊難得人當更求之螭梅風味想已能動人耳某頓首

二

筆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留意翰墨故以相

惡何爲當易中不得來信云云上來口思子瞻來  
可憫少紙於清涼處置一紙陳之如張武筆其所  
好也來日午後亦一到館下某頓首上

又

如公之明峻固若瓊枝琪樹常欲在人目前特以  
公私匆匆又老兄常浪醫藥故不能數相見然未  
省忘懷也辱手誨審侍奉万福爲慰蠲梅佳句併  
荷勸意二年來不作詩遂失向讀矣才自局中還  
奉片章率

又

厚教并惠示螭梅詩感歎恨多病不能繼聖論  
題後二日間檢上葉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

21 集

自大者類取古今公輩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  
天略得三十篇即縱橫貫之矣小詩若能令每篇  
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頃來詩人推陳無已得此  
意每令人歎伏之蓋渠勤苦不倦味古人語精源  
非有爲不發於筆端耳

又

羣教東蟠梅并得佳句甚慰懷仰數日天氣驟暖  
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極歎足下  
韻勝也比來自覺才尽吟詩亦不成句无以報德  
貺但覺後生可畏爾

又

黑頭首上自觀音酌客回下馬氣未蘇得手字

今日公暇仰松楓香限日月逾邁耳明日晁張必  
來訪晚當一到緯北園也其頰首上

又

前奔熱身才元舍人還家安勝欲遣記問動靜勿  
勿未米耳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无頭但用  
天辯蒜切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  
灸灸至十五六極甚者灸至二百許但灸勝如  
不灸也灸了與托裏散喫托裏散用黃豆粉四兩  
乳香一兩極細每服二  
下覺熱躁日三服來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  
五散子二兩飛簪二兩乘洗淋洗了用官藥  
一錢并湯泡取清者  
膏藥是也其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文壯熱頭  
赤眼極痛可用大木蒜荔二口葉爛研用酒  
外許抗痒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及未解再服三  
服不妨雖氣弱人且去瘡毒為上

又

昨日到家即問老親藥餌切不知軍馬見辱也繼  
得手誨審侍奉万福爲慰書寒筆意驤三頰驚老  
服更以書史實之古人豈難到耶菊苗得奉甘旨  
拜賜良厚對客奉納草率

又

某頓首昨日辱教并送紅藥極荷勤懇適留寒沐  
沐浴到家已燒燭故不即上蒼天氣頗潤澤想侍  
奉方福兆研一枚并屏護送來日午後當奉詣某

又  
某頌首不得面久復累日惟深懷想驟尔喧煥不  
審何如伏想侍奉方福四詩納上欲候和篇了同  
納而數日特冗甚故未就耳草率遣此詩成別奉  
記某頌首

又  
辱教舊侍奉熙慶為慰兩氣差凉頗得近文字但  
苦為俗事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辭然大為  
佳作然歎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  
雲為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  
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  
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

又  
比以親老時時小不快又身亦多病故百事碌弛  
思欲胥跡江湖之上耳如所諭云云皆非鄙人所  
任責者但舊侍奉方福為慰所問應奉事恐不  
尔士大夫平居事父兄之餘力固以讀書孝文不  
免為親應奉得失便有數科寧有利不利耶思  
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規  
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盛暑懶出入不欲公冒  
暑遠來但懷思耳

又  
某頌首公私匆匆初无補事但常不得閑以此久  
不果通問辱教舊侍奉方福為慰得邢襄陽書

其紙積之悲令人酸楚少年中取數夫誠不易得  
想足下好文喜讀書又与之有雅故亦當深念之  
人幾日行告遣至下處取回書今日適往莊僕作  
書多未及此爾某頌首

又  
某頌首欲雨尤濕熱不審何如伏惟侍奉方福今  
日以所示書送蘇翰杯即得報如此今遣呈銷梅  
二詩遣上不知園中更當詠到何物也呵呵

又  
此辱車馬甚惠欲往上謁因得款語尚以秋暑未  
艾病起畏衝冒耳承惠教舊侍奉安勝為慰三  
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見能此者甚歎伏也然

又  
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  
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  
綉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昏曉  
眼臨奉督草率

又  
頌首前辱車馬甚慰懷想兩氣差凉想侍奉方福  
承惠教勤懇感慰殊今適上賦是去年作通頭眩  
未錄得錄得即遣上匆匆上致意草

又  
頌首承惠教舊侍奉方福為慰存問  
感激極矣某頌首之英亦甚佳實為老兄北方復常勝  
未敢遠出爾林處士詩甚佳寶落碑無屬本也

又  
頓首今日略到一兩處報謁即頭眩遂歸臥寺齋  
不知車馬嘗見過也悚愧悚愧辱教并得新鴨脚  
以奉甘旨感佩嘉意至深也已思得三詩弔惇夫  
候公行日寫納

又  
頓首伏承手誨送意極荷勤意長句清新讀之  
洒然適為親老數日來脇痛急意緒極無聊奉啓  
草草

又  
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為慰承讀書綠陰頗亦自  
樂甚善甚善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

書須得矮紙乃佳適有客奉啓草草

又  
頓首自二十四舍弟沒意思恍惚至今故久不通  
問辱教審侍奉安勝為慰翰林出牧餘杭湖山清  
絕處蓋將解其天毀於斯人為得其所然士大夫  
以為國家事體不當聽其去雖然又有義命矣承  
欲往見當俟道達即奉聞深衣令小姪遣付適頭  
眩寺中臥奉報草草

又  
頓首晚刻不審何如伏惟侍奉萬福來日定成行  
否未成行別奉啓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三

初仕至館職三

與徐彥和

再拜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  
徹專人寄手誨慰密監郡草體風行又得從容  
於文字推則思以惠縣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  
聞不以才高自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  
所會思示規經嚴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  
往不謹言行斯文之作莫不虛費翰墨若欲究竟  
茲事史須進步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爾謹奉狀  
陸書懷頓

某頓首前承檢惠整源蘇合方在南昌人事紛  
不暇開視及還山中破試整源甚妙蘇合粹勝  
未嘗見計與異時所得相合中者相縣也感佩佳  
意无以為諭香法今錄上不知公庫方尚在否感  
合得成令惠一二兩幸甚

又  
頓首前附陸慶僧人回上狀并煩調護刻永明示  
痕語計已興工若早得十數本帶向北亦佳所惠  
香非往時意態恐方不同或是香材不精及婆律  
與蘇合不足即前錄上小宗香法必已徹几下矣欲  
寄新双井以山寒尚微忙月別求便附上石刻數  
種護應香中燭燈不足觀也



又一

頌首前附隆慶人拜書當已撤几下自頃多病不能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其辦內外較顯更無所措手煩甄別官曹人物精確定不使玉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久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川壘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流刀筆之選也不緣忝承惟有懷想不宣

太和尉裴安世如晦之子其人好善善士但恐為吏不甚快健不稱尊懷嘗試接引之否其家有如昨時如書及古墨皆天下之選可試觀之也前所寄香似与小宗不類恐元是香材不妙使香身不

如所惠蘇合之精自可冠諸香矣意可尤須沉吟強妙前錄意可方去似遺兩種物蓋當於諸香後云龍腦麝香各三錢別研若果遺幸增入更有一鄭康成注漢宮香法未檢得續寄上双井似老勝去年謾寄一蹶嘗試如何

與景溫都運

再拜啓伏承拜延閣之命將潛以寬憂願伏惟謹慰然公勤勞閑陝之間十餘年白髮王事此未足以疇茂勲也比諸公稍相知察伏冀好謀而成以綴百祿區區祝頌

公擇十月五日遂畢寢步傷痛何可言幸野夫在

江西調護不與耳骨肉在楊頗得臂立辨與領生軍甚有意昨所助錢即送之云亦不以爲日貴也

又非白芽露牙各二種護往恐閑中湯餅之流不能味公家整源則鵲蘇胡麻合耳之亦時須此物耳

又

再拜伏蒙賜教勸懇感慰无量冰雪寒冷不審按部所止台候何似伏惟旌旆偃息文武能否皆効於前驟寡得職神明相之動靜燕喜尚阻參侍臨紙懷仰伏祈爲國自重謹上啓

又

再拜蚤來草具牋記道所以不能至館下之故并送茶當已達聽下伏奉手誨勸懇感慰先公行歸副本已領所欲乃放尾耶俟老親醫藥小間下筆并前帛軸寄上盛暑小勤行李願爲國自重

與景善節推

得仲謀書承以失率將不遂迂官公煩歷世故艱難當解此物去來矣不知今調何官尚仁得安問否无緣會面千万強孝自重當官愛民以行祈聞謹勤手狀

與李伯時

頌首前自省中歸過令親門問得車馬不至遂馳歸已放散故人遂不可出他日可約一集幸爲達

此意適到家却檢得士閣帖不審須未

頓首失晚集良取耿然顧後只約公家集亦好王潤帖欲換標及以淡碧磨之未及尔今以為壽數目間上謁

又頓首累日不面懷仰則勒寒暄終未適宜不審體力何似聞公復得一版虎形畫有昇平張仲謀欲萬軍馬到騏驎云堂陰甚清涼又有荷花明亦一往長若能來否若來乘蚤涼為妙謹答云承

又頓首累日不聞鞭策之音不審體力佳否來日欲同无咎文潛會于啓聖公能來否局中飲了便出即至彼矣

與張仲謀自書來日早具素飯幸屈願聞公不以麓齋欲知竹林齋厨之味故敢奉邀亦

又朝涼伏惟起居輕安轉具早飯幸玉趾來無斯立无咎文潛皆十齋故不設筆味想不以蔬飯為菲薄也

又頓首前日髮髯聞是丈君服藥不甚審諦不敢問得教承已安平甚慰子列被益公宜少補之天

乃若其心志如此意當小事也明當得面

與人

前承諭作水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万物資之而春台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面上豈可著龔鵠深數惜以為名言凡作序引後記焉无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亦足下深諒之

今三觀後

承問所以尊名者輒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万物芸芸之時已觀其復矣比來勞苦心痛略无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字之意如此

與衛嗣賢

嗣賢之孫欲令名書字繩祖漢衛宏得官書教部頗得改正古文異他日李問可以繩其祖武也甚上

谷陳敏善

陳君足下因江季共等書勤懇然敬逾禮見處以丈人行則不敢當其在場與否喬時同年相近故相親然弟與公丈人非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与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立



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  
所至之處皆謂之聖蹟是以不允為大方之  
家於其間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  
不謂之為聖蹟之不能為鶴林不足故也若不肖之  
才又安能及此約藏於南山之霧而文章為國器  
者不可勝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  
所患別於詩詞意清麗讀之使人覺其足下年少  
方日新而未已也他日不肯方當望奔軼絕塵而  
歎耳河岳之靈雖其本原高遠矣然非并十七  
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運于四海願足下思四海  
之士以為益增益其所不能母務造化而已暑雨  
方作淮南已早濕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方福  
幸其來趣報書匆匆才能作此記

又  
新選官期得侍奉恨不歛然望見風度蓋已使  
人意消况聞諸餘咸否人物之戒謹當奉以周旋  
為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曉僚佐則事奉大雅  
之為人謀至深遠矣余於前呈侍於獨何日忘  
之時節寒冷勤加調護自思慮可以已矣陽德之  
可頌君子受此敦厚風俗小詩歸賦高明以見傾  
倒之意

荅知郡大夫  
再拜啓霜氣日嚴伏承尊修康和慰喜无量奉  
教曲折於問感服至深家信上煩願旨愧不可言

蒙詢論意思不佳三界安愛焉概本惟洗心於  
道者不受經緯不墮於物物者若於此有味即  
能化煩悶境界超然安樂尚四親近轉以食芥之  
美獻諸左右率易恐悚上狀不宣

又  
再拜公人回奉委曲數存問勤篤至深感慰  
體勝從縣君萬福貴眷皆安佳良慰蒼仰家書煩  
願旨即寓道幸甚草草拂衣之興莫更熟慮之否  
眼前不可意事惟大雅之度俯仰不愧於天人又  
何憾焉尚阻營近曷勝馳情謹附取動靜某再拜

又  
再拜啓時雪霑渥蓋此際齋祈禱敷蒲民望伏深  
慶此承承歲府廷苦文後堆壘伏惟撥遣有聞  
已後庶靜春色妍暖想府中時有會集荒壘孤我  
亦有書冊足以自遣河東叔父轉寄到書信今開  
納左右某再拜

又  
再拜客官不能以家來官舍蕭然如寄他人視之  
若可憐伏蒙大雅指點之意以親親之意  
求彼飲食拊嫻之甚厚使旅人思其親親之意  
解官善去實亦出於雅獎撫撫稱謝之言非可以  
一二盡也行日遠勸使節臨遠南城塵沙及顯中  
心耿耿平原以遠饒者後宿一日賓客紛紛故未  
能上狀累日天意欲雨暑氣未盡不審精力何如

伏惟動止無恙。緣結萬福。姑安勝十九。後同  
生無恙。四十上。康務必已到。家東床元。禮佳。德  
除。若必已拜命矣。其道中。舉以四鼓。就馬已。初解  
黃都。不覺暑氣。今日。晚及。冠氏。來日。越。大名。矣。遣  
還。安。德。人。困。倦。上。此。狀。極。不。如。惜。仰。侍。者。憐。有。素  
故。前。月。年。遠。左。右。不。勝。下。清。伏。乞。為。國。自。重。以。慰  
瞻。仰。上。狀。其。拜。拜。

答太平州梁大夫

承別紙。誨諭。恩意。千萬。差人。極。荷。眷。予。曲折。北。行  
遠。與。朱。掾。有。父。兄。之。舊。其人。亦。好。義。趨。急。難。想  
披。教。事。無。不。經。意。也。伯。氏。越。州。司。理。欲。相。送。至。府  
署。暫。留。南。輝。似。便。餘。須。奉。面。可。既。邑。中。借。書。吏。作  
此。書。字。款。頓。小。大。意。不。能。如。禮。伏。幸。裁。察。

又

黃金。更。為。少。訟。高。明。臨。之。內。外。皆。得。職。宴。聚。消。閑  
必。有。黃。酒。之。集。湖。陰。邑。中。士。大夫。多。可。人。又。百  
物。價。平。於。貧。家。寓。食。甚。宜。寄。館。近。縣。無。盜。賊。之。憂  
也。承。存。問。勤。甚。故。爾。親。縷。

又

陳。無。已。榮。朝。廷。荷。拔。豈。但。慰。親。戚。朋。友。於。學。士。大  
夫。勸。焉。仁。人。在。位。國。家。宜。數。有。美。政。如。此。耳。

答聖與權郡

伏。辱。書。賜。勤。懇。愈。冀。其。終。片。之。藉。欣。張。燕。懶。道。出  
賢。部。遂。有。承。承。之。幸。何。慰。如。之。夏。氣。喧。濁。不。審。何。

如。伏。惟。簡。易。清。平。後。民。所。願。食。之。味。有。神。相。之  
兩。日。苦。寒。客。至。二。鼓。乃。辦。此。極。草。草。伏。幸。裁。察。

又

竟。日。得。奉。緒。言。承。長。者。山。牧。故。舊。之。歡。不。但。地。主  
之。禮。也。旦。來。伏。惟。起。居。安。穩。晚。遂。行。不。違。諸。別  
已。狀。草。草。不。宣。

答聖與龍

承。書。勤。懇。當。待。奉。閒。從。谷。山。水。頗。得。遊。於。文。字。慰  
真。無。量。寄。惠。新。詩。知。俯。仰。山。川。考。合。書。傳。日。有。新  
功。甚。善。足。下。能。學。問。如。此。到。古。人。豈。復。難。耶。遠。寄  
鹿。脯。魚。脯。皆。以。奉。老。親。且。其。精。美。感。激。又。承  
寄。香。及。筆。與。小。德。此。兒。頗。壯。少。文。甚。愧。愛。厚。也。

九

九

承。尊。府。解。官。欣。慰。無。量。北。來。真。得。言。面。不。及。千。萬  
自。勉。自。愛。晁。無。咎。已。赴。淮。陽。想。日。近。得。相。見。先。得  
合。并。之。頗。良。可。羨。爾。俞。清。老。貧。悴。未。有。以。振。之。真  
負。此。愧。而。子。方。邦。國。有。言。有。守。之。君子。也。豈。識。之  
乎。試。訪。求。之。至。山。陽。可。收。見。徐。積。仲。車。同。年。此。公  
賢。德。其。聰。明。智。慮。千。人。之。傑。也。

又

辱。書。勤。懇。感。承。奉。親。在。江。湖。間。碌。碌。無。事。何。樂  
如。之。在。康。莊。壁。埃。中。常。苦。人。事。費。光。陰。得。奉。教。訓  
可。讀。書。作。字。佳。耳。讀。書。勿。中。多。難。要。買。字。使。義。理  
顯。暢。則。欲。下。筆。時。不。塞。吃。也。阻。面。故。云。此。

又

每書件惠昆山極極所之求魚脯亦佳荷遠意  
勸然亦待奉萬福邑中既得人車願得幸問想有  
日新之功恨未得面見所造詣自去去年三月  
多病不後能作詩舊詩數篇讀之思其山川之勝  
楚漢間遺事不可溫尋昔年有新作宜因以來賦  
題不必其高麗人所同用復足要於題中下少安  
夫爾頃有數篇六韻詩為楚漢賦作欲奉寄適有  
少慎慎事未辦檢錄後信可往作賦要讀左氏前  
漢精密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  
下筆時源源而來矣

與人書

頭首虛陵之別忽復四年鋪書問不通時得動靜  
彷彿於南方親舊間耳人來伏奉教賜勤懇慰  
無量仕宦不遠如里定省之樂不勝親側又以文  
字為職何慰如之往者行李道塗渾留不及求樂  
之事天於公至仁厚矣想能風夜文事以謝注者  
好武之學以為尊府君之壽官官自無事實願得  
一官其文史想數有論著能速寄以慰如願不進  
有書其甚某碌碌中似書事得新金開卷室所  
藏恨老懶無從日新又恨口食食思得一江湖老  
還使老幼溫飽耳

又

兼致作初食甚菜詩謝能新集否大亦好詩因

記事不專為小物役思乃佳耳前日承往歲所作  
三詩皆以食菜斐然而成欲手錄呈數日冗甚未  
了續當送不伐處也欲封兩割俸券并作書送通  
判所封未畢續附行軒也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某頓首累屈車馬欲一至舍所問動靜常以休日  
有賓客慶弔事力不暇給非恃相受有以忘其不  
肖豈敢爾即承朝夕遂出都臨風依依願道塗善  
護行李至山中便有登臨之樂豈與奔走塵埃中  
者同味耶然鄙夫於此處興復不淺山中有新作  
不惜時見寄也前示兩軸皆高秀有江南山川之  
雲氣前携至館中欲示數同舍輒潤在群君間檢  
尋未了他日檢得贐下本當寄還也環中所要子  
瞻日日出東門及陶家佚者堂詩偶檢不得亦  
當別為寄三二日若未行尚可約慧林一面耶謹  
奉狀

上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三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四

初仕至館職四

與人

頃首伏蒙賜教存問勤懇審比來萬福如常舊時  
康作貴弟君子退處閑散每與知者共歎得所賜  
委喻累帛但增歎耳方朝廷每事循軌轍又知公  
者多不在人利之地故尚爾淹留造物者常因其  
材而篤焉如公夙夜靖共豈久廢者耶願進德不  
意以緩百祿

又

南方歲事兩澤及時否諸道多不稔朝廷遣使旁  
午未慰肝食憂勤也聞江湖頗得歲審爾訟訴亦

應稀簡郡雖僻陋君子居易以待時想能安樂也

與松老

再拜奉別忽復八年雖於飄蓬間時聞動靜而  
奔走南北無緣作記以修歸往唯攀仰不忘爾昨  
兄弟往來貴部皆蒙勞來甚勤久欲通書道謝而  
真煩困於簿領忽忽以至今即日不審何如伏惟  
邑里安於豈弟狂猥庸清齋閑時有文酒之樂某  
竊食於此無以庇民襍故以持竟除耳未緣參對  
唯冀自重以需百祿謹奉狀

與王及之賢良

頃首前辱車馬屈臨匆匆不得參候重承書詞稱  
如後進見先達之禮不肖自視歉然實不敢當

頃首於公文二篇其不以交際傾困賜之恩更  
其智則益日未能得其味也故伏爾緒川集計  
幾有本軀乞取藏之春秋論策借留熟觀對客上  
香不如禮

與周鼎推深

錫天資其美但恐讀書不得其要觀古人書每以  
忠信孝弟作服而讀之則得益多矣亦不必專作  
舉子事業一大經一小經如吾甥明利之質加意  
半年可了當以少年心志治君子之事業耳學問  
當以不及古人為戒勿以一日之長繫主司得失  
為意則出間疾苦不能入矣

與孫克秀才

頃首辱惠傾軫懇詩已徧觀之矣詞章清快易得  
可學之才也請讀老杜詩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  
使有意為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伏老筆視玩  
歲月矣酒三尊謾送去以沃旅愁草草某白

與趙伯充

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  
詩所謂作法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敵將若何  
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  
但不用事亦如書字要須以鍾王為師耳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其有筆力他日可為  
諸父雪耻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



本若深不悲枝葉不茂也

與懷道年

四十二銘資性甚美文字亦有筆力然須得師友琢磨刻元衆有行義甚可依滿洪諸少皆有文藻與游必有弘益正是強季時光陰可惜也

與元春朱和叔

承頌留意於書書脩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爲本古人論書以沈着痛快爲善唐之書家稱徐李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挑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又

細卒爲物最奈久藏若有但見惠得二兩許便足合老兒一藥待此而成不審曾爲尋否市中買到只是馬蹄香耳

與人

拜手奉手筆喜承起居輕安齋罷欲到城中借人馬來因爲調老駒可也頃際實墜碩義皆同耳昔人自有憂官家養疾索抱夜間无睡處但是鐵量不同亦不必推也非敢抗否但據理論之耳

荅萊州使君

昨晚到舍得所惠教并煩再覽新臨極荷勸懷

承承方欲題其其到題與之頃頃乞鄰亦得來日爲老兄題其其到題與之頃頃乞鄰亦得來天美可堪伏惟侍奉方極簡厚未到到即送上詩刻二本不足觀謹仕

又

重煩則以羊奶孔意道當何必如此荷故人之情倦倦不敢退避似增泥耳謹勤手狀道謝万一

與鄧仲常

不意更改嘉興郡太憲蔡奉養伏惟追慕抱携顧與之勤哀苦何以堪處日月川流遷至成服創痛何堪奈何奈何惟以理喻痛致力襄事謹問勿勿

又

承承數日間當遣上矣

荅監使殿直

辱書勤懇并惠送并泉荷倦倦之意某到城三日賓客人事幾无暇暇迫行二鼓乃作此書耳所須作詩那復得此暇望見公書齋亦自有思故名齋曰寸陰又所作曉光亭名亦不雅馴今名亭曰閑幽其意其別紙眼花極草草

與君實仁親

楊華店有土井清冽而甘不作土氣自双井來所經井泉數十皆不及此惜張又新陸羽輩不及知也公好事而有俊氣希爲發揮之欲奉煩以伍外



瓶實兩器取井傍石一數置其中令水不濁青

蒙頭石以泥送至郡中早得之佳

與職方大叔

至京一月未及參拜豈於左右真爾闊疎耶初入  
都即謀安葬之地既定則病今日小愈方試行尸  
庭間力未能戰馬也七兄還家詳聞動靜添以為  
烈承廩積不給聚族白髮勤官况味尚爾耶病起  
力乏上狀不如凡

與六姨

再拜歲初到家兩弟離直又賓客無日不在門故  
絕不得暇又缺修敬惟深瞻仰春候暄暖即日伏  
惟尊休動止輕安道齋香火精勤不懈主簿及新  
婦夙夜率職孫女長茂某雖再乞江淮一差遣比  
被堂翁趣行方治行李為遷延江淮聽命之計非  
又亦至城下當候參觀謹附承動靜願調適平等  
心以養眉壽不備

又

再拜啓季春極暄伏惟尊休動止萬福一向以供  
職都下匆匆才了眼前故不能狀每蒙批許感  
慰至深龍姥來能詳通左右動靜承頗以家事未  
就緒多伏枕近湯藥遠思不勝悵惻有小食口衰  
未能以秋毫助左右但會中盤一車輪耳俟更

六舅執計之然人生只如昨望以聰明回保  
強以待災去福來迺所爾無辭可以息訪無爭可  
以止怨此最事簡而易行願留意於此唯望以聰  
明回光自照焚香誦經勸督育郎幸業以待時至  
祝祝

二

前蒙手作嶺外十竹遠寄以來勢飛動即與坐客  
同問之無不歎其欽嘆當每竹記數句語標軸它  
時與中州士大夫共此奇觀也但恨未及識此竹  
本生之所宜或能因暇筆示幸甚竹族類最多而  
神常不草齊民要術載安道竹譜皆不能及其種  
相之性常欲疏記恨所識未博耳所寄紙軸猶未  
暇落筆寒夜就燭或可作即上寄至親間時有可  
快快者但願純以慈慈喜捨視之則冤憎氣消心  
意安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古人言以有忍其乃  
有府有容德乃大六姨聰明必能融解此意

與范宏父

再拜昨旌旆在城東以老親醫藥未問不得至館  
下欲再遣騎承動靜而使節已行公私匆匆因循  
至今天氣比來寒暄不節不審兩上如何此惟接  
部所止官吏効實嫌寡得告神之所聽起居百福  
尚阻承承臨紙增情願為國自重以須召節謹奉  
狀

蒼佛印了元禪師

往來廬山雲居之下山道苦難行而不得面  
其言句多傳中朝士大夫間望風懷想則勤耳  
示書存問勤儉小人沉迷俗狀去道甚遠何以  
得此於善知識也未緣衆對願爲甚忍世緣謹奉

某汨沒塵中懷高勝之風无日不勤因來何以教

與雲石西堂和尚

雲巖西堂和尚即日伏惟少病少惱氣力安樂等  
觀衆生慈悲引接得无疲勞蒙賜書重重告教止  
爲此事恐其前來悟處不實深見老婆心切万里

相對豈可自護若不任麼終不去通箇消息念念

不續徹底惟空都无道理没可把捉更難割甚處

三乘十二分從上祖師一切所立法門及是止啼

錢元絲頑許可掛唇舌都无所合故於普賢行願

中百巧千拙且怎麼過有病處願加鍼艾无緣親

與雲石禪師

頌首辱手誨審道泉清肅四大輕安良慰懷想惠  
示木石碑刻拙字煩剪被甚愧石門閣字氣象若  
可觀題名刻得石文敲敲迺似古碑爾

承比來微肩風寒伏想四大已佳知事竭力

意亦不無未果求益論但有懷仰換牌其  
遣人往取也人回草草

答清隱禪師

頌首風水淹留幸得對談塵殊慰寂寥二十九日  
解舟到山下阻風兩日相望二十里極思茶會顧  
陰慘不敢遣人奉邀爾到星子便承監院垂訪出  
朱後所惠書前勤懇并維摩香臺山茗石刻皆領  
情謝嘉貺到城下人事便紛紛不能知風處得  
爾作書奉謝良草草雨寒想道衆肅雅多愛多愛

又

寄意伽陀大爲佳作甚有警策也事多未暇奉

和建溪三十鳥蓋十石送清隱接待四海五湖

與觀音院長老

昨日承訪別荷勤懇知衆隨者衆蠲舍不得少延  
餅錫甚愧早來行李備雨良勤既治舟行想須盤  
桓雲岩兩三日拙頌不足觀護表意爾双井遠索  
得少許已不甚佳護俗乍到煎點道塗惟異善愛

答廣公閣梨

頌首承示喻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  
但且留印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求明智禪師示  
衆語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付梓衡已自有書道  
達佛法於薄魔事誠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  
愿必欣然成就此緣也

與劉大師

頃首昨病瘳數日既參告又公私紛紛故不果  
謁辱教喜承堂頭氣力安樂道人為清眾竭力  
善甚善玄公宗派因碩託名其後但未曉所欲  
本意言一二日到寺中咨問吾兄與承天方可下  
筆也

又

頃首昨晚同教語甚慰旦來想日力增勝判狀納

與雲居教首座

伏奉擇師七月七日遺書承即以是日薪盡火滅  
魔事熾然法幢摧折人天所共悲仰伏想山中異  
類悲鴻草木變色九諸外護仁賢誰不哀痛聞聞  
維有日恨以世諦束縛不能往同法會今送香一  
合并燒香頌去幸為告白勿勿萬不一陳

與余洪範

伏承教答敬佩磨琢之益論聽言之道有之則善  
改之無之又何鄙焉則洪範之論雖盡聖眾不可  
家說而戶曉則又相傳以為長短此物理之不可  
免者也則不肖論之盡矣於流俗與之則無不煩  
盡不能得一事止作許多閑錢則又不肖之病矣  
誠不可鍼艾者也自省以來浮流世俗之風波四  
十年莫不過如此也觀食渴飲困則飲卧如瞿  
入水不落羅刹計中不肖亦不能學也

又

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八風與四威儀動  
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  
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之党彥進尔党在許昌  
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叔之左右  
問故党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  
聞洗耳而

答張益老

頃首少同里閑又坡懿視科場中亦聞緒言而從  
食南北缺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年忽奉來教存  
問勸懃慰此占思承游意塵埃之外得妙手於梓  
匠之斧斤又過辱推許以幸古之意欲編為諸琴  
品藻稱述誠願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仗境方  
生此公之所聞也要須它日得一披拂乃下筆尔  
人曰忽忽上狀

又

斷琴要須以張雷為準非得妙材不加斧斤故傳  
百世耳閱百世而不慚者固鈍而後利都下有杜  
瓜劉栗皆為名家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  
傳況此嘉器能得古人之風聲氣習者乎

答程德孺連使

再拜答昨日辱大施臨置飯因得聞所未聞甚  
劉援來恨行期復迫不得繼承益論耳伏奉手海  
南經宿尊候萬福為慰今早侵星出城不敢遠走

狀 感動靜方此阻遠願為因自重以演進用謹勸手

與人

頌首來日欲為文潛過觀音晨飯午後具數盃尺  
是斯幸兄弟鄰老兄弟共六分耳多得珍品乃佳  
或借一庵人就觀音具之若有靈藥無之類就  
此煖湯耳續馳納五千去奉其贊或不足更示喻  
酒已具於此器用之類皆貴公家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四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五

丁憂

與洪甥駒父

老舅不孝天降酷罰外婆郡太六月初八日棄背  
諸孤叩地號天無所告訴苦痛煩冤心肝崩裂苦  
痛奈何密苦奈何日月不居奄經四七攀號不速  
忍苦未死奈何奈何二十一日七舅來自汝州兄  
弟相持號痛哀絕奈何奈何想吾甥少失所恃比  
歲數見外婆今復求失當深悲苦幸朝廷恩厚例  
外聘緇二百下木屬應副葬事今已得五升并舉  
二十八叔母孫謝兩舅母四喪歸葬但以暑伏未  
敢扶護登舟然行期亦不過此月下旬矣哀荒不  
能一一江藩諸友訪舅存沒者以此告之不次某  
謹告

又

勳父推官外甥得去十二月十日所寄書審官下  
勝捷為慰近處父自南昌來相會數日文字極進  
亦兩得文城委曲甚安也老舅哀瘁荼毒扶護艱  
勤水行略已半年經此歲序哀摧感咽殆不自勝  
今日入分寧界溪山草木觸事痛心奈何奈何此  
以雙井舊宅不能容四十口十四舅已就溪濱所  
間作一宅可庇風雨葬事徐圖之在九月十月間  
也諸事亦稱有無為之耳劉四家揭乃至於此言  
之使人動心今不知遂在何處居也咸臨傳詞未



光華亦足慰泉下之人矣壁陰日新之功當不止於此因來更數寄韻得暇治經否此乃文章之根治心養性之監又當及少壯耐辛苦時加鑽仰之勤耳鴻父何婦吉禮在幾時且留官次否小舟几研動搖作書極草草不以其奇

又

老舅孤苦病癘活未死粗能饘粥以奉堂殯日月不居奄奄經緯練道慕不逮痛深著割奈何奈何煩冤荼毒殆不自勝重以給事叔父之喪號痛幾絕新鉅痛深加以殺割奈何奈何遠承書疏存問但深感塞新文寓祭讀之委涕無緣相見訃此痛毒因人還草草荒塞不能萬一千萬特受慰此懸情不以其奇

二

承兩外甥寄惠安康候候悲摧感塞無以為言大事之期卜以來年二月初吉今舉堂陶石之功略具矣一木一石無非七舅親致力也舅疾苦之甚幸能鍾強唯苦廢忘亦是年將五十一不堪累處耳駒父鴻父及此富於春秋各須強學要須親古人用心更乃可少暇豫也多病相勞即頃暇書不倫次其白

與洪甥適父同

得適中書審侍奉大母膝君安裕同諸弟進學不惟甚慰懷想即日霜寒想同新頰供具旨甘不置

黃州教授得安問寄詩比舊增勝每得所寄文字雖哀苦憔悴中亦一開顏也所問禮樂事真悉禮樂者聖人所以節文仁義至於大成者也修之身立於天下一法也一物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範圍天地非聖人孰能之惟聖人能遂萬物之宜通天下之志萬物皆得宜禮之實也天下皆得志樂之情也董生王吉劉向所論蓋欲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以教化民此與聖人之言不悖孔子所論孟公綽下莊子之徒蓋或過或不及非以禮樂節文之則不可以為成人如孟子所論合矣聖人若知人之本根有器故其用禮樂也知變化之道與天地同流故鍾鼓之間而與天地同和鍾豆之間而與天地同節後世不本之心術故肝膽楚越也而況於禮樂乎對客疲倦草草奉報

又

得來書知侍奉萬福進學不倦為慰老舅霜露哀摧比經緯練道慕無異痛深著割奈何奈何方此荼毒百骸發瘁又聞給事叔父之計一慟欲絕奈何奈何鴻父在大學時得安問否得劉教書推與二生文藝頗慰懸情通知古今在勸讀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頃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譴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



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其  
一則十日亦盡去矣管子曰聖人貴夜行此之謂  
也此所謂安身之利用孟子所說曠安宅而不居  
者謂此等也潘君文字極有思致近又得渠書傾  
倒甚至多病未能即作答且為道意不知此君能  
留意治心養性否古人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  
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此至言也見徐外生  
奉議亦道此意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  
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  
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未能相見千萬自重勤  
務本之學

與方察院

某叩首往歲貢院得奉緒餘初不款曲還家即苦  
公私無暇日刺謁記問缺然此高明所寄喻可勿  
論也今者遭禍故歸改葬田里無緣一望先彩辱  
哀憐勞苦良厚感慰何可勝言小舟兀傲紙筆皆  
不能修敬特相察知乃敢爾

與子正通守

道出貴部幸得承誨語又辱至人之禮勤重感服  
無以為酬晚刻伏惟起居萬福某以悲苦裝懷不  
能一請別謹勤手狀幸照察

與仲謨運勾

叩首道出貴部數以節事煩每案卷不卷感  
佩焉已天氣小冷不審體力何以區區郵幹幸甚

集舟人以不成程次來旦乃成行無緣言面頰加  
憂重双井茶護分上適有僕夫自遠來茶味似可  
人故往但不知此有佳確否病餘疲瘵不少

與周子文長官

叩首此因家弟從君子游頗聞風旨罪逆餘生大  
病幾死無緣參詣昨日飽飽携小兒女扶杖經行  
懷息江濱主人之舍仍蒙顧存不得曳杖奉迎晚  
歸聞知維舟之所瞻望甚述函麓不敢前他日江  
上卜解后林下葦間謹奉狀

與焦君明

叩頭此逆餘生苟活未死護喪道出貴郡凶覺无  
緣望乞代家慈哀特垂察奠弔問勤懇孤苦之  
情感塞推絕謹奉跡謝萬一哀荒不次

又

比辱寵顧勤懇無緣參詣霜寒承體力勝健為慰  
石研為船下壓疊未可見三兩日納上洪州兵級  
三十人抵候請米已數日或得分暇一給与幸甚

又

昨晚荐辱無顧極荷眷予之勤舟卒請米已嘗面  
禱想為留意

又

兩日不得面車從出至開先方杉想殊有樂事天  
氣晴暖不審尊候佳否宜須夷齊席碑今錄上郵  
惡不足觀也念遂上狀草草

與魯甫一簡

叩首冬暖而雨天氣未佳不審比來何似伏奉牋  
記累幅札數過當雖懷戢動中然甚休不取承  
也此以舟楫未洽淹留意緒殊不佳遠承津遣開  
濟行李非仁哀孤苦父能如是欽服高誼大不可  
言

又

不肖於公家伯仲有一日之雅又德占家復職瓜  
葛旋以未嘗得望履焉故不能一通記問今者遭  
罹大故護喪西葬由舍道出貴部蕭然幽篴无緣  
冬依伏惟豈弟之政由里所安縣齋虛閑寢膳宜  
適哀苦理瘳雪霽手凍上狀不如札伏幸痛察

又

四順湯法今詳錄上大藥欲藥材精耳舟次風雨  
賓客不可少駐清暉閣大是佳處但風寒尔煩指  
麾借簾數間遮映前後更得兩青條則足矣郵事  
濶高明快場快場

又

損患賜茶感刻送酒香味極佳從來苦郤城厨醢  
味如稀餲不謂步兵奇醢乃出大旂之下細酌風  
味如對清論欽羨欽羨

與閻伯仁一簡

叩首昨日幸得面少慰馳仰已約不再謝問告  
得車乘幸勿出也双井白芽半斤許頗對香

入經室以助靜緣願以此道以觀其笑

又

叩首通蒙致奠冥深哀感掃榻久矣不聞聲然  
間居猝不能致致輟乘爾楚州亦仁此邦玉泉皆云  
是其良想杜門亦賴此陶寫故護往遣人負驢與  
能一瞻耳

又

早辱訪別勤甚哀憐孤苦病羸意深厚矣恨行李  
匆匆不能求致款曲耳又煩郵及饋粥致伊蒲之  
助感不可言

答人

某叩首即日不審老後何如伏惟尚能支持某昨  
以八月出都至盱眙大病幾死殆不能勝喪幸出  
大江以來即无恙然風波處處應留百憂所會正  
月八日乃至双井山川如昔觸事隕心奈何奈何  
到家得所惠書存問動驚感慰无量極懷即次已  
二十餘日賓客未間發作此狀極草草

與德幸宣義

叩首罪逆餘生苟活宋死扶護假道辱地主之礼  
甚厚未肖之孤哀摧城塞難叙稱謝无地寄言別  
陳日欲作書以近鄉里處處賓客來弔祭略无暇  
自以正月八日到家親實至今未間雖懷仰不  
未能近筆墨蒙存問動感大慰馳情比承太守已  
到官想正事不至勞動體力勝健哀悼之餘

長守... 未... 到之期... 時自...

與人... 目

叩首不孝之行... 天... 孝深... 月不... 伏家... 願餘生...

又

某叩頭罪逆餘生... 死... 感之情...

而已午刻不審... 何如謹附...

與本州太守... 目

某孤陋寡聞在廷不見... 風采... 承大... 無緣... 將... 田畝... 起... 朝...

又

孤苦病... 幾... 非一日... 我之情

又

某春雪... 日... 未...

若何斯舉... 目

某叩頭孤苦... 中... 思... 奈何... 言... 願... 坐... 萬...

又

叩首不獲... 問... 數... 甚... 然...

之功則錄草堂文堂中之人哀卒廢李其不稱  
句也太和詩似不必作有微意其駙父書幸取  
之未緣會其唯強李自重

二

外甥鴻父得託貴門相與遂有葛瓜良以爲慰諸  
令弟相講李不倦哀卒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  
斯舉不知可用否取論語所謂也斯李矣者但恐  
或犯諱字因來示喻陳李常所刻蘇尚書詩集頗  
爲厚紙印一本見寄只封在鴻父處亦可爾

三

江黃州遂至於此令人氣塞中間雖見邸報不悉  
其詳護張向何所今定如確立耶承李共毀齊甚  
可念朝夕作書竹遊但此既在深山中寓書四方  
未必達耳

又

叩首春來寒燠未歇承侍奉萬福爲慰令弟想進  
李無恙承示喻親友離群有獨幸之憂苟無其人  
當論其甘友古人於黃卷之間宗伯蘇端明之詩  
筆語妙天下於今爲獨步當激賞其妙處率馬以  
驥也觀斯李詩句多自得之它日七八年少皆當  
壓倒老夫但須得忠信孝友深根固蒂則枝葉有  
光輝耳碩深念之寄惠蘇公詩集亦自有用處要  
欲得一本厚帙者藏之名山耳李常所寄亦是此  
一種紙皆料李常爲用厚紙印耳斯李者懶所

也斯李矣翔而後集已過古人去就之意紙可  
言欲作序者但爲之華藻耳哀卒以來文思枯涸  
幾如井谷射鮒公集泉稍集即當下筆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五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六

丁憂二

與李德叟

三吟太君伏惟履此春和草候萬福蒙哀卹存問不勝悲感某兄弟罪逆不死幸畢先煥煥大事日待盡於墓次耳此亦粗能饘粥不煩憂念外家多故只使人意塞伏想白首懷道能照世間煩惱根本自得輕安以享子孫之福祿白亭一疋頗精賦恐可以作道服白曬荔枝二百謾送下茶輕漬恐陳大姨安樂想侍奉不懈持齋誦經漸能平喜也夢槐一疋護寄所謂千里鵝毛也

跋前書附

其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焉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舍不得盡哀於銘旌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仁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愴然樂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樊口題

與呂晉甫

比辱車騎臨顧恩意良厚適到家日苦賓客者具其薄不足以淹留君子於今愧悚比方掃除若下草堂日親鋤灌林影水聲可以永日恨公不能來耳雙井四餅昔今年極饑者又玉沙牙一片以調護白牙然此品自佳氣味但未得過梅香色味全爾公留意茲想不可欺也

又

叩首別後忽復春夏哀苦窮窘多病嬰纏日力不自給久失修問即日初暑不審何如伏惟平易之政民有畏罪懷仁之心訟庭寂然縣齋燕喜有以自娛聞者已在湖口解印想必有期遂有相遠之嘆臨書增嘆

與張叔通判

叩首罪逆餘生苟活未死大事未畢哀痛無已不能數書歲中亦三四寓逆示諭自得南康書後不復知安否更煩公遠思又十三妹憂煎不可言相望數千里此情何以堪也四月初時託轉運司寓滬計必得達入夏來不審宅中尊幼皆佳否齊郎

弟太

二

及兩晏郎婦各常得安問左右兒女皆長茂揚家時得書否大娘令人不忍思之奈何奈何承合肥不遠稍向南來以為慰或聞野犬勇恐得合肥不審何以慰之某頃在淮南雖大病然至江上即能飲食今雖差瘦如昔時也力大都不覺寒序也却是元明居喪來絕葷酒初甚癯瘠既畢大事心意稍寬將息得甚完復定給事叔奄過小祥傷痛傷痛宅中幸無它常相見但十八新煩時時服藥未得脫然安樂耳十三妹切勿憂家中人生但且自保安樂而已無事時唯看經可以寓意三妹修行應更勝進九妹念四妹逐日念經聲不輟也宋綠會面臨書頃涕千萬將愛書或不達慎勿憂



前不次某叩首上

答蕭子奇

與足下之先君子游於今三十年常恨濟父不見  
用於時又愧碌又隨食南北不知濟父一立一蹙  
便是了一生也此等以先君子之治命見囑作銘  
方此街哀墓次待盡朝夕何得復有文思又承  
交有期不敢但以孤泉下之顛率爾就此不知  
可以傳後否試持與君表議之可用即摹刻也哀  
附遺又不得次

洗研一技墨四種漫往為臨池之用

與胡少汲

某叩首春末得莊僕田所惠書即附慰疏問唐巨  
運交遠近及念九兄弟喪何如學問可望否張  
氏所得所否何以書至今未達耶計是奉新莊夫  
亦有所謂發不往故直留前書在村舍爾足下手  
足之痛相及在體於人情豈能堪然當以承祭祀  
為重以道印為智慧之用知其兒女痛痒則不私  
兄弟所以相期者矣惠寄蠟筆油筆皆山中所需  
多感多感象前堂蓋取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矣  
此處有前後堂前堂面竹外脩溪脩溪以南墓  
阜山重疊無際後堂北桃李皆數十尺盛夏綠陰  
甚可愛二甥誤傳堂意致公注作文經皆所謂便  
陳壽不美於史迂固之罪也端詩皆有勝處知別  
後不忘學欲歎所須伯夷廟碑及近文以盛暑

評作書不復可及此物秋涼後或得手抄數篇也

又

某頃首辱書動慰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遠欲  
歎歎歎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想進學  
不怠體力清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蓋比居山堂  
中最是常氣霧蒙遠近日高乃相辨故須此耳舉  
道者碑其佳不知彼方猶能傳率道者語錄否試  
為尋訪舊於文字中似見有之耳公家與不肖薄  
有瓜葛又是年契不但以令兄將從故為兄弟丈  
人行非所以見惠幸改之百允奉狀草率

又

某叩首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款語耳前  
年佳句并蠟筆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  
歸之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隨心多病多故不復能  
與人人事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  
能作答然間獨思念公於不肖勤懇又非有作  
求時以草木臭味同尔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  
交薄如此想必不疑滯於膏火也承以令兄之哀  
疾苦復作幸即輕安家事所寄美書未女唯寬懷  
自重

二

某頃必孝友解事家居唯癯瘠則不以細故傷大  
義亦使亡者無憾於下泉矣念九當此多難能自  
善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深求神悅

欲生死之根則憂畏為慈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  
葉安能為害投子嚙老具出世宗師海會長老道  
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  
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嚙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  
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  
却觀舊所讀書境界豁然六通四關極省心力也  
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嚮古人所謂下人  
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又

某頓首辱書遍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  
中計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爾自州  
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  
不足數日來漫服板乃似有發覺漸得力冬夜可  
閱百耳年重五十百義相現故思如少汲政好勤  
學爾所報令兄房兒女詳悉甚慰誨諭存心更竊  
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別用處舉斯心以加  
諸彼而已

與潘子真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切伏天才高  
如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  
一舉千里非荆楚之材所能咏詠以是久未知所  
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  
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  
適理之曲折然後無悔釣深而示隱溫故

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  
也博學而詳論之極文辭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  
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  
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繫以繫萬物而不惑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聞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  
矣任父之側則頭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頭如  
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  
與不已若者慶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  
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則善矣  
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又

大門養道立國宴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  
必深矣試以不肖之說請之倘以為然足下加意  
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  
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出  
君子皆當為足下明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  
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  
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  
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

與徐甥師川

得手記審秋來待奉萬福問居不廢問學甚慰  
想老舅窮病漸愈比經先親練祥追慕不速痛深  
則割又聞叔父論事之言驍勇審門戶陵變一

至於此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慰恤易勝哀感  
所寄古州舊句非得見諸賢和篇皆清麗有句法  
讀之屢歎精純在前老者增愧耳甥人物之英也  
然源治經以深其本行止節點一一規模古人至  
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  
言行不但為賢於流俗而已此其大成使古之特  
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多病至常憤憤書兩不  
次

又

厚書存開動難見所作二詩皆有老成之氣它日  
學問文章當不愛但念當得智慮深遠老於世故  
者珍重乃為有益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  
能曰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十九年於  
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  
能文亦不足驕人矣潘君詩句中觀其人其刻厲  
不輕浮然不知於治心養性有少工夫否凡倦疲  
軒詩卷中人但能訥言而敏於行皆足以追配古  
人矣今人不足驕也不知甥與諸友當如此念之  
否多病草草因來有新作寄惠為望

與運判大夫

葉叩頭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南方下濕憂秋  
來不病風土否氣鬱鬱諸郡亦少事未出接  
部否小人致力墳墓尚能飽粥爾然直經之中照  
情參待易勝懷仰伏祈護養膳膳以須聖雅某叩

頭

又

孤苦病羸旬存視息以奉大事私門多故叔父給  
事又棄昭代剝鉅痛深加以剝割荼毒之情徒不  
可堪以是欲作記承動靜心意憤憤臨紙輒廢伏  
惟高明思厚能略細故未緣瞻近易勝馳情謹勒  
余候

與聖弼

叩頭承邑中積弊之後事須裁割想游刃有餘即  
日就緒某村君草木蒼翳伏承旌節屈臨存問之  
甚甚厚慰此氣燭感服無以為喻秋晴頗復暄燠  
不審體力何以惟四郊無事侍奉萬福爾然凶直  
無暇修敬不次

又

伏承手誨審兩寒侍奉萬福為慰風雨之旆當至  
異化衝涉良苦回賜能少駐謹掃榻奉俟不次

日月川流忽接季秋改朔霜露無伏待盡草土時  
節往而不反追慕慈哀書疏存問恩意千萬悲  
感塞天不可言哀願爾然不得請於將命謹勒  
狀不次

又

經通得款語甚慰幹務銷碎曲煩調護精密非  
親親之義安能若是感佩不可言寒霜即日



主事不至勤勞煩得暇讀書開時發朝夕於此抱  
飛翹就神悅使旅人忘懷也尚阻參承千萬珍重  
謹奉手記

二

公從仕上下之交皆得其驩心又勤於公家可以  
無憾惟少讀書耳能逐日輟一兩時讀漢書一卷  
積一歲之功所得多矣遇事繁暫輟明日復續則  
意味自相接然時亦不須貪多但要有倫序耳

答唐彦道四首

某罪逆餘生苟活不死淫伏田里曠絕人事初不  
知長者在邇州不獲修記承問忽辱隆教恩意  
勤懇咏宴居仁里將十年有壽康強知止之風有  
激貪懦老成之化功在後進焉勝欽欽歎即日  
天氣暄暖伏惟體力輕安水濱林下不資扶持數  
舍相望無緣承教臨書增情謹勒手狀候起居伏  
冀若時自壽以福遠親

又

某銜哀慕次祥禪奄欲除日月如流悲慕無已  
永失顧復長為窮人奈何奈何捐惠粉麵繼此飯  
蔬拙於生事貽親戚之憂愧感愧感山居粗了大  
事略不成生涯無佳物可謝來賜抵增愧尔謹勒  
恭候

又

稍與為瓜葛臭味既同又託肺腑相親焉也何故

方復以國封其誠為賜而亦使領得千誨數言  
可數也適以大事沙里實困懷土累日乃辦數年  
陳約田里無緣得面少聞緒言臨書增懷頓首

又

承示兩園石刻鄙文拙字豈足傳遠徒有多愧尔  
石刻雖模頌可人但墨蠟功不至耳

答朱時發四首

叩首不得對語忽懷感及多病多故不能數書推  
有馳情耳孤苦病羸每承問訊勤懇感激感此  
番尊府在瀘南令弟已赴太平交橋間靜有以自  
慰甚慰前辱寄連土水極為用多荷多荷黃柑亦  
佳惠但不若蔓蒿尔因人到馮家庫時帶得數束  
蔓蒿來乃佳多事奉記草草千萬為道自重

二

承喻曉老頌極荷殊磨之惠曉不能引弓自射絀  
月之心不死所以不能以法供養延致十方明眼  
兄弟求安樂法還自退席亦無利益因果歷然一  
切心造老夫不別時機按牛喫草乃是道眼不明  
耳但世諦中有如許事若拈却脂脂帽子脫下狐  
臭布衫豈足更顧惜也所云四果仙人感衆得非  
通城燒香薰客者乎聞但勸人誦經燒香耳若然  
者亦不足法俗也

又一

承手誨示諭慈林老人報緣煩壞雖遲過一著

心如木石行如水雲豈可多得亦是叢林後生  
樞耳七佛等偈并送又大通真贊同杜此正是  
鍾鹿空耳

二

洪源鄭居士子通輝尚清潔又老於此故九与之  
時有霧露之潤也頗嘗從容否因以公之所餘贈  
其山居之乏甚佳渠銷元求於人士大夫自當動  
心也元明及諸弟姪亦奉承動靜近圓兄行各已  
作書矣此女輩幸各着精微煩存問多感令嗣讀  
書必勝進

山谷至人刀筆卷第六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七

丁憂三

答洪甥駒父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為慰新  
婦諸孫想履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  
詩酒須少輟也自頃每與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  
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  
受米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熙紹不知  
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  
文景與又不知是源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  
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鉤深索隱有日新之功  
又為諸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  
寄鴻父更加意筆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  
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槐安國中耶師川應奉  
否頗解作筆業蓋父蓬生麻中不得不宜比來翰  
墨亦可觀否老舅既就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告  
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某白

又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二年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  
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  
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釋  
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  
手雖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  
奇妙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



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屬  
貫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  
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  
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文章但  
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耻罵  
大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如天丁其左  
腹中如蠶吐其絲其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  
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  
飲酒為佳見師川所寄詩卷有新句甚慰人意比  
來頗得治經觀史書否治經欲鉤其源觀史欲馳  
會其事理二者皆須精熟涉獵而已無此功也士  
朝而隸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

其人

古人讀書法也潘君必數相見此得其善甚想見

與南康使君察院

某再拜某罪逆餘生苟活未死日月川流既見素  
冠追慕不逮哀痛無已頃者使車方承詔而西蒙  
書臨累紙存問慰恤恩意甚厚竇深哀感方以竭  
力大事又治給事叔父窀穸故不能即寓臨隴負  
無可言者比聞使館當來惠江西尚冀一奉履謹  
勸手狀

又

某再拜頃者君子在言路切念忠言嘉謨日滿奏  
以兩露四方何去國之亟耶南康下車即問

里皆受其賜少淹留使節以庇江西桑梓之邦實  
依喬雲之陰顧恐即遂還朝耳近見李子修大夫  
已請宮觀若遂請瞻對有期也

與宇文少卿伯修

某頃首再拜啓秋初舍弟入都哀悼之餘未能堪  
事上狀極不如禮計得徹聽下初冬霜寒不審尊  
候何如事方叢委責成於禮官者多應報亦少勞  
否中叔同舍諸禮官多佳士想亦可樂某以艱故  
多病九月之末方畢給事叔父葬事歲中一再財  
力俱困又病餘氣息蕭然未能造朝方欲乞一宮  
觀養三三年未知蒙聽察否尚阻瞻承臨書懷仰  
謹附承動靜不宣

人

力甚

伯修名實甚美回翔之日久矣獨無餘書乎  
維知軒冕若寄者宴處超然繕刀而藏之及試用  
則若新發於硯矣不肖自頃顛傾於大故一病幾  
死又失夷仲叔父二年來生理欲盡比雖勉從吉  
服推毀實未堪事尚冀偷日月襄回墓次不知諸  
公能見憐否若有問及不肖幸一言致之

又

循之遐叔景謨相見幸為致懇哀悼之餘瘦茶強  
以作書腕幾欲廢以是未能修問耳

又

輒有鄙事瀾煩高明小姪樸年可從仕矣自頃以

先親服藥累年繼以遭罹大故家事悉發調護奪其學問光陰多矣今當遣調官慮銓試或齟齬輒欲令預一挽即不審可得否如可即託考功裴仲謨投一家狀得報即遣入都矣鄙瑣瀆清愧不可言

與伯充團練

某頓首毀瘠餘生幾無人理日月川流既見素冠不忍遠去丘壠衰回里中復見改歲春夏以來奔命不暇度長者已得其曲折故不復言自日至來止陳留東寺之淨土院一室明暎容膝有餘相望無一人恨不得款語爾霜寒即日想侍奉萬福謹附承動靜

刀筆

又

昨日得雙井之東臨溪陽崖一桐頗有歲月偶爲霹靂所僵比有一士人能琴雅善古今制度爲作一琴甚善欲得王徽成就之念非公不能垂意於此今令舊吏持徽模拜呈細事數溷公愧不可言

與頓敦詩察院使君

某於老兄氣味殊不遠而音問不往來者二十有五年豈有世故利害能變遷曩時頓敦詩黃魯直哉然隨食南北相望於江湖風波之外亦法如是爾又何足言耶某毀瘠之餘終無生理又得罪遠竄懷寬貸而畏死恐懼自省情實可知道出貴部意望一見故人洗濯旅瑣不謂大旆將王命報塞

機機度週期同運羣罪在塗不敢瘡久留記

又

大淮安之境泊聲禽然見別乘道治郡之方仁厚痛害不歸其民而養食之飲飲款款如老兄人物質在羣而數能引此豈人能爲之哉頭坐進此道者爲之樂不可解也某區區行李及晴腰取道向襄陽道遠所須別乘相應副長周旋也聞知令某及子舍皆不在郡故不復遣問幸裁察

某再拜大鴻禪師募結今四海宗師之領袖聖諦世法皆源然其人亦專溪然但感之則聲氣和

刀筆

矣奉詔乘驛往上都智海院開參禪止八十許人矣念貴部寺舍或不能容若不與某數夫相妨還可掃除行榻聽寄一日否若可須垂振承輩調議牀蓆之類乃可諸餘不須也此道人但爲與世儒者不同要之人物高勝士大夫間不易得也度老兄題之必有理謾喋喋耳某再拜

荅孟易道傳通判

某再拜禮部之某於今九年某衰毀之餘幾無生理以是與中朝士大夫音問不通今得某遠竄道出貴部流人求棄醫紳又多病疲於行李幅巾直破非參謁之服故不敢先書乃蒙譙問通暢淺論恩意千萬感服無以爲喻逆旅無任書更不

服謹勒手狀伏幸痛察幸州別駕州安置

又

其再拜啓竊故人車騎來臨甚寵負罪在塗不獲一修敬莫次懷不自重承垂諭就館置食并延親黨恩意一方感激無以為喻寓以在江南先病肺氣時作敗胃不能久對尊客坐起又欲因親舊還鄉道置家中書信以故不得承重意惟有感愧願君子盡人之情不待曉縷謹勒手狀伏候裁察

又

其再拜清旦重屈車騎敬佩嘉德何日得志伏承手誨勸懲惠示清德頃及數詩使君新記伏承欽

未

嘆所差白直適已押到甚強壯可道塗也感服感服謹勒手狀

又

其再拜清旦遠逐世所賤簡道出貴部辱公故人之意甚厚三屈車騎不能一拜辱知公能見察也天氣尚小寒不審尊候何如方此阻遠惟有懷仰

萬珍重

與元熙使君

某頓首旅項在塗困石極難進迫得見君子慰無量願以一面之雅預恤不忘准有感到辱手誨勸懲以旅食良荷眷眷之意獲皮其佳殊懷欣

欲還直足付來使少頃請別謹勒手狀

與君玉上簿

叩頓辱手墨存問勤懇風已和靜審自公安勝為慰頃賴甚惠客寄淹留動地上祇增愧尔今日以先君遠忌就正責飯僧來日當上謁或遂奉別也

答唯老

久欲一至東庵以哀苦體病又多賓客故未能尔得手字存問勤懇感慰頃惠珍饌極荷但愧俗人虛食信施尔知來日參告因過舟次幸垂顧

答臻僧正

叩頭辱手字審霜寒體力安勝為慰頃惠伊蒲珍饌極荷勤懇但深愧俗人虛受信施尔凶豐無緣

參語謹奉狀陳謝萬一不次

又

辱惠書乃知先山主順世間之驚歎然淑善眉壽不病而化去又得孝順子孫奉後事可以無恨也

荅東林長老度公

叩頭前年冬開先瑛老自廬山轉寄到所惠書及極荷故人之意田里間既不接人事又多病多故因循不作書至今惟林下故人不以書跡數為意動息耳冬春來雪寒異常城不知湖外何如即日伏想四大輕安道眾安北寒寂否未緣瞻承懷仰無量偶便作戲稿草率

又

叩頭伏學賜書錄道用... 未間以道自重

答羅漢南長老

章侍者來得賜書累紙存問勤懇審住山安隱道... 日未錄瞻承謹勒參候

又

寄惠先雲居語錄謹以分送同聞此道者誰不贊... 耶聊示向道之勤尔切見七月七日上堂語可謂

與芝上人

叩頭頃在維揚辱垂訪亦見晁無咎道翰墨句法... 首尾耳承寄惠瓦炒湯藥珍感并一小部

又

頃首辱書審我來道用輕安為慰惠示六偈詞意... 閱麗可以示於聖賢之林不致負字也中有數字

未甚安如美玉之瑕既得傳遠輒加琢磨不見罪... 刻之圓通蓋模刻者易為功爾面語謹奉狀

又

叩首辱書累紙恩意諄諄特以翰墨中相知耶某... 草草

又

頃首辱書累紙音規高勝其慰懷仰寄惠黑龍涎... 可樂尚阻會面惟加愛

與覺海和尚

不得侍巾拂累年哀毀之餘不能數通書記今者... 可堪忍留幻說法台瞻望又室謹勒手狀

又



某數年在山中究尋疑處忽然照破心是幻法  
事休歇方得十餘年間時蒙獻點提撕慈悲無量  
當以此實相義於照盡眾生界中示本來法以報  
恩德飽繫于此不得聞所未聞惟深瞻仰不審近  
來寢飯何如伏想覺海澄圓惺惺寂寂無去來相  
而幻質火風之法必壞又須安排得着所在古人  
云亦不繫頭不湏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無相  
樹子又要千百人擎券作甚麼三十年觀觀堂堂  
雖八萬四千寶塔分收舍利未為分外然把定法  
堂留此幻法費他十方常住令聚頭種子動念兩  
兩成債亦是大寬小忌願更於世諦中垂方便千  
萬千萬

與奉山章文思

承海諭沙頭宋樂二公可幹做舟之緯適得書已  
得舟行李略備更不尋得此二人也所諭韓鄧諸  
君皆未相見爾到必算僧舍中寓止徐欲傍山作  
小庵并數間寮舍亦欲置數畝田以為飯又欲以  
二三百千託一人家月供數條便可足三四人爾  
徐徐更休書煩執事為區處也有蜀人師範上座  
是大為侍者欲得渠入蜀求且黔州同住庵數年  
聞範在城中開碑未了告令人尋逐投此書亦望  
渠一報也

即將親隨一人耳秋涼後謀服取兒子及一乳母  
來亦止四五口爾不煩大第宅但欲作草庵前為

三間堂繕庵作五六間寮舍貯茶藥及兒子房耳  
才十二歲生事不煩多便得餘但不可作市井  
事亦有數畝田則免煩在仕者供饋有人供三五  
千則免煩內地親舊前係爾公試為籌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七

此處為空白欄位，應為正文內容，但在此圖中未見文字。



卷八

與素山章文思

舍弟叔達將其仲子及所生并護兒子相及其乳母附蘇伯固宣德舡自熱湖登舟不得道中一字然計亦無它止是年少忽出間事耳鏡上聖奇士也長沙釋子輩多不解其所以唯不肯乃深知之矣九月初已得荆南開牒僧師判憑入黔州然至今未到切料渠多病亦不甚速行處處人不有與故還理耳某縣中尚未有生計方從向聖真乞得開元寺上園地高下兩段豈易兩力疏圃矣年歲間亦須置二三百房錢費悠久不陷沒耳每煩開諭千萬極荷恩勤然平生未嘗作市井商賈事又未至寒飢遂且過歲月爾富人設見助亦不欲受之古人所謂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伏想深見察也

又  
令嗣云到涪數日即治裝向侍傍適有賓客會食作書草草幸照察舍弟在涪州已數月此欲歸適秋前江漲未能來計十月可到此小兒稍能誦書性質頗樸實亦買得園地它日今就黔州應舉為鄉人矣承垂意翰墨已刻法帖後記摹刻甚工但不知法帖石幾時得到黔中耳華嚴合論承已幹

望此非小緣即成誦三兩看經僧偏讀藏檢得素無重悔脫漏則方為成器若早得來尤幸不肖與範上人若為公看數編可不孤法施之心也所助脩華嚴閣軍十千則未須且留與黔中諸人結緣也向解元選盡并已數月亦以渠老親多服藥然數通書每承問遺之勤頃未有佳物為報所謂子女玉帛則君有之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又  
此舍弟知命與小子相小姪相并兩兒母到黔中獨與客舍一年得骨肉在眼前少慰岑寂又女子已嫁諸兄弟姪各赴官可以忘念承存問曲折故及之十六舍弟在麻陽必時得來謁渠極老成幹公家如蒙領賜感刻感刻道林琳公相見否與有十年之舊因見為致意也今歲秋暑異常不雨欲一月草木皆有焦色父老亦云久無此旱矣然江米時獨漲計思費與播間亦得兩耳

荅京南君瑞運句

頃者某窠逐奔進就親友沐浴補旋於荆以罪人在塗不敢請謁乃兩屈車馬恩意敦厚勸戒以防患洗心平生未嘗得侍而情如骨肉它日深念之何以得此於左右豈君子之於人望其表而識其裏真以為可敬耶以佩服苦口之規於今不忘日者又蒙賜教長牋累幅且名以師保內訟缺然尤不敢當多病昏塞眼前記一志十以是不通書於

凡下又聞歲矣。惟君子公人之。知四罪之地。无燬人之嫌。謹附承。動靜。以謝不敏。

頌首荆州士大夫之淵。數想多得佳士。与游諸令。弟講李有日新之功。边鄙肅清。外臺宴安。伏惟薄。領不至。勞勤。揚清濁。於使者。日有裨益。某待罪於。下。謝病。社門。粗營數口衣食。使不至寒飢。買地。畦。菜。已為黔中。老農矣。閑居不欲數与公家相聞。故。不復借書。更作。記。但以手書上。荅。不審能照察。此情否。悚。公。悚。公。

荅徐叔通直

頌首自頃。數辱惠書。大駭三四拜。賜乃辦一報。足。下。不。倦。益。勤。惟。好。李。求。友。之。心。不。愧。古。人。顧。不。肖。捐棄。漂。漫。不。樂。應。睦。不。得。復。齒。於。士。大。夫。之。列。足。下。何。求。而。勤。若。是。自。愧。然。愧。不。自。勝。也。人。來。復。奉。手。詢。勤。懇。喜。承。履。春。安。勝。良。慰。懷。仰。山。川。悠。遠。瞻。對。无。階。千。力。強。珍。重。

又

頌首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洛陵。乃得之。詞意高妙。氣格老成。歎服无已。惟所以持不肖於。古人。則極不敢當。貴誼有王佐之才。而不能及。其。蘇。李。白。歌。詩。度。越。六。代。与。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之。所。敢。望。若。不。肖。者。猶。未。棄。衣。冠。一。老。僧。安。能。有。益。万。分。又。自。无。帖。中。以。病。眩。不。能。苦。思。遂。不。作。詩。

元。以。報。來。賦。但。除。臧。耳。文。長。院。諸。表。甥。為。致。問。千。万。適。有。親。舊。相。過。連。日。告。人。事。來。人。迫。書。甚。急。作。記。極。草。草。

隋。一。之。說。筆。下。未。能。及。試。執。思。之。日。用。應。世。務。者。足。精。是。種。為。一。為。二。便。可。得。之。若。要。作。記。俟。他。日。從。容。適。有。少。人。事。窘。迫。又。發。南。方。數。送。舊。人。故。未。暇。耳。

與故叔通直

頌首替伏林泉之下。老嫗日甚。一日又杜門不接。事所以久不能作書。惟長者於某兄弟至。厚。當。能。相。忘。春。氣。曠。暖。即。日。起。居。如。何。伏。惟。万。福。承。已。外。除。尚。未。報。美。除。何。地。黔。州。風。俗。淹。陋。士。人。極。不。知。李。每。思。荆。州。多。士。大。夫。是。樂。國。耳。承。天。金。盞。時。有。朋。游。會。集。否。天。民。兩。遣。人。到。黔。州。送。双。井。但。不。知。道。出。荆。渚。長。者。猶。在。里。中。耳。江。山。悠。遠。臨。書。增。情。千。万。自。重。須。陞。擢。謹。附。承。動。靜。其。再。拜。

與張叔和通判

知命七月半離芜湖。今已百餘日。都不得一字。然。蘇。伯。固。備。嘗。險。阻。艱。難。必。能。調。護。諸。兒。令。得。所。又。張。遇。得。力。遂。不。復。置。念。計。止。是。處。二。阻。風。尔。元。明。到。彼。必。不。能。久。留。且。能。道。黔。中。曲。折。求。嘉。及。三。十。三。可。以。放。心。也。九。十。三。外。甥。多。謝。頭。寄。書。不。在。老。舅。牖。懶。不。答。書。否。所。問。然。中。書。極。可。笑。僧。舍。望。家。及。壁。畫。皆。以。此。山。中。人。物。作。善。真。之。態。雖。往。在。端。

康間風俗亦不陋於此也但此施安間却多瓦礫  
板橋豫章千人之材倒於澗壑與歲月共公蓋  
無工匠到此修數間至百方搜訪方得完耳也更  
深夜靜共伊商量如何某上

與人三首

頃有公別得解后款語欣慰無量切觀道季沉深  
文章爾雅但欲微嘆耳沙頭之別已復深夏懷  
近復得誰此道極難得龍家徹底之見今時例皆  
如此若欲知曹溪正宗四稜着地平常穩實惟有  
余鴻範得之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頭少留意新詩  
想復多得佳句何時一握手臨書增懷千萬為道

自重

頃自別來忽復三年每與範道人數仰李門才德  
之夫恨水邊林下獨不得公耳詩云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如玦如璫如珞如磨常切觀公所由所安  
不愧此詩也但不知別後能數從余洪範研究新  
羅不丁公案否世間萬事日進則崇成於功名之  
會惟此事日退乃安樂亦所惠詩極見為孝日益  
之功欽歎歎範道人言公須誦詩前年冬偶寫  
得兩卷謾往雜此物輩要須得無功之功乃得妙  
耳太平關在幾時久不得來音意已赴任此書或  
不相及託元叔求便附達尔江山數千里臨書

頃承惠香極清涼可喜每與範道人同之耳比來

二

絕無香材時時焚降真甲後溪俗零霍虛躁非主  
人深靜不能調制此物耳聞元叔苦磨瑤遂平復  
否焚香何不具寄如王所獻天女惟我能受可以  
與我同呵

熟觀新羅後錄乃知此老人跳出青州老人華嚴  
可滿子甚不易得惜乎不見南方二三尊宿耳尋  
依得序子亦念與範公因循不曾錄出遂復忘却  
兩莊客既淹留餘月忽前迫行朝夕如不可過又  
適病眼故未能追錄因書當寄太平耳

答唐彦道四首

放逐之迹人所賤鄙道出荊州就親舊少留湯沐  
乃辱長者數掃家瓜葛之義頃晤甚勤責行祖送  
恩意不倦中心藏之不可弭忘到黔中來得破寺  
掃地自經營築室以居歲餘拮据乃蔽風雨又稍  
葺數口飽煖之資買地畦菜二年始息肩以是至  
今不以書達齋几惟君子隱居就閑亦簡人事足  
以照察此心矣某既苦脚氣不便拜趨因杜門已  
數月雖髮白而微尚能齋粥如曩時惟懷仰風味  
意則勤矣人行計承動靜

又

蒙惠示舊文一編三復增歎詞意遺俗泚空虛



雖而知自能珍少如琢磨當不憚元次山矣然以  
殷故降賜非敢承白首盡親何以方復如此爾後  
但得惠賜手筆數丁足矣幸蒙痛察

又  
其塵蔽意愚捐棄漂沒未常得望懷下之履惟是  
事賢之心何日不勤惓惓且因將命自致謹奉狀

又  
比因三家作酒皆美以飲客因作三頌謾往一笑  
有金桃棕相二頌熱倦未暇錄也王廣道有舉業  
言行有常可喜人也言欲游富義謁入閔齋欲倚  
公一言為重如何

答從聖使君

再拜比蒙賜教勤懇審治郡威嚴內外斬斬齋閣  
安閑頗與僚佐草酒謝山川之勝何慰如之某自  
放林壑之間閑居益有味弟姪到眼前遠者常得  
安問頗以自慨恨數舍無緣參候爾於不肖有所  
聞教之罵之乃所望於左右謹勒手狀

又

數年來絕不作文字猶時時作小記序及墓刻耳  
近作王全州祠堂記非久錄上至於詩不作已是  
元祐五年中也伏承間斯民之豐樂頗與僚佐吟  
醉泉石間欽仰風流恨不得追陪耳有數篇樂府  
謠錄呈新舊相半彼管政有可使歌者乎此乃有  
三二人亦可載但病懶又不飲亦少味耳

又

此邦茶乃可飲但去城或數日土人不善制度焙  
多帶煙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都濡月兔兩餅  
施州入香六餅試將焙煉嘗都濡在劉氏時貢炮  
也味殊厚恨此方難得真好事者耳

與從聖臨金部

再拜啓上德播知府金部三丈霜寒即日伏惟尊  
候萬福去歲舍弟來蒙賜書勤懇爾後大施至荆  
南遂無從上狀比貴郡道老王孝子者到黔中問  
得左右動靜甚為慰王老人言德政豈弟旧里  
安息時時強御憚居頗有言句傳在靜坊以為警  
策聞之欣然如獲瞻對謹勒手狀附承起居

又

再拜德孺兄弟才李之美當翔翔臺省羽儀侍從  
而淹回在外知所數東川近鄉里亦便安於私過  
家上冢亦仕官所樂伏想下車中外翕然無復勤  
發剛之刃深味憚悅親見古人何樂如之正輔到  
京西得一書河南通直及蜀揚皆在眉山即詹耳  
寂寂不聞音耗計榮州之西皆榮州耳雖熙老聞  
有行業想時接几杖比得備物亭頌遠想高致而  
無已平易和呈陳陳

荅王太虛

頻首其榮棄不毛之即必樂隨魅耳目昏塞舊  
忘直是黔中一老農矣足下何所取重而勝之

舊教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  
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  
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  
能與日月爭光則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倪一  
耶先達有言去自憐心尚在者若其則枯木  
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  
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任之空言而已  
錄承教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  
之餘尚須仰吟以慰衰疾謹勒毛狀

與周達夫

頓首頃見範道人稱說安岳深靜恭禪問道之意  
未相識元叔家莊夫來家應教勤篤審在誼常  
寂即事契理得清開氣味甚深良慰懷想聞元老  
親到黃龍庵頭入室穎脫打却舊來杜撰禪深為  
之喜此賢用心堅密亦料渠當究竟此事猶恨未  
遂往宣城耳若得見泐潭丈公雲岩新公西堂清  
公百鍊推下鍛方得與古人同一印爾範公於此  
相從十八月不知歲月之過也以受業師死而歸  
聞嘉州凌雲有疏勤請若校前迫往往復游此來  
也田端考今在荊州否無緣會集臨晉增數千萬  
為道珍重深味撥悅便求無功之觀元老昔何  
以不足今何以足若醒去不浪施功矣

頓首寫亮來蒙書勤懇慰懷無量但聞元叔之計

令人嗟惜久不能平鄉里義薄門  
特達不可得也所示行狀味曲抑  
你銘又載其餘於祭上不當如此可  
否元老曾中落落既涉出頭業當自進耳端  
高人海想其風采恨未識也家入君懷長  
慈不易要情想仲良率願必能念人  
之泰未緣會集臨紙長仰千懷珍重

頓首專書惜道心堅固氣力  
歲失內助於世法中何可甘忍然苦海中終無了  
期想不忘範公之言更加精進元老聞已解官  
時回到家得近音否未緣款曲敘想無量

珍重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九

黔州二

與周元翁

往在雙井所見黃龍心老蓋莊子所說伯昏瞀人之流但年已七十四五不復肯出矣有清新二禪師是心之門人道眼明徹自准以此未見此人今所與共居範上座是蘭州人爲山詰老門人也其人聞道已久多見前輩道機純熟知慮深遠於士大夫中求之未易得恨公未見此人耳公純一已久正是學道人願少加意此與謾學言句穿得佛祖如貫珠終何益哉思公容悴而守道不渝此蓋古人所能也然既能求道於生死之際則世累自

力九

已甚輕恨未直下撥塵見已耳所寄絹細謾書此數種語試觀之何如所云矢注目而不瞬若視去如來不當言動不動法皆是魔滅敗壞之相故是長者云若不見法身本體所以萬法皆屬人天果爲有漏之因既盡心於此不可不着些精神令徹底不疑念念但觀不捨晝夜豈更有一塵佛法可建立也

答李材

再拜蚤聞被選者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同采擇誠不謬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啟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開諭勤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爲考試以至公慎密

爲主以禮待士爲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己意者或其人說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既而用之人多以爲然昨聞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極歎革此弊恐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避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游之情不能已爾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闕或須樂餌告令人示諭

又

頓首頃辱惠書勤懇聞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暗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水泉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以是久不報書專人來又蒙賤記累紙存問益勤伏承偃息田里侍奉吉慶鄉鄰

力九

父兄難酒日至何慰如之今歲黔中雪霜早寒數日來雪欲及摩圍之麓不肖到黔中三年所未有也不審南充冬候何如此方舊同僚惟呂東玉在亦逼代矣守倖相見不數然意乃鄭重皆清慎不擾不易得也某杜門終歲益覺清靜時苦門生抱經來咨問尚習氣未除耳範公去已十月不得音問比聞爲凌雲疏請或被逼迫往往復來此也竄逐之餘枯木寒灰未委溝壑無階會集惟有馳情千萬進學蓄德以須陞用使二親身見之

答王觀復

頓首某去國八年重以得罪來禦魑魅抱疾杜門屏絕人事雖鄰州守官者或不知姓字如是者三

年于茲矣忽奉來教乃承官在閩中維寡友朋  
識修持冰自故文字之間此亦吏隱之嘉趣也蒙  
不鄙管毫遠寄述作璚琳琅玕森然在列如行山  
陰道中風光物采來來照映人頓捐不暇後生可畏  
反視老拙重遲甚羞媿也承索鄙文豈復有此頃  
或作樂府長短句遇勝日樽前使書首者試歌之  
或可千里對面故往手抄一卷無錄會集求琢磨  
之益於不肖有所聞不外教戒之

又

頃昔承惠寄先公贊善詩藁伏讀增數雖相与味  
平生而風味可想見也所欲致尾固不敢辭然墮  
蔽昏塞初不省先公出名字尤從下筆有銘礪  
之類因來乞一通他日當以往紙使諸生董書書  
者寫本跋尾去僭耳道人佳句固所願見手錄寄  
示則知足下不同流俗欽重欽重長三偶不愧  
古人之作者此所以困穷流落者欽凡足下所作  
又字詩句皆有追風之逸氣於今良不易得文章  
以理為主而足下之文理亦勝少加意經術便為  
不朽之作老大亦何異之子振頰綱足下勉旃春  
寒良食自重

杏雅熙光禪師

頃昔其棄捐漂沒不當行李林下水濱時顧影  
笑耳二年得範道人於此日間所不聞不知老之  
將至範公歸簡池已數月物不聞人道般若名書

想得王老持所惠書來隨侯之珠和氏之璧煥然  
滿前不独蓬藿柱宇難題同徑而聞足音覺然七  
鼎也兩川佛法淡薄王老道公動靜甚詳又知東  
川主人是內外護喜无量真淨老師吹无孔笛於  
卢峰之下四年未有和者然每得安健之音為慰  
餘事王老能尽道不復云千万珍重

與曹使君伯達詩四首

再拜經宿伏惟起居勝常洒掃江閣以須長者常  
許辱臨食罷睡起幸命駕來嘗壘源一杯敬听車  
音

又

拜首盛屈于旄來顧幽谷樂著踪索於今為愧乃  
家簡畢道謝益增愧根喜承專候且來輕安飯後  
誦舟次謝不敏

又

再拜啓伏承手海分惠荔子色香動人眼鼻誠与  
山煙溪露俱來乃知變疎荔枝已勝嶺南珍重春  
与之意无以爲喻

又

拜手承連日在告不審尊懷无他否夏至前陰氣  
爭君子節嗜慾定心氣之時願加調護以受中和  
之氣前日見甚欲分茶盞此一隻乃紫毛琴光琴  
光則宜茶也就日中見紫毛已有金作釵且幼上

與逢興文判官二十九首

頓首其故遂廉捐人不比數頃聞君子來仕幕中  
之畫欲寓一書承勳辭亦以所外謹蒿岑對不能  
自致忽奉賤教之辱非所敢當切審舟御在還  
有無承之幸何慰如之方聽聖音伏謁水次謹奉  
狀起居五月二十一日某再拜

隱約林泉之下人事幾絕每作賤啓輒當煩公家  
信書吏比來更欲省煩遠不能作賤報人切惟公  
狀之札文免盛而忠信薄故輒關之謹奉手狀承  
問伏惟痛鑒

又  
廢棄明時乃蒙加以教見待以故時士大夫之  
意已成田舍老翁豈敢當此札數過當即日溽暑  
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居萬福軒蓋何時入城想  
晤馬首謹勒手狀

又  
頓首伏奉手誨勤懇承按行諸苦衝冒風雨備嘗  
險阻因留攝領黔江人安精敏之政想至則卧閣  
觀書耳即日積雨開霽人情舒泰伏想起居輕安  
方阻晤言憑書增歎思角黍之期以日爲慰

二  
頓首黔江風俗雖陋然雞鵠鷺亦足盤餐梁米  
有黃白二種不戒北方想亦可居但難得麵亦煩  
烹煮著來漢耳非久交即想須到城中儲糧幸

緒餘也

又

頓首啓車馬到城元不得款語行日蒙訪別不得  
道送間居林泉之上有勝日未嘗不奉思也伏承  
手誨存問勤懇并惠艾實良荷不遺之意兩後小  
涼想邑中无事居處安樂何時東來瞻遲馬首謹  
勒手狀

二  
頓首黔江密近施州聞其民稍喜爲田訟然牛刀  
之餘刃投之難肋何足治哉顧閑居少得游從耳  
南老不藏否人物吉德之君子也時相與談民間  
稼穡事亦足樂也比江南寄新茶來味殊佳恨未  
得同一烹飲寄牙子去恐邑中无善醞不久從成  
求便寄上

又

專人辱手誨審起居萬福爲慰承閣中亦嘗失調  
護喜遂康和也賢郎癰腫已平未亦是天氣亢沴  
故有熱者先得之耳若藏府秘滯可用犀角丸與  
犀疎利犀角丸只用炙甘草一兩生大黃一兩朴  
屑一兩先治甘草大黃爲細末研朴消相和煉蜜  
丸如梧桐子初可十丸二十丸漸加三十九也溫  
熱水暖空時候服得大府處則則膈自裏殺若頭  
痛微熱宜消風散蓋隔氣不消及惡向二尺可煎  
下錄合香丸如此治无不效矣寄惠書及

芟實皆嘉惠也聞公殊清貧得無數為左右費耶

數舍阻面惟有仰懷千萬珍重

竹濕法用竹北方人謂之斤竹者三二寸者皆可

二尺許截斷中破之以埽兩口相去一尺安定鋪

破其上如仰瓦狀兩頭各用坭盛就竹下以茅火

急燒竹濕自流入坭中候竹乾又換新竹各得半

坭許新絹濾去火地可服而丸藥矣治癰疽脚氣

惟竹濕為上藥也適彭水令尉訪及乃去病癰者

是二歲兒則若不可用許多斟酌極少與之却可

多與乳母服

又

頓首多日不果修問天氣差涼伏想色庭虛靜顏

得安閑之樂今日見公移承以疾在告不審無它

否謹承動靜

又

頓首啓伏奉手誨勤懇審邑事不至煩勞起居輕

安為慰高使君想到城即交印冀朝夕得奉緒餘

謹奉手狀

又

頓首奉別忽十餘日懷仰無量即日霜寒不審體

力何如寄惠棒椎極濟所乏感刻感刻貳車受命

已累日云過興龍印行計車馬必到城與韓趙同

行也見南老為致意

又

頓首昨日奉書草草當已徹呈伏辱手誨審履長

納慶尊候輕安為慰旦夕參謁謹奉手狀某再拜

荆園糖纏俱少蓋知命處之失宜耳送寄麥狀極

荷分湯餅之

又

興文未及別啓輒附此承動靜送荆公詩編已收

風雪中度瘦馬涉嶺良不易想到縣少休息民事

不至壅閼時得觀書把酒也且切戒南老少飲為

佳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不如擁衾獨臥曰保白頭

安樂飽飯煎茶婆娑永日也張波若笑此為癡語

但恐點兒口偏耳聊寄此知三人相對一笑也

又

頓首辱書勤懇審履春多慶為慰鵲已領極荷留

意承行李已發黔江道途泥滑良不易聞今日當

到城瞻對有期欣慰無量謹勒手狀初九日某頓

首

又

頓首啓伏奉手誨審車馬以施州之役因邑事暫

過家又得少親餘論為慰感暑在道伏惟衝冒勞

勤謹承動靜

又

奉手誨喜承經宿起居輕安樂府輒改定數字遣



天色稍寒今日必成行否已具數幸早命駕  
字草且檢示他日或要却送

又

頓首黔江之政不旣間言蓋願申之以不倦耳  
子朝已成就不傳着郎報大府之常事諸人但不  
其更練故畏縮手耳子謝垂意願以部事鳳長  
者為泥塵星亦謾公之或得亦不須宅中時不須  
蔡問郎君甚清勝也工忠州聞江津之禍酷極憂  
醉殊可念

又

頓首經宿不審台候何如承趨裝有日即今可過  
此其不拓一杯否想數日在告事務略已臨行

亦无他幹矣

又

頓首還家想亦少得休息莫有懷不滿意者否今  
日燒沐可來濯去故年鈍塵囂因共一掃野菜  
糟薑飯也

又

頓首啓軒車自黔江回首辱應願仰愧不棄之情  
抱病杜門不能修謁既荷相照故不復多道謝耳  
雪寒累日不審起居何如此遂不尋夜過地炒之  
約昔亦下到文墨未就緒又貳車走馬相及故倥  
偬即謹啓承動靜寓舍中或關器用不外示諭

又

頓首累日疲於茲世良不易使客去想後料理  
費極發踴躍亦未即得暇耳伏承手諭青舸力輕  
安尚老須茶因人當送向聞以頗耽酒不解茶性  
不再送耳

又

頓首累日不果承動靜惟有懷仰辱手誨審尊候  
轉安為慰過此閑談舍弟又速出幸同遇永日耳  
早來聞說食穀中關醬偶忠州致數器來遂有餘  
今往一器非公屬贊之比也呵呵

又

經宿伏想起居輕安今年進奏吏遂不以曆日見  
及恐有分諸吏者可買一本耳

又

昨日已領重煩惠教悚仄悚仄得暇接過此烹茶  
否

又

頓首啓奉手誨宿昔趨居輕安為慰分惠洪杜  
牙感刻感刻許垂碩謹排榻奉候

又

再拜比蒙賜書并送蜜極荷動懇方欲求便上狀  
昨日又辱手誨并送二灯藥細事恩煩承不厭  
感愧感愧軒蓋今日當到城何慰如之謹奉手  
馬山鋪迎候前囑

又



頭首早先嘗過布安處為飲酒極劇用得不  
以之車耶分節物感刻感刻許晚刻見過謹當  
渠飯寒漿

又

頭首啓早承訪別又未有朝夕望顏色之幸良耿  
耿晚刻不審精力何如竹枝本納上來日絕早成  
行過此共續飯一甌乃行不遲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九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

黔州三

答宋子茂

頭首去北都於今垂二十年不復知行李所在忽  
得所惠書乃知官守在湖南仕官間閑遠去鄉里  
度亦以吾主人高明可任也截書詞叙述知不廢  
名教其善甚善知命前在涪陵視嗣直舍弟近方  
略到家能道碑樓下相從也非能不幸早世嗣  
續不立此心不可言也因來書語及愴然久之某  
老矣虛中饋已十八年小子相今十四并其所生  
母在此知命亦將一妾一子相同來今夏又得一  
男子曰小牛相及小牛頗豐厚粗慰眼前略治生  
亦粗過買地畦菜開軒教子水濱林下萬事忘矣  
無緣會面千萬進學勉官業

與人

頭首竄逐窮鄉惟恐會對不深不復與人事遇辱  
教賜累幅存問勸慰叙示先君疇昔舉送之舊豈  
勝感念即日霜寒不審尊候何如懷府省文書常  
有樽俎之樂未緣會集千萬珍重

與達監院

頭首昨覺海和尚化緣盡時感謂必得相見既而  
到正月寂然亦想在遠方山岳中不即知耳去年  
得圓公書乃知淹留助草嚴北寺雖落近帝城而  
車馬罕到若空谷得亦是道人蕭散處但不知樂

緣合否爾春燈即日佛事不日因王慧先回附取動靜

又

當日不肖初被謫命萬里茫茫人不知黔州在何處問王慧先欣然便肯送行意常念念留此苦口教誨不甚向前學佛事但寫字差淨紫院門或可作供申耳當時亦洞山邦老香嚴數老諸人於其能遠來他日欲助渠僧錄試更鞭辟或可作出家人亦可助其初時一念爾景頗首

答瀘州安撫王補之

一

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與李師戴兄弟旂因熟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寂寞日夜

刻意讀書不官接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被仕

東西夢覺於倒海見師載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手影不

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閣下近在瀘南而不取通書忽蒙賜教禮盛而後動詞恭而意篤所以

奉王公大人者推之懷曉苟活人之前始懼而終不敢當讀之慨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

稱重以李誠之所論誤可信不疑顧流人罪垢不

可洗前雖強顏稱述因巧營生公耳惟閣下文武不疲治邊郡有聲是將建曜功伐自昭於青雲之

上以篤前人之烈幸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使聲光明白而自後進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

曉挾文章有名譽居某之右者甚眾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醎與世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況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幹舊所記書昏忘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提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而辱委託丁寧期於必得勉承命書其大略言語昧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之意勉授來使病于夏畦

又

天氣差涼即日不審尊候何似伏惟樽俎折衝蠻夷安業百福所會有神相之江山之勝想僚佐多佳士有以宴樂之某憂患之餘庸庸未復鬚髮半

手

白學問之氣衰蕭惟是自斷才力百無所堪已成鐵人石心亦無兒女之戀矣無緣言面一笑聊因筆墨以通傾倒之意守俸皆中朝士人相待甚厚爲幸不細也存問勤篤故靚縷及此

二

謫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顧乃蒙遣使賜書存問勤勤惻惻思意千萬感激無以爲喻俸餘爲賜甚惠厚頗助衣食之源但愧拙於謀生一失官財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某兄弟同庖蓋四十口得罪以來勢不可扶携皆寓太平州之蕪湖縣粗營柴米之資今可卒歲乃來伯氏授越州司理小姪樸授杭州官尉皆臘月闕可分骨肉相養也某

葦江濱一舍租可禦寒暑已分長為黔州民矣長者未歸朝廷自此時可修問謹奉手狀不能萬一

三

先公潛德之光雖未顯於中朝而清流之民傳世奉祠此非人力所能致也於不肖之文曾不足以發揮萬一過蒙稱謝不敢當謹如來喻改正數字大書并作碑額表德為之殊不足觀不知堪入石否更冀裁酌

又一

春氣暄暖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文經武略燕及夷夏樽俎折衝百福所會頃蒙寓遞賜書勤懇千萬叙叙未果馳狀某棄捐漂沒不當行李無緣瞻望

刀十

四

旌麾伏祈為國自重

二

黔守曹伯達雖戚里子弟文雅有餘遠蒙采聽推薦不肯實與受賜傳君春首必蒙游拂黔州監押劉薦本儒家子廉節而曉事聞左右亦知其為人也師載困於軍縣承惻然念之仰見不忘平生之義古人所謂觥飲不及壺食要及其倒懸時耳舍弟挈兒子來得到荆南書言非久亦來伯氏及諸弟各已赴任蒙恤問故及之

三

某間居極欲省事不能數假借公吏遂闕為問老眼昏澁作書亦甚率略伏侍高明照察底裏施黔

依研中亦不可飲讀十數種幸一視或重如江或劇事為腦車機警若以道衡之可令辦事伏望照察

又一

頭首再拜補之安顯閣下秋夏歷雨寒煥光節不審貴州氣收何如伏惟美政在人夷夏蒙福六物時序未麥茂好齋閣清淨起居輕安張侍禁來蒙書勤懇并問得張侍禁那日動靜曲折甚慰懷仰無緣奈候憑書增數謹勒手狀

二

憲縣想時得安問見省榜得第二郎君姓名奉助確喜此猶未見賜第之書度必取錄科也示喻唐

刀十

五

道人稱述小子人物愧悚愧懷小子於今年十四骨氣差老厚讀書不甚貴人鞭策但義理之性不甚發耳過荷齒記故具之

三

郡監劉君於此相從在公家相調護終始不倦承獲預薦章不肖實亦受賜

又

程三班回奉狀當已微聽下即日夏氣煩鬱不審貴州風土寒燠如何伏惟報盡雅歌重安業壯閣宴湖百福所集某潛伏藥簾之間亦粗能經理衣食之資舍弟遠挈小子曾集一子一妾來相與勉亦慰眼前餘无足道有執藥窮山无階承教謹

有動靜靜動手狀

二

楊三班來問得左右動靜其詳承宴外深處亭中  
自中無不發耶良慰懷仰聞瀟湘山水清秀頗得  
造化相與登臨宴樂之否無錫相從一笑頤時覽  
經方不衛生之理以須陞用

三

伏奉不忘弓殺為野人床敷之具華門圭寶整然  
增輝乾餘甘殊佳生若悉已敗甚惜之他日或見  
賜告止付江安尉說與調護之法甚詳并託渠作  
數字附客舟到涪陵尉舍弟叔向處得不壞時與  
林下道人煮茶乃是嬰物某自夏中得舍弟携此

經至此生主之具不之矣適蒙郵問欽佩至意

四

昨承拜命為吏夏借留明使君其具手啓導引要  
之意聞體力輕安積暑殊未白此大慶也某受性  
柔弱已成一翁尚能飲食無緣言面臨書增情

五

家園新牙似勝常年輒往四種皆可飲但不知有  
佳否確否確頂洗滌令无它種茶氣風日極乾之  
牙子以疎布淨擦去白毛乃入爐少下而急轉使  
如旋風落雪方得所大率遠勝游宜熟雙井湯且  
類此

又

拜手於前不與人事之

日久矣不能動靜然則累月不與人事何日不  
動靜耶直來家賜教勸勉慰慰無量雪中霜雪早  
寒火想治所山川氣候不甚相遠即日不審尊候  
何近竊惟畏謹惟時寒更安帖齊中時有宴會以  
謝江山飲食起居當更勝健西師在行折衝之地  
方願人才之不足矣高材益畫豈能久淹留於此  
某已成老費駐種牽園之下粗給衣食无錫瞻望  
歸書增情伏祈為國自愛以須詔用謹勸手狀

一

旌南守張仲洪家論薦甚厚其人有智慧與人不  
忘父要九月初送不極三十年交舊為之痛心累

二

日幸其子好學有立扶護東歸矣黔中守高彥順  
清慎不擾少時嘗應教幸自保州都監得此差遣  
亦蒙兩辭并見別紙亦歸之不肖殊荷眷與之意

三

宋沈君旧在北都嘗與不肖經席不見甚久意其  
可教想於左右有矣緣乃得備使令耳刘公敏家  
博齒牙幸甚幸甚鄭宜到黔中獨以不賄誠終比  
節官職實其妻相也既不賄又不生梗叔可備

類此

有餘甘子極清遠意之重甘無微搜到黔中  
有餘甘子極清遠意之重甘無微搜到黔中



卅

又

—

又

1.                     

與

奉





得拜某名在不赦之籍長為明時弃物胥踈隱約  
遂蒿之下直偷生耳已无冠帶可從人間礼數但  
有幅巾直鐵履自蓋縵不可以參謁使車之道左  
諸問舍人記室唯想望英風凜然聳平生頓見之  
竟耳切惟盛德之度可以存而不論言語優重差  
老病之常態冒瀆清重陳反无地某再拜

與戎州新守先狀  
右某伏審知郡崇儀肅使節將次郊圻凡在部  
封孰不欣慶某棄投隨猶就光輝下情无任喜  
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狀

與戎州新守手書四首  
再拜啓當此風霜大布衝冒良亦勤止恭惟弭節  
以次起居万福此邦之民亦歌來暮願為行李以  
慰瞻仰時寒暴露代祈為國自重區區誠禱謹附  
承動靜十一日某再拜上

再拜某負罪未死捐棄漂沒不當行李未嘗得  
再拜某名在不赦之籍長為明時弃物胥踈隱約  
遂蒿之下直偷生耳已无冠帶可從人間礼數但  
有幅巾直鐵履自蓋縵不可以參謁使車之道左  
諸問舍人記室唯想望英風凜然聳平生頓見之  
竟耳切惟盛德之度可以存而不論言語優重差  
老病之常態冒瀆清重陳反无地某再拜

再拜某名在不赦之籍長為明時弃物胥踈隱約  
遂蒿之下直偷生耳已无冠帶可從人間礼數但  
有幅巾直鐵履自蓋縵不可以參謁使車之道左  
諸問舍人記室唯想望英風凜然聳平生頓見之  
竟耳切惟盛德之度可以存而不論言語優重差  
老病之常態冒瀆清重陳反无地某再拜

之民切以自幸區區當屬謫謫之塵垢點污  
之光華以是久之不敢通書於記室伏惟君子不  
人之情知其操心危慮患深終不以爲簡也再拜

再拜開居杜門不甚預聞人事不欲煩公家借書  
吏故非不親至舊可以致手書及以謫籍點污爲  
嫌者未嘗敢通言問也以其密迹旧治不能作記  
以道衰疾之迹蓬蒿塞門貧病在躬直可棄捨何  
足爲長者道之勉強修敬頭眩目昏書札不如礼  
惟高明能貸之某再拜

再拜某名在不赦之籍長為明時棄物隱約蓬蒿  
之下已无不冠可從人間礼數但有幅巾直鐵履  
自蓋縵不可以參謁長吏之服終不敢拜迎前道  
伏謁賓次切惟盛德之度可以存而不論冒瀆自  
陳不寒而栗某再拜

荅瀘帥王補之十二首

再拜啓表弟盛推官來蒙賜教勤懇敬佩玉音无  
有厭數審即日百福之會神明所相寢食具宜良  
慰瞻仰俾聞進官再任之命已下伏惟惟慶不惟  
夷夏之民安樂中和之政歌弄於下小人亦得以  
聲影相依矣自慰也小人於此一畝之舍松竹深  
茂得以自適死生之故付之造物更无他緣願无

贈朝夕承教為恨耳瞻望數舍臨書增情伏祈為  
國自重謹附承動靜

二

再拜劉公敏蒙薦引遂有成名蓋公崇得人材不  
廢朝莠之賤矣敏數飲費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搏  
擊談笑亦可觀至於於公家則刃有餘地退而省  
其私則安貧守節為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  
乃知新語不妄李儒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  
願有功其意亦碩出門下也若得在郢曲尤見其  
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循理  
又不矯激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達其文聞於左  
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於世事其為吏長於督  
察吏吏畏伏之情若在幙府矣稱職耳

三

酒醋蜀紙真珠粉乳餅皆領海以口腹所須累  
長者感愧无已西州紙乃有極佳者近方託人置  
得二千許然不知其孔穴亦難置耳唯魚腥厚經  
胃冷金浣花大小屏風為佳品比常市者其價倍  
倍也酒醋極為用此州公厨酒大縣常薄其則酸  
澁民間時有可飲者不免少村氣耳乳餅亦佳此  
富順眉州易得但多入米易酸真珠粉自是食中  
有風味者其所作荔枝湯壁生荔枝肉別貯其自  
然汁以水解白沙蜜調入和合令味相得即并荔  
子之美味減半以藥合酌之計客數人一句又

今入湯小半盞煎沸用紗囊盛龍腦先撲熱盞乃  
注湯餘甘湯餘甘用一種大如李皮破肉黃赤者  
少盆中微擦去皮乃以摩薑汁鉢細摩入用水半  
盞四人用炙甘草一寸同煎久之亦用龍腦攪熱  
蓋乃注湯大率人不過餘汁一枝真珠菜淨濯去  
腥氣入葱白數寸用酒一盞微數粒沸湯綽過研  
五味醃醋食之其佳勝花也去皮及莖幹取成塊  
者湯中煮令熟炒煎油炒今香下葱薑椒醋水相  
半煮沸微加鹽醬其美比治二種菜食之殊佳謹  
錄上

又一

別來忽累月自以罪戾不復可前被所過人視之  
唯恐為渠作祟故雖平居親愛能忘其不肖者亦  
不敢以書通知長者之庭則未嘗不曷往也乃蒙  
九月十日賜教存問勤懇慰慰无量无緣瞻望臨  
書馳情千万伏祈為國自重以須進用

二

拙字不足觀辱過情之奢增媿令姪紙卷輒寫去  
一笑耳此所居寺甚陋比於舍後作稿木寮死灰  
庵前後相當差明遠日為嘉州在純土座及唐道  
人同齋粥向所苦心痛不作來六十餘日竟飲食  
復似黔中時但脚氣不除時有頭眩膝中痛但妨  
讀書及拜起耳於參道口向百不會者不為大患  
也蒙眷憐之厚故具之

又

再拜不聞嗣音忽逾月區々惟有懷仰即日天氣  
亦小寒不審尊候何如惟茲更決於民上下爰敬  
府中先訟齋閣但文史歌舞之樂家庭詩禮雍雍  
肅肅神之暇之百福所會其衰病不損杜門似有  
味萬事隨緣亦忘衣食之豐約小兒輩稍知讀書  
有兩道人於此同齋粥耳有鄉人鄒好先者以鬼  
谷五命遊兩川舊矣云有緣事至治下故輒付手  
狀承動靜

又一

頃首再拜奉三月朔教存問勤懇忽臂痛月餘未  
能上報家弟來歸又奉四月十三日所惠書荷眷  
憐之意既已自顧衰疾无所堪任何以承此嘉德  
惟高明豈弟能厚往而不計其來軌量固如此耳  
雖无前人風鑒之万一未嘗不深嘆伏也憂氣纏  
濁即日不審尊候何如伏乞為國自珍以須不  
之召謹勒手狀

二

頃承損惠五米六酒四醢舍弟經過又煩濡沫公  
養孤恤貧推惠甚博不肖每累公憂其單瓢悚以  
凍仄到戎一年雖未有生資然萬事隨緣少欲易  
足家人亦能忘貧耳蒙左右眷矜之念故及之

又

補之知府交撫閣練老兄閣下秋暑即日不審尊  
候何如伏惟以護自將失險一致飲食起居有神  
相之承忽被自罷謫州所與僻左未知其詳審爾  
即當京去此在庸之清暇時若不可終日須切  
觀氣象仁厚中事君之大節可與冰雪爭  
明北史之所以調備伏惟明公習中落故不復  
憂之耳惟是無階參待不勝馳情謹承動靜

二

承欲漸解舟至王市治行盛暑良不易聞撫旬  
亦可少駐使節若俟治舟略有倫叙放船就江津  
以待江水落似佳聞老兄囊中亦不豐然隨緣以  
為日用豈有關耶子弟皆賢想處之裕如也聞命  
之初賢愚無不動心以為老兄何以處之獨不肖  
以為不然夫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喜  
果而慮暑世必以為為強疾人至於樂成而憂壞則  
謂之有智不可也老兄鑒此必有餘不能忘情  
謹及之

又

至恐秋暑方作早夾焚燄甚可畏不審比來寢膳  
何似蘭亭詩偶寫得但揮汗臨紙研硃不能工耳  
盛推不幸至於此其家倚盛德之蔭如震風凌雨  
之附廣矣比然調護之功未事迫公治行不識諸  
幼皆得理所否人生危脆如此以此觀不安分而



賢治生求與造物者爭功豈不大哉耶

又

得拜亟得而秋氣明爽伏惟燕喜萬福見所賜家  
來時日書悉得日用輕安則遲速之際意慮淡然  
惟有欽嘆承行日就緒何慰如之雖瞻候未卜  
而數聞君子之音欣慰無窮謹奉手狀承動靜

答王雲子飛

頃首久欲作書與懶相遭頗然輒復過日竟辱惠  
教先之以罪藝無堪而奉之以札意自視枵然  
無所可用名在不赦之籍豈當得此共惟足下好  
賢樂善之無已有心吉慶出於家風故爾即日霜  
寒不審何如想侍奉高福其現然達事之下已忘  
生死於榮辱實無所擇至於樂聞士大夫之好學  
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揚然動其心此  
則餘習未除耳何時得款語尽道德之致臨書留  
住千萬彊學力行爲親自重

問居杜門不欲煩公家情書更不能作牋以報公  
街之賜惟君子不人之情大繁丈而見其質也承  
尊使君已按再任之命伏惟歡慶勞未有王手  
想昆仲相從講學日有光輝之益小兒輩過辱推  
獎蓋推鈍似底厚不解事似有偏耳亦謬令讀書  
或冀少識字可從仕耳鄙書無法不足傳後世俗  
誤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書字當遠法王氏

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  
妙已自不爲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荊公是也雖  
然須要先探其本耳辱書甚有意於不肯遂發彊  
言回頭惟以報然

三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  
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山川源流四海會同者  
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  
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  
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  
往擇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  
持端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萬

四

相與既同草木臭味又有瓜葛故不復作牋老來  
杖屨皮膚枯朽剥落唯有心如鐵石益厭不俗文  
書而意疎也他日惠書願悉去表暴但作家書數  
行幸甚舍弟經道公家眷卹不倦之意嘉州文字  
若下計乘舟不日過此冀得少敘清論臂痛方小  
愈不能多書能照察否

又

頃首前日遣諸兵還寓書當已徹寄凡即日暑氣  
益侵不審何如伏惟侍奉熙熙退食敏脩日用安  
吉子均子與相從講學有日新之功子茂所領甚  
允亦得暇時來近文字否但恐尊酒醺浪費日多



耳其比无他得舍弟到眼前其慰已筆亦隨緣令讀書不欲迫逐之平生自不得此物秋毫力耳自此欲弄筆研開藏經或未數書千万珍重謹勸手

頌首不敢率易作尊公書因寢門問膳為道小人區區舍弟到家亦多病未能作狀也閩中進士鮮際自源自閩中來相過留此兩月許其人知書有以自守某之友王蕃觀復今為閩州節推亦稱其家居擇交不妄與人游也遠來困於旅瑣欲謁新水之資於溫州不知士人中有哀王孫者乎

又  
其頌首舍弟還家伏奉賜教長牋禮數過當非所敢承別無恩意勤重願言行朽穢何以當雅與之言耶即日暑氣蒸煩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万福所苦既平得調護之力想氣壯飲食乃壯於未病時也然更須以非畏入畏為念盡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憂服仲尼之戒故及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李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尚阻會面臨風懷想千萬為親自重謹勸手狀

二  
承尊公仕宦連蹇歲寒之節挺然所望乃如此人固為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其

大鑒相續日尋干戈古之孝道皆源探其本以元神三昧治之所以万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万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頌如此亦是會中不活耳齊師溫克蓋得其兄觀公江海之一勺耳惜公不識範公也承為小兒鑄私記感愧感愧兒輩率易愚煩方治行事多乃亦及此耶章草暑中倦筆墨謾寫去不審可意否

又  
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容何如代惟侍奉不修調護治行之策何如潛臺有來音未尊公去遷銓田野小民亦耿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无纖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方全耳瞿唐灘瀕非可玩之水也文字遂託密上座將行不審可意否士大夫聰明文多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方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塵足奇塵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往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吾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加意焉

再拜兩後民氣稍蘇物價亦小平頗以為慰伏想即日侍奉万福治行當已就緒比因成瑣江人奉的仲書必已徹几下耳盛天錫諸孤已向潮市

累日欲作書永安無公動靜陰情不常夜中取令太過書則憤以此竟未就至於懷仰之私與跡殊不類也度必蒙見察耳恕復通萬一

又

再拜言君子不幸先公安撫使君奄棄明代間聞驚阻不能甄情地陷天崩永失依怙攀号不逮肺肝惟絕茶毒痛楚何可堪仕奈何奈何日月不居更更望望追慕無異觸事愴心固極奈何思奈何其抱罪裔士身不得前無緣扶服奉慰謹奉疏悲塞

二

再拜善人宜極眉壽况於名教尤所勸勉士大夫知與不知誰不嗟惜伏想子飛兄弟天地之情甚篤當得展親之苦何可堪任日月如積追慕則新索何奈何其傷以病目多以致緒無聊欲免作小文以倘奠酌父之牽強乃成是以往弔獨後衆人惟其忠實之情則在衆人之前仰恃哀祭

三

承欲寓居襄鄧間漸謀生事似未安也以不肖所商不若且止荆南荆南士大夫家頗有知義者以歲月買田築屋使幹者以舟上峽稍稍化居時物以為有理至都下雖有二十二驛其實半月從容可到開幹故未集尚須久留舊俗所前已託劉奉職道鄒意餘朝夕更奉書也居喪哀為主而濟之

以忍辱則无悔摧毀太甚亦不可以獨為君子子所以理制情

又

示諭作戲以為不可廢之礼其義蓋不然也古元此礼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之楊大年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目風節者蓋不用此礼也切嘗病世俗好為苛礼細謹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察者未嘗為書辭景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修世俗之礼也切意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也

二

尊翁團練盛暑伏惟起居万福因問寢幸達區承資養損膳以憂不爾惟至誠感動天澤必已霽然耳盛推官過旅之間禍故如此使人駭歎悲塞不能為心非願盛德之庇且覆溺不可知矣二女長成若且了得此二事其餘甘易措手揮汗臨筆硯書登不知礼故不敢上狀伏幸裁察

三

庭堅切聞尊公團練忽被召罷瀘州計須待監司交割乃得解印亦聞僦民舍止其善然盛暑又江漲水陸皆不便不審即日治行之策如何幸垂諭所寄紙軸及尊公所要蘭亭詩子子紙軸甘寫畢不敏付此據卒初二日密上座决行並託調護

去并作書求尊公勳爵及附子均書也

四

再拜辱書動懇辭秋來侍奉方福餘蓋不足言所  
為夙夜竊勉予職以悅親者惟強幸所未知力行  
所未至耳其餘隨緣厚薄可也願子親在堂而一  
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以道義事其親故也度吉  
立事速行到瀘亦九月初矣治裝尚從容水劑亦  
安穩矣尚可數書因便風作記釋享以千萬珍重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一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二

戒州二

荅王聖子示

頭首辱書動懇辭多病懶書恐不足副所以來  
故久不能作荅往得曹見眉宇熟觀所惠書詞意  
深厚蓋足下天資高明又居賢父兄珠玉之淵宜  
其清潤光輝不資於人而自燦矣而求李問道之  
意常若不至古之孝大成者蓋如此固不肖无以  
培益左右方一矣即日盛暑伏惟侍奉方福未緣  
會集從容談笑惟彊幸自重

二

比來不暇讀書何以起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  
久矣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  
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奔書無而游息時書味  
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尽心一  
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  
植楊蓋揚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  
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弃此  
最善喻碩叟老終先益於高明子予以謂如何

三

承七月七日問喜承秋來侍奉方福仕宦之奇耦  
倚伏之數公家父子既及之矣亦无可言者惟有  
顛沛不忘問孝耳所惠書累幅動懇老懶不能及  
荅惟君子能盡人之情不以重殷疊記為愚厚也

所寄紙偶以書數種郵語且寄上符讀書城南地  
日或作兩幅小楷字往矣數舍無緣而會千萬難  
李自重

與甥王霖子均

頃首天錫沂流凡得三書今猶在城都所將物已  
有所付但事未集耳往書軸出於草不足觀傳  
後他日有佳紙當為作小行書數幅也適作書多  
臂中欲作隨痛書不能一

又

人來不得書承小失調護良耿耿想瀘南得雨後  
差涼所苦亦已平表姊太君萬福天錫家禍如此  
開處思之猶不可堪何況親當之者承已權多必

力十二

如法然聞其家大小尚未寧夫人又欲便歸聞之  
測然不知十九娘之瑣遂能如期來否宋三十七  
亦鮮事更下寧之當此艱勤亦是人種陰功時也  
府公非大罷歸賢不肖誰不嗟惜然此豈人事哉  
此公老於世故存心忠厚有器度必非久困者今  
西方須人材未必不因此出旋渦耳但恨不符一  
往見盛暑既不可登陸水行又防江漲計須少從  
容為乃全之計及行尚可三四奉書也秋暑能病  
人萬為親自重某頓首

承休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少年  
例多如此其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兔絲

於啖時勞今寄方去蜀中難得細粒兔絲至則  
便可得也

史絲子潤澤淨焙乾和九兩準一勝用好法酒  
糖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一鍋令酒盡酒薄攤  
縣乾甕器貯之每日空心抄一匙溫酒吞下久服  
不令人上寒服三兩月其啖物則如湯沃雪半歲  
則大肥息矣真氣壅則少服麻仁丸可也往歲  
常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其人服不輟昨任秘書  
少監與同省啖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十四五  
矣

又

頃首揭變无常賢叔安托使君奄弃盛時聞驚  
哀痛何勝奈何奈何表姊太君雖嫂叔之制礼所  
遠嫌而賢叔孝友之義兼信常人想哀感亦不可  
言日月不居逝者益遠求懷教睦何時可忘千万  
以前日之意照頌子飛兄弟衣衾饗某頓首

兩辱書承表姊太君存問誨諭恩意千萬開慰无  
量安撫公慈祥孝友忽然失之幸家皇々於今未  
寧子飛氣弱昨日又經大病恐摧毀太甚須垂意  
調護之也子予父之愛子想哀毀亦不自勝惟以  
禮節之耳趙市骨肉想時得書驚寓亦安穩不哀  
鄰謀居既舍舟出陸慶貴已矣又素无根基恐未



便得成就以老夫計之不若且止荆南借第宅暫  
居稍置田園物賤又有通水之便入都且坦途轉  
江又易爲力更從長相度預病眼半月許方得少  
愈卿僕煎迫求歸適有便舟連日寫書眼復痛脫  
戒欲脫作書極草草

又

辱書審雪寒詩奉万福爲慰知子飛兄弟居喪至  
哀應禮甚副此想望之意但不知成都幹事使臣  
能不於存亡之際有所負不万一不如人意乃門  
戶交蹇時物理當尔亦不足計較也以今之勢且  
百事隨緣省約并力於荆南之田爲三年伏臘之  
計有餘亦可小作巴峽往來化居之策人生爲善  
天不終困人耳无緣會回千万自重

又

霜寒即日想侍奉安常表姊太君當此百憂眠食  
健否擅并卷子方寫得數行日爲索客踵門粥食  
亦失時殊可厭倦寫得續求便并金剛經往矣留  
使臣二日待文字竟寫不就甚愧草草上報餘瀝  
後信也

又

子均仁甥累辱書審侍奉表姊太君寧固甚慰  
情安扶公即世忽獲見春六懷仁心義烈未嘗不  
爲揜涕也况少孤遠隔方得所託而遽失嘉木之  
蔭悲痛何勝耶扶護速歸子飛子子荒然在戎內

外事子均不可不悉心竭力也急發此書不能具  
所欲言三兩日間遣曹安回當具之

與人書

昨夕飲酒不多何以遂倦恐猶未起故不敢奉謁  
少間能來對否偶得小詩謹遺至或可解醒耳

又

夜來飲酒不多何故遂倦如此欲煩公作炒桑蛾  
輩冷淘煎水飯主人可乎早了縣事令眼前淨後  
共飯乃佳耳

荅王觀復

頃首遠承遣介惠書動懇勤懇三復增歎足下強  
享博聞日新而不已小人負罪不得齒搢紳之末

力

五

豈敢如所推獎且求博約琢磨之意但愧感自汗  
耳又每所稱道輒以不肖列於先達數公之間此  
尤不敢當亦使足下品藻之論不信於時人也某  
避嫌易地尚蒙惠貸戎州雖地熱春冬時作瘴疔  
不如黔州地寒有雲霜風土宜人然米麥衣著差  
易得如黔州士大夫亦有可與游者一裘一葛疏  
飯易足但爲自東更移稍西微紅游流在道幾三  
月不能不費耳過承致念故具之先公詩卷又得  
熟讀高明溫潤有作者之風惜乎不得少發其蘊  
見於世也輒以鄙語附驥尾或因此詩而傳後耳  
見和東坡七夕長短句及可惜騎鯨人去之語既  
嘉足下好賢又深歎古來文章之士未嘗不尔也



軍之。和成二章言死可來當面一笑耳。鄙文一編所得何其多耶。其中亦多少時文字氣嫩語艱不足有者。此所先者。謾鈔下以與門生兒姪輩。彼所死者亦有三分之一。忽。木果錄去他日可寄也。但有樂府長短句數篇。謾往遠寄。繡絲紫紗戎州地熱。即用暑服。倚簪卹之賜也。下。到未有佳物。可以爲報。家園双井來乃分上。聞足下飲食宴樂出入車馬。无不在於李。如此古人乃不難到更願加求已之功。沉潛於經術。自印所得根源深遠。則波瀾枝葉。先遺恨矣。李長情氣骨清秀。但讀書泛濫。未能得其要。得足下切。遂當有日新之功。同僚中復得佳士。否。所差人不綿。歷比較之。楚失路而啼。幸門生胡斯立者。見而憐之。爲僦一閨人送來。留此雖多。日日與三升米。今問得自富順入資。遂由果至閬十五驛。徒行不重載。一日可到。二人供給米三斗。錢一千計。不至餓於道矣。異日或遣行可并其乳。嫗來也。欽想好李之風。无階面會。臨書增懷。千萬。強李自重。九月八日。

答李長倩

頃首自發黔中。遂不聞左右動靜。忽得來教。承攝局在閬中。去親庭不遠。旦夕問安。雖從事不廢詩書。雖喜先量王觀復佳士。想相從其樂。與元關在何時。拔與肯同行。就養否。知命在涪。陸俞。歲丹行日。又留舍。東官所約九月來歸。猶未得近音。

卓皆在此。隨緣可遇。不。力也。今寓舍在南寺。乃當閬關中。屋室差勝。開。舊居但无後聲。聞江山之勝。此亦有東。輝在近。風物蕭洒。但須整葺。又主人爲治南寺。已成。功。不。欲謀遷東。輝也。在紳上座。唐。獲道人於此。同。略。忽忘日月之逝也。相比得一少年。與之共李。略。就緒。招亦讀書。不。費。微。細。命。夫。年。九。月。在。涪。中。改。生。此。男。李。語。李。行。意。氣。已。勝。相。殊。魁。眼。前。伏。臘。隨。所。有。爲。廣。狹。之。度。不。求。於。人。亦。林。下。之。樂。也。別。後。故。人。惟。楊。明。叔。李。問。文。草。書。札。皆。勝。進。彭。水。行。亦。歲。滿。云。當。求。此。方。去。遣。欲。竟。其。李。殊。未。可。量。也。以。時。若。心。痛。又。眼。有。黑。花。以。故。作。書。不。論。不。成。字。幸。裁。察。相。望。數。百。里。臨。書。耿。々。千。萬。自。愛。九。月。八。日。某。頓。首。

答南溪宰石信道人

頃首放逐。顛沛人所簡賤。陰拱而窺三川之塗者。惟恐不肖之塵玷辱之也。道出貴部。而軒蓋奕奕。來顧。蕉萃終日。不懈切深。對腹意。此邦。錄。寡。被。豈。茅之澤深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幸。別。來。忽。復。一。月。病。餘。疲。亦。終。未。復。常。以。是。關。於。修。敬。乃。蒙。示。書。先。之。存。問。勤。懇。感。愧。无。以。爲。喻。秋。暑。潮。濕。似。欲。不。堪。不。審。尊。低。何。如。伏。惟。万。福。謹。勒。手。狀。

雅聞南溪民淳事簡。况君子居之。必有以新其風俗之陋。邑廷清虛。想時與俗佐同文字之樂。諸。紀。

讀書亦有日新之功。其言無筭。其登覽江山之勝。得一堂亦且粗遣朝夕。來與臆。此蓋已。有餘俟他日。稍以私力。置之。旁近有禪子道人。欲相從寂寞者。亦蔽其風雨而已。

再拜忽承賜教。累紙勤懇。審邑廷虛閑時。與僚佐共樽酒之樂。何慰如之。惠銀瓶甚珍。小獠無不垂涎也。饗蒙一元大武之享。而自箕翰音之獻。不登長者之堂。良以為愧。頃聞江火大風。頗為災幸。而比雨足。象成豐矣。吾輩可以摩挲經笥。飽湯餅也。代者今在何所。稍涼到城中。亦佳耳。所論懶書。前言戲耳。人生勤懶各隨積習。而成性懶亦好勤。亦好此司馬德操法也。尚阻瞻對。惟日為歲。伏冀善服食自重。

荅宋子茂殿直

頃有頃辱書。審精力輕安。為慰。峨眉僧去。繼奉書。皆徹几案。否其寓舍已漸完。令人者但擇三四人。差違。適者耳。既不出謁所。與遊者亦不多。山北野草。微風動搖。以此終日衣食。所資隨緣厚薄。更不勞治也。此方米麴。皆勝。中食飽飯。摩腹。婆娑。以卒歲耳。間居亦強作文字。有鄉人府長。短句數篇。後信寫寄。未緣會集。千萬勤官。日壽偷餘。日近詩書。

鄉下兄弟。想常得安問。木龍安。四。引水。賦令。

估其下風計三人聞此君之義亦來之但恐先有求囑者已諾之耳不欲休王帥書因請事為達此

又

頃首此因還部兵奉書當徹几下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子飛子均子予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曾中久不用古今燒燬之則俗變生其間照鏡竟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卧簾連日夜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備簾數席少忍煩而加衣遂無忘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鮮君在閭中修謹讀書知意味者也以

又

故人書到此見其宗人其宗閭屋也治楊朱之術故一毛不拔以此困於逆旅論三四平日與游者乃能上道意望人稍能薄濟之如何百冗草草

與試官李正標

爾拜特罪賤賤之域衰疾無所堪任幅巾直數不

可以謂長者之門雖聞車馬到城不能一參其紫綬訪不倦無宜得此但愧畏耳晚來暑氣不解不審飲歸何如承來且遂成行願道途珍重謹

勒手狀

與試官蕭子敦

昨拜某罪垢付辱人所鄙賤重以衰疾眩冒不能從人事諸賢到城竊有望見顏色之願而無由乃蒙謙光照曜陋巷非所當得惟有愧恐承來且遂成行秋暑未艾願加珍重以慰馳情

與試官王君宜

再拜捐弃漂沒不當行李雖復客迹無階修敬伏承以王事到城岳顧陋巷恩意勤懇自視缺然何以得此惟愧悚耳秋暑尚爾不審曉來起居何如衰疾不能一詣館以謹奉狀不敏伏惟照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二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三

戎州三

與戴景憲奉議

再拜自使節之西未知定止故不能修問中問承  
令嗣惠書審動靜以為慰書吏還州奉所惠寄王  
氏父子石刻知公之未忘不肖也感刻感刻即日  
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尊弟慈祥袖明所  
相閣中乃福六六七二讀書勝進差遣竟何如或  
云求康闕恐可得諸公所會乃不能為公致一佳  
關耶若乃一頃下荆州乃有參對之幸矣謹勒手  
狀附承動靜伏祈為道珍重謹狀

又

再拜黃姓老時相見高明文雅每會集極奉思也  
六六所寄綃欲作扇面似不中節如此寫去他日  
上扇絲綉急皆失字形勢也俟有裝背工令中破  
作短軸寫上真草可也作燈籠俗狀乃可施於茗  
品酒壚中耳成都舊有大宗陳藏器本草三冊若  
為置得一本幸甚或難得亦不固求也差遣定願  
奉數字之賜

又

再拜適對客而書吏來告行不欲又失通問之便  
工狀極不如禮惟君子能公人之情耳某再拜

荅楊齋郎

頃首辱書動感喜承盛暑侍奉方極其捐弄漂漫

不當行李得果明時無可解說而足下相與正平  
生數千里之間精神感會動如慕古人亦  
足以觀足下之不隨流俗故不待相識而相知也  
然當此盛暑未宜衝冒貽老者思念耳未即瞻對  
懷仰則動尚異珍重謹奉狀

又

頃首伏承尊公豈弟之政在民民安樂之又得惜  
冠物之頤頤見樂國風物之美恨不得身出其間  
耳欲作尊公書適病起疲亦作二書已不能堪幸  
因問膳道嚮往之意

又

範道人慕敬愛之友也公家父子能垂盼可見英  
鑒不凡然處品作院主以處之未得其所範公知  
見今兩蜀未有此人至其行業宏識亦未易得吾  
輩當以師友待之耳古人云太一貴神五帝乃其  
佐也道尊德貴固不當以名位畜之也

又

遠寄建溪極荷勤篤不忘知殊喜双井恨發黔中  
來已苦誅求到骨耳今年送藥人計久亦來來即  
求便上小兒輩皆承存問感激

荅陳道尉句宗高

再拜兩餘便熱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  
之幣於不肖之庭自視缺然何敢當先生之礼至  
所以為幣又不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礼以束修



又

又

叔

23

—

又

每

蒼

不

性



荅石長卿

頃自旦來伏惟起居輕安所惠示文字義理實空  
自作語亦工舉子中足下為長雄也如對策更須  
熟觀珣固漢書論事之文論則須令有關鍵則百  
發百中如養叔之射矣別有他文歸邑中可更借  
示也

荅王子厚四目

拜拜辱書勤懇密來益得意於江山日用清勝  
何烈如之寄惠娥眉眉及棗梅等荷不倦之意然  
第已密封皆敗可惜也借示石格登一軸此天下  
妙筆也熟觀之動入神爽宋純時果茶色極似趙  
昌技葉乃以過之王友功夫雖到脫洒處蓋不及

也然花木之類直得真趙昌亦不必收本來格不  
高耳不審有孫太古佛像鬼神及湖山鷺鷥等  
有之俱欲借觀也所寄歐陽文忠雙井詩詞意未  
當雙井之價或恐非文忠所作今分上去年雙井  
可精洗石礪曬乾頻轉少下茶即如飛羅面乃善  
煮湯烹試之然後知此詩未稱雙井風味亦未上  
面會希珍重

頃首所寄卷軸老人下筆不喜循果道卷終又寫  
不及輒以一紙續之但如此亦自不凡耳二頌語  
拙意固謾往仰高之意雙井法當以蘆布作巾裏  
厚底益一隻置茶其中每用手頌之盡歸去白

并簡去其茶子乃礪之則茶色味皆勝也點時  
濯瓶注甘冷泉熟水煮盤煖蓋令熱湯才沸即點  
草茶劣不比建溪須用熟沸湯也往嘗作建溪茶  
曲不審見之否或未見後信當寄也

伏願易名以避憂冲甚善然寬字亦未甚好輒欲  
易貴名為村可否既與子厚字叶又王朴周世宗  
朝名相其心術治行超然出一時人中心常切慕  
之也

又

拜拜前辱書勤懇懇病老懶久不修問惟是懷仰  
何日不勤閑餘涉冬天氣小冷比來日用何如亦  
得世外蕭洒人與之發明此道否古之人不從流  
俗之波自放於深山窮谷非為山川之美與不交  
世事而無憂患而已蓋欲深明已事閑百聖而不  
愧貧鬼神而無疑故於彼有所不顧矣永山齋頗  
有書籍時亦挹其氣味耶石格畫妙絕亦不敢取  
但欲遍觀公家所藏耳頃至與豹隱二榜忽三書  
不能工謾往石洞忽告行奉書草草千萬珍重

荅王秀才

頃首車馬來將父命以厚遠客實飲高義又觀眉  
宇有李間之氣恨不能留從容以致之摩之功然  
以占君家父兄之貴也專人辱書札甚厚某無  
所可用於此捐棄漂沒豈所敢承哉下家風垢

分雙井以報嘉德流發數十書遠來莊僕未  
解及候他便也王定國尚未到計是益州幹事  
期耳且下氣宇甚裕切揣量之但從師取友之功  
少讀書未及根本耳深投固帶然後枝葉茂道源  
去寒然後川流長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  
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  
少進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此乃  
齊魯之所知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萬一  
荅王定國

再拜頃兩辱賜書勸懲并損筆墨食味知公雖在  
窮沛未忘不肖也亦聞涉重險到官骨肉無恙又  
續完解舍寒暑具宜以是可相忘於江湖故循緣  
暗懶不復作記乃見所寄姚醫書知公欲望不作  
書猶不能忘不肖也某到變道猶默中也恨未得  
望顏色耳謹勒手狀承勸靜

又  
頃首秋吟伏惟起居萬福聞官所不至勞於吏事  
憂患之餘煩擾勤學亦有學子相從講問欽仰不  
已某衰疾老懶百事廢忘不復堪事矣今年來病  
滯下十餘日比因積雨舍中水夜上為吟所逼又  
暴下十數行於今體氣極寒所進皆極溫燥藥生  
冷不得妄近矣聞公頗有張公無恙時所燒諸金  
石鍾乳輩可以扶養至見分也某再拜

又  
頃首聞張夫人多病適宜意態已不堪又常須醫  
藥想亦思二耳婦人多兒女之戀外間事不須  
令知也古方有治百合病者云意欲食復不能食  
常默默欲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行飲食或  
有美時或有不聞食氣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身  
形如和其脉數此豈夫人疾狀耶意欲用四物湯  
加百合等分同煎煎成調成鍾乳一大錢計三  
兩日中可知能試用之否字姐諸人皆無恙乎

荅王周孝  
辱手書勸懲并寄詩文意氣駿駑翼出門已無  
萬里古人所謂斷以不疑鬼神避之如公筆力也  
日孰能當之往在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  
二公初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為一代之詩當  
推魯直而二公遂捨其舊而圖新方其初改轍易  
轍如枯弦散轍雖成聲而疎闊伏實不病人耳少  
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知足下之作深  
之以經術之義味弘之以史氏之品藻合之以作  
者之規矩不但使兩川之豪士拱手也未即得面  
馳情無量秋初觀能一來快及此幸謹勒手狀

又  
承示周易求簽記古人致意處此學不可用今之  
治經進士規矩也又小字老眼所不能讀遂不能  
承來百也大集讀書要義示百周易者以與民同

吾意為宗聖人以此洗心空無一物乃見憂患之  
源故其言皆自根極中來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若非道器但稱其言而道之全體不可舉也故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大道者處至下其易知其易  
仁其核葉在上其根本在下故求道於德業之上  
者其去道遠矣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試以此三語求易則思過半矣觀  
是下於所聞所知而反身而行之如此去易不遠  
但求之過耳

荅楊明叔

再拜各待罪窮塵與職賤為鄰平生學問亦以老  
病昏塞既無書史可備檢尋又無朋友相與磨琢  
直一談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賜書存問勤懇且  
承安貧樂義不溺鄉黨實室以為道室之資載書  
以為到官之業想見風采定慰人心國有君子何  
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無聞日月餘幾得好學  
之士相從尚或有所發明望風欽嘆無以為喻謹  
奉啓道願見之意心之精微非筆墨所及伏惟照  
察謹狀

荅嚴君可

頃首流落高士不復見中州故人忽承君可以書  
見教氣味深遠識慮當的累年素白不復夢見古  
人頗覺神明頓還舊觀自喜望老又得友也寓舍  
不能為足下作薄主人不審故食何以偶為張

義記仁祖御飛白詩後試往一讀其從來不知作  
文章之閑細若來下筆更覺氣味不足如君可深  
於其趣者也幸為指授收點首黃霸自繁尚言朝  
聞道及死可矣夏茂勝感其言援以經術况方在  
材泉間無事時平想不惜萬金良藥起此痼疾

荅郭英發

頃首發春即治臨告悲謝遣公家人准兩僕夫備  
使令事三郭親所以不能嗣音更兩日慙舍亦畢  
工矣然自遠方來督書者凡七人又當作書累日  
甚覺勞瘁也奉書永侍奉吉慶為慰双井有可與  
同味者乎兒輩頗記憶大者讀書小者跟蹤幸無  
他耳舍弟未來聞正訪到魚洞矣純上座歸嘉州  
將一月唐道人亦已行矣七併偽誰所作猶問五  
子之歌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也為士大夫開此觀  
山谷語也東溪老后山開先長老行瑛歷陽公王  
安上純父是時為和州守叔之宗少文南史有傳  
陸探微畫與顧觀之可並馳爭先少文茂深略同  
時也西臺禮部負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  
京留司御史臺故時號李西臺書蛛絲所謂蠅蚋  
在戶者煉毫墨塵屋塵舍黑醫方謂之烏龍尾銀  
鈎蠶尾晉征西史憲靖妙得在張筆法向言吾書  
如銀鈎蠶尾山芥紫相計是佳話但恨為聚蚋之  
味所敗耳銅研少留意幸甚為豆粥大鳥豆一升  
腐猪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入油一斤炭火煨至



此當須司煮三升米極熟下豆入白糖一斤  
和勻入細生薑其子四兩是謂粥矣縷頭事不能  
記其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作書忙又未  
能就第竹贊頌文陋筆弱皆不足傳乃煩刻石但  
增愧爾東坡公聽琵琶一曲奇甚試用澄心堂紙  
寫去因詩句象壯頗增筆勢或有佳石試刻之置  
齋中亦一奇事也

又

頃首前日既相約適會千騎見招遂不得奉聞愧  
悚辱教喜承日用輕安更示四頌詞意高勝欽嘆  
不已然但揮無根花滿園非不照曜風日但不耐  
久耳要須且下十年工夫識取自己則有根本凡  
有言句皆從自根本中來殊不與認奴作郎認賊  
作子時文章同味也今日不出能見過可共前日  
所碾茶也垂喻婦翁之意感愧感愧幸為致問千  
萬度里中書德平居亦罕出積雨道阻何必以人  
事為意他日晴快策杖尋嘉園或可邂逅也

荅僧從之

頃首中間辱書勤懇衰疾老懶久不能通問實不  
忘遠相傾倒之意石洞來書動靜為慰金龜堂想  
開展殊可觀恨匏繫無由一登覽耳堂榜謾書去  
不識可意否漸冷千萬珍重

又

純公頗得音問否聞方廣深遠少過賓客得數僧

同粥飯想亦樂之然一去未嘗得一字也對青竹  
執之遂成然今年但出細笋作竹一條耳計亦是  
移來根商不壯又堂後土性不美故耳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三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四

戎州四

與趙申錫判官

再拜軒蓋兩過戎者屈左顧襄疾杜門人所厭弃而公獨憐之如此自視缺然无以致此特出於忠厚不問炎涼耳炎初暑乃似中州盛夏不兩輒作瘴疠不審比來尊候何如王事不至勞勤否家弟經過甚煩重頓感刻未緣瞻近臨書增懷千萬珍重

又

錄惠新聞殊慰孤陋衰疾備瘳乃以杜門守四壁無藥尤苦持有賓客俗氣未除耳入夏來欲閑藏經尚以書信發遣未透頗覺習中塵埃更半月必得閑也書尺堆案作狀極草伏幸照察

荅黔州馮興文判官

再拜辱蒙賜教勤懇曲折衰疾老懶書問不繼惟有懷想无日不勤承薦章已應格何時得解印遂就遷陞耶尊公左右想數得壽康之問令弟所授何如闕閣中万福諸小娘子安勝寶郎長茂未緣面會臨書馳情千万珍重

又

頭首承未即解印且得還幕下凡百安便也王捕之小疾遂不起可悲可痛觀其意氣殊未衰不謂遽至於此然子弟多修其身後亦不損損也但當

於功而末論六風俗人情或止於州南耳開其史已明子辦事無官酒厨煨各成次第宋倅所安雖於後游衍山水間否其儼居城南不接與公家相聞時東叔過民間輒終日亦自忘歲月之往也

又

也中无事想頗得與升之對書冊閑談建溪貳拾錫護送同環以開釐酒昏睡想此書到已治行軒矣大字更煩數日蓋夔人從未遣去日食飽腹便但宰予耳

荅黔州陳監押

再拜奉別逾二十許月通書不數懷仰則勤九月末屈殿直方送春初所惠書來皮子皆神損蘆戎往來之人如織此君乃慢事如此雖然亦足觀公於不肖之勤也承近來王事不至勞瘁閣中清健賢郎不廢李開懋无量聞賈使君明快解事宋倅遂全安想郡政殊辦時有歌弄之會對江山否斌老才格甚不凡所恨相遠不能取來此讀書如旁近苟促先生難使之長育人材亦向當于王補之為公措置一差遣不意此公遂如此俟新帥到試更圖之不知閣中能令遠來此讀書否見讀樓樵純資質下劣未嘗不思斌老之明利卓立也未緣瞻承臨風懷仰千萬清修不懈自珍自壽

又



自承賢郎讀書作詩寫字皆日進甚慰父別之  
意恨相遠無緣致琢磨之功惟深念金玉之質可  
惜居過歲月耳四十拙鈍如初但不廢書耳王補  
之小疾遂不起令人嘆塞觀其意氣殊未衰不謂  
遽止此也摩墨尚掃除否新双并數兩可用芳  
心布採飾去白毛細用嫩湯點可剪就摩圍煮  
滑翁并水也

又

賦老得書書侍奉安慶讀書不懈黔中難得師惟  
可開門自讀書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  
不雜李悉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但以韓文為法  
李作文字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之類如此等物若

修李成看太孝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草  
書水墨之類且置作之妨人讀書全功胡斯互清  
修節行甚美可與游從恨渠遠隨計入都耳左傳  
前漢讀得徹書不用求多但更消不廢江州  
岷山源若壅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絕千里非舟  
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无人  
講勸但焚香正座靜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  
勝進也今寄王獻之黃庭張長史草書千文可觀  
古人用筆之意

荅黔州赴水令田師閔

再拜衰病滿額別來不復能作書惟有懷仰兩尋  
屬書動想如春光儀承治縣政成與夏信服齋閣

服膺如之某杜相不接人事頗得閑談之味  
未緣承承惟冀為國自重

又

頭首承賈使君賢明又有風力想治郡殊有條理  
州縣一家當復易為數手耳前承誨諭不忘碩罪  
廢之跡雖言不能為左右重耳聞尉公甚才美邑  
中得之當數有佳集對江山也

荅黔州譚司理

再拜衰疾老懶別來書問不繼惟是懷相与之厚  
何日不勸兩辱賜書皆重復累紙審在公不廢大  
儒奈何之態諸郎讀書勝進何慰如之聞賈使君  
賢明亦仲所苦遂安和想郡政極清辦僚佐皆得  
開適乘閑亦得從容摩圍山水否未緣會面臨書  
馳仰千萬珍重

又

賢郎性和易濟以經術即成佳士但師友非長育  
人才之匠恐不能及其才耳公塾江生事既優裕  
一歲解百千便可致一佳士在門勿令与悠之  
策難勉則子弟日聞所不聞公亦得博約之益矣

荅黔州崔少府

再拜中間辱近中所惠書并寄黔江題名記甚慰  
衰疾老懶又不遇便人故因循不作書徐三班般  
東人尋書勤懇感慰无以為諭山中岑寂王事清  
簡想亦隨緣宴坐觀書登臨風日黃雞白酒互有

以樂之耳與文得歸殊自喜但不知後來攝邑者能相照否彥修許京削而以令狀塞責蓋是奇耦之數非人事也如公才器他日當任通邑大都待大人君子發之耳尊府數得安問不歷陽滕縣皆得書否所須書字常為作書時猝迫又不能成亦是不忌事耳下刻數種謄往恐共輩調護不謹封在鼎臣節子中可就取之江山悠邈向往何日不勤千萬自重

答李德素

再拜德素家翁承議家母膝君秋涼伏惟尊懷萬福還蒙遺書存問敬佩眷憐之意比承節然分除又有於生之感此物理之必至人情之不能一各其所安惟所遇安之而已度公宵中今亦浩浩矣寄惠建溪吳木刻絲又承家母遠惠家機衣著累意重複感愧所教且勿作文字此至言也謹服之無教女子關於教訓想奉事溫清多所不周乃蒙稱譽過當愧悚悚太平服放光明照破四天下憚子奔轅固宜獨切怪長者造門之晚也未緣瞻承臨書懷仰千萬珍重

再拜承令嗣居家不廢學小郎讀書精慧三聰好女童進長茂良慰遠懷或愛傳所作語以為親友之憂雖老病昏忘不至如是卻理也時時戲書未嘗及世事但老農漁父山川田里間音語耳不審

幾時到都下若得一差遣在京而或湖北可數通書何慰知之太平清公盛德之士道眼明徹非往時相會所談肚撰撰也人生無幾各已頭白惟此事不可不刻意况公有數信樸茂之質幸勿實所藏藏帚木務打撲令淨也再知辱愛至深至厚故敢進此告語

又

再拜德素親家翁宣德秋深淮南尚熱即日不審尊候何如遠蒙賜書勤懇慰慰無量日月不居承遂祥除永思罔極何以處情又聞孤幼有言不免析煙想尤深頃復之痛耳德素常入諸擇探玄問道頗有得力處否以時日計之車馬入都當已得關還坐中矣未緣瞻承巾屨千萬為道自重謹勒手狀九月二十三

答李郎

書至李郎先輩即日秋冷想侍奉吉慶三十三娘安勝三聰童進長茂久不得書方深思念忽得通直院二莊客至如從天上落也承彼上下動靜甚悉寬慰無量寄吳木綾綃線等甚愧煩費知周妳能管句三聰童進妳了得力安奴近來喜循理亦不極惱人遠想如在目前也擇道家二十一娘雖是妯娌渠乃是姑行當稍推尊之也知不免析居此乃人家常事人生厚薄隨緣不必介意也某往來蘇州及此部無置錫之地而嫁三女弟事辦而

未能瞿懷也張年定晚得男想其上下惟喜可知四十親情至今未定若得北地士人家在此相常者便與娶婦某不欲令遠去今年來驥長考未聞哀喪矣所須書字問時多有輟為人取去因人旋為得數紙試點檢與三祖山語意何如萬里憶想江山渺然人生惟有忠信孝悌長父事耳餘不足復道千萬將愛不具九月二十三日書

荅李允工

再拜允工親家都轄通直自去年十一月德素院莊客回遂不奉來教每深瞻望忽蒙專使及門開慰千萬承還家待求安之闕家母縣君子舍諸孫皆清安為慰大雲僧舍平生所游愛其山川徘徊不能去離人遠觀臺不肖所名亦勤戴氏崇飾作一登臨處不知今何如矣遠寄建溪吳木并煩家外惠家機衣著甚愧頻辱眷恤也其到楚道愈歲遂能其風土但時飲一盃酒耳至今未能少尊生現然衣食厚薄隨緣亦足不煩過念也江山萬里懷想則勤頭為民自重九月二十三日

荅李大受

頃首辱書勤懇管仲奉不置子職二十一娘二外生皆安勝為慰遠惠山水極是羨疾所須感刻感刻更煩二十一娘寄衣物甚過當愧悚亦安乃山水佳處平生愛到未嘗不徘徊瞻視也隨侍想安樂往作遊觀臺二詩計今橫在臺上試為訪之三

十三娘來報懷感二十一娘招喚恩意勤重遠感感難以為喻遺教經以熟熟甚老懶不耐事久之不能下筆近方寫得今寄不知可意否蜀紙空極子而護寄遠意紅刻絲一尺寄二十一娘微影其想標標紙可作書簡種成者三二百張真難距軍心筆數十因使人只寄荆南士大夫家便可達或難得使亦不取求也相室萬里會面無期千萬勤李為祝自愛九月二十四日

荅李廣心

廣心主簿弟得所寄書知官下不忘李問時至太平探幽味玄別後乃能如此何慰如之大男李士左石弟得安問即日王事不空勞勤新婦亦恰幼平讀書勝追諸姪長茂龍父外生老於場屋作人亦自清苦客授邑中當承豈弟之望不知今季利鈍何如師川遂能杜門擇士與游問季有自得與他日當為豫章一名士但恨彼未有國士與為師耳耳承主簿職作雙寂堂乞名謾作數語還可寄台老夫頗贊與都門相別時大醉不遠老矣如故四十年其長老杜所謂吾笑汝身長者也知命到家不能一二月復以舟載幸慶轉十上成都矣相望萬里會面無期臨紙慨然千萬勤官強學為親自愛九月二十三日其寄

荅叔震

頃首遠辱惠書勤懇承里居日用輕安奉持并

初不懈退甚善甚善令嗣遂能助學有舉業何慰  
如之更令求明師賢友方為不虛用心耳雲岩想  
更成次第必時一到彼抖擻木場上塵土便覺超  
然矣清和尚未得道書然因舒城人去書寓書信  
也所寄送清公頌頗見志願不忘般若中也向須  
觀音贊今手抄去可託幼安或珊上座勝上燈子  
也雲岩經藏記如此作去不知可死心寮中老人  
意否西郎讀書長進否若嗣文歸到雙井必且復  
來下處糖師子一餅設助齋廚遠道無佳物可寄  
也蓋老想時往來水碓若成功度亦小息肩矣相  
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進道自壽

答世因弟

世因弟得書知奔走累年又索連周君獄中良不  
易耶西水碓既成功想可端居為飽煖綠矣郭西  
柴場雙井水碓相望亦相奪乎壽安姑所若想即  
平東卿亦漸謹為治生否六十八亦源源而來耶  
世承兄今行李在何地亦有息肩之策否三郎五  
郎讀書頗有效耶書來都不及馬新婦病意其  
康和復常矣重得今年十三喜讀書否吾輩人家  
但勿令書種斷絕其成功則天也嗣文想今已到  
雙井矣嗣直今極解事能官上位甚禮之嗣功不  
幸深可痛惜至今思之令人氣塞也嗣深除晉城  
計上官亦能盼但道里悠邈不得其情狀耳知命  
求入峽中數年大率只在涪陵至今猶未歸也老

原缺第十葉

也悅禪師語錄序政以微簡言語遂久下筆成都  
互有人來乞此本云得序即大字刻印也朱時發  
住時與同榻十數夜百種穿鑿終無入處蓋宿毛  
般若種子然其存心甚美常令人念之徐師川資  
質甚茂亦為琢磨之否唐君益有智慮當官善聽  
人謀若回光於此道誰能映蔽但苦不自肯耳

又

承懷寧富尉出於名家而孝弟間李恨未相識也  
寄芝草石刻但老人不作詩已十餘年如老妻不  
可施粉澤矣幸為道此意德素諸人不能來叩  
關鍵蓋是護惜舊聞以謂禪家愛著木樵子換人  
眼睛但不知乃是一對木樵子耳知命百事長進  
惟此道全无交涉渠既不及亦无下手處四十性  
和厚不爭而義理之性終未發且令熟誦書勤為  
講解浸潤之耳知命來峽中得一子曰牛兒頭骨  
奇壯性氣毒落他日或是吾家千里駒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四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五

戎州五

答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學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嚴篋庫之煩得宮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无量即日與家姊即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其善甚善恨君知刻意於李間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俗里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書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共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彷彿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不至貧否胡少汲往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万里臨書增懷千万珍重

二

所寄詩度超今人已千百但恨未及古人耳杜子美云讀書破万卷下筆如有神此作詩之器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死妙手故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才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老夫李道三十餘年三四年來方解古人語平直无疑讀周易論語老子皆親見其人也太平清老老夫之師友也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

之有若方吾甥宴居不嬰於王事可數至太平新極此書精於一而方事甲矣老懶作文不復有古人間鍵時有所作但隨緣解紛耳謾寄樂府長短句數篇亦詩之流也觀一節可知侏儒矣亦寄數篇雜語与三十三娘之婿李文伯相近想可得本一讀以懶書不能多耳

又

庭堅頭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壯時讀數過許皆尔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類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嗜膚而從榮中遊真曠世之奇事也謔論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以聞已別有命須近詩謾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答濠溪居士

前辱書累紙存問久別懷思增深得此開慰多矣文字久欲以所聞改作多病懶放因循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適作就忍眼痛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知命李識与筆力皆進於舊但李道絕不知蹊徑今之李道者類皆然尔往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与經教不接或苦行孤寒不愧古人或放蕩猖狂



能解脫割著並不知痛痒可歎也公既在遠地可  
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父老此人極煩煩蓋乃肯  
動手不然抵止以賓客待耳真矣道人不易識直  
須高着眼目餘事未能具道千万珍重

答楊君白目

頌首辱警動懇當涉寒待奉方福開慰无量寄示  
石刻此方士人多故得之即分送矣黃甘比時  
人送來顯頭雖嘉然味比饒道所出則多酸惟資  
中者少深而足味誠佳果也雖味亦勝下流來者  
但愧以口味累君子耳未緣會集千万珍愛

又

頌首遠承勤重之意特遣莊客致黃甘白離感佩  
无已家園双井二品謾分上此千里鵲毛也双井  
雖高在建溪之亞而為草茶之傑若得佳石礎先  
以芦心布中揉篩去茶毛礎之如雪花也煮新湯  
嘗之味極清佳乃草木之英也當求名士同烹之  
耳

又

景憲昨過此三得相見古人之意甚勤也過廬  
戎或可得安抚司句當則為見關然聞王帥殊病  
未起何如或云僧基若還遂亦到延州也純仁來  
頃書字今書得二軸別封角且与專差人同書送  
去公所須字真草各一軸去以答鄉里書數千封  
方倦甚他日當別寫小字一卷奉寄

答戴純仁

頃首昨承惠書對愁過多事人還時不能作各比  
楊郎遣人來所惠兒子書一併問訊千万審即日  
待奉吉慶開慰无量尊公到此三相過甚荷故人  
不替意此閒在廬甚安健也未有會見之便千万  
勤李自重

又

所送綃託一昭亮聘道者背兩小軸適天寒又語  
用不甚良制作乃不如法且作行草兩軸去春暖  
當更背兩軸作中字奉寄適專致賓客奉書極草

答家致平

前日蒙過門誨諭敬佩謹光之見及適遠人故發  
職舟待事故不獲瞻見延望車從實深悚仄且來  
伏承起居万福良慰懷仰召飲敢不祗命但以病  
絕酒不復消滿許如此則敢待坐耳

答江安李殿直

再拜頃聞江安火災熾然而不及公家不審何以  
勝此災也多病且懶故不能書然往來者每能道  
動靜以為慰專人辱書勤懇感慰无量寄惠木瓜  
諸兒皆欣也賈誼錢尚餘尔許為隨錢買蠶蠟  
通裙如公室中育白者為佳耳梅嶺告刻殿直時  
通好否因書為致意千万適飽飲得茶送意思皆  
惠奉書極草率累約不作公啓狀但得如家書數

行可矣何故復惠長牋耶此後幸龍之

荅廖直叔

頻首燭下見所惠簡書承鼎力漸勝所輸憂意元  
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義毀善無機苦樂此  
八物無明種子也人縱無明種子中主連皮帶骨  
豈有可逃之也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又彼八  
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  
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  
不八因之波渺然无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  
計較利惡義怒毀善善求稱避誠厭苦逐樂得  
喪又自有宿因决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焉逐  
至於憊死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  
亦窮於是

荅王觀復

再拜辭挹之來辱書勤懇所以相推與師問之意  
如珪璋特達顧不自非其人耳先公詩跋尾辭意  
寒淺不足以垂世傳後重煩長牋稱謝祇增愧耳  
地之道起看狀詳悉極懇從來嚮往之心損惠衣  
物情遠意不能頓貲病數爲公費感愧所欲作大  
字會稽痛勉書之不能工不知堪用否小字德當  
俟他日也戎州寓舍安隱無一事不滿意者未得  
見公風度又對錦屏山耳氣懷瞻煥惟冀深自愛  
敬謹奉狀

又

前所寄文前四六二十許章皆秦少游所作也詩  
皆是御語已請挹之校對矣有小兒輩雜抄很落  
挹之盡抄去不足觀也龍圖一創設注可對錦屏  
其之彭道微二月十六日已上承康侯長情度已  
去臂肅多作字便不能堪言極草草

荅對自源

頻首春來多病故久不作書亦聞在夢色會李  
粗有衣食之源故可相忘耳辱書勤懇千萬并寄  
顏李書皆所欲得欽佩至意所欲齊亭記老懶倦  
作文如王方平不復喜麻姑狡獪耳隨語作二如  
不足觀謾往何靜翁寄詩及論史事皆佳作也恨  
未相識耳如此甚且若得師友成就當於世間有  
大名也近又得榮州趙鎮子智能文有骨騰非今  
露化人語作大義進士也亦聞其本是醫家子居  
鄉黨有行義亦恨其迫於衣食從人講受未能卒  
業耳蔡次律張寬夫今年來作詩又文字皆進橫  
倦又多賓客奉書草草

荅史子山

頻首辱書勤懇審待奉萬福爲慰等惠石刻感戰  
恨慕勤者非其人不無顯親傳後之意亦是鄙文  
不足以傳遠故感果如是耳遠致張雅墨絲鞋爲  
酒公自食貧何煩如此祇增愧耳唐坦之館校數  
月刻春鉏之服以贈於夷豈能久堪耶對自源煩  
調護西歸良不易微公案之結魚之驛矣然斯事

亦難責辦於在官者惟公尚可耳盛暑不雨比來  
體力何如講授不至疲勞耶未期良集惟希珍重

### 答唐坦之書

頃首頃得瀘州報承聞公一勝已過趙市復還城  
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此遂不復  
念耳辱書乃知寓史子山家主人恩意不倦遂因  
循度夏驚驚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耶解夏遂東  
歸耶亦處之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乎張祖祺便舟  
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苦食  
淡之數亦能久伏忍耶樂義堂但榜之堂中与兄  
弟共觀之銘執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  
自以為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人  
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謂直終不覆藏則是樂  
也臨財无苟得臨難无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  
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深恨固帶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囑  
教水誰不欣然懷我間三伏中瘴癘方作更希珍  
愛

履學坦之取獲之元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世不  
犯家諱請即用之

### 答王觀復

頃首頃得元札來辱書動懇千萬雷在官雖勞勩元  
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  
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

律呂或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不  
精博耳長袖善舞多則善實不虛語也南陽劉翥  
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巧  
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  
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  
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故萃觀杜子美  
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  
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  
法東坡云但熟讀札記讀多當得之既而取檀弓  
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  
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  
其氣象萎蕪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

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无  
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  
之若乃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  
巴嶮火三盤楚桐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  
年可知也恐更湏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  
餘客妄謂不肖當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  
應接滿元札告行草具此世俗寒溫札數非公  
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六日

又

再拜何靜翁莊夫來辱三月二十日所惠書勤甚  
并惠暑服每承傾倒之意不憚衰疾之餘欽然无  
所堪何以得此愧悚愧悚益將路皆報不肖蒙恩



稍復官次得堯庫在武昌去家不遠因得上先人  
丘墓實已滿慰衰晚所期但恐告下遲江水已漲  
未可下峽則秋冬之交乃得去此耳舊詩一卷皆  
葉縣尉時所作亦漫點定并去年所送一冊同往  
十緝寫不肖舊詩不足觀也魚守求堂名輒書整  
暇堂三字去事出左傳秦漢以來郡雖有尉而守  
皆將其兵故謂守為將夫兵戰以時動折衝千里  
惟能整又能暇也東坡先生猶在海濱未知公幾  
時得掃其舍人之門既不能縣記作書然他日便  
可袖此書求見矣昔合浦吏貪珠近交趾及孟嘗  
政清去珠復還東坡胃中有百斛明珠昔還於詹  
耳今還合浦蓋天公之政清即公學問行己之意

甚美但文章語氣尚不平淡昔東坡嘗云熟  
讀檀弓二篇當得文章體制此確論也所以此求  
之往嘗佐東坡考試於禮部其所極口稱許新進  
諸生往往面從而背非某告之曰其他在間伎倆  
諸君或勝東坡至於評論文章東坡尋端一觀可  
定優劣其後諸生亦多以為然何守之詩語氣平  
而意深論班固漢書中人物理勝其文不加藻飾  
意其得師友當為晚成之器但憂其戀鄉里宴  
安姬妾不能發憤忘食親見古人耳如此才俊難  
京洛多士處亦不易得也但未知其宗族鄉黨間  
行義何如耳能脫然洗滌盡富家子弟舊態否  
鮮澄溫良有餘但恐強毅不足以讀書少耳荷公

調護度今歲伏臘得所矣蒲大防去寄書今必徹  
几下公幾時官滿代者為誰度歲時得去門中也  
未有會面之期臨書懷仰千萬強學自重

又  
頓首辱書勤懇千萬妾之以九鼎之重而冠羸不  
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  
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者  
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  
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報靜翁鄉行之美甚副  
此意所問勸靜翁求師取友而不以教觀復者蓋  
觀復知此有餘耳如公才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  
者也但安瑛唐書畫主身家任來亦不知何許人

刀十五

此二賢者使得師友皆不易得也所寄唐人諸詩  
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魚使君所欲作記極不敢  
辭以既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賓客會集袞袞  
過日不暇留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既到官  
渠當數有人還眉州令自此來取信甚易致也茶  
詞及為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答而未成  
但未知他日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佳  
作也亦恨彫文勝耳不肖在巴峽所得人有李仔  
任道本梓人而寓江津二十餘年其人言行有物  
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王庠周彥榮州人行已  
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向氏屢當得官固  
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未成就要為規

夢寐遠近又東坡之兄謂也故亦有淵源耳有  
趙縝子縝者引蔡人作文道其事要為有用之  
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相少律張漣實夫自  
不肯到戎朝之相親近然少律事之優於寬夫他  
日或可望為中州名士也有廖輝宣叔者嘗東李  
京師才性明利甚不在人下來相師問之意甚篤  
然憂其質不甚美韓退之所謂藉湜章雖孱指教  
不知果能不時否其既以江漲未能下峽則欲至  
神見老家姑以是人事賓客限至今日方能作  
書遣求人作書又草之千萬照悉公至吏部改官  
且還營立乎因書示諭七月二十三日

又

頃首啓辱書累紙存問千刀義味深遠時取讀  
之洗然志流俗之敗人意也問得來使知吏直  
六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作得解官交局想更與  
二三君子游覽山水間所未極意處也雖自源數  
篇詩來皆清壯動人耳目殊欣慰也何靜翁文李  
清修來知味如觀復者豈易得當亦不能无思甚  
恨靜翁不能一來耳靜翁淡然不雜交未知與自  
源孰賢至於筆下平易而已有刪缺之功自源所  
未能也公幾時定成行問來卒云未有行期何也  
其既以江漲未能下瞿唐遂來青神省家姑姑年  
八十相別五十年以万里相望之意牽挽不勝  
先人兄弟唯一人在又老者能奪其意尚此

習過重九乃行耳留來使多日文字既未  
善亦不得為今日彈作此草之千萬珍重九月初  
三日

又

頃首承魚仲修待程信孺來遂解印便欲作整暇  
堂意記去不到青神然日應接人事比夜則嗒然  
就則然无意思可作前日信孺自眉來相見云適  
有私幹未能即上道度十月末可去鄉里冬至後  
欲交印如此則更數日作得記送史直家附去  
模刻之日力有餘也來使前迫甚故特遣行是  
不盡所欲言也

又

頃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懷中原  
雖南且可數書不比飢外乃梓柯夜郎之洪  
詔也前卒還付書謝何靜翁不草之而靜翁不  
不得不書試為根究恐小人賴以資取之耳  
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荔枝頭出於邊臘平大  
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飲此品九一月此  
又似不盡來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无罪耳一笑

山谷孝人刀筆卷第十五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六  
戎州六

答何靜翁 四首

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  
出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久病之餘嬾嫚成性鮮  
自源歸不能作報書亦以今世民之師帥不能行  
道以先竟竟民李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  
故李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李而取友  
因以卜足下誠有意於茲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  
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  
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  
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

刀十六

一

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  
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  
然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汎觴至於并大川三百小  
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  
北海同味今足下之李識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  
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  
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爲德也不肖去戎  
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槩已具王觀復書中矣元階  
從客望風懷仰千萬彊李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  
頤頤於青雲之上也

又一

頓首辱書勤懇審履道不踰礼義之防於黃卷中

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趣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  
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皆可師可友皆自得之者  
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群書此劉向揚  
雄之李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  
蒙而小魯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相  
期不復爲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恨未識面  
苟知好李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

二

比有歙州吳希照道人在瀘州繁筆絕妙乃可与  
往時諸葛兄弟及元道寧輩並驅爭先如侍其璚  
彭壽諸葛元皆不及也自青神回當求便奉寄

又

刀十六

二

頓首辱書推獎開慰情意千萬好賢不倦之心良  
以歎息至於望我於不田而鵲生於奧則不敢承  
秋來早冷不審何如伏惟彊李日返將見古人恨  
未相見叩所得耳前趙都監人回報所賜教并謝  
委禽之礼何緣遂不達耶可携此書見趙君託根  
治也所寄風松雪栢未爲好品然知足下託我以  
歲寒之意願足下不負後凋耳未緣會集臨書增  
情千萬珍重九月初三日

荅閬州魚仲修使君 三首

再拜元拓中在都下頗聞好李清修之書恨未相  
識也區區去國十年塵垢滿背忽奉賜書如逃空  
谷聞人足音也側聞爲郡豈弟懷府有佳士時以

文酒從容山水之間何樂如之某以言語得罪竄逐六年衰疾所攻无復疇昔所蒙推与皆所不敢當比蒙恩復在官次三除皆不離南方實於私計養疾藏愚爲便未緣瞻承臨書嚮往謹附承動靜伏惟照察

又

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爲政豈弟民已心化寢膳吉祥神所相助聞整暇堂規摹宏壯當託世之大手筆紀其成事而屬之不肖似非所宜然謏論丁寧不獲推避本留來使多日以待勉率鄙出適以賓客過從袞袞終日竟未能成須秋末自青神還家乃當求便寄上幕中史彥直推官眉人計數有家僕往來可因之修問未有瞻承之便唯冀爲國爲道千万珍重

又

頃首蒙相与未能脫去毛皮尚惠賤啓此物於礼數雖繁縟而不情故從來不喜作賤又閒居不欲以私事煩公家故不復借書吏輒廢賤不用不審能察之否王觀復東州好李之士足爲幙府光輝遂解官去想甚惜之眉山史彥直能吏事作人知重輕亦不易得想不能逃藻鑒耳某再拜

荅蘇大通 六首

頃首頃見外兄張子履家嫂具道才德之美且以大同外生獲接懿親願見之心非一日矣向以東

坡二丈黃門三丈顧盼不肖忘年忘義之德耶衰朽多病百事慵懶念欲作書而未能專使乃辱以書先之長賤称述風味所期誠如所示至於推不肖立於二蘇之列則極不敢當某天資鶩下但以師友以德義勸之故稍能忠信豈弟耳其餘實无足觀伏誦來教愧不可言謹勒手狀

二

昨史嬖過樊道極口称大通德義之美切觀書詞已見一斑恨未得拭目蔚然之文出霧雨而玩風日光輝照映林泉尔亦承許錄惠詩及它文此大幸也明窓集几拂去塵埃以俟來賜衰疾健忘作書无倫次照察幸甚

刀十六

四

三

惠示東坡試墨帖雖二十五年前書如鸞鳳之雛一日墮地便非孔翠可擬况山雞輩也墨相十生記佳惠也旧聞此道人奇恠而不詳悉得此甚慰寡聞欲書數大榜今无爲山中作金字但未知山中何種勝額未經前哲書耳

又一

頃首辱書勤懇千万觀所自道從李就仕而知病之所在切窺公李問之意甚美顧旣得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即三人行必得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鞍乘間耳兄讀書法要以

經為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歟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蓋切觀公所論極入理人才難得故相望於後凋雪霜之後耳治行忽忽奉書極不如礼千萬珍重

二

惠示墨相真容觀之使人敬嘆不已水觀亦舊聞之然與楞嚴中二十五圓通聖賢一人相類橫卷欲作數語贊述會所遣人來遲已治行不暇及此前路舟中作得即送介卿所求便寄上寄惠墨相柑味極佳此蓋大善知識功德之餘自與凡物迥

刀十六

五

然殊耳榛子銀杏皆佳惠也未有信物可以爲報愧悚

又

辱書勤懇千萬學問之氣鬱然望風懷想恨未相識耳別紙累幅所稱述皆非不肖所敢當也東坡黃門皆得北歸計不日皆完樞機雨露天下何慰如之雪寒異甚比來起居何如頗得光陰近書冊否某已治行李但儻嘉州舡猶愆期未至至即行矣世道方開天子用人如不及西州士大夫當皆仕於中原如此相見當有期矣寒溢千萬珍重

答孫芻言

頓首啓伏承不鄙衰疾頓惠賜長句伏讀增歎

所送賡韻蒙求佳作也得之撥忙徧讀記問縱橫不獨童蒙得益於老朽多忘甚有補也欽奉鄭重之意感刻無以爲喻欲和答來篇人事紛紛不得下筆亦欲作序引數句載之卷首記不朽以傳後到樊道作得因張介卿寄上也篇中小差處唯以田甲可溺和荀粲惑溺耳惑溺之溺亦作休奴歷反可溺之溺亦作尿奴弔反此書方傳千古不容草草願刊正之也對客作書不如礼唯長者能貸之矣霜冷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答楊子建秀才

刀十六

六

頓首頃幸得接款曲而賓客全集應接常無餘日不能叩李問之自得處曷勝耿耿冬候暄暖即日想起居輕安通神論佳作也畧能遍讀非潛心之地故倉卒不能得其義味作序如此不審可意否方此睽遠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與杜元叔

奉別忽再改朔懷仰清議何日不勤到青神西方相訪之客常能言動靜以爲慰青神寓舍忽二十餘日賓客如牆而進如牆而退無一日不然但竟夜卧疲頓百事廢缺以此終未能作書辱專使賜教勤懇審侍奉萬福奉助歡喜承卜寔之至費力否度伯脩來歸才能辦此耳某以信道嘉礼之約不可渝數日即解舟矣秋令方阻面千萬爲親自重

與王君全

頃首旦來伏想起居輕安細事恩煩有一紫竹轎子未有竿欲乞兩枝飽風霜緊小柱竹又須時月無毛病者便得之佳或無為乞鄰不嫌似微生高也

與呂道人

頃首承齋蔬累年自求佛果初不懈退甚善甚善所寄行道觀音輒隨作一贊少助頭陀清靜行業孝道者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癡求明眼人識已病者直下指出直行歸本家鄉更有甚麼事莫信臭壳奴輩看因緣求悟處此是道眼話此是差別話誤人三生六十劫枉却工夫蜀中有一種說雪

力十六

七

實無碍禪更是誤人入地獄如箭射也治行甚冗奉書草草

與純禪師

頃首奉別忽十餘日不忘懷仰所乘舟至今未還不審沂流累日安穩否想才動且就宝林放鉞鉢之地必甚喜也楚人不別和氏之璧想如夢中逆境鏡裏煙塵也已忘之矣某完葺就舍畧就緒然猶日用七八人耳知命未有歸音越州却有二人到此範公間消息否聳上座來相聚數日方此群吠不欲久留之也雜寫兩卷封付聳上座去聳忽得舡便行奉此草率

答賢公座主

啓辱臨顧動懇又

畢存問感刻感刻喜承登

舟鉞鉢安穩二子

之緣惟當心法古人

云汝但辦心諸天

若不如是雖有喙長三尺

日誦佛語亦不入

也持心如城守口如瓶必

有相應者矣雲

作緣事揚道者是箇出家

人往依之必不

宋殿直 警知時別宜事

可否往謀之

與崇勝密老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意公欣然見納恐未極其趣

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患自種爾來

何鄉要須使虎兕無所措其爪角兵無所容其刃

耳勢利之交決定能埋沒人人之所畏故不得不

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然寡過矣道人壁

立千仞病在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相未折却

與其和光同塵不若壁立千仞

與定嚴院主清公

頃首奉別忽五六年每因勝口卷嘗不思修上諸

兄弟扶持相從尋林下之樂想茂林脩竹桃李成

陰公雖避執乃是道人家風諸尊少久之相諳必

漸相樂汪鄭諸家化緣純熟亦添展法堂方丈否

要須作一客位自今厨廁之類皆便諸房納膏或

素客到此人情所不免也彼既無十方僧到此來

者便是十方人耳須得兩三童行是人家子弟佳

習不下者乃肯相資助興葺為之化僧緣亦易為



力也常欲漸裁茶徑到路口初且以芭蕉相伴候  
松成即去芭蕉院後栽柿栗之類十年皆得用也  
先君往有題淨嚴柱一詩今寫去可治一柱令清  
淨託秀實寫之相望萬里臨書增林下之思千萬  
護戒忍垢興此湮廢他日或可爲先公光輝佛事  
爾

與人 二首

頃首頃蒙清水所賜書恩意勤懇居蠻夷中得審  
金玉之音所慰實無有量聞遠官遭迴又室家疾  
苦故知情思難堪書則已在數月後又聞不允解  
印閑居杜門人事斷絕因循不作書至今然未嘗  
不懷想也

刀十六

九

又

僦居城南雖小屋而完潔舍後亦有三二畝閑地  
畦蔬植菓亦有飯後逍遙之地所謂園日涉而成  
趣門雖設而常閑者也生事雖竟未能有根本然  
衣食隨緣厚薄亦自寡過少累耳但以舍弟知命  
不樂靜居數出入然流濕就燥水火自有性雖聖  
人不能易亦命也恐欲知故具之

答人 三首

重蒙委曲誨諭感佩不忘人志行不同正如程李  
之爲將張疎陳遵之處世爾張疎曰人各有性長  
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  
李我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亦知百慮而

後行者寡矣然推心不疑性已成敵未易琢磨也

又

再拜奉手誨審尊候萬福爲慰荔子昨日一飽已  
厭人煎得一盃可作湯恨不同之酒尚有之當令  
庫中請也煩親督鑄工極悚仄悚仄適碾一種茶  
極妙方點了遲數步耳少頃再令碾碾得遣上蓋  
相亦輒喜飲茶故茶極費耳昨日自起得一納樣  
度如何乃勝知命者爾

又

頃首伏奉手誨審既望尊候多福爲慰冬兒大腑  
未通但與紫霜丸若辰時一服至酉時未透可更  
與一服蒸熱恐只是變蒸見生人而啼是其候也

刀十六

十

今并紫霜丸方送去觀畢遣回鱸蟹及燒茄瓠少  
時送上幸且進一筋點心少待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六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七

戎州七

與範長老二十首

某不通問半年可置是事或得密師來審聞動靜  
開慰无量承万僧會齟齬楊十与父兄聞議論不  
合此自世緣奇偶何与吾事遣入浙人初亦不準  
擬十成去冬益官自遣人到此近已發回矣所送  
文字皆於昏鈍有益者悅老語錄後序北山錄會  
要跋尾皆欲作尚未暇趙十二時已手寫一本付  
密師矣寄龍虎丹初若无用近四十乳母忽病風  
良苦極得此藥力也天下樂錦極佳適嗣直去年  
得男夫婦極喜來尋此錦作兒衣即轉施之矣

力十七

一

元師想已安幾時能來此密師亦自可愛也密於  
富順頗緣熟約月末復來乃下瀘川也所說世緣  
中不免累人亦彼此同病反覆觀之且爲作行主  
勾舡又何憂河喜隨事隨緣与人安樂而已所  
晦堂万杉語及論此方尊宿實處及黃龍頌甚警  
老鈍未緣參承惟冀爲道自重某頓首

又

頓首比園明大師來蒙書雖草且見手墨知世  
務嬰簿亦隨緣自了開慰无量知命到家賓客紛  
紛亦罕得清坐相語然渠甚開亦難望以心志純  
一深究此佛事也成都馬文叔遇世緣齟齬思欲  
脫去參禪孝道然殊未知向背蓋世數中薰蒸膿

厚驄奔逸未易調伏於此同蔬飯數月今欲往一  
見導師要須作家識病與藥先去其狂疾耳渠編  
綴不肖文字在黔戎者略无遺却可得閑一讀但  
恐亦少暇耳文叔忽成行求書到禪几筆墨極草  
草千萬珍重

又

啓承南禪藻公有感鐵面風流恨未相識耳文字  
當爲作但今年來極懶不可言海會堂額已書去  
閑爲密師寫文字已多不知能盡寄歸否知命到  
家已月餘久相別且得渠到家耳四十讀書亦不  
進韓十逐日上一鄰李且護其薄相緣耳大意如  
陶淵明責子詩也欲用紙卷并老杜詩及向所道

力十七

二

語從容寫一軸文字去每當可作書時輒冗迫耳  
某自正月遷城南僦居去南寺二百許步薄費而  
完潔矣方經營時極得純公及唐道人力也舍後  
有數畝地知命到乃治作蔬圃亦隨分補綴其餘  
日用所須皆預与錢令來供送止用三兩奴亦足  
也純公今在嘉州承天長老處過夏亦得三五人  
稍純靜者同之唐道人遂歸爲之調護東歸之緣  
亦不費力也欲寄茶恐秦表白瀘州或淹留壞却  
朝夕別討人送上謾寄打扇一柄去

又

啓前因三李山化回奉手狀并謾寄一扇不審  
得徹禪几否頃人自富義來再奉手誨喜承宴居

多福比密師自富義來報成都虛六祖奉侍又壽寧僧宗喬自成都來云公已受六祖疏計不虛傳輒作經疏助佛事然老懶不成言語也某寓居處漸完葺內外終不會省費然厚薄亦隨緣知命欲到成都看藥市此行一費亦不少亦無處減省耳前所寄諸書甚助荒廢欲隨事記末數句尚未暇惟悅老語錄常在几案間一日緣會便下筆矣別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密師去可種竹於六祖即用之或須別寫即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寫在密師處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秋熱懶倦奉狀不如禮

又一

刀十七

三

頓首伏奉九月十日手誨喜承秋來起居勝常所示曲折皆盡事實初聞六祖延請便謂可住故即作疏遣來介行耳非人事也李公雖未極玄關要是清淨篤信之士雖因識者之言乃自斷於心以爲可發於事故可信耳成都說佛浩浩吾道平沉故欲相與作死馬醫道人分上不害光鬚頭淨洗鉢也老子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人生既非匏瓜去住何常之有但以悲願隨緣則碩石溪上之言猶在得於初約惠然一來款曲承琢磨之益何慰如之願府公重人不輕發不可必拒耳既至成都則可數通書萬事隨緣坐斷報化佛頭更无巧拙謹奉狀承勸靜

二

所諭住箇院子是甚閑氣此妙語也又云會府又不同山林漸、經營万人眼中入門便須成箇次第則不然往時嘗有人問不肖使令公知開封府便能辦得否對之云得彼人云從來名士輩才令尹京邑往往不辦何也對曰彼看作開封府耳若令不肖當之只看作太和縣也彼人笑曰如此決辦矣上堂簇花四六春景秋意想成都人已厭問只是與佛法沒交涉築着礮着將錯就錯大衆不遊於兔徑千万人中教一兩人會者點頭此是公家所有更提撥耳

三

刀十七

四

方廣得書否此公孤潔不入俗想難得衆或以其行高山祇地靈當輔之爾孟一留此多日灌漱不煩人似天之君子也久留煎迫欲行適數日舍中有客又懶放久遂不能動作書極草草也

又

頓首近得清公書甚安云宗任山谷雲水相望无千里各有二百衆甚令人思天柱峯前歸老之計也新公雲岩經藏看經堂緣事遂崇成已移住翠巖雖壁立千仞比來人稍稍愛慕之矣此山錄李問該洽乃不易得然不經儒宗大匠磨琢故自時有蕪音釋氏會要譜釋典內外虛有倫緒至於序禪宗所謂賜之牆也及肩耳然坐井論天亦恠他

不得聲論體中不佳時復須此作樂也宋子景十  
贊不能稱東坡極口稱道之意在當時同輩中乃  
爲雄文耳此作數篇酒頌適此信急迫未果錄上  
遠公作詩換酒飲陶淵明涪翁作頌換酒自酌且  
道是同是別可爲一問室勝老人也雙井一器已  
是去年者謾分上新茶到別送也

又一

頓首伏奉手誨審錫已到六祖開堂日道俗  
震動不勝欽仰但猶未有人傳語錄來耳計入院  
今半月餘想人事稍稍就緒矣開堂疏出於牽強  
乃承推獎過當若不同床卧爭知被裏破只是奉  
酬說即偷牛耳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想化緣必不

刀十七

五

齟齬但恐不能得人事清簡耳知命計數相見聞  
出入無間頗招當路人口語得所幹了早還亦佳  
某城南僦居既安便凡百不復與公家相關衣食  
厚薄隨緣時時扶杖到人家倦時忽經月不出亦  
自有味恨未得從容耳

二

前令羅富送舒州及旧雙井到彼不壞否因江  
南何客更分新雙井去計院中或有佳確也乍寒  
千萬珍重

三

密師想已到舍老人亦同到六祖否不知昔日五  
祖養母何以今日六祖養父也觀今日事體想停

未得清閑弄書冊也南禪瀑公相見且爲致千萬  
意法堂記不敢忘但老懶不能特地作文字或遇  
緣可成耳純老方廣甚安佚所謂孟公綽爲趙魏  
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者也此若鄉僕來族  
中索喚文字及報書累日方得辦眼花臂痛至今  
未復常稍定疊別奉狀也

又一

頓首不承來教有日自成都至者皆能道動靜此  
可忘念耳知命顛倒慶足二月七日乃到戎州知  
放鉢便成叢林士大夫歸心魔衆亦崩壞檀者不  
倦僧供有餘信如所傳甚開慰也舊所苦脾疾應  
接人事無休日得無小作耶翠岩後序不知如此

刀十七

六

可用否因人且寄周金剛四代語來欲手抄一通  
自隨也徐友信遂辦僧緣只是懵懂如故又不知  
非且今就左右剝落因今供侍萬一教得癡肉團  
上有個妙眼子耳南禪又辱書甚勤適數日來苦  
脾痛似前年秋亦不可解幸兩日差勝故未能多  
作書且爲道千萬意今年來似懶似勤可意處讀  
誦書寫或夜忘寢至於不可意處對之瞋睡雖勸  
請百端終不開可不知此病在甚麼處諸弟相佐  
助能勤僧事否未緣會面馳情千萬

二

楊家將深衣及帶去如落井中遂歷三年不知作  
何變異耳與根究歸來戎州石刻甚衆適懶不能

尋遂寄上俟別信也用十幅紙寫翠岩歲旦教誨一篇去或可刻石勸誘後生輩耳前附劉靜翁一書去乃蜀州郭守老衙內也書中託尋一僧伽帽今則已暎不用矣近編寫得新州龐老傷寒方論一部極臻致欲付成都開板試與問士人家有能發心開大字一本即作序并送矣

又

頓首承剎中亦事事未足而來者皆云年歲間必成辦果能爾否齋廚寂寞但與爲般家人同此枯淡乃是古人住持法而俗子皆云若住持如此則供施者多退道心豈有是耶華嚴經未承來諭已施與方廣并爲修華嚴閣疏及自開疏去矣渠識

刀十七

七

得法身本智乃歷歷而於漚和絕少功故聊助之矣聞成都乃有華嚴大疏但二十五千便可成就果爾爲尋一好事者與致來却與寫渠所要文字也龐老傷寒論前袁道人一見欣然欲了此緣遂便與作序并以新鈔手數本付之矣不知師舜更用就成都開否若欲開印報示元監院歸時并寫序一本去公住持大綱不愧古人矣然有論者云六祖可謂具三十一相因怪問之乃云惟有用俗家兄弟作知事尚缺此一相耳亦計是未有可委人計在事必成故如此然事之成敗渠自有數但付與十方人如何東行不見西行利謾及之矣四家錄已領甚惠得暇手寫一本奉寄也

又

頓首頃相及蒙回書語雖有疎密如對德人之度則一也徐沙弥遂了僧緣亦是於吾二人有宿因耳知命留此兩月三月十三日解舟去二十九日方發瀘州計今亦須到涪陵矣圓明極機賴人李道亦无早晚但顧其行動似非行脚耳然煉丹砂極妙留二十兩甚於衰晚有益也知命要疏入南方乞无碍供因爲極口勸施主其中語似有傷手處似折屋開路迎佛不略爲老鼠惜窠窟也今亦寫一本付祝君聞祝君於佛事甚信向終始故也張廣之劉景年房伯庸之子知命皆留紙軸在此亦略寫得後便寄去范家僧來意勤懇不易得見

刀十七

八

范子正朝散及襲美師舜皆爲致千萬意所問南歸之計於此既不負人債既有官便有俸又有行券則不須取於人某度告下須在五月半後此時江已漲不可下峽當往青神覲家姑少從容山水也舟師行上狀草草

又

頓首奉別忽經歲盡懷琢磨之益何日不動旣移座城東想法音清圓六種震動粥足飯足道俗歸依自此且不至憂俗諦中事一向宴坐但不知得力句幸侶誰耳徐沙弥久留此甚謹約書字極進但喜作偈頌更須炙尾翠骨耳江安須住十餘日元監院歸時更奉書也十二月十一日馬湖江口



書

又一

頓首以衰朽怯人事不能一到成都甚負佳處登覽然是老年漸不喜此曹狡猾耳乃煩輟為人天談道之光陰翻憑一來掃地焚香奉侍已數日不知不為世緣所奪否元監院相隨許時經藏記亦未就但亂寫得十餘軸字歸耳其人曉事幹辦他日若得渠相輔佐甚善廣之景年及房君所須字各寫得一兩軸并書囊在戎州不携來須到家乃可遣餘事元能道之又相見有期不復觀縷

二

白淨飯想寢食清健阿難陀輩各安否祝有道

刀十七

九

信亦疎逸然常以作佛事為念亦是宿有少香火緣耳亦隨事令歡喜而行知命得過夔州書後不復有一字計以小婢又產子於荆南復留滯耳方廣欲更來相見已發書止渠恐荒寺無松未淨不可數棄之來耳四十牛兒輩皆在戎州得書甚安又

頓首前日大師來奉所賜書并寄惠石刻皆領承遂赴昭竟之請安眾處穩便亦是佳事既陞座作師子吼想機槍者當皆調伏矣所教戒文信事皆悉文信於此極安帖人亦愛其素行不染故饒渠亂作偈頌胡寫行草耳舍弟知命不幸沒於沙頭老年失手足哀痛可知十數日來極苦心腹痛兩

日來似小愈知命五男二女記在老夫為无可憂但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不知臨行抵擬即元公為不肖治少俗事又雙歸奉狀草才般上舡即遣文信還左右矣

又一

頓首承來旦欲早行今夕復可會宿尉廳否石刻文納上并以銀五兩紗五疋聊助買石微而極愧輕瀆然相去塵垢之外此亦不能免俗願勿推拒幸甚

二

承頻以深衣不還為患不足繫懷也往嘗作兩深衣其一在陳留時為六坏之盜所取今其一又為

刀十七

十

少年子取去其義均耳世人裁衣當擇時日以避或為灾恠計此深衣裁時觸逆大小耗輩耳相遠會面未卜聊寄一笑今晚不過此豈遂與南禪會宿耶已今就雍熙具飭早可同南禪過同飯也祭園明大師文草子莫在彼否或不在彼必曾抄得本煩錄示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七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八

離戎州至荊渚

與東川路分武皇城樂共城九首

比幸參識數同宴席獲接緒餘實以爲慰恨羈旅  
瑣瑣不能少致殷勤但深愧爾別來數日想旌旆  
到城安穩寢食之味勝常某尚以舡未到到即般  
挈而東至江安可修起居問矣未間伏祈厚自愛  
重

又一

本欲奉謁到江安數日即謀拜書請遣鞍馬而江  
寒泥深略無一日不雨聞上樂共道險滑不可言  
以此遂不成行踰約甚愧計中州相會亦不遠所

刀十八

恨不得一窺小閣光輝及見黑解子家祇候人耳  
有我州舊曲數闋到瀘州得暇當寫寄也

二

介竹若早得數本封來甚幸摺疊卓子必爲留意  
青白花通裊試爲尋數條即納直也徐福張安久  
此使令頗會人意有李三者是一婢子之兒略垂  
卹也相望咫尺阻此山險久雨遂不得一瞻旌旆  
之光良以耿耿

又一

頃幸從容深服高明遇事快盡表裏恨當路諸公  
未相知猶在閑處耳別來不忘懷想治行忽到  
江安日苦追送之容相仍故不作書因循至今

辱賜教恩意千萬感服無以爲喻元春大慶伏惟  
履道平坦百福所集寢食之味有神相之咫尺不  
能參謁臨書向往伏祈爲國自重以須陞擢

二

獻歲不共壽觴惟有祝頌惠酒殊佳介竹甚如法  
弓致通裊亦精緻併佩珍貺所須大字已書兩篇  
作卷勝作幀故不復改甚好但太大又數少  
只得如廣之所用不須極圓黑白皆石每色二伯  
二十箇便適用矣本欲初十日下午瀘州以信道挽  
留十二日即行矣遠別曷勝耿耿然公自當翱翔  
中州相見不遠矣

又一

刀十八

二

前日發徐福回上狀當已徹几格次日復奉手誨  
寄惠笋芽山藥木笋甚荷春意摺疊卓子煩調護  
曲盡物宜荷春卹之意不淺也惟是見招之諾以  
泥雨不能一參謁甚媿度君子盡人之情必不見  
訝臨書傾向春寒伏祈千萬珍重行慶鋒車之召  
入當超擢

二

別來何日不懷仰即日閭中郎娘安勝小閣宴裕  
解將軍時同淺酌否前聞在戎州買生犀不得不  
知用作何藥比解一株犀作帶頗有割落者或須  
示諭當分送四兩又寫得扇四枚但以非時或要  
亦上納某十五日早即發矣撥忙上狀極不如禮

又

專人來奉牋記之賜恩意千萬審履春日用安  
開慰无量別紙所諭敢不在懷公才器不碌碌年  
又強壯朝廷清明用人如不及豈久留公在瘴鄉  
也然有可以致言之地不敢不少助頡頏但恐人  
微言輕耳方此阻別臨書傾想千萬珍重以須超  
擢

又

多陰少晴天氣殊未佳即日起居何如伏想貴閣  
郎娘皆勝寄惠酒醋極荷勤重之意旁近酒多苦  
溢府中瓊酥可飲而難得唯得所惠與賓客朝夕  
同之耳扇面六枚謾還上并解生犀四兩助珠女

刀十八

三

作涼藥輕觸悚惕悚惕前道別奉狀數日方輟得  
五鼓之頃作書勿訝滅裂

與宋子茂殿直三首

頓首昨辱主礼勤懇感愧新醞殊佳不謂遠方迺  
見漢官儀也三分醬臠和甚中節白芍藥菜莢皆  
好極荷垂意云主簿家豌豆醬甚美可為乞一斤  
煩作三分乳醬為路糧此有一甕子壓在筭簞衆  
物下不可取尔山木分上一塊并油奉一軸武宗  
道筆十枝謾持往昨晚開木龍岩路掃除卧其下  
極清涼恐瀘川避暑之地幽遠明清皆不及此不  
知城中當有士大夫聞此間真境否夜來膏雨未  
必非木龍之功蓋掃除清潔神物之應也

又

頓首羈旅經塗良得故人之助不敢久稽朝命遽  
此遠別甚耿耿宿體力佳否王事勞勤不可不  
勉力主人相待甚厚更思所以報之六庫之緯易  
致煩言唯少加意

二

新醞尚有故不復遣餅去練絹并買乳一斤得人  
送去納溪幸甚瀘川二簡令人送達木龍岩  
久幽而復顯亦非偶然得主人一往渝被之則自  
此光輝日新矣要須背却水筒則岩前不復沮如  
岩上水滴晴數日即斷矣

謝瀘川贊府

刀十八

四

頓首捐弃漂沒人不比數乃幸辱臨之欽佩至意  
无以為喻經宿伏想起居輕安王事不至勞勤某  
多病衰繭不復堪人事无緣參候乘晴遂行未有  
再承緒言之便千萬為道自重

謝郭巡檢

頓首經宿想在公安勝侍奉尊堂太君萬福令嗣  
勝裕經過幸累日款曲亦愧喧動多也遂此遠別  
千萬勤官自愛

與處善使君二首

再拜奉別二十年矣雖音問兩不通而懿親從往  
也往伯氏參軍於會稽頗蒙顧盼知公不以  
有所畏避比有行役當出貴郡幸於參承切自喜

也夏熱暄濁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萬福某今早發  
新喻來晚可瞻望不敢作公銜自疎於左右 幸  
照察

二

別來至親至舊下世者相望念之有不勝情者矣  
公雖富於春秋想及此何能不悵然也

荅檀敦礼 十六首

辱手畢喜承朝來起居不爽調護寵惠筆墨及紙  
皆珍感刻感刻切觀才器英特可以盡心於古人  
遠大之業開門讀書求心求己清潤以古人義味  
沈深重厚謝去少年戲弄之習以副父兄之願豈  
不美哉屢承羞饋未有佳物奉荅輒以藥石之言

刀十八

五

爲報伏幸裁察

又

昨日幸一參候古器與山川之恠產參然滿前可  
以清暑此物葦殊勝於博奕也然要當以彊李力  
行守之所謂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審今治何經  
讀何種史書參其意味有日新之功否惠賜珍器  
敬佩嘉德竹表葵裏茶合孟極佳恨未有天生佳  
瓢稱之耳米元章書率尔題卷末令親李郎安勝  
貌古氣深穩似有李古之質甚可喜也

又

辱手字喜承日用輕安示喻讀書甚善然須深探  
其義味使不爲誦古人之空文乃有益也班固漢

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使一代事  
參錯在胃中便爲不負班固尔周子發書亂寫置  
卷尾不成字也天氣熱揮汗不給諸畫及止止軒  
字未暇寫去承佳篇須蜀紙今送三百此乃自令  
浣花王家作者生瓢承見惠亦好但恨太嫩相茶  
瓢与相筇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要飽霜露耳  
元長元慶書亦是一時之傑但鄒性不甚悅之若  
有所譏評則二公方失勢不若不評之兩得也

又

辱手誨勤懇并煩錄惠東坡英州橋銘雅文傑思  
讀之清風生於齒頰之間也撥冗奉狀草草

又

刀十八

六

奉手誨喜承晨起侍奉安勝惠古器荷佳意愧无  
古人之風空受來賜耳石刻已領諸翁及藤紙軸  
似頃付之秋涼天氣如此又多病瘦蕭頗能哀此  
老子使蘇氣續喘否所謂老翁懶惰久竟兒行步  
奔也昨日二軸各題數處去

又

所喻作字得涼得雨又病軀可惡沒必須下筆小  
詩須稍有思方可成耳

又

伏蒙手誨存問勤懇感慰半兒知命第四子從來  
過房育於不肖之所機警渾厚異於常兒愛之實  
等已出一朝失之无地寄情不病而百體皆痛人

事盡廢其情可知承奉侍至公安即須往來街冒  
宜珍愛三軸文字得暇當寫杜子美云十日畫一  
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廛迫王宰始肯留真  
跡收書者亦欲精耳貪多不擇亦是一病

又

頻首今早辱車馬屈臨得奉對小頃欽服俊誼病  
餘萎蕭又嬰私故未果叅候伏奉手誨喜承晚刻  
安勝惠建溪感刻感刻未果礮試觀其名品當皆  
不碌碌耳書三軸各題其末唯東坡簡一卷并詞  
語皆髣髴象類爲之玷汚先述故不得不下也揮  
汗上狀草率

又

刀十八

七

頻首江頭烈日狂風令人眩冒又賓客相及故奉  
荅來教稽緩城中盛熱不審體力何如所須止止  
軒文字老人多病不復能經構作文矣櫟中書三  
字此戲具皆在承天寺他日或因興可作山頂詩  
亂書中檢未得得即送

又

頻首今日到鷄鳴寺爲亡弟散道場飭僧罷因過  
紫府得所惠教并貺金笑花藤合茶匙大筆思意  
重復何以當之所送東坡伯時畫皆服此一公翰  
墨度足下未嘗見真筆故可漫耳畫贊跋尾并草  
一軸并住一軸并一帊且留莫夜眼花都不成字  
又

頻首辱手畢勤懇惠示知命舍弟簡札對  
所留軸寫得今送大年兄弟畫惠崇九鹿徐  
李宗成山川雖名品不高皆非贊作也俟得暇題  
去東坡龍眠畫決定不是東坡畫竹多成棘是其  
所短無一點俗氣是其所長此畫柔媚而俗惟枯  
木是丹陽高述筆也龍眠畫馬似生爲其行筆  
神妙此畫无筆故可知耳

又

頻首比承軒蓋絕不出甚善甚善閑齋清靜古器  
羅列左右思古人而不得見誦其書深求其義味  
則油然而義之氣生於胸中慮淡而其樂長豈與  
頻頻之黨喧闐作无義語之樂可同日哉惠示砧

刀十八

八

研物料頗精似亦不甚便用蓋磨墨之地不廣則  
難得墨濡多置水則溢四旁非良器也少留此銘  
其臂乃遣回某有大烏石研製作甚適用或要觀  
可遣四人并小扛床來取之

又

某重辱手誨喜承晚來日用輕安端研亦佳謾作  
數語其下衰老關情不成文也嘗有人作一大鏡  
研見惠下有足因戲作銘旦夕得暇當謾寫去砧  
研銘了亦送漸欲省去長物不須惠貺也

又

頻首伏奉手畢喜承宿昔起居輕安惠建溪焙  
二併皆佳物也感刻感刻書砧兩試用之乃大妙



輒受賜矣桂林大研遣往若齋中未有此可留充一物也兩帙合併納上

又

頻首辱賤教相及於道甚荷勤意願衰朽不堪事常稽緩耳桂林大硯但留之他日不能將則置尊府處耳盛暑賓客之餘氣不給喘奉小山殊佳當作小詩詠之銅器是古人物不疑以其制作精密也作壺牀而方謂之方壺可也若欲銘之不疑須古人可作方耳并遣回

又

頻首病餘茶然殊不堪事以習漕到三四日義當一入謁已不勝委頓適飯表弟家因解衣就卧俟

刀十八

九

小涼復罕舟歸卧沙尾豈可復勝冠帶相見古器森然在眼恨不得往入香雲餅佳惠也感刻感刻

與李翹叟法曹 四首

頻首盛暑日苦賓客未能一詣館下重辱不愠惠賜存問恩意勤重感激激詩句清麗欽愛无已欲以褚河南所臨書見惠雖甚愛之恐不可輒奪所寶更須面議之賜瘍小平當試臨寫但恐不能得髣髴此蓋前人妙絕之迹雖褚河南英氣蓋世所到但能如此况老瞽初无幸術耶瘍雖小潰尚妨運肘上啓草草

又

前日辱寵顧得奉緒餘小慰懷仰一雨雖未救枯

酒亦畧慰人望矣伏惟宴居閑適日與才叟令弟同文字之樂草書枕屏一東坡新作卷一黃庭經卷一謾送此豈可答文賦之重他日每寫得小佳輒用塵書几也

又

頻首前日承寵顧盛厚方霍亂吐利少得寐子弟遂不以告失於迎展於今爲媿東坡詩猶未錄得錄了即送勿過慮欲更寫數軸所謂心逮力不逮者

又

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盜書衣冠者未必然恐奴輩喜事者挾藏耳東坡書无恙勿深慮也

刀十八

十

與張中叔

再拜班荆相語一別又八年昨日畧望顏色未慰馳情屬表弟周元章入都昨遂費一日亦遣人至所館問軒蓋承侵晚未歸遂不得參詣旦來伏惟起居萬福今晚入府中覓閱兵革盡去不可出來日方能往拜見謹勤手狀

與馬中玉金部 三首

再拜今日以兵革云赴覓閱至今未有來者故不能遣記承動靜天氣又驟暖不審尊候何如新傳得東坡少游文字旋鈔已數紙聊慰獨夜未眠綉書襟奉兩枚亦有清致不知用之否

又



再拜啓府中潭潭不異逆旅風雨驟冷擁被不溫  
乃能降伏心意服枕晏然欽嘆欽嘆舟次大風簸  
舡凡動物皆謳吟達旦時時驚眠有斷維折桅  
之憂今旦既不可出擁鑪假寐亦自不惡翹更亦  
擇日出居乃是荆南人毛病明日應兩往往復還  
家作客矣亦聞澧州已食筭方欲作書從小檀求  
之饋挈祁感刻器之到當入城參候也

又

再拜伏蒙手誨并辱佳句美酒之賜欽玩風味頗  
解昏睡率尔奉和當面一笑翹更聞今夕宿紀南  
耳醉道士圖忽憶往時到陳州門外追送一遠客  
不及見壽星觀道士十餘髻髻如此但无大砥吐

刀十八

十一

耳

與黃益脩 二首

啓久尋御史賢宗之盟南北无從問曲折前日方  
知伯仲居此城中欣然願見乃承敦睦垂顧甚慰  
所望適以癰瘍未平未能往拜家廟重辱誨示并  
惠羊麪感刻感刻三兩日同推官弟到宅矣三兄  
且爲問訊千萬諒正同此意諸少皆奉起居他日  
今參拜也

又

辱手畢喜承體力輕安惠新瓜極荷分甘之意族  
譜今早端已兄訪及觀之因携去乃就取視也沙  
頭烈日暴風令人眩冒作記草草

與黃諒正 二首

頓首昨日謝二弟寵顧并惠示先侍御文集讀  
之言簡而理致閑遠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真  
足以垂世傳後也略遍未能深窺猶未極其用心  
處耳旦來便熱體力佳否藥物因檢得者謾送并  
欲合之方同往白丸子便丸得幸甚

又

承手誨喜諸院皆安勝惠琉璃鍾佳物也感刻但  
規德薄殊不稱先侍御之用器耳金蓮之供甚荷  
明潔之意

答黃端已

再拜比聞徙家在城中居欣然願見適以多病未

刀十八

十一

能入城尚阻參詣乃蒙敦叙來顧舟次何慰如之  
未果到宅又奉賜教勤懇勤懇承宿來尊候萬福  
開慰无量謹勒手狀

與李深之

頓首再拜深之通直同年兄旦來略得瞻望深慰  
數十年懷仰之勤晚刻伏惟尊候萬福伏蒙賜教  
勤懇繼以羊麪之餽公春秋高舍万心而未  
祿何以能如此受之雖感刻而愧滿顏耳謹勒手  
狀謝

與周達夫 五首

頓首欽仰清修舊矣茲蒙不鄙惠然見訪切觀風  
度沉深清淨自信自得不加瑣瑣所見過於所聞

也雖未能從容求益極知是吾道中人當今人物  
眇然豈易得哉特以盛暑又苦癰瘍不能少作薄  
主人以接清論於今為恨也卜叅候之期尚須逾  
月伏冀為道自重以副敬愛之願

又一

頃首久為萍客煩內外親舊多矣愧悚不可言辱  
書勤懇餽米麪及數種恩意曲折衰朽无堪何以  
得此於長者耶感愧感愧承旦夕遣人如端彦此  
美意也聖人云供養百千阿羅漢不如供養一无  
心道人如端彦朝夕与之游真有益也方阻叅承  
臨紙懷仰

二

刀十八

十三

舍弟兒子過承存問感刻感刻仲良早世使人氣  
塞秋冬相見渠有遷善悔過之心甚為之喜不謂  
遂弃其老親而去極可悲怛然季堪有骨氣亦沉  
實侶可慰其親意尔寃寃之事煩公与元老議每  
慎舉措為上石刻於兄弟无盡也

又一

昨承過仁者之里得見隱居之清勝使人有蟬蛻  
塵埃之意然迎來將往辱軒蓋甚勤愧不可言也  
專人惠教勤懇慄慄惕息比來日用輕安良慰  
懷仰堂室榜寫去奉新縣二鼓驛舍中有滴堦雨  
灯下眼花奉狀如此

二

元老數相見此盛德之友甚欲從容求益叩其  
後所得乃以卧病月餘都不通問自覺胃中俗塵  
生也已作奏再乞郡異得垂聽則可荆州款曲相  
聚也倦甚未能作元老書且為達此意

與人

脇疽今日來稍愈尚未全安故如老將守城賢養  
之不以其道必不得其意耳未緣面會惟有懷想  
千萬珍重

與鄭彥能 三首

頃首病中聞苦下痢甚憂甚憂昨日見顏色知向  
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日痊矣赤  
石脂末二錢搜白麪二兩半切三刀子軟煮調和

刀十八

古

羊青汁 子胡給方云虛劣人不過兩服即成  
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麪二兩鈔為細末湯  
漫蒸餅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九丸薑湯下桃紅丸赤  
石脂二兩細研炮裂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蒸餅  
丸如桐子大每百丸濃粥飲下日三服

又

頃首昨辱遣賢郎惠顧但恨索然慙遽不得少從  
容耳奉手誨喜承眠食安穩赤白無害不肖所苦  
政如此但用昨三方雖未即效不爽調護也族弟  
友諒伯父侍御照之子知醫書慎重慮深不以人  
之疾苦嘗其巧其人性行甚良儒者也但令令似  
往刺見之即可遽至龍安矣此人無所邀求不肖

病月餘只是此君斟酌藥餌守之數夜遂安耳

又

某頓首奉手誨勤懇所以撫恤患灾恩意彌篤但增感塞承服藥雖有所下而疴痛未已積未盡也今夕更可投一粒若下太甚則宜服理中丸雖相繼三四服可也若不大下緩服之某伏枕已二十餘日至今未成十分完人未能上謁

與人

龍安想不甚涼田子平家博古堂清風永日可速駕來此主人虛心相待也某上

刀十八

十五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八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九

荆渚

荅蘇黃門 三首

啓去遠門牆積有歲月棄捐漂沒不當行李修敬無階唯深瞻仰謹具狀月日某狀

又

頃首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荊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鄭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安健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珍瘁之悲

刀十九

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判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奈何所賴諸子皆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亡也某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年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

又

伏承端明二丈寔有期天下失此偉人可勝賈涕石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記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欲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不肖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某三兩日即拏舟下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書篆携至荆渚

二月末可復來也小相娶石諒奉議之女蒙齒  
記感激感激

答李端叔 三首

頃首別來兩辱書荷 恤終始不渝方其與魑魅  
爲群切伏草間不忘 息所以不作書者往歲奉  
九書而不報公猶不 在棄捐中宜相貸也奉十  
二月二十四日手誨不怒而加勤乃知德人之度  
耆艾而更愈深也又知不恤乖迂在官事此雅  
所風期於左右者更願守心如城守口如瓶耳某  
多病早衰百事不堪向者蒙恩遂使郡之請冬後  
乃差健遂不敢再請官祠三兩日暫到雙井二月  
末復到荊州乃趨太平前此計尚得修問春寒千

萬珍重

又

得書數幅開闔累日想見傲倪萬物之容承官暇  
每從蘇黃門引領欽歎何時預此清集不肖鬚鬢  
已白十八九短髮幾不可會最求田問舍頗有之  
亦未能如意爾小兒娶婦尚未得孫女子今已三  
生矣知命二男三女似有可望者三女一已嫁真  
仲亦咄咄逼人耳元明在萍鄉甚安亦有吏能聲  
僕作虔州獄官監司亦知稱渠洛而解事然非在  
黔戎時語也老來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  
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頤同味者難得爾

又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皆開明窓淨室花氣  
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爾  
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或傳陳履常病且危豈  
有是乎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  
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爾方叔安否

與徐錫師川 二首

某拜手辱書審涉夏以來同呂新婦侍奉八姊郡  
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懷想承瑩中便向吳中  
失此淵對何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  
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舡至江口以嗣文  
同行遂爲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  
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爲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

方十九

三

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告示作初任通判人  
望一季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日間亦謾投一  
狀也將家到荊南謀居居定或從容玉泉鬼谷之  
間以須闕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留千  
萬珍重十三日某頓首

又

見郎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尚  
待闕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周於世事九娘甚競  
爽諸兒皆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可望者某  
雖貧然將家向荊州亦粗爲餬口之計不至狼狽  
也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小  
詩時有之未去故郡尚苦人事未能手抄他日因



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

荅王周彥 五首

奉別來無日不思念四月到荊州五月七月兩大  
病皆幾死幸復濟耳而荊州親舊多無日不來百  
事廢闕以是絕不能通書太守所遣二卒來時方  
大病辱賜教勤懇又賻恤之荷不倦之意承大夫  
人尊體康強何慰如之太守賢明留意李校公平  
時以所聞推之鄉里後進者今有所申此亦可樂  
某大病之餘瘦蒲幾不堪事乞得便郡甚如所欲  
一到鄉里以小兒未練事寓家沙市不能使人無  
耿耿因循留滯至今所欲李記欲下筆者屢矣輒  
爲賓客撓擾又不成病來精神未復不能如昔時

力十九

四

又

變故不常承莊叔教源相繼捐館可勝嘆惋公手  
足之義至厚仁及宗黨當此何可忍割奈何奈何  
莊叔之子既官游居喪亦可教以詩書計可無憾  
不審教源有子否亦可教耶試老不幸爲痛惜之  
累月其親及兄弟之情可知矣何宰知其爲佳士  
但相遠監司輩非深知雖已言之恐未能有所益  
耳元帥惠書及珠子黃甚荷渠雖遠不忘之意但  
以病起不能多書且爲道謝之定國得洛倅似少

慰意亦得渠秋末書

又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  
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  
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  
來者云見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服談笑而化  
其胃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  
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此意  
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挽詞  
可爲實涕如此奇才今世亦不復有矣

又

所寄詩文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  
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爾意亦是讀建安  
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書  
黃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見之  
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病而嚴君可長於下筆公  
能致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又

伏蒙垂意於李舍振數十年因循墮事之敝廟李  
崇成一新士民之耳目可謂知本之政不素食之  
效甚感甚感今日士大夫能者救過而全不能者  
偷安以待滿如公礼色中賢能教士民以孝或曠  
一道所無也如某之不肖病弃廢李日就衰朽恨  
未得承餘論求少益耳懷仰懷仰



與王雍提奉

頓首數日苦食他家食作病稍自將節得小愈又苦賓客寢叱不得自便眼花頭眩而兩癩兵煎迫如火不欲久留之今日偶意思小佳且寫得數篇遣回大槩佛法與論語周易意旨不遠論語大旨不過遷善改過不自覆藏故君子坦蕩蕩入太廟每事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天地同根萬物同一氣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但諦審諦觀當如何是其人莫認只令弄影戲漢若識得人萬事成辦元不欠少北窓日欲落來人請行不能一一道所欲言千萬珍重

分十九

六

答王觀復

五首

頓首卧病二十餘日幾死者數矣今定不死但氣劣體瘠四五分人耳忽奉手誨歡喜如從天上落也小女所苦不過是渴痢但用藥投去積便安矣雖休息五色皆易愈耳略垂訪解衣相語少時却往治病書此已倦甚草

又

頓首病中忽得相見歡喜不言而喻兩日車馬之音聞然方切咏思辱教慰釋無量詩句穩實殊進於舊欽愛欽愛土宜之惠過當感愧感愧承明發見訪治飭泰侯同盤半夏誤及之耳

又

頓首兩辱手畢坐報應人事晨出夜歸不能作答風日小冷不審起居安否置飯元約不定日得暇即去何呼喚叮寧如此遂敗幽尋之意來日或瞿戶部不見訪即同興上座奉謁但作一梧盞不和油醬熱羹菜以備飯此安樂也其餘俗物不用登盤矣

又

頓首辱手誨存問勤懇審體力輕安為慰一篇皆佳作也欽嘆欽嘆惠楚人之食羣兒殊喜殊喜老眼昏花草草

又

頓首奉別回舟乃復惘然蓋好李知言之士或千

力十九

七

中得一所以相遇不能不欣然相失不能不悵然耳風雨不靜想行舟三日亦得泊松滋閣中及諸少皆佳否元操書納上見與公言公乃欲得舊紙扇今封上十柄餘湏他日便風也十月十九夜漏下三刻

答向和卿發判

三首

頓首昨日方裝缸又值客辱手誨不能即上答悚惕旦來風慘不審起居何如伏想王事雖勤勞退食不廢文字自有以樂之惠示寄少魏佳句疾讀數過氣味甚不凡惟是推獎過當極非小醜所敢

當之矣寄鄒松滋三篇謾抄呈不足報貺也因出行縣道塗乃可讀書不肖往時作葉縣尉一月率二十日在馬上然用此時讀得前後漢最熟至今得力也暫別不勝馳情千萬珍重

又

再拜昨日幸獲瞻對旦來清寒伏想起居清勝建溪數品行縣疲困恐或須耳

又

手啓伏奉手畢承行縣還道塗安穩眠食不爽調護良慰懷仰佳句惠貺伏讀欽歎謹勒手狀道謝許垂顧敬拂榻奉候

與峽守

力十九

八

與公同出於江西又當官仁者之里先公舊出於侍郎之門士契臭味實不疎遠相聞頗見久矣隨官南北無參對之幸比承出官夷陵謂當道出荆州可一瞻望又此相失惟有嚮往春寒即日不審何如伏惟仁厚德民下車未幾已聞美政之譽相望一舍懷仰不已伏惟爲國自重謹勒手狀

與聞善二兄

再拜久聞晦甫伯父負天下大名志不遂而捐館於道常恨不見其子孫今乃得識面又見家集慰釋無量比蒙不以衰疾未得參候先垂屈顧既深歡喜繼以悚惕三二日間私問少間即詣左右謹勒手狀

與黃類徒

再拜宗子之禮廢同姓之子孫數世之後遂爲路人切嘗深悲之舊聞先君緒言長一族初亦零替聞有晦甫者儒李里行所推宗恨未相識及不肖游李在淮南則聞閩漕以侍御史召名動京師矣衰宗墜緒猶當敦睦况賢者之子孫乎今日相見歡慰無已重煩尊誨悚惕謹勒手狀

與頌之八舅

頃首百憂衰疾之餘天末會面且悲且喜恨車馬暫來即去不得款別後日新之季耳夜來本欲蠲致病軀奉爲寫遣經堂宇既承誨諭來日未定成行故到家即就卧耳朝夕寫得并草書篇送十一

力十九

九

推官所可

費一莊夫耳來日果上道千萬珍護八姪縣君不果拜別婦婢輩恨不曾一請得魚軒屈臨耳

與通叟姨夫

頃首累日多故不能參候惟有馳情承風雷頗驚逆旅喜承體中安健天地大逆旅也人寓其間瞬息耳此逆旅尚足驚耶

與范德孺龍圖

旦來伏想台候萬福嘗蒙重諾有鵝可以過飢來日欲以蒸鵝盤鬼具早膳敢邀屈一臨保安書院否貴煮湯餅之類如法耳可即早煖轎奉迎昨日奉餘論而忘疲謫今日又似小勝耳

與王全州

盤石廟碑中有誤失一兮字可令摹工取一兮字大小相似者充入字既差大篆額如此乃相當然二書皆不工顏魯公所謂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計其工拙者也

與歐陽元老 十二首

頃首辱書勤懇審事物膠膠而無位真人常閑常樂甚慰懷仰李仲良遂不起渠白髮之親何以爲懷李康又在數千里外非元老調護之便不得埋所也多日欲遣人往致奠而賓客紛紛不能得少暇故稽緩如此殊非本心也公既落魄於官游侯春上道亦佳衝冒寒雪而行竟何爲哉某既留帶至今往往爲兒輩作冬乃行繼此可時修問臨紙懷想千萬珍重

二

東坡遺文得之甚慰已付濟川姪抄抄了即遣上前承携觀復手抄一冊去若抄了煩因便送示近詩與公已錄上矣端彥得音問否前惠清軒館制作雖不爽古法然米大碎是一病須要篩米令粒粒相似乃爲之陶隱居所叙亦如此承是達夫家作殆未如古法又人家作餅多不篩去細米不知篩下者作糕自不爲失耳端彥相見爲問訊千萬想寡欲易足少求易供久住賓客各得所也鄂渚漢陽間山水極佳不知端彥能來否達夫萬福相

見必數比來讀書想益有味觀夢幻不可令般若頃刻不見前秋毫不盡天地懸隔比得雲岩新老書此老人愈更活潑也清公歸所受業院武寧之高居想甚得所也某昨日到鄂渚營居蓄新米遂有抵當錢過百千今從李康貸二百千或可得煩款諭早遣爲佳萬一別有議論恐不湏亦只用器之類在官中矣漢陽定居後可數書也

又

頃首蒙書勤懇喜承比來起居不爽調護開慰無量寄示東坡先生嶺外文宇今日方暇遍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有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抄一通承肩輿與黃冠師衝冒山行又疏

力十九

土

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歡喜大槩世俗之士喜於道術中擇可意者行之譬如穀疎君聞滄浪之水可以濯纓則藐之見汙泥臭濁能生蓬華則眼明蓋其無明習氣所使者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汙但可哀耳高明之士要湏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也所諭仲良石刻敢不敬承如仲良於不肖極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恐未能即成耳餘具李康書中

又

頃首雨寒滲不可往來惟有懷仰旦來色力勝否端彥亦能踏泥到家乎破柱銘得人事之餘遂爲成今送并二席同往

又

頓首別來無日不懷仰願俗事袞袞疎作書耳伏奉手誨喜承舍中小大安宜寄南蘇殊佳湯餅之材亦應所關感刻感刻比得高子勉來作詩極可意恨公不同之耳李宅得季康歸想安堵矣數日尤苦賓客來所以久留來使愧悚愧悚見季康為道意恐人有暇送占米十石頗濟用或未暇亦不固求此就近幹之也三兩日分雙井佳品去對客上狀草草

又

頓首相見亦無可言而奉別無日不懷仰此亦何理哉願望聲同音者難其人耳辱書勤懇審日用安宜舍中長幼勝裕為慰承月初赴吏部方寒上道衝冒不易千萬珍重

又

頓首累日淹觀風度知游於世者甚逍遙也恨相從不數耳今日想便出城衝冒風露更希將護蜀紙一二百是自令造者殊不允故謾送恐可作太玄草草

又一

頓首別來無日不懷風誼但疾懶不能作書耳季康人至伏蒙賜書勤懇如獲面對所慰可知承道遙山水間日得般若之味觀空觀夢竟何所有人間事不滿笑又何足言某本已定居鄂城南在

所止隣巷皆仕人家稍稍繕完亦無大費今又聞新制當避范德孺亦已於漢陽治第矣德孺到即遷過老來眠食之味不減去年但切思會面同此悠曠寒滋珍重

二

昨謀為田宅事不甚響應遂已亦非汲汲謾經行之地故甚欲得之然託人往問語輒再三難共語也然此君意在東歸齊地其勢他日必責儻可得之餘不足問也此亦有數小詩賓客袞袞投閑作書未能錄寄

三

到都下惟節飲食慎言語安樂之道也比來士大夫喜倡游言是大病若聞紛紛可如飲冰但銷入腹中耳

四

到都下可首往謁陳履常正字此天下士也謝惜公靜讀書知議論有餘處衆人中有以自持者也周壽元翁孝友之行如水如雪學問自將不易得也公靜之弟悅公定元翁之弟燾次元亦皆衆中落落者也鄭志完陳瑩中萬一在都下不可不求見建溪數種時下碾皆妙難以同味故以奉寄此種都下亦難得也寄惠精飴湯餅之荷不倦之意

與文舉 五首



自文舉丁太難不能再至服舍負負無已奉手疏  
伏承創鉅痛深孝履支持實慰懷仰示喻得諸友  
之言深自懲艾甚善甚善古之持喪須言而後行  
者乃言渴於百日而墨其衰晏然以是從人耶公  
有高明之資故敢言耳舟已解來人索書極草草  
二

又

舊時一詩辱蘇公賞音亦何能稱提獎之意承見  
索不已故謾寫去甚點污此江南紙也可留齋几  
不必刻之西山

又

別來三得書皆勤懇曲折而不肖曾不得以一字  
通左右雖出於老懶不解事而亦以公荼毒累年  
思念深矣蓋無所事此耳前亦以文潛之銘既詳  
書又其言不朽之言也亦遲遲於作表今則不暇  
作矣其文則已畢他日可成斯事居喪哀疾自悔  
事生之有不至而痛自癰割日月如過隙矣此所  
以厚行敦本里中之士取法焉某竄宜州已治行  
略通此道別臨書惘然十一月十七日

又

辱書思勤千萬惠建溪名品嶺南所難得荷悵悵  
不忘之意某治行已有緒既嫁女則無一事移舟  
漢陽留數日待親識之在旁近天綠瞻近臨書  
增懷千萬珍護孝履十一月二十七日

又

辱書畢審侍奉萬福為慰來日欲無風即解去又  
未能亡西山公若欲作主人但就西山置一鉢切  
不須為具臨時把酒家中可草具也

與劉溫如

再拜頃者道出荆渚獲聞日新之論殊慰久別懷  
仰之心抱被接宿辱知辱愛恩同兄弟副所短闕  
無所願惜感刻之情未易一二言也別來不能嗣  
音想道室宴安不妄鑿寐即日不審體力如何漸  
得道友否珠公雖多機智能探討此道極有根蒂  
觀諸人錯用心者多也歐陽元老才器不在人下

力十九

五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九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十

離荆渚至宜川

答李幾仲

頃首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困倒康見昇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胃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懷而增高明也幸甚某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蚤知從先

力二十

生長者李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李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李之功十三所以衰懷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切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扶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李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李問其自廢情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爲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

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吉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唯爲親爲己自重七月二十五日某再拜

與胥彥回朝請 五首

不肖雖託懿親之末從來不淺而音問不相往來十五年于茲矣昨捨舟登陸來省伯氏於萍鄉道出節下謂當有參承之便乃通使事遠向嶺表郡中裝回甚懷仰也昨日歸驟聞歸軒之音歡慰無量伏惟衝冒風雨道塗良勤少就宴息起居安樂太夫人萬福日享甘旨之奉熙慶熙慶某更四五日即發此瞻望伊邇何慰如之

力二十

二

伏奉手誨審尊候安健太夫人萬福良慰馳情專賜厨醢敬佩嘉德某來日可到城即詣賓次昨在郡中既承使節在遠亦不敢遣人承問太夫人然聞耆年耳目聰明飲食如壯者奉助歡喜也今者到城即當參省雙井今年舍弟遣人送一斤許分上數兩恐可爲老兒一煎也某江州之役殷挈舍弟一房同行勢須十五來人邑中亦辦數至三百里矣恐郡中有買公用人可到江州得兩人幸甚或難得亦不固求自可雇人行耳

又

道出貴郡喜於承教伏蒙敦叙親親之義甚厚違遠忽復改月何勝懷仰夏暑暄濁不審何如伏惟

太夫人寢膳萬福府中清明事簡不廢溫清甘旨之職退而宴閑吉慶所會區區方抵高安幸無它方遠談席伏祈爲道自重

又一

夏氣煩燠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太夫人寢膳安宜貴眷皆萬福前因萍鄉人上狀當已通徹左右某區區幸已達九江舟陸賤類皆無恙方阻瞻承懷仰無已

二

萍鄉伯氏蒙盛德之庇深厚矣惟府中每追決人爲患不細因會議從容道其曲折或幸垂照目前承留紙卷道中寫得附萍鄉手力回不審徹几下

力二十

三

否

與知縣 二首

頃首在黔州時嘗辱惠書勤懇見故人萬里之意竄逐之迹不敢累親友故例不作書想能相照也知當以十五日交印想下車忠厚之意已決百里寢食之味有神相之某道出筠表之間望貴部密迓不能瞻望臨書馳情尚冀爲民自重三月日

又

區區憂患之餘多病早衰惟是公家父兄恩親之義益勤而不倦又得以小姪桓託於積善之門何幸如之適以赴官稽緩老兄弟欲歎曲相見不得少迂路一奉謁亦恐公乍到方治糾紛之緒未可

從容耳然懷想甚殷也蔡家姑之子家姑無恙夙亦勤孝畏慎不敢有所謁但欲知姓名耳到萍鄉別上狀

與農汚染院 二首

頃辱去年臨發桂府書荷勤懇不忘之意所寄勲師處錫盆十酒皆不至兒子報柳和父所帶十酒亦不至必是和父道中飲盡此所謂八佾舞於庭但可笑耳即日想湖南春寒起居健否貴聚至長沙安樂鄮侯有子否比來客況何如因書垂諭某既遷入城中亦隨事安排也殊未卜會面之期臨紙惘然唯千萬珍重以忠孝爲宗前對光寵

又

力二十

四

比來幸旅食無他但春初便大熱或恐作瘴瘧耳奉煩指揮幹者爲買人參附子批諭其直幸甚見秦處度爲乞佳墨一丸携來者已盡已封書忘說也

與唐次公 三首

宿來伏想起居輕安奉煩致意許子溫有南牒砂乞六錢作一藥子溫既盡日不在家公亦跼悶幸早過此同熟膾楚雞笋羹也今日小漕行子溫須熟睡補數日勞頓也

又

奉手教審宿醒未蘇亦良苦耶但勿早食至申後思食乃舉筋則食美四體輕安矣晚能出過此來

幸甚

又

早來起居健否肯來同素飯幸早命駕有筭簞亦略似有肉味也夜來爲公書得一卷頗有功少時亦與小許寫卷子也早來既大雨又聞千騎奉謁必料來日亦不成行耳

與崔供奉

久聞好事畜奇書異物之聲恨未相識假道貴州乃有參對之幸何慰如之小舟旅瑣不能作公狀謹勒手啓承動靜

荅伯舟父

辱手誨勤懇審居奉履膳安吉爲慰貴字義取諸

易

刀二十

五

易之渙卦巽爲風爲木故風行水上渙又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乘木涉川而有功者舟也故以舟爲字伯仲叔季別兄弟也父與甫同男子之通稱也如周之程伯休甫樊仲父也如仲尼亦字仲尼父人或稱仲尼或稱尼父也近世劉敞字仲原父欲字叔貢父亦用此制恐悉故具之

與曾公卷

某頓首晚來辱書勤懇感刻感刻比日殘暑伏惟起居佳福衡陽侍庭日收寧問示江樾書事二解清麗雅正嘆詠不能去口欲便和去以久不作詩蓋非泥不食者矣雅荷調護之久諸子無雜賓客一意從李皆公卷之賜今城北相去差遠老懷頗

以爲念也二百星知己送相處如所戒未敢遽以

書謝丞相因家問先及懇懇幸甚已今分百星來

宜恐前日溪上之傳不虛耳然列禦寇所謂營周

之西猶營州也鍾乳何時再成前所惠草伏四神

初夏腹疾和中丸四兩服之頗得益示諭南方不

宜服金石藥荷公卷情眷周盡公卷根在旁乃

不可服某服之如晴雲在川谷間安得有霹靂火

也如何嶺南秋暑殊未解此書到零陵已搖落矣

千萬爲器業珍重

與人二音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時著紙故尚有拘局

不敢浪意態耳但精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

刀二十

六

大槩書字楷法如快馬斫博草法欲左規右矩此

古人妙處

又

鐙擎雖荷副所乏夜來試用觀書殊不慚老眼此

乃照歌舞之器耳欲煩指揮別作一枝高七寸盤

闊六寸足是鴈足不須受蓋圈徑二寸半鐙面三

寸著柄鐙旁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鐙漢宣帝

上林中鐙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古者鐙

酸皆有短柄沈約四聲云鐙酸柄曲是也

與徐尉思齊

頓首到城雖得一參候而屢出軒蓋常恨客衆不

得從容相語奉別忽七八日見所與伯氏書審此

來日用輕安良慰懷想遺杖謾煩求之乃承垂意  
搜索必獲又以公移將之禮數過當悚惕悚惕短  
頌戲奉一笑可與仰山崇勝觀之蒞而不晴意思  
昏鈍奉狀草率四月初七日

與人 三首

甲子雷雨深慰民望乃尊公清淨憂民之應欽歎  
欽歎暑氣未解計復作大雨當了此下種揀秧事  
爾

又

今日極熱南樓亦揮汗深念夜中不可卧也使宅  
有涼處否惠荔子甘好但此丁香一品不韻耳

又

刀二十

七

今日南樓差涼亦減昏寢荷垂問也方苦焦渴  
飲不能有功得枝上乾荔子渙然冰釋矣  
東坡書千變萬化恨家中所有散在諸姪處不得  
使公盡見也絃軸煩調護極可人意

與馮才叔機宜十首

廣僧自桂林回得賢郎書蒙垂問勤重審涉冬寒  
尊候萬福開慰無量閑居碌碌泊沒市井久不能  
修敬惟是懷仰何日不勤新師計在道詔便鼎來  
監司又有迎新送舊之勞亦良勤耶未緣瞻奉伏  
祈為道自重

又

相望數舍往來能道動靜一慰馳情竄逐之跡亦

欲省事以此或經時闕於修問唯是傾仰之心何  
日不勤天氣寒暄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幕府宴閑  
寢膳安宜參候無期臨書耿耿伏祈自壽

又

平時想左右之心未嘗不勤而筆墨不在眼前又  
無經過之便亦恐士大夫之常情畏竄逐之音問  
至前故極簡闊比時有親舊求書至門下輒候動  
靜之敬惟君子有常德不以前疎後數為贖也盛  
暑可畏又歸衆聚新城之中人氣鬱蒸於養生之  
理倍費調持不審寢膳勝常否今嗣計安勝某今  
年來氣血差勝去年亦賴名藥裨補衰殘幸無它  
也未緣瞻望馳情無已伏祈自重以俟陞擢

刀二十

八

又

前王紫堂入府因附手記當已通左右盛暑更欲  
不可堪不審尊候何如幙府宴閑時有清集否周  
通叟去後誰數相從也二婿想時得安問苟活於  
此幸無疾苦但暑月城中湫隘難居又畏一翻糜  
費也未卜參承引領深勤頃所苦風氣當漸清脫  
吉人神所相勞更祈以煮湯鍼灸自衛

又

昨兩奉狀承起居計皆徹几格否暑雨煩鬱不審  
即日尊候何如想令嗣進季不輟二婿常得安問  
伯氏猶未得歸到長沙書不能不念也比若暴下  
累日至不能飲食幸今日小佳耳未緣瞻望懷仰



實勤伏祈自重

二

中軍按兵至王口不審旌旆同行否宜融柳皆關兩甚者不能下種賴自淮以東大稔耳王秉來告欲之大府望得一差遣優便才叔幸少垂意人家子弟終自護惜或可委以事耳

又

此王秉往桂州嘗奉狀當已通徹几下即日大暑可畏不審尊候何如令嗣李有日進之功否貴春皆康寧否某衰朽多病又今歲大熱幾不可過幸數日雨足米價稍平亦與魑魅共樂時豐耳伯氏元明得長沙書所指射差遣皆參差所欲得者多

力二十

九

限年又不可得或且還南豐也永州兩月不得書須候送茶人來耳參承未卜惟有懷仰伏祈自重

二

聞大旆出按西融不審旌旆參幕否方此畏暑道途亦良勤宜州人表端居處與並鄰有幹事才欲軍前一効其能然聞此行但興懷遠軍城若耳如或聽驅使爾其人能否固不逃於冰鑑之前也

三

邵普義用心耿介喜讀書與人有終始不獨嶺南士大夫中難得也方欲達姓名以補麾下之闕聞諸幙府已有渝被用之者甚喜慰也河池久不得

人若邵君一振其弊實察遠照微之賜率易冒闕於大府所患不得人耳

又

頃頻奉起居之敬不審皆得徹几下否承軒蓋從中軍之麾在懷遠伏想惟幄樽俎折衝千里動靜勝裕普義邵侍禁自軍前回辱朋酒之貺甚副所乏承賢郎亦從于邁盛暑居新城中亦賜耶某夏來幸頑健伯氏已之南豐永州兒姪輩近得安問未獲瞻承惟有懷仰伏祈善眠食自重

答李彥明知縣 晉

力二十

十

頃首到瘴鄉多病老嫗未能作書先蒙存問敬佩嘉德承豈弟近民邑庭少訟時與朋友游會于杞把陰中兩兒蒙益多矣兩孺子極煩差人取送更仗彥明時時提撕令稍嚴乃佳耳不肖雖與魑魅為群亦極有生理具家書及公養書中病起尚未完復作書不能如礼時知察爾庚伏益熱千萬為民自重

又

蒙書勤重承邑中之政豈弟而敏民已信服頗得譽以及友朋精涼起居清康何慰如之不審比來閣中安和不須醫藥否阮髯李館想益就緒兩兒每煩遣白直取送感愧感愧相悅不練事每蒙教詔誘掖之為賜厚矣愚漢之約非所敢望但佩服不忘之意有如前所惠紙更得百幅幸甚秋高氣

清想時有嘉集夢寐奉對也願加重以須陞擢

又

辱書賜勳重審聞動靜之詳為慰賤累久寓貴部蒙調護之賜深矣又兒姪每得聞長者之言伯氏遠來亦蒙借之羽翼此非一二可道也豈弟之政又律之以公清之威民所信伏想邑廷常虛閑也阮君學舍計亦成倫緒但憂其不嚴則諸兒獲益不多耳前乞紙謾爾及之不固求也伯氏至止所謂蓬蘿桂宇程蹤同徑而兄弟親戚聲效其側者也唯承教之日未卜臨書懷仰千萬珍重

又

前蒙惠書勳懇并寄佳紙敬佩不忘之意紙兒輩

力二十

士

緘藏不謹道中為雨所敗然此紙品高雨點班班更益其古氣未嘗妄用也骨肉久寓貴部陰被忠厚之蔭多矣未知所以為報也會合之期渺然臨書增情千萬珍重

答佛海瑞公

將家觸熱到圓通始知東林已有主人方欲作賤問如何遽承修敬何慰如之來早過山門冀幸瞻對所將人從多不欲久留飯罷即過盆浦也謹勒手狀

答棲賢和尚

辱手誨存問勳懇并捐惠尹蒲珍饌雖荷眷與之恩然俗人虛受信施但增愧爾山寒伏惟道周輕

安千萬珍重謹奉狀

答法鏡僊老

雅聞公才器超卓求之士大夫中未易得之獨恨未相識耳去春在雲岩已治萍鄉之行自朝至夕賓客袞袞雖承惠教勳重不能作答既行以道路未有煥穩之地以至今耳所以不果通書之意想照悉有餘矣專人辱書勳懇千萬乃知水邊林下風期不隔固不以俗人相望也尚阻瞻承臨書傾倒千萬珍重

答長沙崇寧平老

昨日淹留長沙每得雅容道室唯是賓客紛紛勞費主人又罕得奉清談耳別來何日不懷想道遠

力二十

士

難得便風音記闕然如化士來辱書勳懇承已作崇寧主人想見開堂盛集遠助欣慶耳寄茶佳惠此方幾不與秦塞通人烟石磴亦無但於白子中杆茶煎飲耳所喜春芽極嫩再見漢官儀也相見無期千萬珍重

二

貴院既作萬壽崇寧諸事一新亦不許闌茸輩安下道眾雅肅淨人如雲想何子玉秦處度時來破妙鉢耳汝用既罷長沙聞作運是否開福北禪龍興東明道林嶽麓鹿苑相見皆為致千萬意化主須到砂監欵曲方士人作書挽去不肖昨到宜州以道中冒熱飲冷病滯行既又作暴

下亦半月餘方少安今幸復完矣骨肉寓永州亦時得書承見問故一二具之

又

昨日如化主遣莊夫回奉書當已徹几格即日秋候微涼想日用輕安道衆雍肅堂頭賓客不至喧闕否家兄約八月間自長沙至零陵度今已到相見否何子玉來碾建溪妙勝乎秦處度遂不成歸淮南得安居否院中嚴奉新恩更有所興作否如有此時想見化道頗行也未卜瞻對千萬珍重

刀二十

三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二十終

山谷刀筆二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朱黃庭堅撰庭堅全集已著錄此乃所著尺牘也

以年爲次自初仕至館職四卷居憂時三卷在黔

州三卷戎州七卷荆渚二卷宣州一卷皆於全集

中摘出別行者然是編向有未槩本非後人所爲

考宋史藝文志楊億亦以刀筆別行蓋當時風氣

有此一體云

黃太史精華錄八卷

〔宋〕黃庭堅撰 任淵選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朱承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錄八卷》提要

以上原缺

萬寶集於肯則萬其價萬  
其色曰不與太取及澤所  
千之夫自具式可否有上  
選黃太史山谷集幾萬  
其篇章走管節其略所經  
註之十之式也然其間猶  
有贊蕭繼桂奇玉特珠萃  
類出拔者走又別快焉是  
上選也式曰雷子誠過所  
見之喜而欲壽祥來索快  
實版故併述其所以然而  
與之并社任淵序



黃太史精華錄卷一目錄

古賦

天社任淵選

煎茶賦

休亭賦并序

苦荷賦

別友賦送李次翁

悼往賦

樂府

華目

短

和謝公定征南謠

黃太史精華錄卷一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一

古賦

天社

煎茶賦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  
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  
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醒將昏未嘗一  
日不放箸而策茗桃之勲者也余嘗爲  
嗣直淪茗因錄其緣煩破睡之功爲之

華一

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蓮日鑄如勢子  
悅其餘苦則辛發甘則成勝臨酸寒胃  
令人失睡亦未足與議成曰無益高論  
敢問其次滌翁以味江之羅山巖道之  
蒙頂點陽之都瀟高標瀝川之納溪梅  
嶺夷陵之壓壩印之火井不得已而去  
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免稠之醜齋魚眼  
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瘡氣莫甚於  
茶或濟之鹽白鹽破家滑竅走火入心

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  
醴參伊聖之湯液斯附子如博授以熬  
葛仙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橘而用薑不  
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  
而堅作疆於是胡桃松實菴摩鴨脚  
教賀靡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  
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  
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  
棄之才太平非一士之畧厥初貪味僞

華一

二

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  
溫齋殊可屢軟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  
有除治與人安樂寘至則煎去則就榻  
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休亭賦并序

吾友蕭公餉濟父往有聲場屋間數  
不利於有司歸教子弟以宦學而老  
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爲歲鑿池灌園  
以爲蓮豆兒時執木令憩其陰獨

無鄰自行其意築臺高原以望玉笥  
諸山用其所以齋心服形者名之曰  
休亭乞余言銘之將游居寢飯其下  
豫童黃庭堅爲作休亭賦

槃礴一軌萬物並馳西風木葉無有靜  
時懷蟲在心必披其枝事時與黃間同  
機世智與太行同巖飲羽於市門之下  
血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盡而不休夫  
如是奚其不喪故曰衆人休乎得所欲

華一

三

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命聖人休乎物  
莫之嬰吾友濟父居今好古不與不取  
亦莫予敢侮將強學以見聖人而休乎  
萬物之祖曩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則  
圖封侯而得駮駟色未鉏而物駭機心  
先見而鷗鷺撫四方者倦矣廼歸休於  
此亭濯纓於峽水之上游晞髮於舞雩  
之喬木彼玉笥之隱君子惠我以生芻  
一束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卜吉

苦節賦

樊道苦節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  
反成味溫潤續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  
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國多而不害  
如舉士而皆得賢異其鍾江山之秀氣  
故能霑雨露而飽烟食有以之啓道  
酒客爲之流涎彼柱班之與夢求又安  
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節不可食食之  
動痼疾令人養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

華一

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  
眩焉下信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鑄李  
太白曰但得酒中狂勿爲醒者傳

別友賦

裴聞義於孫李指以見招惜予行  
之舒舒曰其衣以爲朝予望道於堦垣  
見萬物之富有銀逸駕之絕塵又驂予  
以四牡謂車後之無策其四方才索友  
仰雲飛而泣天俯淵龍之沉釣或一能

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

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  
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  
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  
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爲  
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  
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逐儻其陳之堂  
臺偉道學之崇崛增懦夫之激昂觀出  
日於東方雖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

華一

自試居自喜於餘以彼覆却之萬方期  
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而  
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

悼往賦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陳兮秋已將  
落髮鬢兮夢與神遇顧瞻九原兮豈其  
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  
改擁舊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  
久而不勝其歎蒼生平之梗槩兮欲蕭

蕭而去眼將絕之言語兮忽歷歷而經  
心謂逝者有知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  
逝者無知兮誰識為此夢也憑須臾之  
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  
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履聲臨平生之  
餘製兮澤其猶未冰雖飄飄其日敗兮  
吾不忍改其此佩愁夢夢其中予兮如  
醒酒之不化欸別離之幾時兮誰與夏  
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

華一

六

一無窮六七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未末  
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適適兮固不若放  
之自得之塲彼莊生之一正兮亦何異  
荀氏之神傷吾固知藏於天者至精交  
於物者甚麤欲泣為昏睡之媒幽憂為  
白髮之母憂來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  
津之抹土彼寒暑之變化兮天地尚不  
能以朝暮目覺恍而不寐兮夜甕甕而  
過中雖來者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

之從容

樂府

和謝公定征南謠

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氏羌軍  
行不斷蠻獠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  
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  
時坐致寇守臣今日愧苞桑已遣戈船  
下離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願聞師出三  
鷗路盡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

華一

七

五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請殺三百萬  
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  
農計歲令餘幾土宜義馬獵虎同蝮蛇  
毒草靈竹中未論芻粟捐金費直愁瘴  
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募蠻夷  
今自攻至今民歌尹秋我州郡擇人誠  
見功張喬祝良下難得誰借前箸開天  
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為民一洗橫尸血  
摧鋒陷堅賞萬戶墮山堙谷窮三穴南



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從節廟謀  
猶計病中原豈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  
來不爭勝功臣好爲可喜說交州鷄肋  
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  
銀印徵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頻  
海水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翁竊帝  
恥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  
苦書稽首請去黃屋車得一亡十終不  
悉太宗之仁千古無

華一

八

黃太史精華錄卷一

黃太史精華錄卷二目錄

天社任淵選

五言古詩

寄師載

金陵新亭

過百里大夫冢

寄秉夷

題竹石牧牛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華目

次韻楊明叔見餞八首

跋子瞻和陶詩

次徐仲車因貴行父見寄之詩

遊蔣彥回玉芝園

和子瞻祭字韻二首

過家

上冢

題王黃州墨蹟後

和張文潛贈晁無咎二首

留王郎

和孔章父雪

次韻答邢惇夫

贈秦少儀

宿舊彭澤懷陶令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和邢惇夫秋懷二首

次謝與迪所作竹

拜劉凝之畫像

華目

三

黃太史精華錄卷二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二

天社任淵選

五言古詩

寄師載

齊地穀翔貴排門無饗饋三仲有甘旨

奉親亦良勤原田水光何時稼如雲

無民願豐歲政自不忘君

金陵新亭

金陵風景好豪士集新亭舉目山河異

華二

偏傷周顗情四坐楚囚悲不憂社稷傾

王公何慷慨千載仰雄名

過百里大夫塚

行客抱憂端况復思古人何年一丘土

不見石麟麟斷碑累可讀大夫身霸秦

虞公納垂棘將軍而問津安知五羊皮

自粥千金身末俗工媒孽浮言如道真

寄秉夷

少時誦詩書貫穿數萬言爾來親陳編  
記一忘三三光陰如可玩老境黜手至  
良醫曾折足說病延真意

題竹石牧牛

野次小峰巒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童  
御此老巖齋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  
牛礪角尚可牛鬪殘我竹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西風一葉脫迹已不可掃巷有白馬生

華二

朝回焚諫草誰云事君難是亦父子間  
所要功補衮不言能犯顏

次韻楊明叔見錢八首

平津喜牧豕伏飛能斬蛟終藉一汲黯  
淮南解兵交楊子有直氣未忍死草茅  
引之入漢朝誰爲續弦膠

揚君清渭水自流濁澤中今年貧到骨  
豪氣似元龍男兒生世間筆端吐長虹  
何事與秋蟬爭光蒲葦叢

事隨世滔滔心欲自得得楊君爲已學  
度越流輩百坐捫故衣蟲垢襪春汗黑  
睥睨純袴兒可飲三斗墨

山園少天日狐鬼能作妖朕閃載一車  
獵人用鳴梟小智窘流俗蹇淺不能超  
安得萬里沙晴天看射鵰

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鷄王揚立本朝  
舉世作郭郭觀公有膽氣似可繼前作  
丈夫存遠大習次要落落

華二

虛心觀萬物險易極變態皮毛剥落盡  
惟有直實在侍中乃珥貂御史即冠豸  
顧影或可羞短袂釣寒瀨

松柏生間壑坐閱草木秋金石在波中  
仰看萬物流飢饉自龍麟伊優自伊優  
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

老作同安守寒足信所使胸中無水鏡  
敢當吏部銓恨此虛名在未脫世糾纏  
念作白鷗去江南水如天

跋子瞻和陶詩

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  
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次徐仲車因婁行父見寄之詩

前朝老諸生太半正丘首投荒萬里歸  
煩公問健否往時望江宰今爲夏津吏  
他日可教之玉音尚無棄

遊蔣彥回王芝園

華二

四

春生蕭湘水風鳴嶺谷泉過雨花漠漠  
弄晴絮翩翩名園上朱閣觀後復觀前  
借問昔居人岑絕無炊煙人生須富貴  
河水清且漣百年共如此安用滯潺湲  
蔣侯真好事杖屨喜接連車載酒常留  
堆排若差肩厭看孔壬面醜石反成妍  
感君勸我醉吾亦無間然亂我朱碧眼  
空花墜便翾行動須人扶那能金石堅  
愛君雷武琴湯發朱弦但恨嘗音人

太半隨逝川平生有詩病如癩不可痊  
今當痛自改三疊復三淵

和子瞻祭字韻二首

公材如洪河灌注天下半風日未嘗掣  
晝夜聖所歎名世二十年窮無歌舞玩  
入宮又見妬徒友飛鳥散一飽事難諧  
五車書作伴風雨暗樓臺鷄鳴自昏旦  
雖非錦繡贈欲報青玉校文似離騷經  
詩窺關雎亂賦生恨晚學曾未奉巾監

華二

五

昨蒙雙鯉魚遠託鄭人綴風義薄秋天  
神明還舊貫更磨薦襍墨推挽起疲懦  
忽忽未嗣音微陽歸候炭仁風從東來  
拭目望齋館鳥聲日曰春柳色弄晴暖  
漫有酒盈樽何因見此繁  
元龍湖海士毀譽各相半下牀臥許君  
上牀自永歎丈夫屬有念人物非所玩  
坐令結歡客化爲煙霧散武功有大畧  
亦復寡朋伴詠歌思見之長夜鳴騶



東南望彭門官道平如梭簡書束縛人  
一水不能亂其文燈炬可用圭璫盥  
誠求活國醫何忍棄和緩開疆日百里  
都內錢朽買銘功其後倭倭延見儒生儒  
且當置是事勿求冰作炭上帝群王府  
道家蓬萊館曲肱夏簟寒炙背冬屋暖  
只今文字垂萬世星斗粲

過家

絡緯聲轉急四車寒不運兒時手種柳

華二

六

上與雲雨近舍傍舊傭保少換老欲盡  
辛木鬱蒼蒼蒼田園愛畦畛招延屈父黨  
勞問走婚親歸來饌作客前影良自晒  
一生萍託水萬事雪侵影寒夜關風墮霜  
乾葉落成陣燈花何故喜大足報書信  
親年當喜懼兒齒欲毀齒繫船三百里  
去夢無一寸

上家

自公返蓬華稅駕上丘隴甯下路此日悲

松楸十年拱養雖數羽毛初不及承奉  
康州斷腸依風枝割永痛少年不如人  
登仕無前勇髮疎牙齒搖鯨波怒號洶  
願為保家子敢議世輕重稱觴太夫人  
魚菜贍庖供

題王黃州墨蹟後

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舂聖人懷餘巧  
故為萬物宗世有斷泥手或不待郢工  
往時王黃州謀國極匪躬朝聞不及夕

華二

七

百千避其鋒九鼎安盤石一身轉孤蓬  
浮雲當日月白髮照秋空諸君發蒙耳  
汲直與臣同

和張文潛贈晁無咎二首

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醫本心如日月  
利欲食之既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沒世  
安得八紘置以直獵衆智  
談經用燕說東秦諸儒傳溫湯雖有誰  
末派彌九縣張侯直理窟堅壁勿由難

難以口舌爭水清石自見

留王郎

河外吹沙塵江南水無津骨肉常萬里  
寄聲何由頻我隨簡書來顧影將一身  
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頭親小邦王事畧  
蟲鳥聲無人王生解鞍馬夜語鷄喚晨  
母慈家人肥女慧男垂紳有田爲酒事  
豚韭及秋春生涯得如此舊學更光新  
索去何草草少留慰難動百年才一炊

華二

八

六籍經義奈要知胸中有不與跡同陳  
郢人懷妙質聊欲運玉斤

和孔常父雪

春皇賦上瑞來寧黃屋惠天下今走百神  
大雲庇九丘風聲持仁氣豐饒生九清  
寒花舞零亂表裡照皇州千門委玉壁  
曉日不肯收元年冬無澤八極長煙縹  
兩宮初叩食補袞獻良箴有道四夷守  
無征萬邦休耆年秉國論澄澗極分流

輟未入班品逸民盡歸固股肱共一體  
間不容戈矛人材如金玉同美異剛柔  
政須衆賢和乃可疎共咬改弦張弊法  
病十九已瘳王指要不匿蝕非日月羞  
桑林請六事河水問九疇天意果然得  
玄功與吾謀此物有嘉德占年在麥秋  
近臣知天喜玉色動冕旒儒館無它事  
作詩配崇丘

次韻答邢惇夫

華二

九

爲山不能山過在一簣止渥洼驥驕兒  
墮地志千里岷山初濫觴入楚乃無底  
將升聖人堂道固有康陞邢子好少年  
如世有源水方求無津涯不作蛙井喜  
兒中兀老蒼趣造甚奇異過關王公門  
袖中有漫刺別來阻河山望遠每障袂  
斯文向千載有志常寡遂後生文楚楚  
照影若孔翠不應太玄尊晞簡咸陽市  
西作枕簟秋官間省中睡夢不到漢東

茗椀乃爲崇聞君肺渴減煩復佳食蘇  
讀書得新功來鴈寄一字

贈秦少儀

汝南許文林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  
滿世名籍籍渠命有顯晦非人作通塞  
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鴈鴈行  
筆皆萬人敵吾蚤知有觀而不知有覲  
少儀袖詩來割蚌珠的歷乃能持一鏃  
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臥向壁  
挽之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其然  
有亦未易識

宿舊彭澤懷陶令

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  
沉寘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  
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妻其望諸葛  
骯髒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爲用諸將  
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  
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

華二

屬余剛制酒無用酌杯盞欲招千載魂  
斯文或宜當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仲蔚蓬蒿宅宜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  
境勝久逾窮寒蔬書萬卷零亂剛直曾  
偃蹇動業外嘯歌山水重辰鷄催不起  
擁被聽松風

和邢惇夫秋懷二首

王度無畦畛包荒用憑河秦拔鄭渠成

華二

七

晉得楚材多用人當其物不但軸輿過  
六通而四關玉燭四時和  
相如用全趙留侯開有漢名登泰山重  
功畧天下半讓頗封韓彭事成群疑泮  
天道常曲全小智終後患

次謝與述所作竹

吾宗墨脩竹心手不自知天公造化鑪  
攬取如拾遺風雪烟霧雨榮悴各一時  
此時抱明節君又潤色之抽萌或發石

嘯筆有出危林梢一片雨造次以筆追  
猛吹萬籟作微涼大音稀霜寒東豪健  
松煙泛硯肥盤桓未落筆落筆必中宜  
今代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或可遺巾幘  
豈便如辛毘生枝不應節亂葉無所歸  
非君一起予衰疾豈能討憶君初解鞍  
新月掛彎弓眉夜月上金鏡坐歎光景馳  
我有好東絹晴明要會期漪漪淇園姿  
此君有威儀願作數百竿水石相因依

華二

上

它年風動塵洗我別後思開圖慰滿眼  
何時遂臻茲

拜劉凝之畫像

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  
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  
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

黃太史精華錄卷三

曾昭明

黃太史精華錄卷三目錄

天社任淵選

七言古詩

戲和荅禽語

水仙花

題磨崖碑

武昌松風閣

韓信二首

杜子美浣花醉歸圖

華目

三

送范德孺知慶州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

墓

次韻蘇公西湖復魚

次韻范元實病眼

賦陳季張北軒杏花

五言律詩

贈楊明叔

次韻蒼高水勉

和荅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和師厚接花

謝人寄小胡孫

贈惠洪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送舅氏野夫萃知宣州

次韻楊明叔

和外舅夙興二首

華目

三

神宗皇帝挽詩

司馬文正公挽詩二首

范忠文公挽詩二首

漢陽親舊攜酒追送聊為短句

次韻公定世弼登北都東樓二首

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

次韻秦少章是適道贈詩

和文潛舟中所題

黃太史精華錄卷三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三

天社佳洲

七言古詩

戲和荅禽語

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婦餉姑翁哺兒田

中啼鳥自四時催人脫袴着新衣着新

替舊亦不惡去年租重無袴着

水仙花

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盈盈步微月是

華目

一

誰招此斷腸氣種作寒花露蕊絕含香

體素欲傾城山礬是第梅是兄坐對真

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題磨崖碑

春風吹船着岩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

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疑如絲明皇

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

守乘輿而萬官奔竄鳥擇樹撫重監國

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



幸耳上皇踟躕還京師內閣張后色可  
否外間李父願指揮南內凄凉幾苟活  
高將軍去事左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  
甫壯鵬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  
但賞瓊瑤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  
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  
前朝悲

### 武昌松風閣

依山築閣見平川夜闌箕斗插屋椽我

華三

二

來名之意適然老松魁梧數百年斧斤  
所赦今參天風鳴鶴皇五十弦洗耳不  
須苦薩泉嘉二三子甚好賢力省買酒  
醉此筵夜雨鳴廊到曉懸相看不得臥  
僧檀泉枯石燥復潺湲山川光輝萬  
妍野僧早飢不能飽曉見寒溪有炊煙  
東坡道人已沉泉張侯何時到眼前  
臺驚濤可畫眠怡亭小篆蛟龍纏安得  
此身脫拘繫舟載諸友長周旋

### 韓信二首

韓信高才跨一世劉項存亡翻手耳終  
然不肯負沛公頗似雍容得天意成臯  
日夜望救兵取齊自重身已輕躡足封  
王能早悟豈恨淮陰食千戶雖知天下  
有所歸獨憐身與噲等齊蒯通狂說不  
可據陳稀孺子胡能爲予嘗買酒淮陰  
市韓信廟前柏十圍千年事與浮雲去  
想見留侯決是非丈夫出身佐明主用

華三

三

拾行藏要自知功名邂逅概天地萬事  
當觀失意時

韓生沉鷲非悍勇笑出跨下良自重滕  
公不斬世未知蕭相自追王始用成安  
書生自聖賢左仁右義兵在咽萬人背  
水亦書意獨驅市井收萬全功成廣武  
坐東鄉人言將軍直漢將虎死狗烹姑  
置之此事已足千年垂君不見丞相商  
君用秦國平生趙良頭雪白

杜子美浣花醉歸圖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為青碧  
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  
未補新衣綻空蟠臂中書萬卷探道欲  
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  
暗寓縣杜陵常曲無難大老妻稚子且  
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直可  
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  
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草騎野

華三

牆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  
寒驢駢蹄起願聞解兵臨難老儒不  
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  
萬國愁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  
寂寞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  
作常使詩人拜畫圖前膠續弦千古無

送范德孺知慶州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  
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

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雖九京阿兄兩  
持慶州節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  
如臥虎邊人耕桑長兒女折衝千里雖  
有餘論道經邦政要渠妙年出補父兄  
庭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旂旛擁萬夫  
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  
用折筮答羌胡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班班在兒孫竟

華三

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  
無心古須臾天球不琢中粹溫客筆塵  
沙驚馬奔劇談風霆九河鱗習中慨疎  
無怨思當官持廉且不煩更民欺公亦  
可忍慎勿驚魚使水潭潭清者清濁  
存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青雲客  
挂笏看度南山雲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贈京珍

墓

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欺得人嬋  
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  
牛羊上丘壟當時近前左右蹄花開鳥  
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  
魚泥蟠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  
不作搖尾鱗公寧忍口不忍鱗脩鱗失  
水王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

華三

六

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賴此身寧供刀  
几用著意更須風雨外是閒相忘不爲  
小豪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離池悔何及  
莫待西江興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腹背豈  
知魚獨與清流恐懼馴馴牽羣居土  
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鱗都賦  
鱗魚未盡因以其半賣之寧容網目漏  
吞舟誰能烹鮮作奇饌我亦江湖釣竿

手誤逐輕竿從下頻公孫買爲將軍  
生當得意步鸛還何用封侯墮爲外不  
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征須  
作記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次韻范元實病眼

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  
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鑕蠹簡閱人  
矇矓似有味看字昏遊尤宜懶范侯年  
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揀看君眸子

華三

七

當瞭然乃稱習父常坦坦如前物食  
明月淚睫墮珠衣袖滿金尊割膜會有  
時湯熨取快術誠短君不見新頭懶瓚  
一生禪鼻涕垂下渠不帶

賦陳季張北軒杏花

青春不揀勢薄屬春到人家盡花柳杏  
園主人殊未來豈謂一枝先入手天晴  
日暖籠紫煙鏡裡紅粧獨帶酒江梅已  
盡桃李遲此時此花即吾友欄邊漸雨

枝上驚歎息。儲蓄爲之久。榮衰何異人。  
一生少壯。暫時成老。狂癡未解。惜光  
陰。不可十人常八九。豈如大醉卧糟田。  
太古乾坤隨處有。更當種子如董仙。博  
米誰能問升斗。

五言律詩

寄楊明叔

窮奇投有北。鳴鶴止丘園。我已墮懸壺。  
君方燕雀俚。通雅無芥譜。學要盡工夫。

華三

莫斯猿狙。我明堂待棟樑。

次韻答高水勉

雪盡虛簷落。春從細草回。德人泉下齋。  
俗物眼中埃。久立我有待。長吟君不來。  
重玄鎖闥鑰。要待玉匙開。

和荅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盡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  
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功勞在石渠。  
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

和師厚接花

妙手從心得。接花如有神。根株樓下土。  
顏色洛陽春。雅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  
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

謝人寄小胡孫

致爾自何處。初來猶索騰。直宜少陵覓。  
未解柳州僧。婢喜常儲果。奴頭屢掣繩。  
報君無一物。試爲斷寒膺。

贈惠洪

華三

數面欣平脚。論詩喜雉膏。眼橫湘水暮。  
雲獻楚山高。隨我玉塵尾。乞君宮錦袍。  
月晴放丹舫。萬里渺雲濤。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已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  
不是故相違。東縣開銅臭。江陵披袂衣。  
丁寧巫峽雨。甚莫暗朝暉。

送舅氏野夫萃之宣州

試說宣城郡。停杯且細聽。晚樓明苑水。



春騎發昭亭，穠豐垺戶析。楊臥訟庭，謝公歌舞地。時對收鵝經。

次韻楊明叔

全德備萬物，大方無四隅。身隨腐草化，名與太山浮。追尋歸吾子，言詩起老夫。無為蹈東海，留作濟川桴。

和外舅夙興二首

瓜蔓已除龍舌痕，獨上牆蓬蒿含雨露。松竹見冰霜，卷幔天垂斗。披衣日在房。

華三

十

無詩數不遇，千古一潛郎。

風烈僧魚響，霜嚴郡角悲。短簾疲洒掃，落葉故紛披。水凍食鮓少，霜寒浮蟻遲。朝陽烏鳥樂，安穩託禪枝。

神宗皇帝挽詩

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司馬文正公挽詩二首

國在多艱日，人如大雅詩。忠清俱在，孝友是生知。加璧延諸老，囊弓撫

公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哀榮有終始，酌民言。蟬冕三公府，深衣獨繼平生兩無累，憂國憂元元。

范忠文公挽詩二首

信道雖常爾，知人乃獨明。書林身老，諫紙字欽傾。鼇去三山動，人危五鼎

華三

上

保全天子聖，几杖送餘生。

公在昭陵日，文章近赤墀。空嗟伏生不待適，英惟去國幾三虎。聞韶待一誰言蓋棺了，新藥鎖蛛絲。

漢陽親舊橋酒追送聊為短句

接浙報官府，敢違王事程。宵征江夏睡，起漢陽城鄰里煩。追送杯盤，濕濕祇應瘴鄉老，難答故人情。

次韻公定世弼登北都東樓三



真皇多廟勝仁祖用功深上宅遷九鼎  
破胡藏萬金百年休戰士當日縱前禽  
欲斷匈奴臂不如留此心

漢皇勤遠畧晚節相千秋不足中原地  
猶思一戰收聖朝方北顧斜日倚東樓  
廟筭知無敵寒儒浪自愁

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  
迎新與送故渠已不勝勤民賣腰間劍  
公寬柱後文諸郎投賜沐高會惜臨分

華三

上

出國雖千里分憂即近君

次韻秦少章鼎道贈答詩

二子論文地陰風雪塞廬寧寧東郭履  
不奉子公書士固難推挽時聞有詔除  
負暄直得計獻御恐成疎

和文潛舟中所題

雲橫疑有路天遠欲無門信矣江山美  
懷哉謫逐竟長波空水記佳句先膠唇  
誰奈離愁得村醪或可尊

黃太史精華錄卷四目錄

天社任淵選

五言排律

歲寒知松柏

款塞來享

次韻廖明畧陪吳明府白雲亭宴

集

見諸人倡和除醯詩次韻戲詠

七言律詩

華目

四

登快閣

次韻賞梅

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

奕棋呈任公漸

戲詠江南風土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

自己陵畧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

不雨至黃龍謁清禪師繼而晚

晴

寄黃幾復

詠雪

春雪呈張仲謀

次韻雨絲雲鶴二首

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

次韻郭右曹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清明

新竹

華目

四

和師厚郊居示里中諸君

食瓜有感

觀王主簿醉醺

寄上叔父夷仲

壺中九華

黃太史精華錄卷四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四

天社任淵選

五言排律

歲寒知松柏

群陰彫品物松柏尚桓桓老至惟心在

相將到歲寒霜嚴御史府雨立大夫官

犧象溝中斷徽弦驪下殘光陰一鳥過

斬伐五牛難春日輝桃李蒼顏亦預觀

款塞來享

華四

一

前朝夏州守米款塞門西壁上開皇極

降書付狄鞮瓊來瞻日月整面帶金犀

殿陛間干羽遶庭息鼓鼓車永輸黃谷馬

不作觸藩羝羝聲執事相倚今聞定五溪

次韻廖明畧陪吳明府白雲亭宴

集

江淨明花竹山空響管絃風生翠幕上

雲繞令君筵百越餘生聚三吳遠接上

庖霜刀落鱸膾玉酒明船鼓縣飛來

盡公謫處天時多時暴謫無短更成妍  
唯我孤登覽觀詩求究宣空餘五字賞  
文似兩京然醫士眩三折官當歲九遷  
老夫看鏡龍衰白敢爭先

見諸人倡和酬酢詩次韻戲詠

梅殘紅藥遲此物共春歸名字因壺酒  
風流付枕幃墜釧香徑草飄雪淨垣衣  
玉氣晴虹發沉材鋸屑霏直知多不厭  
何忍摘令稀常恨金沙學蠶時政可揮

華四

二

七言律詩

登快閣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面倚晚晴落  
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  
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  
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次韻賞梅

要知宋玉在鄰牆天與春晴照粉光  
薄自能知我意幽閒元不爲人忙

拂掠生春思小雨廉纖洗暗粧只恐濃  
醅委泥土誰今解合返魂香

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

頭白書林二十年印章今領晉山川紫  
參可掘宜包貢青缺無多莫鑄錢勸課  
農桑誠有道折衝樽俎不臨邊要知使  
者功多少看取春郊處處田

家在江南不繫懷愛民憂國有從來月  
斜汾沁催驛馬雪暗崑崙傳酒盃塞上

華四

三

金湯惟粟粒胸中水鏡是人才遙知更  
解青牛句一丁功名心已灰

攬轡都城風露秋行臺無妾護衣簪虎  
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上黨  
地寒應強飲而河民病要分憂猶聞昔  
在軍興日一馬人間費十牛

奕棋呈任公漸

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角兩棋心  
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

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爲吾  
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

歲詠江南風土

十月江南未得霜高林殘木下寒塘飯  
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穠摘  
金包隨驛使米舂玉粒送官倉踏歌夜  
結田神社遊女多隨陌上郎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

三雨全清六合塵詩翁喜雨句凌雲堦

華四

漂戰蟻餘追北柱繫垂龍有裂衣之憾去  
鮮肥晏主食偏宗河嶽起爐熏聖功惠  
我豐年食未有消安可報君

自巴陵客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

不雨至黃龍謁清禪師繼而晚晴

山行十日雨霏衣幕阜峰前對落暉野  
水自添田水滿晴鳩更喚雨鳩歸蘆源  
大士入天眼雙塔老師諸佛機白髮蒼

顏重到此問君還是昔人非

寄黃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贈傳書謝不能桃  
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  
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蕪三折肱想得讀  
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煙藤

詠雪

春寒晴碧來飛雪忽憶江清水見沙夜  
聽疎疎還密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風回

華四

五

共作婆娑舞天巧能開頃刻花正使盡  
情寒至骨不妨桃李明年華

春雪呈張仲謀

暮雪霏霏若撒鹽須知千嶺麥纖纖夢  
箇半枕聽飄瓦曉起高堂看入簾剌與  
月明分夜砂卽成春漏滴暗簷萬金  
醉張公子莫道街頭酒價添

次韻雨絲雲鶴二首

烟雲杳靄舍中稀霧雨空蒙客裏微園

客爾絲抽萬緒蛛繄網面罩群飛風光  
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  
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

幾片雲如薛公鶴精神態度不曾齊安  
知隴鳥樊籠密便覺南鴈羽翼低風散  
又成千里去夜寒應上九天樓坐來改  
變如蒼狗試欲揮毫意似迷

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

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

華四

六

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付與  
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遂飛沉黃公壚  
下曾知未定是逃禪入少林

次韻郭石曹

閱世行將老斷輪那能不朽見雲仍歲  
中日月又除盡聖處工夫無半分秋水  
寒沙魚得計南山濃霧豹成文古心自  
有看鞭地尺璧分陰未當勤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喚  
客前茶山店遠看人橫稻千風涼但知  
家裡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一百八  
盤攜手上至今猶夢繞羊腸

清明

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塚只生愁雷  
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  
祭餘囑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賢愚千  
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

蘇內

新竹

挿棘編籬謹護持養成寒碧映連漪清  
風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解籬  
時聞聲簌簌放梢初見影離離歸間我  
欲頻來此枕簟仍教到處隨

和師厚郊居示里中諸君

籬邊黃菊關心事牕外青山不世情江  
橘千頭供歲計秋蛙一部洗朝醒歸鴻  
往燕競時節宿草新墳多友生身後功



名空自重眼前樽酒未宜輕

食瓜有感

暑軒無物先煩蒸百果凡材得我憎鮮  
井筠籊浸蒼玉金盤碧飭薦寒冰田中  
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此理一  
杯分付與我思明哲在東陵

觀王主簿醢醢

肌膚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  
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

華四

八

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輸與能  
詩王主簿瑶臺影裡據胡牀

寄上叔父夷仲

艱難聞道有歸音部曲霜行壁月沉春  
王正月調玉燭使星萬里朝天心頗令  
山海藏國用乃見縣官恤民深經心隴  
蜀封疆守必有人材備訪尋

壺中九華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東坡

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爲作詩後八年

自海外歸過湖口石已爲好事者所

取乃和前篇以爲笑實建中靖國元

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五

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

此詩來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

矣感歎不足因次前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暝翠空試  
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迴

華四

九

趙壁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  
鐘難席捲袖推來聽響玲瓏

黃太史精華錄卷四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五目錄

天社任淵選

長短句

贈送張叔和

蘇軾詩  
蘇軾書

以團茶兆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送王郎

五言絕句

戲詠煖足瓶二首

報賈天錫以寶熏見惠乞詩

陪謝師厚遊百花洲樂禪范文正

公祠下道羊曇哭謝安事因讀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爲韻

謫居黔南五首

六言絕句

題山谷石牛洞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題鄭防畫夾三首

蟻蝶圖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作

子瞻繼和復答

和高子勉

次荆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七言絕句

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北窓

和謝公定河朔漫成

戲題小雀捕飛蟲畫扇

蘇軾詩

蘇軾書

竹枝歌二首

答聞善三首

題畫睡鴨

題陽關圖

題小景扇

梅福隱居

四休居士詩二首

次韻子瞻延英入侍

青奴

乞貓

泥 二月江南

砂礫 鄂州南樓即事

欲之絕句

題邢惇夫扇

戲詠高節亭山樵花

題李氏園壁

登岳陽樓望君山

藝目

五

病起荆江亭即事

謝榮緒割獐見貽

寄賀方回

黃太史精華錄卷五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五

天社

長短句

贈送張叔和

張侯溫如柳子律能令陰谷黍生春有  
齊先君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帚  
掃公堂上應家風孝友故相親廟中時  
薦南澗蘋兒女衣袴得補紉兩家俱為  
白頭計察公與人意甚真吏能束縛老

華五

姦手要使縲寡無嫌嗔但回此光遠照  
已平生倦學皆日新我提養生之四印  
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  
萬言萬言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  
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  
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熏  
一炷試觀之

以團茶泚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

回萬牛自我得三士意氣傾九州道山  
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冕旒具宮胎  
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此地要須  
無不有紫皇訪問富春秋晁無咎贈君  
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堯  
君胷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張文  
潛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  
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入思齊訪落  
詩

華五

二

送王郎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  
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  
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胷中之磊隗菊制  
短世之頽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  
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江山千里俱頭白  
骨肉十年終眼青連床夜語鷄戒曉書  
囊無底談未了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  
遠別音書少吹沙作糜終不飽鏤冰文

字費工巧要須心地收汗馬孔孟行世  
日杲杲有弟有弟力持家婦能養姑供  
珍鮭兒大詩書女絲麻公但讀書煮春  
茶

五言絕句

戲詠煖足瓶二首

小姬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  
夜夜睡天明

脚婆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

華五

三

顏面有餘燠

報賈天錫以寶熏見惠乞詩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

雲臺湛空明

陪謝師厚遊百花洲樂齋范文正

公祠下道羊曇哭謝安事因讀

生存華屋處零落山丘爲韻

憶在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

政得一書生

羊生但看鞭勿哭而州門故有不亡者  
南山相與存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  
公今有世家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  
悲風韻高木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  
江鷗會人語

公有一盃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

華五

欲語涕飄零

委徑問誰俗高丘有仙作昔遊非苟然  
今花幾開落

在昔實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  
白首要同歸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斑清談值淵對  
發興如江山

落日街城壁祠東更一遊悲來惜酒少  
安得董糟丘

謫居黔南五首

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  
何用一開顏

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  
昆蟲皆閉關

冷淡病心情暄和好時節故園音信斷  
遠郡親賓絕

山郡燈火稀峽天星漢少年光東流水  
生計南枝鳥

華五

冥性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

天涯住亦得  
六言絕句

題山谷石牛洞

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  
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短世風驚雨過成功夢迷酒酣草玄不  
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



聚美不如放麋樂羊終懼已而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

題鄭防畫夾三首

子母猿啼桐葉山南北危機世故誰能樗里穀中皆是由基

惠崇烟雨歸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折葦枯荷共晚紅榴苦竹同時睡鴨不知飄雪寒雀四顧風枝

蟻蝶圖

華五

六

蝴蝶雙飛得意偶然草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罷策動歸去南柯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作

螺甲割崑崙犀香材屑鷓鴣斑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閒

子瞻繼和復答

迎燕溫風旖旎潤花小雨斑斑一炷煙中得意九衢塵裡偷閒

和高子勉

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建安數六七子開元繼兩三人

次荆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風急啼鳥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于夢到青門紫曲塵迷

七言絕句

華五

七

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北牕

生物趨功日夜流園林才夏麥先秋綠陰黃鳥北牕簾付與來禽安石榴

和謝公定河朔漫成

漢時水占十萬頃官寺民居皆濁河豈必九渠忘故道直緣穿鑿用太多

戲題小雀捕飛蟲扇

小蟲心在一啄間得失與世同輕重丹  
青妙處不可傳輪扁斲輪如此用

竹枝歌二首

竹竿波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  
鵲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  
命輕人鮮斧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  
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鷄聞杜鵑

答聞善二首

華五

八

公擇醉面桃花紅人百忤之無愠容莘  
老夜闌傾數斗焚香默坐日生東  
陶令舍中有名酒無夕不爲父老傾四  
坐歡欣觀酒德一燈明暗又詩成

題畫睡鴨

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鷺舞鏡不作雙天  
下真成長會合兩鳥相倚睡秋江

題陽關圖

斷腸聲裡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

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

題小景扇

卷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  
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

梅福隱居

吳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  
拂巖花問塵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四休居士詩二首

華五

九

富貴何時潤獨體守錢奴與抱官囚太  
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無求不看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  
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次韻子瞻延英入侍

延和西路古槐陰不隔朝宗夙夜心公  
有曾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

青奴

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  
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

乞貓

秋來鼠輩欺貓死，窺釜翻盆攪夜眠。  
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衙蟬。

二月江南

竹笋初生黃犢角，蕨芽新長小兒拳。  
試挑野菜炊香飯，便是江南二月天。

鄂州南樓卽事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  
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夜涼。

華五

內直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  
想得東坡舊居士，揮毫落筆滿明珠。

絕句

破卯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  
高陽社裡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

題邢惇夫扇

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  
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惹秋。

戲詠高節亭山礬

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  
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

題李氏園壁

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  
題詩未有鶯人句，會喚鶯譚仙蘇二來。

登岳陽樓望君山

滿川風雨獨凭欄，綰結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裡看青山。

華五

病起荆江亭卽事

閉門覓句疎無，客裏揮毫奈少游。  
正字不知溫飽味，忽吹淚下古藤州。

謝榮緒制

方貽

何處驚塵觸穢機，煩公遣騎割鮮肥。  
秋來多病新開肉，糲飯寒齋得解圍。

寄賀方回

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盃。  
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黃太史精華錄卷五終

華五

十三

黃太史精華錄卷六目錄

曲

天社任淵選

塞上曲

騷

濂溪三首

明月篇贈張文潛

毀壁

雜體

華目

十一

二十八宿歌贈晁無咎星名

荊州卽事五首藥名

重贈徐天隱建除

詞

水調歌頭

瑞鶴仙

西江月

贊

蘇東坡贊三首

自寫真贊

王元之真贊

筇竹杖贊

銘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游蘄齋銘

研銘

頌

拙軒頌

華目

六二

黃太史精華錄卷六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六

天社任淵選

曲

塞上曲

十月北風燕草黃  
燕人馬肥弓力強  
虎皮裁鞍鷗羽箭  
射殺山陰雙白狼  
青檀帳高雪不濕  
擊鼓傳觴令行急  
戎王半醉擁貂裘  
昭君猶抱琵琶泣

騷

華六

一

濂溪二首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  
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  
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  
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  
玉雪自清聽孺溪兮鑒澄明  
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  
誰與同樂津有舟兮蕩有蓮  
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擊  
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  
爲蓋兮倚芙蓉以當妓  
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  
八方同宇兮雲



月爲家懷連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  
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  
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明月篇贈張文潛

天地具美兮生此明月陞白虹兮貫朝  
日工師告余曰斯不可以爲佩棄捐橫  
中兮三歲不會霜露下兮百草休抱此  
耿耿兮與日星遊山人兮拾招招耕而  
食兮無卹榛艾藜藿前吾牛兮瘠不可

華六

更扶淺耕兮病歲深耕兮石嬰耜登山  
兮臨川雉得意兮魚樂小風兮吹波從  
其友兮尾尾目下兮川逝射雉兮喪余  
一矢佳人兮潔齊悵何所兮行媒南山  
有葛兮葛有本我羞餽兮以君之鉏來

毀壁

毀壁兮墮珠執手者兮問過客兮萬  
世一軌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爲禍蓋  
桃茢兮飯汝有席兮不嬾汝坐歸來兮

逍遙采芝英兮禦饑淋善兮清明陽春  
兮玉冰晴於世兮天脫其纓愛吾人兮  
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  
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離羽翼兮故巢  
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岑  
岑兮猿鶴同社暴垂天兮雷霆在下雲  
日爲書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  
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  
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華六

雜體

二十八宿歌贈晁無咎呈名

虎剥文章犀解角食未下亢奇禍作藥  
材根底惟斲掘蜜蜂奪房抱饑渴有心  
無心材慧死人言不如龜曳尾衛平吟  
口無南箕斗柄指日使噫狐腋牛衣  
同一煥高立無女甘獨宿虛名挽人受  
實禍累其基既危安處我室中凝塵散髮  
坐四壁直聳直聳見天下奎蹄曲腹取脂澤

裏豬艾蝦彼何擇傾腸倒胃得相知貴  
日食昂終不疑古來卑命黃金臺佩君  
三言等臂鱗月淡參橫惜相違秋風金  
井梧桐落故人過半在鬼錄柳枝贈君  
當馬策歲晏星回觀威德張弓射雉武  
且力白鷗之翼沒江波抽絃去軫君謂  
何

荊州即事五首藥名

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洗耳

華六

臥著桂枝陰

前湖後湖水初夏半夏涼夜闌鄉夢破

一鴈度衡陽

垂空青幕六一排風開石友常思我

預知子能來

幽澗泉石綠閉門聞啄木運柴胡奴婦

車前挂生鹿

雨如覆盆來平地沒牛膝回望無夷陵

天南星斗濕

重贈徐天隱建除

建極臨萬邦稽古陛下聖除書日日下  
有耳家相慶滿意見升平父老扶杖聽  
平生所傳聞似仁祖德性定鼎百世長  
藥弓四夷靜執事當在朝官冷殊未稱  
破帽風歌歌簡易不騎乘危顛相扶持  
泉石共嘲詠成樂澗阿中傲世似未敬  
收潦下秋船期公拜嘉會開元正觀事  
身得見全盛閉門長蓬蒿或許老夫病

華六

五

詞

水調歌頭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  
數花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  
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花深裡紅露  
濕人衣○坐白石歌玉枕拂金徽謫仙  
何處無人伴我白螺盃我爲靈芝仙草  
不爲朱唇丹臉長嘯亦何爲醉舞下山  
去明月逐人歸

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  
紫微王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  
之曰元祐之黨貶之珠崖儋耳方其金  
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  
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王堂也及其紫  
微王堂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九州四  
海知有東坡東坡婦矣民笑且歌一日  
不朝其間容或至其一丘一壑則無如  
此道人何

華六

岌岌堂堂如山如海其愛之也引之上  
西掖鸞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  
項黃醵觸時干戈其思之也授之於鯉  
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  
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粒米至於臨  
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自寫真贊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  
其樂而夫子乃謂之賢何也顏淵當首

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厚之若是故  
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魚在深  
藻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沉  
陸之屈懷迷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  
之畫  
出無聲之詩又白首不  
聞道則奚取於似摩詰為若乃登山臨  
水喜見於清揚豈似優孟為孫叔敖虎  
賁似蔡中郎者耶

王元之真贊

華六

天錫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  
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衍公會瓦石責若  
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詩  
以獨步白髮還朝意軒轅難天地鼎  
群飛上天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師出  
便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  
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鳴  
呼王公其尚似之

節竹杖贊

屬廉隅而不剝故竊比於彭聃之壽所  
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  
食薇而清陳仲微李而瘦涪翁畫寢蒼  
龍掛壁蒼翁履危心如鉅石窮山獨行  
解兩虎爭終不使下莊乘間而孺子成  
名

銘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凡治有條如機有綜經經緯緯積寸成

華六

九

匹管蒯之手簡功於幼可席可履不能  
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  
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  
宇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羣求古  
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  
勿驚以迪有造得意自己書不盡言如  
御琴瑟聽於無絃幙卓几几吳味楚尾  
箕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  
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

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游藝齋銘

色荒者使人蹻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  
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研銘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  
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觀斐几而見研  
忘其一室之懸罄

頌

華六

十

拙軒頌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  
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  
何況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  
餘拙者不足

黃太史精華錄卷六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七目錄

天社任淵選

記

瑞芝亭記

松菊亭記

大雅堂記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脩水記

張仲吉綠陰堂記

華目

七

文

跋奚移文

祭知命弟文

黃太史精華錄卷七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七

天社

記

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事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特而秀不根而次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廐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奔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

華七



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致於信書自  
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又漢孝武  
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  
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  
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孝宣興于民間厲精萬事無過舉然  
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脩孝武  
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  
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于五嶽果

華七

二

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三又竊怪漢世既  
嘉高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  
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  
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蒸嘗於社則是  
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  
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  
伏臘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陬賸吏  
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不  
必蝗不入境此其見効優於空文也耶

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鸛雀  
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  
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  
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  
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  
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  
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  
反風降雨遷弘農太守驛道多虎峭澗  
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

華七

三

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  
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  
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  
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駕論世祖之知  
言建武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  
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徵福焉焉可誣  
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  
屈軼指佞董箭扇庖燹焚紀曆嶸竹生  
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

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馥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土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實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婦刻之

華七

四

###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已而已矣鍾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不可忍而有收其餘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

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水之間自名曰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人笑之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乎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耕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徒樂之哉恤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祭

華七

三

以拊宗補耕助歛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尚能樂之手此樂之情也將以耕桑則何時已哉金玉之爲物怨入則博出多藏則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豈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閒之日以休耕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昔者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

冢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  
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  
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  
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  
成德愚者以寡怨於  
居之松風  
衰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 大雅堂記

丹陵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  
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

華七

六

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畫書杜子美兩川  
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  
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  
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  
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  
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  
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  
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

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  
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  
咀嚼其意味闢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  
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  
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  
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  
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  
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  
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

華七

七

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切觀金匱石  
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  
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時里不憂  
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無聲色遊岐之好平居時  
時御筆墨尤喜飛白一書之成左右扶  
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

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賅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踴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邪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拱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

華七

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祇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脩水記

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畝則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生時之以沙石則茂沃之以湯

則芳艷所同也至其一蘂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蘂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余居保安僧舍開牖於東西西養蕙而東養蘭觀者必問其故故著其說

張仲吉綠陰堂記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樊道以酒壚爲家產若朝夕汲汲於罌中之贏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間聞於林下之樂嘗有餘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

華七

九

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余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事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書游息之樂使予不盡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及與余同時者得觀焉

文



破葵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廼得跛葵踣踣離疏不利走趨額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婦不亡一羊在其指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華七

十

以馬司畫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羣子不通之則屢不可運土實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編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跛葵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等乎能與八駿取路乎

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料簡蔬茹留精黜痛衡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醬曰晚用薑蔥漆不欲焦旋茹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燂水沃沸鼎斟酌薈生熟必告煖熅臨食

華七

土

肥垢撩髮染指施杓噉臠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拭蠲潔寢匙覆枕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壯壯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孺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梘鬱爲黃紅螺蚌光接藍杆草茅菟橐皁搗腴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鷄棲桀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飲飯猶



犬堙寒鼠穴月鳥攫肉竊觸鼎犬融鎗  
鼠窺甌皆汝之罪也春蠶三臥升簇自  
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  
締給錫疎手作無有停時終緝偷工夫  
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蒸蒸扇  
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  
果熟守宮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  
嘗日使殘少婢嫗罵譏癰瘡泄嘔天寒  
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攢凍無

華北

年

事倚牆竊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  
截長續短鳬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  
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暇矣對曰我缺  
於足猶金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益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  
無不意滿

答知命弟文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計  
音既無孤惻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

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  
此一棺附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  
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  
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  
無恐扶將上輦絕慟一觴其君尚饗

黃太史精華錄卷七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八目錄

天社任淵選

題跋

書王知載駒山雜詠後

書贈韓瓊秀才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卷

題濟南伏勝圖

題摹燕郭尚父圖

華目

八

題陳自然畫

題徐巨魚

題自書卷後

跋砥柱銘後

書

與王觀復書

與洪駒父書

答王觀復書

黃太史精華錄卷八目錄終

黃太史精華錄卷八

天社任淵選

題跋

書王知載駒山雜詠後

詩書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  
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  
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  
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  
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

華八

亦有所勸勉以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  
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凌引  
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  
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  
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  
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知旦  
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  
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  
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

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

華八

二

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目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况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實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徃不及奉輿斃於阜撫驚蹇千百爲群未嘗求國醫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華八

三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雖不能自壽百歲然必不躡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爲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

華八

四

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一人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欲遠鳬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立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

何所賞但令饒獠生延耳向若能作砥柱折城龍門安業龍驤險阻使玉鮪赤鯉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現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

華八

五

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樑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頽波之東注有

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  
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  
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  
營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  
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  
也故書砥柱銘以遺之

書

與王觀復書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

華八

不

勸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  
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  
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  
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太精博  
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  
琨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  
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  
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

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  
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  
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  
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  
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  
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  
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  
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莽然其病至今  
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

華八

不

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  
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  
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  
可見其曰九嶷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  
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  
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  
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  
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  
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



略之

與洪駒父書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

華八

八

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學者末事然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又曰可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九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海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

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恥罵大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謹勿襲其軌也

荅王觀復書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

華八

九

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

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蕭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唱

和

華八

十

黃太史精華錄卷八終

邑人朱君美書

讀而後

唱和

和

賈胡累寶于積燬藏失之寶固未嘗燬也散而不集于一身人徧踰其所而搜得之寶悉還積其識鑒曾不賈胡若也

跋

一

所以得之者有自故也黃太史詩文天社任子淵精華錄選寶累矣予嘗得其目錄蓋宋元祐間刻板而亡其文必寶

其名而竊病其實居久之始獲旁比載籍緣目尋辭以還故物弟太史大全詩宋文鑑文苑英華文翰類選光祿英華

跋

二

諸集悉掇拾無遺也或曰予亦天社之撰奚乎曰非也天社之選賈胡之累寶也其亡也寶選而弗集也愚輯其辭而

完刻之得寶而還諸積之類也沛國朱承齋題

跋

三

精華錄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任淵編淵有山谷內集註已著錄是集皆摘錄黃庭堅詩文前有淵序不著年月又有朱承爵題詞稱嘗得其目錄蓋宋元祐間刻板而亡其文心寶其名而竊病其實久之始獲旁稽載籍緣目尋詞以還故物若太史大全詩宋文鑑文苑英華文翰類選光岳英華諸集悉掇拾無遺云云考庭堅卒於徽宗崇寧四年乙酉是書之選雖無年月然稱黃太史山谷集幾萬篇嘗節其畧而謬注三十之一也則成於所注內集後內集注中已稱徽宗爲徽考鄱海許尹敘內集注亦稱作於紹興時此集既刻於元祐中何以反在其後且錄中詩文以本集年月核之已有崇寧中作何以預刻於元祐時集中之目亦往往與本集不合如夜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攜酒追送一題是時庭堅自武昌赴宜州貶所故親舊追送至於漢陽此本割裂其文作漢陽親舊追送則親舊屬之漢陽追送字不可通矣又用前韻贈高子勉一題乃庭堅自

用其韻本集可考此本乃作和高子勉則事實全乖矣謝公定和二謝秋懷邀子同作一題有末四字乃見倡和之意此本無此四字則謝公定自和二謝與庭堅無關矣甚至雙井茶詩人間風日不到處四句乃七言古詩之前半而割爲絕句改其題曰內直觀化第十一首之竹筍初生一絕改其題曰二月江南修水記一篇乃取庭堅書幽芳亭一篇摘其中一段而畧增末數語其餘竄亂不可勝數淵所注內集年經事緯考證詳明何以此集憤憤至此至於所錄集中不載諸詩西湖徒魚和蘇公二首乃陳師道三首之二見後山集中淵亦嘗注師道詩何以兩集並收漫無一語之訂正其新竹一首乃陸游詩題曰東湖新竹見劍南集中淵何以能於數十年前預見之其爲僞托固可不攻而破且承爵序既稱緣目尋詞集中一題數首者目中並無明文云摘選某首何以摘選者較多又稱所採之詩有文苑英華乃宋太宗時宋白等奉勅編撰所錄詩文止於唐代何以有庭堅之作

排律之名唐宋元人皆無之舊集具存可以覆按  
至元末楊士宏所選唐音始以排律標目高棅選  
唐詩品彙仍之不改乃沿用至今何以此本刊於  
宋時已有五言排律其爲承爵依託爲之亦確鑿  
無疑何景明曰山谷精華錄任淵選者其所採取  
多不愜人意王士禛曰精華錄八卷有天社任淵  
自序錄中取舍未愜人意張宗枬亦曰觀其錄取  
大意祇以備體且多闕入游戲之作非上選也宗  
枬所見者稱嘉靖間摹宋槧本土禛所見者稱明  
章邱李開先家宋槧本皆在承爵之後何景明雖  
正德時人而此承爵亦差後蓋皆卽承爵此刻托  
諸宋槧觀士禛所記任淵序與此本不異一字而  
承爵之序與淵序貌爲軋齒如出一手其作僞之  
跡固了然矣向來藏書之家珍爲秘笈蓋以名耿  
之未及一一核其實耳



後山居士詩集六卷逸詩五

卷詩餘一卷

〔宋〕陳師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陳唐

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后山詩集

十二卷》提要

後山先生詩集題辭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別涪翁於荊州翁曰陳無已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脈絡有開有塞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子有意學問不可不往歸斯人之門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賢士大夫出涕相吊曰無已亡矣雲驚歎失聲痛恨無窮泊來彭城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集凡六百二篇瑤璫珎瑤寶列大備雲曰幸矣至寶不沒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世自昔名世之上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中子講道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業及登廊廟不能顯傳其書卒以限絕論者至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弟操行文章雅善先生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絕人不苟徇合故能蒐摭遺文成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其詞蔚然讀之使人凜凜增慕然先生之道必傳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後山先生集記

門人魏衍撰

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為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於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修史最難申勅切至曾薦為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薦其文行乞為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冀來見特薦於朝而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

後山先生集記

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罷移潁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益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授隨除秘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斂制葬特賜絹二百疋嘗與往來者共購之然後得歸初先生學於曾公舉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

卒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世自謂不及也先生既歿其子曾登以公遺授衍曰先實知子子為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錄藏於家者今十二年願未敢當也行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葉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二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

後山先生集記

二

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楊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毀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早見稱於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士大夫競取藏之則其傳也奚待於衍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本以証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茲以不朽為幸甚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善詩話叢談各自為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宋史本傳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早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都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秘書

本傳

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迷詩禮為文精深雅奧真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才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間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俯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若予知其貧懷余欲為餽此至聽其論益敬畏不

本傳

二

敢出章惇在樞密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致師道答曰辱書請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當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實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

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類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問而師道賦詩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裏就假于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後山先生詩集目次

正集卷一

古今詩七十九首

正集卷二

古今詩六十七首

正集卷三

古今詩六十九首

正集卷四

古今詩七十二首

後山詩集目次

正集卷五

古今詩八十一首

正集卷六

古今詩九十四首

逸詩卷一

五言古四十首

逸詩卷二

七言古一十三首

雜體三首

逸詩卷三

五言律五十九首

五言排律二首

逸詩卷四

七言律五十一首

逸詩卷五

五言絕句八首

七言絕句四十一首

詩餘卷全

後山詩集目次

小令四十八首

長調一首

後山先生著述甚富晚年刪定甲乙丙彙詩止四百六十二首以人魏衍爲之編次別有逸詩二百餘首皆後人所搜輯而諸本混入集中非先生意也陳子雲川重訂先生全集以魏本爲正集而逸詩及詩餘並附于後既不失當時刪定之意而觀者亦可無遺珠之憾允稱善本若其詩品之高古則前人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武水胡然識

後山居士詩集卷一

門人

安薄命二首

為曹南  
宣作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和不安年起  
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  
當微天有淚當微果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恩妾無其終一  
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  
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窗

送外舅郭大夫藥西川提刑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  
事有期程親年當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曠暮何者  
最可憐兒生未知父盜賊非人情蠻夸正狼顧功名何  
用多莫作分外慮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驚嫁女不離  
家生男已當戶曲逆老不候知人公豈誤

送內

應塵顧其子燕雀各有隨與子為夫婦五年三別離兒  
女豈不懷母老妹已笄父子各從母可喜亦可悲閨河

萬里道子去何當歸三歲不可道白首以為期百畝未  
為多數口可無飢吞聲不敢盡欲怨當歸誰

別三子

夫婦死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母  
前三子後熟視不得追嗟乎何不仁使我至於斯有女  
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  
語言拜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小兒襁褓  
間抱負有母慈汝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

寄外舅郭大夫

集書卷一

二

巴蜀通歸使妻孥且舊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  
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

城南寓居二首

游子暮何歸韋杜城南村秋水深可測挽衣踏行雲道  
暗失歸處樓鳥故不喧牛羊閉籬落稚子猶在門  
潭潭光明殿稽首西方仙平生修何行步有黃金蓮我  
豈惜好徑報以履下穿洗足坐道場卒卒此何緣

憶少子

端也早曾下歲晚未可量我老不自食安得如我長呱



呱棄不子退省未始忘吾母亦念我與爾寧相望

絕句

翼翼陳州門萬里遷人道昔人死別處一笑欲絕倒

寄外舅郭大夫

丈人魯諸生明刑如皋陶幸寬右顧憂未惜一身遙西  
南萬里行可以斷繩橋慎勿冠惠文神母仁如堯

贈二蘇公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楸櫨枏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心  
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

集卷一

三

一翁二季對相望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  
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却威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  
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  
後生不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羌  
妖狐幻人大陸梁虎豹却走逢牛羊上帝惠顧祐不祥  
天門夜下龍虎章前驅吳回後炎皇絳旂丹轂朱冠裳  
從以甲冑萬鬼行乘風縱燎無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  
授公以柄扶病傷士如稻苗待公秧臨流不渡公為航  
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

一洗十年新學腸老生塞口不敢嘗向來狂殺今尚狂  
請公別試囊中方

南豐先生挽詞二首

早棄人間事真從地下遊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  
世從違裏功言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  
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暑雨

密雨次不斷貧居常閉門東溟客有限西極更能存東

集卷二

四

湮炊懸釜翻牀補壞垣倒身無著處呵手不成溫

送江楚州

淩梁初得意關里舊論詩晚歲何多難經年始一辭淮  
人飢饉後良吏拊循時欲託山陽簿翁歸不受私

送江端禮

季恭

正學元非世能詩新有聲諸公交鄭泰多士閉何生泛  
愛經過數移書底裏傾又為淮海別病眼向誰明

晁无咎張文潛見過

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

憚除堂費深愁戴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

次韻答邢居實二首

漢庭用少公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  
挂冠高處未宜彈

秋來為客意何如千里河山信不疎昔日老人今則少  
不妨紅葉閉門書

丞相溫公挽詞三首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傳天遽奪楊公一  
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後山詩集卷一

五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玉  
几雖來晚明堂訖受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少學真成已中年託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  
志寧論晚成功不願餘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次韻答學者四首

黃州何郎兄弟

津津真氣貫眉目十五男兒萬里身筆下倒傾三峽水  
胸中別作一家春

黃塵投老得何郎准擬明年共我長熏沐不為杯酒汗  
飛揚未許老夫量

暗中摸索不難知眼裏輪囷却見稀行地徑須先八駿  
刺天終不羨羣飛

太阿無前鋒不缺鉛刀不堪供一切至柔繞指剛則折  
善而藏之光奪月

次韻秦觀聽雞聞鴈二首

行斲哀多影不留有人中夜攬衣裘筆頭細字真堪恨  
眼裏長檠不解愁

立馬堦除待一鳴何如春夢不聞聲固知鷄口羞牛後  
不待鳴羣已可驚

後山詩集卷一

六

嘲秦觀

長鉞歸來夜帳空衡陽回鴈耳偏聰若為借與春風看  
無限珠璣咳唾中

和豫章公黃梅二首

寒裏一枝春白間千點黃道人不好色行處若為香  
色輕花更艷體弱香自永玉質金作裳山明風弄影

答張文潛

來詩云欲餉子桑歸問  
婦食粟過午尚懸壺

我貧無一錐所向皆四壁瀛洲足風不露胡減飢色昔  
聞杜氏子翦髮事尊容君婦定應賢一作不三梳奉巾櫛

九日寄秦觀

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鴉九日清樽欺白髮  
十年爲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  
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無地落烏紗

巨野

餘力唐虞後沉人海岱西不應容桀黠寧復有青徐燈  
火魚成市帆檣藕帶泥十年塵霧底瞥眼怪虵驚

示三子

去速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看目略不省喜

後詩集卷七

極不得語淚盡方一晒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

嗚呼行

去年米賤家賜粟百萬官倉不餘掬青錢隨賜費追呼  
昔日剗瘡令補肉今年夏旱秋水生江淮轉粟千里行  
不應遠水救近渴空倉四壁雀不鳴似聞爲政不爲費  
兩不相傷兩相濟十年斂積用一朝驚濤破山風動地

秋懷示黃預

窗鳴風歷耳道壞草侵衣月到千家靜林昏一鳥歸冥  
冥塵外趣稍稍眼中稀送老須公等秋基未解心

天險連三峽官曹據上游百年雙鬢白萬里一身浮可  
使人無訟寧須意外憂平生晏平仲能費幾孤裘

雪後黃樓寄負山居士

張仲連

林盧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  
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

謝人寄酒

舊香餘味寄黃封厭見春泥滿眼紅千乘莫從公子後  
百壺能爲故人東

從蘇公登後樓

後詩集卷八

个九

倏作三年別才堪一解顏樓孤帶清洛林缺見四山五  
月池無水千年鶴自還白鷗沒浩蕩愛惜鬢毛斑

送蘇公知杭州

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豈不畏簡書放屢誠不忍一  
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如馬口銜今爲禁門鍵一雨  
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

送秦觀二首

如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  
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狔犬類未必慰親思

師法時難得親年富有餘端為李君御盡讀郭氏書結  
友真莫逆論才有不如折腰終不補可但曳長裾

和江秀才獻花三首

風雨東籬冷落看清溪水落玉峯寒酒家不辦當爐費  
乞與先生種杏壇

疎花得雨數枝黃白驂綠愁百尺長要與先生同一醉  
故留秋意作重陽

江公孤憤不宜秋嗔作秋蟲到白頭過我可為千日醉  
從公難作百錢遊

後山詩集卷

十

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

平林廣野騎臺荒山寺鳴鐘報夕陽人事自生今日意  
寒花只作去年香巾欹更覺霜侵鬢語妙何妨石作腸  
落木無邊江不盡此身此日更須忙

別負山居士

田園相與老此別意如何更病可無酒猶寒已自和高  
名胡未廣詩興尚能多沙草東山路猶須一再過

送趙教授

東髮相看到白頭了知公鬢不勝憂可堪親老須三釜

又著儒冠忍一羞平世功名須晚節向來旬月取封侯  
北州豪傑知誰健乞我黃淤十里秋

次韻春懷

欲作歸田計無如二頃何折腰方賴祿拭面未傷和日  
下鳥一作聲樂塵生鼠跡多渡頭留小楫乘興得相過

黃梅五首

異色深宜晚生香故觸人不施千點白別作一家春  
舊鬢千絲白新梅百葉黃留花如有待迷國更須香  
冉冉梢頭綠娉婷花下人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

後山詩集卷

十一

黃裏含真意春容帶薄寒欲知誰稱面徧插一枝看  
花裏重重葉釵頭點點黃祗應報春信故作著人香

田家

鷄鳴人當行犬鳴人當歸秋來公事急出處不待時昨  
夜三尺雨寬下已生泥人言田家樂爾苦人得知

巨野二首

紅落芙蕖晚青深蒲稗秋平湖無過鳥鳴鼓有行舟  
蒲港侵衣綠蓮塘亂眼紅將身供世事結纜待回風

別叔父錄曹

為吏專刑法成家託弟昆三年如昨日一笑更何言扶  
老須微祿移官實至恩兩疏元父子何日復東轅

出清口

家世山東飽耕稼晚托一舟順流下漁溝寒餅不下筯  
推枕轉頭更五夜平明放溜出清口霜落潮回霧連野  
平淮一葦三十里有日無風神所借似憐憂患滿人間  
百孔千瘡客一罇文章末技將自効語不驚人神可嚇  
子女玉帛君所餘寄聲白鳥煩多謝

泛淮

冬暖仍初日潮回更下風鳥飛雲水裏人語櫓聲中平  
野容回顧無山會有終倚櫓聊自逸嗟嘯不煩工

猴馬并引

楚州紫極宮有畫沐猴振索以戲馬頓索而驚圍  
人不測從後鞭之人言沐猴宜馬而今為累作詩  
以導馬意

沐猴自戲馬自驚圍人未解猴馬情猴其天資馬何罪  
意欲防患猶傷身異類相宜亦相失同類相傷非所及  
志行萬里困一誤吐豆齧荻甘伏檻

徐氏閒軒

倦遊梁楚愛吾廬老寄山林孰與娛想見杖藜臨過鳥  
更能赤手縛於菟君寧平世輕二釜我亦東原有一區  
擬買嬋娟作歸計可無堆玉斗量珠

寄豫章公三首

許官茶未寄

密雲不雨臥烏龍已足人間第一功得諾向來輕季子  
打門何日走周公  
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簾鹽枉肺肝誓酒不應忘此老  
論詩寧肯乞龍官

後山詩集卷

三

人須百斛買雙鬟水截龍章試虎斑老覺才疎渾不稱  
自攜雲月瀉潺湲

贈秦觀兼簡蘇迨二首

兩秦並立難為下萬里長驅在此初別後未忘三日語  
人來肯作數行書  
文章從古不同時詩語驚人筆益奇過與阿平應絕倒  
世間能有幾人知

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圖

宗室所書

翰墨功名裏江山富貴人倏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江清風偃木霜落鴈橫空若箇丹青裏猶須著此翁  
云語於小艇畫我作漁翁

幼嶺外氏有石象山巖幼嶺

外家英俊場季氏不好弄用意丘壑間頗以石自奉誰言拳握間意作萬牛重岱宗小天下不辦一席用

絕句

斫水水可斷續絃絃可完如何鄭公客不作百年看

贈歐陽叔弼

早知汝穎多能事晚以詩書託下僚大府禮容寬懶慢

後山居士詩集卷一

古

故家文物尚嫖姚只將憂患供談笑敢望功言答聖朝  
歲歷四三仍此地家餘五一見今朝

後山居士詩集卷一

後山居士詩集卷二

觀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兩大字一覽漸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與人同曆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斗寶構蟠華蟲絕懷弁服士酬獻鳴琬琰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絃棋酒頗闕供向來一瓣香敬為會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吾老不可待草露溼寒蒼

送蘇迥

胷中歷歷著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真字飄揚今有種清談絕倒古無傳出塵解悟多為路隨世功名小若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書札到林泉

送黃生兼寄二謝二首

南第諸兄早相見別時托子以無倦百年論交見子心

一朝取別寧吾願妙歲遠遊其所難肯為得官近長安  
聖作詩書端有意猶須用心科舉外

城西兩謝俱能文穰丞精悍吾所聞每讀吾詩得人意  
使不能文已可人我昔謝公門下士早年妄作功名意  
如今老寄潁河東九泉雖深媿此公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露沙背大魚泥蟠小魚樂  
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鱗  
修鱗失水土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瀾有生死

後山詩集卷二

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凡用著意更須風雨外  
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可及

莫待西江與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舷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  
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鱗  
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  
候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鴈邊何用封侯請高外  
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  
防有任公釣東海

詩成落筆驪歷塊不用安西題紙背小家厚斂四壁立  
拆東補西棠作帶堂下殷鯨牛何罪太山之陽人作鱗  
同生異趣有如此餅懸賞間終一碎流水長者令公是  
雨花散亂投金瀨人言充庖須此輩慈觀更須容度外  
賜墻及有人得視公才繁繁一都會有憐其窮與不朽  
我亦牽聯書玉海

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

清湖納明月遙覽無留雲人生亦何須有酒與桐君自  
醉寧問客一杯復一樽平生今不飲意得同酣醺清言

後山詩集卷二

冰玉質壞袖山水紋彈精有後悟畜耳無前聞潛魚避  
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

次韻蘇公涉潁

衝風不成寒脫木還自奇坐看白日晚起行清潁渚三  
穴未為得一舟不作癡路暗鳥遺音江清魚弄姿宇定  
怪物變意行覺舟遲公與兩公子妙語含風漪但怪笑  
談劇莫知賓主誰得仰和肯味勝地曉者相從能幾  
何行樂當及茲生忍自作難百憂間一嬉時尋赤眼老  
不探黃口兒解公頭上巾一洗七年溜至潔而納汗此

水真吾師須公號二子人自窮非詩

再次韻蘇公示兩歐陽

公詩周魯後曳曳垂天雲府中顧長康風味如鍾君非公無此容詩壽南山樽叔季大儒後偏醒亦同醺心與栢石堅章成綺繡紋多難獨不補少慙今無聞時無古今異智有功名昏可使百尺底不作數斗渾

次韻蘇公勸酒與詩

五十三不同煩公以詩訴強酒古所辭妙語神其吐自念每累人舉扇無我汗復使兩歐陽縮手不分付平生

後山詩集卷三

四

西方社努力須自度不憂龜九頭肯爲語一誤頓悟而漸修從此辭世故公有萬金產寧能一朝具兩生文章家夙紀鳴蟬賦請公堅城壘兵來後無數

次韻蘇公怪兩歐陽詩

吟聲正可候蟲鳴酒面猶須作老兵豈有文章妨要務孰知詩律自前生向來懷璧真成罪未必含光不照驚血指汗顏終縮手此懷端復向誰傾

次韻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

行者悲故里居者愛吾廬生須著錐地何賴汗牛書士

室八尺牀稱子閉門居百爲會有還一足不願餘紛紛老幼間得失了懸虛客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絕倒句妙方愁予竹八無留塵霜畦有餘蔬相從十五年不爲食有魚時須一俯仰君可貸蓬條

次韻蘇公竹間亭絕句

是夕公畫枯木

竹裏高亭燈燭光今年復得杜襄陽倏看老蓋千年後更想霜林百尺強

寄參寥

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惟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道

後山詩集卷三

五

人贊公徒相識幾生前早作步兵語晚參雲門禪拾筴孤山下一室頗蕭然林昏出幽磬竹杪橫疎煙昨日寄書至坐想參寥泉此泉如此公遇物作清妍一別今幾時綠首成白顚子亦憐我老我豈要子憐會逢萬里風一繫五湖船酌我巖下水咽子山中篇

北渚

南蕩不可渡北渚風浪生向來狐兔迹已復蛟鼉鳴

東禪

東阡急雨不成泥度密穿青取徑微邂逅無人成獨往

殷勤有月與同歸

八月十日二首

一夢人間四十年只應炊竈故依然兩官不辦一丘費  
五字虛隨萬里船

人生七十今強半老去光陰已後身更欲置身須世外  
世間元自不關人

迎新將至漕城暮歸遇雨

早投林野遑風雨晚傍塵沙飽送迎却愧兩街暑  
臥聽車馬過橋聲

後山詩集卷三

六

即事

老覺山林可避人正須麋鹿與同羣却嫌鳥語猶多事  
強管陰晴報客聞

齋居

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一枕西窗深閉閣  
臥聽叢竹雨來時

中秋夜東剎贈仁公

盈盈秋月不餘分葉露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一笑  
要令排戶問東鄰

十五夜月

向老逢清節歸懷託素輝飛螢元失照重露已霑衣稍  
孤光動沉沉萬籟微不應明白髮似欲勸人歸

胡士彥挽詞二首

元發

晚進遽前輩平生闊異聞吾猶識此老天豈喪斯文善  
學家傳葉英詞世不羣固應讓尚白官序見揚雲  
此地來何晚經年見未頻薦賢仍睹命有道可辭貧徒  
弟三千子聲名四十春襄陽耆舊內無復姓龐人

送趙承議

令時

後山詩集卷三

七

先生隱德世難名晚見諸孫也自成潁水向來須好句  
道山今日有宗英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堪語笑傾  
勤苦讀書終不補未須墻角棄長檠

寄李學士

格非

眼看遊蕩半東都五歲曾無一紙書平日齊名多早達  
暮年同國未情疎稍尋東剎論茲事賴有西方託後車  
說與杜郎須著便不應濠上始知魚

雪

初雪已覆地晚風仍積威木鳴端自語鳥起不成飛寒

巷間驚犬鄰家有夜歸不無慙敗絮未易泣牛衣

晚出

應俗敢辭疾衝風率小驅聊為一日役不憚百金驅雪  
路無行迹冰枝有落鳥寒門閉蕭瑟窮卑聽戰吁

寄晁載之兄弟

人言婚宦情欲本

古語曰人不婚宦情欲失

我始求脫君已半孰

知世如一夢在夢而覺寧待旦寒齋凍雨作秋聲冷  
屋風燈挑不明樽前已作十年語後會未期吾屢驚一  
聞七字心已識鉤章棘句天與力念子方壯我已衰不

復齋集卷十

八

見參天二千尺季也亦有詩百篇叔子擬度驂騑前端  
能過我三冬學可復參儂一味禪

寄答王直方

人情校往復屢乾終不近新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生  
世餘幾何尺簞日取寸懷祿有退心從俗無遠韻時從  
府中歸數過林下飯平生功名意回作香火願三年不  
舉觴叨頻煙火煖豈無雨蒼龍沾我一雨潤官箴詩未  
工猛乞無小靳人生如此耳文字已其閑是身雖與腐  
寧作青紫植永懷忘年友死矣餘令聞

復齋集卷十

頗似之老我何所恨

寄侍讀蘇尚書

六月西湖早得秋二年歸思與遲留一時賓客餘枚叟  
在虞兒童說細侯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  
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

寄亳州林待制

湖海相望閱寄聲雲林過雨未余晴青衫作吏非前日  
白首論文笑後生似聽兒童迎五馬稍修書札問專城  
一聞苦李棠莊句不復人間世後名

復齋集卷十

九

臥疾絕句

老裏何堪病再來愁邊不復酒相開一生也作千年調  
兩腳猶須萬里回

南軒絕句

少日書林頗著勲暮年貪佛替論文銅鑪瓦枕芒鞋裏  
此外惟須對此君

獨坐

文章平日事風竹暮年須衰疾懸知此霜毛不更除一  
丘吾欲往百畝有如無魑魅須遊子乾坤著腐儒叩門



聞啄木勸酒有提壺門徑無行迹秋來不遺鋤

寄送定州蘇尚書

初聞簡策侍前旒又見衣冠送作州北府時清惟可飲  
西山氣爽更宜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  
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自兜牟

寄答李方叔

平生經世策寄食不資身孰使文章著能辭轍跡頻帝  
城分不入書札訶何人子未知吾懶吾寧覺子貧

智寶院後樓懷胡元茂

後山詩集卷三

十

晚渡呼舟疾寒城著霧深昏鷗明鳥道風葉亂霜林久  
客登樓目中年懷舊心猶須一長笛領覽自沾襟

元日

老境難爲節寒梢未得春一官兼利害百慮孰疎親積  
雪無歸路扶行有醉人望鄉仍受歲回首向松筠

放懷

施食烏鳶喜持經烏鼠聽杖藜矜矍鑠顧影怪伶俜門  
靜行隨月窗虛臥見星擁衾眠未穩艱阻飽曾經

絕句

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不共盧王爭出手  
却思陶謝與同時

送伯兄赴吏部改官

先子初增秩年侵贅已蟠念兄今善繼此別喜如何親  
老家仍困門衰仕未多猶須教兒子早要中文科

寄張文潛舍人

今代張平子雄深次子長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倚車  
筮吾何恨飛騰子莫量時平身早達未用夢疑香

郡之樂賢於夢寐

後山詩集卷三

土

後湖晚坐

水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青林無限意白鳥有餘閒身  
致江湖上名成伯季間目隨歸鴈盡坐待暮鴉還

春興

東風作惡不成寒野水穿沙自作灘細草無端留客臥  
繁枝有意待人看

次韻回山人贈沈東老二首

一杯領意不須沽六字持身已有餘癡子未知天上樂  
先生今解世間書

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衫出指論奇字  
白髮挑燈寫細書

送孝忠二首

老眼元多淚春風見此行又爲貧賤別更覺急難情斗  
食不堪老詞場爾向榮未須憐野鶴家法付宣城  
經史三年學聰明一旦開把文甘潦倒數日待歸來士  
惠聲名早官今歲月僅有親須薄祿臨路尚徘徊

以拄杖供仁山主二首

錯節孤根勁有餘坐牀須按起須扶一生用底今相贈

後山詩集卷三

主

更問林間有此無

洗足投筇只坐禪厭尋岐路費心盤老來不復人間事  
不用山公更削圓

項城道中寄劉令使修溪橋

去法危橋泥沒膝喜聞吾黨政如春須君不惜千金費  
此後寧無我輩人

碓磨寨

以人爲食殺爲戲自昔無聞爾所先信有亡身一言盡  
獨能遺臭萬人傳

寄張宣州

與世情將盡懷仁老未忘故人今五馬高處漫三長詩  
豈江山助名成流鮑行肯爲文俗事打鴨起鶩鶩

送倫化主

赤髭白足可憐生蹢躅擔囊壯此行要致雲峰千五百  
不妨兼識謝宣城

西湖

小徑才容足寒花只自香官池下見鴈荒塚上牛羊有  
子吾甘老無家去未量三年哦五字草木借輝光

後山詩集卷三

主

別月華嚴

寓世生同里隨方去有情來爲百年別不惜片時程齋  
鉢須勤供經鐘莫倦鳴當來第三會此界却逢迎

送吳先生謁惠州蘇副使

聞名欣識面異好有同功我亦慚吾子人誰恕此公百  
年雙白鬢萬里一秋風爲說任安在依然一秃翁

別圓澄禪師

法施老人臥不出呼我取別行問疾磨盤拭筋勸一飽  
少待須臾莫倉卒早年著眼觀文字萬卷初無一言契

多生綺語未經懺半世虛名足爲累此去他來尚有緣  
頭童齒豁幾無年殷勤三請久住世弊惡可念未可捐  
平生准擬西行計老著人間此何意他年佛會見頭陀  
知是當年老居士

別觀音山主

離合應生理過逢豈近緣情親見今日語妙記當年閑  
戶安禪主銜風逆水船不應清夜月故作別時圓

離穎

河市千人聚寒江百丈牽舟能幾此此地帶三印黃

後山詩集卷二

古

竹防供爨池魚已割鮮拙勤終不補他日愧無傳

湖上

湖上難爲別梅梢已著春林喧鳥啄啄風過水鱗鱗緣  
有三年盡情無一日親白頭厭奔走何地與爲鄰

舟中二首

惡風橫江江捲浪黃流湍猛風用壯疾如萬騎千里來  
氣壓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起坐待殘更  
少年行路令頭白不盡還家去國情

野火燒原雉昏雉黃塵漲天牛亂闌江間無日不風波

老去何時脫奔走詩書滿腹不及口遮日寧須釣竿手  
魏爾茅簷炙背人仰目青天搔白首

規禪傳雲齋

淨居衆人宮殿隨所適少仕老不歸重門閉榛棘迢  
人秀叢林妙語出禪寂是身如浮雲隨處同建立平生  
與二子嗜好同一律我此復助緣語綺已多貴何年一  
茅庵座孤翠嶺呵佛罵祖師塗糊千五百

後山居士詩集卷二

後山詩集卷二

五

後山居士詩集卷三

答晁以道

轉走東南復帝城。故人相見眼偏明。十年作吏仍開口。兩地爲鄰闕寄聲。冷眼尚堪看細字。白頭寧復要時名。孰知范叔寒如此。未覺嚴公有故情。

病起

今日秋風裏。何鄉一病翁。力微須杖屨。心在與誰同。焚疾資千悟。寬親併一空。百年先得老。三敗未爲窮。

九月九日魏行見過

後山詩集卷三

節裏能相過。談間可解憂。致疎君未肯。得此我何由。語到君房妙。詩同客子游。一經從白首。萬里有封侯。

別黃徐州

姓名曾落薦書中。刻畫無鹽自不工。一日虛聲滿天下。十年從事得途窮。白頭未覺功名晚。青眼常蒙今昔同。衰疾又爲今日別。數行老淚灑西風。

次韻答晁無斁

女生願有家。妾不以聘田里。亦慕君又惡。不由正欲行。不問塗已破。寧顧執耕蠶。無一處庖井。要三徑還家。

憂患餘挽鬚。兒女競十年。寧有此一寒。可無命平生晁。

夫子得士公。室慶稍無車。馬音復作賓客。請論文到韓。李念舊說蘇。鄭長年。漸消息。獨語誰和應。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歸臥無好懷。扣門有佳聽。詩來霜雪後。更覺天宇淨。少好老未工。持刃授子柄。

次韻無斁偶作二首

肩聳三峰峻。脊龍八字橫。京談人絕倒。家法句新清。入後先張子。諸公少賈生。已傳烏鵲喜。欲聽鶯鶯聲。

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回。更無南去鴈。猶見北枝梅。會

後山詩集卷三

有哀籠鳥。寧須溺死灰。聖朝無棄物。與子賦歸哉。

古墨行

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

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

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具廷珪所作也。世惟

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珍。識

者耳。敬爲長句。率無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

了知至鑒無遺形王家萬物泰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  
伯仲小低猶子侄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啟  
睿思疑點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白書細字答邊臣  
萬里風塵入長算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盤人間見  
夜光炎熒衝斗牛如有太史占星使人生尤物不必有  
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  
少若之字當許先生為他日某誌詞筆先生嘗語明窗  
以此詩則少許尚無恙然終先斯去行遠矣

玉堂揮翰手

後山詩集卷三

次韵晁無斁除日述懷

世學違從眾名家最近天感時猶壯志得句起衰年  
酒無何飲陶琴不具絃平生揮翰手幾見絕韋編

次韵無斁雪後二首

閉閣春雲薄開門夜雪深江梅猶故意湖鴈起歸心  
草潤留餘澤窗明度積陰殷勤報春信屋角有來禽

取性無通介隨時有異同雪餘益地白春淺著梢紅  
寄食虛長算時先生為編簡於大夫曹州使宅見時為州教習行誼書論詩闕近功  
相看不相棄賴有古人風

贈魏衍三首

妙年文墨秀儒林老眼今晨得再明歷塊過都聊可待  
未須回首一長鳴

崔蔡論文不足過新詩平處到陰何寧須萬戶權輕重  
不待千篇一已多

敏捷為文筆不休何妨縮手小遲留名駒已自思千里  
老子終當讓一頭

贈寇國寶三首

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口擬說詩心已解

後山詩集卷三

世間快馬不須鞭

往歲黃童今寇君高文要學亦多聞留年看舉天南翼

過目先空冀北羣

虎子隨地氣食牛雀兒浴處魚何求可奈我衰才亦盡

正須二子與同遊

次韵春懷

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敗絮不溫生蟣蝨  
大杯覆酒看塵埃衰年此日長為客舊國當時只廢臺  
河嶺尚堪供極目少年為句未須哀



河上

背水連漁屋橫河架石梁窺巢鳥鶻競過雨艾蒿光鳥語催春事窗明報夕陽還家慰兒女歸路不應長

題柱二首

并序

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讀而哀之作

二絕句

桃李摧殘風雨春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與妍華盡何限人間失意人

後山詩集卷

五

從昔婢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詩孰知文雅河陽令不削瓊奴柱下題

蠅虎

物微趣下世不歎隨力捕生得蟬虎匿形注目橫兩股卒然一擊勢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陶朱公廟

千篇奏牘漫多知百戰收功未出奇名下難居身可辱却將湖海換西施

次韵晁無斁夏雨

咫尺隔山海作書問如何蟻垤既畜糧蛙窟如鳴鼃積暑復一雨斧斫仍手摩鉤窗欲懸麻出門已橫河人言月離畢未必致滂沱東臯繁草木蘭艾不同科驚魚畏密罟獨鳥鳴南柯稍無蟲飛喧復覺蟬語多因聲作好惡與物殊未和臥聞夜來雨歸種故山禾百年須下澤萬里付長羅先生斷百好尚以詩作魔縮手萬言手聽渠七字哦室邇人則遠燕然勞者歌思若得老瘦觸熱生積疴

後山詩集卷

六

寄無斁

敬問晁夫子官池幾許深已應飛鳥下復作臥龍吟待我中疴愈同君把臂臨泥塗無去馬夏木有來禽

次韵別張芸叟

中年為別更堪頻四海為家託一身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

宿深明閣二首

窈窕深明閣晴寒是去年老將灾疾至人與歲時遷默坐元如在孤燈共不眠暮年身萬里賴有故人憐

縹緲金華伯人間第一人  
劇談連晝夜應俗費精神  
時要平安報反愁消息其  
牆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

東山謁外大父墓

土山宛轉屈蒼龍下有繁  
榮蓋世翁萬木刺天元自  
直叢篁侵道更須東百年  
富貴今誰見一代功名託  
主公少日拊頭期類我暮  
年垂淚向西風

次韻晁無斁冬夜見寄

寒窗冷硯欲生塵短枕長  
衾却自親老子形骸從薄  
暮先生意氣尚青春覆杯  
不待回丹頰危坐猶能作  
直身

後山詩集卷七

七

城郭山林兩無得暮年當  
復幾沾巾

寒夜有懷晁無斁

同好共城郭十日不一顧  
人事雖好乖吾生亦多忤  
閨門對妻子歲序不可度  
閉目寧用遮停杯仍下筯  
獨無區中緣永懷巖下趣  
平生三徑資安得一朝具  
萬里初歷塊前驅告曉幕  
歸懷屬有思棄世不待怒  
老境厭遶遲人情費將護  
向來張長公吾亦從茲去  
燈花頻作喜月色正可步  
預恐何水曹明朝有新句

除夜

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  
懸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  
遁世名爲累留年睡作魔  
西歸端若便老子不婆娑

寄鄧州杜侍郎

南陽老幼如雲屯連日城  
東候使君後者排前旁捷  
出爭先見面作殷勤六年  
重來已白髮一日再見回  
青春道旁過者怪相問共  
言杜母具吾親使君雖老  
心尚壯文采風流諸謝上  
名家從昔杜陵人威德於  
今丈人行我昔臥病老彭  
城高船鳴鼓千里行致書  
饋奠初未識丁寧勞苦如  
平生人言此事今未有古  
人中求還得否

後山詩集卷八

八

忘年屈勢不虛辱公自

一作

爲德吾何取菊潭之水甘

且潔潭上秋花照山白  
請公酌此壽百年齊長爲  
此邦伯孰先一州後四方  
重金疊蓋登廟堂請從今  
日至雲來月三十斛輸洛  
陽

寄提刑李學士

石渠金馬青雲上東里西  
門濟水邊上冢過家具樂  
事平時持節貴當年成家  
舊學諸儒問脫手新詩萬  
口傳范叔一寒今若此相  
逢猶得故人憐

寄杜擇之

杜詩集卷八

詩家兩杜昔無鄰文采風流世有人疾置送詩驚老醜  
坐曹得句自清新興來不假江山助目過渾如草木春  
農馬智專吾不讓衡陽紙貴子能頻

次韵晁無斁春懷

城郭朝陽散積陰郊原注目日青深年衰鷗鷺如今是  
夢斷邯鄲何處尋語鵲飛鳥春稍稍重簾深院晚沉沉  
不辭杖履衝泥雪未有瓊琚報好音

寄晁無斁

稍聽春鳥語丁寧又見官池出斷冰雪後踏青誰與共

後山詩集卷

九

花間著語老猶能笑談莫倦尋常聽山院終同一再登  
今日已知他日恨捨榆況得及飛騰

別寶講主

此地相逢晚他方有勝緣咒功先服猛戒力得扶顛暫  
息三支論重參二祖禪趙州臨濟皆曹人也夜牀鞋腳別何日著  
行纒

還里

曠士愛吾廬遊子悲故鄉慷慨四方志老衰但悲傷虛  
名自成誤失得略相當暮年還家樂未覺道路長間里

喜我來車馬塞康莊爭前借言色草木亦晶光向來千  
人聚一處獨徜徉手開南陽阡松栢鬱蒼蒼永願守一  
丘脫身萬里航平生功名念倒海浣我腸款段引下澤  
斷絃更空觴尚恐北山南有文移路傍

答魏衍黃預勉余作詩

我詩淺短子貢牆衆目俯視無留藏句中有眼黃別駕  
洗滌煩熱生清涼人言我語勝黃語扶堅夜燐齊朝光  
三年不見萬里外安得奮身置汝傍邇來諸子復秀發  
曾未幾見加端章剝欲摧藏讓頭角豈是有意羣兒傷

後山詩集卷

十

於人無怨我何憾愛者尚衆猶吾鄉平生不自解嘲誚  
禍來亦復非周防我衰氣索不自振正賴好語能恢張  
詩家小魏新有聲舊傳秀句西里黃後生學行關師友  
臨路不進空迴遑看君事業青雲上聽渠蟬螻生膏肓

老栢三首

并序

勝果院後庭有栢見之二十年矣疎瘦如故余寓  
其舍數以水溉之遂有生意

庭栢無生意摧殘二十秋稍沾杯水潤已與歲寒謀黃  
裏青青出愁邊稍稍瘳會看笙鶴下暮雀莫深投

英姿帶枯槁勁節閑和柔物理有興壞人情成去留稍  
有棲鳥集聊待晚風秋解道庭前栢何曾識趙州  
歲月那能記風霜亦飽經槁乾仍故節潤澤出新青色  
與江波共聲留靜夜聽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

魏衍見過

暑雨不作涼爽風祇自高我老亦衰疾奈此正鬱陶魏  
侯有新語高處近風騷隱几吟五字未覺歷日勞灑然  
蒲冰井起粟堅寒毛二山已在目萬象誰能逃歷險見  
絕足過口味豚膏願為夏雷鳴莫作飢鶩號

次韻螢火

年侵觀物化共被歲時催熠熠孤光動翩翩度水來稍  
能穿幔入已復受風回投卷吾衰矣微嗟子壯哉

次韻夏日江村

漏屋簷生菌臨江樹作門捲簾通燕子纖竹護雞孫向  
夕微涼進相逢故意存何當加我歲從子問乾坤

次韻觀月

風雲隨落日河漢欲回天隔巷如千里還家已再圓  
疎分細細江淨共娟娟他日吾何適聽詩說去年

次韻夏日

江上雙峯一草堂門開心靜自清涼詩書發家功  
虞鹿同羣歲月長句裝江山隨指顧舌端幽眇致  
莫欺九尺髯蒼白解醉佳人錦瑟傍

夏夜有懷

臥念張居士逃名老石根學詩端得瘦識字即空  
筍夜宜遠燈花曉更繁未須哀老子也復守丘園

送杜擇之

兩父論詩伯仲間去思今識謝家安曠懷亦苦中

歸翼仍愁行路難四壁未堪風雨夕百圍已試雪

欲逃富貴疑無地千丈竿頭試手看

楊夫人挽詞

晁无咎母

初說南奔道路長湖邊丹旆已飛揚百年積慶鍾  
十念收功到淨方絳帳未經親宋母綠衣猶記識  
欲圖不朽須詮載今代誰堪著石章

桓山

平江如抱貫秦洪雙嶺馳來欲並雄是物皆為萬  
閭棺猶有一朝窮林巒特起終有一一作汗美惡千

不空尚有風流羊叔子稍經滌洗與清風有少坡記刻石

答顏生

煩君臨問我何堪刺欲從君十日談老退不應稱敏捷  
顏蒼寧復借紅酣世間公器無多取句裏宗風却飽參  
陋巷遂孫還好學未容光祿擢東南

送劉主簿義仲

平生師友豫章公矻矻談君口不空半面相看吾已了  
連城增價子何窮三千秦牘諸儒上四百蒼寮一歲中  
二父風流皆可繼謗禪排道不須同

觸目

溪響飢魚食川明柱影斜驚禽穿密竹噪鵲立浮查谷  
暗山藏雨林喧雀啞蛇鄉間等行路何處更為家

晚望

黑雲映黃櫨更著白鳥度蟬鳴不餘力蛙腹能許怒稱  
目有佳思側徑無好步興來成獨往意得誰與賦

送高推官

先生鍾舊德大府冠羣能過手無難事逢人有異稱  
賢餘一鶚夙記解千燈看燒秦梁纔頭頭數不勝

和黃預感秋

宿雲護朝霜秋陽佐殘暑蠅凝驅復來汗下拭莫禦庭  
梧自黃隕風過成夜語幸自可憐生胡然遽如許黃生  
多新詩如盆蘭抽緒唱高難款乃雋永得吟咀意合無  
古今投暗有迎拒名成弟子韓價重先生褚向來得斯  
人孰謂予齟齬晚炊隣僧米盡拾狙公芋甘酸皆適口  
霜黃未登俎門有曲逆車謗甚北山女寧為溝中斷不  
作大倉鼠老退無好懷續明然兩炬搔首不成眠寒蟲  
促機杼

和顏生同遊南山

竹杖芒鞋取次行琳琅觸目路人驚當年此日仍為客  
病目今來喜再明筋力尚堪供是事登臨那得總無情  
已知名世徒為爾可復緣渠太瘦生

僧慧僧和同往南山

驢騾同羣鴻鴈行登臨端為作重陽南堂二謝風流絕  
淮擬歸來古錦囊

栢

用直寧論世名成不待官低枝緣我有偃蓋到誰看秀



色有新故英姿無暑寒要為千歲計豈慮萬牛難

謝端硯

王家舊物羣偷後石出鑿溪百丈深揮翰吾非玉堂手  
斷金君有古人心

捕狼

一狼將四子二嶺走千羊竟得無前敵時乖闕後防寧  
知射生手已發弩機張會使烏鵲飽空令豺虎傷

和魏衍元夜同登黃樓

車馬競清夜人物秀三楚登臨得免俗茲樓豈時親同

後出詩集卷

五

來兩稚子冠者亦四五落落俱可人頗亦厭歌鼓山月  
出未高潛鱗動寒渚檣燈接稀星奪目疑不與魏侯轉  
物手百好趨就叙得句未肯吐秀氣出斜字水淨納行  
影山空答修語夜氣稍侵肌鳥駭去其侶清遊豈有極  
喜事戒多取投靜未免喧於今豈非古永懷寂寞人南  
北忘在所橫嶺限魚鳥作書欲誰與情生文自哀意動  
足復佇憑檻共一默望舒已侵午

和元夜

笳鼓喧燈市車輿避火城彭黃爭地勝彭黃爭地勝汴泗泊

人清一作清梅柳春猶淺闔山月正一作自明賦詩隨落筆  
端復可憐生

和魏衍同遊阻風

舊說東風末世情不應作意斷人行絕須一怒催新句  
更更多憂促短生勝日著忙端取怪妙年得此未須驚  
懸知出處非吾事已復星河爛熳晴

和魏衍同登快哉亭

經時不出此同臨小徑新摧舊草侵欲傍江山看日落  
不堪花鳥已春深來牛去馬中年眼朗月清風萬里心

後出詩集卷

末

故著連峰當極目回看幽徑遠雙林

登快哉亭

城與清江曲泉流亂石間夕陽初隱地暮靄已依山度  
鳥欲何向奔雲亦自閒登臨興不盡稚子故須還

招黃魏二生

出門不雨即遇風閉門值睡極力攻似聞湯鼎作吟聲  
已賀勝敵收全功却思二子共一笑撥棄舊語無新工  
卒行好步不雨得能致公等我何窮魏詩黃筆今未有  
顧我獨得神所鍾徑須相就踏泥濘已辨煮餅澆油葱

後山居士詩集卷三

後山詩集卷三

七

後山居士詩集卷四

春夜

宿鳥一枝足爭林終日鳴庭花當戶發江月向人明鳥  
度清溪影風回晚市聲夢中無好語池草為誰生

和三日

苦遭年少強追陪病眼看花更覆杯夾岸萬人傾國出  
清江一注兩山開遊人欲盡驚鷗下晚日猶須惡雨催  
更恐明年有離別折花臨水共徘徊

登燕子樓

後山詩集卷四

綠暗連村柳紅明委地花畫梁初著燕廢沼已鳴蛙鷓  
沒輕春水舟橫著淺沙相逢千歲語猶說一枝花

和魏衍三日二首

林花女頰紅春水瓜頭綠步蹇我三休來同君一足苦  
嗟所歷小不盡千里目暮景向昏鴉歸途取修竹  
堤沙泥盡未及塵江波不動風生紋虎頭魚尾不知數  
朱旗一點來奔雲春容已老有餘態被禪雖古無前聞  
踏青摸石修祕祝落日帶雨催行人聽詩對月雨不厭  
頗覺過目徒紛紛君不見天寶杜陵翁屈宋才堪作近

隣

答魏衍惠朱櫻

開門先得故人書，稍喜提攜起覆盂。得句有誰知我在，  
嘗新此日賴吾徒。傾簾的皪沾朝露，出袖熒煌得寶珠。  
會薦瑛盤驚一座，覓腸藜口未忘圖。

和魏衍聞鶯

春力著人朝睡重，葉底黃鸝鳴自送。綠幕朱欄日親明，  
回廊側戶風簾動。昨夜春回到寒谷，好鳥飛來把修竹。  
整翰厲嘴初一鳴，已落君詩界妙獨。退紅著綠春事殘，

後山詩集卷

十

後時獨立如何言，側聽不盡已飛去。懷抱此時誰與論，

和黃生春盡遊南山

遂勝缺勇功，餞春無少色。出門欲何向，坂丸隨所擊。百  
年餘幾何，十步復一息。同來二三子，楚楚頗修飾。行前  
強老夫，徑捷疲峻陟。山門開煙蘿，禪房閉岑寂。口燥沾  
茗椀，久厄此焉德。遂日下西山，草路荒不識。回溪轉鉤  
曲，門徑入繩直。故人喜領客，內愧積腸臆。所來為親舊，  
掃除稱寥閒。疾風無末勢，過雨有餘瀝。高花初欲然，平  
荷已如拭。因君感衰盛，醜好移頃刻。交新厭區區，話舊

聽歷歷談間十一四座已傾側，茅屋漏風霜山田帶。

沙礫尚能哀此老，舉手觸四塞。君如澗底松，挺拔出天

壁。學詩有新功，黃魏共推激。生與魏衍黃預遊

棟花

密葉已成蔭，高花初著枝。幽香不自好，寒艷未多知。會  
見垂金彈，聊容折紫綫。粉身非所恨，猶復得聞思。

和黃充實榴花

春去花隨盡，紅榴暖欲然。後時何所恨，處獨不祈憐。葉  
葉自相偶，重重久更鮮。流珠沾暑雨，改色淡朝煙。著子

後山詩集卷

十

專寒酒移根，擅化權媿非。無價手刻畫，竟難傳。

和黃預久雨

甲子仍逢夏，連朝雨腳垂。黑雲玄甲駐，鐵騎冷官馳。映  
日還蒙霧，懸麻却散絲。頽牆通犬豕，破柱出蛟螭。野潤  
風光秀，涼生枕席宜。撥雲開日月，噴水出虹霓。貧可留  
須捷思，當記庾亮蒼頭行。冒雨赤腳出，衝泥許好聲。生  
吻書工手著，胠衰年得佳句。懷抱頓能移。

和黃預病起

似聞藥病已投機，牛關蛇妖頓覺非。李賀固知當得疾，

沈侯可更不勝衣驚逢白璧山千仞會見黃金帶十圍  
只信詩書端作祟孰知糠粃亦能肥

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四首

龍蛇起伏筆無前江漢淵回語更妍好事元須一賞足  
藏家不必萬人傳

此詩此字有誰知畫省郎官自崛奇罪大從來身萬里  
政成今有一作見麥三岐

四海聲名何水曹新詩舊德自相高一官早要稱三字

二鬢何須一作教著兩毛

後集卷五

中

當年關里與論詩晚歲河山斷夢思妙手不為平世用  
高懷猶有故人知

和黃預感懷

壁立無堪佐子貧謾修簡牒効殷勤起臨明鏡看生意  
臥向晴簷共白雲逸氣不應供潦倒劇談脫或致紛紜  
但令蘇晉禪妨醉不患何山病破軍

陳留市隱者

陳留市有工力隨其所得為一日費父子日飲於  
市醉負以歸行歌道上女子抵手為節有問之者

不對而去江季恭以為達為作傳請予賦之

陳留人物後疑有隱屠耕斯人豈其徒滿腹一杯羹  
娉小家子與翁同醉醒薄暮行且歌問之諱姓名子豈  
達者歟楊竹聊一鳴老生何所因稍稍聲過情閉門十  
日雨陰作飢蒿聲詩書工發家刀簡得養生飛走不同  
穴孔突不暇黔一作聖有不讓

寄泰州曾侍郎

八年門第故違離千里河山費夢思淮海風濤一作具  
有道麒麟圖畫豈無時今朝有客傳河尹是處逢人說

後集卷五

五

項斯三徑未成心已具世間惟有白鷗知

答顏生見寄

闕然車馬不開音行路艱危已備更問舍求田真得計  
臨流據石有餘清江山滿目開新業韋杜諸人得細評  
閒處著身容我老忙中見寄識君情

和黃預七夕

盈盈一水不斯須經歲相過自作疎坐待翔禽報佳會  
徑須飛雨洗香車超騰水部陳篇上收拾愚溪作賦餘  
信有神仙足官府我寧辛苦守殘書

贈鄭戶部

十載歸來遼海東江山如舊里間空時平未覺身雖過  
學膽依然說不窮著繡畫行具細事下車罄折得深衷  
聖朝未有徐州相刺作功名跡數公世稱青州王則自  
州李相而吾州自  
開國至今才有劉  
季二公為執政爾

九日不出魏行見過

九日登臨迫閉藏老懷無限自淒涼山頭落帽風流絕  
壁面稱詩語笑香南山有二  
謝詩石衝雨肯來尋此老佛牀聊  
待契黃梁獨無旨酒為君壽正使秋花未肯黃是日  
無菊

後集卷六

六

送魏行移沛

積雨新行路重江未安流胡為冒艱險迫此帛米謀歲  
晏風作橫未寬為子憂卒然託異縣所得如所求主人  
如古人待士禮亦優人情樂新知豈不懷舊丘我貧無  
四壁愛爾胡能留子也尚不容吾代諸公羞勿云百里  
遠已作千山愁人子捨我去誰復從我遊諸石吾未識  
因子卜可不能此已可尚終焉致綢繆

送河間令曹南

今日中牟令當年太守孫獨能憐此老肯避席為門寒

日風濤壯邊城薄領繁平生子曾子白首得重論

次韻何子溫祈晴二首

夜半風回雨腳收萬家和氣與雲遊蕭條寒巷荒三徑  
突兀晴空聳二樓勝日登臨輕一醉下鄉卧墊肯同憂  
江空峽響魚龍冷盡放青青極目秋  
九虎當關信不傳燒煙才上已回天驅除霧雨還朝日  
畜縮波濤復二川奪目光華開秀句堆場蒙結驗豐年  
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費將軍九萬錢

寄潭州張芸叟二首

後集卷七

七

湖嶺一都會西南更上游秋盤堆鴨腳春味薦貓頭宣  
室來何處一作暮燕池得借留款知為郡樂莫作越鄉憂  
去國如前日為邦得舊游霜柑先落手春鴈幾回頭只  
道風沙惡寧知賈宋留賦詩真有助吊古不同憂

送曹秀才

甲第衣冠後東遷歲月侵情親期一諾急病關千金款  
並還家樂無忘在苦心時能記衰病聲迹到雲林

送王元均貶衡州兼寄元龍二首

先生英蔭氣區中命與仇謀得老窮又見長身有家法



可辭短簿怒吾公石頭路滑行能速宣室歸來語未終  
宛洛風塵莫回首直須留眼送歸鴻

先生秀句滿江東二子緣渠再得窮詩禮向來堪發冢  
孫劉能使不爲公炎方瘴癘避軒路故國山河開始終  
傳語元龍要相識江湖春動有來鴻元龍亦金陵

杜侍郎挽詞三首

美政真吾母名家更杜陵于張從昔少魯衛至今稱絲  
竹中年好詞華夙世能周南棠棣傳平世幾人登  
驥驥方懷遠松筠忽有秋雍容名士數終始法家流凜

後山詩集卷四

八

凜驚千載堂堂閔一丘能令羊季子不肯過西州  
身去風流在人難玉石分平生才一具治行已多聞更  
覺知音少還修地下文他年九原淚仍是兩馮君

黃預挽詞四首

敏慧仍江夏風流更妙年貧焚酒家券病得里胥錢精  
爽來鷹隼清明瀉淵渥無兒傳素業有淚徹黃泉  
骨秀神仙數詩清雅頌才識高懸日月韵勝絕塵埃去  
就堪同事摧殘盡一哀了知天上去不似世間來  
志大期千里身宜置一丘英詞真蓋世與氣已橫秋地

要黃金骨天成白玉樓平生斲泥手斤斧恐長休  
玉筋凝潮後絲桐藝業餘迷途憎早悟曠度得中疎子  
逝今何遽吾生孰與居豈無文士傳未有茂陵書

秋懷四首

積雨不受暑既晴還得秋未免困河魚寧如喘吳牛風  
梧有先聲巢燕無後留人生行樂爾一經今白頭  
小雨斷復續回斜落晚風寒心生蟋蟀秋色傍梧桐草  
與遙山碧花欺晚照紅口須談世事目已失飛鴻  
山斷開平野河回殺急流登臨須向夕風雨更宜秋急

後山詩集卷四

九

急後飛鴈翩翩不下鷗晚舟猶小待暮雀已深投  
黎埒當千戶魚防擁萬頭寧須一網盡不爲百人留密  
雨點急水驚風聲繁舟百年供轉徙因病得夷猶

送法寶禪師

平生夫鐵腳道僧喧宇宙望禮東南雲吾今獨何後晚  
始識其子瑤林一枝秀初聞飲光笑復作空生瘦今年  
退後禪袖不肯又具成菩薩魔未免化城咎白月照  
清光大鐘得辭扣知止一何勇隨緣豈無復曾臺兩禪  
子三請斯一觀翩然挈餅盂百里往相就古寺風雨餘

觸目初邂逅夙昔有淨緣歎然宛如舊教我早自異業  
成誰得救世教已備嘗躊躇復何候鑽火勿停手時來  
自渠透般若勤禮白足吾爲太山溜

贈趙奉議

爲患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爲資平  
生師友間四海參寥師一窮無四壁百代有千詩再逢  
越淮江二年魯中歸初無贊公色不異淨名衣才如得  
風鶴已復觸藩抵路貧誰肯憐語妙若所知我往立談  
間歎若白受繼乃知仁者聽不待辛苦詞趙侯名教上

後山詩集卷一

十

勁氣噴長霓論吐天下公而合吾所私明窗弄文墨妍  
語含英姿要與識者論且避羣兒疑舊好無新功終年  
此交綏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

元日雪二首

半夜風如許平明雪浩然簾疎穿瑣細竹壓更嬋娟若  
兔走留跡飢鳥鳴乞憐遙折炎海上還復得新年

度臘闌開三白開止還積陰炊煙茅舍深噪雀落枝  
深短疑千方誤中年萬里心成書著巖穴或有後人尋

次韵黃生

八竹投窗夜月聲似違殘臘作初正三更爽氣侵危坐  
萬里回風逼發生呵筆小啞擦我老閉門高臥見君情  
只今剩作驚人句頗覺吟咀意未平

答黃生

冰泥斷道雪塞門遠坊累日無行人臥聞喧呼誰叫開  
稚子往問鹿駭奔黃生學詩用力新急手疾口如翻盆  
衝風踏凍送七言要令寒屋回春溫是時積陰又黃昏  
叫開索火驚四隣邇來結字穩且勻豈不見我寒窗君  
嗟吾老矣心尚存後來得子空馬羣徑須赤手縛麒麟

後山詩集卷一

十一

四大海水一口吞丈夫意氣抗浮雲道逢其人兩手分  
妬婦拊膺王右軍

雪後

送往開新雪又晴故留臘白待春青稍回杉色伸梅態  
併得朝看與夜聽已覺庭泥生鳥跡遽修田事戴朝星  
暮年功力歸持律不是騷人故獨醒

送張新縣

接祿才餘歲爲邦近故園案圖三萬戶鎮靜五千言  
盡春泥滑風生沙水昏猶須放琴客坐席稍能溫

送何子溫移亳州三首

治出龍城守名高水部郎清明人共識風味獨難忘  
立秦書瘦鬢粘檜蜜香烹鮮師老耳曳尾肯蒙莊

青衿曾誦賦皓首始登門意得寧論晚心交不待言  
向來期北上可復改南轅

常請吳越而得老

畫地教佳政叢談何處邨

處邨

復作中年別仍懷後日憂關山遮極目汴泗只東流  
政好遭頻借詩清得暗投會看霞壽杖扶出富民侯

送詹司業

後山詩集卷四

圭

學舍論交二十年白頭相對固依然才難孰爲吾君惜  
果滿寧容我輩先熟路長驅聊緩步百全一發不虛弦  
故懷未盡還成別飽慣人間不更憐

西郊二首

紅綠相催春事闌可能無意待人看不因送客那能出  
衰疾經年一據鞍

攢着斂目抵風沙暗度城西十里花歷肆側聽長短句  
綠溪斜著兩三家

寄亳州何郎中二首

西南日下共浮雲人事離羣喜勸分已度城陰先得句

不應從俗未忘葦松篁有節元宜晚桃李無蹊只自薰

欲入帝城須帝力且尋詩社著詩勳

西原追送未成旬赫赫傳聲已迫人剩欲鈔詩寄來使

尚能拂席致嘉賓孰知簡易歸劉向誰使循良作寇恂

他日入東粵一壑少留餘地許爲隣

寄谷泰州曾侍郎

千里馳詩慰別離詩來吟咏轉悲思靜中取適庸非計  
林下相從會有時生理只今那得說交情從昔見於斯

後山詩集卷四

圭

含毫欲下還休去懷抱何由得細知

送提刑李學士移使東路

襟抱從前相向開唱酬於此未多陪身更寵辱談彌勝  
路別東西意自哀隱几忘言終不近白頭青簡兩相催

孰知衰老難爲別聲問應須續續來

和鄭戶部寶集文室二首

遠遊遊則遠安心已安茅茨更何事一坐五年寬  
來問法要示以無所還勿云空生默聽者不勝言

貴有空王章貧無置錫地衝風窗自語浣壁蟲成字向

隅有知音闔門接強對只道庭前栢西來本無意

隱者郊居

高齋繚繞度雙溝老氣軒昂蓋九州不爲江山開悵快  
正緣風味得淹留招攜好客供談笑拆補新詩擬獻酬  
小摘自鋤稀菜甲旁觀虛作不堪憂

覽勝亭

新岸通橫水吹花滿繫船中年擅幽獨輟食買林泉草  
木真成主江山故作妍升沉有流轉且復賦歸田

何太冲大中作挽詞二首

後山詩集卷五

五

課最三川守名成萬石君平生欠一識聲烈即多聞  
率真歸處琴堂只斷雲傷心今夜月忍便到初墳  
哀挽諸儒競豐碑故吏繁素車紛雨泣丹旌與風翻幾  
地留遺愛他年作九原涕洟者舊盡不獨爲鄉園

送大兄兼寄趙團練

貧有分離苦官無早晚宜又爲千里別未覺十年遲日  
與江山遠風連草木悲平生劉子政見可共論詩

寄襄州程大夫

中年爲吏晚專城不獨身榮府亦榮江漢風流見羊杜

相門經術有韋平十年一別音書絕萬里相看骨肉情  
今代龐公入城府定將懸榻與逢迎

送檢法趙奉議

三歲公門不屢過作賤時得問如何及茲去去翻爲恨  
向使常常肯爲多勇銳閉房猶著酒切深疾惡反傷和  
贈言竊取仁人號善聽君居長者科

送建州鄭戶部

清江畫舸照新晴鼓喧喧聒耳鳴昔日布衣今著綳  
他年鶴化只空城還朝不待三年最得郡何妨萬里行

後山詩集卷五

五

歲祿二千親八十世間誰有此時榮

送張秀才

學又三年積功收一日長擅場推老手附尾得諸郎度  
鳥界晴碧過雲回夕黃孰知詩有驗莫愠路無糧

後山居士詩集卷四

後山居士詩集卷五

晁无咎畫山水扇

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  
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  
朽老詩作妙險絕天與力  
君不見杜陵老翁語湘娥  
增悲真宰泣

奉陪趙大夫遊桓山

後水喧江落渾黃晚雲障  
日作微涼笙歌聲裏旌旗動  
羅綺叢中語笑香勸相秋  
郊開稔熟摩挲苔壁帶荒亡  
風流一代今山簡有底樽前著葛強

寄曹州晁大夫

東方千騎貴當年白駮居頭也  
自賢肯費精神修客主  
稍回功譽入章篇虛名不救飢腸厄  
晚歲仍遭末疾纏  
死去不為天下惜鏡中當有故人憐

送馮翊宋令

三楚風流信有人先聲今已徹  
咸秦寧為鷄口官無小  
欲試牛刀久要新細肋臥沙勤  
下筇長芒刺眼莫沾唇  
山西豪傑知吾老為說猶堪舉萬鈞

嗟哉行

張生服石為石奴下潦上乾如渴鳥  
一朝償蹶須人扶  
伏毒未動風出虛此生所得與昔殊  
韓子作志還自屠  
白筴未竟人復吁以身濟欲未必愚  
欲久而速反所番  
嗟哉偉然二大夫

夜絕句三首

過雨作秋清歸雲放月明  
入簾搖竹影塞耳落洪聲  
老樹仍孤秀秋蟾只獨明  
何須夜來雨却聽枕前聲  
短短長長柳三三五五星  
斷雲當極目不盡遠峯青

送孝忠落解南歸

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妍  
短髮我今能種種  
曉粧他日看娟娟千金敝帚寧論價  
萬戶封侯信有年  
清白傳家有如此歸途囊盡不留錢

寄單州張朝請

平生天上張公子尚記門間半面人  
聲烈與風來不盡  
音書無使去難頻一言悟主心猶壯  
百巧成窮疑自新  
聞說監河收貸粟定傾東海活窮鱗

謝憲臺趙史惠米

平生忍欲今忍貧開口逢人不少陳  
俸薄身清趙都史



也能作意向詩人

和趙大夫鹿鳴宴集

趙侯詩律近風騷雅意推賢答聖朝鴻鴈著行過渭水  
鳳凰覽德下虞韶三千著籍今為盛九萬論程不作遙  
不讀世書談世事臥看君自致青霄

和朱智叔鹿鳴席上

三楚風流秀士林英詞從昔勦修門充庭初識蒼龍磯  
賜醴行霑白獸樽已上為書輕一鶚更憑詩力化羣鯢  
十年遼鶴空城郭誰見朱公有異孫漢大司馬朱  
浮肅人也

後詩集卷三

三

酬智叔見寄

老去斯文不更論却因夫子話師門清談不待傾三語  
勝日何知共一樽遂北我方填坎井圖南誰得料鵬鯢  
過逢為說侯芭在臥揖生衣懶有孫

再酬

鄉里衣冠不絕人近天尺五只清門論文正可簪雙筆  
澆舌行看賜上樽瓊玖每蒙先木李蠅鳩方共笑飛鯢  
固知賢傑當傳世下里朱陳亦有孫

敬酬智叔三賜之辱兼戲揚理曹二首

龍爭虎據竟成塵只有青樓與白門青樓燕今宰才高  
子樓也  
先得句使君情重數開樽江山故國難留鶴科斗荒池  
可著鯢直使領黃渾作白未應投鑊媿諸孫智叔有數  
白髮詩  
險韵瘦詞費討論具持布鼓過雷門更看九日臺頭句  
未用三人月下樽鏡裏黃花明白疑海邊赤腳踏長鯢  
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

酬智叔見戲二首

百念皆空習尚存稍修香火踏空門槌腰摩腹非春事  
割愛投閒覆上樽白髮情多猶可染來詩有白  
髮之歎驂鸞典

後詩集卷四

四

盡却乘鯢上界紛紛足官府也容河鼓過天孫  
雨花風葉未宜春私柳官渠白下門每度清溪嘲白髮  
時容使席近芳樽雄蜂雌蝶元非偶野馬遊塵不佐鯢  
若許成功當封賞事具李待  
制席上篇請看子子與孫孫

送智叔令咸平

二謝將能事重陽只故臺固須銜節去便恐帶秋回敏  
捷才無盡鋪張意有開猶須記衰疾書與鴈同來

九月九日夜雨留智叔

騎臺九日登臨處只有歸人醉扶路千年二謝孰可代

我每苦留君只去花粗且一作爲前人惜曲誤不解承  
卿怒只消著帽受西風不待風流到新句

九月九日與智叔鵬堂宴集夜歸

鵬堂從昔有惡客酒盡不去仍復索欲留歌舞盡客意  
風雨和更作三厄佳辰難得客更難我窮無酒爲君歡  
只欲泥行過白下萬一簾疎見一斑

城南夜歸寄趙大夫

書生作意一斑足杜陵據鞍兩眼寒風雨喚人歸去好  
免教街吏報平安

後集卷五

五

席上勸客酒

稍開襟抱使心寬大放酒腸須盡乾珠簾十里城南道  
肯作當年小杜看

戲寇君二首

老杜秋來眼更寒寒驢無復逐金鞍南鄰却有新歌舞  
借與詩人一面看  
南鄰歌舞隔牆聽想對朝窗暈倒青莫望喚人看嬾嬾  
只憑幽夢寄丁寧

絕句四首

秋牀歸臥不緣愁病與衰謀作老仇數樹直青能爾瘦  
一軒殘照爲誰留

芒鞋竹杖最關身散髮披衣不待人三兩作鄰堪共話  
五千插架未爲貧

昏昏嗜睡元非病續續題詩不奈閒作意買山還得笑  
多方拔白却成斑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  
好懷百歲幾回開

騎驢二首

後集卷五

六

復作騎驢不踣驢此生斷酒未須扶獨無錦里驚人句  
也得梁園畫作圖

衡籬突市不遑巡掠面驚風撲眼塵出手推敲寧避尹  
題門吟咏不逢人

壽安縣君挽詞

兩大推平日三從播後聲憂勤登上壽簫鼓閉佳城總  
布千人從松楸十里行哀榮動鄉里點筆競諸生

寄曹州晁大夫

隋絮隨風化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

困倚欄干一欠伸

寄題披雲樓

使君高會答清秋  
增飾披雲作勝遊  
九日再逢堪一笑  
終朝百過更深憂  
落霞孤鶩知才盡  
疎雨微雲怯語道  
賓主縱賢終少在  
只今未可壓黃樓

絕句

木搖電繞雷取龍  
伏蛙號蚓海一作濤  
空黑雲黃槐度  
白鳥映日急雨回斜風

寄黃克

後詩集卷五

七

俗子推不去  
可人費招呼  
世事每如此  
我生亦何娛  
黃生後來秀  
純茂靜者徒  
不見動經月  
來亦不須更  
人事已好乖  
可復自作疎  
子雖向人懶  
勝處不可孤  
追此田事休  
仍當秋雨餘  
深知阻泥濘  
步履意何如

寄張大夫

只應青眼老尚記  
白頭翁一別今何向  
三年信不通不  
應書字倦未有  
北來鴻肯作彭城守  
何時馬首東

懷遠

海外三年謫  
天南萬里行  
生前只為累  
身後更須名  
未

有平安報空懷故舊情  
斯人有如此無復涕縱橫

答田生

酒亦有何好人  
今未肯忘苟無愁可解  
何必醉為鄉  
勝欲論奇字  
終能諱秘方  
直饒肌骨秀  
正要畫眉長

早起

隣鷄接響作三鳴  
殘點連聲殺五更  
寒氣挾霜侵敗絮  
賓鴻將子度微明  
有家無食違高枕  
百巧千窮只短檠  
翰墨日疎身日遠  
世間安得尚虛名

和黃克小雪

後詩集卷五

八

度臘侵春亦未遲  
紛紛款款意猶微  
沾衣帶潤元無見  
著物還消不待晞  
臘欲打窗連夜聽  
未須迷鴈斷行飛  
老來才盡無新語  
只欲煩君急手揮

寄張學士

并序

湖海三年別  
譙徐一日間  
經時猶未見  
凡事信多艱  
理極那須說  
情生不自還  
從來關聲問  
相見若為顏

謝趙使君送烏薪

欲落未落雪  
近人將盡不盡冬  
壓春風枝冰瓦有去鳥  
遠坊窮巷無來人  
忽聞叩門聲  
遽速驚鷄透籬天  
升屋

使君傳教賜薪炭妓圍那解思寒谷老身曲直不足言  
冷窗凍壁作春溫定知和氣家家到不獨先生雪塞門  
雪中寄親行

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融泥還結凍落木復沾叢意  
在千山表情生一念中遙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

送澶州錄曹宋參軍

宦遊男子爭訪別故人情能於今少春風及此行英  
雄餘戰伐杆獄寄康平未肯輕衰疾人來關寄聲

和范教授同遊桓山

後詩書卷五

九

送客尋山已自仙行談坐笑復忘年平郊走馬斜陽裏  
破屋傳杯積水邊洗壁留名題歲月一作題名登高著  
句記山川風流幕下諸公子縮手嗟邊更覺賢

早春

度臘不成雪迎年遽得春冰開還舊綠魚喜躍修鱗柳  
及年年發愁隨日日新老懷吾自異不是故違人

徐仙書

并引

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西里王氏詩作謝體  
書效黃魯直妍妙可喜敬作三絕句

蓮壺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腳  
信知人厄匪天窮

詩成已作客兒語筆下還爲魯直書豈是神仙未賢聖  
不隨時事向人疎

金華牧羊小家子西真擯桃何代兒詩著海山書落爪  
向來何免世人疑

寄關咸平朱宣德

曾叔

冥冥趙世網蔚蔚秀儒林他日孰一作看面今詩初得  
心白頭無故意異代有同音短綆徒施巧終然莫汲深

後詩書卷五

十

咸平讀書堂

爲朱智叔作

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嘖嘖一  
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閉閣盡看嫵隔屋聞歌呼奉公  
用漢律寧復要詩書俯首出跨下枉此七尺軀今代陶  
朱公不作大梁屠計然特未用意得輕全吳爲邦得嚴  
縣政密自計疎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簿領外  
築室課典護平生五千卷還舍不問塗近事更漢唐稍  
以詩自娛復作無事飲醉臥擁青奴桃李春事繁軒窗  
畫景舒鳴屋鳩渴雨窺簾燕哺雛休吏散篇帙風簾獻

笙竽聽然一欲哉斯民免為魚

絕句二首

里中饒杏符嘗新馬上逢花始見春  
勤苦著書如此吏世間枉是最閒人

密密丹房疊疊花一枝臨路為人斜  
丁寧語鳥傳春意白下門東第幾家

春懷示隣里

新塙著雨蝸成宇老屋無僧燕作家  
刺欲出門追語笑却嫌歸騎著塵沙  
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窠趁兩衙

後集卷五

七

屢失南鄰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

歸鴈二首

孤矢千夫志滿湘萬里秋寧為寶箏柱  
肯作置書郵遠道勤相喚羈懷誤作愁  
聊寬稻梁急寧復網羅憂

作計胸懷早為生去住頻固違陰積實  
不盡洞庭春巧作斜行字催歸去國人  
知時如有信決起亦相親

和寇十一晚登白門

重門傑觀屹相望表裏山河自一方  
小市張燈歸處動輕衫當戶晚風長  
孤臣白首逢新政遊子青春見故鄉

富貴本非吾輩事江湖安得便相忘

謝寇十一惠端硯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贅  
書生活計亦酸寒新磚半瓦寧求備  
端溪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  
玉骨石為容河江屈流雲作使滑如女  
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散花  
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沒人投深索  
千丈探領適遭龍伯睡輓輓挽出萬人負  
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樣供翰墨下  
髀包藏百金貴北行萬里更衆目寇卿  
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卿之孫

後集卷五

七

豐悴相從不為異似憐陶氏磨竈煤輟  
贈不減前人志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  
客偷天破碎龜玉韞匱與無同錦衾還  
客棄佳惠衆所欲得常有緣天獨於予  
可無意敢書細字注魚蠹要傳華嚴八  
千偈

再和寇十一二首

南山樓觀插穹蒼林杪青燈出上方  
形勝自如諸老逝功名隨盡二流長  
馬游從昔哀吾老王粲當年賦異鄉  
少日幻心今淨盡多生綺語未全忘

與世相違孰自量資身無策謾多方  
逢場作戲真呈拙



誤筆成蠅豈所長名字不歸青史筆形容終老白雲鄉  
何須五斗輕千里賴有斯人夫肯忘

與寇趙約丁塘看花寇以疾不赴有詩次其韵  
早年學苦斷過從晚歲逢春意未窮欲共元劉爭著語  
不堪姚魏已隨風坐無上客席虛左贈有英詞囊不空  
障日長須釣竿手歸來無計駐青驄

和寇十一同遊城南阻雨還登寺山

雨阻遊南步泥留迤北情稍看飛霧新復作遠山橫野  
潤膏新澤樓明納晚晴歸宜有佳思紗帽壓香英

後集卷五

五

三月二十二日榴花盛開戲作絕句

五月榴花忽見春白頭喜過一番新可能略不解春意  
只有尋枝摘葉人

和寇十一雨後登樓

秀嶺歸雲裏華譙夕照中登臨初不數吟笑近多同夢  
秀知春力人和驗歲豐預爲消暑約一快楚臺風

答寇十一惠朱櫻

故人憐一老輟食寄三山厚味非貧具先嘗愧客閒甘  
酸俱可口衰白不宜顏妙句那能繼情深未覺慙

雙櫻絕句

並蒂隨宜好連心稱意紅只堪驚老眼持此與誰同

謝趙生惠芍藥二絕句

郁郁芬芬十里蒸紅紅白白數枝春要將結習惱鶯子  
送與毗耶彼上人

從微至老走風塵喜見鄉園第四春獨舞東風醉西子  
政緣無語却宜人

九十風光次第分天憐獨得殿殘春一枝賸欲簪雙鬢  
未有人間第一人

後集卷五

五

寄鄰絕句

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踟躕可能炙背春風裏  
臥把青銅摘領鬚

寄寇十一

鄰里相望信不通時因得句寄匆匆畫樓著燕春風裏  
楊柳藏鴉白下東度日守窗驚節換經旬無使覺門空  
錦囊佳麗鄰徐庾勝欲同君賦惱公

和酬魏衍

闕然聲問略相同百里之間一水通春興名多高紙價

離懷一一逐歸鴻不憂寒餓成吾老稍喜朝廷託此公  
夢每見君心已了不因新句覺情東

觸目絕句

果下翩翩跨紫駟踏花濺水見風流可無雙壁千金聚  
付與狂兒取次遊

元符三年七月蒙恩復除棣學喜而成詩

老作諸侯客貧爲一飽謀折腰具耐辱捧檄敢輕投早  
作千年調中懷萬斛愁暮年隨手盡心事許溟鷗

送姚先生歸宜山三絕

後山詩集卷五

五

鄭公龍變不容親猶有先生不絕塵鄭乃姚之師然定亦不復見也

力不爲生死動始知天地有閒人

老逢熙運乞前官病遇先生得內丹一飽有期吾事了

千年不死後人行

字定心清面發丹下牀投杖覺輕安此身已許壺丘子

他日爭尋靖長官

上趙使君

老氣崢嶸益九州治聲騰湧逐雙流向來置醴蒙殊遇  
此日彈冠媿少留千里山連環故國中秋月好傍黃樓

不應爲米輕鄉里定復還從馬少游

送鄭祠部

持節還家未白頭有親八十更何求又隨急詔朝天去  
不爲寒鄉盡歲留四著儒冠甘送老數經奇運得銷憂  
擬登碣石臨朝日浩蕩滄溟沒白鷗

後山居士詩集卷五

後山詩集卷五

五

後山居士詩集卷六

和寇十一同登寺山

度暑無好懷憑危略幽致衣冠蔚如林從我才一二茲  
山昔深登歲月誰得記尚有勝流不與金石悴孰知  
千載後我與子復至煙昏倏見燈洪發疑無地領略章  
句手割據英雄志興壞容一瞬今昔當興囀圍山缺西  
北披目不可制歸懷納清境夜榻成良寐零落壁間詩  
豈特彼所愧會從南過鴈不問西來意

謝孫奉職惠胡德墨

後山詩集卷六

奚李風流盡法傳諸外孫常山陳騰子懷抱自高操孰  
云勝潘翁惟翁山公言四海未盡識一變歸九原胡郎  
少年子外家典刑存一點落髭漆重價壓璵璠孫侯磊  
落人情義久燕惇解囊贈玄圭孰知師白猿我資不解  
書下筆輒自暖良寶不受辱隱默面稱冤

登寺山

晴山堪著眼別意不勝成一作秋小作三年別聊為五斗  
謀要須乘下澤不待到壺頭預恐登臨處思為小游

答寄魏衍

往昔敦朋好猶能作報書老衰渾得懶疎密略相如名  
蹟網中蝶身隨冰下魚填門車馬客左席為君虛

拱翠堂

蕭邑富人實教禮即泉山作此堂規制宏麗先告作記

千山茅竹蔽幽奇一日堂成四海知便有文公來作記  
尚須我輩與題詩至人但有經行處寶蓋仍存朽老枝  
能事向來非促迫經年安得便嫌遲

贈田從先

衣冠魯國動成羣憂患相從只有君落筆如流寧蹈襲  
行前應敵却紛紛姦媿非伏老成和伯喜有侯芭守子雲

後山詩集卷六

二

意氣有餘功用少相望千里定能勤

別鄉舊

數有中年別寬為滿歲期得無魚口厄聊復鴈門騎齒  
脫心猶壯秋清意自悲平生郡文學鄧禹得三焉

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

登高能賦屬吾儕不用傳杯擊鉢催九日風光堪落帽  
中年懷抱更登臺江山信美因人勝黃菊逢辰滿意開  
二謝風流今復見千年留句待君來

與魏衍寇國寶田從先二侄分韻得坐字

老當誤恩受吊不受賀欲還尚遲回積閒習成情向  
來二三子相與守寒餓一日不可無三歲安得過是時  
秋高夜永月初破漏鼓已再更坐者餘幾箇酒薄多  
可強談勝堅莫挫簪昏讀字細林缺瞻星大吳吟未至  
惛楚語不假些懷遠已屢歎論昔先急唾身世喜相違  
其成蟻旋磨平生陳孟公歲晚不驚坐

和黃生出遊三絕句

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已著連峰妨目極  
不應疾雨使心休

後山詩集卷三

諸兒聯壁萬人看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

此生寧復要長閒

賸欲登臨強作歡衣冠未動意先關從今泉石非吾事  
只借君詩細細看

盤馬山

山面數丈無草木相傳漢祖盤馬於此

耕桑戰伐飽曾經廟毀村荒不乞靈尚有君王盤馬跡  
至今草木不能青

爛石村

亂石何年爛干林昨夜黃曉耕來烏石夢攏縱牛羊控

老須微祿持身關寸長洗心閒吉語時事信難量

別叔父崑山丞

父子兼知已扶攜共白頭又為千里別未使寸心休鳥  
雀空庭曉風霜落木秋近親零落盡更覺別離愁

從寇生來茶庫紙絕句

南朝官紙女兒膚玉版雲英比不如乞與此翁元不稱  
他年留待大蘇書

黃樓絕句

樓上當當徹夜聲與人何事有枯榮已傳紙貴咸陽市

後山詩集卷四

更恐書留後世名

酬顏生惠茶庫紙

破卵剥膜肌理滑削玉竹版光氣熏老子尚堪哦七字  
阿買頗能書八分

黃樓

樓以風流勝情緣貴賤移屏上老畢篆市發大蘇碑更  
覺江山好難忘父老思只因千載後覽古勝當時

答黃生

時初冬尚無雪冬衣先生以背子贈之堅不受到家以朱氏所贈二疋寄之因作

書

我無置錫君立壁春忝作糜甘勝蜜綿袍不受故人意  
藥餌肯為兒輩屈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鸕鷀肉未為失  
暮年五斗得千里有媿寒簾背朝日

寒夜

閉戶風將雨通宵浪打頭若為中夜聽復作別時愁宿  
鴈鳴漁火邛春急暗投不應田二頃能使寸心休

贈周秀才二首

與君世好自比隣台古與大夫外人  
交遊君其亦也豐稔相從久更親  
急駕小舟來取別固知風味似前人

後山詩集卷五

五

早逢異人得異術窮咎休出頃刻相逢拍手問由來  
怪我今年有陰德則常謂先生命未甚合  
故有陰德之語行謹書

五子相送至湖陵

中年惠別多作別早日諱窮常得窮勿云一米四十里  
衣冠寒郭何人同周生子病輟身出劉子遠來今幾日  
石家仲叔好少年頗能厭俗從吾律魏君不獨相從早  
自君之來吾却掃歲月磨人孰能久反覆看渠難得好  
湖陵古城風日寒情義乃知生別難高懷已為故人盡  
交道應留後代看



霜葉紅於染吹花燕更馨平江行詰屈小徑夾蔥青度  
鳥開愁眼遙山入畫屏畏人惟可飲從俗却須醒

寄單州呂侍講

希哲

往時三呂共修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奔電足  
今年還直通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隨刺史車  
遣興寬爲七字語尋人聊代一行書

寄沛縣姜承議

姜乃魯之孫以補寇改官  
預作隱居自號金池居士

平生魯國老先生晚見諸郎識老成怪有武功蒙寵錫  
果緣陰德貫神明金池已作歸田計玉版方書濟物情

後山詩集卷七

百里飢寒獨頭闔忍令一物不敷榮

續闕前  
魏行

寄兗州張龍圖文潛二首

去國遭前政還家未白頭百年當晚遇一辱獨先收齒  
脫空餘舌顏衰早著秋三爲郡文學大勝鄧元侯  
勝喜開三面旋聞乞一州力難隨鳥翼行復立螭頭今  
日麒麟閣當年鸚鵡洲寄書愁不達書達得無愁

家山晚立

遠舍苔衣積倚牆梨頰紅地平宜落日野曠自多風  
跡千年後家山一顧中未休咄土偶已復逐飄蓬

寒夜

一夜風澎湃中宵月脫雲到窗資少睡遠響倦多聞星  
火遠相亂江山氣不分早雞先得便斷鴈屢鳴羣

鴈二絕句

來往遠寒暑飛鳴在稻梁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陽  
截水無留影哀空有斷羣翅開先作字行斷不成文

山口

重霧真成雨疎簾不隔風青林擁紅樹家鷺雜賓鴻漁  
屋渾環水晴湖半落東往來成一老猶在半途中

後山詩集卷八

晚泊

清切臨風倚深明隔水燈堆場穿鳥雀暗溜入溝塍年  
使扶行老船催趁渡僧茲遊恐未已著句續先曾

夜雨

十月天猶暖一作雨三更月失明溟濛才灑潤點滴不成  
聲闌戶風煙入投林鳥雀輕旅懷終易感倏起別離情

宿合清口

風葉初疑雨晴窗誤作明穿林出去鳥舉棹有來聲深  
渚魚猶得寒沙鴈自驚臥家還就道自計豈蒼生

宿泊口

弱柳經寒色懸流盡夜聲更長疑睡少霜落怯寒生急  
急占星度搖搖苦舫傾風濤兼盜賊恩重覺身輕

野望

山開兩岸柳水遠數家村地勢傾崖口風濤噴石根平  
林霜著色沙岸水留痕勝寄還鄉泣難招去國魂

宿柴城

臥埋塵葉走風煙齒豁頭童不記年起倒不供聊應俗  
高低莫可只隨緣繫繫遠鼓三行夜隱隱平湖四接天

後山詩集卷六

九

枕底波濤蓮上雨故將羈旅到愁邊

顏市阻風二首

水到西流關風從北極來聲驅峽口圻力拔嶺根摧突  
兀重重浪轟處處處雷順流看過舫更著快帆催  
萬古梁山泊今年末據船阻風兼著雪費日亦忘年世  
事元相忤衰懷忍自煎晚來聲更惡始覺畏塗邊

晚坐

柳弱留春色梅寒蘼雪花溪明數積石月過應平沙病  
減還增藥年侵却累家後歸棲未定不但只悲鶯

寒夜

留滯常思動艱虞却悔來寒燈挑不焰殘火撥成灰凍  
水滴還歇風簾掩復開孰知文有忌情至自生哀

絕句

雲海冥冥日向西春風

意猶微

衍按西風此句主  
二字未主王子成

云趙誠伯本作欲動一無端一棹歸舟疾驚起鴛鴦相  
背飛

背飛

禮武堂坐化僧

時呂希哲作單  
州守李勣單州

至人本無心起滅因衆緣化盡悲願在留形此亭頗聞

後山詩集卷六

十

名與致敬獲福皆無前千年一鉢水宿疾幾人疼驍雄  
充州軍馬步餘數千一呼可摧山四合如垂天老幼十  
八都頃刻理無全哀鳴寄香火毀燬投其磚盛怒忽驚  
奔如有所見然等觀同一子豈特此所憐我來已再見  
童稚亦處處發火觸暗室青燈已娟妍始讀壁間碑妙  
力隱不傳頗恨語未工安得筆如椽歸路雲月黑滿波  
隔長川溪翁停舟待相喚聲相連解纜風拍岸中流水  
入船欹側腳不停竟脫蛟魚涎興壞如有待適當使  
賢定能選妙士拂塵起熏煙昔承靈山囑早幹少林仙

丐我一片石併刻維摩篇

晚興

去國猶能別逢人始欲愁不干遮極目自是怯回頭布網收魚慘連筒下釣鉤誰初教鮮食澤竭未能休

宿濟河

燭暗人初寐寒生夜向深潛魚聚沙密墜鳥滑霜林稍作他方計初回萬里心還家只有夢更著曉寒侵

別劉郎

宣義之婿六年之別先生喪母劉喪父故其詩哀甚行謹書

一別已六載相逢有餘哀公私兩多事疾病百相催無

後山詩集卷

十一

酒與君別有懷向誰開深知百里遠肯為老夫來

趙岩

一市萬人聚四衝千里遙胡然不作邑兼自可成橋羣

盜去無迹諸豪壓不驕由來天下事浮議易傾搖

雞籠鎮

入隸州界

河市新經集雞籠舊得名初聞北人語意作故鄉聲客久艱難極情忘去就輕空虛仍廢念何以慰諸生

除官

扶老趨嚴召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

著金根謀寧辭乳媪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

題王平甫帖

早聞英氣擅家聲晚得諸郎識老成可恨治朝無此老却嫌晚進不同生足知落筆千言疾尚想揮毫一座傾未信哲人窮五字二難還復以詩鳴

和李文叔退朝

朝流駭汗蒸雙顰風捲屯雲散萬蹄任使輕衫污嬌色可令纖手洗春泥

和謝公定兩行逢賣花

後山詩集卷

十二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違人旋作晴不使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鳳凰城

酬王立之二首

頗有亭前玉色梅情知不肯破寒開似憐憔悴兩公客獨倚東風遣信來重梅雙杏巧相將不為遊人只自芳應怪詩翁非老手相逢不作舊時香

送謝朝請赴蘇幕

好合同黃卷情親須白頭胡然落丹墨不坐致公侯山

合遮西顧一作沙數潮回趁急流平生湖海興日夜逐行舟

和謝公定觀秘閣文與可枯木

斯人不復存累世或可期每於丹青裏一見如平時壞障塵得入慘淡令人悲墨色落欲盡顏終不移朽老莫使年石心烏銅皮念此猶少作未盡冰霜姿北枝把異勸意定下不疑惜哉不得語失與衰一為要肯復可復愧畫師愚與雖可惜塗抹復見遺謝侯名家感慨形苦詞豈惟語畫工勁特頗似之何當補諫疏一

後出集卷

幸

吐胸中奇

和饒節咏周昉畫李白真

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鸞驪子扶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青蓮居士亦其亞斗酒百篇天所借英姿秀骨尚可似逸氣高懷那得盡周郎韻勝筆有神解衣槃礴未必真一朝寫此英妙質似曾只識如花人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詩真天人不用更著山巖裏平生潦倒飽丘園禁省不識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豈是從來骨相屯

鴻鵠舉眼前紛紛那得顧是非榮華不列處近恐朝與有新句勿言身後不要名尚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嗟後來不憂身陸沉

謝王公之送花

過雨生泥屐作塵馬蹄聲裏度芳辰城南居士風流在時送名花與報春

和參寥明發見隣家花二首

短牆春色過鄰家行不逢人只見花新綠蕙蕙紅葎葎却成耕田映青紗

後出集卷

幸

滿城桃李一番新深院繁枝別得春從此詩翁有新語不須紅紫少城闌

和張本議贈舅氏龐大夫

朝下公門不曳裾身寬心遠等林居傳家聲烈公後貯腹平生萬卷餘藤架倚春聽語鳥石池迎日數遊魚人言酷似牢之舅未有新詩錦不如

和魯氏公退言懷

坐時強韻思難應接前聞覺未多感禮每虛塵詰席舊詞猶可雪兒扶手問新徑延徐步眼趁高梧上日

風雨入懷泥滿眼時須好語滌煩疴

欽聖憲肅皇后挽詞二首

二妃端協帝三后共興周決策天同力收功語不流  
權宜從殺禮未命尚深憂鬱鬱佳城閉終天配壽丘  
復辟先元約長年損積憂春移栢城仗仙去帝鄉遊德  
並塗莘敏功臨馬鄧優千秋修故事車馬戒如流

欽慈皇后挽詞二首

桃從孝祀五典載虞娥顯號追先志陰功見後人承  
顏親不待因極痛如新未有如椽筆光容可得陳

後山詩集卷

五

靈岳瞻佳氣琳宮閱寶衣膺期符寶曆錫號煥皇扉日  
月堯同數謳歌故與歸傷心五雲去不見六龍飛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代人作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決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告  
期還政事隆禮改山園哀挽西郊道雲熱費亦昏  
扶日行黃道乘雲上紫微憂勞形未命恭儉見陳衣布  
德開刑網和戎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涕交揮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代人作

彤管書陰教黃圖載德容漢宮先夢日代邸近乘龍



客舍黃花應未熟且容秋蝶夢南華

舅氏新齋

堂因竹栢有花與歲時開欲作中年計長留別眼春色  
侵杯酒重子熟落聲乾只有林園主相期耐歲寒

上晁主客

時與晁若對酒及門而歸者蘇馬

兩疏父子共舍香不獨家榮國有光刺欲展懷因問疾  
孰知相對只銜觴年侵身要兼人健節近花須滿意黃  
從昔竹林須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王

和鮮于大受崇仙觀餞別曾元忠

後山詩集卷

五

此別未為遠兩都東西州情親有乖隔江湖成阻修  
塵度翠密徐行當尋幽各有惜別懷共此一日留  
豈待約酒盡不更求關詞固未可忍手亦何猶  
有黃冠師未解逍遙遊興來我與共醉罷君當休  
火可親此樂行且謀萬事自糾紛高懷元一丘

答王立之

每逢無可語暫阻即相求解卷初增氣開懷得寫憂  
煙宜帶雨寒樹更添秋絕唱猶多和先衰却後酬

又和過田承君

寺古專宜僻居深自作幽興來寧憚遠句苦不緣愁逸  
氣無前足虛懷不繫舟達人難晤語實兩亦相求

贈石先生

多方作計老如期百疾交攻遽得衰晚有勝緣逢異士  
生須快意關前知迫人鬢領紛紛白臨事迴迂種種遲  
分我刀圭容不死他年鶴馭得追隨

送晁允谷出守蒲中

一麾出守自多奇四十專城古亦稀解榻坐談無我輩  
鋪筵踏舞欠崔徽的桃作刺聊同俗遇事當前莫後幾

後山詩集卷

六

聖世急才常患少神宗御筆曰治世常患難得人才棧羊驪酒待公歸

題明發高軒過園

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異才天縱非力能  
畫工不是甘為下今代風流數大年含毫落筆開山川  
忽忘朽老歷塵底却怪鳬鴻瞞目前爾來八二復秀出  
萬里河山才咫尺眼前安得有突兀復似天地初開闢  
明窗寫出高軒過便逐愈提聞唵晚知書畫真有益  
却悔歲月來無多官禁修嚴斷過訪時於僻寺逢稅缺  
秀潤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憂悲偷佚百不平

河學太華東南傾平生秀句寰區滿擬拾餘棄成丹青  
平湖遠嶺開精神斗覺文字生清新未許二豪令角立  
要知旁有衛夫人

送歐陽叔弼知蔡州

頽陰為別悔匆匆十載相望信不通晚遇聖朝收放逸  
旋遭官禁限西東又為太守專淮右勝喜郎君類若翁  
梅柳作新詩興動可令千里不同風

送晁堯民守徐

中年為別不堪憂東髮登門到白頭南省望郎仍國士

後山先生逸詩卷一

五

東方千騎更吾州彭翁老壽終遺骨燕子飛來只故樓  
知己難逢身易老煩公置醴我歸休

送王定國通判河南

孤身十載客都城白社雙林諱姓名授館不為他日計  
解衣真出故人情翹才必定延枚叟宣室終須記賈生  
萬里歸來髮如漆了知句畫更新清

後山居士詩集卷六終

後山先生逸詩卷一

後學陳唐編

五言古詩

和蘇公洞庭春色

洞庭千木奴寸絲不挂手來輪步兵廚釀作青田酒王  
家玉東西未覺歲華走方從羅浮山已作南陽壽還將  
麋頭春慰予雪入牖我方縛禪律一舉煩屢嘆東坡酒  
中仙醉墨聚星斗詩成以屬我千金須幣帛何曾樽俎  
間著客面黧黧定須笑美人鰲甲不濡口

山口阻風

夕風朝未回來雲去為雨繫舟直山口天意遽如許濤  
風兩方關丘原莫當怒兩山為俯仰一鳥不得度臨深  
飢高枕偷生寧得所歷歷數過帆常逾細如虎快意亦  
適然淹泊豈吾取迴洄更去留未易相爾汝行在東山  
顛壯觀前來觀九澤不滿眼五丈方一縷茲山昔誰遊  
巨野傳自古荻魚無凶年未利猶不禦荷隲活萬人梨  
埒視千戶東方富絲麻小市歲百賈連橋自南北行遠  
雜秦楚向晚風力微湖清魚可數空倉烏鳥樂外舍窗

靡語身非天下惜家無十金聚欲留盜賊追欲去波濤  
怒兩者爾何從一死吾未與

登冥山

東山如覆孟石塢仍數層昔人行樂處時過名不稱秋  
風變草木樵徑餘新蒸四顧一水間不復知溜瀉菰蒲  
萬世利煙火千人曹平生登山腳歲晚如不勝求田君  
勿問撫髯吾何能飛鴻將目遠秋水留心澄故遊豈不  
朽作歌記吾曾

次韵答少章

秦郎淮海士才大難為弟蔚然霜雪後不受江漢洗春  
畦不滿眼來撥到芹齋多病促餘年秋光欲辭抵儒林  
丈人行極起三界底出入銀臺門為米不為醴白頭客  
北面斯文分一體媿我無異聞口關不得落

送路紉歸老丹陽

身退不待年意足不得餘寧間有餘論但問我何如才  
名四十年盛氣益諸儒獨無金水力竟與龜兔俱晚為  
府中掾直前不趨趨曾何愧俯仰頗亦困囁嚅有吏尚  
可餬有酒尚可娛一朝脫章綬用意不躊躇官貴亦何

有惜君寧挽裾人生一世間僅得還其軀謝公江海人  
此許竟亦疎千金一大錢兩子雙明珠妙語發幽光東  
坡為秋歎不知兩疏去能亦有此無聊為三徑資從子  
並門居

謝傅監

好士如好色昔聞今則無平生席為門未識長者車曠  
士慕林谷羈人辱泥塗願為執鞭役莫順下風趨去年  
辱公先懷刺留寓居我往拜其門驚鶩鳴高梧論交不  
計年取材忘其愚一寒我如此百鎰公無餘今年賀公

次韵答少章

歸乃復過我廬當使有近行磨門有長須小家不耐事  
雞飛犬升聞莫歸自有恨親顏一何娛汝家吾無憂能  
致賢大夫吳公漢庭右賈生世用疎平分太倉粟盡讀  
鄴侯書士為知己留不為食有魚三言移曾母投杆公  
何如

次韵答秦少章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縹緲鴻鵠上衆目焉能玩子  
從淮海來一喙當百難師儒有韓孟拭目互驚惋老生  
時在傍縮手愧顏汗黃金華伯莞爾回一盼彼方試

子難疾前不應需要當攻石堅勿作博沙散白璧雖具  
美礪錯加瑾礫我老不足畏後生何可慢

次韵答子實少章

英英黃金花論時不論美靖節骨已朽棄捐乃其理兩  
公意有餘采采今未已尚念白頭生臨風喚霜莖  
交新情已故案遠人則通杯酒不相忘一朝得二子初  
花美無度後時終可鄙與汝臥秋風看君雙控鯉

寄晁以道

兩官俱爲郡常若千里遠經年不通書子執知我懶相

後山遺詩卷一

四

期宇宙外肯復校繁簡我愚亦知此子意豈不滿子教  
東方生自視何益損人言不當價一錢萬金產須子五  
千卷丹筆校黃本子家太史氏名成南北阮道山鴻鴈  
行豈惟私門衍功名須老大四十未爲晚快意會有違  
急行寧小緩忽有河山阻遂恐消息斷我獨不念此人  
窮令智短子勿放我慵書來慰愁眼

寄邢和叔

昔作梁宋遊幽憂廢朝昏閉門無往還不厭兒女喧隔  
牆聞剝啄暮夜誰叩門知是邢夫子低回過高軒願爲

布衣交不顧年德尊奴奴立談罷又見東南奔江湖多  
病後僅免餉魚龜久廢數行書因人問寒暄但愛孤山  
西松筠數家村便欲築居室插秧仍灌園生前不自愛  
身後何足論草玄笑揚雄贊易悲虞翻文章徒自苦紙  
筆莫更存却尋南郭老隱几學忘言他日宦遊客誤入  
桃花源葦間見漁父誰識王侯孫

贈闕彥長

少年初識字已誦子虛賦嘗疑天上人已離人間去蹉  
跎二十年久自歎遲暮倦遊梁宋間却踏江湖路此地

後山遺詩卷一

五

始逢君秋陽破朝霧白首鬢毛新青衫顏色故問君胡  
爲然竟坐文字誤人事久難知高才常不遇論人較賢  
智富貴寧在數不見竹林詩山王俱不與湖塘發高興  
山林有佳處迨此閒暇時觀遊莫辭屢功名如附贅得  
失何用顧但當勤秉燭長願隨杖履

平翠閣

我家山水間耳目厭華囂聞道浙西山經年通夢寐從  
爲遠游客忘却歸來計欲置湖上田謝絕人間世湖山  
多變態橫斜光氣異隨山轉朱閣臨窮幽遂惟存宜

公樓浮空堆亂翠疑水仙人臨牆露高踏道人亦愛  
山朝昏閱終歲最愛煙雨中半樓靜聽我來悲歲晚  
風霜掃昏眸不粘頭與未盡登臨意

次韻應物有歎黃樓

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歲月積毀高城壘斯  
樓亦何與與人壓復起紛紛徒爾爲長劔須天倚循分  
即可久吾行誰與止邇來賢達人五十笑百里賴有寇  
公子衆毀聞獨美直氣懾狂童牽聯皆可紀少公作長  
句班楊安得擬頗有喜事人睥睨欲槌毀一朝陵谷變

後山遺詩卷一

六

天語含深旨驚倒樓前人今朝有行履

秋懷十首

以禹荒深院前  
創半池遺爲韵

昨日山中雲今朝山下雨牛羊沒禾黍蟋蟀促機杼磨  
刀洗盆氣社臘不勝數豈無聚斂吏觸手承相怒  
有家洙泗間歲晏榛棘荒稍知田家樂感此歸意忙老  
馬甘伏櫪遊竟還故鄉四十尚無君天下未敢忘  
採薪墟墓間行歌常歸耕向來輕薄子懷護以爲榮喘  
喘輟下臂力盡宮泥深壯哉八百世一割探其心

翩翩王侯孫館我翠微院到飯隨鐘魚朝昏黃庭卷中

年妻子累往世西方願無詩書力尼父安得怨

黃公輕千乘尚愛五斗糧風雨聽朝雞歲月老松菊平

生白蓮社不欠一應觸識字即投閒貴者須食肉

昔作九日期一覽知四方夜雨秋水深烈風畏寒栗樽

空囊亦空花且爲我黃官奴覆青綾破屋任飛霜

翼與陳州門馬里遠人道雨淚落成血著木木立槁今

年蘇檀部馬跡猶未掃昔人死別處一笑欲絕倒

籬籬孤竹君長我一身半凜然霜雪間時至亦陰換共

與王子猷永結忘言言可使溪壑姿充我眼中玩

後山遺詩卷一

七

北闕書不上南山田不歸朝暮陳州門悠悠此何爲我

老何所爲暖日聊差池君聽城山烏啞啞端爲誰

潭潭光明殿稽首西方仙平生修何行步有黃金蓮我

豈惜好徑報以履下穿洗足坐道場卒卒此何緣

次韵蘇公西湖觀月聽琴

公詩端王道亭亭如紫雲落世不敢學謂是詩中君獨  
有黃太史抱杓挹其尊韵出百家上誦之心已醺黃鍾  
毀少合大裏損不文世事如病耳蠟闕作牛聞苦懷太  
史惠養豹煙雨昏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



春酬應物

論世關真是憎好成惡賢衆手挽跋牂擬度驂驢前與  
子早相好於今不知年自從欲著帽憂喜同華顛生世  
知風化高下亦偶然填溝偶不死揮刃忽自全病馬試  
春早枯魚縱奔川稍思升斗祿筦庫未闕員一飢尚可  
忍百歲當復延相余乘下澤得句要子宣此生期樂死  
他日須詩傳縮手著袖間彈碁一爭先

次韵德麟督叔粥李默詩及破余酒戒

歲月不相貸夜牀衾單秋朝來明鏡中作意多少留惟

後山遺詩卷

八

酒可爲娛顧我非其流丈夫意氣合瓊玖不循鉤意行  
無人非驥發不中休相違問何如頗復中之不清坐豈  
不好致真豈糟丘兩歐以詩鳴與俗同沉浮百鳥畏嘲  
弄往和長鳴鷗相寧忍快便風飄萬斛舟

次韻蘇公獨酌

雲月酒下明風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獨酌使  
君顧爲客老子興不薄飲以全吾真醉則忘所樂未解  
飲中趣中之如狂藥起舞屢跳踉馬坐失酬酢終然厭  
多事超然趨淡薄功名無前期山林有成約身將

晚意與天宇廓醒醉各有適短長聽鳬鶴

次韵蘇公獨酌試藥玉滑盞

仙人棄餘糧玉色已可欺小試換骨方價重十冰寒灌  
以長白虹渺若江海瀾浮之端不惡舉者亦何辭但愧  
聞道晚早從屬門師律都無明文可復時中之汝陽佳  
少年三斗出六奇家有持杯手兩好當一施風吹酒面  
灰月度杯心遲百年容有命一笑更須時

次韵德麟植檜

種木待成材聊爲十年事目中趨百里寧問萬牛費植

後山遺詩卷

九

檜三尺強已有凌雲氣生世能幾何擬作千歲計衆人  
笑拍手君子用其意蕭蕭孤竹君忘言理相弊名以金  
石交椿楊豈奴婢緬懷萬仞顛千丈蔚蒼翠蟠根泉石  
底用蕙霜雪外寧須大厦才坐待斧斤至散爲風雨聲  
密作牛馬藏

送叔弼寄秦張

廬陵四公子吾友識其半叔也英達人平易亦稍悍於  
時吾始壯敗壁不塗墁孤身客東都轉食諸公館時來  
叩君門百過不留難傾心倒囊笑燕語徹昏旦唇折挽

為親少得而多患相過汝賴上歲月不勝歎君才得公  
餘十日而十歲舌端懸日月筆下來江漢此行不尋常  
談者方一貫遠足寧小試寶刀當立斷用意不崎嶇欲  
得志挾彈目今平生親稍作春冰泮因聲督張秦書來  
不應緩

次韵德麟吳越山水

吳山那可說已覺心耳靜忍事如忍欲可通不可勝人  
生如此耳黃白滿朝鏡寧懷斗升粟不理東南艇君從  
湖上歸頗說寒事竟沙草柔動色溪喧魚不定煩君冰

集出遠寄奉

玉句無作江湖興君詩如靜女妙絕人所敬不更風雨  
秋下有桃李徑試寫孤竹君名成三絕鄭

龍潭

清淵下無際落日回風灩灩然毛髮直敢以笑語干陂  
陀百尺臺葱翠萬木蟠驚飈振積葉清霜作朝寒水旱  
或有差精禱神其難魚龍同一波信有水府寬向來三  
日雨賴子一據鞍何以報嘉惠寒瓜薦金盤萬口待一  
飽歸臥神其安猶須雪三尺感意莫得闌

贈魯直

相逢不用早論交宜晚歲平生易諸公斯人其可畏見  
之三伏中凜凜有寒意名下今有人胸中本無事神物  
護詩書星斗見光氣惜無千人力負此萬乘器生前一  
尊酒撥棄獨何易我亦奉齋戒妻子以為累君如雙井  
茶叢口願其嘗顧我如麥飯猶足填飢腸陳詩傳筆意  
願立弟子行何以報嘉惠江湖永相忘

次韵蘇公竹間亭小酌

自昔有遺跡小飲不盡觴坐待竹間月奈此雲影長起  
行林下路微步平岡破眼一枝春著意十葉黃陰寒

集出遠寄奉

會有分蜂蝶來無幾鳥語帶餘寒竹風回妙香緬懷兩  
公子朝陽斯人班馬後如圭復如璋相逢子無  
得佳處每難忘

送李奉議亳州判官四首

謝公中年後畏與親友別數日懷抱惡每笑冠纓絕生  
有四方事死當一語決前笑今則悲吾衰擬何說著鞭  
何必先倒筆不容掣轡爾棘下駒萬里一改微  
祈氏號外府藏室多異書因公有餘力一覽意何如為  
學雖日益受益不受誣正須高著眼濠梁有游魚

吾友孫子實愛學吾所畏持身如處子得句有餘味交  
驩艱難際凜然見名誼吾病臥里中車馬日一至遣醫  
餽梁肉憂喜見顏際殷勤勸加餐代我破戒罪一別已  
三秋君室乃其季輪囷見眼中不作千里外因聲問何  
如胡不枉一字

吾友張文潛君行乃其里當年釣遊處壯者或可指聞  
風起遐想意作千古士不知塵土中奴推婢不齒胸中  
無一塵筆下有百紙勿問見自知未語君已喜與遊今  
已後行矣勿停軌

大風

梁山

積陰風易作隆寒聲益急百為定有數一動必三日奔  
隕水勢壯爆扶波頭立前行後浪一作促突起勇交射  
崩騰萬騎來倏忽一箭扶摧殘蒲葦盡蕩蕩魚龍泣私  
憂地軸脫已分梁山沒向來萬斛重不作一葉直舟行  
兩水間觸突聲悉率路轉帆舉落舟排冰壘積經事長  
一智中人所知識千金不垂堂豈復待一失窮途得偉  
觀老氣猶少色事定不敢忘嗟來庶可及

後山先生逸詩卷一

後山先生逸詩卷二

後學陳唐編

七言古詩

擬古

盎中有聲囊不瘳燕息不如帶加緊人生七十令已半  
一飽無時何可忍公侯早歲有如此奴婢尊食支夜永  
向來糠覈之子孫居鄰無傳家存井

贈知命

黑頭居士元方弟不肯作公卿法外人狂放那得知

後山先生逸詩卷二

他日靈山親授記學詩初學杜少陵學書不學王右軍  
黃塵扶杖笑鄰女白衫騎驢驚市人靜中作業此何因  
醉裏逃禪却甚真顧我無錢呼畢曜有人載酒尋子雲  
君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意一人可以窮一家  
怪君又以才為累請將飲酒換吟詩酒不窮人能引睡  
不須無事與多愁老不欲醒惟欲醉

大風

飛沙破面風裂石平林隱隱傾霹靂野火燎原應漲天  
道聞馬嘶不相得老翁強欲作少年立馬堦除起無力

城南桃李春意動少待明朝莫相失

回風行

懸流洶洶從天來南風五日關不開御風起舵虎著翼  
衝風繫纜頻死灰昨日逆風今日回萬人莫挽才浮杯  
篙牽相賀天意得公聲滿帆風倒桅天留異態須一怒  
造物可得無嫌猜

贈張文潛

張侯便然腹如鼓飢雷收聲酒如雨讀書不計有餘處  
尚著我輩千百許翻湖倒海不作難將軍百戰富善賈

後集卷三

三

弟子不必不如師欲知其人視其主秋來待試丞相府  
殺馬礪兵吾甚武問周不敵問其語一戰而霸在此舉  
百年富貴要自取人將公卿退爾汝德如墨若誰敢侮

次韵寄答晁无咎

西湖欲雨樹煙滿風葉倒垂雲覆盤望湖樓上白頭人  
獨倚欄干誰肯伴獨有詩人記病身清風千里寄行塵  
豪華信有回天力驚開桃李開新春往事不回如過雨  
醉夢恍然忘惡語前在黃州有詩先答文潛詩以戲之人生如  
幻此何尤未信黃金貴於土愛子千篇頃刻成借將脫

腹詫吾人吟哦怪有芳鮮氣却被湖山識姓名子瞻詩云遊德

錢塘湖上境歸來文字帶芳鮮文章廢退知難強身外虛華本無望何

會臨水惜芒鞋却解逢人拈拄杖眼根清淨塵不留登  
伽過盡不回頭東詩云不應家在中原歸未得江淮斷

道無行舟兩山相逢翻手疾欲謀一笑寧無日却慚懷  
璞似周人祇可閒名不須識

送鄭州關司法

早歲相知晚相識抵掌回頭已陳迹萬里從軍壯此行  
一筋鯨魚留不得夜靜關山秋月明莫聽橫頭流水聲

後集卷三

三

平世功名須少壯看君一箭下遼城

古怨

世態輕浮君莫道相逢何必論才調鉛刀快利莫助邊  
果下翩翩望雲老人前安得無窮好應須富貴長年少  
莫教白髮更棲遲不遭毀罵逢人笑

次韵蘇公蠟梅

化人乃作花何年落子空三家羽衣霓袖流香蠟  
從此人間識尤物青瑣諸郎却未知天公下取仙翁詩  
烏衣鷄距寫玉葉却怪寒花未清絕北風驅雪度關山

把燭看花夜不眠明朝詩成公亦去長使詩仙誦佳句  
湖山信美吏負人已覺西湖屬此君坐想明年吳興越  
行酒賦詩聽擊鉢

奉陪內翰二友醴泉避暑

疾雷倒海不成雨墨雲御日吞不吐深院回廊晝景長  
青簾朱幕風鈴語神仙中人龍作馬翠旌絳節從天下  
竹冠芒屨紫綺裘曳杖林間觀物化青蓮照眼自生涼  
修竹回陰欲過廊樽酒未空高興動含毫欲下雲飛揚  
俗間道士業符籙未語已作庸人樣但知一扇博百金

後山詩卷三

四

豈識雙松到千丈蠅頭小字密著行四座歡叫醒而狂  
忽驚天姥到庭戶風簾露草鳴寒蟬回天却日有餘力  
小試席間留翰墨詩公慎用補天手入佐后皇和五石

送張秀才兼簡德麟

長安千門憎熱客我獨憐君來解熱呼兒具飯懶出口  
藜羹不糝甘一啜北州別駕玉刻麟索書往見良可人  
驛使別來無一字知有此情誰與親

寄子閔

煙昏曉寒風發屋行者抽蓬離者哭青衫白髮兩相鮮

積雪朝陽眩雙目猛虎食子有分羹潔鷺割股謀補肉  
妻孥不用哭窮途前府故人風義篤

贈黃氏十小德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衮衮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為父  
平生咄咄今心降我來喜與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  
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漫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小德  
看如長林目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  
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我家無君當置酒我當賀  
有兒傳業更何須

雜體

登鳳凰山懷子瞻

蜿蜒曲龍腹山間隱樓觀孤高伏龍角浮圖刺雲漢修  
林霜雪餘落葉青紅亂想見洞中人不知時節換咳唾  
落江東江東兩眼中舉頭觸浮雲大腳驚飛鴻逢人自  
笑謀身拙坐使紅塵生白髮入山便欲棄人間出山又  
與松筠別數篇曾見使君詩前後登臨各一時妙舞新  
聲難得繼清風明月却相宜朱欄行遍花間路看盡雲  
牙題壁處更有何人問使君青春欲盡花飛去

子瞻詩  
云應同



使君何處去  
花說與春風知

晁先咎畫苑

卒行無好步事忙不草書能事莫促迎快手多蟲陳君  
看荷葦棚扇崔家仲叔三人俱掃除事物費歲月收  
完神氣忘形軀恍然有得奪天巧衰頽生態能相如市  
師信手無贏餘一日畫出東封圖眼前百口怪神速背  
後十指爭擲掄君家畫苑傾東都錦囊玉軸行盈車補  
完破碎收亡遺欲得不計有與無問君此病何當祛君  
言無事聊自娛世間何事非迷途挾策未必賢博蒲苑

後山逸詩卷三

六

中最愛文與蘇情親不獨生同間自謂知子誰知余叔  
也不凝回不愚憐君用意常勤渠揮毫灑墨填空虛風  
梢兩葉出新意老樹僵立何年枯我生百事不留意外  
物不足煩毆除翰墨才能記名字模臨寫貌無工夫見  
溺不救危不扶獨無一物充庖廚看君駸漆顏丹朱意  
氣健如生馬駒逢人不信六十餘郁然一莖無白鬚呂  
公落莫起釣屠南山四老東宮須人生晚達有如此應  
笑虞翻早著書

驚鵲詩并序

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晏與客追涼露坐有雀引  
雛二三集垣下行且哺俄有鵲至自北俯喙雀間  
初循循少焉得雀遽攫一雛而升於垣出雀不意  
雀悲鳴啾啾奮身抵鵲再三欲奪鵲竟磔雛以食  
不顧如得計然坐客歎息余感之賦詩  
若奚不鵲吾知避而遷汝胡不親吾知遠而馳宵遁吾  
巢晨並吾枝懷毒姪凶初不汝期莽莽拳拳甫笑嬉嬉  
情貌深厚孰從而追

後山逸詩卷三

七

後山先生逸詩卷二

後山先生逸詩卷三

後學 陳唐 編

五言律詩

山口

湖關疑無地。河回忽見山。登臨聊自試。衰疾致身閒。四壁寧虞盜。多方莫駐顏。無風回遠笛。有月待人還。

次韵夜雨

暗雨來何急。寒房客自醒。驟看燈閃閃。擬對竹青青。聲到江千盡。風回葉上聽。更長那得曉。欹側想儀刑。

後山逸詩卷三

晦日

人老時情薄。春深花意微。喧寒南北異。風俗古今違。即事無同異。旁觀有是非。食蔬如許瘦。飽肉未須肥。

登城樓

城郭春容晚。因行可當遊。飛來雙蛺蝶。自盡一浮鷗。峽險山將合。江平水却流。同來端與盡。且為小遲留。

奉賀陳聖子

合譜兒童歲。為僚一再秋。初聞消息報。已作別離憂。急雪將無路。寒江欲斷流。相逢寧易得。端為小遲留。

和王子安至日三首

近節翻多事。為家不亦難。老成須藥力。愁絕向誰寬。凍雨能妨夢。朝霜故作寒。衰顏心自了。不待鏡中看。物理有終極。人情從往還。陰陽消長際。老疾去留間。申白徒懷惠。巢由不買山。更歌吾和汝。風日稍侵顏。晨起公私迫。昏歸鳥雀催。百年忙裏盡。萬事醉中來。竹雨深宜晚。江梅半欲開。風燈挑不焰。寒火撥成灰。

送張衡山

昔別青衿子。今為白髮翁。此行何日見。多難向來同。官

後山逸詩卷三

事酣歌裏。湖山秀句中。風塵莫回首。留眼送歸鴻。

除夜對酒贈少章

歲晚身何托。燈前客未空。半生憂患裏。一夢有無中。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

庚辰三月上旬登白門閣望

昔別子未仕。人言詩有神。預知河嶺阻。不作往來頻。賸喜今猶學。須知祿為親。五陵花滿眼。作意莫禁春。

送王君玉赴試

汝賴諸王後。風流獨此人。談鋒堅百戰。筆力舉千鈞。得

士吾無愧多聞子未食平生三學士相見定相親

奉送閣醇老推官

古今猶異俗。鄒魯尚多儒。簿領三年責。雲霄一武趨。數  
過忘潦倒。惜別更斯須。說與晁夫子。今年雖也無。

答李簿

老去才先盡。春來酒屢空。甘為耕釣手。畏作囁嚅翁。與  
罪寧無說。言詩新有功。不堪須野鷺。似欲吐長虹。

九月十三日出善利門

十載都城客。孤身賈百難。一飢非死所。萬里有生還。去

後山遺詩卷三

三

國吾何意。歸田病不關。共看雙白鬢。似得半生閒。

送章推官

從事有多譽。還家能少留。持杯猶賴尾。解纜即沙頭。好  
事今猶壯。論文老自休。風埃留我老。說與五湖秋。

湖上晚歸寄詩友四首

髭髮難藏老。湖山穩寄身。却尋方外士。招作社中人。霜  
葉深於染。秋花晚自春。無人還有碍。詩卷莫辭頻。  
簑笠宜多病。衣冠錯致身。清愁偏待客。白髮厭禁人。江  
月深留雪。山梅伴探春。興從湖上發。詎為道人所。

功名違壯志。戒律負前身。劉德長欺客。王融却笑人。殘  
年憎一作送受歲。病眼怯一作却逢春。杖履知何向。如公未  
厭頻。

紅綠羞明眼。欹斜久病身。年齡不待命。湖海却留人。點  
滴花間露。新鮮柳上春。情懷將底用。詩外不須頻。

寄答顏長道二首

薄命猶多難。浮生未定居。故人愛已矣。千里問何如。白  
髮羞明鏡。青燈怯細書。不曾知史館。何用索枯魚。  
貧病憂居士。雕蟲累壯夫。不能羞齒頰。幸免葬江湖。疲

後山遺詩卷四

四

馬甘垂首。遊鷹不應呼。為誰歸未得。山水故鄉居。

春晚遊寶雲寺

繁杏青猶小。幽花落更香。日隨雲雨斷。恨與水風長。蠟  
子何緣闕。蜂兒有底忙。山人能棄世。遊子不思鄉。

夏日書事

花絮隨風盡。歡娛過眼空。窮多詩有債。愁極酒無功。家  
在斜陽下。人歸滿月中。肝腸渾欲破。鬼夢更無窮。

晚遊九曲院和章秀才

冷落舊祠晚。回斜狹路賒。平荷留夜雨。驚鳥過隣家。雲

暗重重樹風開旋旋花。病身無俗事。待得後歸鴉。

次韵順法師十三間樓避暑

窗暗時時雨。門開處處山。心蘇解衣後。愁破立談間。枕簟長相往。功名久不關。論文非小陸。媿色滿顏。

賀關彥長生日

吉夢熊羆後。名家韋杜旁。風霜隨氣節。河漢借文章。漢相功名晚。周南德化長。欲申千歲祝。願奉故人觴。經術宜傳世。清明正得秋。德優高士傳。名重賦家流。短袖妨妍舞。青衫負白頭。待看靈壽杖。扶出富民侯。

後山遺詩卷

五

錢塘寓居

山水如相識。豪華異昔聞。聲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門閉蕭蕭雨。風催緩緩雲。會隨麋鹿去。長謝犬羊羣。

寄寇荆山

曠士三年別。荆山一顧中。百千人欲死。四六老能工。脫帽頭應白。求田意欲東。口須論世事。目已失飛鴻。

還江山

夜夜滄洲夢。歸心劇旆懸。呼童買輕舸。拂榻下平川。遡浪潮如關。凌風岸若牽。江鄉厭回首。足及棟花天。

雜題二首

亂水交如練。羣山翠作屏。寒輕春稍稍。雪盡麥青青。霜草猶疑滑。風林漸喜聽。生涯鞍馬上。歲月短長亭。泥雪才通腳。煙雲復結陰。遲留隨處處。蕭索靜沉沉。去鴈懷歸意。來禽欲好音。稍寬溝壑辱。不憚二毛侵。

秋後五日應物無詩。豈年志俱壯。未解傷秋耶。以詩挑之。

伏盡暑猶壯。秋生涼故遲。蟬吟接遠響。螢燭度深枝。歲半身仍健。年侵意自悲。情知寇公子。不作感秋詞。

後山遺詩卷

六

寄晁說之

閱世真難記。如君自不忘。向一作於書太簡正。以懶相妨。與有還家樂。終無却老方。莫須憂潦倒。未許細商量。

再贈寇司戶

仕宦諸儒底。名成一戰中。酒為十日計。詩費幾生功。戲馬章臺下。呼鷹上蔡東。少年豪俠窟。杳白得梁鴻。

巨野泊獨事

蒲港牽絲直。平湖墜鏡清。順流風借便。捷路雪初晴。鳥度欲何向。鷗來只自驚。有行須一作真快意。安得易為情。

東阿

慟哭東阿縣傷心莫與論却思當痛日敢望此身存舉  
目人將母回頭影吊竟更堪悲手足孤稚滿船門

甲亭

峻壁亭臨水橫陂樹微山兩河惟甲氏數栢共蒼顏  
意遊成適回舟月與還早知乘下澤不再結青綸

遊鵲山院

積石橫成嶺行揚密映門人聲隱林杪僧舍遠雲根  
橫塵緣盡方知衆教尊只應羊叔子名字與山存南堂先生

後山遺詩卷三

七

出守日常  
遊是院

登鵲山

小試登山腳今年不用扶微微交濟澳歷歷數青徐  
俗猶虞力安流尚禹謨終年聊一快吾病失醫盧山用

名而

別威德寺

三宿城隈寺輕齋類老禪暫來真偶幽適去更翛然笑  
別留春塢行尋下瀨船此身猶斷梗飄泊且隨緣

雜題

春水漲湖田先尋漁漁船隔江爭問主入市不給錢味  
得尊尤滑香因鼓更便他年棟花落追憶漫流涎

和董判官寺居作

共作東州客同樓古寺深論交非有舊不見解相尋  
過清明節悲生故國心此身隨所寄未足問升沉

贈白蘭樂

餅錫僊西東歸來一榻空宗乘能自判文學更兼通講  
徹夜堂月定回枯樹風無從泰淨杜回首倦飛蓬

舒御史太夫人挽詞

回合蔣山秀佳城去域中珮環無曉日蘋藻自春風  
斷髮人何在捐金事已空遂移男子孝更作直臣忠

和賈明叔秋晚見懷

陋巷少行迹故人車馬稀世情方汨沒吾道肯依違  
葉迎風脫孤雲帶月歸獨憐高義在猶肯問柴扉

望夫石

磧成人何在秋霜志不移無言息媯怨有淚舜娥悲  
靜雲盤踞江空月印看誰將望遠意歌作送征詩

夏杪



一室青蕪長終朝靜不譁聖賢開美酒子母破新瓜綠  
篠初翻繹紅蕖稍薦花咄嗟功業晚覽照鬢初華

虞美人草

幽州默通神舊題虞美人長言方度曲應節若翻身律  
呂聲相應雲龍氣自親無情猶感會不獨在君臣

沈道院有水墨壁畫奇筆也惜其窮年無買之  
者賈明叔請余同賦

壁間水墨畫為爾拂塵埃草樹精神出溪山氣勢回  
從沙嘴斲人自渡頭來莫怪知音少牙絃匣不開

後山遺詩卷

同蘇不疑避暑法寺

酷暑不可處相將尋盡涼清談廢廣廈甘寢就方牀蓮  
劍明珠滑瓜浮紺玉香因知北窗臥自信出羲皇

和彥詹題遠軒

開窗得遠意興出杳冥間芳草日邊路片雲天外山好  
花和露斷修竹夾臘剛每許南鄰伴時來一寄顏

寄君玉

不見紫霄翁侵尋鬢已蓬倦遊鄉域異歸夢夙宵同愛  
酒貧應甚吟詩老更工清時公道在未足歎途窮

次韵遊花洞

遠洞容徐步繁英故壓枝錦衾堆疊積春事向離披作  
意真成誤尋芳似較遲預為來歲約及早共瑤巵

夜坐有懷

瑣瑣重門閉蕭蕭一再更一作精香煙短檠昏一作  
集集集一再更細字高枕笑一作平生來鴈防身早  
妙身健秋新

陽換眼明已須甘酒力不用占時名一作永吉蘭里  
舊心肯向人傾

送張芝卿

相逢已偶爾告別更蒼然離合驚時換行藏乃世緣君

無學干祿我亦賦歸田泗水秋山外長安夕照邊

行次舊縣寄立之

歲晚方奔命春期作過賓逢君為地主顧我拙謀身官  
是三年客情緣一日親將身隨斗食應作未歸人

送晁奉議高郵判官

公族仍前輩都城早與遊士窮須祿食才大豈身謀雪  
嶺無歸鳥冰河有去舟平生湖海意不為有魚留

五言排律

同道十錢冷然尋澗水源

曉領黃冠子步尋東澗源  
施筇探清淺垂手弄潺湲  
岸閣殘花片樣留舊漲  
飛鳳潛丹穴遶龍臥古潭  
潭修竹青垂蔭長蘿翠可  
網忽驚穿藥園不覺到雲  
根磴外看飛鳥嗟逢見飲  
猿棲琴寫山水布席坐蘭  
蓀白石支碁局青沙藉酒  
樽醉歌歸路穩洞口月黃  
昏

五言賀雨

六月鄧江旱焦勢刺史憂  
戴星趨洞府踏月叩龍湫  
引咎青章設爲壇古法修  
山川將爾徧牲幣豈吾留  
帝意茲回春神輒俯應求  
油雲潛成君靈雨忽湧流  
急勢朝

後山先生逸詩卷三

土

翻暮寒聲暮咽瀟餘波平  
浦鬱翠色蘇田噴池閣消  
殘暑悶悶慶有秋邦民無  
以謝惟起戴途謳

後山先生逸詩卷三

後山先生逸詩卷四

後學陳唐編

七言律詩

寄文潛元谷少游三學士

北來消息不具傳南渡相忘更記年  
湖海一舟須此老蓬瀛萬一作方丈自  
飛仙數臨黃卷聊遮眼穩上青雲小  
著鞭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  
鳴蟬

連日大雪以疾作不出聞蘇公與德麟同登女

郎堂

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  
漫山塞壑疑無地投陳穿帷巧致身  
晚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臥不緣貧  
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  
夏日賜

立春

馬蹄殘雪未成塵梅子梢頭已著春  
巧勝向人具奈老衰顏從俗不宜新  
高門肯送青絲菜下里誰思白髮人  
共學少年天下士獨能濡濯轍中鱗

贈王聿修商子常二首

欲作新詩挑兩公含毫不下思先窮  
食途大敵能無懼

強畫修者每未工畏病忍狂妨痛飲晚雲朝雨滯晴空  
正須好句留春住可使風飄萬點紅

朱櫻青子已嘗新白蛤黃衫見未頻載酒對棋無俗士  
閉門高枕有閒人有底百年須薄祿相看一笑却關身  
肯留惡客開家釀驚坐何人更姓陳

次韵敬酬元弼三兄

冥冥兩力及時來冉冉春光作意回白駭尚堪供語笑  
青衫不惜著風埃林廬要自家到樽酒寧辭日日開  
只恐未便文字飲人間無夢到陽臺

和賈耘老春晚

紫紫裏裏幾絲飛榴葉千燈照晚暉紫翠園林鶯欲懶  
黃昏簾幕燕初歸花明西苑將迎幸艸綠平原正打圍  
一臥海城春又晚不妨閒處得真機

次韵寇秀才寄下邳家兄

少共千憂老一官中間毀譽兩茫然去留有命真如此  
俯仰從人却未然故著江山供極目正將強健入新年  
驚逢小杜風流勝信有衣冠不乏賢

賀文潛

飛騰無那高唐夢奔軼難甘杜拾遺釋梵不為寧願計  
公侯有命却隨宜且留陳迹來韓愈不用逢人說項斯  
富貴風聲具兩得窮人從此不因詩

送章氏兄弟兼寄金山寧禪師

未塗一過馬羣空老眼雙瞻碣石鴻園有江東兼渭北  
其如明月與清風一官無絆吾堪老萬里嫖姚子未窮  
寄語此時懷馬祖叩門何日許龐公

寄曹公權

趙世功名子有憑過人材藝我何曾詩書忘廢難支敵

門館光華却再登捐棄妻兒逃世累掃除鬚髮伴禪僧  
待君持節東南日試問當年杜伯升子瞻詩云欲識當年杜伯升

本一孤情

次韵關子客湖上晚飲

風樹火花落四鄰暮雲將雨作催人旋傾美酒留連客  
急作新詩報答春試傍清湖看鬢髮莫辭行樂費金銀  
如今歸去還高臥更問風光有幾旬

和休文至日新安

無成底事到天涯重見春工換柳枝歷盡江山苦行役

歸來風雨過花時驅馳共厭人間世險阻時間別後詩  
獨有窮愁銷未盡一番相見一伸眉

酬應物見戲

扣門賞竹任推排興盡歸舟挽不回平世山林成偃蹇  
新年詞句得參陪醒心正賴揮毫疾誤筆仍煩送喜來  
書省不應須乳媪何承天老為著作而同官皆少一時  
年目為乳媪來詩有館殿之句除目盡英才近除秘書正字  
皆天下之選

城南

白下官揚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

後進書

四

度水吹香故故長躡滑踏青穿馬耳轉危緣陰出羊腸  
孰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

次韵楊內翰贈諸進士

一官歸老豈嘉賓喜見羣材入選掄學變古今人得意  
化行梁楚俗還醇士蒙餘勇天同力詩度清秋物再新  
勉作功名收善頌徑從平地據通津

次韵寇司戶春懷

諱窮懷祿得辭勞腰折頭低不復高夢幻更堪追鳥迹  
去來何有拔牛毛依違玩世從君好叱咤生風蓋代豪

聞說妙年心尚在忍看花絮受風飄

陳南秀才歸徐

千里相從愧子心未堪歸路馬駸駸更能作意憐衰病  
肯復重來道古今三歲有期看一舉百年聊待到千尋  
行逢津社論餘習為說登臨久廢吟

登彭祖樓

城上危樓江上城風流千載擅佳名水兼汴泗浮天闊  
山入青徐縹眼明喬木下泉餘故國黃鸝白鳥解人情  
須知壯士多秋思不露文章世已驚

後進書

五

寄子開

致君意氣日方中許國精神月貫虹一代英豪出門第  
當時變譽豈窮通風流身致義皇上日夜心隨汨洛東  
從使少年輕我輩只留顏面對吾公

寄徐吉父學士

臥龍山上摘黃花曾共西風醉帽斜當日已應天下樂  
無人傳入畫圖輝低頭強笑今何似多病難堪懶自嗟  
聞道承明方厭直幾時來伴訪山家

和南豐先生西遊之作

孤雲秀壁共崔巍倚壁看雲足懶回睡眼綠寒綠洗  
醉頭強爲好峰樓山僧煮茗留寬坐寺板題名卜再來  
有媿野人能自在塵樊束縛久低徊

和南豐先生出山之作

側徑籃舁兩眼明出山猶帶骨毛清白雲笑我還多事  
流水隨人合有情不及鳥飛渾自在羨他僧住便平生  
未能與世全無意起爲蒼生試一鳴

和張次道再遊翠巖之作

去歲尋山有舊題重來似與故人期回聯俯仰如迎客

後進齋書

不

流水喧鳴擬索詩嶺路依危通鳥過吾身趁健白雲隨  
自憐久快屠門嚼欲住安能久茹芝

初到錦城

溪遶層巒路遶溪飛梁相接挂晴霓山川王氣今何有  
岩谷靈蹤昔未躋十里松篁參羽仗半天樓閣倚雲梯  
勝遊欲盡無窮目未到桃源客已迷

何復教授以事待理

負俗寧能累哲人昔賢由此致功名驅收鹽坂車前足  
琴得焦桐爰下簫三獻荆山時未識一鳴齊鳥衆方驚

傳聞下詔搜遺逸初講方思用老成

和富中容朝散值雨感懷

節物驚心懶復嗟樽中酒盡復誰賒風撩雨腳俄成陣  
雲間雲頭欲結花萬里可堪長作客一年將盡未還家  
自憐落葉終難合白首詩書護五車

謝齊蘭叅見訪

好在談經老上人衝風踏雪到江濱百篇出篋自新得  
一鉢隨身依舊貧終歲杜門逃俗士爲師設榻對修筠  
蒲團藜杖焚香坐此意此時無點塵

後進齋書

七

和蒲左丞有美堂座上觀雪二首

高牙大纛曉登山卷帳飛觴不避寒十二玉樓橫閣道  
三千鐵甲壯師干封修已驗遺蝗化平隴寧虞宿麥乾  
預喜豐年惟太守旋追賓從促杯盤  
破曉初驚失舊山瑞臺化出坐中寒江心凍合愁蛟蜃  
匣裏冰生吼莫干門閉洛陽人跡絕指穿東郭履痕乾  
鳳池不比梁園客咳唾珠璣落玉盤

和秦太虛湖上野步

曉風疎日乍相親黯黯輕寒拂拂春觸目漸隨紅蕖亂



經年不見綠條新  
寧論白黑人間世  
懶復雌黃紙上塵  
十里松陰窮野步  
暫時留得自由身

和沈世卿推官見寄

倦看世態久低徊  
且置窮通近酒杯  
未忍一身閒處著  
暫容雙眼醉時開  
爲呼阿武扶頭起  
擬與山公倒載回  
好在東籬舊時菊  
無心準擬白衣來

和劉元樂月夜寄賈耘老

胡牀欲上庾公樓  
那復周南歎帶留  
皓魄光連鮫室午  
疎星冷浸洞庭秋  
錦袍有興思姑孰  
桃緝無心問暮愁

集 卷之四

喚取長江來入社  
不勞牛渚問行舟

酬呂明父學士

當日功名指顧收  
一言悟主過千秋  
去登霄漢如平地  
歸到雲山尚黑頭  
解組行參蓮社客  
揮金坐揖醉鄉侯  
謝公不爲蒼生起  
擁鼻重來可自由

送傅子正宣義

漸漸烏竿五兩輕  
一帆秋色下江濱  
請纓北闕非無意  
捧檄南州且爲親  
神驥解韉天上足  
風鵬搖翮日邊身  
歸途眯眼塵沙惡  
夢想西湖十里春

和元樂銷暑樓曉望

遠郭溪山接四隣  
身輕步蹠一梯雲  
闔南羽翮搏空見  
倚北光芒入夜分  
蕪沒池臺餘故事  
風流人物想前聞  
翛然便欲思招隱  
猿鶴還應怨舊羣

和寄朱文中

仰高當日誦成規  
想見風流盛一時  
魯國故知臧有後  
孔庭早見鯉能詩  
侵尋末路同傾蓋  
邂逅清談爲解頤  
願借湖山容膝地  
爲令松菊寄吾衰

和王明之見寄

集 卷之四

末路相逢首重回  
紫芝看宇向人開  
老來惟有風情在  
事去空憐歲月催  
憔悴不堪臨楚澤  
樓遲無路上燕臺  
少陵肺病疎杯斚  
想負花前載酒來

和酬施和叟宣德

山陰傾蓋兩綱絪  
十載重來鬢已秋  
往事似尋如昨日  
故人牢落半滄洲  
流離道路生涯拙  
蕪沒田園歲計休  
久要尚憐君子在  
爲言雞黍亦遲留

呂使君生日

司漏凌晨報曉鐘  
曉瞳曠赫日上重  
簷良辰已應絕乾策

吉夢先符大卜占，綠夢同時升紫禁。棠陰由此駐形勝，一杯欲助邦人壽。願借黃堂壽筆添。

送澤之過維揚

夢裏揚州十載間，青樓陳迹故依然。袍半爛錦催詩筆，雨濺明珠落酒船。顧我老無騎鶴興，羨君行及看花天。囊中秀句歸應滿，不負韋郎五色牋。

和和叟第課還自都下

青雲直上馬如龍，來往冷然若御風。高步只應天咫尺，舊遊寧寄浙西東。升沉道路從今異，邂逅比鄰此日同。

後遺詩卷

相見可堪懷抱冷，需君健語破樊籠。

和和叟梅花

百卉前頭第一芳，低臨粉水浸寒光。

漢唐陵有粉水卷簾初認

雲猶凍，逆鼻渾疑雪。亦香鼎實自期終有待，天真不假更勻粧。江南望斷無來使，且伴詩翁入醉鄉。

再到錢塘呈會宗伯益

負笈重來感舊遊，流年衰鬢兩經秋。湖山依舊渾相識，風月愁人不自由。尚有故交重冷榻，可堪歸夢到滄洲。誰憐壯志空凋落，百鍊今爲遶指柔。

簡楊安國

候門誰預識馮驩，歲晚寧知范叔寒。傾蓋尚憐吾道在，立談相信古人難。開懷磊落無城府，握手侵尋出肺肝。共許異時終此去，滿冠塵土待君彈。

簡李伯益

盤鹽度歲每無餘，垂囊東歸口未餉。貧裏交遊新斷絕，老來光景半消除。時情視我門前雀，人好看君屋上烏。尚喜敝廬連蔣徑，願求佳句過髯奴。

九日無酒書呈漕使韓伯修大夫

後遺詩卷

士

老大悲傷節物催，酒腸枯涸壯心灰。慚無白水真人分，難置青州從事來。倦筆懶從都市出，醉眸剛為麴車回。黃花也似相欺得，坐對空樽不肯開。

過杭留別曹無逸朝奉

陳蕃解榻爲留連，俯仰徒驚歲月遷。故意斯人奈風雨，多情於我獨山川。可憐顏貌非前日，依舊窮愁似去年。後夜相思隔煙水，夢魂空寄過江船。

簡令由司理

居連里巷室連臺，多謝能容繫磬生。幸有餘光予何損。

豈無隣好我先傾已知涉世蓬蓬夢但欲求田俛俛耕  
貧病久甘從棄置寧堪更累汝南評

張謀父乞花

二頃田園汴泗東春來心事幾人同固知短綆無深汲  
又見新花發舊叢光氣著人渾欲醉妍華過眼旋成空  
冷官門外一作無消息與報江南春信通

寄子開

道山清絕況真仙杜曲風流最近天曹濮於今真樂園  
股肱從昔著時賢今回不辨終朝語此去無端久疾痊

後山先生逸詩卷四

士

可念臥如遭末劫親陳埋沒不知年

後山先生逸詩卷四

後山先生逸詩卷五

後學陳唐編

五言絕句

江湖堂

莫愛西湖好涓涓去不回無情是江水猶解及時來

眠雲齋

已是登臨晚長須愛惜春終當捐世事來作臥雲人

擬李義山柳枝詞五首

江清沙日暖雄鴨雌鷺鷥相看不相識花晚褪紅香

後山先生逸詩卷五

莫莫東門柳重重小苑花為誰須落子著蕙英藏鴉

兩葉不自持風花故入衣飛花已無定忍著惡風吹

伏雌將沙鷺水陸不相宜鴨鴨橫波去嗚嗚呼不得

莫解丁香結從教長苦辛却因千種恨別作一家春

萱州

喚作忘憂草相看萬事休若教花有語却解使人愁

七言絕句

嘲无咎文潛二首

詩人要瘦君則肥便然偉觀詩不宜詩亦於人不相累

黃金九銀腰十圍

一飢緣我不緣渠身作賈孟行詩國窮人乃工君未可  
早據要路安有與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湖海相忘目自疎經年不作一行書世間惟有韓康伯  
肯爲淵源住歲餘

擬漢宮詞三首

葉葉霜林著意紅翩翩行騎語墻東黃金擬買長門賦  
未信君恩屬畫工

二

月與秋期特地圓花隨人意作春妍却因姊弟爭珠鳳  
更欲君王意外憐

帳底吹煙香自薰鏡前含笑意生春經年不道君恩薄  
却是恩深更誤人

秦少章見過

淮南小山秦氏子舊雨不來今雨來風席起龍宸寒冷  
坐看鳥跡破蒼苔

絕句

老著江湖才一得病占風雨漫多知身將白鳥同歸月

夢到黃梁未熟時

十八日觀潮四首

一年壯觀盡今朝水伯何知故晚潮海浪肯隨山俯仰  
風帆長共客飄搖

眼看白浪覆青山誰信黃昏去復還縱使百年終有盡  
何須豪橫詫吳蠻

千槌擊鼓萬人呼一抹濤頭百尺餘明日潮來人不見  
江邊只有候潮魚

江平石出漲沙浮船閣平洲水新流朝暮去來何日了  
一杯誰與吊陽侯

三

十七日觀潮三首

潮頭初出海門山千里平沙轉面間猶有江神憐北客  
欲將奇觀破衰顏

江水悠悠自在流向人無恨不應愁相逢不覺渾相似  
誰使清波早白頭

漫漫平沙走白虹瑤臺失手玉杯空晴天搖動清江底  
晚日浮沉急浪中

月下觀潮二首

隔江燈火是西興江水清平霧雨輕風送潮來雲四散  
水光月色闕分明

素練橫斜雪滿頭銀潮吹浪玉山浮猶疑海若諄河伯  
豪悍須教水倒流

宿錢塘尉廨

平湖遶舍山無盜官事長閒俸有金安得終身為禦寇  
不辭兒女作吳音

寄北山順法師二首

十年閒問不逢人一而相逢過所聞高士不應輕俗士

後山遺集卷五

四

欲將汗腳上乘雲

山下遊塵不汗人耳邊溪水去猶聞羨君身世渾無事  
坐看青山過白雲

贈大素

軻律師二首

山居不出十四年矣

林間細路暗通門火閣深藏雪裏春自笑世間千計錯

羨他湖上十年人

枕帳清寒夜色空琉璃明淨晚燈紅定知城市無窮事  
盡在山人冷眼中

贈寫真禧道人

久病多愁易老身塵容衰鬢不長新早須置我山巖裏  
不是麒麟閣上人

次韵性都正北山遂涼

海風吹雨過梅黃叢竹留陰借晚涼更欲從君談妙理  
晁脰能短鶴能長

叔父惠鉢三首

常家父子親分付不比黃梅萬里來不解當年明上座  
嶺頭言下却空回

蒲團未有祖師意洗鉢何曾識趙州萬里空歸君解否

後山遺集卷五

五

老胡端為我能留

聲中得句已忘言斷酒持齋却自然大有西來真的意  
飢時著飯飽時懸

次韵蘇公謁告三首

靜中有業官成集醉裏無何老是鄉大寶向來無一物  
却須天女與拈香

竭澤回波不作難未應平地起風瀾是身非有從何病  
試下先生一著看

紙帳薰爐作小春狸奴白牯對忘言更無人間雜塵詰



始是東坡不二門

放歌行二首

春風永巷閑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  
怕君著眼未分明  
當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  
隨宜梳洗莫傾城

戲元弼四首

濁涇清渭不同源世好因循到子孫只待白頭能潦倒  
不虞青眼已瀾翻

後進詩卷

六

山頭落日著窗明花裏來禽起笑聲豈有詩成須白傳  
獨於酒可置公榮

翩翩別去七經年時特歸來兩浩然東道有時推謝令  
後堂無地著彭宣

車馳卒奔風雨過白髮故人餘一箇幸是元無左阿君  
何須不著陳驚坐

送王生兼寄西堂圓澄禪師

未仕寧論馬少游虛名非從韓潮州祖師若問西來信  
為說蒼頭與白頭

讀白樂天臨水坐詩

西方社裏收身早白髮人中得計長不作北門東掖客  
更無閒事可思量

次韻黃無悔惜梅

雪擁寒門鵲不來江南春信小遲回遙知詩力生春早  
一抹江梅趁眼開

酒戶獻花以奉先聖戲作

蕭蕭竹雨亂鳴鴉裊裊風窗暗碧紗玉座塵埃香火冷  
酒家來獻一枝花

後進詩卷

七

謝田氏

登門執別有不答慚愧公家父子孫顧我何堪能至此  
正緣同德又同門

南臺

城郭收燈興未休却回春信到堂頭東風未借登臨便  
柳色遙看特地愁

馬上口占呈立之

廉纖小雨溼黃昏十里塵泥不受辛車就鄰家借油菴  
始知公是寂閒人

後山先生逸詩卷五終

後山先生逸詩卷五

八

後山先生詩餘卷全

後學陳唐編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  
三秋作意向詩人  
安排雲雨娶新清  
隨意且須追去馬  
輕衫從使著行塵  
晚窗誰念一愁新

菩薩蠻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  
爐煙未謝蛛絲滿  
想得兩眉顰  
停針憶遠人  
河橋知有路  
不解留郎住  
天上隔年期  
人間

長別離

東飛烏鵲西飛燕  
盈盈一水經年見  
急雨洗香車  
天回河漢斜  
離愁千載上  
山遠長相望  
終不似人間  
回頭萬里山

綺樓小小穿針如  
秋光點點蛛絲雨  
今夕是何宵  
龍車烏鵲橋  
經年謀一筵  
豈解合人巧  
不用問如何  
人間巧更多

銀潢清淺填烏鵲  
畫簷急雨長河落  
初月未成圓  
明星惜此筵  
愁來無斷絕  
歲年年別  
不用浹紅滋  
年年

歲歲期

又

髻釵初上朝雲捲眼波翻動看山遠一曲杜韋娘當年  
枉斷腸佳期如好月擬滿還須缺別易見應難長須  
仔細看

又和彭舍  
人留別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有一年情去留  
千載名離歌聲欲盡只作常時聽天上玉堂東陽春  
是夢中

又詩趙  
使君

清詞麗句前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寒窗  
兩打聲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人尊旁  
未得聽

減字木蘭花

清尊白髮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黃花兩並  
妍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破春回  
枉斷腸

又贈晁无  
咎舞陳

娉婷娜娘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却未  
知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不回頭  
沒著羞一本作娉婷娘最芳華枝頭紅玉小舞袖迴  
當筵舉酒動我尊前松栢

又

勻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肢盡日纖柔屬阿  
誰嬌嬌小小知是尋春人較老著便休癡付與風流  
幕下兒古詞云十五年  
來從事風流府

又和人  
對雪

後山詩餘本

手

清愁疊積莫更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一線  
通危樓曉望雪滿羣山開畫障目斷瑤川同凭欄干  
意興無

又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陳三節煙花次第  
春來與去馬千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見初楊  
弄晚風

羅敷媚和何大夫  
醉醺翁

春風吹盡秋光晚瘦減初黃改樣新粧特地相逢只認

香 南堂九日登臨處不共飛觴鏡裏伊傍獨秀似頭  
巖衆芳

芙蓉不借韶華助故著細黃宿雨留粧不出寒花只靜  
香 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傍一笑盈盈  
百種芳

卜算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修眉小作春中有相思  
怨 背立向人羞顏破因誰倩不比陽春夢裏逢親向  
樽前見

後山詩餘卷

四

又 詞花與  
趙使君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借芳華只自香嬌面長如  
洗 還把最繁枝過與偏憐底試傷寒臺仔細看何似  
丹青裏

清平樂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著記著不如渾忘著百種尋思枉  
却 繡囊錦帳吹香雄蜂雌蝶難雙看上放開春色眼  
前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爭如莫背後尋思渾是錯值與將來放

著 吹花捲絮無蹤晚粧知爲誰紅夢新陽臺雲雨世  
間不要春風

又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冰簟流光團扇墜驚起雙棲燕  
子 夜堂簾合回廊風帷吹亂凝香臥看一庭明月曉  
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林紅  
子 微行聲斷長廊熏爐金換生香滅燭却延明月攬  
衣先怯微涼

後山詩餘卷

五

又 蘇柑子菊  
并序

柑子菊姿韻俱勝如玉謝家十五女兒而名不足  
馴焉改之曰官樣黃作清平調詞且令方內知有  
此君也

重重疊疊嬌娜裙千福時樣官黃香百葉一歲相逢兩  
節 是歲閏九月 曲欄遠徧芳叢一枝作意妍穠折得  
有誰相意却須還與秋風

洛陽春

酒到黃波嬌滿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請不借周

郎便 背立腰肢擲擲更須回盼多生不作好因緣甚  
只向尊前見

又

素手拈花纖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手難  
成染 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清塵也  
要識春風面

西江月 席上勸彭舍人飲

樓上風生白羽尊前笑出青春破紅展翠恰如今把酒  
如何不飲 繡幕燈深綠暗畫簾人語黃昏晚雲將雨

後出餘卷全

六

不成陰竹月風窗弄影

又 咏除陳菊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雪滿  
瑤臺曳練 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假餘妍競動與插

小蟬娟要試尊前玉面

又 咏花

葉葉枝枝綠暗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不會  
春工著意 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汚胭脂憑將雙葉  
寄相思與看釵頭何似

又 咏丁香菊

淺色千重柔葉深心一點嬌黃只消可意更須香好箇  
風流模樣 玉蕊令誰攀折詩人此日淒涼正須鬢素  
作伊涼與插釵傷鬢上

南柯子 賀彭舍人黃堂成

故國山河在新堂冰雪生萬家和氣賀初成人在笙歌  
聲裏暗生春 今代無雙士當年第一人杯行到手莫  
辭頻明日鳳池歸路隔清塵

又 問王立之督茶

後出餘卷全

七

天上雲為瑞人間睡作魔疎簾清簾汗成河酒醒夢回  
多眼費摩挲 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銅碾網  
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少年遊

御園果子壓枝繁看看分摘無緣園沙弄雪勞心費手  
不肯暫時圓 寒神為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還芳藥  
梢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木蘭花

陰陰雲日江城晚小院回廊春已滿誰教言語似黃鸝



深閉玉籠千萬怨 蓬萊易到人難見香火無憑空有願不辭歌裏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

又汝陰湖上同東坡川六一韵

湖平木落搖空闊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邊清滿往時同花裏朱絃纖手抹風光過手春冰滑十事違人常七八不將白駿並黃花擬下清流攬明月

又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為瑞道祖當天傳寶裔千年昌運此時逢四海歡聲今日沸濛濛香霧沾衣膩漠漠輕寒梅柳

後出詩餘卷

細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歲歲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笳鼓渡江來帶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無數尊前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南鄉子 九日用東坡韵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鴈洲禪榻茶爐深閉閣颼颼橫雨剪風不到頭登覽却輕酬勝作新詩報答秋人意自開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颼颼卷地風前更掉頭語妙後難酬回鴈峰南未得秋喚取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又

急雨打寒窗雨氣侵燈暗壁缸窗下有人挑錦字行行淚溼紅綃減舊香往事自難忘更著秋聲說斷腸曲渚圓沙風葉底藏藏誰使鴛鴦故作雙

又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試薄衣紅蕖未開花已過遲遲

後出詩餘卷

不見東風著意時酒到更須醉報答春光舊有期勤苦著書妨作樂癡癡莫學衰翁萬事非秀注莊子示稽康曰妨人作樂爾

又并序

晁大夫增飾披雲務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尊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而盼之子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願者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

風絮落東隣點綴繁枝旋化塵闥鎖玉樓巢燕子冥冥

桃李摧殘不見春 流轉到如今  
翡翠生兒翠作衿花  
樣腰身官樣立亭亭困倚欄干一欠伸  
周防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爲妍絕東坡爲賦續麗人行

又咏棟  
紫菊

亂蕊壓枝繁堆積金錢開作團  
晚起塗黃仍帶酒看看  
衣襟腰肢故著單 薄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放關  
擬折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橫蜂半只倚欄

又

娜孌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  
衆裏腰肢遙可識應珠

後詩餘卷

暗裏猶能摸得渠 醉倒不須扶喚作周家行畫圖背  
立欠伸花絮底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踏莎行

紅上花梢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羣芳競林聲鳥語帶餘  
寒江光野色閒遊徑 乍雨還晴暄寒不定重門深院  
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病

臨江仙

離別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豪清  
風居士手揚柳洛城腰 文字功名真自誤從今好月

良宵只消憐取畫嬈嬌修門君自到不用我詞招

又送疊羅菊  
與趙使君

官樣初黃過九關解妍時更宜寒挽回人意不成關香  
羅堆葉密芳意著心單 過與後房歌舞手輕盈奪色  
生顏隨釵攏髻與垂鬟欲知誰稱面偏插一枝看

又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只綠  
些子意消得百般諄 初面初生明月酒容欲退朝霞  
春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鶯綺被來伴杜家花

後詩餘卷

士

蝶戀花  
送彭舍人罷徐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回寒  
日暮連峰不許重回顧 水解隨人花却住食冷香消  
但有殘粧污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無尋處  
馬堂前京洛客馬車馬嘶塵如霧借問使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斷山青人已去老幼扶携淚眼仍回顧下二句同

漁家傲  
從叔父乞蘇州酒上錢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牋滿載紅猶溼色關朝花光觸目  
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 青入柳條初著色溪梅已

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後無憑敵

滿庭芳

閭嶺先春琅函聯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窗戲手一樓破  
雙園雲裏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靜松風竹  
雪金鼎沸漫瀉門闌車馬動扶黃籍白小袖高懸漸  
胃裏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瀉潯  
笙歌散風簾月幕輝榻發絲斑

晁无咎云看山公之詞蓋不更此而境也余謂不然  
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境也余

後山詩集卷全

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為卿  
據三年去而復返又三年矣而卿士無欲余之詞者  
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  
筆墨有暇即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  
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主人莫問是誰家  
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後山居士書

後山先生詩餘卷全

后山詩集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陳師道撰師道有全集已著錄此本為雍正乙  
巳嘉善陳唐所刊正集六卷仍魏衍所編之舊逸  
詩五卷詩餘一卷則唐蒐輯諸書補所未備者也  
正集舊有任淵註今皆削去別本各行未為不可  
唐同里吳諄為作序乃極論其註當削則謬之甚  
矣

舒雙峰先生存稿六卷

〔宋〕舒邦佐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舒日敬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雙峰存稿

六卷》提要

序

人之言曰宋無文予謂宋非無文  
今無目耳夫文孰文于宋四六其  
最著者矣南渡以前如永叔子瞻  
之大筆意象冲融自然神逸詩家  
之初唐乎南渡後能手則周益公  
李雨亭爲傑出觀其參用經史錯  
綜時事排偶鎔爲流利對待儼若  
天成極其才情似第汴京諸作者  
而兄之然明眼人必歸正始于歐  
蘇者以能盡而能不盡也我

祖雙峰先生生南渡初奮跡制科于

時哲匠林立而益公寔爲領袖觀  
集中所載呈技益公詞遜不卑益  
公才先生而先生官止郎官位不  
才配則先生之所秉可知詩從少  
陵得氣骨古體尤勝文勢取奇恨  
不多見總之能盡而能不盡者也

序

二

惟能盡所以頡頏南渡諸詰匠惟  
能不盡所以趾美歐蘇而祐啓我  
後人我後人涵泳祖德敢替箕裘  
旣藏家廟且公海內爲嗤宋代無  
文者解嘲也

明崇禎癸酉歲三月三日裔孫曰

敬百拜識



序

三



雙峰先生存藁目錄

卷一

雙峰堂記

訓後

真隱詩集序

定明院造佛殿緣化榜

卽今黃龍寺

印施金剛經疏

賀太上皇天中節表

賀壽皇傳位表

賀壽成皇后牋

雙峰存藁

目錄

一

賀登極表

賀皇帝立后表

賀皇后箋

賀壽皇表

賀生皇孫表

賀壽皇生皇孫表

賀皇后生皇孫牋

功德疏

高宗梓宮發引皇帝慰表

謝賜曆日表

又謝賜曆日表

謝到任表

卷二

賀周樞使遷右相啓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啓

賀陳尚書除同知啓

賀戶部丘侍郎落權啓

賀工部袁侍郎啓

賀中書鄭舍人啓

賀李給事啓

賀薛補闕啓

雙峰存藁

目錄

二

賀黃察院

賀林察院

賀新除張侍御

賀周相判潭州啓

賀王相除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啓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啓

賀京侍郎加待制知成都啓

卷三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賀王侍郎除待制隆興啓

迎湖南孫憲啓 迎趙憲啓

迎湖南岳漕啓 迎河漕啓

迎張提舉啓 迎衡州余守

迎潭帥朱殿撰 賀朱帥交印

賀周相交印 賀趙憲交印

賀孫憲交印 賀周帥相年啓

雙峰存藁 目錄 三

賀江西劉漕冬啓

卷四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上趙鹽啓 上豐漕啓

上劉大諫陳情啓 上吳倉啓

上周相著作啓 謝沈帥薦舉啓

謝趙鹽薦舉 謝吳倉薦舉

謝京尚書薦舉啓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

通湖南趙帥啓

卷五

通湖南陳漕啓 通陳知錄啓

通徐檢法啓 通鄭路分啓

通傅教授啓 通湖北湯憲啓

通廣西方漕啓 通永州徐寺丞啓

雙峰存藁 目錄 四

通吳彬州啓 通章岳州啓

通漢州守啓 通高檢法啓

通善化倪丞啓 通交代吳主簿啓

通潭州褚廣文啓 又

通方教授啓 通善化鍾解元啓

通王狀元謝禁墳山啓

通項正字謝列薦啓

回邵州徐守謝列薦啓

與靖安范令

卷六

五言古詩

曉起

予本不能基因病又止酒

雨後卽事

雨後

雙峰存藁

目錄

五

至後有感

讀退之傳

和洪龜父歲莫韻

送簡賀州五首

送陳糾

七言古體

蠶婦嘆

和懶窩嚴上人紙被詩

讀廣平梅花賦

送張倉移漕廣西

送孫憲就任除秘監赴召

著存亭

壽衡守李國正水詞歌頭

五言律詩

小院

春莫

聞野有饑殍感嘆 初夏二首

晚出

久雨望晴十月六日雷雨大作

雙峰存藁

目錄

六

夢覺

伏枕

小巷

丁巳正月五日

春半卽事

嘲燕子

秀野

和王令尹遊園之作

挽余侔二首

挽左相京大師四首

隱几

七言律詩

晚步

雨後書懷

和許宰于尉間字韵詩後一首送其子赴

太學

于尉燈夜招飲酒酣援筆成詩繼韻

于尉惠詩有流落之嘆次韵招飲

于尉以書室新成惠詩次韵

天寒偶成

梅花

雙峰存藁

目錄

七

冰臘書懷

喜雪

和韵

和林帥喜湯王二魁將還

送馮勉仲赴省

送致遠赴耒陽酒官

病中口占

力古

五言絕句

桃花

以魯直露濕何郎試湯餅爲韻賦酴醾七

首

以昌黎驗長常攜尺爲韻賦筍五首

謾題

七言絕句

春日卽事

睡起二首

聞杜鵑

春晚

雙峰存藁

目錄

八

立夏後熱甚已而棟花風作極寒

榴花

聞蟬

午睡

睡起

立秋後十日

秋暑極熾而雨作涼氣翛然

捲簾

憶官舍芙蓉

夜坐

偶書

至日見梅

瓶梅

書室前植竹今日移梅于其間

圃進賢道中

自嘆

和于湖集茶韻二首

慕容簿送題寶峰石刻并中秋詞以詩謝

之

贈畫魚童秀才

遺術士

贈太素脉王道人

雙峰存藁

目錄

九

爲端夫病起解嘲

以詩追墨

蒲團

題三石屏

一作煙霧昏濛欲雨遠山在有無中

一月色當空山川平地皆如雪後

一月出雲間山川皆如瓊玉

知字宰寓武邑賡楊丞靖安八詠

花光寺送使者書壁

讀子厚乞巧文

讀東坡韓文公廟碑

稅黃助教四首

雙峰存藁

目錄

十



雙峯先生存藁卷之一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輯

雙峰堂記

予竊第歸厭舉子業平生纏繞肺腑欲以古書  
一澣之家近市聾耳聒心蕩一日窺後園古木  
環合桑柘蒙密平林高峰如竦如揖出沒隱見

雙峰存藁

卷一

御希美刊

去城市不步武而得幽人隱士之勝築堂三間  
尾以一軒堂之中有二山闔以入開牖迎之晴  
則髻綰鬟結蒼翠玲瓏不黛而綠不櫛而勻雨  
則飛雲浮霧冥濛其間舒卷濃淡變化無常霽  
耶雨耶無不娛目堂名雙峰志其實也軒不壁  
而窗環脩竹植名花竹簾紗厨藤床石枕夏日  
涼閣清風颯至不減羲皇上人各以牖窗志其

宜也面堂鑿兩池無活泉雨則溢名曰天澤池  
上有橋觀月尤宜新蟾弄影雲霄間摩挲烏藤  
牽挽繩床或坐或倚少焉月色如冰雪冷浸則  
恍若廣寒不覺人世也故以待月名之堂成終  
日倘佯坐則深文牘義名章俊語相與爲莫逆  
起則煙霞吾朋徒林泉吾嘯傲花石吾娛戲蓋  
未始一日不居或過予曰淵明之松菊彼仕者

雙峰存藁

卷一

二

而思此時之不可仕也白公之石樓彼功名粗  
了奉身早退爲身適者也予于二者無有奚玩  
于此曰不然退爲進基靜爲動主靜與退不錮  
乎心而一于動而進也則射利抵巇齟齬嘗糞  
亦恐不免何則誘乎外無以制乎內也若軒見  
之念輕山林之意重則倘來富貴于我如浮雲  
而蒞官行已必不肯少負名教故能成天下之

大功名者每每于心在功名之外者得之予將  
植根本于斯也若夫出而爲雲乎爲雨乎爲鵬  
乎爲鷁乎則又聽造物者處之而已無適不可  
也客曰有是哉退而書之

### 訓後

惟予之在職存心處事必欲上通天意下合人  
情買田築室勤儉得之後世子孫優必聞于詩

雙峰存藁

卷一

三

禮勤必苦于耕讀教子擇嫻慎終追遠毋蚋蚸  
異姓以亂宗桃毋勇狠非爲自惟刑憲倘違是  
言則必爲人指笑曰舒通直郎子孫所爲如此  
可不慎哉

### 真隱詩集序

真隱集者靖安釋氏子權巽中詩也呂居仁作  
江西宗派圖自黃山谷陳無已以下纔二十五

人巽中與東溪可正平爲詩詩名相齊人冒爲

瘦權病可徐師川畫虎行卒章云卽今耆舊無

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正平詩筆高妙自可想

見巽中少時瀾翻百世長無意功名平生祈蓄

皆發於詩題洪崖橋有怒翻銀漢浪冷下太古

雪跳波落丹井勢盡聲自歇之句讀者擊節可

賞由是轟轟有能詩聲一時擅詩名如徐師川

雙峰存藁

卷一

四

蘇養直汪彥章王性之立之僧覺範正平傾意

與交有唱斯和金鳴玉酌師川跋其詩云巽中

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予每見之未示名字

輒能辨大率如得李北海字字外出骨骨中藏

後讀之者當置軸紉繹想見靜坐時也覺範云

近雙林對床夜語聽其誦近詩十餘篇令人

骨清神爽通夕不寐前輩不浪許予此數語洛

人間與此詩俱不朽何用後人厝詞第向來芬芳人口者流傳僅十數篇觀者恨未見其全如太白殘月閃閃窗几而全漢之光芒未露也臨川許公宰靜安之明年政平俗寧棠陰訟簡婆掌文字間得其詩全集諷詠不釋而大帥給事程公鴻儒碩望擁節南服鎮以清靜令修庭戶化行湖山暇日搜遺采古而真隱詩因得上干

雙峰存藁

卷一

五

大府意其間豈無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之句如叅寥道人得東坡先生賞音者朱絃古調一經品題則是集也播傳士夫間將家有之此可爲異中今日賀而不敢不書其顛末如此某與巽中生同縣與其宗人遊得出處甚詳晚年宴坐祖席雲水淡如獨酷愛詩每得意忘形作推敲之狀出門數十百步忘返不知

者意其狂于酒也此集遞相傳寫不無魚魯然謹昔人白鷗沒浩蕩采菊見南山之戒不勝以意逆之姑俟博古能詩之君子

定明院造佛殿緣化榜

卽今黃龍寺

定明古寺山枕黃龍現寶王剎林天青紅一落劫火瓦解米融有善上人倚杖瘦筇百本買杉五丁鳩工一毫未立孤雲還峰我等衲子思始

雙峰存藁

卷一

六

圖終銘鏤遺音續緝前功如船跨海無帆莫東十字街頭舖說家風黃面老子寂寞爲宗立雪齊腰豈屋帡幪黃金佈地旃檀成蓼假莊嚴相發人敬恭人生百年掣電飛鋒積金至斗用盡竟空惟布施力還報無窮如水映月面面相逢洪纖不爽如響各鍾願諸檀那成我梵宮捐金御玉層層重重萬瓦疊鱗兩梁架虹樽櫨拱枅

間彩青彤天龍糾繞中嚴紺容咄嗟而辦如燃  
指中成大緣事其報必豐如須彌山福祿屹崇  
此一瓣香十方溥同

印施金剛經疏

八萬四千偈都是法門三十二分經此爲教髓  
如夢如幻泡要識真詮求色求聲音莫生妄見  
既諸佛爲人宣說故某甲鏤版莊嚴遇此三元

雙峰存案

卷一

七

施之百卷居士得聞懽喜今朝有句舉揚且道  
云何于此經是究竟第一義離他人我相衆生  
相壽者相了得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直見本  
源方名解脫若只是箇癡癡鑽故紙如何識得  
金剛不壞身凡我見聞頭肯聽受

賀太上皇天中節表

舜絃奏五方歌長養之風漢嶽呼三適際誕彌

之月懽騰萬宇慶洽兩宮恭惟 大德難名成  
功不有丁纒呈瑞仰符南極之占亥首紀年俯  
協絳人之數竊窺堯典可卜皇齡况茲付托之  
得人專以逍遙而養性壺中不老物外長生臣  
身繫熊湘心馳象闕未央奉卮之祝雖莫綴于  
朝班凌煙置酒之懽甚喜傳於盛事

賀壽皇傳位表

雙峰存案

卷一

八

孝心日致思釋重負以養親宸斷天行故舉大  
寶而與子綿洪有托定省無違臣聞漢殿未央  
自此莫聞于善繼唐宮興慶後來弗見於相傳  
豈如自紹興而距淳熙以重華而允德壽恭惟  
英明獨運仁孝兼全措六合安若覆孟視萬乘  
真猶脫屣而况上奉長年之聖母下觀好學之  
神孫聖四世于一堂聽三呼於九陛邦家甚盛

編簡未聞臣遠竊守符莫陪班綴王季爲父武  
王爲子深知文后之無憂帝堯作典大禹作謨  
敢請虞書之兼載

賀壽成皇后牋

道訪全山授以震男之位禮隆媯納稱乎坤母  
之尊慶謁內庭懼騰外宇恭惟 資全慈儉性  
體靜專浣服示先登著嬪京之與塞裳而去助

雙峰存藁

卷一

九

成與子之謀母儀后德之俱全古往今來而罕  
有臣濫叨分守遂阻趨班太姜太姒而太任知  
僅配三宮之德若堯若舜而若禹豈惟觀一道  
之傳

賀登極表

皇圖有托慈極親傳增二典之光華成兩朝之  
揖遜古今罕見夷夏交懼恭惟 天開濬哲之

資日就緝熙之學青宮主器翕然民望之歸黃  
屋受圖久矣聖模之定月取三陽之泰明瞻兩  
作之離矧父作子述之同時自祖武孫謀之疊  
見若堯舜禹相傳于古則昭合而不殊如睿元  
肅親授于唐殆同名而實異道堯三聖法守一  
家重脩侍膳之前規再論執中之數語臣濫叨  
分守尚阻趨班頃慙四皓之從遊敢言羽就今

雙峰存藁

卷一

十

賀皇帝立后表

有夏承虞已光臨于太寶塗山翼禹宜首正于  
中宮既婦道之俱全又慈皇之親命家齊國治  
神福民安恭惟 德冠百王統傳千歲念人心  
道心之論雖相授以執中然周南召南之風尤  
有資于治內爰闡塗椒之貴俾符指李之祥奉



其旨于三宮正乾坤之兩位臣獲觀盛事阻造  
清班文王至內門而日三想已同于問寢太似  
嗣徽音而斯百更請祝于多男

賀皇后箋

舜典禹謨有允三聖關雎麟趾正始二南恭惟  
性體慈仁躬行清靜乾出庶物坤土應以無疆  
日宗衆陽月邁明而並照贊五日一朝之禮爲  
雙峰存彙 卷一 十一  
萬年千載之懽臣將漕有行趨班無自家齊國  
治已新王化之基地察天明益助吾君之寿

賀壽皇表

聖人之大寶曰位既已光傳天下之本在家尤  
宜正始爰示嗣皇之訓俾明中闕之儀龜筮協  
從神人懽喜恭惟 不以位爲樂思與天爲徒  
盡道事親貽謀翼子謂扶桑升日光臨諸夏之

初而僊李盤根宜正長秋之號想婦道更脩于  
孝道而愉衣燕舞于斑衣臣濫領使華獲覩邦  
禮禹謨舜典豈惟觀一道之同麟趾關雎頌宣  
布三宮之化

賀生皇孫表

天睽炎圖早聞與子祥開朱印新見抱孫懽動  
華夷福綿宗社竊以漢室畫堂之慶宣帝喜而

雙峰存彙

卷一

十二

自名唐家內樂之習元宗爲之臨澡然未有其  
旨奉兩宮之日誕彌成五世之懽惟我熙朝藹  
然盛事恭惟 以仁保國以孝事親西掖東漸  
德汪洋于禹甸山輝海潤人歌詠于啓賢肆時  
賢王茂毓家嗣蕃衍盛大胄益繼于神明安富  
尊榮國自同於箕翼臣身馳周隰心戀漢庭嵩  
嶽三呼莫與奉觴之列本支百世第知過曆之

期

賀壽皇生皇孫表

瞻自天心佑無疆之大曆瑞呈王印生有道之  
曾孫慶謁宮闈懽均海宇恭惟 垂永治久脫  
屣功高在位三十年無非積累爲春八千歲坐  
看雲仍漢家隆準之孫虞舜重瞳之胄宜書堂  
之交賀致太史之疊書臣假漢節以遍馳與周  
雙峰存藁 卷一 十三  
邦而咸喜三聖相授幸觀揖遜之傳五世其昌  
更覩延洪之慶

賀皇后生皇孫牋

曉望宸宮徧謁懋慈之氣香飄內殿忻聞誕育  
之祥國祚無疆天顏有喜恭惟 坤承乾而作  
配月並日而爲明方瞻綵服之嬉更喜綠車之  
慶晚問安而晝視膳繇助孝于兩宮上承祖而

下抱孫遂全懽于五世慈仁昭假嗣續蕃昌臣  
跡阻三湘神馳九陞望雲切矣莫捧漢庭於萬  
之觴就日視之惟想唐帝見三之喜

功德疏

梅露小春誕彌厥月葵傾諸夏請祝聖人更思  
徼福于神明蓋欲盡忠于臣子恭頌大德必壽  
無疆惟休八千歲春八千歲秋長留日月五百  
雙峰存藁 卷一 十四  
里荒五百里甸盡復山河

高宗梓宮發引皇帝慰表

八音遏密咸表堯喪萬壑爭流姑從禹塋龍輻  
卽路龜日就陵竊惟太行太上皇帝功光祖宗  
德參天地非心黃屋共知脫屣之高乘彼白雲  
忽報攀髯之斷陛下欲極三年之制難踰七月  
之期目送稽山忍見登僊之仗心摧前殿空餘

上壽之厄悲暮轉深涕淚俱下願少寬於聖抱  
用大憫于群情

謝賜曆日表

曆數在躬亦久聞於禹命歲月無易行方謹于  
夏時恭拜成書敢云故事恭惟 誠參化育幽  
贊神明雖自得裁成輔相之宜然必謹折因夷  
輿之令臣識清臺之審課感丹扆之授時繫戶  
雙峰存藁 卷一 十五

又

道運陰陽妙雖歸於丹扆農知蚤晚課必待于  
清臺恭拜成書仰听大德恭惟 曆稽堯命政  
法舜齊水火木金之脩功歌六府日月星辰之  
次紀錫九疇爰正夏時遙頒禹甸臣敢不甫先

時授肅勵司存正月始和已戒布刑之象孟秋  
既至更令斷獄之平

謝到任表

索粟長安愧乏絲毫之補分符蒸水謬膺綸綍  
之榮初見吏民具宣詔令告以朝廷所遣吏之  
意是皆聖主不忘遠之心莫不惟忻至於鼓舞  
臣性天竄薄材地荒疎徒遠紹于箕裘遂叨塵

雙峰存藁

卷一

十六

于簪組半生州縣微善軍之可書二載京都俾  
權酷而奚益敢云假寵試以專城弟守嶺陬既  
接雁行之近親霑祿養又安烏哺之情在臣之  
私于計良便惟郡縣重湖繁劇之所而路當二  
廣往來之衝旁列兩臺政拙易于呈露籍惟五  
邑財乏窘于枝梧矧多谿洞之錯居元欲羈縻  
于有道于焉分土惕若臨淵茲蓋伏遇執舜之

中敷堯之命每貴西京之治璽必書貞觀之屏  
風知臣久在塵埃備識里閭之情僞念臣服勤  
猷必知稼穡之艱難特借寵光俾塵任使敢  
不勉思一得圖報萬分疏導恩波接湘流而無  
際布宣聖德與衡嶽以俱高但使民之安居實  
爲臣之報國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二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賀周樞使遷右相啓

恭審升從樞府晉秉台衡雖聖主詳于用賢非  
苟片言之合然天下望其爲相已恨十年之遲  
想見舜湯選衆之初如聽文富宣麻之日君子

雙峰存藁

卷二

一

更相而稱慶國人鼓舞以交懽某官道粹聖賢  
文追盤詰其外如春風和氣潤萬物而無聲其  
中如泰華嵩高更千變而不動蚤聞簡注直上  
清華奈何正邪冰炭之殊遂起漁釣江湖之興  
身退歸而名愈白民思切而上趣還洎重入于  
脩門宜卽登于潭府燒楮燭而書天詔尚借筆  
于一蘇本兵柄而破賊心又托威于一范衆僕

維巖之久矣公如止水之澹然果出前旒亟登  
上衮勃處右而作相用振家聲旦居左而爲師  
行光世績本以平生涵養之地播爲元宰造化  
之鈞治體重輕人才純駁運之掌上探若囊中  
自此內脩而外攘可以朝行而暮效矧一代詞  
章之主皆謂文忠之後身而三台品位之崇又  
過廬陵之前美豈特天開于我宋是將地重於  
雙峰存彙 卷十一 二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啓

虞書登御鋪張萬世之休漢相疇庸陞進 公  
之秩光生宰路喜動朝紳某官開濟兩朝經綸  
四海胸中藻火斷天下之大疑肘後芝參養民

間之和氣自毗初政卽見老謀以謂今日欲如  
曩日之安當贊後聖恪遵前聖之治爰彙重華  
之庶政勒成有宋之一經鴻筆摘詞進瑤編而  
稱善衮衣陪蹕儲寶殿以多儀矧以彌縫輔贊  
之勞復此潤色發揮之美昭登亞保庸答豐功  
一話一言願永持于國論三公三少看序進于  
官聯某忝聽告庭阻陪賀厦寫琬琰而爲訓豈  
雙峰存彙 卷十二 三

續

賀陳尚書除同知啓

誕敷顯冊進貳洪樞聽履而上星辰纔聞暖席  
運籌而勝帷幄又見告庭自非以大忠而結前  
旒安能不數月而登宥府華夷震悚廟社尊安  
某官道傳洙泗之淵源文追盤詰之瀨壘胸中



藻火判議論之大疑肘後參差養國家之壽脉  
早紬書于東觀旋演綍于西垣藉令安步而徐  
行久合爲霖而作楫十年江海一節冰霜壽皇  
形宣室之思嗣聖得商山之皓自從羽翼起會  
風雲從列甘泉正三銓之繩尺班陞宗伯典五  
禮之範防史闡高筆削之公經幄鑒論思之益  
人瞻維石帝付本兵平輔漢而出六計之奇家  
雙峰存藁 卷二 四  
聲雖在益贊禹而格兩階之舞德勝爲先有言  
可以興邦上策莫如自治倘國如一身之有元  
氣所養既堅則虜如孤星之對太陽其何能久  
然後以六經之心地爲四海之春風冠帶蠻戎  
填荒宇宙歷盡汾陽之考公亦何心畫徧雲臺  
之勲國自有典繁衆素望非愚敢諛某舊出化  
廬今依鈞秉聽速郵之傳命喜折展而不知鴻

毛遇順風豈但慶明良之會燕雀賀大厦又將  
假棲息之安

賀戶部丘侍郎落權啓

顯膺天獎正貳地官總司會之權氷街雖舊拜  
卽真之命風采維新除目一傳懽聲四起竊惟  
禁路莫重民曹雖東南號財賦之淵豈可飲箕  
而過取而國家給官兵之費又非畫餅之可充  
雙峰存藁 卷二 五  
多爲道御權御之高譚未聞民足君足之實利  
有能遊遊于肯綮之際茲謂傑出于流輩之中  
擢之爲真用以示勸某官材兼數器學綜九流  
日允玉潔之文橫流筆下地負海涵之學飽貯  
胸中蚤鳴屢于周行旋分符于外服乘輅聽覽  
吏膽落于威名袖手經綸衆口爲之浩嘆果膺  
召節亟拜上卿仍題史筆之公遂總版圖之賦

謂錢當流地豈可使帑藏之虛然財非雨天又  
必持根本之論閱時能幾奏效甚優爰撤假齊  
王之名庸表直漢相之出少持筆橐卽正鈞衡  
某得于傳郵喜至折展目凝天上莫懲吏于瘼  
賀之行書繫湘中姑傾倒于回鴈之足筆舌一  
二襟懷百千

賀工部袁侍郎啓

雙峰存藁

卷二

六

曉禁出綸冬官貳職舜曰禪予從欲既不犯于  
畫衣垂哉命爾共工宜光持于紫橐自擢朝紳  
之望愈增禁路之高某官天宇清明神鋒峻拔  
名魁四海與星斗爭煥其文氣蓋諸公壓嵩岱  
不更所守蚤橫經于學省旋提筆于著庭良史  
殺青望郎圖錦一麾而爲太守再見而拜上卿  
多所平反不畏強禦誰歎怙勢欲私縱大理之

因公也發奸乃反落御史之膽上曰獻納論思  
之地俾此剛明正直之臣請讀車攻八章皆因  
脩器而復古毋謂考工一記止言辨物以示人  
頓新起部之規模兼冠賢關之軌範逾高卿月  
已逼台星某喜聽傳郵情因躍冶想夔龍會集  
扈翠輦以方新而葵雀何知第朱門之來賀

賀中書鄭舍人啓

雙峰存藁

卷二

七

擢于右史職乃西垣綸閣坐對于紫薇官雖不  
缺蟾窟首攀千丹桂人則罕逢何幸鳳閣之新  
除忽得龍頭之高選才與位而相稱今視古以  
增榮某官晁董聲名歐蘇詞翰斗魁多士謂橫  
翔提出而乃宜砥柱吾心何難進易退之甚武  
方讀四庫之未見忽乘六轡以周詢詩酒忘勞  
湖山供咲衆恐環轍之將老公如古井之不波

以悟前旒亟頒召節坐錦窠而應郎宿夾香案  
而侍玉皇更惜是是非非之書來演灝灝噩噩  
之訓在昔泰陵之初政嘗觀東坡之召還亦如  
是而三遷不少差于一職擬人至此盛事曄然  
政作舍人何憚詔書之旁午覃爲宰相始知經  
術之該深大振家聲增光朝路某速郵以告賀  
厦無從大冊高文行觀脩五鳳之手宜心寫意  
雙峰存藁 卷十一 八

敢先陳雙鯉之書

賀李給事啓

青瑣虛員丹宸有詔擢西掖發揮之妙正東臺  
封駁之司仰惟僊李之騰芳粵在有唐而爲盛  
舍人如嶠大號今多主爲之給事若藩批制勅  
所不便者泊來我宋益茂孫枝觀今日選除之  
新備當家先後之美可無素尺往候黃扉某官

雲錦織裳玉匙啓鑰深天地以潛之學引星辰  
而上之文少年唾取于兩科一日名宣于四海  
自表儀于朝著以翰墨爲官常東觀讀未見之  
書石室緬不刊之史坐黃昏而紫微作伴已影  
綸省之纓當半夜而金蓮照歸兼直玉堂之印  
人一得之而皆稱佛世公兼有此則可謂米衡  
更膺書接之榮亟正夕郎之拜却詞頭已高前  
雙峰存藁 卷十一 九

陵

賀薛補闕啓

帝命甚新諫員復舊惟山甫能補袞之闕親擢  
何先蓋廣德論乘船之危家聲素直旣賀清朝

之舍已又喜上坡之有人竊以九天從諫如從  
繩群公憂國如憂已凡有忠嘉而必告尚虞遺  
闕之不無況前代嘗以此名官暨本朝始從而  
更制今欲裨于丹宸當盡復于青氈仍稽建白  
之章首選公清之士衆多睥睨公獨掀騰某官  
雋望隆名允芒星斗清規勁節照映冰霜早迪  
簡於王庭遂編摩于樞府今日不云無過而稱  
雙峰存藁 卷二 十  
補過君子豈肯當言而不盡言箴必鋪于六條  
線深藏于五色彌縫政治綴緝綱維矧于唐世  
而觀之亦以薛登而處此彼小而論七子之弊  
猶且傳今此大焉格君心之非自能越古行且  
冠七人之列豈徒增一姓之光某除目初傳懦  
東充激歸鴻可繫敢畧陳質厦之書嬰鱗非難  
行聽上積之疏

賀黃察院

疏恩北闕分察南司橫壁水之經範模有素執  
霜臺之簡綱紀方新太平所基善類有恃某官  
學該而識正氣勁而貌和條屯田之便宜營平  
智畧撮長編之機要溫國規模觀其披肝膽之  
忠可以任耳目之寄果膺眷簡親昇梓彈然士  
在平時恨弗司於擊搏及身居此地常自作于  
雙峰存藁 卷二 十一  
遲回竊知孤高動多雋偉願以君子小人爲上  
而區別然後侍從近臣以次而階升某欣聽顯  
除適叨收召抗章丐免恐未達于門闌引筆輸  
誠敢先馳于竿牘

賀林察院

天庭出命言路得人肅我清朝方切新天子之  
念叶于衆論獨膺真御史之除此事久無有識

相慶竊謂朝廷紀綱之選莫如侍從薦舉之公然以一人譽而用之尚幾偏信若諸大夫皆曰賢矣允謂僉諧是宜六察之峻遷首用三賢之合薦某官孤忠照世正學師心歲寒而栢不凋一生自信風疾而草逾勁衆目皆知雖清議之翕隨亦丹衷之素賞爰從宮教擢自臺評正當風霜擊搏之時况值天日清明之始必如鷗而

雙峰存藁

卷二

十一

逐雀肯舍豺而問狸先區別於薰蕕徐昭登于槐棘某歛聞新制殊激懦衷鳳凰鳴朝陽想見衆鳥之喜燕雀賀大厦敬脩饋鯉之儀

賀新除張侍御

演綸西掖專席南床秉筆立螭方夾玉皇之香案峩冠戴豸歛升御史之霜臺太平有基善類所恃載觀臺長多用序遷六察院之分必謫梓

彈之譽三獨坐之貴始專雄劇之司未有擢自右均徑躋橫榻伏讀除目仰測皇心蓋將借路于風霜儲作異時之霖雨譬如虎在山而藿不採然後石維巖而民具瞻此上所期亦衆素望某官孤忠身許正學家傳朋次九流凜凜濟時之畧筆端萬象煌煌貫道之文早際重華之知已處司宗之貳經綸未展恬退自如暨遇重明

雙峰存藁

卷二

十三

亟頒一札長江萬里暫持將漕之權列職九卿卽應太常之選榮來紫宸之侍遽先白簡之持惟其懷鐵石之心可以摧山嶽之時方聖主大有爲之日亦賢者不可失之機願以君子小人爲上言之然後西樞東府歷階升矣某逃聞親擢倍激懼悚一馬乘驄共喜正人之用雙魚緘素少伸下執之恭



賀周相判潭州啓

華陞秘殿出判汾藩廊廟老臣去蓋復青氈之舊  
詩書元帥尚迂赤舄之臨以救旱夷夏之餘爲  
綏靖湖山之細垂紳不動奠枕俱安嘗攷周公  
夾輔成后破斧之征四國何不亟動于風雷東  
山之役三年乃始迎歸于袞繡仰窺天意有警  
王心蓋再合之難則其信益堅而歷時之久則  
雙峰存業 卷二 十四  
其事愈白偉哉今日繼此家聲某官百辟儀刑  
兩朝柱石文章如歐陽子皆謂廬陵之後身德  
行如司馬公自是洛中之前輩重華擢爲上宰  
嗣皇畀以貳公如舜選舉如益贊禹天下春風  
和氣之薰協朝廷泰山喬嶽之尊安忌者謗以  
非衣浩然歸於綠野四海惟愁其老去九天極  
一還歸途煩十乘之啓行雖歷三辭而弗許

乃知分閫是亦假途昔者文潞公之再相則由  
許以朝富鄭公之重登則自汝而入恐未開于  
潭府已亟駕于追鋒矧詩什之所傳與歲華而  
宛似某職供奔走化近陶鈞東閣初開雖莫與  
瞻于巖石南枝已露行須染指于梅羹

賀王相除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啓

力辭上宰出判輔藩前相位十數公未有此得  
雙峰存業 卷二 十五  
君之久去王畿五伯里何忽膺分陝之除得非  
了天下于咲譚便欲輕人間之富貴雖以明天  
子欲留不可加之大學士式寵其行郡民甚懽  
國計似左某官端抱致君堯舜之學不數中興  
丙魏之功置諸左右者幾年徧持文武之二柄  
惟其輔贊之藏用了無形跡之可窺是以聲色  
之不勞端坐廟堂而自定何拂衣去三公之位

乃建繡窗八面之衢雖云自葉流根并京蒙福  
豈若昂首低尾爲王留行所忻太末之區甚邇  
東陽之壤粉榆在望何殊畫錦之榮鱸尊難留  
皆竚青氈之復某素依鈞樞驟聽郵傳浩嘆再  
三可恨無人安長者之側誦詩數四惟祝有袞  
迎我公之歸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啓

雙峰存藁

卷二

十六

陸華書殿出鎮輔藩朝登巨贊已在簪筆持橐  
之列國有大政遂總方伯連帥之權十乘光臨  
百爲具舉某官材周世用識洞幾先貫日孤忠  
傳紫巖之衣鉢潛天妙學得南軒之根源雖公  
相故是家傳然富貴皆吾自取周詢浙部何忝  
理輪之綱尹正神京不作畫眉之敝扁舟忽去  
一節召歸還天禁之從班掌地官之大計惟稽

山之萬壑似漢家之五陵方嘆此群工血指之  
羞遂屈于族庖更刀之後既別盤根之利益知  
遊外之餘諒卽袞歸豈止氈復展大丈夫平生  
之志了先丞相未爲之勳某通家曾托于膺門  
攬轡又依於孔里傳聞異數倍激懽崇剪紙陳  
情聊達凝香之寢濡毫候賀佇聆入覲之圭

賀京侍郎加待制知成都啓

雙峰存藁

卷二

十七

榮陞次對盡獲四川方喜皇華之北旋又擁碧  
油而西去雖一歲再爲萬里之行役寧無叱馭  
之勞然二事斷非衆人之所能正是掀天之舉  
旁觀踴躍敢緩贊揚某官蓋世隆名經邦大手  
平生爲國難盡形容近事出疆尤誇俊偉子所  
執禮口伐可汗彼雖言語不通而嗜欲不同知  
我父子有親而君臣有義竟徹胡樂肅奉

富公歲幣之增尚懷不滿蘇武節毛之落幾得  
空名未有引大義而屈虜酋是宜陞法從而厲  
臣節何尚捫參歷井不卽旋乾轉坤瞻言西顧  
六十州遠去南面八千里殿邦必得真宰相此  
地乃如小朝廷所以文潞公歸而端拜西樞趙  
清獻還而竟察大政謀帥便爲擇輔觀往可以  
知來浣花碧鷄莫作遨頭而驚俗眼松州雪嶺  
雙峰存藁 卷十一 十八

端要籌邊而繼古人當機則指貔虎而復長安  
無事則以琴鶴而保全蜀盡令蠶叢見州之衆  
如近龍顏目表之先底定一隅歸襄九陛某叨  
依恭梓喜近傳郵想大艦過洞庭青草之間難  
陪燕賀然清夢隨羅唐灝瀨之上何異登龍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三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于南國  
次對之貴又峻陟于西清匪瞻上東易哀異數  
竊以久任之法在昔非無寇君願借于一年止

雙峰存藁

卷三

一

爲請留而少駐黃霸雖稱于八載蓋亦旣去而  
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至一命再命而  
三命某官量容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之三千  
蚤結宸旒徧儀朝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  
封駁瑣闥大展回天之方不肯尺枉力求外庸  
自作南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默行于  
席民自得于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爲邦而

固本分毫之罪不貸思戢吏以安民一意行寬  
大之書衆口滿循良之譽上曰召用僉曰允諧  
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爲大才而少屈擢居侍從  
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旣以憫其戀闕之思又以  
寵其殿邦之績只恐繭絲保障難留舟楫壅梅  
卽聽賜環靡容臥轍某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  
昔蒙賞音于山水之間而今有敝廬在枌櫨之

雙峰存藁

卷三

二

賀王侍郎除待制隆興啓

允膺紫詔榮鎮洪都峻西清次對之班增南國  
元戎之重且四海日望末冠之從吉而九天細  
詢歲月之及期宜奏祥琴亟頒召節斯民在祿  
帶江湖之地有田不秋明公挾康濟宇宙之才

視人猶溺少屈於外以蘇此方某官直氣敢言  
剛腸疾惡爭是非千萬乘威嚴之所擊姦慝於  
衆人趨附之時烏府早登抨彈不避螭坳旋立  
言動必書掌帝制而對紫薇陟天官而比金鏡  
茲淹三載遂拜十連霞落鸞孤之詞恍疑舊筆  
春生秋殺之政殆是前身載瞻滕閣之遺規應  
記王璫之舊物恐難稽于分閭當卽賀于宜麻  
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屐念北闕朝天之路曾觀  
後塵望西山捲雨之簾今依鄰燭厦一成而欲  
同葵賀地千里而莫遂鴻趨徒有筆端以寫心

曲

迎湖南孫憲啓

抗章請外持節平反九郡桁楊喜見使星之動  
三湘泉石懽迎文伯之來然君子勇退之何高

雙峰存藁

卷三

二

以聖主屢留而弗得國雖左計公則全名某官  
學抱真傳文推奇分雖嬉咲怒罵亦可衆口矧  
泓涵演迤自成一家此亦緒餘未爲僞偉項者  
討論於史院與夫獻替於諫坡慷慨數篇不異  
澹庵忠憤之疏輯編五典又過醉翁紀傳之書  
旋領袖于賢關遽驅馳于荆壤切窺唐史嘗睹  
陽城亦如是而三遷殆真同於一律然而起布  
雙峰存藁 卷三 四  
木而居諫裂麻猶待于七年繇司業而浮湘剖  
竹止煩于一郡雖形似之少異較名節之寔同  
矧搏風九萬里之初于焉歛翼今屈指二十年  
之後來也乘輅訪橋井以猶存問鶴僊而無恙  
少詢周道卽趣曹萊某爲貧所驅濱老而出惜  
當書獄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其將  
恕而戒淵魚之察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此皆平

生方開之所聞未審今世君子之肯售敢因半  
面盡吐寸心指迷先炷後山一瓣之香托庇續  
詠杜老萬間之厦不我先不我後有如是之遭  
逢取人暮取人朝願弗忘於微賤

迎趙憲啓

顯拜雲章榮更霜節自司倉而持憲益瞻臺治  
之尊旣出嶺而浮湘庸示公歸之漸統臨所暨

雙峰存藁

卷三

五

鼓舞斯同某官四海真英五陵間氣流波濤于  
筆下賀白詩辭燦日月于胸中間平事業三朝  
通貴兩郡持麾峽水融川徧作有襦之詠洞庭  
春草遂煩水繡之行戴白垂髻左餐右粥遺愛  
多留于荔子去思每切于榕陰遂勞四牡之光  
華還領五羊之歛散如子見母似物再春遠民  
甚歡公論則鬱調五嶺皆炎之地衆所遲匪六



轡如濡之車獨何淹滯亟命黃弟之別來爲紫  
蓋之游或曰湖湘曠焉土壤此方久矣與鳥言  
夷面之雜居習訟詈然况雀角鼠牙之難辨此  
俗之所深病而愚以爲不然凡下之俗之隆汙  
視上之人而向背召伯聽而訟息臯陶明而刑  
清得人如公何遜於古維城已疎秉樞是期某  
白屋一寒青衫十稔墮在獄吏之數徒守書生  
之言然而疑罪惟輕慘者惜其漏網得情勿喜  
黠者咲其坐癡自知其難何恃不恐有香一瓣  
政欲參避席之餘庇賀萬間豈但作容身之計  
霜催九月秋滿千崖願徐行李之驅亟有泥芝  
之詔

迎湖南岳漕啓

綸詔自天計臺易地駕輕舟而出灩澦持英節

雙峰存藁

卷三

六

雙峰存藁

卷三

七

而上瀟湘已辭蜀道之難便覺長安之近只恐  
漕關之路假爲歸袞之階此雖民言實占天意  
某官才全德備神和氣夷雖功名高貴之自求  
然將相公侯之有種方上登麟閣每念汾陽之  
極忠及晚識龍駒深嘆召公之是似銓曹晉掌  
戎監升華蓋令赫奕之家聲盡還氣象于今日  
如魯公光周公之績如條侯續絳侯之勛奚勞  
原隰之驅未濶雲霄之步蓋岳鄂相望有故家  
貔虎之營尚存而川陝平分亦古人牛馬之運  
斯在故煩周覽大展壯懷爰自梓潼移于衡嶽  
湖分南北雖有此疆彼界之殊民一歌謠不出  
去思來暮之語想因假道尚記攀車更能爲此  
而少留無不見公而大悅某自其拙宦羞學時  
流既不徇人而走趨安能與世而諧合知難伸

于屈駿頗時夢于鱸人有一天我有二天非  
敢祈于私請堂遠千里門遠千里願廣布于上  
恩

迎河漕啓

抗章請外攬轡載馳賢者建臺閣郡誰不舉手  
直臣去國有識甚爲寒心思雖徧于三湘勢恐  
輕于九鼎敢云私賀姑載公言竊惟臺諫朝廷  
雙峰存藁 卷三 八

之要官出處君子之大致倘進退之機不決則  
聲名之全實難蓋富貴如醪母之酣人愛之者  
鮮不落其機穽而君父如雷霆之在上畏之者  
誰敢抗其威嚴自非先辦于拂衣詎能力進於  
苦口是以歐陽公之于河北蔡端明之于閩中  
皆從諫坡旋領漕運夫二公之始計豈願終爲  
此行然兩全之實難祇有不合則去至今言史

尚照丹心如或顧戀于其間必將嚙嘿而弗語  
一時之榮華固含羞而得矣萬世之議論誰倒  
水而洗之孰謂于今又見盛事某官卓然忠義  
之致主凜乎行止之過人頃在臺端已著乘驄  
之節暨居諫省復見逆鱗之忠蓋今風俗委隨  
論說淺陋三綱不立四維不張內未建於國儲  
外常防于敵侮此愛君者所當流涕而太息而  
雙峰存藁 卷三 九

謀身者以爲閑暇而偷安自非我公誰吐素憤  
曾傳郵之弗布而削稿以爲忠諫草夜焚扁舟  
明發今以王臣之蹇蹇出爲使者之皇皇必能  
激濁揚清裕民足國然當今歲頗厄常賜民憂  
難食而所恃寬政郡無素儲而又資救乏如補  
者瀉者之交望用藥固難兼全然取之予之之  
適宜活國自有老手宜寬督課之期限或除已

甚之科名內脉既疆外症自起至若按臨于寮  
屬尤當分別于正邪如君子得用而不間以小  
人則天下可平而何況于一路顛高勁節毋忽  
狂言徐埃賈傳宣室之恩而後曹裴舍人之趣  
則盛名全于終始清譽播乎古今某曰屋一寒  
青衫十稔浪舍水雲漁釣之樂來踏錢穀訟獄  
之塵然而情必得真肯使在縲繼而非罪人于

雙峰存藁

卷三

十

我奪將不待彈劾以歸耕確守書生之哀矜敢  
作俗吏之健決豈意末路又竊餘光流水高山  
倘遇知音于今日掩瑕匿垢必歸全璧于他時  
老火回鞭涼風發軔敢請使軺之駕蚤符屬郡  
之瞻

迎張提舉啓

擢從郡取光擁使華繇大江而上重湖頗勞涉

遠從兩轡而持一節實賀遷喬候氣由關露誠  
簞室某官劒藏寶匣之古水貯玉壺之清名宦  
累年直要仰天而攀桂計程今日自當得地于  
荆花尚分漢郡之符首說池陽之政文非桂壁  
盡布六龍御天之恩章上叫關何畏九虎守關  
之勢丹旰聞而三歎清議爲之一伸尚欲激朱  
輪之心使知慕繡衣之貴寧追鋒之少緩煩沃

雙峰存藁

卷三

十一

轡以載馳闔郡耄嬰初不容于臥轍傳家事業  
又復見於埋輪財貨本末知費經營貴賤奇贏  
要從民便少勞散粟卽聽持荷某委擲寸長奔  
波斗祿小大之獄不能察懼天譴之難逃出納  
之吝謂有司豈書生之素習終夕五起遶木三  
依杜老萬間豈但斬廣厦之庇南豐一辦更顛  
祭避席之餘

迎衡州余守

芝塗右掖竹剖左符聽蒸水之風謠云何來暮  
露嶽峯于雲霄觀亦爭先舒徐盡戟之森焜耀  
彩衣之戲忠孝具美道路榮觀竊以在昔衡陽  
爲今劇郡雁峰占湘中勝槩之一石鼓與天下  
書院之三合江留昌黎栽竹之詩花光得山谷  
愛梅之句天低湖近星並臺高必深旒辰之知

雙峰存藁

卷三

十二

始畀繭絲之托其官鍾七閩之間氣生四諫之  
名宗將及可破于大輒明珠能照于兼乘已近  
長安之日奚分刺史之天思奉南陔之旨其莫  
如外便不戀東華之塵土尤見中存雖此邦財  
賦僅足支吾然在庭獄訟頗亦清簡纔歌有袴  
卽聽賜環某止爲饑驅墮在吏役舍水雲漁釣  
之樂染桁楊朱墨之塵出納之吝謂有司邦賦

尚可小大之獄不能察民命云何興欲盡于  
州身歟逢于廣廈有天可獨肯容賤子之少儔  
畫地以爲寧使古人之重歎臘將寒去春送陽  
來願劑量於天和以迎承於帝祉

迎潭帥朱殿撰

出綈起家建牙分閫四方負篋爭親道德之師  
十乘戒塗奪作詩書之帥斯文未喪吾道將興

雙峰存藁

卷三

十三

其官心見聖人名滿天下格物致知之學豈徒  
師弟之傳收時行道之心要盡君臣之義然而  
州麾使節出則撫摩講席經筵入而啓沃每辭  
軒冕歸臥山林席間之丈不虛戶外之屨常滿  
夫豈時之肯舍其或道之未諧今者一札新除  
再辭弗許灑神毫而親獎表天辰之勉行我克  
灼知盍起作百城之福達則兼善要盡行人

之言某自愧庸迂幸同巡管重關起鑄政有坐  
於發明一舸浮湘當自謀於親炙

賀朱帥交印

古著得日植纛班春父老聚觀皆頂天而鼓舞  
學徒紛集將借地以依歸喜氣浮湘懽聲震嶽  
某官動靜語默無息非真用舍行藏隨時各當  
得賢爲重知天語之難回挈道俱來覺人心之

雙峰存藁

卷三

十四

自向矧臨新治乃是舊遊登定臺而思于湖之  
醉吟望祝融而憶南軒之聯轡江山不改歲月  
驚馳歸然獨存暫屈元戎之臥護足以任重行  
遂大人之格非某仰止高山逢於湘水尺書賀  
厦蓋俗禮之未忘丈席凝香覲忠規之親受

賀周相交印

受命判藩涓剛入境老農相語長沙開府之幾

百年宰相鎮臨盛事而今纔一二見某官柱石

老臣鹽梅舊弼養氣之浩而輕富貴倪就功名  
推道之餘而爲文章仰追盤詰入輔重華之久  
親逢一道之傳方隆巖石之瞻遽勇急流之退  
詔屢煩于分闕辭終至於回天忽念三年之勞  
歸具存家法豈比五湖之不返止爲身謀戒十  
乘以啓行荅九重之深睠然而路公由許而再  
雙峰存藁

卷三

十五

賀趙憲交印

涓剛布憲入境觀風周道載馳與春俱到嶽峰  
亦喜無雲不開敢脩饋鯉之恭庸贊佛龜之慶



其官冰霜其操珪璧之姿賀白摛詞早淪銀潢  
之潤龔黃奏最屢更玉節之華登瀛乃宜浮湘  
似左然而民歌來暮士睹爭先遙想褰帷駐父  
老于節下不妨緩轡詢民瘼于道中號令一新  
歌謠四起第宗城之已竦恐使傳之難留某司  
廩用功代庖猶愧郊迎匪遠將快覩于清明臺  
治相依更親承于傳約

雙峰存藁

卷三

十六

賀孫憲交印

消辰入境攬轡觀風誦白粲萬艘之詩錦鄉又  
別哦紫蓋衆峰之句繡節初臨矧楚萍乃舊治  
之鄉而湘竹亦經行之處撫山河其無恙夾老  
稚以懽迎某官遠追六一之風流近復濬庵之  
氣節文章特其餘事忠義發于至誠着腳蓬山  
匪躬諫苑自此超遷之後夫何請外之堅似欲

令媚竈之羞故其作乘輅之遣其于名節決有  
扶持然而夜泊浯溪元結之碑猶在曉尋橘井  
丁仙之觀尚存少頃此地以婆娑佇見朝天而  
獻納某卑棲小壘密邇大臺旣得近於按臨是  
將謀于親多夢尋三徑雖不遠于及瓜庇托萬  
間庶可歸于全璧其諸心曲留埃面申

賀周帥相年啓

雙峰存藁

卷三

十七

天吹半夜之東風雖從律轉公作九州之和氣  
先送春來凡竊洪鈞之餘爭致碧油之祝某官  
詩書元帥廊廟老臣約六經而成文玉堂事業  
輔三聖之守道金鉉功名受詔保釐爲國臥護  
賈傳自長沙而入對未容年少之比符周公征  
東山而勞歸細數歲期而宛似梅報調羹之近  
況通青衿之允某無路展袴鞬帕首之恭有辭

代列炬盡簪之賀爲酒介眉壽敢請待熟桃之  
三共政圖舊人所願聽宣麻之再

賀江西劉漕冬啓

夜睹星珠呈瑞在斗牛之分曉瞻雲物可書  
霞鷺之鄉端由賢者之薰慈密動天心之顯相  
某官風霜峻節冰雪清規入華郎宿之躔班中  
玉立出耀使星之次地上流錢仍擁碧湘之高  
雙峰存藁 卷三 十八  
倍覺皇華之重已添繡線行取青氈某相望江  
湖難覩履幕姑借一色共長天之水傾作壽杯  
更將三點入鴈行之詩裁成誦語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四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召自坤維入瞻天表九重渴想屢趣追鋒三接  
承恩亟陞聽履蓋溢員於政府姑寄足於從班  
某官嶽降甫申天生姚宋才堪大用氣吞諸子

雙峰存藁

卷四

一

而有餘事至敢爲身載兩儀而不重頃者一星  
之北去與夫萬里之西征執禮於氈帳之中群  
蠻爲之徹樂植纛于錦城之上四川恬然安流  
人所遲疑公能閑暇無蜀道之難有蜀道之易  
是雪山之重非雪山之輕龍飛思見于儀刑蚤  
叢空懷千戀慕扁舟出峽匹馬朝天昔者文路  
公自益州而召還趙清獻由成都而入覲匪繁

大政卽昇副樞喜五星今聚于槐堂而二  
從于劔棧或極輔相彌綸之妙而首登于揆席  
或破祖宗拘攣之制而決勝于籌帷蓋踵前模  
尚稽正拜窳而復起喜且自驚于大賢之遇雖  
若淹回論小人之私此爲機會蓋聖世一新于  
薦法而秋卿可舉平獄官此非人力之使能是  
乃天心之嘿相願上星辰于黃道亟施雨露于

雙峰存藁

卷四

二

枯池昔者爲隣尚有乞醢之與今而專柄諒無  
剗印之疑尚且疾呼是亦有說蓋見收于門下  
卽可比之職司在今外路之難求殆與登天而  
無異恐卽延登於當軸又勞宛轉於他門是非  
不收豫章之材已殊親佩豐城之劍幸從隗始  
亟達舜聰雖一字華袞之褒動四海綈袍之望  
然觀前輩吹噓之賜首及故鄉流落之人不自

我後不自我先已知幸矣毋失其親毋失其故  
公亟圖之獲賀厦之萬間鵲遠枝之三匝俱形  
紙筆尤極汗顏

上趙鹽啓

一投欄刺登門何啻于登龍再上韓書相士敢  
比之相馬寓言見意托物宣心庶不負錢駿鏡  
目之神奇便可逢竹耳風蹄之吟賞竊以看雲

雙峰存藁

卷四

三

八尺始號驕驕散身五花端爲騏驎然管夷吾  
問道于已老之後樊昭王市骨于既朽之餘此  
而後知不如其已有能因一過而空冀其斯免  
乘兩耳而服鹽車奈何俗眼重輕于驪黃牝牡  
之間不與此族分別于騅駉駟駘之細是以歷  
隤有譽綠耳銷聲款段得名赤兔減價故東坡  
先生謂世上曾無伯樂而南溪太史謂人中難

得方臯載觀前輩之咨嗟益重後來之甄別基  
才小鄭駟枝正黔驢回旋叵試于蟻封踉蹌雖  
追于駿足平沙淺草野性本安朱勒雕珂官途  
漫往羈絆有縻于朱墨繁徧滿于風沙既不  
能顧影驕嘶而乞憐于主人又弗肯獻舞呈技  
而買笑于衆口但有失瘦而棄其外誰爲畫骨  
而得其真望五百金之價而人不酬聞十二閑  
雙峰存藁 卷四 四  
之榮而身不到伏櫪有千里之志敢因醉後以  
高歌垂顧增三倍之高或謂時來而可待某官  
龍顏之胄麟趾之孫八駿聯飛堯堯階而濶步  
四牡于邁歷周道以爰詢無問幾何價而幾何  
行不欲稱其力而稱其德凡入王良之御可空  
韓幹之圖我于是驟首而試鳴公毋謂自鬻而  
賤售銀鞍覆帕果歸使者之轡銜青絲繮頭當

爲明公而馳騁

上豐漕啓

龍門岌業便風未掛于片帆虎節驅馳封侯得  
輕于萬戶既快先覩輒敢自媒或云不謂于躍  
金必也有疑於按劍然古人捫虱而譚當世之  
事遇合止在于片言而識者知馬而空冀北之  
群顧盼亦決于一遇情苟相契理不待遲何必  
雙峰存藁 卷四 五  
三上書始逢一舉手恃此無忍僭焉有陳伏念  
其學淺而蔽深齒強而才弱著書將以傳世欲  
撞破煙樓而無此鞭爲政志在活人欲擊碎水  
甕而無此手蚤敢云於鸞棘今政墮於馬曹羞  
面見人低頭搏飯小大之獄不能察常如痛痒  
之切身出納之吝謂有司但覺塵埃之滿袖自  
憐不肖可謂至愚以二中四下之才了三平二

蒲之事而况懶棹乞憐之尾耻求厚祿之計政  
瑟雖工擊節誰聽踰歲方聞於破白清時絕  
于飛黃自斷此生分付造物矧古道一類之後  
當仕途九折之艱朝廷以拔才而養國脉之根  
縉紳以薦士而買權門之咲固有朝携濶扁莫  
卽光華執此爲百發百中之機目之爲萬舉萬  
全之策間遇慷慨者亦徒太息焉蓋以勢旣牽

雙峰存藁

卷四

六

聯理難拒却諫坡言路誰無避禍之心政省從  
班皆有求福之望勢不獲已情更可憐側聞下  
風殊激懦氣公之薦士不肯以人而以已士之  
求公不敢挾賢而挾誠洗盡一時凡陋之私端  
是八使澄清之表祈聞奇特之舉頓生距躍之  
心若不能鳴是爲自棄伏遇某官所立卓爾善  
義浩然爲清朝氣節之宗濟民之勁草有先正

典刑之舊此笏乃其棠自扶節於大臺甚蜚聲  
千屬部案牘如山而親爲之剖決朱墨旋蟻而  
不累其清明吏則冰霜民焉雨露當三春之晴  
麗駕六轡以咨詢止舍而察官吏之貪廉駐車  
而問父老之疾苦要令楚江濶遠之地如近堯  
階咫尺之天然巡行郡國之初正搜拔人才之  
際伏望主盟公正收拾孤寒俯憐槍榆決起地  
之卑願借吹噓送上天之力得之眉睫挿以羽  
翰求之與與之與誠干造化知我者罪我者盡  
在春秋

上劉大諫陳情啓

朝廷正士方首列于諫垣門下書生欲誠祈于  
恩造若不訝其直前而按劍則必咲其不祥而  
躍金然項沐禹門之化鱗且今復鄭鄉之索米

雙峰存藁

卷四

七



藉此以爲之地于獨有之天伏念某識鑒早  
昏學殖又落自叨進士之科級未脫選人之火  
坑人謀變化而掀騰已獨回旋而踉蹌蓋有挾  
者其售易無援者其進難而况相馬者止觀牝  
牡驪黃不復求乘千里之足嗜音者祇喜伊涼  
胡部誰肯賞朱絃三嘆之音浩歎此生分付造  
物其來絮絮其容栖栖然今公道一新英才四

雙峰存藁

卷四

八

集委瑣寸木尚思自售笑兀大厦可不謀安涸  
轍無依師門有請昔文忠公之于坡穎也初收  
之于衡鑒而後薦之于清朝昌黎伯之于籍湜  
也始示之以範模而終譽之于當世偉人今出  
盛事昔齊加長綆垂汲之時甚高屋建瓴之勢  
以文章之伯所向爲人才之主明以臺諫之尊  
出語係天下之輕重倘集字片言之披拂則一

路諸司之祗承伏望憫其孤寒賜之特達已拜  
鑄顏之惠重施薦補之恩再念某鬢將颯于二  
毛官欲書于再考梗楠難種烏兔易飛其望邪  
而翼之不啻渴而饑者矧宸極與大忠之稷契  
而宰柄求同心之蕭曹恐匪朝伊夕之間有並  
相合處之賀位登兩府禮絕百僚則攀援之愈  
難雖叫呼之何益飛聊城之箭願早發于鳴絃  
收滄海之珠無亟懷于至寶

雙峰存藁

卷四

九

上吳倉啓

賜言之寵已懷采菲之深爲計非忙是亦望梅  
之切伏念某才焉髮短術則網疎豹窺一班文  
未還于簡古蝸爭兩角訟安決于是非身有孤  
寒袖無濶扁雖定天山之三箭尚需驪嶺之雙  
珠自供走趨加惠推挽着鞭先路詎求速化之

方虧簣爲山深恐前功之廢而況及瓜時者八  
朔颯蓬首之二毛驚烏兔之易飛嘆梗楠之難  
種倘近舍于甫湜有識未收雖屢獻如下和皆  
疑弗予望華袞之一字比中流之千金伏望念  
無援者其進難而垂成者其勢迫丹砂九轉而  
化鐵此特反手而可爲畫龍一就而點睛早使  
全形而飛去

雙峰存藁

卷四

十

上周相著作啓

以上相而鎮湘中孰踰威重持薄枝而獻鈴下  
皆咲狂謀然長江巨湖之源委既通雖斷港絕  
潢而脉絡相貫特此理之無間斷故有言而忘  
賤貧竊聞眉山之坡仙嘗爲元祐之文伯不但  
秦黃驂乘晁張扶輪雖西湖之詩僧與羅浮之  
道士凡有尺寸之技皆從杖屨之游或擊箏而

賞音或因病而用藥如劉左藏曾插菊花之句  
則屢形稱嘆如毛法 分付潮回之詞則直至

挽留或忌波瀾之早者欲收斂其豪或撞煙樓  
之破者欲直指其妙尤爲先覺頓悟後來而况  
周公師保之尊寧恣韓門弟子之棄鄙者不度  
僭焉自鳴恭惟某官千載真英三朝元老養氣  
之浩而輕富貴功名尚爲等閑推道之餘而爲

雙峰存藁

卷四

十一

文章翰墨特爲游戲勿誦五誥爰窺一斑粹然  
而出則爲韓昌黎油然而光則爲歐陽子有書  
千卷作宋一經適際三年東歸之初來重十乘  
元戎之計鷗盟鶩約素知進退之輕袞衣繡裳  
又况迎歸之近尚鬱巖巖具瞻之望敢特循循  
善誘之仁斐然成章率爾而對伏念某性天不  
爽才地豈寬粗工舉子場屋之文未改少年虫

篆之習頗厭浮華而靡于外尚恐相馬者多在  
驪黃牝牡之間亦慕根蒂而約于中又疑聽音  
者不嗜簡古淡泊之味簾窺壁聽未抉真機齒  
豁頭童恐孤此世廢卷感嘆搔首徘徊盡寫膏  
肓願施箴砭若取胸中之蟠鬱妄言天下之是  
非未敢直前恐譏於世願乞保釐之暇少觀觥  
觥之章摘其迂踈指以近似侯喜之文似西漢  
雙峰存藁 卷四 十二  
敢過望于品題後山之香爲南豐但願承于宗  
派

謝沈帥薦舉啓

元帥持荷已異前來之推轂春秋褒貶况當今  
日之埋輪人之重而事之初擇必精而與必審  
寵先籃縷拜次凌兢某托地羈單受天祿薄東  
塗西抹甚慙三五少年之時北走南飛姑爲斗

升求活之計低頭栖枳轉眼及瓜亦有收下體  
之菲封作在門之桃李初謂令與職之相去止  
如唯與阿之幾何暨逢耆明爲酌輕重吹噓披  
拂而升高自下宛轉成就而爲山不虧似憐骨  
薄命寒如鮎上竹且使梯陞級轉若蟻緣階載  
窺薦墨之充充下愧顏之汗儒者之於學豈文  
士談金擊石之夸工庶而濟以勤必古人酌泉  
雙峰存藁 卷四 十三  
運甕而無愧褒題過甚稱愜良難伏遇某官筆  
橐從臣縉紳前輩元戎十乘倚方叔之壯猷作  
命三篇念其盤之舊學將開東閣而相奇士先  
留南楚而睨衆材弗棄寸長以當首選某敢不  
畧龜蛇圖報之凡語勵冰霜思答于已知然而  
鶚表雖榮龍門難遇求玉又求劍敢懷貪得無  
厭之心見牛未見羊或許申以小易大之請

謝趙璠薦舉

微官自縛未登元禮之龍門使者來歸首出孔  
融之鶚表捧由目恍下拜神驚竊觀昔人汲引  
之甚公以爲群才渙散而難識偶有未熟于已  
亦必加訪于人是以前之佐唐託諸裴垕以  
薦士疏列三十餘輩用無一二或遺編簡流傳  
縉紳嘉歎恭惟使表端是相基旣難徧覽部中  
雙峰存藁 卷四 十四

之英亦或共評天下之士庶幾相與推轂不致  
少有遺珠以今日薦揚一路而卜之則他日旁  
招庶位亦若此豈期么麼得與斯榮某身也一  
寒進焉九折文多滯思欲撞破煙樓而無此鞭  
志急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且賴袖細字  
長牋以艷自媒之態又安肯諛唇佞舌以畫人  
時之粧是雖夾席之甚親尚恐同床而弗察况

干樞衣之便略無結襪之勞縱欲長松小草傾  
倒相依只恐斷港絕潢氣脉不接若非劉將軍  
肯襄陽訪士安得韓吏部薦侯喜能詩自分飄  
零誰復推挽幸哉攬轡適此盍簪因挑燈共話  
之時起采葑不遺之念平章屬吏收拾餘才遂  
使伐檀之素餐亦得好詞于黃絹且儒有強學  
以待問已則舊業都荒而賢者爲人所不能已  
雙峰存藁 卷四 十五

則新見絕少斷春草池塘之夢乏吳江楓落之  
傳謂之有文詎曰無愧諒必愛忘其醜不覺譽  
過其情循省缺然獎提過矣伏遇某官一代真  
賢五陵間氣德高天柱而培塿弗遺筆倒洞庭  
而涓滴猶取向憂萬言杯水之不直今蒙一字  
華衮之過褒某敢不銘鏤丹心激昂素節拾塵  
言于几案上豈能酬王公大人之知置此身於

冰霜中庶不辱門生弟子之列

謝吳倉薦舉

如渴望飲方貢芻言若響答鍾亟垂褒字盡諸  
公之特達無今日之遭逢竊以河南之薦賈生  
六太息之書顯漢武陵之推杜牧一阿房之賦  
鳴唐代有偉人力挽後進然某懷恩薦口無實  
汗顏器小如簞識昏似棗文思簡古恨無三歎  
雙峰存藁 卷四 十六  
之遺音才欲雄深靡待再鼓而索氣頃奉少蓬  
之語別勉依瑞節以乞靈面北方謀指南是請  
豈謂厚明之譽與夫老健之褒弗自愛琬輕加  
畀予意善誘之切則寧虛其美使自反之愧則  
力圖其新不然宗工奚此浪語伏遇某官經綸  
小試信手成風鑒裁獨高有眼如月將欲浚西  
江之派許令嗣南豐之香然而獎之過者人必

疑愛之深者謬亦至更祈發藥少稱品題庶幾  
推轂之味言紙上不爲虛矣若爲銜珠而報德  
門下豈少此哉

謝京尚書薦舉啓

懇緘疊布尚懷刊印之虞薦表飛來終軫維桑  
之念啓由拜賜環屋生春竊以嚴助之薦買臣  
相如之逢得意俱錄里閉吹送雲霄然未若聽  
雙峰存藁 卷四 十七  
履上星致身筆橐之貴指劒干斗拔才霞鷺之  
鄉前無古人今見盛事伏念某百窮流落一意  
歸校每占大造之從違用卜此生之窮達矧于  
近制可以兼收望之不來初驚蕉鹿之失得之  
甚喜旋聞塞馬之歸妻孥細讀以懷恩僚友傳  
觀而送喜雖蠻觸之是非相與戰予奪則宜柰  
鷄虫之得失無了時公平何有伏遇某官拔士



由已報國以人奪于衆口之交爭昇此一寒之  
寡援豈徒闔郡聞者悅心遙想吾鄉譚不容口  
然某尚有無厭之請願垂不倦之仁政合浮圖  
之尖難缺爲山之簣知我者鮑叔已蒙一字之  
褒逢人說項斯更借尺書之譽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

昇三湘歛散之司誤叨隆委望五嶺清涼之國  
雙峰存藁 卷四 十八

正邇餘陰矧嘗試之尤難緊講明之是賴適方  
弛檐敢緩貢由某官識自著而知微學由博而  
趨約軒昂氣局等嵩岱以俱高炳蔚詞華引星  
辰而直上宸廷紗東朝路徧儀書寢凝香甍分  
符于右掖夜詢前席卽載筆于左切天眷逾深  
地望彌峻持紫荷之橐已居言路侍從之班建  
碧油之幢尚爲詩書禮樂之帥瘴雲不動葵永

安流江帶山簪悅憶韓公之詠梅花雪片重吟  
杜老之詩諒八桂之難留正三槐之虛待某遠  
離滋久邇泳惟深不謂相望數十驛之程乃逢  
廣庇千萬問之厦允分鄰燭豈但假于清輝覆  
發甕天更顧問于警誨精誠雖切筆舌難周

通湖南趙帥啓

指霞鷺以建臺頃焉阻拜中湖山而開府今也  
雙峰存藁 卷四 十九

來依雖不獲與郡民同望其光塵何幸得爲屬  
吏仰承于條教初心若負末路忻償某官地峻  
宗城天高郎宿玉壺寒露照世徹底清明龍匣  
寶刀遇事了無盤錯頃者建牙于淮漢與夫植  
節于江閩雨粟流錢檣帆聯絡輕裘緩帶鼓角  
清閑尚煩十乘之啓行來控三湘之都會嶽山  
增重楚水不波至於馭吏如束濕云而字民則如

孤擊疆如拔薤而扶弱則如植問湖外百年之  
父老無我公今日之規模三載政成九天詔下  
小聽尚書之履大宣丞相之麻某爲貧所驅匪  
僂而仕自玷慈恩之淡墨嘗供附邑之勾朱于  
思今類于復來鉛刀豈堪于再割矧職呂刑之  
兩聽尚慙季路之片言躑躅欲行彷徨未敢適  
鄉人送別皆能話前日之恩波調賤子若來必

雙峰存藁

卷四

二十

可倚震風之厦屋聞言甚喜負檐亟前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五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通湖南陳漕啓

拜履倉臺嘗得與杯觴之勝  
斧繡之光幾如昌黎爲屬吏  
我天之二肅瞻澄按敬寫歸

雙峰存藁

卷五

筆端程伊川之心地六經命  
屢遷富貴之梯愈上湖山留  
上非不知天定乃勝似聞召  
欲束餘子以俟太平庶幾運  
詩書不爲虛話膏澤可以下  
其人公肯爲南軒而少駐然  
人皆望西掖之早歸某學淺

弱惜當司臬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  
其將恕而戒淵魚之察以至得情勿喜寧失不  
經此皆平生布衣之所聞未審今日縉紳之可  
肯望大手發寵天之覆乞一語以指南使古人  
無畫地之譏卽萬間之庇厦其他時俗暄涼之  
語未必屬吏肝膽之真不敢飾情復形紙尾

通陳知錄啓

雙峰存藁

卷五

二

黃卷聞名已嘗退步青衫試吏何幸承顏向者  
親炙于一編燈火之中今也奔走于數仞門墻  
之下嚮風雖舊望庇維新某官泗水嫡傳賢關  
雋望斗旋魁宿名壓諸儒匠鍛金章版傳四海  
自蜚聲于月窟宜濶步于雲衢何州縣之勞人  
致獄訟之免我蓋俗吏處犴闔爭之地或以  
煅煉爲能而吾儒熟典謨欽恤之辭自有哀矜

爲主于門旣大陳社可酬其賦性至慳受才尤  
拙晚攀丹桂得鹿遺蕉閣厄黃楊如鮎上竹倘  
不以雲霄步武爲間或下憐草木臭味之同萬  
戶封侯之輕旣容願見一尊論文之細尤欲親  
承

通徐檢法啓

雙峰存藁

卷五

三

捧檄西歸嘗拜朱門之履幕携家南上今依厦  
屋之帡幪諒半面之未忘烟寸心而先吐某官  
文高時輩學到古人頃掉鞅于蒸江泊蜚聲于  
澧浦執三尺而不撓秉一節而益孤今司繡臺  
講若之規甚贊畫象欽哉之恤人所可而法所  
不可衆曰然而理有未然必爭辨于毫釐之間  
使不差于輕重之際遠民被惠所至視地極如  
道場公論方開必有達姓名于宸扆其謬當司

臬政隸建臺自顧匪長有恃不恐蓋一言行怨  
已逢漢使之平反而三尺持平又際徐公之陰  
德自是之故敢爲此來

迴鄭路分啓

用牙雀角方隨在獄椽之卑焚領虎頭何幸識  
將軍之面雖俎豆未習于軍旅而貂蟬寔出于  
兜鍪敢夸一字之識丁而慢千軍之屯甲某官

雙峰存藁

卷五

四

忠誠貫日勇氣橫雲直要西飲月氏之頭豈但  
北斷匈奴之臂帝云湘楚地維蠻徭以其俗悍  
而鳥言夷面之錯居或者歲饑則蜂屯蟻雜而  
相聚斃息荆湖之浪卽焚老上之庭某獄戶非  
長轅門有托與我而鹹囚並獻敢言在泮之相  
同得公而寇盜潛消所恃空囹之有自

迴鄭路分啓

引領杏壇豈免小巫見大巫之愧回頭梓里所  
幸肝江接章江之流旣草木之味同亦桑麻之  
境近可無尺素往白青衿某官真鄭圃之廣文  
嗣傳巖之良弼詠詩三百肉貫佛而不如攀桂  
一枝領摘髭而何易頃者吹赤壁之笛擷澧浦  
之蘭今以象山一瓣之香來爲合江諸儒之倡  
風流不遠輩行相推石鼓橫經姑少令于頤肖

雙峰存藁

卷五

五

天池得路當遠見于鵬搏某司臬非長登門有  
幸望似鄉人而喜使屬厭于絳帳之餘勿云俗  
吏可增便遽隔於清流之外

回湖北湯憲啓

自天出綈涓日按刑繡節島來湖山已爲之改  
色金科漸簡桁楊將報于消聲方裁賀厦之緘  
蕤露托鄰之惆盛禮翻成倒置不敏何以自文

某官身載時名家傳相業靈槎上漢早參六院  
之游圖戟班春旋擁雙旌之貴坐銷田里嘆息  
愁恨權司財貨本末源流仍將蔽芾之棠盡入  
咨詢之轡父老記留錢之送兒童喧竹馬之迎  
暨散陳紅盃膺詔紫髯兄弟齊名之相入衣冠  
盛事之圖尚駕漢輶來空囹圄訪桃泛武陵之  
水姑繼仙遊熟橘待洞庭之霜聊觀勝槩不日  
雙峰存藁

卷五

六

惜三千之辟乘風朝尺五之天振拂高門焜耀  
當世某郵亭話別分袂幾何使斧瞻輝伐柯不  
遠筆舌爲禮雖已失于先後之間唇齒相依願  
不分於南北之限

回廣西方漕啓

疏綸南下易節西馳燕賀陳情盍先到青羅之  
水駕封下逮返遠來紫蓋之峰睦鄰雖識千鳴

譙不敏祗多于自訟某官九臯聞鶴五聚靈龜  
鑰啓玉匙貯胷中之四庫篇垂金薤倒筆下之  
三江從發輒於亨塗又蜚英于宦海二千石與  
共理甚愜群心諸大夫皆曰賢遂交薦口受知  
丹宸將命皇華爰念南廣總數十洲之繁其去  
北關殆百餘驛之遠彼旣平反而有效此宜飛  
挽以更馳願聞漕計之贏亦資鹽策之利頃雖  
雙峰存藁

卷五

七

更轍今幸復邇然而輕動利權夫豈無扞格之  
處旣逢大手又何憂盤錯之難矧觀流地之多  
竟服朝天之近某司倉何補庇厦焉依取斧伐  
柯豈但師於匠誨殘膏剩馥又將乞于鄰醯

回永州徐寺丞啓

千騎禹來曾披樂霧雙魚謙陞復睹郁雲旣釋  
判袂之思又喜開藩之始一新鼎令四沸歌謠



某官抱負恢奇發舒闊遠光芒星斗文章特其  
緒餘踐履氷霜名義爲之根本有聲劇縣策足  
清朝影纓六院之聯曳綬三丞之列夷塗濶步  
正當衆人酣富貴之時厝火積薪獨爲明主上  
治安之䟽一麾請外爲已雖輕九鼎益隆謀國  
甚老眷惟二水素甲三湘浯溪之真刻猶存淡  
巖之竒觀無恙意謂坐嘯之閑暇不妨吊古以  
雙峰存藁 卷五 八

回吳郴州啓

回雁相逢每恨分襟之遽凭熊坐嘯喜聆開府  
之初賀厦方謀墜函先脫雖佩不忘之誼已懸  
展慶之遲某官韶濩和音珩璜重寶游心得妙  
翰墨真足名家與世依程踐履端如前輩早已  
期于臺閣晚方上于蓬瀛雖久屈而後伸惟獨  
行而特立弗肯枉尺甘作夢刀繫橘井之春偏  
謁棠陰而疊帶泮宮芹藻教蠻獠以詩書武城  
雙峰存藁 卷五 九

回章岳州啓

擁轡北去今上岳陽之樓傾蓋南留夜醉長沙  
之酒自出郊而送別想開府之維新贊喜來皇  
貽緘先及某官英標山立佳譽海流妙解牛而  
若新盍搏鵬而直上暨佩刺史二千石之印來  
看洞庭八百里之波君山一螺木奴千樹皆入  
古人之賦詠足供賢者之賞吟只恐銷嘆息愁  
恨之聲使權居言路侍從之職追鋒亟下臥轍  
雙峰存藁 卷五 十  
難留某馳驅漫勞竊鄰多幸舉杯相屬空寄想  
千暮雲報語無能辱暗投于明月

回漢州 守啓

千騎啓行悵惘分襟之後雙魚拜賜懽忻開府  
之初楚天秋早已惠于好音蜀道天遙難憑于  
謝幅每思不敏無以自文某官挹錦水之清標  
峩雲山之英槩因杜曲而思杜甫酌老泉而見

老蘇謫月旦於西州播風聲于北闕六龍簡記  
五馬光華能令千里之治封長占三春之和氣  
諸郡之最外臺以聞衆謂可以增美秩而賜黃  
金上曰姑且自偏州而陞大府想父老熟聲名  
之久望使君如父母之來朞月之間從風而靡  
第恐追鋒之亟未容截鐙之留某解轡梓潼乘  
輶衝嶽箕南斗北轉覺人生會合之難夜夢晝  
雙峰存藁 卷五 十一  
思猶懷杯酒咲譚之共若萬里不遺於故舊幸  
一書頻訪于平安

回高檢法啓

名滿龍津同住閩中而未識官遊鴈嶠齟成客  
裏之相逢自聞獵獵之行旌已動忻忻之喜色  
方謀往記先辱貽緘披玩至三感藏以百某官  
歸節古韻玉雪清規名父子之書科難兄弟之

聯屬斫桂方踰于一紀泛蓮已倒于三湘惟茲  
壤圯之繁雜彼蠻獍之悍民輕犯法郡鮮空圉  
雖彈壓湖山威重自歸于使者然平反獄犴斟  
酌政賴于仁人竚聯一鶚之書歸近六龍之侍  
某墮在衡陽煎急之地無復唐人焚寢之香鳥  
哺爲親雖已沾于祿養鸞鳴求友重有望於鄉  
情敢祝加鞭早符聽履

雙峰存藁

卷五

十二

回善化倪丞啓

丞于一邑無不問暇則哦松簿者高士豈肯爲  
設云棲棘幸受屢同飲西江之水今拄笏並觀  
南嶽之雲方切蕙葭倚玉之懷忽頒煙雲落紙  
之貺高文飾賁盛德鳴謙某官其學表微所立  
拔俗曩緣一水今丞長沙便合作上界仙奚疊  
爲浮湘客意淡巖渚溪之勝飽蓄襟懷夷惟道林

獄麓之奇未入眼界寄情在此倪首爲之矧門  
多古木清泉真顛傍墻之槐竹而身介油幢繡  
節又成近水之樓臺諸公賞音乙夜交薦某侵  
尋向晚濩落無堪東林西舍已自發鮎魚上竹  
竿之嘆南飛北走無非爲鼠雀盜大倉之謀素  
業都荒紅塵滿座扣門不遠甚喜資益友之多  
聞問字若來毋謂有公事而姑去

雙峰存藁

卷五

十二

回交代吳主簿啓

圓頭三徑夜夢菊荒倒指半年日期瓜及方欲  
涉春而往記乃蒙跨鵬以詒賸公辭親舊而占  
行色之新我對兒女而話歸期之近敢因圓雁  
敬效烹魚某官織錦爲裳綴蘭作佩不但誦阿  
房賦而開薦口自能作唐春秋而妙筆端寒梅  
早香良田晚熟人稱枳棘尚何倪首就之景愛

瀟湘姑欲寓目焉耳卽膺薦墨寧久勾朱某飯  
籬告空饑驅而出雪舟太冷興盡欲還纔聞火  
傘之張便作青鞋之計無毫髮之可紀深愧邑  
人如瑾瑜之匿瑕全賴君子

回潭州褚廣文啓

學出南軒自是湘中之一派名高北斗又收天  
下之三魁欲長沙盛事自此相傳必廣文先生

雙峰存集

卷五

十四

爲之善誘某官玉匙開鑰金薤垂篇掉臂咲取  
桂枝難栖鸞鳳引手再穿楊葉遂肯頓軫蒙汗  
竹之見貽知戍瓜之已及水擊三千里風搏九  
萬里雖地狹以難留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謂公來之何暮願慰青衿之望早符紫氣之占  
二  
疏恩芝之檢職教杏壇肅舫飛來聞水擊三千之

里泮宮不冷將頓首七十之徒自慙無習主簿  
之名安敢通鄭廣文之問忽拜雲煙之紙落似  
憐草木之味同某官織錦爲裳飛霞作佩奉子  
大夫之對斫桂向高中經博士之科穿楊尤巧  
長沙獨冠九郡比年連占三魁雖楚有材亦顏  
之鑄秋風借便又當偕計之年春服旣成况是  
舞雩之日少勞匠誨卽聽鋒追某誤墨得官勾

雙峰存集

卷五

十五

朱作吏歸夢栩栩雖止爲數月之留鋸屑霏霏  
尚欲勝十年之讀

回方教授啓

一別家山屢作蓴鱸之夢雙封驛信忽貽金玉  
之音喜吾梓里之英主是否壇之教可無尺紙  
往迂前旌某官學也海深才焉春麗董和上天  
人之對幾奪龍頭子厚爲衡湘之師楚游鸚洋

合江添勝石鼓增輝不惟學子之依歸益動吾人之鼓舞蓋人生所喜無如親舊之逢而郡政所先必賴師儒之化望公如渴爲我加鞭某止爲斗粟之謀以代三牲之養見鄉人而喜深期聲歎之相聞動天子之思第恐絲綸之招去不容久芘預切懷憂

回善化鍾解元啓

雙峰存藁

卷五

十六

有司論秀雖出無心吾邑得人豈不私喜然匪武城絃歌之宰又非泮宮芹藻之師豈料長牋亦及短簿載觀文陣可謂披沙而已得真金願淬筆鋒行當白戰而不持寸鐵然既助湘靈之十字豈難透禹浪之三層錦里榮歸將請賀青衫俯拾之易錢囊羞澁恨莫資紅裙爭看之遊  
回王狀元謝禁墳山啓

王喬玉棺之葬蓋自出于天心吳郡銅山之興乃欲傷于地脉宜子孫之弗忍况官吏之當何方戒公移奚勞私謝某官龍頭貴客熊楚名家稔聞先代之松楸深得遺思于桑梓隻鷄酬喬公之墓下馬瞻董相之墳但欣藤嶺之遂深豈料泉陽之睥睨且發汲冢而得書者尚云不美矧鑿杜固而流血者又豈無心公當保護于九原吾亦奉行于三尺佳城鬱鬱從今斷樵牧之侵好語諄諄第愧乏瓊瑤之報

回項正字謝列薦啓

雙峰存藁

卷五

十七

捧詔神京試言禁地奏篇徹御皆驚議論之過人潤步登瀛方信神仙之在世矧聯名如三學士之貴同把袖爲群玉府之遊賀厦方謀墮囑先貺至謂逢人而說項欲令私謝之及張敬誦



高文難當盛德某官洙泗嫡嗣荆楚真英人品  
甚高踐履要如前輩筆端更妙文章自成一家  
然而東遊會稽西入巴蜀夫豈至寶橫道而不  
顧是蓋良賈不市而深藏對三千字而日未斜  
今雖騰踏然九萬里則風在下匪自吹噓若夫  
首歲之薦章與彼諸公之交奏是特借君而爲  
重庶無議我之蔽賢乃蒙謙虛反加賁飾紙尾  
雙峰存藁 卷五 十八

回邵州徐守謝列薦啓

上無一日不念民循良是望我忝六條而察郡  
論薦當先治取旣傳名聞敢緩出於公舉何以

謝爲某官揖孺子之高風種有功之陰德嘗護  
潛于初九當漸近于魁三借公凭使民買犢  
凡問湖南之善政皆以邵陽爲首標三千石與  
我共理乎自騰聲譽九萬里則風在下矣安用  
吹噓甫聯汲善之章姑示貪賢之意雙魚難拜  
寧敢市恩而自居一鶚橫翔但喜報國而無愧  
與靖安范令

雙峰存藁

卷五

十九

奉詔字民涓辰視印宰山水之縣五斗固屈折  
腰間父母之來一雷皆有喜色可無饋鯉往白  
飛鳧某官玉壺寒水銅盤甘露價重青錢白璧  
門森翠竹蒼梧脫穎俊躔揚標宦海愛古人之  
馴雉試大手於割鷄今者蒞官艱哉爲邑州家  
索錢惡如星火縣庭爲政安取絃歌古道難行  
旁觀太息竊觀今元帥龔黃復出則如新令尹

卓魯何難二異朝聞十行夕下鼻祖曾攬澄清  
之轡耳孫當繼烜赫之聲某辭滿有期參拜不  
日事大夫之賢者又何假于薤規有先人之敝  
廬願少須臾棠蔭

父峰先生存藁卷之六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輯

學孟肖興

五言古體

曉起

風葉下宿雨菰蒲作秋聲起頭望天宇涼意飭  
脩生欲挽天河水一洗塵土纓誰人插兩翼送

雙峰存藁

卷六

一

我上太清

予本不能基因病又止酒

圖碁賭別墅斗酒博涼州驅之奪名利誰信可  
銷愁不如陶靖節客至空持甌不如蘇東坡勝  
敗兩忘憂此心無外累雲淨一天秋

雨後卽事

昨日雨不歇薄晚雲未收更闌望天宇雲淨月

如鉤曉開讀書窗日光潑雙眸蔬飯羹一盂起  
傍吾廬遊一洗塵土昏水竹清更幽問花無恙  
否低面含嬌羞驗荀長幾何突角凌羊牛前日  
移新荷常恐水蓋頭池邊報平安小葉三四浮  
竹林叫鉤輶柳陰鳴栗留趣晴欲雙飛更着喚  
婦鳩物適吾亦適投筇思悠悠却歸堂上坐蒼  
頭獻茶甌兒聲清且美讀書如瀉油靜裏無聲

雙峰存藁

卷六

二

雨後

積雨洗殘暑翛然窗戶涼蠅蚊不須驅時至自  
退藏瑣然一葉下梧桐頌秋黃仰視天宇濶寶  
鴻初南翔兒時親燈火二尺便宜充咀嚼復吟  
哦惟恐更漏忙老來病如縛空對書蒲箱短檠

置床頭猶渴不能漿人生舍此樂百年謾風狂

至後有感

窮冬萬木晚風葉無停計老樹露槎牙四旁誰  
擁蔽泛觀林莽間一一獻憔悴昨夜新復根  
芽抱生意天將九轉丹一粒回元氣三陽卽爲  
泰原野爭明媚老樹亦逢春綠陰看垂地

讀退之傳

雙峰存藁

卷六

三

退之二十八三上宰相書晚折王廷湊罵佛戒  
鱷魚少時及壯時君試觀何如十養要如此合  
抱凌大虛

和洪龜父歲暮韻

兩鬢點秋霜黑白交相互倒指數行年如日斜  
歲暮始汗千佛經頗嘆儒冠誤夜聲喧爆竹曉  
炬驚鷄樹又是一年新三百六十度

送蘭賀州五首

人生五馬貴，畫戟擁朱輪。朱輪亦細事，舒卷方在身。官至二千石，此手要活人。請將腹中書，散作五嶺春。

朔風撼木落，莫驚客店霜。桂林雪片深，成都碧雞坊。西南幕中去，尚趣萬里裝。今乘刺史車，何嫌驛路長。

雙峰存集

卷六

四

曩時鹽令，更官貧如負債。而今舊法復私販，奪公賣且莫作。是想亟欲目前快，有錢藏之民畢竟根本在。

摩娑風月堂，應記中庸公。墻頭荔子熟，勿剪比國風。此翁出嶺來，兩頰丹砂紅。但云身力健，不言檳榔功。

我作送行詩，勸終鋪美意。吾君方急賢，待從有

虛位兩府多故人。東閣欠奇士，如送鄭尚書。韻必以來字。

送陳紉

我昔揚屋計，夜傍讀書螢。開卷啖公文，如味五侯鯖。今年觸熱來，着脚湘山青。暗中摸索着紫髯，照天庭風前咲語香。陡豁病眼醒，一日駕征車。問訊短長亭，買酒酌別君。我歌君試聽，命薄

雙峰存集

卷六

五

成雌甲字，懸識一丁文。場與宦海從此與乞靈，扁然舍我去却作參商星。我歌雖不滿民謠，如轟霆謂公三年留陰德。滿幽囚束縛老姦手，兩造必細聆。民自以不究刑期于無刑，是宜五鶚書風吹上青。其更鋪錦上花，姓名記御屏。不揮玉堂翰，必勒燕然銘。文章特一枝，九鼎重朝廷。人生幾何，履早晝凌煙形。斷陽有來鴈，一字訪

風萍

七言古體

蠶婦嘆

舍南舍北爭芥桑欲老未老蠶滿筐曉切葉縷  
細且長夜夢繭族白間黃繰成萬絲手中香  
得三月眼前瘡有餘更着輸官忙無衣敢歌卒  
歲章

雙峰存藁

卷六

六

和懶窩巖上人紙被詩

身清不受人間辱更倩溪翁搗水穀素淨照眼  
絕針痕煖玉遮頭無牖粟寥寥已似絮沾泥天  
女雖來煖非肉華鯨吼吼不成眠蝴蝶蘊蘊猶  
未足

讀廣平梅花賦

子猷清雅如此君菊花冷淡如淵明古人嗜物

非着物風味相似因適情不見鍼心宋廣平乃

肯一賦寫梅兄愛渠風雪不改清似我不肯郎

張卿

送張倉移漕廣西

賓鴻度月叫秋霜天怕炎方雨露乾繡衣使者  
持玉節先送春風入蠻蠻嶺南日日望行色湖  
南百姓爭臥轍兩路行人界上爭去思來暮歌

雙峰存藁

卷六

七

謳接廣鹽變法是誰謀直至而今病未瘳嶺上  
逢人須細問遠方根本是深憂廣吏從來恃天  
遠北歸南載無空返埋輪家世本澄清無使老  
蠶自營繭莫嫌嶺路去逡巡桂林見說最宜人  
荀樣山峰羅樣水錦囊收得越精神直聲曾動  
天顏喜更有元台作知己諫坡言路着此翁所  
謂如尊乃勇爾大蘇文章繼老蘇魏證勳業付



魏謨傳家况有黃金印行入木冠盛事圖門下  
書生知此意戀戀不爲兒女計黃花時節送君  
行梅花時節迎歸騎

送孫憲就任除秘監赴召

聞闔排雲叫玉旒延齡不相白麻收園橋留住  
不肯住古來只說陽道州千載風流正相似難  
處郊裡能有幾不顧諸郎向白丁扁舟夜發浮

雙峰存集

卷六

八

湘水富貴醜人如蜜甜小兒嗜蜜幾曾饒全家  
先遜無人覺惟有誠齋句裏拈回雁峰前再秋  
色哀矜折獄多陰德彈壓湖山處處春楚波不  
動平如席不論朱墨細如麻夜判千張燭有花  
老吏相看驚吐舌如箭中的無少差世上紛紛  
幾桃李過却韶華盡紛委老松閱世傲風霜萬  
牛推入明光裏蓬萊弱水多逆船人生一到已

稱仙重來况是文章伯豈但舊物青王璫一  
出世從此度紫微花下皆平步更有健筆繳詞  
頭恰似當時在言路六一老仙贊萬微益公首  
轉造化機廬陵自有三台種他日聲名剪樣齊  
三十年前韓一識三十年後供吏役朝天好施  
一丸丹教我春風生羽翼

著存亭

雙峰存集

卷六

九

事亡如存死如生以誠則著者乃形二字貌出  
孝子誠曉然如見親在庭有人念母愁思凝終  
日如凝呼不醒自云所見政如此觸物有感皆  
分明山形作我枕扇清風葉舞我萊衫輕江蘆  
千株白皎皎尚想白髮垂青青入戶恍然聞憶  
息恍忽欲下來舉觥始知至季無間斷聖人所  
以見牆茨辟如忠信純熟者立則參前與倚衡

然而存著亦非真能于吾母用吾情所見皆從  
所念得初非刻木外經營雖然銘鏤在中肩何  
待扁榜垂丹青要令目擊助心想不然安得名  
吾亭

壽衡守李國正水詞歌頭

問訊金華伯元是地行仙只爲朱輪畫戟勾引  
到湘川用箇狎鷗心地做就烹鮮善政民化我

雙峰存藁

卷六

十

何言但貴衡陽紙紙落盡雲煙近書雲梅索

咲月還圓舊時嶽生申甫重到是前緣快洗瑤

觥一醉喚箇鶴仙起舞騎取上花甌春秋更多

少莊木八千年

五言律詩

○小院

小院無人到徐徐影轉花池平初聞鈴杵老半

藏鴟才戟猶封荀槍旗欲試茶一丘并一壑只  
此是生涯

○春莫

日月一箭過春光又別人竹孫纔解簪梅子已  
生仁閱世真旋磨看詩老斲輪壯懷因病落孤  
負百年身

聞野有饑殍感嘆

雙峰存藁

卷六

十

豌豆斬新綠櫻桃爛熟紅一年春色過大半雨  
聲中小野傷饑殍祈天願歲豐有誰捐白粲相  
伴減青銅

初夏二首

稍久梅黃雨新晴麥熟天寸懷煎百慮一病費  
三年方冊強遮眼短窗時送眠三生債業盡四  
體合安便

盧橘金珠似楊梅火齊如燕啣春去後蟬噪夏  
陰初藥訪三年艾心疑一束書老身仍着病節  
物取關渠

晚出

晚徑收霜滑青鞋踏淺沙看雲閑活計臨水淡  
生涯離菊猶存葉江梅欲破花楓林凋落盡露

出兩三家

雙峰存集

卷六

十一

久雨望晴十月六日雷雨大作

十月天猶暖渾如二月晴雷聲甚雨勢春令已  
欠行稻穗多生耳田家有嘆聲官倉須玉粒早  
爲挂銅鉦

夢覺

夢覺還尋夢胚胎一想中失身耶鄴枕得意大  
槐宮門在蝶何在蕉窗鹿亦空自憐心未靜坐

起窻幡風

伏枕

索索葉夜雨夢驚窗月明一念墮世網百慮戰  
心兵天上麒麟閣沙邊鷗鷺盟展轉復展轉孤  
鴻三兩聲

小巷

蕭條一逕微來往覺人稀忽聽隣家鬧歡尋稚  
子歸卷書真是懶添火且相依強起扶行處斜  
陽正滿屏

雙峰存集

卷六

十二

丁巳正月五日

春來猶爲臘年移已換正節從忙裏過愁向病  
邊生小雨止還作虛窗暗又明時光與心事無  
一可娛情

春半卽事

春來晴景少晝夜已平分寒鎖花藏苔風微水  
縐紋端成空識字誰可共論文惟有銅爐在時  
拈栢子焚

嘲燕子

去歲相過日朱簾正上鈎雙雙如舊識一一話  
離愁留爲荷花夏歸因梧葉秋今年頭轉白還  
識主人不

雙峰存藁

卷六

十四

秀野

秀野吾曾到名新景亦佳雨移新長竹晴接舊  
來花轟轟山圍坐團團樹遶家病中心漫往無  
計聚樽沙

和王令尹遊園之作

官事何時了偷忙得餽閑清風寒食裏飛絮落  
花間靈運池生草淵明菊見山詩來令細讀玉

珮響珊珊

挽余倅二首

自踏功名地斯心每澹如東南雖數任來往只  
單車上相逢知己清時草辟書才寬天命窄轡  
左換靈輿

仕接湖南北逢人間起居蚤曾師硯席非但托

鄉間夢裏詩春草毫端賦子虛諸郎圖不朽當

雙峰存藁

卷六

十五

共甘遺書

挽左相京大師四首

皇華方北返植纛指西風蜀調今清缺戎言昔

富公民夷兩心服勛業百年同贈典齊溫國功

高報亦隆

聖代多名相誰如德量寬平心消黨與着力援

孤寒禮極三宮養天開二聖權盡忠扶孝治烽

火自平安

堯考聞憂日公身病瘁時哀情知痛極疾勢轉  
增危梁壞將安天胡不憖遺此爲天下慟未  
敢哭其私

自際未終賞逢人說項斯輩章先刻上薦墨更  
交馳遽臥漳濱疾如轟薦福碑空流一襟淚無  
路送靈輓

雙峰存藁

卷六

十六

隱几

隱几香一炷時于靜裏求心源須得得世路任  
悠悠佛國菩提樹莊園不繫舟忘機吾自信何  
必驗沙鷗

七言律詩

晚步

晚來頗意林塘幽又拄烏藤款款遊細雨斜風

三日後落花啼

起幽人一點愁

池頭

○雨後書懷

策策西風兩鬢

勾牽睡淚面新

生空白一分頭

雙峰存藁

釣舟

和許宰于

太學

連珠疊壁照窗

花萼集更如大

十如何敢望顏

詩斑



簫雲追電咲譚鬬爭看驛驢出帝閑整借短檠  
睽眼力莫因遠別夢眉山詩聞庭下頻趨鯉易  
在床頭久鑄顏起取雙親皆未老綠衣歸換綵  
衣班

于尉燈夜招飲酒酣援筆成詩繼韻

低唱雖無金步蓮公來處處已聞絃滿街燈火

作元夕此段風光勝去年紙上飛雲驚筆落盤

雙峰存藁

卷六

十八

中走彈喜詩圓便宜歸侍傳柑宴滿泛錢塘藥

玉船

于尉惠詩有流落之嘆次韵招飲

一紙西風書客愁愁來如瀉滿汀洲從他夢鹿

還爭鹿休問封侯與不侯自歲光陰草頭露一

年好景菊花秋人生能着幾緇屐且爲重陽一

雙峰存藁

于尉以書室新成惠詩次韵

無數雲山簇眼前又聽風葉響琤然近于此處  
開三徑准擬歸來受一廬終日看山志坐臥有  
時扃戶鎖風煙尋花問柳如乘興且莫輕回訪  
戴船

天寒偶成

雲凍長空鋪水墨風鳴破屋響琅玕憶梅探梅

雙峰存藁

卷六

十九

春已露欲雪不雪天正寒阿筆豈能詩句好擁

爐偏怕酒瓶乾太平宰相非吾輩煨芋何須問

懶殘

梅花

千林氣脉未全歸一點清香已著梅每愛月窓  
橫瘦影敢將水墨汚冰姿淡妝出屋新相見索  
咲巡簷舊有詩不見化工先着力雪中風韵最

相宜

水臘書懷

冰池照日暖初融  
擬迎春更餞冬  
盃酒作踈情  
少緒尺絨稽報病  
多慵殘年斷送風  
和雪晚卽相依竹  
與松圓首思量  
十年事倦投孤枕聽鳴鐘

喜雪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

光入疎櫺曉色添  
開門疑是蝶飛簾  
千山陡失青絲障  
萬戶橫拖白玉簷  
竹重時疑綠折着  
花輕處露紅尖  
自慚對景無佳句  
空咲當時絮與鹽

和韵

未問街頭酒價添  
迎光先卷讀書簾  
送寒作片頻窺戶  
着煖先融半澗簷  
莫作檜花添項強  
且

隨梅點開眉尖  
可嚙勿壓南枝折  
商飢調羹待作鹽

和林帥喜湯王二魁將還

爛醉春風玉不頽  
自封喜信入湘來  
同鄉多少同年士  
兩榜何如兩奪魁  
瓊苑宴開應共醉  
西湖賞罷更同回  
早歸多謝文翁力  
莫待平安家信催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一

送馮勉仲赴省

客餞旗亭酒半酣  
樽風九萬送鵬南  
薄勞汗馬功收一  
肯怨長途玉獻三  
去去梅花催驛騎  
看看柳色闌恩藍  
長篇好上劉蕡策  
莫作書生無用譚

送致遠赴耒陽酒官

雲凍長空畫亦昏  
誰欺剝啄和柴門  
故人言向

瀟湘去此別應須歲月論衡嶽五雲瞻勝槩  
陽子載吊詩魂舊遊倘有人相問爲說扶犁教  
子孫

病中口占

拂枕投床鼻息鳴隣鷄報午夢還驚一春已過  
半春了十日曾無五日晴喚客難同藉草飲隔  
墻虛認賣花聲十年前憶西湖上柳陰蘇堤取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一

次行

力古

雪花點破潘郎鬢始得荷衣上釣蓑鸞經一眠  
再眠後船歷順風逆風多雲煙過眼竟何有星  
斗在天終不磨着鞭古人乃吾事長繁莫換短  
繁歌

五言品句

桃花

憤題玄都觀歡入武陵谿花面無今古人心自  
咲啼

以魯直露濕何郎試湯餅爲韻賦酴醾七  
首

石竹麝香刺博山水沉炷勾引愛香人攀花春  
筍露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二

江南萬玉妃肌膚冰雪立平生愛淡妝不作臙  
脂濕

金沙與同架並蒂更連柯紅白雖相宜品藻當  
如何

倚窗春睡覺折玉蒲手香簾雲疑未穩指點問  
檀郎

何面與荀香美丈夫可試不學海棠花只如妃

子睡

昨日落酒杯引我醉鄉對午猶未醒支頭聽

煮湯

愛花莫着花如饑貪畫餅一笑大江橫此句須

衆請

以昌黎驗長常攜尺爲韻賦荀五首

前晚尚錐鋒昨日突槍劍今朝又稍長五言刻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四

竹驗

突兀出藩來頗似逞狂蕩局下列堦前又如識

少長

行矣脫錦綳笙琴奏風簫歲晚尤可敬霜雪不

改常

吾家蒼頭奴斫玉手自携云恐春風惡吹開枝

尚低

我至再三惜恨不長百尺要夏結青陰陰我醉

眠石

○謾題

世網角雄雌官途爭是非人方酣蟻戰吾自送

鴻飛

七言絕句

春日卽事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五

正書東風自展扉雙雙燕子望巢飛楊花却是

原無定吹落南隣不肯歸

架上酴醾萬玉浮當年攀折爲遲留而今老病

空相對花不差人人自羞

桃杏酣酣着意紅當時只要嫁東風而今却被

東風誤一片西飛一片東

鳴鳩乳燕寂無聲密熟花蜂亦慣營睡起卷簾

春已晚竹籬穿筍雨三莖

穀雨催秧蠶再眠采桑女伴罷鞦韆前村亦少

遊人到牛歌濃陰人餉田

睡起二首

蝶夢驚回思尚迷起煎蟹眼試新旗桃花貼地

楊花起正是江南二月時

雙雙燕語暖落檐牙驚破春屏夢到家牀起拈書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六

無意緒開窗隱几看桃花

聞杜鵑

衆禽棲息不聞聲獨向三更月裡鳴終日勸歸

歸未肯故教枕上聽分明

春晚

桑柘枝頭一一空林巒放出畫屏風鷺鷥鷓鴣晚

歸飛急零亂青煙一抹中

立夏後熱甚已而棟花風作極寒

炎官司印未十日暑氣駸駸著病翁卷地吹來

忽吹散今朝還遇棟花風

榴花

萬綠枝頭幾點春逢人偏喜上烏雲出來只爲

當時暑故剪紅綃縐作裙

聞蟬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七

紗幮紋簾北窗眠只道清聲比管絃誰念夕陽

官道裏幾多客旅聽凄然

午睡

博山煙斷懶重添屋角無聲雀去簷午夢欲成

鷄喚醒臥看修竹映疎簾

睡起

睡起按抄兩眼眇卷簾惟見水平池小窓幽寂



無人到自撥爐熏試一旗

立秋後十日

萬綠枝頭一葉黃秋風恰則到林塘晚雲更作  
瀟湘雨拾得人間一夜涼

秋暑極熾而雨作涼氣儵然

日輪停午汗珠溶簾箔都無半點風喚起睡龍  
行一雨病身移入水晶宮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八

捲簾

隔簷見竹早清幽捲起踈簾滿眼秋一段夕陽  
收不辦被人都送上簾鉤

憶官舍吳興

官池無數擁紅妝日日全家坐晚涼官職已拋  
無夢去尚疑身遶一池香

夜坐

霜蟾照戶鼓三更獨坐蒲團一盞燈名利此時  
都踏破分明一箇在家僧

偶書

酒盡瓶乾一再添朔風吹葉響階前起來水墨  
圖中望正是江南欲雪天

至日見梅

挿向書窗小小瓶看來看去眼增明花瓶老子

雙峰存藁

卷六

二十九

能多少占却人間無限清

瓶梅

病眼因君得再明休前風骨照人清憑誰說與  
司花女伴我長開過一生

書堂前植竹今日移梅于其間

三逕向來孤竹第一枝今日伴梅兄歲寒圖上  
曾相識一咲相看自有情

回進賢道中

遙憐兒女數還期  
自抹歸驂趁曉鷄  
乾鵲有靈煩逆喜  
馬蹄今日踏江西

自嘆

怡顏今得貯庭柯  
黃鳥啼邊綠蔭多  
回嘆此生肝肺涸  
只因雕篆損天和

和于湖集茶韵二首

雙峰存棗

卷六

三十

倒床鼻息欲鳴雷  
須仗靈芽一喚回  
此味直教真性在  
切勿防勾賊用鹽梅

金沙泉下喊春雷  
首茗先隨造化回  
欲望頭綱分八餅  
恨無筆刀繼歐梅

慕容簿送題寶峰石刻并中秋詞以詩謝

之

步履尋僧到日西  
亂山深處見新碑  
却驚天上

披風手亦卷波瀾  
入小詩

月入中秋色滿林  
羣將好景寄清音  
自從何處天工巧  
景物無聊直至今

贈畫魚童秀才

我本江南一釣徒  
錦鱗到眼便懽呼  
他年尊鱸歸來日  
添箇漁竿入畫圖

遺術士

雙峰存棗

卷六

三十一

欲壽莫誇堯丙子  
欲貴莫疑雌甲辰  
學取燕山人姓竇  
自然五桂一靈椿

贈太素脉王道人

按指如醫細切膚  
對人便肯說榮枯  
我今跳出榮枯外  
試問先生脉得無

爲端夫病起解嘲

折臂三公古尚傳  
神全何必問形全  
前身恐是

婁師德試向沙頭覓渡船

以詩追墨

萬竈燒松有妙功分張猶未及隣翁  
陶泓毛穎來呼友要爲幽齋草送窮

蒲團

細觀才蒲一輪月靜坐能銷萬古心  
莫向紅爐烘醉客只宜清夜定禪林

雙峰存集

卷六

三十三

題三石屏

一作煙霧昏濛欲雨遠山在有無中

煙霧冥濛雨意垂遠山隱隱林修眉  
急催行李投前店似我當年在道時

一月色當空山川平地皆如雪後

正是江南雪霽天素娥特地弄嬋娟  
山川一望皆如剡只欠渠儂訪戴船

一月出雲間山川皆如瓊玉

月姊携爐出廣寒鎔銀爲水又爲山  
夜闌歸去忘收却溜入涪溪石壁間

和許宰寓武邑屠楊丞靖安八詠

市人常是醉昏昏買盡青銅酒已渾  
健倒投床都不問日高猶未啓重門

君似春風自襲人無情鷗鳥亦相親  
莫驚仕路

雙峰存集

卷六

三十三

風波惡便憶家園自在身

我有淵明日涉園桃谿柳徑漸清繁  
却嫌市井喧囂近恨不誅邪住遠村

風旗獵獵半欹斜日日相傳便到家  
幾度兒童

騎竹馬夕陽影裡簇汀沙

幕帥潭潭庇萬間已知流水與高山  
定應不負刀頭約合浦明珠早早還

好語飛來散綺霞清新俊逸屬詩家著人似醉  
菖蒲酒有味如嘗橄欖茶

家書寫罷報平安酒坐圍紅且醉觀別後雙溪  
春色散應無賣鏡去尋官

里巷纜車日日忙今年又喜熟蠶桑公家無欠  
私家樂細葛含風剪更長

花光寺送使者書壁

雙峰存藁

卷六

三十四

白沙翠竹釣魚磯家在江南未得歸寂恨花光  
山下路數聲杜宇背人飛

讀子厚乞巧文

不見牛郎不秉鈞一時雖拙有清芬附碁待詔  
皆因巧何用翻成乞巧文

讀東坡韓文公廟碑

盡道潮陽因罵佛誰知忠諫得天知鱷魚夜徙

衡雲散請看而今玉局碑

挽黃助教四首

金鏡刮膜妙通靈從此昏花不再生聞道向來  
昏醉眼而今黑白儘分明

有客携來幼婦碑細看一字是褒辭觸蠻索戰  
吾無此方信黃家萬頃陂

楊枝一放任西東已把浮生比夢中今日筭來

雙峰存藁

卷六

三十五

真是夢翩翩丹旄引春風

春歸平日館池中想是桃花三四紅還有舊時  
王謝燕喃喃來吊主人翁

雙峯存稿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宋進士舒邦佐平叔撰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厲鶚宋詩紀事亦不載其名前有自序稱早困舉子業竊第後方學四六語又稱尙書劉公會爲辛丑省試官余以晚出門生之禮事之辛丑爲徽宗宣和三年則邦佐當爲北宋末人集中有和洪龜父歲晏詩龜父黃庭堅甥洪朋字也庭堅最賞其詩而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早卒則邦佐與之倡和又在徽宗以前序末題甲子歲四月而中云授級西歸老於三徑甲子爲高宗紹興十四年則其老而退休在南宋之初而集中有賀黃察院啟在紹熙四年迎潭帥朱殿撰啟在紹熙五年上距高宗甲子凡五十年邦佐當已百有餘歲乃復在仕途似無此理況邦佐及見洪朋則與蘇軾陳師道僧道潛皆同時人特相距先後間耳自序稱願借後山向來一辦香敬爲會南豐句則陳師道語也真隱集序稱遞相傳寫不無魚魯謹守昔人白鷗沒浩蕩采菊見南山之戒則蘇軾語也

其詩復云不如陶靖節客至空持醪不如蘇東坡勝敗兩忘憂又云大蘇文章繼老蘇魏徵勲業付魏謩又云參寥已似絮沾泥天女雖來煖非肉皆作典故用之尤爲可疑他如池平初鬪蛤柳老半藏鴉卽軾詩之夜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也早爲挂銅鉦卽軾詩之樹頭初日挂銅鉦也小雨止還作虛牕暗又明卽軾詩之微雨止還滴小窻幽且妍也蜜熟花蜂亦慣營卽軾詩之蜜熟黃蜂亦懶飛也卷地風來忽吹散卽軾詩之驀地風來忽吹散也刻意學步亦不應雷同至此其爲撫軾詩原作痕迹顯然至於宋璟梅花賦宋已不傳故李綱集有補作其序甚明今集中有讀廣平梅花賦詩知其出在劉壘隱居通議之後梅子又生仁句乃以唐寅詩試嘗梅子又生仁句截去二字知其出於唐寅之後是殆近時之所爲耳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  
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卷

(一)

〔宋〕李綱撰 〔明〕左光先 李春熙

等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宋李忠定公全集序

甚矣忠定公之臨所繇關治

亂也而有而專一任之值

盡可振奮有為返

飢餓之氛霧于暝曠惟

用之以地謬之謀間以蚤

生之規模膚立豪傑響臻

羣以為中六趾踵致而其人既

去未始不一敗汔於莫可收拾

夫禍至則膝加事定則淵墜雖

忠昭昭愿見旅召旋拜命而霽

曠莫達疑謀罔功誰職其咎豈

可諉之運數適然若李忠定公之于宋其可慨也夫其可慨也夫公當靖康建炎紹興間三用為將相皆虜逼盜潰兵盡餉罄國危累卵所束手莫能挽救之時公耳而為之不知何以忽

序二

若無事會夫媚子見謂可以無事無不以公速去為愉快迨公去而累卵之危更甚于前矣不知國家無可恃為無事之日也即當太平熙洽亦必有二三大臣以其去就繫宏隆盛衰之故

况主臣極辱存亡呼吸時哉彼僉夫媚子衛身不及葵何有於國阿匄媚妒固其所耳乃其所事之君亦稱聰明越人深自酷認顧以廟祏中原其付悠又數子長城砥柱雖有如無而挫蹙

公序三

日告亦獨何耶余讀史悉公行事又得盡讀其詩文精靈警歎殊覺未注大概擎天贊日之忠赴湯蹈火之勇批亢擣虛之智推心置腹之誠若日月有光隨處皆見以故蟬聯兵難鹿獨江

臯天下戴之若星雲人主倚之若維楫然則何以不能久于朝廷蓋任之太力持之太堅言之太切人心歸之太深讒與忌所繇來也嗟乎之四者宋之所以賴有公公之所以猶得有為于

李公序四

宋者也舟未屆而棄初厦將成而撓匠前功盡廢來患遂深後有起者其將若何斯亦千古之炯戒也已考公禦虜勦寇諸策在今多可行者然令

國家全盛去公時遠甚

聖明又專任不疑借得如公者底

平之直振稿落耳乃公箸策於朝先後不過七十日平荆湖賊十餘萬見兵才千餘人所請益不過萬計令殫天下之力疲天下之兵積有歲時鮮繇忝效公

李公序五

遺書具在曷不取而讀之遂從西昌孝廉戴初士知公裔太學生嗣玄刻集于家余幸得以按部過公里敢尚論泚筆附姓名集中且願令之出而有為者知公之不竟其用以不用故若其

君用之又值全盛時當毋以勲業

遜前人也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廣陵

李嗣京撰



李公序六

合刻李忠定公全集序

士生而丁未造躬安攘非以血  
忱破膽願必不爲而識不足洞  
微膽不堪定難雖爲焉亦不能  
宋忠定李公三者可謂兼之矣  
觀投荒萬里澤畔行吟無一念

李序一

一字不及君父而經緯膽識輒  
于危疑呼吸間徵之水災一疏  
策虜禍于七季警風雨于清宴  
朝上夕謫寃矣猶不足惟士爲  
不知已屈耳獨宣和以後建炎  
以前公之在朝廷朝廷之倚賴

公亦旣彰彰矣乃旋用旋效旋效旋逐虜以用舍卜進退者我反以虜之進退用舍焉其故何哉豈盡耿黃輩之巧于蠱君卽諸帝意也何也宋室君臣受病在和迫殷鑒童貫諸奸而症已

左序二

入膏肓矣惟都城虜薄萬萬難和始求救于主戰之醫王過此已矣然則當季降禪詔反鸞御要十議特三帝委命以從不得已也起死之劑君若臣視之如烏頭附子急時聊爲標治緩焉

用之故虜騎過河一步卽公去朝時也如城下未盟便議執嬰城者以謝公一日數邦昌罪于朝僉曰邦昌金所立疎之恐生疑夫不欲疎所立以疑敵也則媾敵必去所忌豈碩問哉嘗致嘆于天人之際矣人定勝天天定亦當勝人人知公用于宣和都城必不圍用于靖康宗社必不覆用于建炎中原必不陷不知都城之不能不圍于宣和也宗社之不能不覆于靖康中原

左序三



之不能不陷于建炎也非朝伊  
夕矣厭亂以生公者天也生公  
又生蠹公之婦人孺子者數也  
公亦稔知之而不忍不言蓋王  
業不偏安仇賊不兩立公不欲  
喪于和諸葛武侯寧亡于戰鞠  
主序四  
躬盡瘁先後一揆家少保傷今  
弔古每及公出處便拍案起舞  
而繼以泣時相激精相感耳頃  
夷氛方熾

側席時勤

主憂臣辱終夜傍徨安得有如公

者

聖明在上休容布列不患不知知  
不用用不竟終足音空谷焉奈  
何然虛屈不嘗有而方書不可  
不傳書傳而人與俱矣先令邵  
之綬安公所自出也得快讀奏  
左序五  
議八十卷以未覩大全爲憾太  
學李生嗣玄是其族裔博俠類  
陳東尊公官長安時曾于

御府購得今本先受而縱觀之嗟

乎疽癰遍天下金針祕五百餘  
季不一見見矣仍祕之坐視潰

決糜爛而莫救此亦與于不仁之甚矣三山周公祖深然余議急謀

刑憲黎公同然先得慨捐俸授梓且弁其首簪之斷簡殘編今戶誦矣餘風所振頑懦立起況讀書男子血性生具者哉論世友人志一動氣七十餘日未竟殊勲當于

熙朝再見之矣余小子非其人也願拭目以覩綬人士肯

大明崇禎己卯五月五日福建邵

武府建寧縣知縣皖桐後學左

光先謹序



左序七

宋李忠定公全集序

古忠臣拂士不偶於時者豈盡其主不知知不用哉蓋有見察于青宮潛邸之中而登諸樞庭揆席之上使之呼吸禦虜艸昧扶傾如宋忠定李公者亦旣用

李序一

輒效效輒速能使燦馳電發之虜有所遏而不得張已弃之河北河東有所繫維而不遽下能使都城數十萬衆不期而合爲之伏闕以鳴冤布衣俠烈之士不識一面慷慨而甘爲之死然

而爲之君者方且猜阻惶惑若不能頃刻容于朝者于是再貶峽中長流絕島臨安播遷惡逆可赦而獨不赦公噫亦甚矣迨萬里生還屏居閩海荆湖雲擾則起公于荆湖筠贛蜂屯則又

李序二

起公于筠贛無兵無將藏洗廩懸公乃撫降納叛鼓舞激昂廓清掃盪而不知其功之所以成闔關化遷雨金雨粟神運鬼輸而不知其餉之所以足公之能亦已見于天下矣然而可外而

不可內可暫而不可久荆湖數月江右年餘露布朝馳彈章夕下急則呼大將如小兒緩則擯孤忠若鳬鴈若是者何哉豈真志滿氣奪如弇州氏所云抑恐中原復淵聖歸高懼其無以自

李序三

處與曰非然也公蓋見善明而用心剛者也見善明則貞邪之界分而小人無以容其奸用心剛則復讐之志切而人主無以容其情夫剛明之與柔暗其不相入也久矣是以毫社覆亡父

兄囚辱神州赤縣之陸沉黥虜逆臣之陵轢若皆以爲可忍而獨不能忍忠臣拂士之匡持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此公之所以願爲大夫種而且思爲唐德宗用而不可得也嗟乎公之志亦足悲矣公著述甚富世不概見先君任郎署時在

李序四

御府抄得詩文二十八冊歸而欲

授梓未迨壬申抄本爲當道索去玄懼先志之不彰乃晝夜精選募衆手雜書之半月而工竟

又取郡刻奏議舊本并選之合  
抄本各得十之三藏于家今年  
五溪周先生來自三山快讀選  
本亟謀諸

左令公令公又加筆削汰其稍  
緩者十之一公之集始粹然若

李序五

丹九轉而鉛汞可捐醴五齊而  
糟粕可弃矣共爲卷四十有八  
爲帙十有六

令公慨捐貲爲剞劂費而

司憲黎公共襄厥舉閱百日而  
集成而後公之純忠偉伐燦然

耳目之前賢大夫嘉惠之意與

周先生表章之力俱不可泯竊  
惟當今奴虜流寇外煽內訌勢  
雖鷄張然豈有幹離不粘罕之  
豪雄楊么郎曹成之強盛哉使  
有人焉禦之亦何難滅此朝食  
李序六  
碩寇觸天下之半虜歲入畿輔  
了無齟齬

聖天子虛懷側席倘有忠定其人  
者出而應夢卜之求則乾剛離  
明咸有一德雲龍魚水千載一  
時亦何至使黠虜羣寇鳴鏑揚



鞭謂廷無人哉善乎

左令公之言曰盧扁不世出而  
方書不可不傳然書傳而盧扁  
可代有矣志士仁人得是集讀  
之其禦虜平寇之方犁然具在  
舉而措之使用輒效效輒速以  
李序七  
仰荅不次之用特達之知無使  
千載後謂宋有忠定其人而不  
能用

今上能用而無其人庶不負二三  
君子嘉惠表章意哉余小子三  
跂足需之矣

崇禎己卯季秋綏安宗裔嗣玄

頓首拜撰



李序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浪滅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

朱文公序一

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季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

朱文公序二

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  
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  
自重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  
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  
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  
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

朱文公序三

得志再來之不可以不憂則讒  
間蠶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  
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  
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  
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  
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

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  
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  
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  
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  
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  
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

朱文公序四

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  
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  
爲非策懇切反復以終其身蓋  
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艸得  
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  
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

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  
季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  
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  
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  
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  
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

朱文公序五

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  
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  
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  
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  
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  
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

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  
不其戴天之仇夫豈使王業偏  
安於江海之滯而尚貽吾君今  
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  
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  
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  
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  
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  
勝負之勢而致然歟嗚呼痛哉  
管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  
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  
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

朱文公序六

于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  
是書得備清燕之觀而幸有以  
當上心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  
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  
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  
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

朱文公序七

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  
丙午旣望宣教郎直徽猷閣朱  
熹謹撰

凡例

集曷爲而選乎曰不得已也其不得已者何譚  
峭之僥而失也予懼焉懼而欲存之而不能槩  
存也故汰之汰而後可捷舉而存也雖然  
則存惡乎捷匪汰則存惡乎久其迫而使汰者  
乃其巧於使存也是則有天意焉

汰矣而集惡乎全且以半月而定公千秋也誰  
信之曰予之汰之也有懼心焉有廣目焉有神

凡例一

力焉心懼則不敢以易志乘目廣則不敢以一  
律限而且窮晝夜之力不斂也非神行乎不至  
此故引穀率操繩墨謂予之過而存也則有之  
汰焉而過者蓋寡矣

于鱗之選唐也曰此不足以盡唐詩而唐詩盡  
於此然則茲選也其盡忠定矣乎曰否于鱗之  
選唐也盡唐矣予之不足盡忠定也則目域焉  
代曠焉兵崇焉其知者有易傳二十三卷有共



和迄五季天地五行之變百餘卷皆不傳矧又域于所未知然則予何足以盡忠定而忠定之與予目接者盡于此

選集而批點古乎曰非古而使人知古人之軌則焉則猶古也全集不批者何懼專也奏議批者何懼昧也且二三子患之也謂公之實用存焉標之而於目了然而於用犁然批此而全集可書解矣批而不點則猶之乎其不敢專也

凡例二

公之忠則純忠哉績則懋績哉述公者其忠與績之不能悉焉及文然而公之文寔江河注焉金石宣焉奏疏有宣公之暢而無其俳殆幾幾乎勝之謝賜諸表皆磨墨看鼻上得之何麗也或曰公蓋知人善任耳曰否前後表異時也而體裁一內外制與諸表異體也而風骨一血指者能乎公蓋兼才而敏者也然則制詞不選者何曰非所急也且貲亦有所限焉

公往矣而黜爛焉黜往矣而文著焉公精誠之不磨而文惡乎泯故之傳而致約者欲其幾于粹也之約而致博者懼其跡于遺也公族于邵育于邵休于福葬於福福宜有遺文焉績而廣其傳是不在福人士乎則孰爲緒斯引薪斯傳乎

息軒居士李嗣玄又玄甫識

凡例三

集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目錄上

卷首之一

本傳

卷首之二

行狀上

卷首之三

行狀中

卷首之四

行狀下

第一卷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奏議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詣監汝縣稅務到任謝表

謝復官表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第二卷

奏議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論禦寇用兵劄子 二十條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論用兵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第三卷

奏議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乞罷知樞密院第五劄子

親筆手詔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論守禦劄子

進備邊禦敵八事

乞修塘濠劄子

乞修邊備添置叅謀編修等官劄子

再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劄子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謝賜裴度傳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待罪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卷	奏議	論宣撫職事劄子	第四劄子	謝賜御筵表	謝降賜王來帶等表	李忠定公奏議 八目錄	謝賜鞍馬表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親筆手詔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表	第五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奏議	上皇帝封事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十議 <small>公初至行在未受右僕射之命以十議進說高宗</small>	議國是	議巡幸	議赦令	議僭逆	議僞命	李忠定公奏議 八目錄	議戰	議守	議本政	議責成	議修德	第六卷	奏議	御書	謝賜御書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謝轉正奉大夫表

謝賜御馬表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

劄子

乞募兵劄子

乞括買馬劄子

乞於汾河汾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乞修軍政劄子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五

冬

乞教車戰劄子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第七卷

奏議

議巡幸第一劄子

議巡幸第二劄子

乞減上供之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

力劄子

乞修茶塩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乞刻制官田倣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

子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

團結教閱劄子

論君子小人劄子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乞罷第二表

乞罷第三表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表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六

冬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謝移澧州居住表

第八卷

奏議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再乞招撫曾成奏狀

乞兵招捕曹成奏狀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到湖南界首謝表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塩地分計	置煎塩奏狀	官利謝表	第九卷	奏議	陳鼎參賊馬奏狀	獎諭詔書	謝表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謝詢問利害表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第十卷	奏議	謝後觀文殿大學士表	親筆詔書	謝親筆表	謝親筆劄子	親筆詔諭	辭免江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	-------------------	-------	------	-----	----	---------	------	----	----------	--------------	--------	------------	-----	----	-----------	------	------	-------	------	-------------------

辭免劄子	謝親筆詔諭表	論金人失信劄子	論襄陽形勝劄子	論和戰劄子	論財用劄子	論營田劄子	論凌州盜賊劄子	論福建海寇劄子	論常平劄子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議迎還兩宮劄子	辦余堵事劄子	第十一卷	奏議	謝賜玉鶻馬表	論進兵劄子	謝到任表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論賑濟劄子	乞差中馬劄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乞罷江西帥劄子

論擊賊劄子

再乞罷帥劄子

乞差發軍馬劄子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第十二卷

奏議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九

謝獎諭表

再陳已見劄子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劄子

乞浚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乞益修政事劄子

第十三卷

奏議

論淮西軍變劄子

奏陳利害劄子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十

第十四卷

奏議

論使事劄子

辭免知潭州第三奏狀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

祠表

擬起居道君太上皇帝御表

擬起居淵聖皇帝御表

第十五卷 附錄

公移

與宰相論擇賊劄子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申省措置酌情嚴斷招降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潁州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州縣合控扼去歲乞	軍馬防守狀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一	七六
----------	-----------	------------	---------------	----------------	-------------------	-------	--	--	--	--	--------	----	----	----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目錄下	卷之一	詔圖書附	賜夏國主詔書	起防秋兵詔	與金主書	勅榜詔	戒諭武臣詔	撫諭河北河東詔	勅榜獨留中原詔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一	七五
卷之二	書	與鄭少傅書	與中書馮侍郎書	與梅和勝侍郎書	澧陽與許松老書	海康與許松老書	戒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戒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戒勵士風詔				

泰宰與許右丞書

卷之三

書

禮陽與吳元中書

附吳元中荅書

又荅元中書

桂州荅吳元中書

象州荅吳元中書

桂州荅吳元中書

懷澤與吳元中書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

卷之四

書

再與吳元中書

雷陽與吳元中書

卷之五

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與周元中書

與秦參政書

與呂相公書

共十四首

與秦相書

共十首

與程給事書

共四首

與馬總管書

卷之六

書

與呂安老提刑書

共六首

與折仲古龍學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政府書

荅錢遜叔侍郎書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三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李泰發端明書

共三首

與呂安老龍圖書

共四首

與趙相公書

與趙相公書

與張樞密書

與趙相公書

與呂安老檢正書

與趙相公書

卷之七

書	與張相公書 共二十一首	與李泰發端明書	與呂安老書 共四首	與張子公舍人書	與陳國佐司諫書	與岳少保書	與張龍圖書 共三首	啓	賀趙相公啓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謝宰執復大觀文啓	卷之八	序	易傳內篇序	易傳外篇序	釋象序	明變序	衍數序	類占上序	類占下序
										四										

靖康行紀序	送陳淵叟遊廬山序	乘閑志序	夢志	災異志	證兆志	預備志序	書檄志	事宜志	人物志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五	卷之九	序記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重較正杜子美集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類編建炎制詔奏議表劄序	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	中興至言序	拙軒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寓軒記

新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武威廟碑陰記

卻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卷之十

論

災異論

朋黨論

制虜論

禦戎論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六

理財論上

理財論中

理財論下

卷之十一

論

論骨鯁敢言之士

論君子小人之勢

論君子小人之分

論天人之理

論兵機

論共患難之臣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論主之明闇在賞罰

論封建郡縣

論方鎮

論兵

卷之十二

論

論節制之兵

論將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七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論唐德宗任陸贄

論節義

論忠孝

論荀彧

論與夷狄同事

論盜

論變亂生於所忽

論西北東南之勢

論孔文舉



論治盜賊

論形勝之地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論秦隋勢之相似

論天下強弱之勢

論用兵

論料敵

論交深

論史

卷之十三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八

三

贊

洪崖先生畫贊

梁溪真贊

瑞光岳立化雀贊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富鄭公畫像贊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羅漢贊

共十六首

頌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銘

直几銘

方杖銘

多言人銘

潛菴銘

傳

武剛君傳

方城侯傳

卷之十四

雜文

桂齋上梁文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九

荅賓勞

釋疑

華山辨

戒貪

書事

書僧伽事

書杜祁公事

書韓魏公事

書魯子宣事

卷之十五

題跋

皇帝御筆詔書記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暎御書跋尾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跋了翁墨蹟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跋了翁自跋散疑論後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書寄崧老易傳後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

二

跋歐公書

跋司馬溫公帖

跋顏魯公與柳冕帖

慶餘長老間堂疏跋尾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跋張穉仲樞密遺藁

哀辭祭文

蕭子寬哀詞

劉仲偃大資政哀詞

弔國殤文

祭陳瑩中左司文

祭黃大資政文

祭許叔老文

卷之十六

墓誌銘

追復龍圖閣直學士領開封府事贈少師錢

公墓誌銘

秘書省秘書郎黃公墓誌銘

直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

卷之十七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一

三

賦

合咲花賦

梅花賦

詩赴沙陽誠所作

松江第四橋

雜興

雜賈

田家

嘉禾道中遇夏侯子陽

初到臨平見山

小雨	靈隱宮	自晒	渡浙江	桐江行贈江致一少府	偶題	江南三詠	鷺湖昌長老詢予來歷以詩答之	趣真亭	遊仙溪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二	堯捨石	學堂巖	船塢岳	鷄窠岳	仙機岳	折筍岳	仙竹	泛舟至晞真館遇雪	訪李道士	記舊夢 有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題晞真館三十六韻	劍浦道中	春詞	梅花	春雨	春意	春晝書懷	次韻志宏見示春雪長句	志宏以牡丹見遺戲呼牡丹爲道州長詩以報之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三	戒酒	品桂	志宏送品桂并惠長篇求予賦詩次韻荅之	寄內	戲成短歌從志宏求芍藥	志宏供芍藥且以詩來再賦前韻	子美	太白	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	凝翠閣晚遊泛碧齋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六日汎舟

次韻湖陰曲

次韻東坡四時詞

荔枝詞集句

松架敞以新枝易之

白鷺

次韻丹霞錄示羅疇老唱和詩

次韻和李太白感秋

中秋望月次玉局翁韻

又次韻中秋長句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四

桃源行

秋思

傳畫美人戲成

傳畫忠義圖

得家信淮南飛蝗渡江入浙歲事可憂感賦

乘汎碧齋至北溪口觀新橋與興宗志宏分

題予得汎字

志宏得碧字以詩來次其韻

凝翠閣晚望

秋意

得了翁書并寄石芝云其味初淡中苦已而

發甘鮮有知此味者感而賦詩

卷之十八

詩 自汝陽放還作

次韻和歸去來集字

奉酬陳之元教授見贈次韻

題黃亭驛

武夷行 有序

自分水嶺過江南

望龜峯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五

江行 池陽至銅陵

銅陵阻風

題護法寺瑛老默堂

自銅陵行四十里風復作泊江北岸地名散

潭屬淮南

夜坐

次韻和淵明形影神三首

雙鳬

次韻茂哉海陵寓居有感三首

贈虞公明察院

自海陵泛江歸梁谿作

次韵上元宰胡君俊明與蔣山勤老唱和古風

得吳元中書言近不作詩以所著幽七月詩義見示因作此贈之

題伯時明皇蜀道圖

題御平種瓜圖

唐杜甫左司許出示所藏紅絲硯輒成短歌

奉呈并簡傾子美

次韵子美提舉許雪中見過之作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六

五

寄毛達可內翰并錄送魏公別錄

同似表叔易置酒平山堂

卷之十九

詩 罷相後及謫鄂渚作

九月八日渡淮

次韵季弟善權阻雪古風

善權卽事

寓寧國縣園中桃李雜花盛開感其所遭援

筆賦此

詠艸

默獻道中士人獻牡丹千葉有盈尺者爲賦

此詩

望廬山

五老峰

歸宗寺鸞溪

戲賦墨畫梅花

梵率寺

玉溪寺

過苦竹嶺

次通城送季言弟還錫山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十七

九

寄王周士

寓居通城僧舍東軒池蓮盛開竹菴珪老有

意見過戲贈此篇

張子公以圓鑑見寄作詩報之

飛雲

落葉

西風

卷之二十

詩

建炎行 有序



秋夜有懷

聞山東盜有所謂丁一箭者擁數萬衆臨江

破黃州官吏皆保武昌江湖間騷然未知

備禦之策感而賦詩

松風

淵聖皇帝賜寶劍生鐵花感而賦詩

胡笳十八拍 有序

重陽日戲集子美句遣興

趙叔薄運判見示宣和御畫二軸其一馬舉

足奮迅將起其一兔正面踞地齧艸皆絕

李忠定公文集

八 目錄

十八

卷二十一

去筆墨畦徑意態如生精妙入神伏觀歎

息感慨因賦詩以贊揚宸翰且敘小臣悽

憤之情云

摘髮間白髮有感

冬日閒居遣興六首

食橘

得報以謫降官不許同慶一州自鄂渚移居

澧陽有感

卷之二十一

詩 在湖外及謫海外作

自蒲圻臨湘趨岳陽道中作

鼠鬚筆

深省軒在丈室之西余爲名之

見報以言者論六事其五皆靖康往故其一

謂資囊士人上書以興復用謫居海南震

懼之餘斐然有作

桂林道中作

山月驛間子規次韵

道陽朔山水尤奇絕舊傳爲天下第一非虛

語也賦此

李忠定公文集

八 目錄

十九

卷二十一

象州道中

伏讀三月六日內禪詔書及傳將士榜檄慨

王室之艱危憫生靈之塗炭悼前策之不

從恨奸回之誤國感憤有作聊以述懷

含笑花

荔枝

恭聞詔書哀悼陳少陽賜官與一子恩澤賜

緡錢五十萬感涕而賦

次地角場以瘡瘍不果謁伏波廟俾宗之攝

祭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卽吉夜半乘

潮解梓星月燦然平旦已達瓊管東坡謂  
斯遊奇絕冠平生非虛語也

南渡次瓊管江山風物不殊民居皆在檳榔  
木間黎人出市交易發衣椎髻語音光離  
不可曉也因詢萬安相去猶五百里僻陋  
尤甚黃茅中艸屋二百餘家資生之具一  
切無有道縣生黎山洞往往剽劫行者必  
自文昌縣汎海得便風三日可達艱難至  
此下無慨然賦此紀土風志懷抱也

次瓊管後三日忽奉德音恩許自便感涕之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

餘賦詩見志

北歸畫渡海風便波平尤覺奇絕

雷廟讀丁晉公所作碑

謁冠忠愍祠堂

立春日龍化道中得家問諸弟已挈家渡浙

江和劍川又聞江西頗有羣盜嘯聚遂決

意錄五羊趨循惠潮陽偃道閩中以歸時

十二月十九日

久不飲酒春日得家問喜甚與宗之對酌調

馬驛中述飲數觥徑醉醉中和東坡醉題

寓瓊山遠華館一夕夢遊山間小堂松竹翠

合有道士坐堂上誦李太白送入桃李園

序中有良田名池竹果森然三十六洞別

爲一天之語覺而異之今假道容惠當遊

勾漏都嶠白石羅浮皆洞天也豈神者先

告將有所遇耶賦詩以紀之

南遷道鬱林郡守王君示古律詩一篇比歸

輒成兩篇以荅其意

客有言長沙軍變向伯恭能彈治規畫甚偉

適得伯恭書亦道其事作詩語寄之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一

七

蕭懋德秀才自臨江遣人致書海上過於歸

途賦詩寄之

罪謫海上中州親故罕通問獨虞君祖道相

從潮海逾年北歸同途次容南賦詩識別

宿都嶠山靈景寺

潯守李侯以所蓄法書十軸相示題卷末

清明日得家書

三月二十三日德音至容南恭聞駐蹕浙東

王師屢捷虜騎遠遁是日得諸季書挈家

寓饒之德興幸免驚擾欣忭之餘輒成口

端

四月六日離容南陸行趨藤山路崎嶇然夾道皆松陰山崦田家景物似閩中殊可喜也賦古風一篇

江行卽事

自晉康順流六十里有山巉然臨江下有岩洞可容千人軒豁平坦景極幽邃石罅間滴泉厥味甘冽因月之曰玉乳岩賦詩以紀其事

江上晚景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二

下

蚊

端石硯

望白水山次合江樓韻

泛舟循惠間山水清絕遂成口號

夜霽天象明潤仰觀有感成一百韻時歲在

斗熒惑在氐微甚辰鎮陵犯于翼軫間夜

半斗杓轉占帝座未明台星尚拆去

早行

通衢驛夜坐有感

卷之二十二

詩北還道中及抵泰寧後避地長樂作

循梅道中遣人如江南走筆寄諸季

宿興寧縣驛

次韻申伯見贈

送季言弟還錫山省先塋

冬至後四日修供羅漢岩因訪丹霞本老漫

賦

上元日同王豐甫葉夢授會飲

聞建寇逼境携家縣將樂沙縣以如劍浦感

賦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三

下

次沙陽留題寓軒

留題凝翠閣

追次東坡和麟林王守韻

次韻周元仲見寄

遊鼓山靈源洞次周元仲韻

季夏之初自安國還南臺天寧寺依南山而

面北暑氣尤盛暇日望山頂松林鬱然意

必有異因穴垣鑿磴以造其上形勢坦平

風日清美四顧山巒環合江湖往來景物

不可模狀月出林表清光更多夜久闌寥

殆非塵世作古詩二十韵以紀其事奉呈  
吳達元仲

秋日奉陪王豐甫許子大康平仲遊賢沙宿  
鳳池登昇山偶成

以舊賜戰袍等贈端少師 并序

蒙恩除荆湖廣南宣撫兼知潭州具奏辭免

宣撫荆湖及罷歸長樂并制置江西及歸後作

五月六日率師離長樂乘舟如水口

次昭武省祖塋焚黃因會宗族

八月十一日次茶陵縣入湖南界有感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四

次衡州

馬友餘黨步諒等以二萬衆自江西寇湖南

破醴陵攸縣屯於衡山縣界得報卽走衡

陽率師次衡山遣兵將夜渡江晨叩其壘

賊出不意悉解以降放散驅擄老弱外得

精兵七千人分隸諸將浚成口壘

初八潭州

余行次衡陽彈壓曹成七萬餘人出湖南境

移師衡山降步諒二萬衆既入長沙次日

卽遣師降王進三千人於湘鄉縣七星寨

復破王俊三千人于邵州其餘羣盜以次

討定凡五萬餘選擇精銳得萬二千人分

隸諸將境內遂安流移歸業亟上章復丐

官祠未報聞間有旨廢宣撫司及以言者

罷去有感

長沙有長江重湖之險而無戰艦水軍余得

唐嗣曹工阜遺制創造戰艦數十艘上下

三層挾以車輪鼓踏而前駛于陣馬募水

車三千人日夕教習以二月十八日臨清

湖門按閱旌旗戈甲一新觀者如堵成五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五

絕句以誌之

初去長沙有感

自長沙至醴陵道中田皆墾闢道旁有築室

而居者

自水口汎舟如長樂

周元仲來自湖外傳示松老贈東林珪三友

篇讀之慨然因次其韵

附許松老三友篇

西軒小池荷花盛開與賓客酌酒其上以荷

爲杯引滿徑醉

詠懷

諸季招客遊東山置酒賦詩以病不果往次

其韵

送李似之舍人歸連江舊隱

題唐氏所藏崔白畫雪中山水

與叔易奕不勝賦著色山水詩一篇

題劉仲高提刑所藏文與可墨竹

庭中醖醑盛開二甥以詩來戲和其韵

送錢申伯如邵武

茅齋成乾元堯老以拄杖旄牛拂見遺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六

三十一

次韵李似宗見示小園之作二首

殘鴈雪再作二首

再次前韵

趙都漕出示魯直少游所書梅詩次韵

冬日來觀鼓山新閣偶成

還自鼓山過輝溪遊大乘榴花洞瞻禮文殊

哭宗留守汝霖

卷之二十三

靖康傳信錄上

卷之二十四

靖康傳信錄中

卷之二十五

靖康傳信錄下

卷之二十六

建炎進退志上之上

卷之二十七

建炎進退志上之下

卷之二十八

建炎進退志下之上

卷之二十九

李忠定公文集

目錄

二十七

三十一

建炎進退志下之下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一

宋 邵武李 綱伯紀傳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宋史本傳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是徽宗內禪而欽宗泣綱上封事謂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以

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綱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霄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幸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榮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自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念曰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僅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官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

願死守網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能與爲衛且敵兵已退知乘與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上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稅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不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一三

豹自投樞密中當以計取之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激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欲生擒幹商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且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一四

他也綱奏方數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每得詣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固鑒臣謂宜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書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收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拂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一

五

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為憂與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為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寢不可長語綱奏願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行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

故其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神綱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四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譏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其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一

六

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願乞骸骨解樞密上趣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後還之理晉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陞辭言唐恪罷出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後上奏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懷州有詔罷賊所起兵綱奏河北

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南集之兵  
又皆散遠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  
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師召無後應者矣疏  
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書事  
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陳其弊時  
方議和詔止調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同等吳敏  
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數曰事無可爲者矣卽上奏丐  
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  
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辭未幾以專主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七

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  
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  
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  
軍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  
之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  
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  
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  
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綱以沮  
其求上趣綱見于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奏

曰臣愚憲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因力  
辭帝爲罷顏岐與綱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  
黜爲知州綱猶力辭上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  
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  
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  
十事一議國是二議選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  
僞命六議戮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  
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專  
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八

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  
昌甚力上顧呂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  
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遺路指目曰此  
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芟  
孽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譴潭州吳  
玠莫倚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  
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  
其請有旨兼亮御營使人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  
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  
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

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難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肩股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圖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朝廷永無北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一 九

論靖康時事曰淵聖黜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固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一 十

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傳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嘆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



論僭逆附僞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害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爲相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原盜賊遽起矣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黠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十一

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還師詔問羣臣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還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

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疆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十二

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朔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

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  
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  
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遲避之與  
進禦其効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遲未大懲創安知秋  
高馬肥不再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  
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督創業中興之主必躬  
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  
夫遲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遲一步  
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  
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十三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後將遲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遲避之計可乎古者  
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解復遣使金人二十  
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  
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  
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  
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  
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爲  
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

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  
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  
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  
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  
陳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  
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凡  
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  
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  
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  
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十四

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  
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  
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明  
年淮西鄴瓌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  
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  
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鄴瓌事引咎罷相言者引漢武  
誅王恢爲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  
少寬假以資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已罷  
閣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  
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遂自還屈果出此謀人情動搖士氣銷維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輜場未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而遽爲此投授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聞王倫使北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書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十五

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滿被畀以帥權昔李布謂漢文帝曰陛下以一人舉召臣以一人黜去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允其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計聞上軫悼厚賻其家贈少師管其親族十八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

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朱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爲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主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爲害也蓋當時排和議以禦敵復讎爲已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雖則可以悅虜而紓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萬二君並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謗所謂孤埋而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一

十六

孤措之豈足與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爲白于朝非忠誠所動曷能爾顧又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嘗其短鳴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耶

東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二

行狀上

宋丞相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

曾祖僖護贈少保

祖府贈太保

父夔任中大夫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追封衛國

公母吳氏韓國夫人

公諱綱字伯紀邵武軍邵武縣八龍鄉慶親里人也其先系出有唐有以宗室爲建州刺史卒官因家焉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卷首之二

一

國朝太平興國四年新建州置邵武軍故今爲邵武人曾大父大父隱德不仕行義爲鄉閭所宗先衛公以進士起家爲時名卿妣韓國夫人處州龍泉人賢業懿範中外所仰事具龜山楊先生所撰墓誌銘公形神俱清器識絕人自幼有大志舉動必於規矩法度見者知其必將名世年十四從先衛公官延安時夏人入寇圍城甚急舊法邊城被圍棄城者以日計功僚屬子弟皆登城募賞公獄不從然時時馳達城上示無所畏冠送朝廷以言者謂濫賞罷衆以是魏公將寇丁韓國夫人憂廬毗陵錫山塋次凡三年

哀感閭里旣冠補國子監生第一方先衛公之入上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每試必上列聲稱籍甚舉進士未第以先衛公過郊祀恩補殿將仕郎附試貢士復首選屬開莽視之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不的勉試春官以恩視舉公不可調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政和二年上舍及第臚傳之日後廟額開再三特升甲政令入官授承務郎充和州州學教授以親庭遠易鎮江四年召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五年謁告迎先衛公于雪川有旨除先衛公提舉醴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道除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卷首之二

二

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旣入臺嘗因職事進對先衛公亦以是日朝見後廟額公曰卿父子同日進朝縉紳榮事未幾以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官從官入朝以笏擊其下凡三事忤權貴罷言職公之在臺纔一月耳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六年轉承事郎七年充禮部貢院參詳官八年四月復召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月除起居郎十二月差兼國史編修官宣和元年同知貢舉六月京師大水徽廟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至而在位者乃寂不聞有發憤納忠之人公獄異之懷不自已奏疏論列謂

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方消復之策臣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亟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傳旨開門令公先退更不待立公固奏便宜六事且上章待罪有旨所論不當遂吏部與監當差遣繼以待罪章上有旨更降一官與遠小成監當授水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先是父友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學謙公于幼時每謂人口李公有子了齋既以天下之望自任知無不言欲求天下奇士以此道付之方是時人皆以公爲鳳鳴朝陽了齋聞之與先衛公書曰伯紀所寄天下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三

亦有非之者乎天下莫有非之者則其言也時矣使不當其可天下豈有不非之者乎積謗有自可以百拜爲毒公既來沙陽日所居僧舍曰寓軒職事之餘閑藏教於其間時了齋以書至且爲公引秋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前言行錄之以言曰幾疑梁公疇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類公報踵平釜獲之外時故右文殿修撰羅公賔方家居嘗與了齋書道公從遊之適了齋報書曰吾儕老矣寓軒之人嘗發好言於篋篋舉世傾耳以聽其再鼓公乃欲執紼袖手以適吾儕羸版之社若許其來而不拒則是

私乎適已而以天下爲非已事也其爲一時名德惟與愛重如此其後公兩在廟堂所爲所守天下想聞風采蓋不負了齋所期矣二年六月復承事郎十月復本等差遣三年轉宣教郎公歸隱下五月先衛公感疾不起公哀慕不自勝八月合塋先衛公於韓國夫人之塋了齋方謫居山陽以文致祭其末云孟仲叔季咸遵誨飭論水者誰其勳也力不苟不訐詭曰不然誰其爲之嚴父之賢識者謂了齋所許與父子之間不遺餘力矣喪既除七年三月除太常少卿六月到闕是冬金人敗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四

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歲暮賊馬逼近始遣李邦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先是詔求直言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公上封事大略謂當今禦戎急務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誠爲知言所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邊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又陳捍敵十策時建牧之命既下公素與故相吳公敏厚善敏時爲給事中公夜過其家



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  
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  
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自非傳以位攝使招徠天下  
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  
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  
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儲不足以復邦而建儲之  
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當感公言萬  
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  
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殉國心孰能任  
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五

臂血書之其日徽廟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  
至日脯時內禪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二十四日孝  
慈淵聖皇帝卽位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皇帝  
者公在泰常條具以聞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大略  
謂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  
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  
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  
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托之意二十八  
日召對延和殿淵聖迎謂公曰卿頃論水災疏朕在  
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六

南飛之句公敘謝訖因奏曰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  
然聞內禪勢必遲縮請和厚有所遷求於朝廷臣竊  
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  
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二也當盡以與之  
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三也當告以舊約以燕  
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  
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啟示和好不較貨財姑如  
原數可也欲求稱師之物四也當量力以與之欲求  
割地五也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  
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

無後艱淵聖嘉納二十九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充行營司參謀官蓋幹離不之兵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皇帝幸官閣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四日公侍對班於延和殿下問宰執奏事議欲奉舉與出將襄鄧問公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庭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延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還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公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卽具奏得旨引對公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七

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淵聖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淵聖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然公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散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淵聖曰誰可將者公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

聲曰李某莫能將兵出戰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備使治兵願以死報淵聖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淵聖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公致謝且敘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宰執猶以去計勸淵聖有旨命公爲東京留守公爲淵聖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開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八

臣等留守何補於事淵聖意頗回而內侍王孝錫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淵聖色變降榻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公泣拜俯伏淵聖前以爲遷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淵聖意稍定卽取帑御書可回二字用寶鐔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公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得稍有疎虞公皇恐再拜受命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夜淵聖遣中使令宰執候軍令狀詰旦夾行五日公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

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擐甲乘輿限御  
皆已陳列六宮獲被皆將升車矣公遑遽無策因厲  
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起從以迎幸  
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公因  
拉殿帥王宗濂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後  
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  
一有中道散歸陛下詭與爲衛止虜騎已逼彼知乘  
輿之去未遑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淵聖感悟始命輟  
行公謂宰執曰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  
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淵聖御樓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九

以見將士淵聖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  
樓前起居後降步輦勞問將士公與吳敏撰數十語  
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  
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喘須臾六軍皆感泣  
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公爲親征行營使  
一切許以便軍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  
人而保甲居代廂軍之屬不預焉凡防守之具無不  
畢備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  
千人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

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  
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園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  
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  
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夕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  
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翌日賊攻  
酸棗封丘門公慮城上兵卒不足卽乞禁衛並直善  
射者千人以從傳言如所乞賊渡壕以雲梯攻城公  
命直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公登城督戰敵將  
士人皆貫勇近者以手抱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  
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

抵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  
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繞城而下燒雲梯十座斬獲酋  
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淵聖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  
諭有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及公悉心捍禦朕皆知  
之語特給內庫酒銀絹等以旌將士人皆歡呼自  
卯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  
退師因遣使隨李邦靖和抵城下已昏堅欲入城公  
傳令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淵聖御  
崇政殿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  
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

所以和者公因請行淵聖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令李桡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公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淵聖曰卿性剛不可以往公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恐李桡等柔懦而誤國事也因為淵聖久覆其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淵聖頗以為然李桡是日至軍中果辱命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金人出事目一終付稅等達朝廷稅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嬖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稅至自軍前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一

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絲一百萬匹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大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遣師且道其語甚狂厲宰執震恐欲如其教悉許之公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雖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濶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信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焉

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迺熟議道所以不可李桡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積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為然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于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淵聖為羣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公言者公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淵聖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公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二

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下下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後迴向與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軍中公無如之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後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公獨不謙於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

軍民金銀兩長榜於通衢立限輸官限滿不輸者新  
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  
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  
公奏淵聖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許恐  
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又變不可不慮淵聖曰卿  
可往收榜歸行營司移牒王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  
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公爲於  
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至十七八日統制官馬忠以  
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  
甚衆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三

無所忌憚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淵聖意  
方壯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墳墓殲  
殲發掘殆盡茹赫然有用兵意公贊淵聖曰易於議  
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  
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  
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  
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使金  
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  
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四

公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  
宰殿議所以用兵者公奏淵聖曰金人之兵得其寶  
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  
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  
數倍之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  
以計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  
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  
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  
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  
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淵聖意



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淵聖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酋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雖神師道宿城中弗知也公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淵聖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卽以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公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五

以軍令不得已力疾分命諸將解范瑊王斯古等圍斬獲甚衆復犯中軍公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切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折千餘人旣不得所欲卽恐懼遁去宰執臺諫閤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皆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淵聖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酋不遣使亦謂用兵將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淵聖前語使人口用兵乃李綱與姚平仲結約非朝廷意會議欲縛公以予之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公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總兵蔡懋計合

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所入外餘並無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淵聖賜親筆慰勞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公感泣謝思方欲丐歸田廬而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公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昇登闕鼓於東華門擊破之軍民必欲見公及師道乃去於是淵聖遣中使召公及師道入對公開命惶懼固辭不敢行而宜召絡繹不得已入見淵聖於福寧殿閣下中公泣拜請死淵聖亦泣有旨復公尚書右丞充京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六

城四壁守禦使公固辭淵聖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公稟聖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淵聖命公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盡不復有用兵意也所留三鎮詔書公旣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請金人軍中是夕公宿于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播令將士金人近城輒施放有引砲及發淋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公旣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之夜候霹靂砲以擊賊賊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金人自平仲切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旣得三鎮

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初十日  
遂退師十三日寧執對延和殿公奏淵聖曰澶淵之  
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更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  
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盡遣  
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寧執皆以爲太早公固請  
之淵聖以公言爲然可其議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  
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則擊之金人  
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頗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  
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除公知樞  
密院事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七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七

日漳州奏黏罕旣破忻代圍太原陷威勝軍入南北  
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  
寧執咎公盡遣城下兵以追幹育不之師將無以支  
吾公曰幹育不之師旣還自當遣兵護送黏罕之師  
雖來聞旣和亦當日還決無他虞而執政中有密啓  
淵聖者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育不之師  
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  
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卽還公聞之于淵聖  
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  
猶與金人相及於薄施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

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  
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思冀問其去殊緩而黏罕之  
兵聞已和果退如公言乃命种師道爲河東河北宣  
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統兵以援太原种  
師中爲制置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先是公乞  
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朝廷僉議以租賦歸之求保  
祖宗之地故也三月詔以道君迴鑾命門下侍郎趙  
野爲奉迎使初恭謙行官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  
進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  
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十八

道君還次南都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  
西都淵聖憂之每有御書至必及朝廷政革政事又  
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又批吳敏李  
綱今一人來莫曉聖意公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  
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  
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  
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虞淵聖初不許公力請之  
乃聽卽令齋御書達道君行宮抵南都道君御帳殿  
公升殿奏事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  
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贊諭曰都

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為多公因出劄子乞道  
君早回鑾輿不須請臺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道君  
慰勞再三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公對曰臣  
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  
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  
執中有不喜公者公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  
有所見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  
兆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  
形于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  
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十九

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公具以實對  
道君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  
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  
論此公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  
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遁角等三事以緣都城受圍恐  
金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公奏曰方艱危時兩  
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吝無  
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  
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二十餘事公逐一解釋  
後奏曰皇帝小心仁孝惟恐一有不當道君太上皇

帝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  
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強盜劫掠須當隨  
宜措置為尊長者正當以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  
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  
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  
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  
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  
朕只緣性快問後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  
簡賜公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  
服公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二十

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  
勤已降旨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  
袖中出書付公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祚  
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番名  
萬世公應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  
道君聖語奏知淵聖批答曰覽卿來奏知秦對之語  
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進呈道君  
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二十七日  
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  
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

搜索然後車駕進見公謂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公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鉄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公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於堯舜疑則開開則愈疑自疑與開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惴然怒甚既退再召對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二十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二十一

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公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約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公因再拜辭上而出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荅封還不允道君皇帝以三日入闕門公扈從朝于龍德宮遂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

事并繳進劄子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党與誠果有之臣首在諍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黜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若與臣一宮祠使歸旧里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有曰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復令徐處

以償其直其三謂復祖宗監牧之制其四謂河北唐  
澤不復開濬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可益增廣宜  
畢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皆當  
築城民有所恃而安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  
殘破蹂踐去盡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其七謂宜復  
祖宗加撻糧草法一切以見結走商賈而實塞下  
其八願復祖宗前監舊制淵聖俾宰執同議而其間  
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  
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置  
而不問公以憂之相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同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二十三

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淵聖前謂今秋敵必再至宜豫  
詔天下起兵防秋爲捍禦之計條具將上得旨頒行  
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公又乞降  
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  
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淵  
聖從之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大中大夫吳敏建議欲  
置詳議司簡詳和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  
第施行之詔以公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兩仲沮止公  
素淵聖口陛下卽大位於國家艱危之時宜一新政  
事朝廷玩愒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後罷

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盡邦財  
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淵聖以爲然委公條具以聞  
公條上三十餘事淵聖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  
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  
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卹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  
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卹甲錢也公聞  
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有密白淵聖以公得都城  
軍民之心者欲以此離散之公始憂懼不知死所矣  
方欲可罷五月初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  
狀奏知淵聖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三十四

浸不可長之語公惶懼於淵聖前明辨曰始親征行  
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  
告勅宣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  
而已此二人乃齎御前檄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  
報卽以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說奏聞乃遵上旨非  
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  
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聖溫顏慰諭謂偶批及此非  
有他意公待罪丐章二十餘上皆批答不允遣使宣  
押歸府公翌日見淵聖曰人主之用人疑則勿任任  
則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



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聖意何在淵  
聖安慰久之公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仲師  
中歿於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公爲  
宜撫使代師道者初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堅  
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鑲城法以困太  
原矧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  
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神師中由井陘  
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  
奪場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輟重犒賞  
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二十五

之欲賞射者吏告不足而罷士皆憤怒相與散去師  
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淵  
聖納議者之說決意用公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  
日召對諭所以欲遣行者公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  
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  
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淵聖  
不許卽命尚書省出勅令而受公奏曰藉使臣不量  
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教公拜大將如召小兒可  
乎淵聖乃許別日受公退卽移疾乞致仕力陳不可  
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制者章十餘上

並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諫相繼上言公不  
當去朝廷淵聖皆謂爲大臣遊說斥去之乃無敢言  
者或謂公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  
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譏者  
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公感其  
言起受命淵聖錄裴度傳以賜公入劄子具道吳元  
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  
而臣魯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且言寇攘外患有  
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二 二十六

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  
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應天聽  
淵聖優詔罷荅宣撫司得兵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  
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宣撫  
副使劉翬又以解潛爲置制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  
爲河東幹當公率以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使見兵  
實有萬二千人所得銀絹纔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  
二日啓行而庶事未辦集乞量展行期淵聖批曰還  
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  
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

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  
罷樞筦之任乞骸骨淵聖趣入數四公入見具道所  
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  
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淵聖驚曰卿  
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公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  
管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  
簡語誓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  
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  
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  
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二十七

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  
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  
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公猶軍訖歸令將士漸裨將  
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  
馬且至安節鼓勇衆情動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  
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  
姚古還關公召斬之人皆以爲常翌日進師以七月  
初抵河陽入剏予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  
之地城壁頗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  
及也又因望并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華洛望并

陵寢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  
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  
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  
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譎言爲  
足信無以小有才未問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根  
本以固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  
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公陛辭日爲上道唐恪孫山  
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  
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  
器甲之屬進收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二十八

趙奪嬪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斧點配逃  
亡捕獲皆斬以故軍律嚴肅無敢犯者公嘗謂步不  
勝騎騎不勝車于是造車千餘輛日肄習之俟防秋  
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  
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略謂今河北賊馬出沒並邊  
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  
勢甚危秋高馬肥決須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  
臣輒不自揆措畫降詔團結防秋之兵不過十萬人  
使一一告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臣被  
旨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蓋改前日詔書問

結之兵罷去大半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紳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歟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若謂不煩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爲此擾擾也未報聞再具奏曰近降旨揮滅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三

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淵聖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幹當公事都統制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平公奏淵聖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旨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公極爲淵聖論節制不專之敝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

矣初賊騎旣出境卽遣王雲曹曦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至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和議之使紛然於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川輩出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公竊歎曰事亡可爲者矣固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議出公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公亦不能留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二

三

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公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罷決誤國并敘曩日楫前之語於是淵聖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公赴闕且俾從河延視防守之具公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九月初吏制宣撫司職事與折彥質公行至封丘縣除觀文殿學士知楊州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使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也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

著于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六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材巧罷願益擇將帥德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言者果謂公專主戰議喪師費財於是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官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公上疏辨論還有後言再謫寧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三

行狀中

建炎元年丁未春行次長沙被問十一月三日旨鄆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前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淵聖感悟故復召公然都城閉道路阻絕久之方開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傳元帥府檄方審都城不守二聖播遷雖慟幾絕矣太平州觀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所據因帥臣殺吏民焚舟船切官府公卽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京師制動三

乃肯釋甲然桀驁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既次金陵因與權安撫使李彌遜謀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之命上書論時事次寶應開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隨西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行次虹縣始有旨趣召蓋行在前此不知公由江淮以來也次令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次殺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乃論公不當爲相章疏大意

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  
平章事增重其體公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  
未到罷之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  
以示公欲公之留外而不進也公乃知命相出於淵  
衷獨斷而外庭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後  
會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龍圖閣學  
士兼侍讀重耘來傳上旨云常遣從事郎劉黶齋御  
書由湖北迂鄉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  
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  
詒公感泣流涕遂如行在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

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公頓首泣謝  
且道重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捐糜不足以報德  
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  
章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惑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  
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之所惡不當爲相則  
不可臣愚不知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  
氏耶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  
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卽乞身以歸  
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三

見上致致不覺涕泗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  
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  
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  
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還二聖  
以撫萬邦皆責在陛下與宰相而考慎之際首及微  
臣自視闕然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伏望追寢  
成命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  
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  
禍故如此朕嘗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

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  
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還此不足卹公  
奏曰陛下天縱聖明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絀薄實  
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  
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時六月一日也翌日有旨  
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力陳不敢當  
一相之任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  
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  
賴卿以安卿其無辭公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  
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



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嘗仲語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使總兵于外又不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還而讒譖竄逐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三

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與宰相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會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消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笑之臣嘗慕其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公因出劄子奏陳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

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嘗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逆僭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五

歸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郡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以屈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汴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厲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情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必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

選大臣太速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資成功  
其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  
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降出議國是  
延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  
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政當如  
此以次進呈四劄子奏事訖公留身奏上曰臣愚瞽  
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  
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  
僭逆及受僞命臣寮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  
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六

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  
謂國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料金銀而德之若元帥  
府則謂邦昌不待征伐遣使奉迎而起之若天下則  
謂邦昌建彌甥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恨之  
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恨之者公也  
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  
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  
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如何管劉盆子以宗室當漢  
室中襄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而光武  
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七

已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  
公卿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  
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  
之奉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人家偶遭寇盜主人之  
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隸而有之幸主  
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而有乃欲遂以爲  
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  
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  
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  
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

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不同議論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辨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召黃潛等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等主之甚力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在近之說公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亦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等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歸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等不若在近之說公曰呂好問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八

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移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乃曰卿欲如何措置公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常自歸有其死而違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責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翌日同執政進呈潛等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

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官廩以爲妾卿知之否公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尊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之禍視兩官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訪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王時雍徐秉哲朱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九

容隱以袂聯屬以往若因繫然其後追道君東官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建惡州軍安置餘以大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億陳中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訪訪以聞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公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勉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

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羣議所動推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愚慮以裨補萬一復奏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又請置看詳官兩員于侍從中選用凡士民上封事可施行者將上取旨有旨兼克御營使以覃恩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時六月六日也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公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三十一

析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龜真定懷衛潞四州而已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人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守糧盡力困坐受其敝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三十一

此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闔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于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諭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公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十二

不可然公以所常論潛善之事頗難之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姦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儻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說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克河北招撫使遣使臣齎綄子召對募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費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劾請即王王者真定府人真定府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虜

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許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傳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帥率如古人斬然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卽位亮請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言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渭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十三

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公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玘爲使玘亦陝西人累立邊功玘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公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謫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謫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對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



亮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陛下有以合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用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付糧草餘與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公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官降誕皇子奉執政入賀公奏上曰皇子降誕考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爲朝廷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十四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會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疾病歿亡者不可勝數思卹不及後日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軍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依方鎮法命使臣齎藥獨賜兩河守臣將佐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命降見錢鈔三百萬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報應副兩路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州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囑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徃徃抽還且土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效公曰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深入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濟衛懷三州而真定可復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公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十五

者陝西人質村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公之策爲然有許高許亢者防河而遁至南康軍且欲爲變守倖以便宜誅之衆謂擅殺非是公曰淵聖委高亢防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先走以鐵騎五百自穎昌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墨守倖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還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上以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時開封闕留守公以爲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

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其後許翰至公薦之于上謂翰外柔內剛謀議明決宜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初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綱運不通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措置而水復舊綱運杳來間撥入京師米價始平又於兩京城外及汴汴至泗增設巡檢商賈始通人情漸復舊命進奏院郎吏分番赴行在朝廷差除鑲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舖命令始通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一一措置悉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十六

此類也又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上皆以爲然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謂宜於汭河汭淮汭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又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

牌以遺而逃亡疾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贖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過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勝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厲公又奏宜詔諸路州縣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且請以卓劍頒於京東西使製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於汭江汭淮州郡置造戰船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十七

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以備將佐偏裨之任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公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遺梓沙遺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卽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

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公草表並致書  
二虜酋乃以周聖傳夢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  
及書以往又奏曰陛下當艱難時爲臣民之所欣戴  
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具言金賊不  
道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  
者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上乃命  
公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乞省冗員以節浮  
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後  
開封府有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  
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後幕職曹官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三 十八

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  
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  
官止爲通判一應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  
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  
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劇賊李昱  
擾山東杜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皆遣將討平之  
其餘降者十餘萬一日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  
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於終夜不寐而卒有播遷之  
禍何也公奏曰淵聖在東宮令德聞于天下及卽大  
位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爲小人之所惑

故卒誤不事人主之職但當知人雖不親細務大功  
可成上以爲然公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  
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  
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戰兩者皆失  
之遂致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  
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固  
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  
策淵聖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  
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前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  
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

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三 十九  
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  
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  
集于都城四面者二十餘萬臣獻策淵聖謂兵家忌  
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  
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  
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  
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  
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  
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一失機會悔  
不可追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

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公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曰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聞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三

終綽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淹浸京城西北瀾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力用兵其後賞刑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雖令嚴肅晝夜撫循未敢少休聞其後無任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罷大半蓋朝廷

事特和議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患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公因奏上曰靖康間雖通言路然臺諫官議論輟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地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三

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修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公罷政皆不果行初公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賊盜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常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間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近日外

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  
後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難復振矣上  
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津遣六官往東南耳朕當與  
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  
金賊可戰公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乞降詔以  
告諭之乃命公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  
泣後半月上忽降出手詔欲幸東南以避狄令三  
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公極論其不可且言  
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  
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三

兵健馬皆出於西北一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  
乘間以提開輔盜賊且將遽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况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  
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  
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  
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  
自冬徂春兩河措置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宰執商議翌日再具  
劄子援楚漢榮陽成皋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  
形勢於前且曰今乘舟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中原

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  
會雖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  
既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  
信於天下願斷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將以  
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  
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公曰士論洵洵咸  
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  
議乎不然事將變公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  
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  
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祿保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三

身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  
命然公初相時每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  
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  
指揮多不降出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頗多公知  
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上曰臣近日屢煩  
宸翰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辨明幸蒙聖察又  
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願臣欲匭寡與獨荷  
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  
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  
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謂臣



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于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且言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于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公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遷公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公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計中蓋勢不得不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四

言痛詆招撫司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公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一旨并尚書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懋爭于上前公奏曰張益謙所奏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嘗之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沮抑張所何足惜致誤大計將誰任其責伯彥懋無所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依前旨行既不得遲即又為傅亮之爭初王瓚傅亮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申朝廷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陷沒至于陝西如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五

以河東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眾其間多招安盜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于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及將家子弟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收復有旨從之纔十餘日樞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眾使復為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公將上進呈奉曰經制司軍旅

未集遽違前議不卹其措置未集而驅之渡河正所以爲賊餌耳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豈可便以爲逗留不若只依前旨爲便潛善伯彥執議上意頗惠依違不決者累日公留身極論其理具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類聖明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傳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白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期二人乃誤用心如此如傳亮事理明白願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六

批出只令依原降旨揮于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公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傳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原降旨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公奏曰臣論傳亮乞依元降旨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軍旅未集驅鳥合之衆使之渡河卽成孤軍必爲金人所潰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焚惑聖聽欲以阻臣使去耳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降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慈思之

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公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後入第二表劄皆批荅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宮起居隨宰執奏事訖公留身上曰卿所奏事小何須便爲去就公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蠢仰荷瞻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益已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七

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其所嫉臣獨立羣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如傳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方朝廷承平無事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臣自度終無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以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

便哉頌車駕巡幸寔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其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還送上第三表劉客或謂公曰公決于進退于義得矣頌譏者不止將有禍患不測奈何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禍患非所恤也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八

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以九月中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于秀州宿留不行者半月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以歸梁谿而言者又謂公遣弟綸與賊通傾家貲以犒賊爲緝中數千頂與之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鄆州居住公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十有五日而罷既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傅亮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幸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

深入關輔殘破尤甚凡募兵買馬團結訓練車戰水軍之類一切廢罷中原盜賊蠢起跨州連邑朝廷不能制率如公之所料也二年戊申十月有旨謫降官不許同住一州移公澧州居住會有上書訟公之冤者復有論劄十一月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安置三年行次瓊州三日而德音放還任便居住四年自嶺表訪家鄱陽未幾挈家還邵武七月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提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三

二十九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四

行狀下

紹興二年壬子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克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公以憂患之餘具奏辭免且致書宰執力陳所以不敢當之意四月七日內侍于蓋傳宣撫問敵遣上道乃還公迫不得已祇受告命樞密院差任仕安兵三千人以二十四日假福州貢院開司五月六日啓行有旨就孟庾韓世忠下撥統制辛企宗郝最兩軍及今現在湖南岳飛韓京吳錫吳全等軍聽受節制初荆湖自庚戌春爲金人蹂踐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一

土賊如鍾相雷進楊華鄧裝李冬至各擁數萬之衆殘破州縣保據巢穴西北流離之人相率渡江州縣不能制御孔彥舟據潭州後爲馬友所逐李宏據岳州劉忠寨于江湖兩界出沒數路而曹成兵犯郴衛承道以及二廣湖南安撫使向子諲爲曹成虜置軍中民不聊生韓世忠原留統制官董敗招曹成成雖受招而焚掠如故公是時總師由廬陵入本路界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董敗所帶親兵纔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卽駐衡陽先遣使臣賁勝約束令放散騷虜老幼及嚴戢其徒不得作過曹成至

邵以公狀申釋放散三萬餘人尚有四萬至衡率願首百餘赴本司公衆公召與語且以善言慰撫之戒以所至不得騷擾俟出境寧肅當爲保奏成感泣聽命一路遂以無事曹成旣出境長沙報馬友之党頭首步諒等衆二萬餘人自筠袁還犯本路焚掠醴陵攸縣衡山屯泊于魚集市放兵四出人情震動公乃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統領陳照屯安仁統領湯尚之及將官白德屯衡州以備賊衝乃親率大軍趨衡山有獻策者謂自衡山至魚集市三十餘里隔湘江及茶陵江凡兩涉水不若自白沙濟師卽一涉水白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二

沙在衡州來路去衡山三十里去賊壘亦三十餘里賊無斥候必不虞官軍之渡可以得志公從其言乃約衡州備舟楫于白沙岸下駐衡山之次日令統制官任仕安吳錫率將佐軍馬還自白沙連夜渡江凌晨叩賊壘賊衆倉卒出拒見官軍徧滿山谷戈甲旗幟鮮明知不可敵乃降先是賊遣四千餘人出掠欲犯衡郴諸郡爲陳照湯尚之等所遏公遣使臣賁勝諭以步諒等已降老小盡在本司存恤宜早自歸亦令步諒遣人同往招之出掠之衆悉還聽命凡得首領統制統領官十餘人將佐五十餘人使臣五百餘

人其衆萬有九千餘人九江湖間驅虜人并疾病老弱者並給公據放散擄強壯精銳得七千餘人分隸諸將旣揀汰放散訖卽令精強者每五百人爲一部擺列于湘江灘磧中公御中軍張具軍容乘高以臨之諭以爾等皆朝廷赤子失業至此良可矜憫今旣歸降並令與舊軍相雜圖結祇刺手背凡新軍所得財物輒重預行約束並不得毫髮侵動本司自以三萬緡及所獲牛畜等醵賞以故人情安帖自衡山趨長沙道中無散逸者其後措置招降並皆效此入長沙交割潭州職事時湖南瀕年爲盜賊所據州縣官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三

類多權捫乘時爲奸公于視事日枷項巨獨付獄得入已賊凡三萬六千緡具案上之其餘州縣權攝官以漸易置爲民所訴訟者乃按治之于是望風引退者甚衆賊吏稍戢矣方入境之初召見長老問民所疾苦皆謂所苦者無甚于盜賊與科需公旣措置招捕羣盜而科需之弊一縣至有十萬緡者公卽移檄州縣盡罷科率非奉使司指揮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凡口前科需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荆湘間民戶輸納稅米率四石始了納一石百姓貧困仍檄漕司行下州縣除官耗外不許增加升合以故流移轉

紫民皆樂輸是冬長沙頗稔得稅米四十餘萬石軍儲遂足方李宏之殺馬友也王進王俊以五千餘人遁去據七星寨在湘鄉寧鄉安化三縣之間日肆焚掠一方騷然公抵長沙之次日命郝最出師次七星寨進以衆三千人約降俊以二千餘犯安化及破州新化以逼邵陽公遣吳錫以其麾下徑路趨邵陽以討王俊錫率所部倍道兼程自潭五日而至邵王俊之衆去邵纔數十里而錫兵至適雪作錫乘其不備縱兵掩擊殺千餘人生擒俊餘衆悉降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民漸安居惟江西接壤間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四

有出沒如劉超張成等多者數千人少者亦不下千數遂檄江西會合夾擊且招且捕節次悉降揀汰放散外得精壯又數千人郴州土賊鄧裴彭鐵大攸縣土賊王順等分遣韓京等討之以故境內悉平獨湖北楊么者鍾相餘黨以左道惑民據洞庭重湖之險北達荆南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湘陰益陽周環千里出沒作過有衆數萬于是旋創戰繼命統領官李進屯湘陰馬準屯益陽以備之吳錫屯橋口破其數寨么不敢犯先是長沙遭兵火尺椽無有市井蕭然公留衡陽日先遣官造州宅使廳門



廡堂屋之類卽入城始及甲仗庫州官驛舍兩獄倉庫等又造營房六千餘間民稍歸業易草舍以瓦屋城市始就緒帥府制度日以備具時有統制官張忠彥者緣討捕駐軍廣州挾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震擾屢欲爲變撥隸孟庾薛世忠岳飛並不稟命至是撥隸公麾下遣使臣召之不報忠彥意樂爲郡公因檄令權知岳陽忠彥來卽械送所司取旨諸路帥臣帶宣撫者並罷公止帶湖南路安撫使公嘗建議謂荆湖之地緣數千里南通二廣北控襄漢東接江淮自岳陽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 五

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西川之稱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蓋公之志氣其素所蓄積也丐祠得請乃以節次招降到潰兵盜賊人數及見管軍馬數目打造戰船教習水戰次第并見在金銀錢物與江西廣南未支撥到錢米之數逐一具奏卽行四年四月得旨令省記編類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公乃以昨任宰相日得聖語及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建炎時政記以進有旨宣付史館是冬虜僞入寇侵犯淮甸邸報既傳中

外憂憤公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試爲三策以獻其大略曰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搗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甚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帶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 六

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歸令不行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歸今僞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故今日爲還避之計尤不可倘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此賊安知非送死于我願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有旨以公所奏皆今日急務已付三司樞密院施行降詔獎諭公旣以三策奏陳時又報韓世忠統全軍于淮

楚開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  
張俊統兵渡河應援車駕已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  
公又條奏宜備者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  
至于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  
戰艦水軍及措置揚公凡十事以獻五年乙卯春詔  
問此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可  
悉條具來上公乃條對以獻其略曰議者或謂賊馬  
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切以爲不然今朝廷  
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  
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七

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  
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又以爲不然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  
攻討乃爲得策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  
之宜則當料理荆襄以爲藩籬葺理淮南以爲家計  
異時可省經費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  
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  
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  
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

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後故都至於臨事制變  
不可預圖願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  
駐蹕建康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大槩近  
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  
爲失策倉猝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  
口和之牢不可破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逆臣悍虜  
數十萬衆潛師宵遁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  
禦其效策可觀矣臣願自今以往不復爲退避之計  
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  
今使輒往來邀我以必不敢爲之事於吾自治自強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八

之計動輒相妨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  
國曾不知其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  
乎二說既定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  
逆臣不足憂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  
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  
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爰援論議  
幾萬言皆切中時病內變革士風尤爲著明其略曰  
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士風淳厚則論  
議正而是非明賞罰當而人心服士風澆薄則一切  
反是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當時措置乖謬盜

賊並起而有五胡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兢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士風遂相倣倣顛倒是非變亂自黑敗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逮今數十年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顧事實惟欲傷人大冒則大進小冒則小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九

遷謫誠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中帶使禦強敵於關陝雖以忠許國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謫因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愆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

罪伏譴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牟澆薄之風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又曰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邪非邪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之聞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再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蒙降親筆手詔以公條具賊還事宜已施行外特賜褒諭十月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公兩具辭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

免復賜親筆勉公使行且得旨許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丙辰二月准告兼營田大使二十四日到國門翌日內殿引對上慰勞再四以已見利害并本路職事再對于內殿三月一日朝辭得旨引見進呈劄子凡十有六而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夫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其詳具奏疏先是公以靖康間道君淵聖所賜御書刻石因呂祉以示張浚浚以上聞至是因蒙宣諭欲見道君御書真蹟具奏以進外又以劄子繳進靖康間奉迎錄曰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召迎奉道君太上皇

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幸亳社西洛旋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筆禮貌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既去位羣枉當國與臣為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孫覿因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為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榜於朝堂士大夫信以為然罕有知其實者銜冤抱憤願受黜闕不敢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明旁燭凡臣子之忠於所事而為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考者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御筆刻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 十一

之琬琰蓋欲修六其賜因自諱白以裝成碑本託給事中臣社以示右僕射臣沒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有臣靖康間所編舉節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慶仁等表一道道君御製詩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謹具以子綴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得旨是時朝廷銳意大舉既遣相臣張浚視師川陝荆襄又降制命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上嘗面諭公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公既陛辭以行因極論所以進兵者其

劄子以奏謂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而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收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闢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惟務降官告給慶曆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糧預借和買名雖不同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 十二

其取於民一也此未盡善者一也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以為敵人聚糧或有敗此焚蕩而去必不使為我有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平時不務為可以制鐵騎之術此未盡善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

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  
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  
可不預備者一也江東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  
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持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  
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  
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  
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  
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  
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堅甚萬一得其地而不能  
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三

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橋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  
往他處官軍既還則又復圍聚遣發軍馬不能窮討  
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  
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  
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賊首及徒黨傑黠之人  
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  
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  
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  
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  
區復爲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四

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勝猶如此  
則所以圖爲善敗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  
也二十三日至撫州金谿界交割本路安撫制置大  
使職事是時朝廷以本路旱災饑民闕食御筆詔書  
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  
數出糶濟此流殍公卽條具具奏又延見父老詢問  
疾苦乞將災傷路分第三等以下人戶四年積欠特  
與蠲免又奏乞旋賜本錢十萬貫以爲營田之本先  
是降詔以六月乙巳地震求直言公應奏陳八事時  
虔吉盜賊爲患公以爲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

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願就又  
難強之使行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  
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  
與轉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  
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  
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初洪州城池遭金人殘破之  
後城壁摧毀壕塹堙塞兼聞遠難以防守公相度裁  
減築濬用度既省虔盜有序不擾而辦城高池深民  
有所依是年王師與虜僞相持於淮泗幾半年公具  
奏謂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



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漸黃間約岳飛兵爲犄  
角夾擊之大功可成既而王師屢捷劉光世張浚楊  
沂中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  
黨遁歸淮北公又奏陳利害大略謂切見聞探所報  
僞齊乞兵於虜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  
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只有李成孔彥舟叛將  
發軍深慮賊情狡猾重兵於後而以發軍來嘗我  
師若一勝之後兵驕將情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  
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勵以待大敵仍按圖以視諸路  
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五

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有旨以公奏  
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降詔獎諭七年正月以公賑  
濟饑民招還流亡降詔獎諭及車駕將幸建康公具  
劄子乞益修戰守之具公准修築城壘二月報徽宗  
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僊公既奉慰表又具劄子乞  
推廣孝思益修軍政二十七日車駕進發幸建康  
公奉表起居又具劄子論建中興之功大槩曰願陛  
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  
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  
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

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  
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  
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  
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  
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溢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  
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繼進舉直言極諫之士乞  
不必遽召將帥二劄子四月十六日有旨以公典藩  
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顧宜有褒嘉可特轉左金紫  
光祿大夫六月上遣中使傳宣撫問賜夏藥兼銀合  
茶藥先是度寇以守臣失於撫循致招安人竄起爲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六

盜雖官軍屢捷賊黨甚衆公致書宰相以張翥材術  
正可任此所以薦之者甚力其後朝廷果命備自問  
移守虔州招安說諭並令放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  
罪犯八月諸路大旱公具劄子乞益修政事以救今  
日之弊大略謂前年江湖閭閻浙甯苦大旱流殍相望  
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動天報以  
休應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  
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  
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毫未生已督供輸禾  
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徵輸文移急於星火官

更愁數間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早曠役爲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及探報鄒瑗叛歸僞齊公具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之是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七

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符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仍具奏以論列淮西叛將事宜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一外任官觀九月又具奏乞外祠且以到任以來賑濟饑民招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

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並逐一躬親措置屢費事件釐爲六狀繼奏有旨以公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降詔獎諭時張浚既罷相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公謂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遷避之名而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非是乃復奏陳利害大畧曰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動古語曰臨大難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八

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建康移蹕之謀既審公具奏利害大略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劉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下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遠自還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

志士氣銷縮其有關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  
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  
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  
逐駕還轍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  
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未  
有緊急之報兵將無不利之失朝廷止可懲往事修  
軍政審讞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  
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  
駕不宜輕動靜以鎮之者此也又具防冬畫一奏請  
方欲候報措置而以論列淮西言及臺諫遂犯臺諫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十九

之怒竟以言者之故簡會累乞宮觀奏章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時未有代者懲靖康之故且以本司積蓄  
財穀之數申奏旣而除端明殿學士李光爲代公貽  
書具言所以措置之意八年正月還次長樂是冬以  
王倫使事具劄子奏陳大畧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  
使金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  
江南詔諭爲名不置國難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  
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退  
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  
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乎

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  
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  
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  
適返初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  
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  
戾則其所以問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  
在遠方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以此名  
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  
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  
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冊令三也必求歲  
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二十

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  
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  
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  
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  
取賦稅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  
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聽其邀求可以無後  
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  
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  
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公

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嘗降王音謂宰執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二月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公累具辭免悉降詔不允又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前洗界以帥權昔漢文帝開季布賢名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舉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願臣區區進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 二十一

還如雙鳬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蹙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于國體有旨以公累具奏陳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降詔示不欲重違之意十年庚申正月十一日中使徐珣傳宣撫問初公之叔第經傳學多識公所以期之者甚遠不幸早世公悼恨不能自已適上元日具家餼致祭公撫几蹕惕念卒感疾是日薨于叔第之居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命公之仲弟維自浙東提點刑獄移闕部以營塋事三省樞密院遣官致祭所以存恤者甚厚是年十二月十四塋於福州懷

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十三年以長子儀之升朝遇郊祀恩贈太保十六年再贈太傅以三子集之郊祀恩三贈太師以五子申之請于上蒙恩賜諡忠定公娶鄧陽張氏故直龍圖閣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根之女故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公黃公履之外孫累封越國夫人進封魯國太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男八人長曰儀之右奉議郎次曰宗之右宣教郎次曰集之右通直郎新差充福建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次曰潤之次曰望之俱早卒次曰茂之後公百餘日卒次曰秀之右宣義郎新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李忠定公文集卷首之四 二十二

事次曰申之女七人孫男九人長曰震次曰泰次曰升次曰晉俱右承務郎次曰蒙次曰同次曰謙次曰需次曰頤孫女六人公資父事君移孝爲忠謹意所至是非利害煥然明白直道而行無毫髮自爲心所爲所言合於往古驗於方來天下之人信之如響應仰之如太山北斗受知三朝以身之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其所論列無非天下大計勸懲懇懇古人所謂憫哭流涕長太息者其事未足道也自爲御史一對而罷旣爲識者之所推與至於左史論暴水達請聞囑故老前輩莫不爲之咨嗟歎服固以任天下之



重期之去國七年賜環未幾虜騎果至宛若疇昔巨  
浸之環都城爰從庶僚建大策畫長策外捍黠虜內  
釋羣疑雖小人共朝所以推沮敗壞者無所不至然  
而卒全都城安宗社使黠虜引而北歸惟淵聖能用  
公於倉卒之際故也道直則身危功高則謗多羣姦  
方以公去位爲得計而國家之事有不可勝諱者矣  
嗚呼此天耶其人耶聖主嗣與公首膺愛立凡所以  
爲上履畫者規模宏遠矣同列害成少日竟罷譏言  
巧詆人爲寒心惟聖主察其精忠每蹟輒起忠言嘉  
謨遇事憤發感激深切不復顧身閒居無事一話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二十三

言未嘗不在國家迨將薨謝爲綸論天下事且以比  
者奏疏爲言悵然久之言猶在耳起莫叔兄一慟而  
絕嗚呼痛心之極豈特爲吾家也哉晉韓魏公稱司  
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有志之士同  
有執鞭之願使魏公尚在觀公之所爲所守則其所  
稱道將何如邪公於諸弟友愛既篤相知尤深嘗有  
國士之稱然而未始效世俗相推挽也紹興七年郊  
祀恩當奏子公之子未官者三人乃以仲兄之子琳  
之名聞至叔兄不幸抱恨遽終嗚呼痛哉可以興百  
世之下矣而綸之不肖無狀蒙公之所以愛憐者蓋

茂以加未幾半月抱送幼子殆預識去期聞者驚歎  
方先衛公無恙時每欲於邵武置義莊以贖宗族有  
志未就公晚年乃決意成之遠邇懷欣非獨被害者  
懷感也公平生交游皆一時名士其所薦進不可勝  
言故有聞其名稱初未識面而旣蒙引援者矣然而  
與其進不保其往旣而以怨報德負公益多而公未  
始以此怠於待士也陳少陽平生未識面其慕公之  
誠至爲公死若少陽與公真不愧古人矣若乃放意  
山林昆弟朋友把酒賦詩談笑酬唱動盈卷軸每有  
妻議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

李忠定公文集

卷首之四

二十四

爲心籌畫計策胷中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是之易也  
晚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  
言微妙有深長之味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  
異於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  
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凡百有餘卷  
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錄奉迎  
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  
荆廣記制置江右錄惟公勲在王室德在生民至忠  
大節孝誠友愛罔不具備雖身或不用用不久其光  
明傑出固已如此而薨謝有年未克銘諸幽宮是政



輒狀公之行事有求于大君子惟其文辭鄙拙無敘  
次之能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不勝愧懼謹狀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弟右奉議郎通判洪州主管學  
事賜緋魚袋綸狀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傳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時任比部員外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  
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  
德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一  
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霧集人  
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朝廷有以  
勸沮之而已徂於私枉而務虛偽此士風所以未厚  
也欲士無虛偽之行莫若獎忠寔以先之志在表襮  
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  
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  
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忠  
寔惇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  
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  
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狗

情於流俗之間哉臣愚伏望聖慈親麗宸翰詔二三  
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勵士風爲先務獎忠寔而察  
虛僞舉醇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  
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時任起居郎

右臣伏觀陛下以積水暴集滄浸民居迫近都城累  
降御筆分遣官吏因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  
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  
十餘載未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遽遇驚懼誠大異也  
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二

浸東距汴堤停著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  
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雄據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  
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  
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  
秋也累月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  
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  
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  
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  
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  
其說因衆智協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

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  
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瀕面奏伏望聖慈降旨  
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  
仰裨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  
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  
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  
惴恐踴躍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三

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  
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  
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  
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  
竟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  
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  
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  
福易汙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  
起於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  
膺箕之祚屢降御筆處分號導勢漸退落雖畿甸旁

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既遷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寅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竊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原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其意蓋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爲之阻也出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緣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四

患稍隄內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藉其勢之策也國家都生及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隄隄防日廢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則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憂秋之交乘霖雨湍激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部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鄰城散漫幾旬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蓄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五

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迄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寔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六

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克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懷懷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願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率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

諫輒後自竭具昧天聰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

臣伏以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懣竊整狂愚冒瀆聖聽今又不能自己輒復妄發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諫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七

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胸中之誠感動天地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外積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謹囊封奏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刑尚寬

斧鉞之戮罪深誦薄感極涕零中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樸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儻遇事而懷祿寔處朝而視顏一時隄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唐智之焦勞而臣仰荷眷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疎誠私憂而過計念慙愚之妄發知罪決之難逃一再禡官蒼黃去國螭坳載筆夢想雲龍之遊鯨浦征商分其莞庫之後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八

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躓察臣精誠本非沽激特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義為大開蓋勵愛君之志

###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十二日准告敕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極受訖海隅遠屏方接薄而臨深帝澤霽流爰赦過而宥罪致茲孤陋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中伏

念臣奮身寒苦遭世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太過誤蒙識擢顯處高華蘭省為郎荐膺器使霜臺奉職親彼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均之筆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敢效危言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寔無他然蹤跡飄零乃自作始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之命負罪至重雖未削於冊書歷歲纔周已悉還於舊秩省循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牢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恣愚為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棟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九

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朕矢死為輕再念臣一去彤墀屢經霽澤親年踰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闕遠者三千廿旨之奉久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興言及茲追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復言者願番日月無私之照獲伸身身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懼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未立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



故能濟慈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  
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模忠惟陛下留神幸  
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輔導郊廟竊見陛下祿祿太廟  
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則楚然臣  
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  
神考勗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  
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  
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  
無所不至遠欲德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  
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

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  
指舉糧餉有飛輓之勞路遠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  
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  
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  
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朋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  
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  
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  
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  
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議論  
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探今參之天人之際

日夜念此至熱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  
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  
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  
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  
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  
誠爲知言前者不可悔而後者猶可圖臣謂治其本  
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己以收人心二日聽言以收  
士用三日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日審號令以尊國勢  
五日施惠澤以渥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  
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舨相街管繕官室斧斤不輟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一

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悞倍  
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盡耗邦財斬刈民  
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凡此數事在  
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寔害天  
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  
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臣願陛下降明詔  
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  
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  
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  
事勢稍緩卽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

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  
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  
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服眩之藥而望厥疾  
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收長盡况  
後惟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  
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待從之列懷榮寵  
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  
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以陛下之明而  
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  
夷狄何足深畏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遇於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二

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弗出平日  
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  
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  
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  
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  
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  
仍於明詔中深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  
切蠲除上以廣德聽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  
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  
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

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爲持  
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後耗日多財匱而府  
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  
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  
足內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關欽散  
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  
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  
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  
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  
况於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三

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  
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  
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國視而起豈不趣  
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旣罷花  
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  
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管轄給軍費節前不復  
取索有司不進閔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  
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  
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  
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以官職又詔諸路漕

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淤  
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糴以寔中  
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  
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  
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  
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  
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物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  
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  
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  
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四

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審降旁出而三  
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  
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  
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  
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  
官不得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  
也首尾衝突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  
從陛下方以操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  
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  
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

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議信賞必罰裁去私  
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  
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  
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廣漫  
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  
不奪其所以相生相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  
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繁帛則有和買有預  
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  
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糴上供和糴有應副軍儲和糴  
有撥發帶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五

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爲皆爲  
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數配課額賦吏猾胥  
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餓  
饑轉徙得手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漬而陸犖者又  
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爲奪其父子兄  
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錮錮而用之如泥沙  
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  
巨盜一呼而從之者聽衆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  
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  
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

積歲久引並與放免延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  
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  
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  
蒙陛下詳察而施行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  
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  
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  
有十遺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  
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較授師不從中制使  
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營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  
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六

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自立  
邊功者召同方舉擢而用之二也遣使宣諭禁兵不足  
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呆則起河北  
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  
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  
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  
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特重養威勿與之戰待  
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  
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  
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

去疾備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  
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  
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  
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  
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  
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  
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還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是  
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釐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  
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  
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七

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  
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  
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  
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  
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  
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  
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  
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遙折之頡利  
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遼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  
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



有佛士心膏腸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避狄難遷岐山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俱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鑒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水變嘗具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寔有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八

所懷謂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倡亂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請降遠小監當雖抱愚忠不能自達達令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証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寔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堂構昇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閒何惜稍前咫尺之地

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

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

言或有消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

幸乃天下之幸也千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策本原者五策得敵者十無一語不切當而

不棄者以勇警方

召赴文字庫樞候引對劄子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

臣伏觀陛下以全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邊未

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九

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獨繁苛之令除指充

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

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

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民無以過

也然臣竊謂事勢迫矣結聚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

和之理長蛇封豕蒼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

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

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

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

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轍隱



備以起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  
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於  
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  
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屬兵躬臨訓練降  
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懷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  
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  
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寄邇  
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  
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  
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二十

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旣務鎮靜又施權謀  
遣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  
敢肆憑陵當如周匝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  
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  
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  
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間巷之人戶知之亦疑聖意或  
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  
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撻撾於  
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  
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

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遽  
還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  
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  
不得已臣有愚計願悉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  
倘不獎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  
亂兵與共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爲陛下  
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  
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  
爲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二十一

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  
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  
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  
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  
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  
之議會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  
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  
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  
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

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還之際驟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歸依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貴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縵縵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二二

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謁議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降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金人繫維之物便掛和議從行處看出廟未薄城即非則至夫四七國之策造虜至而可以制其死命者無過于此若策熟于耳中故應機立發當時不能用耳

胡騎長驅止有死守宗社一策而死守宗社斷無望于綏恤之哉宗舍內釋無策矣然內

禍是何等事以宋太宗之英明猶以外人皆推戴太子當置厥何地況徽宗而易以此言

進于非將要卿焚太子此于割符何國心斷斷不能然欲稱位太子一則曰以死抗敵再

則曰以死捍賊三則曰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貴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而以釋重負享安逸以中其所欲得之名此又進言之法也唐肅宗不即位靈武不足以及復兩京而門位之命不出於明皇不足以及復兩京而門位即慮及於是非析理至精愛君至切者安能奪此李又玄許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二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一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輯

鈞州戴國士楊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

帝受內禪公二十六  
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  
未有依歸華夏發新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一

授受之際粲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  
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  
謂陛下主聰睿宮茲喻十年孝友之美寔聞四方英  
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春佑一德方茲繫難付  
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口人力然而方今夷  
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  
無純樸陛下雖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  
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  
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  
皇帝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播克

之法招徠忠諫之言討論擇禦之策明於前陛下不  
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  
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  
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  
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  
君皇帝既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  
非播告四方不匿厥言矣則夫左右愚寵之臣造作  
逸事養成禍胎嬰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  
權估勢首爲兵謀以俟倖之委聽師保之任有如王  
黼蔡攸者以宰翁之質挾奸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二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  
田掠歛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  
弄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  
俅者罪寔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  
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誅亦宜流竄遠方以正  
典刑而自卽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失斷之詔  
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界付之意上應天  
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邇而不敢進  
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  
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集

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卽位  
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  
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  
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  
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  
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  
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  
官邪而諫王恩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崇熙不言致危  
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  
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悉聞仰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三

讀之人爲之淹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良之極至  
於戚疾遜位退居舊官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  
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  
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  
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  
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閭廡疎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  
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慙  
慙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  
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  
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謂陰氣太盛恐有

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  
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  
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  
可誣也請以比年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  
詳言之崇寧之間世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  
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  
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象鳴于庭  
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  
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此  
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嘗翳四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四

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  
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卽位之日日  
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  
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香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  
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  
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  
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  
今如此者殆陛下卽位之初過託謙損未振權綱之  
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夷狄寇邊日有變  
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

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道君抑畏之極至感疾遜位而六賊不正謀國之誅宰相臺諫不任錄官之罪是尚謂有刑政乎然諫及六賊可也而賜鼓之攻及于宰相臺諫公之所以爲衆怒也又立許論禦寇用兵劄子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進呈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五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送陷燕山入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闔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搖山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杓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矜卹大位還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託付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費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寔皆至計伏望

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一金國入寇合爲固圉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壑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別傳可以爲法

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趣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索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六

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德商以紂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索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



地後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  
賴塘溝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  
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之一  
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  
於滹沱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  
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率據要堅守  
慎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  
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爲萬全然後舉師虜必  
退還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七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畧武勇  
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  
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畧擇識見高遠  
者隨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  
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後及起保甲出內府錢  
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撒充鄉遠之兵優與贍  
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  
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  
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  
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優接逐路人民  
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  
羅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  
在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  
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  
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  
與酬獎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八

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縣具見今守臣姓名據擇內有素懦  
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  
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  
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  
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  
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機安知無蹏蹏之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傳竄邇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備責以迅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故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族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罔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九

士氣以懼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敘述無法全不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聰睿官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還而赦書行達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敘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起難竊恐天下騷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拾枝手湖南

北啊丁仍仰安撫鈴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關一近遣審諭官事傳騷擾欲乞並罷有所調察只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惠副施行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逸急卿遞舖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置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探報給降銀字牌為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領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發運司指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君韓浚以鎮海軍節度使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十

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帶浚本傳可以為法

右件所原畫一擇舉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進止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右臣接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開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

有五兵之曹惟時庶卿寔重其選况今夷狄內侮迭  
屬動推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  
以昭藝祖之不烈宜有英俊來陪昌期如臣尋庸何  
足採按雖往年論事濫得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寔  
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  
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  
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  
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一

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  
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  
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悍愈甚其勢非用師  
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  
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  
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所上奏劄能與公暗合竟不知所陳者何人  
亦斯人之不幸也

唐薄都城人皆以為老公獨謂用兵則其功  
必成勤王之師集人皆以為必勝公獨謂用  
小人則難成必敗引易處尤切當可事公於  
易學雖微悟于海外流離萬死之後然此時  
已觀其深矣  
李又玄評

辭免知樞密院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開命震驚罔  
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  
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  
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  
拙動輒多忤去冬因邊吏種儻盜據全燕肆其凶威  
干犯王舉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二

狄之計者臣躬遭利害同鑒與之幸為固守之策斯  
皆臣子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駑加褒用  
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  
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  
憂勤深恐黷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  
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  
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忘食不  
寐修戰具嚴守備以候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  
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  
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

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  
一日夜半平仲之出和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寔無  
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  
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  
荆館視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愛王師  
等回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其衆是夜臣宿  
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  
臣其晚未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宵莫測具原仰  
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寔無他腸特賜宸諭  
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緣金未驗三宿亟召召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三

俾還舊物專爲守禦之事論以終仇讎訪欲持平仲  
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復生生成之恩  
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隆隆極拍軀弗避  
惟是都城細民因開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庫  
旨仰取最不逞者新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  
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  
賁遂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  
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  
不符統其衆兵衆謀於三衙而不符專其制今臣既  
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

竊謂朔寇初還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  
圍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  
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和師中使司圍圍以  
圍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救寧  
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邊謗全陛下始終之  
恩此心素定有如曠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羅  
國配良常有方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  
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  
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  
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四

###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制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辭免蒙  
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  
副由中之命豈材慙於杜不亦位長於相街輒忤至  
慈求安微分則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衡迂疎常自信

其撲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爲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陷籍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繫人力寔賴天功而臣叨擢任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堅陣克殲黑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忍騎至渭水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奏各喋血乘勝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五

之有開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金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食乏空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勢矣逸截而絕足馬騎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壁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登真褚之陋惜貪夫之妄作帳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物不預知宜獨斷之威衆護真莫能蔽增領儀禦之政俾兼宥宥之謀鑒照若茲廉捐罔避然孤危之跡儘免謗傷而驕然之胡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韶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瀕

吏將分布勦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華掃星流畫久逸未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諸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殺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存終始或解怨仇倘月居右府之先慮其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遷易盈之豈崇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威譬若載戣以車實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六

上駁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要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禮宗土地爲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濶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關遣使議和李稅鄭望之等寔任其事而金人所須祇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昇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



可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時方艱難故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部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微軍前以啟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畧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七

親王至河而返今已與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犖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神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爲隄防臣昨已審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置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三

明 統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編如輯

筠州藏國士粉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起君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發險岡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蕩之效敢具陳其惓惓輒躬問於起居中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鴻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自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一

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於機政仍兼統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還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爲堅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必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持弓陣弩兩兵紛集難越高墻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歛衆以却還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指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陳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傳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中脩守備提軍深入知

點虜之無謀募兵興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  
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國皇慈意寔通  
於穹吳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吳越  
之輿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  
重歡普竭驚軀少伸毫髮鳴鑾禹穴遙瞻方外之遊  
間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後人爲殆亦天數金賊  
既陷燕山凌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故守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二

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  
乘桴競浮暖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關以正  
月杪七日追逼都城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  
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難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  
屬將士誓以死守誠誠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  
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大戎之衆碎屯  
驍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  
盡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  
弩手收裝好日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焚雲梯  
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輟其衆賊兵乘機以發

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  
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所備始遣使人同李  
邦華計議臣等計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  
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  
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鷙鴟爲好音化  
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  
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埃犒師之物以歸  
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  
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  
使虜歸誠所頒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三

危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  
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抵通神考以武  
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克禪舜天下稱其高  
舉華南幸臣拘於職守不敢負羈縻以從艱難之秋  
月虞政機誓將肅清幾甸奉迎參輿矢心已明殞首  
何悔

乞罷知樞密院事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  
臣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

錢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  
辯論臣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  
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  
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  
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採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  
切寔無他鴈不謂南仲衍臣此語及再對存恩殿忽  
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三月一日叔寮并言初五日士  
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  
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  
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四

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  
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嘗  
於榻前議論八事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  
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種師道等同  
對寔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  
多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門前  
去策應而外旋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寔使之且  
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種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  
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  
它故而南仲舉以爲罪何也臣既罷之後搬出浴室

院湖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宜召始  
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  
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  
諫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  
輔與臣初昧平生伏闕之事在與不在臣不得而知  
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爲非自合  
卽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爲諫  
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爲去就  
何也臣謂今日禍亂救率之初正當以別自是非爲  
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五

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  
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  
然曉知使臣不受黜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  
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官祠使歸  
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始終待遇之賜異  
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邇者  
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  
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

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官祠特降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遠覩雲漢之章既辨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咸泣涕零中伏念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六

臣結納亡奇迂愚有素幸奸惡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黜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辨博陸之潛寔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懷戎狄方稟奉於睿謨指軀命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論守禦劄子李綱出使金國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

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爲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常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兄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爲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本衛可以制其死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七

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儀禦八事

三韓官吏軍民爲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境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其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俾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

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  
棧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倣諸鎮之制則帝都都有  
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  
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  
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  
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  
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勵之彼既自  
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八

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  
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  
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  
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  
人所得今諸軍閱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  
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  
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漿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  
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阻之地而此

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  
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  
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象  
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隕圯堙塞宜徧行修  
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  
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  
入剪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騷戩去歲宜優免  
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九

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  
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  
復祖宗加撻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  
寒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  
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  
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漿創子虜騎既還乞用李選提置塘漿  
成堡永固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觀神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



保全宗社大慶然勞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遵其意豈常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濬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濬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滿蓄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壘竄以虞奔衝茲事甚大非籍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選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題充使專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

切措置塘濬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爲永遠之利

乞修繕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制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既還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於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離營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日選將二日募兵三日訓練四日保甲五日馬政六日繕

器甲七日峙糧草入日修城壁九日增塘濬十日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因未有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猥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碑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一

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指畫條其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制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康

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竊御前頭書問道至太原賞之補說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上制子乞罷

臣前日伏觀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奉行批云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詎以聞恭稟麻吉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蒙商奏

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防之閒賊馬屯泊關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爲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參差山聚政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愚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十二

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闢聖聽已貳臣之微軀率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攝機之任况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

辭免河北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奏思殿裏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成憊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除命提伏惟念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督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所誤選賦騎既還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今者忽蒙擢爲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况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爲狂率或指爲姦佞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煩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訪尚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十三

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本官致仕還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學錄裴度傳劄子具  
號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八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劄子何人可以當此竊以河北河東最爲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

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倭斬代以固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秦州數城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庸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況臣突謂非倫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天下幸甚

###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四

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規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朝翁訛成風殊未遑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下遠逐戎狄

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語要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 乞罷宜撫使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頒渾惶懼待罪乞賜寬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宜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碎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重責譴責諸事謂成上下應副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五

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使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殷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宜撫使司治行重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下猶且聖訓如此况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譏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其區區之於平與其進無所成

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跡伏望聖慈罷臣  
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  
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  
命惶懼戰越之至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  
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  
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疎獨於義命之際  
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還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  
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六

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  
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謫段交與罪狀日聞致  
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還自循省莫知  
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  
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  
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  
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目侍清光尚難自虛  
而況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  
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  
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國報

大恩賞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  
事宜撫使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  
無任干月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辭免諸疏無開大業存此足以見公所處極  
難耳羣枉交輪累君榮聽易所謂不能遂不  
能退者非耶  
李又玄許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三

十七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四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輯  
筠州藏國士初士較

宗齊李嗣玄評定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子論宣撫

職事及乞稟受廟笑以行

臣伏蒙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一

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充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爲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疎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爲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虞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議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寔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四劄子

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

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勞力析難免而眷屬之辱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磨策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鉅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畧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爲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神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二

特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礙必又以臣爲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策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冀天威伏深戰懼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等  
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校銀將壇謬慈六師之寄肆  
庭宸禁很煩八益之陳詔語春溫威顏天通中伏念  
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  
諸蒸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筦樞機空糜廩庾適犬戎  
之犯順騎遠并門驅虎士以過征軍連代北憫其行  
後錫以宴娛仍招佩索之臣以示加惠之寵釘繁列  
宿繁繆帶之內盼光奪流霞灑玉舟而親勸驪騰部  
曲榮絕典獎此益伏遇皇帝陛下組豆豪華解幃輔  
弼大享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振而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三

麻已後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  
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茲期熊羆猷  
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種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  
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王東帶戰袍器甲銀絹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等  
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王東帶一條然金線小花紫  
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絲袋全  
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五百匹揀芽小籠茶二千  
李棟燭五十條刀劍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銀銀絹等

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身銀犀皮鎗劍一口

者終戎兩部曾未宅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移承於天  
寵轅門改觀帥旌生輝荷優賡之有加揣虛庸而失  
措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實必示功大臣典服之宜  
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酌瑰備之勲慨念臣愚  
蚤逢主聖茂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  
未平曾大邦之敢拒很庸推轂後與登壇才乏西平  
幣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  
副之古簡瑀戈寶劍俾執銳以輸忠屬薛蘭膏期通  
宵而盡瘁丁寧示眷懷優銜恩此茲伏遇皇帝陛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四

躬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廉謀虎三  
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拔萃察臣  
蚤與於邊機故此俾宣平廟笑懼其行後被以寵靈  
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驍虜期無南下之牧仰寬北  
顧之憂

謝降賜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鞍銀鬃  
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善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  
威在望中遠左瞻之重載頒內庭之良俾服恩榮極  
深慚懼中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

以取群臣念其脫離之勞錫以聯蕃之寵壯元戎之  
十乘解左服之兩駟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  
臣敢不仰承塔養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  
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  
愆或遂覽鑒澄濟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終師出門特  
差翰林學士吳弁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  
已需零露之恩宴衍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僉同  
第翊戰兢謝伏念臣社稷散材康軼小器力學粗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五

於忠義達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  
丞轄同著休功繼掌樞衡箴聞善狀自惟迂拙每可  
還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  
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崇優侈肆筵於中禁  
復申情於上林天厨具絳繹之珍樂府備鏤錯之奏  
雍容和氣威滋儒表下及群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  
莫擬撫輯賤以何堪此茲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  
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虎抱負藝祖之風致此  
軀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  
之俘願希樂於前世却南牧之騎期無愧於古人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  
時養星薄之勳止載惟忠盡深所歎嘉顧遠警之  
未寧緊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  
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思恭慎務決萬全卿其  
勉圖朕所傾圻憂焚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錫予親筆手詔卿重徒文具耳庶朕之謹諧  
宋之所以不叛  
李綱又女許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六

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曉辭丹陛方遠咫尺  
之威捧誦紫泥遠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  
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榮獎超執  
事機方竭胡蓄銳於晉疆而燕寇率兵於朔部長蛇  
封豕肆毒吾民鋒鋷斧鑿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  
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寔安危之所繫  
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長伏惟皇帝陛下  
撫至明而在位體長壽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  
訓迪者必規其所蔽慮臣輕於糾敵故申持重之言  
以臣勇於赴功故有恭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

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畧參以並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

靖康元年七月杪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

制于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還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

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庸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還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七

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審院與許翰徐

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願受降旨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

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顧不捕者過半

其見存者皆消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

洞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

無繼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却取金

帛以償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警者之

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

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

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圖未解而

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據占秋高

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

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

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

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

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

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八

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朔衛王室隄防海道其

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戛人連兵入

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

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

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喇丁又罷

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

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

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

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特不留意

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

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餉費多二也河北寇  
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  
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  
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  
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開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  
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  
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  
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  
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  
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餉費多則今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九

無兵得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  
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  
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資糧以行則錢糧餉費  
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  
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遼郡日報  
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  
非戰朝夕恐懼其後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  
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  
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  
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

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定數幾種二帥以十萬  
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雖不知何以必其兵  
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  
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  
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  
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  
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  
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  
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  
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廣平而重為此擾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

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  
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宜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  
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 第二劄子

延降指揮臧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  
河北防秋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  
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  
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  
所侵曾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  
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誠已皆怒而歸其後真

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慨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唐耿諒弼奸銳意沮公不願國事防秋兵罷而公不能省公不省而天下事無可爲者矣此公總師在道所以倦倦然以進君于退小人爲言也李又玄評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一

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關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爲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既還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猾自秦徂秋頗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虜之勢益盛

矣且自秋以來公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爲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押至宣撫司無兵可遣中奏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實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爲宗社計募兵選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爲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况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二

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驥武貪功爲國生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庶稍之報期於異日干月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乞罷宣撫使表

金人日聚兵爲南牧之謀朝廷日罷兵如無事之日與空文往復無補實用和議之使一遣便可恃以爲安極中當時之病此所謂奸臣在內未有大功將得成功于外者也又玄評  
臣綱常王事方棘願殉國而捐軀將畧弗優敢籲天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焉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燦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迴再



歷恩要仰干瘡聽中伏念臣斗筭小器章句陋儒粗  
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棲遙於巖壑收希冀  
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躡貴游而並進游膺聖獎超  
執事機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鄙自惟謙薄必  
至顛隤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雖  
勉百爲發髮爲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雖  
明馭衆之方特情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并門之圖未  
解保塞之寇鼎末致此猖狂職臣庸懦屢祈罷黜未  
賜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  
謀淺短不足有爲憐臣疾病遠延誠非避事冀垂寬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三

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  
於餘生溝壑未填或收功於晚節

法嚴令具明馭衆之方公業以大將之才自  
任矣所以不安其位者以內外不相應也善  
乎左侯之言曰處驛過河一步即公去朝時  
也予則曰公去朝一日即公道廢時也是以  
皆之英主必內君子外小人嗚呼明于內外  
之分者始可與之圖政矣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五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晦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上皇帝封事

靖康元年冬都城圍急諸聖始以  
命卽幸湖南義旅入援至池州聞都城破至  
江寧聞高宗卽位因上封事時建炎元年也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  
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一

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  
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憚吾  
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  
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  
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冠準一言  
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親征旣殺其首捷虜情震怖  
遣使請和指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  
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驗百年而  
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

原當時亦有爲遷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  
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  
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  
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  
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十倍於澶淵之時  
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此爭之而弗能得者迨  
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  
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叔寨小舉遂寢用  
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遣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  
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二

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  
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  
唯欲造爲彙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  
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於  
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  
率之以衆晃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  
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  
鄴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官宗室百官以  
行然則自今親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  
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

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彙端以戰而卒滅之  
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  
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迫金人遠  
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  
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用兵當論其機會一  
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關之意兵  
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於  
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  
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而  
以餘軍待其抄掠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三

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  
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  
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  
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自晝入主  
人之室探置餒篋得其所欲脅不爲之擇敵則何憚  
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  
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  
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  
與人開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  
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

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臣  
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  
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  
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  
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  
城而終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  
祚之所願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  
動群聽孝友之德寔形四方然而  
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經  
則欲極生靈之危始捍禦大敵保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思其難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  
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  
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  
聖之辱寔不美哉天之警和豈可  
延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  
或爲豪傑之所據寤邇幾何易爲  
欲戰乎則去冬將佐率伍乏人撫  
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  
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  
圖論以何爲宗願臣日夜思慮全

左史得傳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  
事其意以爲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  
輕必有銷復之策乞因待立而奏其故譬猶失火之  
衆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  
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  
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敗元金人犯闕  
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權輿大政竊見  
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備兵之策其意以爲夷狄之  
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求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  
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曾猶救火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六

之家寔爲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譏謝百端使  
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  
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  
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  
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  
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  
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盜而繼之  
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  
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泰開二聖羽衛  
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後蘇繼親陛下俯仰

群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  
故於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  
况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  
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  
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  
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  
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  
爲小故之所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  
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  
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七

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  
已定于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未覲清光輒敢以爲  
薨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  
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  
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于陛下者乃所以報二  
聖之知遇也千冒天威無任惶懼戰兢之至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是千古確論  
能戰而後和則所以和者在我旁氣鬪而我  
之力強于和而和則敵人在我旁氣鬪而我  
之不能戰而和則和則敵人在我旁氣鬪而我  
驕而我之力強于和則和則敵人在我旁氣鬪而我  
而和卒不可成此景德靖康之明驗也乃朕  
于道路誰乘國威而能爲此覆瓿也

援師日集而亟求和又不務所以和雖我愚也彼有所以愚我者也金人日造象以冠逸而許和自若雖彼巧也彼能用之言忠定是故不半載而歸天下之半我有人焉忠定是也我不能用之言不聽計不從故不半載而失天下之半天之生才以爲天下也使彼有其人又使彼能用之以事華使我有其人又使我不能用之以張秋鳴呼天耶數耶和戰之所以不能斷大事而爲細故之所提故公于召用之物首以見善明用心剛毅望于高宗究竟不能公而卒至不振者英哲不足故也此時公尚未觀高宗而其終始事業一言豫決者豈非精識之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八

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殞於死所有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先併集圖稱爲難敗員貢於忱辭以仰干於鴻造中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願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遇幸乘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粉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杆而下機會蒼輓變白而爲黑必欲濟之死地豈從寬之蠻方賴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

瘝瘝懷若恐墮黠胡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沈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爲內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爲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騁不足之秋已試罔効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域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屬軍聲誓清國步舐鱗吮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景於隆暑碑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九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者尹蘆京



邑之刺冒貢忱辭延登探路之華遠頒漢號方修政  
機戎之多故涇經體贊元之寔才自揣非宜誠難叨  
據敢節天而有請良踣地而靡容謝臣聞自昔中興  
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傳說之相  
武丁濟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  
文武之姿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爲之羽翼元帝興于  
江表王粲爲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又况於撥亂  
反正大有爲之主豈無高識遠畧不世出之臣洪惟  
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  
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因中原以作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

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其人  
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屏關嚴極龍翔興王  
之都固將管膺思親旋戈待且革積年之盛埃新商  
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聖之辱以伸  
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  
寔非項肩倭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遠人學未聞道識  
迂用拙世知所斷之無他志廣材疎自笑落落而難  
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銷骨  
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於  
湯環遶雲龍之廷而方於披霧巧歸故里以養餘

餘豈謂皇帝陛下然而藏之於衆言穢亂之時舉而  
用之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盪及非才頗致力  
豈足以負山而噬臍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  
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  
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乞迪棟隆之吉力  
小任重免貽悔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  
萬方同資於憂賴敢輸悃悃仰冀哀矜

議國是

邀託十議公物至行在未受右僕射之命以十議邀託高宗度其能行乃肯受命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一

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  
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  
德中契丹入寇屢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  
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  
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  
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愆叔寨之小郛而不  
戰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  
固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枋無變通之  
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

今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  
欺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  
重寶圖籍儀衛輦輦百工技藝悉索取之火第違行  
及其終也劫質二聖迨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  
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  
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  
之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  
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終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  
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  
則朝廷所以擇惠崇侮牧宰萬邦者於和議守當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三

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  
爲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於虜廷議者必  
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解陛下孝友之德故不  
得不和臣竊以爲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  
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  
屢矣高祖不顧其職彌縫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  
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爲秦  
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  
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  
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

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干此叔質主人以兵威  
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  
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懼畏疆而初無惻  
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  
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  
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  
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  
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  
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弊端  
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

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  
求索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  
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  
爲然是將以天下昇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  
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  
戰則姑俟於可爲之時蓋彼旣背盟劫質地不可復  
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  
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齋鎮於河北河東之地  
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  
軍習車戰此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

還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  
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  
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  
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  
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  
而變與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  
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  
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  
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  
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  
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  
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  
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樓於會稽  
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  
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  
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  
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  
遣使降詔以宜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  
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  
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隳土一區宇而後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四

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  
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  
此也然則今日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  
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  
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  
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與師邊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  
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  
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法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  
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  
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五

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  
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  
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天下無兩是而所以稅其是者不在真非而  
在似是父兄之故而私意請和援勾踐之  
謀而卑身厚賂豈非孝友之常經收復之往  
跡哉而孰知不顧而戰禍禍者之所以歸太  
公也征縣而士或國者之所以返晉惠也事  
固有緩之而愈以急者此類是也法勾踐枕  
戈嘗膽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  
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  
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  
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  
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  
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與師邊請有此  
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  
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  
法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  
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  
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  
則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五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康

議處幸

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揀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遷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官室官府使具儲蓄時糗糧黃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六

六龍鑾輿順動以天降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傑之用以機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拯援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應天宋太祖與王以禁中原之心地今之歸德府也

或謂嘗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擢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閭中為土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詞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十七

巡幸之勞損減不若定居之安便然權天下之大勢不得不規其遠者大者難者固不得以律彙之名而文其苟安之實也 李又玄評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思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相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

臣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繼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恩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敘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咸立邦昌偽赦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八

一切後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嚴寔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開國事欲以此益其惡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恩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羈管人令刑部展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而勿以及汗

爲嫌天下幸甚

議僭逆

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爲度不以私恩收天下之心此王霸之分真伊呂輩語也 又玄許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已僭竊位號爲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摧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爲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僭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擴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九

之以爲榮竊有乘輿安處官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還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擇遷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會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作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



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布朝列秋高  
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  
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  
正典刑而釋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  
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其矣君臣之義之不明于天下也亡論當時  
以刑罰遠使奉違焉可知即數百年後愛憎  
之情銷盡而又其尚論千古之機如王元美  
者亦以公首欲誅邦昌為非策夫元美豈與  
于亂臣賊子者彼以以此為不忠之務亡以  
異于汴都被圍時汲汲以此為不忠之務亡以  
故其言曰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  
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也不知汴都  
破後學士大夫中有遷遷東官后如使路入  
不忍見聞如徐秉哲者有大索宗室以衣袂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係屬而此雖或赤不免如王時雍者有日往  
來旁管號號疾鬼欲廢趙氏立邦昌如吳玠  
其傍者此其于君臣之義何如則猶通如邦  
昌尤非諸奸比夫固已僞帝位建國號處官  
禁錮偽諱以顯示天下其道跡彰彰若此元  
美猶以焉其未敢稱欲留之以招夫北虜  
之將帥士大夫嗚呼此而不誅則附比者知  
此之必亡其從賊益堅在南者知此之不足  
恃其去志愈速應在其足以為叛臣招也然  
則劉豫之藉口邦昌者何曰豫之謹逆也以  
我之無以制其死命非有所懲于邦昌而然  
也且逆臣藉口何患無辭是惡足以定邦昌  
之案哉甚矣尚論之難也 李又玄評

論僞命

臣聞運會之既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  
則仗節取義有死而已國家滿養士類垂二百年遠

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  
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頃  
稍顧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  
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  
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號者有受僞楚之官  
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詆邦昌者  
或為之草勸進之表或為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  
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  
則當瀾暑背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  
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二一

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  
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秉權用事者為一等以  
受僞官遷職者為一等以比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  
其有致仕及魯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  
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迫贈而  
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  
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綱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  
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  
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  
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

之教天下幸甚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經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撻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二二

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凌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所歿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遠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

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

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二三

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起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衰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墉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

狼盜賊也會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辱賂以予之  
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帛昇盜賊  
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可用者  
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  
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暫緩夫金人旣已得其所  
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  
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  
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  
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蠹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  
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二四

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  
及者留蠹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  
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  
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  
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  
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  
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  
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傳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  
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  
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

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  
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  
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  
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  
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  
熟計而幸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  
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  
今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二五

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  
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  
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  
矣武宗旣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  
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  
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  
令紀綱成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爲中興然則艱  
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  
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  
謂宰相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

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  
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  
監崇觀之失以制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廢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  
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以縣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寬猛加焉此  
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成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  
官教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況於朝廷之  
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二六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  
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宜撫制置使剛易者十五人  
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  
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逆首尾銜決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懷臂於  
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  
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  
所謂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  
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嘗之宜乎不能  
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  
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  
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撓勿爲  
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幾乎可爲也

議修德

選任將相宜精加考擇於未用之先久任責  
成於既用之後此今日對症之劑也敵人之  
精擇久任者如何我奈何以驟進亟罷之將  
相當之今古同揆此亦志士肝銜扼腕時矣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島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  
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五

二七

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明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  
威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  
廢四方未寧乃天恧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  
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  
早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  
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懿遠大度同漢高祖  
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  
益而弗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  
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

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國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同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定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六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輯  
鶴陽戴國士楊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  
郎劉黶由湖北奏賜親筆御書

名頭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遠瞻謁王室多故

金人連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

鋒豈謂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

會兵追擊冀速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一

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

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官職津被斯人功垂竹

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

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

御名頭首伯紀樞  
密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即劉熙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

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

拜受訖者遠迂一介之行入荷皇慈之軫念賜十

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屬素



鸞翔之畫光生荷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逞感涕橫集

謝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雲龍風虎之相

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合惟成湯之舉伊尹

志氣已相與於躬耕樂道之時而傳說之相武丁謀

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與有為苟

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

謀虎步魏齊之郊寔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

為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

湖之上遂月豫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

韓信萬戶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二

疑蓋照知非一日之積弊函泣讀陳首知恩臣敢不

審贊大猷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情之習以二聖旋歸

為期三年有成冀齊民於仁壽十襲以寶願作龍於

雲來

###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

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忱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

溫詔俯頒乃宜恩而推命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

已之難勝敢陳曠職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

感涕橫流謝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

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

為功革否亂者難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

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群黎之心方今當宗社

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

政蠹壞而不修士氣萎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

而府庫虛號今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

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

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經緯無仗節

死難之風黎庶有侈衣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三

張寔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騁不足之日任

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

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建

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綽而

幹化樞則非其任與其獲餽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

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察以天地之

度順之日月之光洞察非材追寢成命俾臣保全晚

節得養拙於故廬國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曹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再具表制  
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  
榮聽允之私溫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  
勉以承維寵命之自天益凌兢之無地謝伏念臣少  
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爲局懷駒  
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  
難之秋願致飾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  
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  
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  
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四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  
先容之助循墻偃懷顛危非據之慙流涕陳辭披  
肝納計敢效唐臣進說之十事庶幾齒相咸有於一  
心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  
投水從善如陵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  
之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未  
堪比數有君如此預首美辭臣敢不效微力而馳驅  
盡愚衷以籌慮修政事而撰戎狄誓不與金虜以偕  
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參典之選返辭之平矣  
天寔臨之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  
夫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  
國公加食邑寔封兩具表制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  
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爲泰而天地交濫庶輔和  
之任屯散爲解而風雨作功當優渥之恩固避莫從  
以榮爲愧謝伏念臣閭海冷族乾坤廣儲歷事三朝  
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恨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  
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  
乃遇休運蓬飄便泛偶起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五

風雲之會一言嘉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進說而有  
愧老獵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若庸於寵數循墻弗許  
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  
獨斷以公月物一天視而同仁需爲雨露之恩初無  
通退之間致茲項質亦按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  
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懷  
戎庶可觀於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頒天  
庭之權奇風雲隨于絕足迂星使以陪賁先寵勳於

私度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  
謂何中謝伏念臣祖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標  
樣之材其固豈能堪棟樑之材仍當國步之艱難特  
荷聖知而驅策筋力向綏詎勝十駕之功仰適學訓  
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驂  
憫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有傳物  
之靈雪彩結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戎  
都邑嘆驚騏驎行於路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目中  
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  
喻勵伏軾之壯心石夢雖愚期衆策而知數之反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六

伐誓絕意於爲先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制

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王者得之而  
王霸者得之而霸猾賊得之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  
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寔爲天下之脊介乎河北陝西  
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  
得天下削平僭亂固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  
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杓金人犯關以孤軍入重  
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半相失策

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  
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還  
三鎮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松遼諸郡既已  
保全而賊盡力以圖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  
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稅租以易繼土金人  
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請許以講和不爲備  
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豈  
河以爲界遣執政侍從即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爲  
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  
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七

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扶  
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  
地爲然此何理也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  
未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  
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廓者依城廓無城廓者依天  
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  
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環書號額朝  
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  
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拒吾要津  
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

我耳大兵降之邊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  
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圖可解河  
北復爲我有矣然後弟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  
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  
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  
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  
臣僚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  
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  
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錢以賑貸其乏絕碎置條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  
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  
必自此始猶擇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  
虞禦盜賊於門牆之外則堂與有安靖之勢理之必  
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  
壯俊儉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  
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肅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  
不勝幸甚

擇水患者必塞于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  
之虞擇盜賊者必禦于門牆之外則室與有  
安靖之勢今乃置河爲界是猶奔異翰而守  
室與可千幸之河外割而河南竟非我有此

自然之勢也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困  
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胡兩路士民自相  
結爲朝廷堅守不因而撫撫以爲吾用乃  
悉而奔之使歸怨于朝廷其後遂豫入寇糧  
源而奔之皆吾兩路之民向使招撫經制司不  
罷河外封建之議遂行賊安敢深入若此鳴  
呼議矣此公者而使中原康  
禍至此極也 李又玄詳

###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爲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  
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關額三分之一失於  
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  
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  
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爲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九

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于田畝之間  
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  
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  
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  
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  
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  
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  
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  
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  
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募兵又不可

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梧臣愚以爲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惟茶鹽之利以寔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官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官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

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與夫起易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

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路委謝熙京東路委程瑀儒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一

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除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

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是不易之論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養廢者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



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牝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客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稅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吏人營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押至京餽養不特死損過半今客人結稅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稅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遠者族誅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二

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按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隣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稅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戎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殿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三

時可也今夷狄猾夏環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疆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請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卽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卽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賦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

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  
夷狄盜賊之變卽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  
約爲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  
數年上下安習卽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  
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大名府 要郡開德府 州魏州

次要郡澤州 州澤州

京東東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四

帥府青州 要郡萊州府 州登州

次要郡沂州 州沂州

京東西路

帥府東平府 要郡濟南府 州興化

次要郡濟州 州濟州

京西北路

帥府河南府 要郡河陽府 州潁昌府

次要郡開封府 州開封府

京西南路

帥府鄆州 要郡唐州 州隨州

次要郡金州 州均州

永興軍路

帥府永興軍 要郡陝州府 州魏州

次要郡同州 州同州

淮南東路

帥府揚州 要郡宿州 州楚州

次要郡泗州 州真州

淮南西路

帥府滁州 要郡壽州 州亳州

次要郡舒州 州光州

江南東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五

帥府江寧府 要郡宣州 州江州

次要郡池州 州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 要郡虔州 州袁州

次要郡筠州 州撫州

荆湖南路

帥府潭州 要郡衡州

次要郡永州

荆湖北路

帥府荊州府 要郡岳州 州德安府

次要郡 溫州 處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州 平江府 常州

次要郡 秀州 衛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婺州

次要郡 溫州 處州

飯方鎮以練兵事是教時良策諸帥府要郡了無在日有志于天下國家者其可不

李又玄許

乞修軍政劄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六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聚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按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產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殊擄擾亂群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伍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

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陞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虛靡之費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擄擾亂群者不罰矣僕所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望則挫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今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七

用刑及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品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將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緩

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  
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  
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  
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圖力而以射親中的者  
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爲  
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銳整  
金甲卒伍多不宥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  
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  
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  
鼓間作初無退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八

嚴飲酒至醉拋棄器甲戴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  
衆者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  
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  
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及中傷在前者則自  
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  
將佐間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  
違者重寘干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  
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  
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請  
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十九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  
識同保以五人爲伍內推一人爲伍長五伍二十  
五人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一百人爲前後

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為部差正副部  
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二  
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  
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前  
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  
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  
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  
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闊三寸書刻所轄  
人姓名以雌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二十

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  
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  
御營司有事故逃亡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  
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職有功及能  
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其  
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  
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即時  
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隨給訖具數申御營司將  
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威信已著則刑及少紀律一弛則不可勝  
餘生之而反以殺殺之而反以生治兵者將

此女黨然有不可犯之色而孫伍井井無意  
信筆無非妙義未段欲修軍政當先務所以  
養之者尤為至  
言 李又玄詳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履心內地城池  
堙圯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  
內蓋未知中國虛寔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  
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  
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  
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二一

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  
關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  
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  
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是所  
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  
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  
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  
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械不虞此正今日  
之先務也

乞教軍機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二二

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開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還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二三

聖覽乞降卞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校視可以施用  
卽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于陵者安于陵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  
習水而善泅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  
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  
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具而  
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棧遂  
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兩足之勢立  
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攻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二四

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  
衆吹泚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  
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  
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凡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  
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  
弓弩下運轉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  
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賅舟濟渡會合掩襲以  
我之衆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  
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  
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

使用其說卽設至今則大河有傳靖康間金人豈能  
達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  
所及其費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  
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 擬水軍號

#### 樓船軍

#### 凌波軍

欲於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  
募習水善泅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  
許自便遇有使喚施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人其  
施教自用正兵分有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六

二五

### 揮施行

此特猶駐蹕臺都卽留心水軍亦逆知有煎  
渡事耳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七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韓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變與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一

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唐憲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抵備謁款宗廟而未與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官室以俟羣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官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遷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宜諭京師未可往而

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達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指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聖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應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如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亂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卽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二

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荆湖南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隣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護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益起殺害官

東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  
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  
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  
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  
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  
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  
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  
幸江湖之濱其開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  
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三

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  
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  
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可以脩車駕之時巡夫鄧  
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  
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  
運穀果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  
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  
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  
池清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惠副專遣使  
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

陽不遇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惡棄中原  
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  
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  
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  
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  
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主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  
甚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并東  
南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并西北此自然之勢  
也獨我太祖起東南而混一西北則以胡運  
方衰陳霸才勳敵皆在東南東南舉則兵  
西北猶振擻平此時勢不同非所論于方張  
之金虜也舍西北勁兵健馬之地而自窺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四

江海系腕之勢其不振固宜且河北河東兩  
路軍民為中國死守宋并之若遺使兩路之  
民疾視本朝甘為虜用汪黃諸奸偷一時之  
安而遺莫大之患此亦千古壽國之網鑒矣  
議遷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修葺未備未可  
保守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  
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  
慈今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  
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  
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還盡人力而  
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還

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入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皋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還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下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勦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選哉唐之勃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五

謂統軍捷撓者虜主惟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勦敵其寔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宋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素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拉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竊起所在騷然時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

加訓練以待親征脅謀非矣既遣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瘴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願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堅戴宋之心借使賊賊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變與決有轉危爲安撥亂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六

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爲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鍾伯敬史懷論項羽鴻溝曹操官渡之事余深歎服以爲千古用兵不易之論也不知寔本于此此書天下不察見伯敬從何處得之豈英雄所見異同耶抑公之精誠不容泯沒其文字或散見于人間伯敬得之爲枕中之秘耶

爲當時對病之藥尤爲關君庸臣意中所最苦難之事宜其格格不入也 李又玄許

乞職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創



于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羅無錢可數至于宜和之間有應奉頒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定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七

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為盜賊而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株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于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于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賦吏又因緣為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數書已今勘會上供增數獨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株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祇取犯者重其于法則民被寔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也兵于歲句故歲清東南金穀以定中樞

今京畿屯兵無隸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與則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羅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涸而至于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民者蓄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省能行之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八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制于

臣聞嶺山者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寔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為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艱難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所賴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捐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因陋就簡內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節為今日之計其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

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澤肥瘠通爲一體然後可爲况艱難之際定賴州縣協濟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剗刷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爲鄉遂之民有事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九

爲軍旅之士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不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寔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延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戛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

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爲義勇軍給地與之州縣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數十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

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川之爲得策而朝廷不以爲然今河北河東之地既爲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

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得  
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  
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此時兩河為金人所據岌岌乎及陝西矣朝廷不籍而用之必為金人所有時勢宜然不擾民也 李又玄評

###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  
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混淆然後天下  
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  
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一

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  
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  
義忘利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  
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  
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  
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事恬  
不知邱非不知邱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邱  
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謀不顧社  
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方加于頸而後知蓋亦晚

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  
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干已而不利于人則為  
之害於國而不害于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

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干已是以  
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  
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  
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  
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  
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  
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二

為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  
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  
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  
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  
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  
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于君  
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濶深  
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 戒之意乞賜罷免過蒙

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忝無  
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于江  
湖之濱任以揆宰之職人言紛至沓斷不疑特達之  
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思勉  
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內患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選可期奉事左右致復  
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付  
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  
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冒處寵榮之先趨操  
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三

艱難產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  
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  
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官觀差  
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  
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選可期此漢太  
公之所以不請而自歸我英宗之所以不許  
而自至也不能自強而徒朝折夕請真虎狼  
之憐已得手 李又玄評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一在外官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冒貢  
忱辭析歸政柄曲頒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  
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謝臣聞明主用  
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  
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肢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  
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寒賤之學不  
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為冀蒼丘山  
之陽侯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受莫助之慨其嘆矣  
經畧遠圖則以為迂濶廷爭大議則以為擅專屢蒙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四

借筭而謀寔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曠  
駐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  
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  
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  
離明運之乾健策騏驎之逸足捐擗標之散材則能  
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懇既不虛任天下之  
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  
奉表陳乞以聞

呼醫而吐藥石敦匠而止斧斤二語精工痛  
切當從德茂馬問諸表駭罷乃尔故自難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精意格天未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絲細故敢再陳其懇惓以必冀於矜從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宅百揆無大子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為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杜房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崇巖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奧可宰機會在于一時功利收于百倍力陳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五

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傳亮為二帥所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揀戎于建炎之物有大將之規畧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心腹之間樞廷降旨以沮所者諭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絕事同戲劇人為咤咤而臣備位宰司誤齊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為益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于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川里誓堅晚節

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三表

學儒中有大議論大經濟且敏致自然非大手筆不能李又玄評

臣綱言感激危辭數陳已極春留緝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淚交零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奇始將天厭屬事艱難似非人為適當雲起龍蟠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界以機衡拔宸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特眷知之有素忽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六

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為皆成罪戾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參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大馬之戀無窮徒深踴曙天地之恩難報終管樂拍謠三奏表陳乞以聞

難得者可乘之機會所惜者已定之規模曠世讀之猶增感歎而高宗不動者何耶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官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嚴遐卽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殿清資拜命著驚拊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盡餅不足療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慎非常之選代大匠斲已血指而汗顏殫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由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壺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七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卽明刑天地有容抵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乾坤腐儒閭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曠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恩圖報于涓埃謀已彌味曾莫虞于機穽雖

曾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庸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錫秘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躓察臣孤危本緣愚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雲鰭原之餘臣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但傾葵藿之志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疾連年走江湖者萬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七

十八

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中謝伏念臣學不足以爲已而欲推之以爲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隳願領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誠前竟後自貽遠謫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于譴斥乃曲荷于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解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烏雀願依舊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伯介

流離至此悲憂萬端然惜海外蕭表不傳爲可惜耳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八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輯  
筠陽戴國士楊士較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宗裔李嗣玄評定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格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轡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格低寵光彌增感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一

涕臣綱言伏念臣一介庸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辨醜詎于豺狼貪路之時脫餘生于蛟鰐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命帥以總戎乃復素餐而用舊式須異數堅示養私濫煩以帖荒之靈茅指疾以尚方之妙劑資養深時溫詔誨敷務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疴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養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

俾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招循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于下

一准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荆湖南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與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州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二

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壤去處千百群聚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遠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應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旗笠即日見在岳州潭表諸處界上屯

洎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常于旗上有  
求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為弊照倡厥牧州  
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  
胡元與一項已為提刑呂社會合殺散劉起一  
項已為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逼逐出境未知  
所向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廷項賊  
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  
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以人為糧靡有噍類  
即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竇  
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弱深慮乘虛遠引為  
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齎朝廷所降勅  
榜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許之自新  
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被  
虜及老不堪披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寔  
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  
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  
村錄用不堪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刺充  
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選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  
公據放散係東北人無業可歸令就近分送州  
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

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朝  
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人與土  
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為盜全藉  
州縣官用心循拊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更  
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  
一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  
納依舊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  
為期如此則荆湖盜賊不驗時可定緣臣所得  
聖旨指揮令相度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  
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荆  
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  
聖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  
密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  
相孔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  
劉忠劉起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躪擾擾民不  
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未郡桂陽湖北岳鄂鼎  
澧并屬縣等例皆殘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  
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  
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歲豐則

破殘州縣卒未就緒欲乞朝廷特降勅榜曉諭  
應歸業之民委寔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  
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  
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  
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  
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  
散錢糧官吏奉行不得減裂搔擾重責干法務  
令寔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  
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產穀米財物止緣累年盜  
賊失于措置遂至凋弊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

情賑貸之費假以歲年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  
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一荆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  
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為上流諸葛亮謂之用  
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  
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  
形勢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  
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荆湖路宜撫使  
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畫一  
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

兼得岳飛吳玠韓京吳錫等兵方及二萬之數  
分屯布依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聖慈  
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畧別行申請  
一契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  
來養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  
壁器械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朝廷欲  
以二廣經理荆湖固為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  
米穀不多財用匱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  
尤覺困置借使竭力剗削所有幾何今又盜賊  
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准尚書  
省劄子許于吉州權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  
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年歲間非  
于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  
伏望聖慈特降奉旨令于筠袁虔吉等州應副  
米十萬石于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應副銀五  
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右謹  
錄奏聞伏望勅旨

此篇不當以文字論其招撫盜賊願望以重  
兵不可遽以恩意懷之深中今日流寇之病  
其分別良悍以為招討次第及分謀強弱利  
克兩軍放散老弱安插流人皆當今良策至  
于屯宿重兵于上流要地使四方之號令可  
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自是恢復急務且凡荆

湖南北兩路總目  
銀止六萬兩未錄

再乞招撫曹成奏狀

右臣契勘昨來荆湖群盜  
遍嶺外唯廣州事體最重  
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  
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  
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林湏  
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襲  
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  
管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  
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  
前名爲招安必貽後日之  
趨延壽未到德安府願從  
既近州城規知德安兵數  
謀擊虜規僅以身免官吏  
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  
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  
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  
古等兵衆不多遂劫盟以



乞依延隆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  
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  
定廣東州縣又據廣東經畧安撫使林通申曹成侵  
犯賀州及懷集縣臣已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

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

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

朝廷延隆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可使將

官委是兵力單弱其曹成賊馬十萬若不就招撫為

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九

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尋訪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

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保護兩路况

臣誤蒙聖恩宣撫荆湖廣南深慮無以速將明命宜

揚國威使臣冠望風張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

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

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况臣

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常備位宰相使之撫定一方今

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

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且得萬餘人分為五

軍組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受將

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  
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前去竊恐虛受  
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早賜指揮更自朝廷  
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見施邇前去聽候  
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  
湖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  
差兵令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  
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

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為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

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既付公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又惟異兵千

餘其所以遺公之意謂何公所乞僅萬人便

自許以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而所

乞之兵又只就朝廷所遣兼應岳飛者使聽

公節制公所處之特何其難而公所望於朝

廷者又何其易耶 李又去計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有此以見公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  
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邵武軍係臣  
鄉里有祖塋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輟  
重器甲為陸行計量帶入從前去祖塋展省並不相

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具奏知

展墓亦須奏知赴任經路之途亦從中制其矣文法之繁苛也然用兵則失律者不誅士卒迷潰者反以銀絹招集何寬嚴之失體也 李又玄評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極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俗于遐方叨將明命觀天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一

人之文于秘殿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為愧感極涕零竊以荆湖之奧區寔為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為一都會屬夷狄之侮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姦吏因而漁獵田疇荒蕪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重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結約亡奇徒自信其孤忠有莫著于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初無防患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還處閩中疾病交攻但有餌藥持危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據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關之重任加以禁

駭之隆名中使來臨載傳溫詔匪頌 廷抵沐湛恩

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寵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歎期支凋慨懷必馬革裹尸而後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肯以定是非本何心于用舍脩政事而懷戎夷蓋有意于翕張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澡淪前非撫凋瘵以收善良宜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化遠希循吏之風樂儉折衝更屬虎臣之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奏潭州中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

卷之八

十二

柳栲州縣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劫掠殺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官過權屬縣強取錢糧凌逼知通駁皂恣橫及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將遞等剗剗金銀每二十人為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既到潭州即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于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飭東軍兵不令搔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傳見忠義可令學士院降勅書獎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勅榜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庚韓世忠措置撫存將湖南江淮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隨軍使喚劉送臣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馬友與李宏皆北來盜賊犯湖南占州縣內馬友以嘗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勅命除湖南路副總管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有制官吏擾擾百姓指聚錢糧贍養徒衆不無過惡然寔未見有背負朝廷之迹李宏陰圖殺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三

友常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禍遠等路宜撫司見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興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群盜心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數萬爲群散漫江湖間擄掠作過雖加招撫往往以此爲言李宏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

望聖慈特降聖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見朝廷紀綱既正漸次率服

小帖子

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庫金銀錢米爲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皆掠奪其所得財物盡于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遁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爲解元殺敗數百人幸方稍定顯見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于忠義若不正典刑深慮爲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四

直報敢干月天威要有陳述伏乞聖察

馬友雖曾爲盜賊然有殺孔彥舟之功既已蒙朝廷命爲副總管矣倘其下殺一副總管便代其位則何以曉令三軍故必誅李宏而後紀綱正盜賊服矣李又玄詳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于江西路贛州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連年爲盜賊蹂躪州縣頗皆殘破百姓屢經科湏物力匱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難多方

學書應副支達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  
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竊見  
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近年  
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  
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買入納搬運  
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  
商賈民間日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往定難禁止  
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  
西出產海鹽地分計置煎鹽于二千一百萬斤十分  
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五

船脚力較運前來本路出賣應鹽價稍平民不艱  
食廉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  
朝廷以為有侵權貨務之利即乞依廣東鈔鹽體例  
于權貨移入納鈔面錢即于鹽法並不相妨委是利  
便伏望聖慈特降降旨詳酌施行

廣西未聞有海鹽也故存以備考且以見公  
措置兵食之難也 李又玄詳

### 官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差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于侯藩泥  
無善狀修香火于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

集謝伏念臣衰邁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于丘壑之  
間使收功于桑榆之日蕩攘群盜循撫疲民黽勉百  
為獲著涓埃之效積累多虞終煩搏擊之才荷聖度  
之包荒積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杆之嗟太  
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國之重寄還真祠之舊  
游有視面顏尚叨康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  
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  
克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潔雪前非激昂  
晚節通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  
愛君憂國之志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八

十六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九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陽戴國士楊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陳捍禦賊馬奏狀 紹興四年上

臣竊以偽齊劉豫以地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遙度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殲殪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前唐諷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難亂者不控拳絃鬪者不捫楫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旣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問道疾趨襄陽更擣湖南北驍將銳兵爲

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頴昌以臨畿甸電發靈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甚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燦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則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偽齊也使之



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閩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將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思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如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三

國家多事之秋旣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勒而扞牧閭閻夜憂歎亟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己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

此公罷州刺史無選居長樂時所上也忠義激發千古如見非特誠懇不忘而已

### 美諭詔書

勅李綱所奏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豫賊速誅敢稱兵而內割金戎助逆共衆衆以來侵擾載靡容臣民共憤延親乘于戎輅用戡定于遠隔

卿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既挽囊封傳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所陳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獎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榮若日星之麗寵踰褒曩之華祚荷恩私深潔感涕謝竊以逆臣于紀肆其蛇豕之心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四

點虜怙強借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單單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病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轅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龜之用願借筋以康及懸料敵之匡工出位而言方真斧鉞之戮虛心以聽丞弼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爲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格于中典必削平于大憝欲恢遠畧以盡芻蕘之言故不迴遑

由倖督優之弊致茲誤寵驥及匪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績庶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塵乙夜之覽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勅李綱此以逆臣嘯亂及易天常陰導伙人提兵南嚮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倖賊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中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五

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末上臣已遵稟齊諭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遠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思輝所達報稱爲難中竊以詢于多難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泰詢黃髮而羈業成漢屬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

之多艱愆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警羌戎肆于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輔座之側詒卽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才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澗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寡啓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覽聰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疎通知體豈效買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六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紹興五年上時公還居長樂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奔金人賊馬還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齊臣孤跡當備位干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澗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揀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假援淮壩其意蓋  
料朝廷暗前日還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  
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虛懷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  
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還遁爲可喜  
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爲可恥  
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七

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  
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  
置緩急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還當遂用兵爲  
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碁先當自生乃可  
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  
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  
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  
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  
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  
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

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還當自保  
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碁捨  
局心而就邊角追蹙偏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即  
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  
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蕭何曰吾亦欲  
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歸岑彭曰人  
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  
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  
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  
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料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八

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  
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  
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  
之屏蔽也大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右者以精兵巨鎮  
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  
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  
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  
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  
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  
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遷其

初朝廷應副錢糧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  
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  
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  
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  
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  
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要郡上連下接自  
爲防守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擢重兵  
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  
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  
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九

贊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  
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  
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  
之宜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  
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  
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  
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後故  
都以此大慙此雖落藩籬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  
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

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  
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固敵決勝臨事制  
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  
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  
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  
極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  
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  
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  
以弱爲強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業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

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  
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  
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  
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偏霸所據非  
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  
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  
建康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  
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議  
巡幸開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  
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



南有蕞爾之國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官闕  
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  
來車駕所過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  
難用過于儉然官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  
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  
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  
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緩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  
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  
德其意易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黜虜之勢為所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一

通陷于塗炭故拾一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  
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護之故數路之民  
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荆襄  
藩離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  
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  
宜命諸帥優加招徠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  
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就不感悅朝廷近者  
得諸路養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  
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  
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畧所當先

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緩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  
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  
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  
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  
則君臣之遇于載一時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  
謫言深則有失身之戒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  
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  
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  
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  
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二

其恐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寔  
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  
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  
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幸情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  
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謀陛下之故也陛下自  
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  
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逮於聖鑒夫用人如  
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  
成功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



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過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樂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開駁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物不得其要傾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前日和議之季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三

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樂可觀矣今賊馬雖還而虜情狡僞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于必可得志臣請試陳

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轡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于維揚則開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四

至于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于國家閑暇之時明政治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侯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邪辭復遣使豈不以露醢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僭偽之

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可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佞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五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點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

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發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民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屢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衆以圖任遂能擇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六

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雍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于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

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于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之有裴度武宗之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鑑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閑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七

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于自進耻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于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爲能悉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于無用之地豈非懼此謗耶遂使陛下竊竊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爲國家效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亦少留意致察于此洪範皇極之詩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

倫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知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邪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八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不相及然其寔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寔明寔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寔微寔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該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欺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

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  
嫉之指爲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  
家寬仁抵從竄逐其士風遂相倣倣顛倒是非變亂  
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  
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  
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  
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寔  
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  
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  
大習則大進小誣則小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十九

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于閩陝浚雖  
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誣誣  
以大惡豈不太甚欽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  
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  
清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訪因讒  
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辯自而有下石以擠  
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  
于大故亦須覈寔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  
從輕典使言而無寔則誣人之罪伏護薦賢得以中

善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論  
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  
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庶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  
其寔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  
之要陛下試能行責寔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  
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  
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室與序其規  
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  
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十

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  
興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  
先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  
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  
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  
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  
推行者皆傳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  
策圖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  
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  
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則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



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  
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  
下德意而奉行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擾擾勿太  
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  
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應  
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  
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  
則雖有扁鵲愈時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  
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  
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定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

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寔  
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穗莖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  
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于後自然之符  
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  
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降者天也孫權以兵三  
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  
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  
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  
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

者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  
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故至則先  
自退屈而欲責成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  
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藉  
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  
人心上令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  
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  
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  
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災害必書以謹天戒臣  
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

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  
而仰令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  
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  
耶然也比年以來災眚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  
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  
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  
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  
竊謂應天以寔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厭  
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  
于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寔臣將見百



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三

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鄭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惴惴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

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歲從中接下之美諫于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榜虛席以待春遇之禮遺于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巧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傷違去闕庭九夏寒暑犬馬之心何啻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四

上達近者遣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冀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在替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誦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擇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于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寔天下之幸

高宗之安於和議而不思報復者其氣奪固也而其最受病處尤在志足其志足者何也帝欲康王也天下非有變人臣耳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于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有者也俾而一捷益沾沾矣志益盈氣益索矣忠定深有見于此故未論其所以攻戰守備措置緩急之畧而先奪其可喜可賀者而激其可憤可耻可羞可惡之意則事無不成之理也惟其志不定則則雖可以和中議而不得計舍卒以還遼遼受君于其自南都退而至維揚自維揚退而至江浙未已也即明州此海而不以爲勞于是新浪于仇讐之虜假道于借逆之臣未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九

二五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商李嗣玄評定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紹興五年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祇

受者裡祀合官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寶海湛恩浹於

臣良致茲臯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爲懼既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集所

且懸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  
曠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舉任大臣  
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爲曲突徙薪  
之謀故與物多違而每致跋扈胡建尼之患奉身以退  
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醇夢念一違於軒陛忽九  
換於星霜適遭離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蜃垂涎  
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兔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  
臥墮窮其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秘殿之華資更慙  
非據叨膺寵渥深蒙積凌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  
之公以慈爲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

悉事告成欲均敗券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於陳人  
臣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驚驚之清  
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懇願祝南山之壽臣  
無任瞻天仰聖戰越惶悚之至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泊潛師之引遁勞戍後以  
言旋惕若躬躬懼茲多難幸求善後之計敢蹈護  
前之非特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  
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開興邦之畧意拳拳而曲折  
首稟稟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

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  
披風蘊因致良規省闕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  
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  
朝願治願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  
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  
烈故茲親筆以示至懷賜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  
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燕辭冒貢方虞蕭斧  
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袞之寵燦爛奎壁之畫昭回

雲漢之章華屋生輝臣竊收觀中竊以人臣之言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  
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益  
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忤者言之善博詢精致而不  
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  
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圖故有諮  
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當忝近司清問下詢雖  
煩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薦慈親  
酒宸華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  
勢妙迫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願臣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三

人當此異數鄧禹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  
書如臣所蒙視古無偶上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  
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  
能天縱盛德日躋招徠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  
從微始置居宰輔之先仁不避遺曲敢簪履之舊致  
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衷慙  
定遠難致玉闕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之畧報恩  
有路矢死爲期

從來雖有蕭斧之說然無意義蕭斧當作蕭斧  
斧古者遺將具斧鉞齊於太廟而後遣之所  
也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  
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燕辭冒貢方虞蕭斧  
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袞之寵燦爛奎壁之畫昭回

謝親筆劄子

臣竊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橫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考愛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疎拙於謀身與物多猜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汙況天聰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群口錄金之際薄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職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父母之德非臣頑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獎諭迨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緩懷所以爲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疎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臨宸翰曲賜褒稱既日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芥煖之意溢于詞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肌膚矢死不忘昔唐橫德與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四

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如臣所蒙於靖何愧頌臣然然衰病末知圖報之所惟當十葉秘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爲善者如此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冒塵瞻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親筆詔諭

紹興五年十月起公安撫江西公先有辭免二蘇故高宗以手詔起之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聲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留服起于閒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五

折退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已任勿問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

猶其志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傳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親筆詔諭免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聞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

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荆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  
明恩豈徒一譽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踵自知淺薄  
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微著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  
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懷舊物起自開廢之地  
付以方面之權親洒宸章臨責丘壑隆恩厚德超度  
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歟所集憂患異於  
他人多病交攻精力怠於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  
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墮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幾  
懼妻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  
傷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隳與其異時蒙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六

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  
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反汗使安閑散深范  
孤蹤至於在畎畝而愛君伏雌嘯而憂世此則微臣  
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  
獻進於君父庶幾以報於涓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制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  
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  
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  
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榮臣不勝感激惶

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  
危機仇怨滿前得勝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  
靖康間金寇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  
敢肆陵侮當治兵爲自疆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生  
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爲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  
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蒙擢  
用實之宰司是時僞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  
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  
使四方解體上厭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請授散  
官安置僞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僞命者復成怨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七

二怨合力致死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巖  
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  
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  
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憂畏  
之心啓廢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勉效  
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  
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  
亦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磨  
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傷則  
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隤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



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于冒天聰伏俟嚴譴

和議之謀國彰彰矣而受邦昌偽命之臣雖至愚者猶知惡之乃竟以二怨交攻使公孤忠莫達甚矣聞主之不足與有爲也李又玄許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訖者忱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術牆之請徒切硯顏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八

寔中興草昧之初傳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甚廣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疎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炯幽脫譏波於消死美名峻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塵已甘白首敢意層明之求舊加憐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爲奎壁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幸求共治之司兼對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夫邁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繁鴻造

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衆可觀幸仰窺於義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

論金人失信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召赴行在面對說赴江西任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遷陵中國其所以爲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繇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特虎狼之威假信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九

義之說以資我吾之人謀回通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關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

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王帛殺戮尤甚  
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  
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  
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  
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  
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  
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  
也雖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  
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  
遂遷二聖卷六官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

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  
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凶  
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  
人橫逆君子猶以爲默蓄之況夫夷狄強暴中國豈  
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老  
典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  
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  
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  
知其故肫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  
振戡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直世曲老龜鈴家能言之志氣帥不憚則  
錄非龜鈴家所深知也 李又玄評  
論襄陽形勝割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  
正猶碁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  
宣撫制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  
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歸湖湘以  
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譬令未易達  
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  
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  
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遠大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一

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  
中央者也既通僭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  
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  
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  
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  
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  
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燬尤甚野無耕農市  
無販商城郭廢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  
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  
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拔荆榛立官府履艱險

攻苦淡積日累月葦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穎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二

屠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公嘗論天下形勝以關中爲上襄鄆次之今以襄陽爲上者以沔河既失固時制宜也

###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軼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軼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有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

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縣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隣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之謂和金人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索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因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三

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祇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遷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時糗糧積財用士氣旣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惟戰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執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脆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模有應變之方畧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焉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

敵人有關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如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指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四

金人每勝必和既和則又求款以戰二十年來以此為契丹國中國而終莫之悟但不能以明眼人如忠定者耳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戒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貲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

月有俸料時有歲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雇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惟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歛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與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五

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爭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歛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權貨外別項計椿專以養



兵而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

###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  
摠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  
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  
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墾廢必有其人若籍  
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  
蕪况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  
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  
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六

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子有術其利猶在數年  
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  
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  
剛出支勝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  
糧使之耕墾前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  
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  
年租課盡界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  
後官爲羅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  
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  
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

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何補於事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共利害  
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  
勝幸甚

### 論虔州盜賊劄子

忠定公營田之說能行于紹興則足以禦金  
人並崇相營田之功不獨于天啓則無憂乎  
敵虜良法已行美利已見又群輩而旁擊之  
附屬爲援自昔已然 又玄許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強悍徂於爲盜結集兇  
黨動以萬數千百爲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禍  
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七

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  
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  
擄掠財物爲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  
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  
旣退則復出爲惡習以爲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  
一乍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畧使諸路之兵節制  
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  
建三路軍馬一嚴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  
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  
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通誅



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強壯人充軍  
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莫居不勝幸甚

國朝於廣州置節鎮正典公意令但節鎮難  
其人耳 李又玄評

### 論福建海寇猖獗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  
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  
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  
艷皆有倣倣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  
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徇徇不能進討止  
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八

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掠船船既多愚民嗜  
利喜亂從之者眾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  
過為之備伏望聖慈特降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  
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切  
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  
放弓弩火藥雖賊權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  
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  
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以作賊得官嗜利喜亂之徒其欲固宜此  
今日招安盜賊明鑑也必威足以懾使誤  
而自歸恩足以不擬門走險于武震庶毋  
項手 李又玄評

###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充湯不能無水旱而能  
不為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  
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况年歲之  
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  
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糴不使艱食倉廩有  
蓄而民無饑困之患勅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  
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  
以惑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邪移朝廷剗削所餘無  
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饑色則無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九

米以糴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餘巨數  
路五湖為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  
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  
慈特降旨改提舉茶鹽官為提舉常平茶鹽等事  
勿使視之為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  
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剗削依舊推  
行糴糴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  
受其賜天下幸甚

###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觀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

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爲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羹牆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爲不然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寇犯關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奔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十

天下反覆賴陛下撫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剪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詠歡仰而垂裕無窮豈不越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爲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風興夜寐壽明盛服禱于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

穆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爲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秋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志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正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漢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爲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爲自治自強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養于冒天威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十一

勝戰越取進止

二帝之還不在朝所久請而在所施所爲漢高兵振而太公自歸其明驗也于肅愍深得此意  
晉惠公爲秦所執使人歸告卻臼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十謀困也歸此觀之即淵聖歸亦不難于所處矣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辭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爲失策又以其事爲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

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圖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為內應是時耶律張撟餘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為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十三

慶仁吳敏知樞密院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桌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官那倅張撟河東轉運使張淵皆使與議論其說與那倅張撟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是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眾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唐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慶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為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

唐大和猶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紂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秘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群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為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宜如可採用一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十三

為中興之助取進止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韜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賜玉鸛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鸛馬一匹臣已祇受訖天庭入觀慙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盡受康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竊以晉文多修扞之功乃被周王之賜千儀有載定之烈是唐帝之恩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一

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戀寵畀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逸態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昇瓊材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衰頹已老結約以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丘壑終期解縱於渭濱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鄉內殿三賜引對

連之跡得望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疎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敗不修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強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通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

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千將鏖鄒迎刃而斷莫之敢擾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勞弗簡遇敵先潰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

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爲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已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冀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已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鐃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雖爲出群帥之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三

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爲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畧布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四

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魏孟獲李光弼以之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昔比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爲三擾以待之虜戎師前後擊之盡殲古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爲先山川林莽蒼鬱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腐鼠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四

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拊馘獵狗而得獻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



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開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畱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五

能盡行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於傷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甲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所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碁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六

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泚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持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七

二夫勝負兵家常勢勝之非難持久爲難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求援當何以待之此當善後者一也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旣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乃可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流離戢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矣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

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曆斷圖此武功事勢旣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旣修莫若小試勦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孫賴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蘇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八

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義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蠻悅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強志慮太銳一有挫

師雖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  
師雖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  
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  
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  
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  
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  
幸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九

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  
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  
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  
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  
觀一有蹉跌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  
算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  
止

進取之序先由東而後京西此所謂攻其瑕  
則堅者瑕也國善後之策使兩河之民不虛  
遣兵戍之慘非用兵之說使偏地之民不  
受從賊之心此所謂以天下爲度也公固主

戰者也而務持重多策運籌制勝所錄與好  
勇恃功者異矣  
天下士民無不願戰勝獨主和者袖手旁觀  
惟觀一有蹉跌以售其說主和者之肺肝其  
足食乎

李又玄評

謝到任表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到江西境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  
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  
者起膺分閭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置日  
之三接祗奉丁寧之訓勑敢辭疲後之驅馳已見吏  
民布宣德意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受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

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  
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茲  
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庭賜以從容之對撫  
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鍊金銷骨之謗語皆見脫從風  
而散釋迨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  
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  
歛煩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  
藏空虛疆場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忠禦災之政宜  
得通方適變之材願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日躋盛德天覆群生既諒臣之忠誠又

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疎志廣終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爲盡瘁敢忘於夙夜僅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閔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關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一

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曆州縣遺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契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文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木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爲得

計昔周宣遇戕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早曠安知不爲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在此以見當時民困乃至如此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爲郡十有一爲縣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爲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繇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爲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二

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爲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庫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爲翰蔽江西一路倘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疎乏控扼使敵人來則已如其果來必乘間搆害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繇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元降書一措揮軍馬錢糧之半伏

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  
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  
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  
屯數十萬衆猶萬人以爲一路根本似未爲多臣昨  
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  
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  
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  
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關額禁軍然未經訓練  
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  
三州實爲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三

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  
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  
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  
望聖慈特降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  
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  
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相爲表裏庶幾敵人不敢  
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  
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  
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爲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以千餘之軍遺三分之二分捕盜賊每部不  
過數百人而所向有劫則公之威功奇而用

心苦矣  
李又玄詩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錫堯之徵亦得上  
達况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  
敢隱默輒罄狂瞽冒塵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  
條具奏聞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爲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  
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  
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迺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四

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  
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  
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  
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  
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  
誠則懼之意故也夫夷狄兵革女子小人皆爲  
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友  
災爲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  
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  
誣也臣願陛下凡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



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爲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疎遠不識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爲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過則怠於修省此乃所以爲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營繕又具例以勅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候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南爲形勝之地在今日爲不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五

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官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偏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固又有海道不測之虞苟若建康襟帶江湖控

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爲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雖令賞罰皆出層斷人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投龜而決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六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兵所以爲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爲強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練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盡屯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

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搗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爲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備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爲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七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基家之爭先法耳故善基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亦必聚其犬羊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虞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穎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搗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坐困錢糧未見其可伏冀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

行旅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啓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振餉爲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爲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縣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今米價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八

城將來穡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羅儲蓄之秋也昔趙克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羅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縣是觀之國以兵爲命兵以食爲天何可少緩夫救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善價廣羅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本什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爲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戶強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詔旨令諸路州

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糴其  
初卽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  
無遽阻糜費則入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  
不難辦也如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  
廷既取交子之法以爲閔子卽與見錢無異自  
可通行唯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  
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  
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  
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  
李忠定公奏議八卷之十一 十九

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爲長久之計  
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  
之翔海舟製造破裂尋卽損壞廣南之買耕牛  
籠里遠遠率多斃路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  
本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  
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  
如其不然所傷實大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  
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盡於無用之地哉臣  
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  
買物色或購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

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  
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  
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爲策亦不責  
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  
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  
爲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修泉  
州城委官體究裴廩以修衡州城重加貶黜州  
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情苟旦  
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  
李忠定公奏議八卷之十一 二十

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頽毀  
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  
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  
爲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  
追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  
臣愚伏望聖慈特加厯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  
之計非城池不可卽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  
罪責官吏自緣擾擾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  
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  
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既備進討

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以正兵屯淮泗以奇兵據京西使彼分兵則  
淮泗之力舒彼不舒兵則轉運之計得此理  
易見而不能不用者殆有精備之鬼宅于其間  
故桐疑莫決耳 李又玄評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觀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  
上者鑾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靈旗指麾慰民心而  
伐罪弼令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履載侔乎天地念父  
母之辱欲救之於閭閻萬里之間憫烝黎之艱將拯  
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採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想按轡而徐驅督戰  
澶淵宜應弦而遠邁凡為臣子咸願翼從况臣嘗備  
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勒之餘望日  
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  
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特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偽亦必聚其  
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  
慶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

將收復鎮汝軍商號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  
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弭伐當以招納為先  
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為上不在亟務  
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  
原士民日俟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  
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  
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特重用兵勿為  
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  
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偽境本吾境而偽境之民本吾民也弭伐以  
招納為先不在多殺復境以保守為上不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二

至攻諸然王佐  
之言 又玄評

乞罷江西帥劄子 乞兵額二十上  
竟不報始乞罷

臣輒瀝血誠仰于天聽逆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  
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界付以  
一路兵民之寄夙夜電勉期稱所蒙適丁偽虜猖獗  
之秋當為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  
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  
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  
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為虜虛之謀惟臣本路  
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僉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

士民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摘  
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濟此  
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  
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  
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  
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  
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  
賈誼所謂守國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  
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畧卽乞朝廷以臣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  
至願伏望聖慈特降麻照憐臣堅請力爭蓋憂於誤  
國察臣難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愚分  
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  
至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  
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酋相持於淮  
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  
糧不繼而勾回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川

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  
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斬黃間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  
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當自解  
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段  
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磨察取進止

彼出奇而我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此甚家換先法也古兵法多出此頭人不悟耳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干天聰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  
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  
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風夜應勉願效涓埃以圖報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四

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卽論本路爲上  
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  
來撥隸他將靡有存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  
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爲然旣  
而降付朝廷止是閑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  
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一騎至者  
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軍馬  
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  
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  
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爲



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至戰歸之姓名誤落於虜中尤爲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塊守空城於此無兵可以爲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然嘗爲大臣被遇三期使失守項身上累國體雖死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厚旨簡會臣前奏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幸甚

付公以當一面而無兵無將無錢糧而使之  
恩一路之憂責斷望諸人不足惟張德遠微  
不應尔

李又玄許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五

以臣乞除在外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材能無取猥蒙厚獎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夙夜勉勵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適當旱饉闕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措應岳飛大軍錢糧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壁製造器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馬單弱不足爲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應副則新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遠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受害去

濠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上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遷去一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虜之衆尚多正當益厲大敵愈修防之地持勝爲不可勝之謀用正江西一路走今日所當留意也臣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嚴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請庶幾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軀終冀矜從得安聞散于冒宸聰無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觀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等大破偽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遺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

恩威並行所致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虜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屍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第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為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既加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其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其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籍矣臣以迂陋疎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二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傳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瞽言上達方虞出位之誅溫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凌兢謝伏念臣識慮迂疎材能蕭薄所願學俎豆之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一

未嘗讀孫吳之書偶當戎事之艱危輒罄愚懷而付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辱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之采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獎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諭華采賜重萬金蒞屋為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勤燕山之銘首不可磨願撰涪溪之頌

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是千古忠臣小影惟木從繩則直惟後從諫則

聖是千古英主

李又玄評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  
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  
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竊啓寡  
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膺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  
言干冒唐虞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  
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  
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僞相持累年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二

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肥水  
之師安能既退而復迭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  
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偽奔奔比其效昭然可見臣  
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雖令王師士氣益振則  
雖點虜陰遣援兵未必不開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  
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  
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  
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  
國家近年以激勵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  
公車雅賞習以成例幣藏為重今者諸將咸捷當行

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  
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  
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  
痛之詔憫將士摧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  
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  
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  
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  
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

戰勝不計首級乘勢變敵如轉巨石於萬仞  
之巖以摧枯朽此用兵要訣也然全軍獲賞  
則濫賞之弊滋要在有術以權之權在統帥  
得其人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三

奏陳生擒偽奔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偽奔賊  
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  
皆給擄放散所獲輜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  
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卽有  
給擄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偽奔賊黨雖元係朝廷赤  
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擄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  
舊歸偽奔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  
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  
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

擒到偽奔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  
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寔爲利  
便其所獲報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  
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爲將來大兵  
就糧之資寔爲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偏地之民本吾民放歸是也然歸而使之致  
死於我且未免復死於鋒刃名生之實殺之  
也不若使之營田以養兵其所獲糧料愛惜  
得策使大兵有所因而來歸者有以養尤爲  
得策

李又玄評

乞浚淮漢脩築城壘劄子

臣伏觀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四

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  
建康爲措置之所當先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  
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  
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旣已移屯矣營田旣已  
施行矣楚泗旣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浚淮如廬壽途  
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置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  
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  
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絲亘相望以張  
國勢以警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  
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瀆塢牛渚圻之類

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魏虎有蓄

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

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

如奕碁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今陛下旣已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

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

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可開散不勝臣子愛君憂

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

恩之萬一也

守者進之基能固守而後能進戰可謂片言  
居要孫考古跡要害之地如濡瀆塢牛渚圻  
李忠定公奏議

之類皆宜築壘屯兵是碁家冷着今流寇  
橫此爲先務

李又玄評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薳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

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朕世升遐禍

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迨及凡在臣庶悉

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

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鑒與有沙漠之行遠厭棄於

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

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

道君太上皇帝聖孫天縱道本生知適遭際虜之悲  
陵因致翠華之播蕩閭河萬里霜露十年朔野馳心  
猶佇八龍之返使輶通問空纏九土之悲恭惟皇帝  
陛下備極人倫敬崇聖孝孺慕不忘於宵旰深思欲  
見於羹牆嘗瞻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  
致養之誠懼此閔艱何以堪處伏望爲宗社之大計  
副生靈之至情少抑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  
衆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讐神人所助建中興  
復古之烈華夏永寧

寧德皇后上仙愬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六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薜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  
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寧  
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  
所適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  
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天柱傾而絕地維日華虧  
風沈月魄矧陟方於遐域尤軫慕於聖懷永命震驚  
拊心摧頌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  
體儼宸極德合坤靈上皇資內助之賢淵聖嚴母儀  
之奉徽音流乎海宇懿範著於宮闈遭國步之艱難

從鑾輿而出狩惟備嘗於險阻致或夾於輿居間寢  
龍樓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遺萬國之悲恭惟  
皇帝陛下夙蘊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崇高而不得  
盡人子之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  
計之遽聞諒至情之曷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膺兩  
宮寄託之匪輕嘗瞻有爲冀刷憑陵之耻茹荼雖痛  
願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爲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薜回得金國右副元帥  
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七

亦已上仙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群臣不忍仰視傳於四方莫不殫涕雖違國家舊制  
以日易月而宮中自行三年之喪雖俯徇宰執百官  
之請七降批荅始以軍事方棘不得已而從之備施  
素幄臨殿於几筵之側聖孝隆厚度越百王簡冊所  
載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爲  
匹夫而能復讐者前史美之況於萬乘之主乎金人  
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邀兩宮以北狩而置  
之漠北苦寒之野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至  
此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也計昔之來旣不以



時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計豈誠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固不可後然或從或違處其度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者又以此爲敵人之計有害於吾自治自疆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爲和議所誤專務逃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宸衷肅悟和議遲避之非爲治兵進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僞震懼將有恢復之期儻或緣此墮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高祖聽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之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盡爲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至有感哭連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帝恩德久而不忘於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意益廣孝恩施之行事枕戈嘗膽修政攘戎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以副中國之耻一飲膳一寢興無不以兩宮大故爲念則必有合於天人之順者矣匹夫之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冰荀生于冬者而況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

所欲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知遇雖書帛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渥聞間哀憫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不避斧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五六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金人以生道君市僭可言也既娶駕則奇貨已矣乃又奔問計日奉迎梓宮後以市璽之柄倒授敵入此何爲者兵法固有激土心之憤而用之者料士感哭連日憤敵深矣不固其憤而用之而其爲仇後高宗于是乎爲不子矣

李又法詳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上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九

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威之暢御六龍以于邁屯萬乘於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舞中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業之渾雄自昔稱帝王之州於今爲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神聖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憫帝都之未復因其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周圖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武之保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定都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張皇六師

震疊中土駕馭貔虎翦屠鯨鯢掃陵寢之氛埃苴宗廟之鍾簾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誤被宸恩濫當圖寄雖長隄新廡竊慕於常丹顧重鎮上流有懸於溫嶠心馳魏闕莫參鸞駕之行地近日畿蓋傾葵藿之志

論建中興之功制干

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竦拚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

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開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辭爵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

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慨然敗國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一

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盛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

應之以我之無彙待彼之有彙則戡亂定功後不再  
藉夫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  
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  
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  
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下將大有為  
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願雖衰病尚庶  
幾未填溝壑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懣憤千古志願畢  
矣

通篇欲高宗以立志為先末段欲觀高宗恢復中原軒輊千古以自畢其戰守之志願意在筆先故不覺文情之周匝也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 十二

十餘年訓練士卒今始可用公乃汲汲以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為言未幾而秦檜得政專主和議政事不修賞刑不信而宋遂厭服人役矣噫公何見之之早也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觀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令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諫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諫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

六論乃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雖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強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恠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牽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 十三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觀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賚賜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將帥荷春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蹶造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灑

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事之來聞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規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燕犄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獎賜之恩遣近臣卽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爲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又安之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雖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四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患預防與事來輒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時不思爲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誤國家大計耶目今僞齊之兵爲劉光世擊敗於淮淝之上其餘破亡殘黨散走嘯聚往來於淮西之間蘄黃兩州既有岳飛等軍屯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蘄黃兩州與江州實爲對境蘄黃卽江州之背背江州卽江西之咽喉也萬一敗亡之卒批亢擣虛突入內地使不預爲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則受敵之際旁需救援豈不誤事况蘄黃等州與江州煙火相望通淮之

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過七八日便抵江面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他郡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將江西等州兵將許臣勾抽照得江西盜賊已漸寧息將逐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盡之處其練將兵雖例前去差撥竊慮逐州占吝不爲發遣兼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爲遠緩急難以勾抽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兵分布防守况車駕駐蹕建康如江州等處最爲上流重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理宜分屯大兵以爲控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不曾被受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五

乞益修政事劄子

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是扼要害語 李又玄評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爲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效也政令乖戾拂於民心天應



以災水旱極備而爲四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舛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洒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閒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支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六

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歉糴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爲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爲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暨素備無待倉猝取具臨時方今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甸以爲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

不穩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歛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七

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爲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爲先也臣俾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爲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爲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聰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爲陛下詳言之誓殫狂瞽仰酬大恩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三

明 統制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錄如輯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論淮西軍變劄子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鄆環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一

避衆所共知不爲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爲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爲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逐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足挫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後開散將士缺望遂生攜貳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卽當預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間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及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獨令賞罰亦

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鄆環在光世軍中皆鄉裏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環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二

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環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密諭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環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剛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機會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况五平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

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閔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鄺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江淮以爲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見疎闊姦逆窺伺强暴憑陵喪威辱國自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三

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季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辦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揀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

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閔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四

輟攻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人心漸寧士氣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揚浙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南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警其

言曰尚猶論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論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與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與唐職此之繇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與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僞猖獗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五

陛下得不廣聰明爲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株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爲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虜狹陳希在光武時有若劉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祚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創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爲吾害也或謂虜僞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

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雖令得所賊焉敢深入倘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聖心之中而勿輕動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惟懼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中倖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六

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忝恩風荷膺獎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疎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鄆瓊驛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

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置臣以疎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劉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隱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或簡會累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劉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爲便伏乞睿察

中興方有其端而肅懷忽叛士氣沮喪真可痛惜然岳韓張楊精兵不下數十萬勢猶足自固何至惛然盡鳴選自選屈方其幸建康國祚復規模氣象真有爲會幾何時虜使與王倫偕來遂以詔諭江南爲名竟隱忍受之而不知屈何強弱相尋之速也所謂主和議者惟此一有蹤跡以售其說忠定公之言于是乎驗矣  
劉先世軍無紀律過敵輒避諱者乃與岳韓並稱何不倫也  
呂祉雖精不足以致變使境得叛去然被執至鶴境能下馬罵賊竟死國難其節槩有足稱者  
擇善言之言而勿偏聽聖心之守而勿輕變是哉時急者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是千古至言 李又玄評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降聖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官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

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無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犇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簋以細故而擬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虜憑陵僻地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強之計則



何以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罪于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驍劉猷之徒其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諦令明紀律從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九

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臂稍奕棊前著既差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向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卽還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延

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爲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聰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官制未奉俞允邇來犬馬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十

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獻敢豈敢再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千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王恢設馬邑之謀無故而挑強敵漢武諫之是也若金房則被汴都劫二帝辱六宮奴奉就自有天地以來中國之辱未有甚於此者此而不注意治兵一洗振古所無之恥則何張浚功浮於天下臣民之上耶王恢有罪無功不得以王恢之謀爲失策耳言者之罪浚意不在浚也欲借浚而以退避講和之說進也公之救浚亦意不在浚也惟恐其同浚而使退避講和之說行也李又玄評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蓋爲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湖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爲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李忠定公奏議

八卷之十三 十一

敗不肯還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繇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聞心虜僞乘之誰爲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爲限隔使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其會哉聲勢所逼還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

而之閩粵極矣我違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罰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李忠定公奏議

八卷之十三 十二

者必以淮南爲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繇是觀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肝胎楊沂中又去盧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應壽必不能守前日鄆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蕪光黃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失漕餉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

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  
莖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以控扼三  
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蟻  
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  
長江千里當熊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  
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  
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  
與敵以爲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口諸將重  
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  
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捨我歸敵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十三

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羣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  
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  
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  
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  
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爲之寒  
心臣愚竊思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歲租之用  
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如少安之丁寧訓戒  
三四大臣益需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  
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  
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

滿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朔造車船戰艦  
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  
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  
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  
爲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  
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  
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  
後之策捨此不爲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  
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  
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十四

之心然後衆心忻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  
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  
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  
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於天  
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爲先則雖弱必強中興  
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  
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後進苦口逆  
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  
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  
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用奇畫策勸

必有功然勸爲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  
關置軍統業者較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  
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  
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臆說仰禪廟謀尚  
庶幾於數千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幸甚  
用兵以作氣爲主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  
事而不肯先屈是千古用兵第一義當時疆  
場非有警急之報徒以一叛將之故遽發自  
驚望風退屈此何爲者甚矣聞君之不足與  
有爲也  
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屏蔽固而後江南可  
都自六朝已然矣我國定鼎金陵宿重兵  
於池河而留都諸衛半在江北此亦足此意乃  
無故而撤張淩樞所中之兵是自撤其藩而  
與仇敵共長江之險也其可乎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三 十五

以保民爲先是王佐之言以良平推廟堂而  
以董公較生輩自比得進言之法 又玄評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乞罷帥權除一宮  
觀差遣或許中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令  
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橫集臣  
雖衰病敢不勉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  
所管江西一路實爲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  
閩廣接連荆湖白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僞境不遠豫  
章九江與四三郡縣地千餘里皆係要害去處度吉  
筠袁等州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爲群不可勝計

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軍馬盡爲諸將之所兼并  
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  
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  
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  
捕群盜凡數十夥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惠來幸  
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  
心近日探報虜僞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  
蘄光黃對境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  
以捍禦九江與國沿江一帶又無精卒爲之控扼新  
經鄒瑋之變藩籬疎缺人心動搖萬一虜騎奔衝有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三 十六

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  
虛軍馬羸弱與去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  
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  
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藩方以備  
驅策自非按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摘邪  
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補則何  
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聽伏望聖  
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  
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

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一切防冬事件特許  
臣以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  
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滿奔失往並無留者  
雖蒙差到中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  
以度吉筠安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  
可較那目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  
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隣日夜窺  
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  
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爲帥亦不能有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十七

施鼓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安能  
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  
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爲朝廷獨當一面以  
保上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  
雖受重責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  
避懷印遠避但爲身謀不爲國計則非臣之素  
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  
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  
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缺乏兵將然猶  
邪應聞於當用之虞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幸

察

一本路江州最爲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擢名  
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  
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康  
九江尤爲要害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  
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  
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敵窺  
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執一哉近年九  
江爲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  
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占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三

十八

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爲患非淺淺也伏  
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  
屯駐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  
無業可歸迫於饑寒頗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  
令招充闕額禁軍誠爲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  
軍額一隸軍籍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  
願就者深慮轉徙溝壑或流爲盜賊誠可矜憫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招充義兵只刺手背  
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錢糧本司自行應



副支給候遇防冬具人數申取朝廷指揮實為利便

貼黃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但為退避之計官省既行帥臣亦避兵民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為慘酷撫吉筠袁皆破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遷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縣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自兵火之後六

李忠定公奏議

八卷之十三

十九

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一虜偽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偽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賊未必來及非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為不必遣兵實難重受重責乞簡會臣累奏所乞或先黜責施行伏望屏察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所請賜給洪州官省既行帥臣亦遷者以金人入寇高宗命津遣六官及奉元祐太后如江西元水知太后在洪州遂赴江西刻為薄城下光世引兵退屯南康金人入江州遂縣大治越洪州太后聞警出城而江西制置使王子猷奔城走金人遂陷臨江筠袁撫吉等州太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走廬州僅得免金人遂還屠洪州慘酷極矣夫江西內地也使九江咽喉之地劉光世能固守勿失點虜豈能蹂躪至此乃使六官流離數州靡爛光世失律之罪其足誅乎後世乃與世者稱不亦辱忠貞而羞格天之烈哉此論世者之所以必考其實也 李又玄評

臣綱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分闕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

李忠定公奏議

八卷之十三

二十

曲蒙保護之恩感涕無從親懇罔措謝伏念臣誤庸器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迴身防患之術蒙封上達每罄愚衷函詔俯頒屢叨屏獎夫何私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愧責蓋高之聽事無實狀難當滋惡之辭豈敢辯明但祈照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慈為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廓納汗之宏慶致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致謬之繇克謹保身之戒攀援望絕方屏跡於山林祝頌情深願憑因於香火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四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論使事劄子 紹興八年時公退居長樂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變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

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

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

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不然

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官因問既至陛下抱哀嚔恤

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猶

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封守選

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衆待時動必有功俾曰名

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

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遙近帑

藏爲虛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存至乃建詔諭之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二

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

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

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

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未艾也臣聞

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

華君遣使臣之詩詠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

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馴僮之

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

信之此必有其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

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

以奉迎梓官爲指而剪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  
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  
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  
愚料之剪爲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  
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宜  
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  
歸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日使我坐困四也必求  
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  
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  
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三

令賜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  
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  
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  
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  
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  
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歸令  
則事不在我而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  
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  
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  
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

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  
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  
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  
會焚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  
必繼有詔召或使親迎梓官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  
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股削土宇從  
之則無有旣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及爲兵端以爲  
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  
家之勢卑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  
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四

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  
靈之屬望弗愿弗圖遷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  
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  
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  
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  
身衣疎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  
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  
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殺栗金  
帛運漕不絕舳艫相噴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  
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

范面以事仇讐并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繇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讐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陛下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驪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尙爲表用陛下受制於強敵驪令賞罰皆不繇已出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五

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馴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敗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帝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僣乎勾踐身入吳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

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謂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謂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六

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爲福轉敗爲功胷中丁丁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舉則無貴於智者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

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當獻乞罷議和之說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七

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辨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或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禮誅賞盡取較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喻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

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誦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國所強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仇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焉若慷慨敗圖正仇讐之名辭順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八

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



卷之十四

九

之仗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  
疥癢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  
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  
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  
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  
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胡澹菴上高宗封事其言可謂切矣公此疏  
尤爲沉痛澹菴諫臣也故多憤張之詞公大  
臣也其爲慮周其愛君篤其言激而婉迫而  
可思然澹菴封事贈炙人口久矣此疏祕五  
百年至今日而始洩之真千古快事也  
宋之興衰強弱一言而決在和使之通與絕  
而已與之絕則正仇賊之名作士民之氣乃  
兵選將可以轉危而爲安與之通則仰愧宗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

十

卷之十四

+

廟俯僇士民身危國削必底于亡而後已夫  
主和議者不過欲劉豫其君已耳豫今何如  
何有于我雖欲求彼以江南數郡地王我不  
可得而况欲迎還梓宮規復舊宇乎公之言  
危痛至此而猶不悟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然則孟子之言非欺  
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卑車入覲一既與魯仲  
連折新垣衍之意同  
王倫後爲金人所留欲以爲管平等州都轉  
運使倫不從遂縊而死倫似非叛宋者然等  
死耳倘能以死爭詔諭江南之名豈不爲中  
國重計不出此乃與虜使偕來張虜始而蓋  
中罪後雖不爲虜用繼之以死猶不足以贖  
其罪若倫者可謂不善處死者矣又玄評  
辭免知潭州第三奏狀 紹興九年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冀天恩窮深施



郊臣聞人君知人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匪懈則足以稱職各盡其道非相爲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於罪戾開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每欲龜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疎之故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涸漚宸聰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漸洗界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嵒蟻之跡踴躡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十一

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遠退如雙鳬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況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畏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辭難簡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額天請命方震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霽雨露之澤

荷恩益腴撫已增慙中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疎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常謹律身之小節坐羅讒毀皆出怨仇焉授謗深誰與辨明於蕙實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蕭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進勉以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於厥子惟疾病之爲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奄錄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四

十二

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惟已不違簪履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樛櫟之散材曲加芘覆致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塗益修素履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

附建炎起居表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各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其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

堯舜之邇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鄉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推而臣濫總帥推莫陪贊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狗彘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迺直卽謁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

臣等言戎馬存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懇感頓首頓首頓首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 十三

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開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郡邦之冠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陴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時依而臣叨撫師徒莫陪羈勒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尙冀敵人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粲奉表起居以聞 二表不瀝不阿使人悲痛

宋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十五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韓如輯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公移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據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五 一

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誠可爲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或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綱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

一宜防備生兵網竊觀偽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南聚糧既久其久爲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性勇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爲奔倘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迭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爲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網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二

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緝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網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餘

上流者舳舻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固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後甸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莫枕中原有恢復之兆幾何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網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三

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雖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宜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網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

復有靈江之請朝廷欲舒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為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靈江之請慎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避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州為帥府屯重兵為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洲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四

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壁如開新遠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網竊開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毗

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容資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網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食以飛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到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賑深恐緩急不免科湏米價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六

荆陽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網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病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海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歸是觀之操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

之勢既不相侔比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伺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真可惜也荆湖開車船乃唐嗣曹王臯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狹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頒降式樣於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七

久之利非特應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一宜措置楊公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群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公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公本末申奏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玠同兩路帥臣措置迄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賊非陸地群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徒皆舟人漁

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士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准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幸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勝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計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八

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必賊以兵威乃可使之自歸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右相張德遠達也

綱竊以主上躬膺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遇相公仰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繼王佐之才有不世出之畧被愛眷知願捐軀以殉國者精忠之誠遠追古人憤強虜之憑陵耻逆臣之僭竊悼二聖鑒與之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遠慮圖此武功此箇十數年來天下士民之所俟望



者也然而適當阜職之餘財用匱乏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與民不告瘡乃爲得策輒彈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裨廟筭伏望鈞慈特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綱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頒降官告勸誘上戶進納文臣自宣教郎至迪功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教郎六萬貫迪功郎一萬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爲率獎勵自來進納文臣止於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九

判司簿尉遇有功政官卽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日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此官當使誰受綱謂不着以一宣教郎分爲六迪功郎倣此以行則上戶易於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爲長策仍於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易於起辦伏望鈞慈更賜裁嚴

一轉終之間便成妙用  
勸誘易從而名器不濫  
綱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折納

延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銀依自來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文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貴限三月椿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了足今來正是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

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催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卻合入

納本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揮庶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鈞慈特賜照察

一綱竊見諸路應副兵飛錢米並津般至鄂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鄂州千有餘里密邇僞境須得軍馬防護糧道乃可無虞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椿管候將來大軍進發沿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實爲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嚴

一綱竊見自軍興以來取於民者非一降官告給  
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糧預借和買名色  
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  
理財之道救弊斂實開閭閻遷使不歛於民而  
用度足乃為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綱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  
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  
疎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  
而已輒錄副本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李尚書錦光代公為  
江西安撫使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一

綱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  
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遷  
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  
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  
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  
稍肅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  
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面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  
居住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

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  
朝廷有應減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  
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  
買木植燒變磚甃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  
軍壯城及他州剗剗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  
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役日  
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  
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  
與城等為樓櫓一百二十餘座計七百餘間為  
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篋砲座等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二

并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  
文歛於民者用新磚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窯  
燒變及令窯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  
攷也泰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舊  
城以望漲沙方見裁減利害之不謬

泰發即李  
光字也

一創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  
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  
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  
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

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估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管外造各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公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湏一切席卷而去綱去歲到官簡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三

勅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等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蟬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奏發因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廩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爲之難以簡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十間以居將吏卻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管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爲造房廡數十

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爲增修兩廡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爲造新廩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爲造新兵射廳及閤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歲爲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爲置侯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照路分居住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四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耳認應副豈非倒置乎綱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例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造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刻剗以此源源而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格辦不闕月椿錢最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

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椿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力中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兌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脚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日大寧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椿下二萬貫幸取倉卒都厝及稟支厝試閱視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五

### 一蓄積金穀

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卽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海力申明朝廷第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稔升

十數文寸積錄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爲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爲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綱自行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六

乞得申世景軍將帶前來纔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教閱以申世景將本軍爲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不隸將兵爲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爲中軍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爲右軍後軍共六千餘人團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中世景李貴

步諫之軍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  
但可張聲勢耳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  
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屢爲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  
初遠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爲大使意謂統兵  
必多往往戢服其後虔守孫佑邀功生事致虔  
寇已受招安者遽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  
逐破之復歸巢穴然所遣不過數百人群盜窺  
見鮮少遁相徵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七

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  
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柔直來守虔州  
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諫兩軍前  
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  
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群盜六十  
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  
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  
者悉已淨盡大抵江西民俗礦悍輕生喜亂有  
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  
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爲大害也要當使之服業

田畝而無科湏之擾迺爲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曉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之意幸冀照察

公每當一任雖使德望財之時無不爲經久之  
計不特爲洪州造福而已公初到洪州時  
錢糧軍馬器甲缺乏如此一歲之內掃蕩度  
吉羣寇修集城地宜愈加缺乏乃錢米充  
至此豈有神鬼輪運不過一念忠誠遂算無  
遺策乃使公不安其位而去宋事尚可爲邪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契勘官軍自來討捕盜賊有招降有脅降雖同謂之  
降而事體全然不同或聚集徒衆官軍未易敗獲或  
保固險阻官軍難以攻取遣人齎發旗榜入賊說諭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八

供狀欵伏聽從聽令解釋器甲束縛槍杖依限出參  
有悔過自新之意此招降也招降則當免放從前罪  
犯一切不問首領量補官資從黨揀選使喚待之與  
諸軍一等若或官軍已臨賊陣決可擒獲及與官軍  
已入賊巢逃避無所乃始祈哀乞降保全性命出於  
事不獲已此脅降也脅降則當以便宜酌情處斷其  
有久爲頭首累受招安長惡不悛及殺人衆多情理  
巨蠹之人自合依舊處死及有隨隊劫掠不曾殺傷  
之人合從斷配若是驅虜入隊爲賊負荷不曾劫掠  
作過之人合從釋放上項脅降卽難與招降一例放



免今來本路從前脅降到賊並不分別遠致兇徒無所懲戒方其肅聚徒黨初謀作過之時已謂官中必須招安可無後患恣情劫掠無所忌憚及至官軍圍掩不能自免又便出降給據放散安然無事至有朝受公據散歸田里募持槍杖放火殺人遂致兇徒遞相倣倣一火纔了一火又生無有窮已本司今將近來討捕到賴瀾八揚三十四熊清李安淨等諸項賊火徒黨內有脅降之人用所得便宜指揮依前項措置酌情處斷外伏乞更賜詳酌如得允當卽乞指揮行下見有盜賊諸路帥府悉依施行庶幾事歸一體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十九

盜賊有所懲戒漸見衰息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慶州盜賊狀

七月十八日准樞密院七月一日劄子臣寮上言臣竊以慶州地險民貧風俗犷悍居無事時群出持兵私販爲業自軍興以來賊聚爲盜招捕殆將十稔終未殄滅臣深求其故乃知招安之後田業荒蕪耕種不具州縣救目前之急不暇存恤又督遣負宿惡乘之相煽愈固加以巢穴深遠山多瘴癘官軍憚於窮討有司疲於供億往往以招安爲便殊不知官其首領餘衆何歸朝廷若不嚴行措置異時鄰境悉應相

率從賊患益滋矣臣愚過計欲乞汀州常屯兵千人循梅州各屯千人慶州屯二千人間歲更番每遇猖獗併力掩殺仍擇守令專意撫存失業之人如此則良民有以自存頑民知所畏憚庶幾兵可彌而寇可銷矣俟其平定瑞金乃諸邑上流增以軍使之額邑宰兼之留屯千人委帥司撥差本州將兵四百人他州六百入陰防止微選曉將主之庶制其命俾不復萌意實永遠之利也取進止奉聖旨令李綱連南夫張致遠相度申樞密院劄送綱疾速施行綱契勘慶州舊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杖往廣東販鹽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二十

以圖厚利後來漸次於循梅等州村落間劫掠得牛畜錢帛歸家使用巡尉不敢誰何徒黨漸衆遂犯州縣至建炎四年官省移在慶州陳大五長嘯聚作過當時官司措置無策賞罰失當土豪有物力之家往往肅聚結集報復讐怨頭項漸多州縣不能制禦連結滋蔓以至今日雖遇豐年亦不戢息其說有二一則慶民賦性犷悍喜於爲盜易爲結集動以千百爲群互相劫掠凌逼州縣不畏刑法不顧死已循習成風不以爲怪異於諸路盜賊二則自近年以來專務招安官司失於措置有以誘之爲盜謂如招安到賊

火首領盡補官資放散徒黨其徒黨中桀黠者又復糾集徒衆自爲頭首以俟招安復得名目遞相倣倣無有窮已其招安出首領雖已補授官資或與差遣多是不離巢穴不出公參依舊安土鄉土稍不如意或資用闕乏則又相率爲盜以此滋蔓雖痛遭屠戮亦不改悔竊恐爲患未艾今來朝廷欲措置度寇不過招捕兩事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然後可以招撫務令措置合宜乃爲得策何謂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今度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五 二十二

旣退則又復圍聚中間遣發軍馬卒於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旣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爲首及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綱昨曾陳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度賊蒙朝廷許令本司辟置然至今未敢辟者非惟難得其人亦以本路軍馬單弱不足以副都統制之名故遲留至今如蒙朝廷遣發防秋軍馬使本路兵勢稍壯方可辟官充上件差遣使統三路之兵以

置度寇數月之間必見就緒旣以兵力招降乃可使之遠去巢穴以消永久之患應招安到賊火除放散脅從羸弱之人外其頭首及強壯桀黠之人並令解發赴軍前使喚頭首與補正官資及其餘強壯人並與刺手背分隸諸軍下使喚若能立功優與旌賞或又作過必殺無赦其不能使改逃亡復歸本土之人許諸色人捕斬籍沒田產編配妻子以係累其心使知爲盜之無益自然不敢復爲頭首則度人喜爲盜之風漸次可銷昨韓世忠旣破范汝爲其頭首及強壯人並將帶隨軍前去所以建州數年無盜賊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五 二十二

之虞者正以措置得宜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旣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此尤不可後也綱昨嘗奏請辟置慶州縣令已得指揮許辟然至今猶未敢辟奏者實以慶之諸縣多是瘴煙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願就又難強之使行今吏部注授者旣不肯赴上見任者又皆欲省罷欲其究心職事撫字遠民消革盜賊之風未易可致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

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與轉一官其本  
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戶並免催科庶  
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後有承平之象所有乞將虔  
州屬邑分置軍壘屯兵一節見行相度別具供申外  
謹具中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虔寇備近自鄉至今為梗存此使彈變者衆  
焉是亦公無窮之澤也 李又玄評

申督府密院開具於江州縣合控扼虔乞軍馬

防守狀

契勘本路西接湖北東連江東北與淮南對境去偽  
地不遠於江州縣渡口險隘去處自來防秋皆合行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二十三

措置控扼前此數年本司蒙朝廷撥到兵二萬人可  
以分布使用如江州興國軍皆屯重兵武寧分寧諸  
邑亦有軍馬近日兵將盡皆撥隸都督行府及岳少  
保軍中所存無二十分之一今來秋氣已深應合控  
扼之虞並無兵可以防守雖朝廷遣兵屯戍淮上可  
以保障然預備不虞兵家常理亦本路近年舊例不  
可頓闕若於江三州軍有兵可守緩急別無他虞則  
其餘州縣皆可保全所有防守雖合用兵數至多今  
來止望朝廷依累降指揮量行差撥五七千人本司  
隨宜處置庶幾不致闕事今將於江州縣渡口及險

隘合行屯兵控扼之虞畫圖帖說繳申朝廷都督行  
府乞賜指揮差撥應副施行今開具下項

一於江合控扼州軍

洪州 江州

興國軍

一於江控扼縣分

洪州武寧縣

洪州分寧縣

江州瑞昌彭澤縣

江州湖口縣

興國軍通山縣

興國軍大冶縣

一合控扼險隘

武寧縣界狗咬口

瑞昌縣界泉口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五

二十四

一合控扼渡口

李家渡

馬家渡

富池口

洪雪洲

磁湖

右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今添添船候于險楚之關江西防扼不勝不  
周作此足以周知扼塞而為之備亦固難之  
急務也 李又玄評